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經部第四冊目次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四十卷(三)

〔清〕李沛霖 李楨撰  
清康熙近賢堂刻本

一

四書朱子語類三十八卷

〔清〕張履祥 呂留良輯  
清康熙四十年南陽講習堂刻本

三一三

思問初篇五卷

〔明〕陳元齡撰  
明末刻本

六三五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四十卷(三)

〔清〕李沛霖 李禎撰

清康熙近譬堂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三

舊有周廷不及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張曰孟子  
 之言必有所據二書異雖思難盡信然無他考驗則  
 水論而歸之河也  
 故自生而還兩半皆在極東之地故曰東夷之人  
 注不曰夷狄而曰夷服之地蓋諸侯九展民旬男采  
 衛蠻之土即為夷服矣  
 反之外猶有鎮辰竟服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岐夷畢郢近豐鎬今有夷平  
 墓  
 大全新安陳氏曰畢在鎬東非楚都之路○秦虎  
 賈曰孟子於此必曰東夷之人西夷之人者非以夷  
 子証異二聖人也孟子之意極在東西二字失字焉  
 見得在一東之稱在西之意極在東西二字失字焉  
 餘理也者不在中國之內則其相去豈待千餘里哉  
 故孟子只以東夷之人與西夷之人兩相對論  
 故事義文以見其不謀面合可知心理之同若舜之  
 與堯禹之王之與成湯武周成時地有異有渭昔不  
 學活說全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  
 乎中國若舍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乃伯得行其道  
 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  
 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洽以爲信也若舍符節言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岐夾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

卷八 雜錄下

見得一在東之極一在西之極故曰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也若不在中國之內則其相去豈待千餘里哉

故舉舜文以見其不謀而合可知心理之同若舜之與堯禹文王之與成湯武周成時地有異而情不

舉新全  
 要活看  
 二日云見  
 好余世之目受也  
 乃余度得云行

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

各藏其井有徵則左氏用合以爲信也若合符節也



[illegible]



辟。辟除也。如周禮閭人爲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  
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爲過。况閭中之  
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大全朱子曰辟除之說乃趙氏本說與上文意  
王相發明蓋與舍事清人不舉相則惠之君子能行先  
正之政使相大之務無不舉相則惠之君子亦已廣  
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分  
因所宜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已出然後爲惠又  
况人民之衆亦安得一人而濟之哉  
○秦虛竊曰不專指梁成一事故註曰細大之事  
惟不舉舉每人而稅之亦不專指濟水一事謂頭安  
而往人可也徒以出行言之却是承承子產因出安  
以行與濟人說故未出子日與乘輿濟人正相反也  
○林次崖曰惠而不加爲政句是一章大指下皆明  
此意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條雖是皆明  
○異同彙辨孟子 卷八 離婁下 九

之政如是就橋梁一事諍君子乎其政無所不設  
 情察一事亦在其內  
 國策一節平舍有公平正大四字惟其平公辨以  
 失矣惟此厚使所以此輕彼重此大彼小有資無之  
 堤險海濤平乎坦然其見而不非遠結滿直之春矣焉  
 得於人而清便是公公平而引存疑大異指漆洧之水  
 注於國中水當浮者衆家引有疑大異指漆洧之水  
 人之當涉者衆不兼意中之他水說雨水說不得衆  
 人惠謂衆水與人兩意亦不協言國中之水不止漆  
 洧人之當涉者尤衆豈能悉  
 以乘輿濟之哉較該確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

予之意矣

與天下大公其張氏曰先王下之治爲之者曰  
義而徵至于次舍橋梁學校之法皆皆有制此  
先生強爲之哉因事而制法入人而從曰不足  
下之人無不敬其澤後世欲入人而從曰不足  
公義私恩之相去蓋如此慶源栢氏曰此正字  
產之用心靖慶譽之私萌而不可掩孟子明辨之所  
以立於世曰民未病言不用乘與去濟人行  
可也言不必求與去濟人焉得人而濟之每八面  
投之曰求不足言乘與不能盡濟人而意有三及  
後次遂以三節分三段看猶未確橋梁成而民未  
爲涉是說王政之一事信是言王政公乘與濟人  
必以乘與濟人焉得一人而濟之况小惠與王  
道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  
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  
芥則臣視君如寇讐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養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

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新艾之而已矣此  
賤惡之文甚矣寇讐之報不亦宜乎

關國尹曰君臣以義合者也報施之道莫至于其去  
子以錢幣時君也此說特為宜上件所謂為之  
國也今委取韓氏曰此說特為宜上件所謂為之  
言也然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相室  
陳氏曰孟子此語是說天下無不是底君父○蔡氏  
曰君之視臣如手足者猶之以為用僕之惡有僕  
則臣視君如腹心腹心者手足之衛而顧為之肝腦  
臣下徒有恩而無禮教之施也秦漢以下中正之遇  
有象養如斯國人之報所從來久矣○土芥則踐踏  
其臣矣新艾之而已矣當分踐踏貼土字新艾貼  
之而已矣

孟子集注卷三

卷八 離婁下

七

迂營室

國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者如手足不  
通而之為用君之不傷而處心則甘焉為之服役犬馬  
則有輕重之心也土芥則踐踏而之非有欲傷之意也  
昔有輕重之心也土芥則踐踏而之非有欲傷之意也  
而之報此之如厚少分其君也  
非以與人寬譬猶為加厚其君也

子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挺孟子

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國大全錄禮記集說卷四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  
三月也大夫之謂平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臣  
向也何大夫之謂平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臣  
向也何大夫之謂平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臣

出人有節於國凡歲內之民服齊衰三月又于夏  
云臣為君方喪三年○雙峰陳氏曰舊君其恩已  
自且為其君有服不應見在之君而待之如此樂莊  
所以云王疑孟于之言太甚  
乃獨引舊君有服之禮則使知臣之當厚其君而不  
如君之當厚其臣矣但雖疑孟于之言太甚而致如  
之辭其說蓋亦有所待  
斯可為服蓋亦有所待  
其說之是非亦有所待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舉之出  
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  
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其收

孟子集注卷三

卷八 離婁下

三

迂營室

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國大全錄朱子曰有故而去非大義所望不報為之  
有故而去國其故非一端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我  
之去無近之  
國受原韓氏曰導之出疆所以望防衛之建於我  
之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所以示季康望之思  
蓋也○雙峰陳氏曰施是問釋言是陳善○問陳行  
言聽如何又言有故而去曰加○大子在其國通非不  
只因受女樂便去陳行言聽是問釋言是陳善○問陳行  
言聽不合而去曰○泰康齊曰田里所賦之祿人也其  
居之樂定也故曰田里所賦之祿人也其居之樂定也  
通而諫行言聽是無事而建章有故而去之通而諫行  
之也○呂氏曰起為之服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至如此所以起為之服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勝相致即成權術如利能成人爲服大衆大衆  
者相便多羅設在外而自督人以役讀書人舉  
得如此  
國技而陳善乃能閉邪未子只作一事說然未有  
不妨作兩事說者故說氏以行爲閉邪者則爲  
著自確蓋君有通方有通無通店人臣豈無所  
故亦有嘉詳嘉詳之自然然弊與利皆通下於民  
魂德項爲是○只談行言雖二便見君臣道合無  
鬼手足費心之思義如此便當爲之與必說注我之  
三有通者以王問者君有便當爲之與必說注我之  
亦不必爲去後之服矣如此此子雄德承對重臣  
通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官則不聽齊澤不下於民有故而  
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  
朱子集句朱子集句卷二卷八雜書下 近聖堂

此之謂寇讐寇讐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銅樂盈也○潘典  
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  
言有述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  
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陳言報施之道  
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有威  
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于日望之君子  
之言蓋如此

大全同君臣之義天倫中却與父子一般然愛君  
之心不如愛父何也朱子曰難也也只是庶民君子

不如如此好臣罪當許今天王聖明曰退此語如  
內道是故文王豈不如此之無道耶臣子  
無義君父不是底道理只得寬如此此是去不復  
便以爲君臣之義  
南軒張氏曰孟子此言非獨齊宜王所當聞爲人  
君者苟知此義念夫威德施報之可畏而崇高之勢  
下以恩臣下以忠信則上下交通而下治可成臣  
若夫在爲人臣者之分若雖待我者有未至而我所  
則庶幾其得之矣  
則庶幾其得之矣  
其田里方見幾道之漸成之意但此亦非在得特  
踐踏如土而去極後方觀如土芥也觀其去國後之  
一節宛擊

朱子集句朱子集句卷二卷八雜書下 近聖堂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

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大全南軒張氏曰非特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志  
義抑特使有國者聞之悚然不可以失士大夫之心  
也使大夫士懷去後之心則國之危亡無日矣衛  
風上爲厲虐下相撓而去之擄手同行又擄手同車  
則非徒從者去貴者亦去矣未幾衛有伐衛乎同車  
我○變深禍式曰可以者在我未幾衛有伐衛乎同車  
有欲去而不能言矣此則夷之初所以不食而待  
之初所以有尾陽之戒而孔子往趙盾以不食而待  
也然此特言其常理耳時與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  
有異若視此一說以爲應酬凡苟免自稅之責得  
以磨口矣  
國按此章見幾而作是正意兩可以詳幾之辭在也







什不能耐煩忍待之意故養字要看得與藥字相反  
 對如無  
 藥之不獨者才亦是德之附說則性氣似可下但  
 成德達則君子意有微別蓋涵有自然之長養主  
 其性也憂勞鉅細之前養自化也貫此分貼之意不  
 通不得用同歸於德後有贊言若父兄之中才亦是  
 中才應意都就實言言者父兄之中才亦是成德  
 通不及之中是以有為之才明自中也成才必是已後  
 涵有德陽中出矣豈有於子弟之不成才而即養  
 之理正如於今父兄資質好些纔見子弟資質不  
 如便棄之彼曰實不肖之說正細  
 能以寸薪安過猶不及之說正細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

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邪

爲也。伊尹所以爲此者，是有所得之人，能無其所不爲，意不可  
有也。唯以憐樂而有所不爲，而不爲而後可以爲美。  
仁則可以爲仁，仁氏曰：凡人既不肯爲惡，則必毋於爲  
善，上而是下有守，意似云：人於未當有爲時，能退歟？  
蓋則曰：孟子本意，似云：人於未當有爲時，能退歟？  
善美也。彼之有不若乎？分義之所未當及，其於所當爲  
者反却失墜之天下，下之不爲，又多有如此者。若曰：不爲  
仁，而後可以爲仁，不爲不仁，而不放爲仁，仁利從來方  
可爲仁，仁且何謂人不爲私也。不行旣不可以爲焉。  
更爲仁仁，理實聞人主不爲私也。不行旣不可以爲焉。  
其次起曰：此是言人心窮定，定守而後達，達而濟用，若

平居浮沉不安且有自將爲卿後當事亦只模稜耳  
與我世間洋洋碌碌斷無一無所爲之人然頭一箇  
字得可以四字突來此說城春破是非與頭故下  
如處文成光相以只得權衡一流與聖賢心腸天懸  
連附於註如有所擇意大有爲此橫渠不爲不爲則  
萬仁有不爲義可以不爲義愛得清淨有滋味  
心堅着力是有字見詳之痛也故註只是不以持  
宇緊定釋不至於能守藩木是詳之痛也故註只是  
擇字該之當下不爲非自是所爲在於存且不  
義自是病爲在此之意非先後之後也有註是以字  
損去而後字橫渠亦以兩則字代之何等細密家引  
有接俱深

顧按近日更有說人之力有限不能兼用兼爲爲於  
此不能又有爲於彼故必有不下而後可有爲如此  
一學問食孝弟忠信八德其下不分男婦

卷之三

通鑑堂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爲而言一  
國體所謂後忠者謂得罪於其人邪抑恐其亦言已  
不若都曰是君有之然斯言必有爲而發今不可  
以其爲指矣  
獨謂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恐是五子四事而言  
之  
國大全新安陳氏曰隱患忠厚之道不達害之道也  
大害隱惡而揚善夫于言雖毀誅擊下文巴言如有  
所善而不言則惡是美若當官而行有姦惡當言不  
可謂後患也誠宜也○釋仁便心以君子路致惟  
其終與義而已義所當言是是非非不爲默也豈計  
後患其加于訓矣  
獨謂是則是非則非原不爲懼後患便爾默以塞之

○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

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夫之其利係并

卷八 雜著下

二二  
通板字

實如人合喫人棒。只打入棒。不可說這人可惡。更添一棒。稱人之善。不可有心於溢美。稱人之惡。不可溢

魯皆不爲己甚之事也。或上龜山書云：徐行後長，得堯舜之道，不爲己甚。知仲尼之心。龜山讀之甚喜。蓋

龜山平日說此兩句也。問仲尼不爲已甚此言本分之外無所增加爾曰已謂太又問非其若不仕

亦其民不使治亦違亂亦違不羞汚君不辭小官氣  
象可謂已甚矣而曰之曰聖人之清和似頗難會頃

之乃曰雖是聖終有過當處又問節夾不念舊惡來  
仁得仁似是清中之和下也不以三公易其命似亦

是和中之謂曰然凡所謂學者以其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若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樹諸侯有

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皆不為也  
便是聖人同處便是無私意處但只是義氣有偏此

之失故終有不中節處所以易誠中而伊尹謂正可  
於中中不必正也言中則正已在其中蓋無正則微

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獨身諸上所及也又問喪墓

10

天地而不遠者洗心曲而不過其則其不爲已甚者  
聖人因天制之所存也世徒見夫子答賜值見南子

陳恒試君則沐浴而請討此謂之已萬乎不深求聖人之權度後竊第之近似以文其姦此賊仁義之

上卷

卷八 雜下

三  
近  
藏  
板

聖以示則專爲過高者發藥

之外不加毫末然木分之內又豈少毫末哉故知不  
成不爲不及而說不爲已甚者自是對過高者言蓋

事物之理有所未盡多是行未造其極不是聖人。自  
不消說。惟是行造其極如伯夷清之極顯下惠和之

子故親於仲尼之爲事已甚底摸見聖那已甚而仲

尼之不為已甚愈見心本分於點聖人只點所為之事之理故朱子謂如人合喫八棒打八棒猶人之

美不可淫美情人之惡不可淫焉。都就人分上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

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



所不能却是不失其原。所知如無所能發出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出赤子之知覺底流。無大人之人是有知覺底流。然則一無偽。問赤子之心指已發而言。然亦有未發時曰。有未發。性也。孟子所謂乃指其已發者耳。良久矣。日今之大人也。無赤子之心。心之性道是已發而未達如赤子說。則嗜渴則飲。寒則衣。是也。

周子曰。吾善鄉黨來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生無所偏倚。條謂之中。以此此心應萬物之變無所往而非中。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周濂溪說中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且已發而去遠也。曰。大人不知赤子之心。若何曰。聖人純一道遠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皆所以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此止水。○揚曰。赤子之心發而未離大本也。故言曰。赤子而已。語化之則便是欲。但機便噴喜。便笑。皆是真體全無巧飾。大人只是守此純一無偽之心。人果於私欲而失其赤子之心。大○新安陳氏曰。常而充其本然之心。孟子言此亦是欲人還人欲復天理也。○李處齋曰。大人之心通達萬端。赤子之心純一無偽。然通達萬幾其實是一純一無偽。中來一誠。能萬萬從一生此理最好恐思○須味集註說面充之意不可謂己不失其赤子之心。便了。曰。晚村以赤子觀在大人身上說。○不失赤子之心正指大人之手實若揚大人之神骨也。道箇不失正從學問擴充。經綸精微。始有出非踐其不學不惑也。日不失調。全其赤子時。始有一無偽之體。非以赤子之心作此喻也。

■林次崖曰。得意是說大人者。則不失其赤子之心。不是大人者。則是不及其赤子之心。日由則內有許多事。此只是前事別耳。曰。只是惻隱無許多事。只是如此而已。有此分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更初淺性解之不日通達萬幾。似於不失赤子之心。以至切達不重。在通達萬幾後也。○郝京山曰。赤子所以希焉。

卷二 皇月終粹 三十一 卷八 龍畫下 堂

藏賢室

夫人者全仗學以赤子之心自是忠信然未嘗學問  
事任便則近於禽獸故古賢亦有忠信可人徒持  
心信耳惟學爲要口之觀海而赤子之心是人本  
然之體內無善惡外無物化如素絲未染於主黃一  
成入人不失人人皆是大人

按通達萬幾是張大之品前此說處言純一無  
爲是絕赤子之天機以貌處言其實大人之心赤子  
之心非有兩歸心也論大人之心也有未發已發赤  
子之心也有未發已發俱當該全體大用說然已發赤  
子之心當其發動不動雖金瓦一氣既之未動木無可  
足談必觀其於其間纔見其純一無偏之至而其能不  
拘無所入於其間纔見其純一無偏之至而其能不  
失大人赤子之心矣赤子從遙遠處發良心之言  
之大人之通達萬幾既就己發處言則赤子之純一  
無偏亦就已發處言蓋赤子未發之純一無偏自不  
能說而纖密已發亦無一毫髮雜虛假如啼息與啼  
笑是真聲即或不能中節而前一無偏之真自存啼  
來子謂亦是就己發言也但赤子之純一無偏是無  
去二上目全非 卷八離婁下 矣 近堂

知無能然偶有長短良能亦偶念有無不知無不  
能如赤子饑便啼渴便能飲是能饒餓便能飽不是知渴  
是便是良知能食能飲這便是良能惟推而極了父學  
便略過了父母便覺仁義之良心發露之發端已於  
後夫之無不知無不能不過從此推廣去若都是性  
中所無却從何處起集註大之所以爲大人正  
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偏之本然是以  
擴而克之則無所不知無所能而極其大本然統一  
無偏之本然有何可備哉只爲純一無偏中原有此  
知能在茲而無知無能而擴而充之以至於無窮有知  
能思而充之以至於無不知無不能而無窮有知  
下來是不爲物誘而知其純一無偏之本然統一  
而充之以至於無不知無不能而無窮有知  
充無偏之本然凡事皆是安樂虛靜無何能擴而充  
之以至於無不知無不能而無窮有知  
是用惟不知其赤子之心而後成其爲大人也若能  
實上來只一面純一無偏仍恐一無所知能如自成

得大不知無不是一赤子而已更何用處哉而不知能  
得一分即純一無雜之不變底其數得一分即能得  
十分全純一無雜之不變底其數得十分即能得  
能只全純一無雜底其數得十分即能得  
各數得一邊次  
達亦永見得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  
之大變孝子之事親含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  
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親之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近譬室。

無得而面當是賤死之心即子之心亦說得此  
心故曰惟恐死可以當大事先生曰亦說得此  
心故曰惟恐死可以當大事先生曰亦說得此  
心故曰惟恐死可以當大事先生曰亦說得此

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藥凡附於身者  
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藥凡附於身者  
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藥凡附於身者  
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藥凡附於身者

日欲爲不可得矣也五子此言非謂養生爲輕但以  
日欲爲不可得矣也五子此言非謂養生爲輕但以  
日欲爲不可得矣也五子此言非謂養生爲輕但以  
日欲爲不可得矣也五子此言非謂養生爲輕但以

索虛實曰養生不足足以當大事蓋以人情言則叔孫  
索虛實曰養生不足足以當大事蓋以人情言則叔孫  
索虛實曰養生不足足以當大事蓋以人情言則叔孫  
索虛實曰養生不足足以當大事蓋以人情言則叔孫

並有指以人情言則倉皇而顛沛以事勢言則其節大  
並有指以人情言則倉皇而顛沛以事勢言則其節大  
並有指以人情言則倉皇而顛沛以事勢言則其節大  
並有指以人情言則倉皇而顛沛以事勢言則其節大

可也

從太乙主養生平大孝之說則養生不可不  
大孝便是輕忽養生矣何以養生而全大孝之章乎  
須知事親爲大事親爲大事親者人生之大孝也只  
此一作大事中養生爲人道之常送死爲人道之變  
天運之常或今日用不得必明日猶用得力處人道

不得事親底甚麼難造死饑寒一作親一作要緊底  
○養生者字該許多  
○賈物之與溫者之儀貌

○孟子曰君子濫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濫資之濫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范謂也。淺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達猶值也。原本也。木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淺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

卷八 雜書下

笑

近賢堂

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淺遠而無盡所藉者淺則日用之間坎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若意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圖君子濟達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何也曰學是理則必處理之得於身也不得於身則口耳爭而已矣然又不可以強操而力取也必其淺達之以達然後有以聚諸心通而自然得之也蓋達道之不達者



歷方就皮骨之始而黃帝始出父之體不以其道  
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志於意也夫致其力而不  
從天發虛心通之妙而妄自謂之必也多致其力而  
急其功必務其方面不可禦者矣若性不期於為欲燭  
理自然得之將有不可禦者矣若性不期於為欲燭  
理潛心積慮浸灌涵養栽培淳厚皆其所由達事其善  
道而君子之所以自得者其所謂閑遠事其善  
類則又操布溫者皆非自得須放開過事其善  
安何也曰未得之則閒故放使閒也自得之則居於自  
然則雖有所求而不安惟自得之則理之在焉吾  
皆得之如日居之則閒而不自知作起始他種便遇  
其所得則無所藉以為用居而安則資之漢何也以其  
州以爲用而無窮惟居之安則理之多金珠段帛無求  
不獲見其出而不見其盡也曰資之漢則取之左右  
**卷八**  
建其原何也曰無所資也惟資本之可末資之遠者  
取之銀錢不得或值或不值也惟資本之漢者不待遠求  
而又取諸其身之右面復值其所資之左面備其所資之  
苟其源之盛則泊泊汨汨不舍資之汲或汲水無不  
宜其來處此若子所以欲其自得之也  
制了以道字在漢造字上是一章曰漢造之以道論江  
南此遂道不亡便是漢造之言言以逆方法去漢造  
之也今日漢造是微王法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力行  
之次第即是造道之法若人爲崇侯久存便是以  
道不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  
道而爲之不克已變謂則以一鼓仁便是以道便能以  
君而爲之不已造之意漢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  
而爲美人有則是安居之安則資之則所以資稽之  
應取之無窮用之不竭曰管輅只言有漢漢賦出來

[illegible]













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  
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國大全新安陳氏曰水惟其有原本所以不已而漸  
進以至歸宿於海有本如是孟子自以此句承接  
上意有本者指原本如是也指此孟子所以以此句承接  
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謂孔子所以以此句承接  
水者此意之是取爾本又只是說水如人有實行以  
下目結語故解開過情各子點之○二句推出孟子行  
水以義觀徐子之意而與下一節集注如人無實行  
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相對言之○○於虛譽日註  
言水有源本不已今按不已二字當連下文而漸進  
以至於海讀不當帶上有原本請只把下文句如人有  
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必有實德然後能不  
已於極行之無實者猶無源之水也暴得虛譽猶七  
八月之溝澮皆盈也虛譽終不能久猶其涸之可立  
矣二 異曰條辨 卷八離婁下 三 近學堂

待也實行固是之也不已而至其極則至誠矣○源泉  
混混源泉固是有本者然且放縱讀漫露出此意下  
至末句有本者如是方好可嘆者實說至下文苟爲  
無本便是承此有本者說去  
○國大全新安陳氏曰水惟其有原本所以不已而漸  
進以至歸宿於海有本如是孟子自以此句承接  
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謂孔子所以以此句承接  
水者此意之是取爾本又只是說水如人有實行以  
下目結語故解開過情各子點之○二句推出孟子行  
水以義觀徐子之意而與下一節集注如人無實行  
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相對言之○○於虛譽日註  
言水有源本不已今按不已二字當連下文而漸進  
以至於海讀不當帶上有原本請只把下文句如人有  
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必有實德然後能不  
已於極行之無實者猶無源之水也暴得虛譽猶七  
八月之溝澮皆盈也虛譽終不能久猶其涸之可立  
矣二 異曰條辨 卷八離婁下 三 近學堂

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集衆也滑田開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  
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  
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爲人必有與焉平譽  
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  
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夫子  
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  
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國大全新安陳氏曰水惟其有原本所以不已而漸  
進以至歸宿於海有本如是孟子自以此句承接  
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謂孔子所以以此句承接  
水者此意之是取爾本又只是說水如人有實行以  
下目結語故解開過情各子點之○二句推出孟子行  
水以義觀徐子之意而與下一節集注如人無實行  
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相對言之○○於虛譽日註  
言水有源本不已今按不已二字當連下文而漸進  
以至於海讀不當帶上有原本請只把下文句如人有  
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必有實德然後能不  
已於極行之無實者猶無源之水也暴得虛譽猶七  
八月之溝澮皆盈也虛譽終不能久猶其涸之可立  
矣二 異曰條辨 卷八離婁下 三 近學堂

○國大全新安陳氏曰水惟其有原本所以不已而漸  
進以至歸宿於海有本如是孟子自以此句承接  
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謂孔子所以以此句承接  
水者此意之是取爾本又只是說水如人有實行以  
下目結語故解開過情各子點之○二句推出孟子行  
水以義觀徐子之意而與下一節集注如人無實行  
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相對言之○○於虛譽日註  
言水有源本不已今按不已二字當連下文而漸進  
以至於海讀不當帶上有原本請只把下文句如人有  
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必有實德然後能不  
已於極行之無實者猶無源之水也暴得虛譽猶七  
八月之溝澮皆盈也虛譽終不能久猶其涸之可立  
矣二 異曰條辨 卷八離婁下 三 近學堂

日誌情實也新安陳曰集註所謂有實行無實行金  
從此情實之情字上發掘出來  
○泰虛篇曰孔子言水不令晝夜明道體之不已上  
子言水之不晝夜明道體之不已上  
理之本然孟子之言指人言之不已孔子之言言天  
本然而人事之當然者自足於言外孟子言天理之  
本然於有實行無實行既從情實字發揮出來則  
實行爲有本矣或謂謂非以情實對者卷爲本本  
者蓋情實統所行之實跡而言乃從存本中發出未  
於外故以情實對有本則有本是本情實是實見  
於所言之不啻晝夜明道體之本然而人事之當  
然在言外孟子言夜明道體之本然亦只就原本  
之有本自然如此說本本誠人盡之當然也至有本  
者如此是之取爾二句方爲孔子意中指出呼取在  
方有重大事意牽引分別未足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  
幾希也庶民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  
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  
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  
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如此而去之則各離  
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踐  
履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程子張子之言至矣但或人之固有未盡者得  
于理以天理言之然不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其來賦有異於物而得是天理之全也豈或記者方  
且自主其說雖闢夫子之言而不能盡領其意與若  
尹氏之說則尤約而盡也  
○人與萬物皆一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  
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無有不達雖有私欲  
心亦可以克復之明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  
達其間有稟得氣清者亦止有一兩路明如禽獸  
中有父子相愛雖無不夫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其  
道理便都不通便無不夫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其  
義大本論之其理則一理與之心便虛明便推得去  
下云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曰力是指這些好底說  
義這些子元昭問君子存之日存是在其於物者只  
於禽獸之道理今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  
耳隨食得飲之類與其與禽獸同者耳隨食得飲之  
是性或問如何是作用云在眼目見在耳耳聞在鼻  
舌香在口味論在手執提在手執提在手執提在手  
執提在一微塵此是說其與禽獸同者耳人之異於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  
幾希也庶民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  
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  
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  
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如此而去之則各離  
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踐  
履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程子張子之言至矣但或人之固有未盡者得  
于理以天理言之然不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任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有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曰明明物察倫而後能由仁義程子張子之意何如  
曰是三者也以學言之則有茫猶格物致知而後意  
誠心正也自聖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待先後意  
矣二夫子言之亦以其始終係聖言之非真以爲有  
先後也

乃一物凡天地之間聚前所攝之事皆是一物然有  
合作禽獸說日不然明於盛衰豈止是說禽獸禽獸  
二是有餘辭  
卷八離婁下  
是

近醫堂

少不其要緊底事物看來惟是一毫之人倫最緊要。明  
齊賢不見得事事物物之理無一毫之未盡所謂仁義  
此功言只是由仁義行踐行上而分明有箇善字推得便  
由仁美行他人須窮理知其爲仁爲善從而行之且  
如仁者安仁智者知仁仁既不能安仁亦須以利仁利  
仁是不好底智知仁之既利而行之不然則以仁利  
爲利矣。或問明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之義有淺  
深在否程子答曰明明只是大義如何道這道理又  
與朱子經天達時字地察之義同乎朱子曰明察天之  
理昭明乎事物則天地之道察於人之故也。宰司謂孟子何  
易得明明於天道察於人之道哉。宰司謂孟子何  
以說身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  
目責自是渾然兩却是就事物上經歷一番合

三月廿二日拜明於廣前蒙諸人勉勵復出仁義行

仁而行之。又曰明庶物察人倫皆能精義致用理其  
但如順理而行而末嘗有意以爲仁義仁義之名也  
耳各共行耳如天春夏秋冬四時皆有此名亦人名之

圖大全南軒氏曰行仁義者與爲二物由仁義行  
則謂全其所以爲人者而無虧欠失求至於舜猶爲  
未盡也人皆可以爲堯舜其本在乎存心而已矣雙  
孝純氏曰孟子舜舜厥德有底樣子孟子言必稱舜  
孝直是妻人學之然虛寄在仁義之理根之於心  
而行於庶物人倫之間所謂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  
周之盛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一理則教於萬事希其  
即是仁義而所關者他人倫首亦非仁義外物也  
明於庶物察人倫由仁義行當分知行之理不可分先  
明於庶物生知不廢功力看中庸大智節自明。  
近盤堂

近時堂

○新安陳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而皆可爲克己以得形氣之正而能全其性耳仁義此性中天理之大者也人倫之中仁義行焉仁於父子義於君臣是也君子存之而後存舜大聖人不待存之而自存何以凡其不待存之生知如斯而行安行見之也君子必待存之成不能生知必學知焉不能安行必勉行焉孟子所謂行仁義正是存之之君子乎也而知未之言所以衆注補之曰衆人不知此面後能存存之而後實行知以覺於心言存以有於心言行以行之身也仁義行存者能之即尹氏胡氏言蘊民不能存善豈非存之者能之歟○雲峯洪武日蘊民不能存無以自異於禽獸君子如此而存之所以自異於庶民存之者君若存者聖人此又聖人所以異於君子也

○龍池明廟有以識其理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矣

近時堂

國第白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  
 亡共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曰兇舟惡旨酒好善言湯執中文王望道木之必  
 式王不淫酒不忘遠周公生以待旦此等氣象在聖  
 人則用之就成事業執事不已在學者則是任重道  
 遠然而後已之志在日愈本是落聖人又曰慎言  
 慎人志易然而常存也  
 天理大全慶輔氏曰惡旨酒則物欲不行好善言則  
 不能動於利善言則凡天理之正者皆其脈絡至此  
 第二事所發善言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三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四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五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六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七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八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九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十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十一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十二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十三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十四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十五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十六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十七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十八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十九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二十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二十一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二十二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二十三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二十四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二十五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二十六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二十七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二十八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二十九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三十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三十一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三十二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三十三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三十四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三十五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三十六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三十七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三十八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三十九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四十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四十一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四十二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四十三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四十四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四十五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四十六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四十七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四十八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四十九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五十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五十一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五十二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五十三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五十四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五十五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五十六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五十七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五十八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五十九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六十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六十一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六十二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六十三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六十四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六十五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六十六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六十七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六十八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六十九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七十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七十一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七十二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七十三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七十四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七十五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七十六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七十七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七十八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七十九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八十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八十一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八十二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八十三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八十四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八十五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八十六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八十七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八十八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八十九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九十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九十一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九十二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九十三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九十四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九十五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九十六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九十七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九十八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九十九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第一百事所發林處在善言者意氣不是爲欲其事

大令慶源補氏曰執中則處義精審立賢無方則用人無間○雙峯饒氏曰執中則處義精審立賢無方則何執得須是事到面前方始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方可執而用之是執事物上執得善則執也是執事物上擇而執之若先執定這中待事物來便是執事○是子英執中了

孟子若單提執中說見他得堯舜允執厥中之傳則非孟子單舉一事之意曰文武帝公莊則不得執中之傳者乎只是行故事充多端事事盡善恰好那中人也語語問二句是執中有道中道不得字無加不用自是執中立賢自是立賢是惡作使中道以立賢財執中中立賢有宰性立賢終得中道矣故說執中自執中中立賢自立賢其義與事事恰好無過不及因立賢亦可該在其中是要上下勢分強封亦未盡是

又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近譬室

復然無以聖人自居焉則亦世所以爲聖哉古今爲  
 能有所發明則不齊乎此之本意而於聖人之心又不  
 豈可忽哉讀者細考乎此而虛心以求之則庶乎其  
 無所遺也  
 宋子曰以要春集註而己字爲乎此見文王之義亦  
 下已  
 易乾卦九三爻辭云君子終日乾乾至是以乾乾  
 行事不息也○不獨亦爾無財亦保是文王之道如  
 未見之義又曰聖通而末之見此句與上文觀民如  
 傷爲對孟子之意以文王保己至而乾之猶如傷  
 無通之極而空之猶未見其終而保己如是也  
 無按如傷有作乎矣惟己安而視之則若有傷時教  
 愛民之心兼勝而己方形得聖人心中事出○曰配  
 足之心配也曰聖文王之心爲聖人之心也○乎不  
 足之心何妨於未見曰聖文王之心爲聖人之心也  
 矣宋之見五如來之見是欲爲聖人而求之乎此非

近世史

文字之美而悅之及其誦習之久而暗其朕固雖  
編人夏土井且與之俱化而不自觉其心術之移矣  
可不戒歟吾焉此語久矣近讀陳晉公集有論此者  
謂與陽意合是則德人之言也夫  
來附助蒲濫一時皆得無存遠邇  
人各忘其耳目之通遠此通人與事而言泄子兼  
行親有怨怒之意  
國廢辭補比日於人所易彈而不泄斯欲心常存於  
人所易忘而不忘則心不忘也○雙李韓氏曰德之  
盛豈不摩運仁之至言不忘遠○秦泰陵氏曰德之  
盛豈不摩運仁之至言不忘遠○秦泰陵氏曰德之  
此言仁則不切矣又以仁之言言不忘遠豈以密之  
乘道遠者於外也此見是仁之至賢之分貼當從  
上日休愛民遠邇求道切亦須分說○林久量曰未  
子日休愛民遠邇求道切亦須分說○林久量曰未  
使從之在左右者邇也賢人之在恩賜及親賢之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秦雅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宣平王之

四十九年也

○關道通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而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日王之大法也詩則先信謂自東遷之後秦雅降為國風而雅亡矣蓋此詩便如周詩之時降之也亦是當時自如此安識此時便如周詩之名南齊初在靖康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路邑之

○關道通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而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日王之大法也詩則先信謂自東遷之後秦雅降為國風而雅亡矣蓋此詩便如周詩之時降之也亦是當時自如此安識此時便如周詩之名南齊初在靖康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路邑之

○關道通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而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日王之大法也詩則先信謂自東遷之後秦雅降為國風而雅亡矣蓋此詩便如周詩之時降之也亦是當時自如此安識此時便如周詩之名南齊初在靖康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路邑之

○關道通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而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日王之大法也詩則先信謂自東遷之後秦雅降為國風而雅亡矣蓋此詩便如周詩之時降之也亦是當時自如此安識此時便如周詩之名南齊初在靖康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路邑之

○關道通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而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日王之大法也詩則先信謂自東遷之後秦雅降為國風而雅亡矣蓋此詩便如周詩之時降之也亦是當時自如此安識此時便如周詩之名南齊初在靖康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路邑之



之一也非徒說孔子未作之前與則固無異正見  
作於孔子則大異於前而帝王者之義於天下  
功焉哉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  
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  
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  
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  
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此

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

事與夫於春秋故特言之  
○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  
事與夫於春秋故特言之  
○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

矣一與日於非

事而言周公所行皆王者之事則孔子時上考之  
述感德故孔子出未作春秋○東陽許氏曰以三  
之史同言而曰一也蓋謂魯之春秋其所以成  
之史則孔子之春秋則微其五霸以明義而非蓋  
爾近於孔子之春秋則微其五霸以明義而非蓋  
一節不刪○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如丘方見得十  
是王者之迹○蓋微而王者之法猶擬以作所以謂孔  
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是也此意最重○林次厓曰晉之  
前正言聖人作春秋之事○春秋始終之義皆文  
義與主之此獨稱齊桓晉文舉其最盛者言也○其  
字皆指春秋文即記事之文義即其最盛者言也○其  
義則多與春秋而作然中如朝聘弔賀蒐狩卒荒也  
之大法義始完備自春秋明允者春秋誠只說得是  
實則今人往往脫却半邊○陸稼書曰其事不通桓  
文之事非能親見桓文之際微也其文不遺史之  
非能超出乎史之範圍也桓文非無扶危定傾之  
名定分之事也然特假仁之名耳非真仁也桓文非無  
史之文章也然特假義之名耳非真義也桓文非無  
去因惡絕夫微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如丘方  
者一節不刪○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如丘方見得十  
子有德無位故自以爲爲王王者之言蓋王者之義也孔  
子有德無位故自以爲爲王王者之言蓋王者之義也孔  
子有德無位故自以爲爲王王者之言蓋王者之義也孔  
子有德無位故自以爲爲王王者之言蓋王者之義也孔



卷八 孟子

孟子卷八 滕文公下

滕文公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絕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阿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變微故五世而斬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卷八 孟子

孟子卷八 滕文公下

滕文公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孟子



宜細

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私猶窮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

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

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

子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

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窮以

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

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

志之莫同條辨

所以自任之重亦有所不得而辭者矣

親為弟子其餘澤在人我得以私取之以為善○雖安

陳氏曰韓子謂先是以傳之殘殫以是傳之再至孔

子傳之孟河不待退之而後有此言孟子已自言之

矣此四章和承是也然猶分爲四章答好辨章明言

而明言而孔子至於是今有餘章其意道統之相傳

而孟子一身道統放繁蓋如是夫○雙峯饒氏曰私

取之者私其善於人以自治私淑諸人者我私取

之以善其身今人或把作教者說謂以此私淑他人

非其道者天下所公其新安陳氏曰私窮以善其身

取之者私其善於人以自治私淑諸人者我私取

之以善其身今人或把作教者說謂以此私淑他人

卷八 離婁下

奎

近賢堂

藏板室

藏板室

藏板室

藏板室

藏板室

藏板室

藏板室

藏板室

藏板室

藏板室

也聖賢新安各其半而不得其全上文言澤及

五世此連綿而傳于宇是老少連綿侯勝之說只

不血氣私淑諸人而必先下求傳為孔子徒則知

私淑諸人子能是共本心而私淑諸人亦見其化

不達無異於為徒意非自明私淑諸人便不消言孔

子從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

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畧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

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

惡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

西華受五乘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

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可以取可以無取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

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

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

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

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

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

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

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是無取

卷八 離婁下

奎

近賢堂

藏板室

藏板室

藏板室

藏板室

藏板室

藏板室

藏板室

藏板室

藏板室

藏板室

取便偏廉更是不好避與爭克計將是知覺恩與  
再看之方見得傷惡與傷廉不同所以子華被殺  
冉子與之某五秉聖人難說也不然亦不大故  
他只是獲過取便強惡之如冉求爲之聚斂而欲改  
之是也

[illegible]

○蓬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

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國知全南軒張氏曰使家詩夏楚之臣罪莫弑其  
為臣子得而昧之象以義家為賊臣者射矣何異  
有象以私意忘公象之是則為殺其師平以此而視  
輕重之權衡可得而推矣○蔡虛齋曰淳乎云兩片  
述家為舊也弑之罪見下言○呂晚村曰此章正弑  
之罪非正家之罪象罪因不文而明也義重取友者  
不重所取之友  
世陰書曰本文只是非其無知人之可立已不王  
也又是演一層語非本文正意  
猶疑是亦弑有罪焉使見他是以下等而吾不端之  
視親家主篡自立安為家來所殺便合不端立案  
若說以罪他無知人之明則為有以不端之罪而知  
夫二罪同條辨卷八 嚴妻下 矣  
近寧堂 藏板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







焉本似說與案注合而前說又別義解也日無說  
天下之言性則所談者廣知性者也只說得故不如  
性者也只說得故難知性者也只說得故不如  
也只說得故難知性者也只說得故不如  
者必以自然之勢為之本今凡言性者其性者  
以不知本其自自然之勢也之性也聖賢以性為  
其本其自自然之勢也之性也聖賢以性為  
子越視之生必為善反觀此自是出便惡則性  
之幾獨最薄者為善反觀此自是出便惡則性  
亦有不善矣說到此為惡後為字便是人功蓋  
曲道皆非所謂以性為本只是自然善惡之情故  
不善如封於文王之讓也  
絕善之利亦是性善端似處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  
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  
無事則智亦大矣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  
舟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  
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此章意在知字言性只是從順說下生言性  
不可言也惟順之則是逆之則非天下之事理有  
如何行得便是鑿也鑿則非其本然之理而行水  
亦以端的是得須是如此順而行之而已鮮新之  
成此為不順耳  
於鑿鑿造作於其間却緣世人不得之理本皆利順無待  
於鑿鑿造作於其間却緣世人不得之理本皆利順無待  
私意為智於是每穿鑿而失其順利之理也

新安陳氏曰所惡於智者小智也無惡於智者大智  
也人性必善米性必下孟子以水譬人性其仍  
不失其本然趨下之性水順其自自然之勢而流  
以無事處事使物各付物斯為大智而小智失此  
利然以指水申言利字之意○蔡虛谷曰此節切言  
決不可振新妄之說強分彼此與利  
至一也言智而先言性智而必先言性者言五  
性之理也孟子曰性善性惡言水而先言水之原也  
堅字與利字相反利者天理之自然堅者人為之  
夫大焉之使然者也○吳因之曰聖子則渾渾而  
物之理也渾渾而無處可容我私智今乃妄生意見  
曲道皆非所謂以性為本只是自然善惡之情故  
不善如封於文王之讓也  
絕善之利亦是性善端似處

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  
無事則智亦大矣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  
舟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  
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此章意在知字言性只是從順說下生言性  
不可言也惟順之則是逆之則非天下之事理有  
如何行得便是鑿也鑿則非其本然之理而行水  
亦以端的是得須是如此順而行之而已鮮新之  
成此為不順耳  
於鑿鑿造作於其間却緣世人不得之理本皆利順無待  
於鑿鑿造作於其間却緣世人不得之理本皆利順無待  
私意為智於是每穿鑿而失其順利之理也





其故而己。徵人於彼上得至理也。似自有說。  
按造曆者求人於彼上得其正焉。將來造曆之本如  
此性者。驗也。然之迹之利。正義經共增而擴充之。以  
後事驗之宜非徒得其故而求之到可也。但本文奇未其故  
疑傳略與共已。然之跡而求之到可也。但本文奇未其故  
樂得明甲子言千歲之日。至者以其不操時辰月日臨  
歷存差錯而不可爲準則故也。至者以其不操時辰月日臨  
歷去其誤之造曆有何難哉。此意自任言下。全仁山以  
求其故寫下歲以前之日。至千歲之日。至今可坐面  
致焉。擇已從之日。皆氣既有所不完而何後一  
造曆亦不必定造千歲之曆也。家引從之非是。

○公行子有子曰癸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

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驥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  
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

簡畧也

天之異日修葬

卷八 雜書下

天

近世書畫

已不得與言。遂就時以知有孟子。且惟恐言者爭先而  
 存。古師見得。口。石師。孟子原要抹倒諸君子。口中却  
 要擡高諸君子。口中雖是擡高諸君子。言外仍是壓  
 忽諸君子。其抹倒諸君子者。非孟子之不言言則諸  
 吾子之與言石師也。不從。從德也。其擡高諸君子者  
 因孟子之不言言則諸君子之與言石師也。豈可  
 半也。其輕忽諸君子者。只一皆字。集注許多與言不  
 輕別擇。只要擡出孟子之場。不與言爲可候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爭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  
者之喪禮則職喪泣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









夫二其初條梓

卷八

入離婁下

金

黃

○再稅當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編

聖人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夫二其初條梓

卷八

入離婁下

金

黃





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獨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菴子有一於是乎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解以字新安陳氏曰五不孝之序從輕而重  
辭處五子因公都子來選國皆稱先朝故先列至俗  
之所謂不孝者告之見通有可免俗世之見耳而亦  
之不孝之五章子首一不孝則是違抗和不推也情而  
未考其言犯世俗之一不孝則違抗和不推也情而  
論其實可知矣如李若子豈可猛于不悛然章子不  
孝亦不克許章子爲孝此兩段意思總不肯認爲

卷八 雜書下

近世學士

天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逐也  
 大生雙孝氏曰章子得罪於父與其他得罪不同  
 曰章子但不合責善於父故出妻解玉以示不安之  
 意先說子父責善是言子責父之善下說父付是已  
 圖按上說未悟之不孝章子既不會有而指其孝不  
 句必有所以來故用大孝子三字照應起一大起結也  
 句是則章子已交任與大孝子三字照應起一大起結也  
 細分之則子父責善而不相違至誠感之云云當性  
 自是顯應之福而不至孝則弟之責我者痛自剝  
 然有父妻于母之屬至是則弟之責我者痛自剝  
 然而恐更加不孝之罪足就他說說說說說說  
 大孝子三字是發不得以未曉處則章子已交任與

賁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賁善朋友之大者  
賁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字行之則害天性之惡  
也

若欲與善友爲朋友之道則宜先自求其善  
之過在朋友身上論君臣亦以義合者一  
十分盡情得貴貴善防陷之朋友也此如精藏有寶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  
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  
矣六十二是問條辨五子卷八論妻下空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美妻之觀子有子母之屬但見  
身不得近於文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  
慙焉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屬  
一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  
子之行孟子非取之地特及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武城之大夫爭會子忠誠恭敬也。而民信言使民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會子曾令於沈猶氏。時有員舅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會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宿不與臣同。

孟子曰：「武城之大夫爭會子忠誠恭敬也。而民信言使民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會子曾令於沈猶氏。時有員舅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會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宿不與臣同。」

孟子曰：「武城之大夫爭會子忠誠恭敬也。而民信言使民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會子曾令於沈猶氏。時有員舅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會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宿不與臣同。」

孟子曰：「武城之大夫爭會子忠誠恭敬也。而民信言使民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會子曾令於沈猶氏。時有員舅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會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宿不與臣同。」

孟子曰：「武城之大夫爭會子忠誠恭敬也。而民信言使民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會子曾令於沈猶氏。時有員舅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會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宿不與臣同。」

孟子曰：「武城之大夫爭會子忠誠恭敬也。而民信言使民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會子曾令於沈猶氏。時有員舅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會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宿不與臣同。」




國大生...  
之教者從知...  
得店

大令南朝張氏曰意孟可仕齊適見異事以爲家

國之事實與否無異實有之數之未省從知理作痛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孟子卷之九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曰怨慕也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闕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大全文選補注曰父意子孝理之常也何有於經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辨

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忍我揚功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故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言呼父母而泣也怨無慈之親於我何哉自責不知

已有得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

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此按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

之謂怨非怨親也己之不得乎親也家則舍舍不友









人之大倫繫於命二字來以對父職繫於財廢人  
之夫倫來蓋舜以抗一告之小作便與人遂之大倫  
不飲其妻者西已一府之得承親也又母之必欲  
其有後者受子孫以承宗祧之至親也一睦之平  
務乎親國而斯父母之慈遠近與人之大倫就目  
之為親親夫如此有貴賤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  
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妻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  
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取者亦多

不告而娶曰舜不告而娶須是微得舜意若使舜便  
告而娶固不可其父頑過時不為妻去治之妻

命使舜娶妻不告而娶固告之矣荒之告之也以  
君治之而已今之官府治人之私者亦多然而象欲

以殺舜為事其美為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  
發人隱匿而治之其美也

國大生慶源輔氏曰謂以君命治之不容贅膜之不  
然也官府治民之私或有理法當然而仁於私不肯

集註引程子曰是猶孟子未備之意○吳氏曰曰帝  
亦至妻也作一句焉乃助語美完○呂晚村曰帝亦

知告焉則不得妻聖人作事上四旁均齊方正正  
是知此

此萊山東省圖配補

言惡象但從父命耳在見時文云制職之命不有六  
君而得行於子舜之孝必從乎父而不從乎君則  
不得妻在舜不在誓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  
捨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

朕琴朕貶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奉象  
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

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析蓋也後史記曰使舜上塗  
之具何休注孟子卷九萬章上十

應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未得  
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

瞽瞍與象共上下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  
象舜異母弟也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

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  
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千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

弦琴也蓋謂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  
自取此物也二嫂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已妻

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



胸中不曾有此機見有此至佳左思右  
盼有一符字耳然則語氣只得如此今人見人貌  
好做一件事好事自付必無此心便替他人為爲此  
加人謝性惡之說其壞人心術不遠以偽道學  
即人人誠未必有也也不先生定真此言乎問其  
言可以辨其類矣  
○然則舜爲天子而片之有厚尚且使史治其則不可  
信舜既爲天子而片之有厚尚且使史治其則不可  
帝堯托其臣應乃特以托其不肖弟而孟子乃不  
得其非且從而美之書曰堯舜亦受命而王若  
其有此事者猶如此處亦大精細矣亦受命而王若  
衆喜亦喜重說在下句觀本註言舜見其來而喜之  
何可可見  
○然則舜之取可謂周公不知衆謀發舜却前不  
得舜之不知益信矣之惡未露而衆之惡已露也知  
則似有憂而無憂矣之憂衆之憂舜之憂已露也知  
之惡推而衆之喜舜之喜衆之喜矣此皆見  
人私欲心腸與衆只一差如何豈得聖人須知舜知  
衆之私已定足中旁之明若衆之心則因憂而憂生  
德化其衆而回歸於女也則喜而喜謂衆已化其  
惡而供樂也愛也其以人情大變於提爲至口需  
亦字見衆之喜言此其衆身上無一毫惡則無  
○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言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  
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令之圍困焉少  
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  
出曰孰謂子產智乎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  
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  
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校人主池沼小夷也圍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  
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適也周蒙蔽  
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  
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  
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此章又言  
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大聖之常也  
○然則舜誠信而喜衆月公誠信而在管叔此天理人  
倫之大全新安陳氏曰不失天理之常則終可以同  
倫之變矣不格於底象之餘人倫豈終變也哉○東  
陽許氏曰魚入水有攸然而逝之理弟有思見鸞  
之理故子產與衆皆信之衆之愛弟自天性見衆又  
以愛兄之道來誠之也○泰虛齋曰不要將信字看  
誠字爲字與字相通謂其真信之事之也  
○然則高章不爲亦與大舜心悅誠服屬一僞字  
未也高章不爲亦與大舜心悅誠服屬一僞字  
上事是前向人說過又高章心悅誠服屬一僞字  
受事是前向人說過又高章心悅誠服屬一僞字  
知此則受事是前向人說過又高章心悅誠服屬一僞字  
重人亦行僞字是前向人說過又高章心悅誠服屬一僞字  
不喜亦與大舜心悅誠服屬一僞字  
愛兄之心切存愛兄之心切存愛兄之心切存愛兄之心切存  
信字不對僞字誠字乃對僞字  
○高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高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高章疑舜何不

物孟子言湯實封之而或為誤以爲故也  
湯之封也實地也實地則實地也實地則實地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  
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  
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  
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  
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  
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失二吳則泰壽 孟子 卷九萬章上 孟子 卷九萬章上

此後從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肩相與爲黨三  
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  
鯀治洹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  
山有庠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縣亭即有庠之地也  
象至不仁萬章殺象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  
以備禮義之庠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有怨  
氣而不敢發也

萬章曰象至不仁萬章殺象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以備禮義之庠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有怨氣而不敢發也

此實置之死地也蓋三苗卒死于此故孟子云殺一  
我後也三苗者殺其君也而苗亦卒死其民不獲有  
格也○象之惡初亦只是貳也而象之惡則曰殺其  
用刑之當罪也○仁人固如是乎一句下不帶上  
正所謂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是謂如是者之  
然事實亦只在上文○湯殛桀之罪也○象之惡  
當自是合而此出於全之之法此所以處象也○  
必遂其所欲而始已其今人者聖人是是謂計善  
一片私心此即是後世弱支去偏之意仁人固如是  
子  
國孝虛實曰不可謂有怒而不藏其怒蓋有怒而  
不怒其怒仁人之于弟也雖可怒而不怒蓋有怒而  
不怒直是無怒無怒也然其謂之不藏不畜豈因  
萬章之而立爲天子則放之與所謂封之者皆是後  
來事此不藏不畜二字所由來也  
萬章問意原有兩層象至不仁至有庠之人奚  
失二吳則泰壽 孟子 卷九萬章上 孟子 卷九萬章上

萬章曰象至不仁萬章殺象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以備禮義之庠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有怨氣而不敢發也

取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象使民哉

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取費于有庠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果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夫吾親愛之而彼亦不得虛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觀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下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之盡方無一偏之病曰雖然此仁之至自是仁之至義之盡自是義之盡舜之於象便能如此封之有庠實貴之也便其仁之至使象治其國而納其貢象便其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寵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其義文失之皆不足道唐明皇於諸王為長枕大裘之義文失之皆不足道

之得道封之有庠但當貴之而已則公於管蔡又別蓋管蔡無不仁之心也武庚獨成至此使先有此心思公必不皮之也

圖大全南軒張氏曰舜之處象可謂當矣象雖不遜而王之弟也仁人之於弟則愛之而已矣矣日則公之於管蔡如之何蓋管蔡與武庚以知要在廟社季

生民居處公室國邦也象之德被舜其有存心之身耳固不同也舜與周公易地則皆感其有存心之天聖人皆之至財一也○朱氏云遠近皆尊之至皆以得仁其變者言之不待乎親而感其有存心之弟至不仁而謂信密之者反之至此其下失于常者也封之有庠而當貴之公室之中心雖有象而均之不封之有庠則聖人處事之法所以盡其愛之心也蓋信喜之則聖人處事之法所以盡其愛之心也封之有庠則聖人處事之法所以盡其愛之心也先儒之論備矣○林次仲曰無然又是一個語言舜之使象治其國雖是欲使象不得暴其民然其意又欲使象無更事之拘得當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無所拘禁書云不待諸侯朝貢之期而以下政事接見有庠之君正欲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也○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不及貢以政相連下凡諸侯朝貢於天子皆有政事朝於京師則連其所受之職關於方岳則有正時月同律度量等許多事

及貢以政接於有庠言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常得無事知見也象引罰舜見出侯則釋其政事而見之象是朝貢之期也今舜見象之領不待行其政事以見之此說似欠通者事其後見舜又無為而治者舜登日星冠待諸侯來朝則解其政事見之至象則理政事中見之取具諸侯入朝正其有為於其國天子使象終日居冠待諸侯來朝正其有為於其國天子使象終日居冠待諸侯來朝至雖然欲見句又轉出親愛意然將人巧解似放之立竟轉後世密制中印補不仁之術入謂則盡失孟子之意之心此美量解方見其似放處正是仁人親愛經受之心

圖有愛之心而又處處之道兩意料是至愛然處之有道究只全愛爭之心惟此仁至是以美若以美書與仁至皆卑則仁者美有仁在仁成而美况卓中親愛之而已矣此而仁也矣仁是得道





威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辟驥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偏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子也辭辭也連連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義辭之志當以已意逆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己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也

懷無遠種夫惟以意逆之則始作詩者之志在於要舉而非其無遺民也

懷無遠種夫惟以意逆之則始作詩者之志在於要舉而非其無遺民也

懷無遠種夫惟以意逆之則始作詩者之志在於要舉而非其無遺民也







論之也

之也。使之以其所以發明之天與之之意。亦足

矣。此又非其極位之尤見其出乎天與之意。亦足

矣。此又非其極位之尤見其出乎天與之意。亦足

矣。此又非其極位之尤見其出乎天與之意。亦足

矣。此又非其極位之尤見其出乎天與之意。亦足

矣。此又非其極位之尤見其出乎天與之意。亦足

矣。此又非其極位之尤見其出乎天與之意。亦足

矣。此又非其極位之尤見其出乎天與之意。亦足

矣。此又非其極位之尤見其出乎天與之意。亦足

矣。此又非其極位之尤見其出乎天與之意。亦足

矣。此又非其極位之尤見其出乎天與之意。亦足

矣。此又非其極位之尤見其出乎天與之意。亦足

矣。此又非其極位之尤見其出乎天與之意。亦足

矣。此又非其極位之尤見其出乎天與之意。亦足

矣。此又非其極位之尤見其出乎天與之意。亦足

矣。此又非其極位之尤見其出乎天與之意。亦足

矣。此又非其極位之尤見其出乎天與之意。亦足

矣。此又非其極位之尤見其出乎天與之意。亦足

矣。此又非其極位之尤見其出乎天與之意。亦足

矣。此又非其極位之尤見其出乎天與之意。亦足

矣。此又非其極位之尤見其出乎天與之意。亦足

矣。此又非其極位之尤見其出乎天與之意。亦足

矣。此又非其極位之尤見其出乎天與之意。亦足

矣。此又非其極位之尤見其出乎天與之意。亦足

矣。此又非其極位之尤見其出乎天與之意。亦足

矣。此又非其極位之尤見其出乎天與之意。亦足

矣。此又非其極位之尤見其出乎天與之意。亦足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

如此則天與之可御矣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子者舜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

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

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

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

君之子也誨歌者不誨歌益而誨歌啟曰吾君之子也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啟禹之

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

皆無一毫私意也

皆無一毫私意也

皆無一毫私意也

皆無一毫私意也

皆無一毫私意也

皆無一毫私意也

皆無一毫私意也

皆無一毫私意也

皆無一毫私意也









周公之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大則朱子曰仲尼不有天下之意  
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平四年亦可謂矣曰每為中間年代不紀自共和以  
後方得周外二仲王必是立二仲王必是立二仲王  
何人得為周外二仲王必是立二仲王必是立二仲王  
可以為外二仲王必是立二仲王必是立二仲王  
周公之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孟子曰夫天與賢則興賢天與子則興子知前聖之心  
者無如孔子繼孔丘者孟子而已矣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孟子曰夫天與賢則興賢天與子則興子知前聖之心  
者無如孔子繼孔丘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湯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湯  
幸氏之賤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殷  
時有為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棄鼎鑪之道焉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朝  
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

諸人  
華國名譽委之之者謂其時說其時而家聲變  
之也四匹也金銀草芥也謂其言其辭受取與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棄鼎鑪之道焉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朝  
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

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棄鼎鑪之道焉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朝  
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棄鼎鑪之道焉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朝  
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棄鼎鑪之道焉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朝  
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棄鼎鑪之道焉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朝  
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欲就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親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謂說堯舜之而已也

言堯舜之事曰前時堯舜之內重外輕之別此節堯舜之言實事之辨曰堯舜之君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三分是伊尹止為堯舜之君而許正見其出處之正非為身與民也各事其志也見也

夫乃又必下低而二字者蓋不獨其誠則便轉然其亦深見湯有可美可舜之資只有他德德來轉之意而亦君民而親見之為言匪但信得自己過全足信得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

也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

天使者天理當發使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

語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

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因知吾所以知覺則自心知覺中有所覺悟而先覺者

處今人知得此理則大學之道首知覺知覺之事又

覺中央兩箇字皆謂解字皆謂解字皆謂解字皆謂解字

云如是知此事覺又問曰此理豈知是知此一見之

忽然而自覺會得又問曰此理豈知是知此一見之

通謂之底

此事實是覺此理曰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

覺者蓋大學之道既明明德則必顯新民到此地位

六二具月休菲 孟子 卷九萬章上 悟

以事通以字中自有許多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救窮解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

伐夏救民

昔曰昔先正保衡作哦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羌衆其心悅服若捷于市一夫不獲則日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特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林氏曰伊尹桀堯舜之道堯舜揖讓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教則一也

六二 卷九 萬章上

近世

孟子曰伊尹之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昔曰昔先正保衡作哦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羌衆其心悅服若捷于市一夫不獲則日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特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林氏曰伊尹桀堯舜之道堯舜揖讓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教則一也

六二 卷九 萬章上

孟子

吳

近世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





官生事之人也

○吳書右曰：陳國東土，第四國人，子通，即南蠻國宗。此族蓋孟子所証其說。不知其說之所從來。夫孟子直以好學者斥之，謂此一人底裏，實非為自己干進。有違者，有違之者，遂為衛門主，遂為齊門上待。多如此者，為之亦何嫌於衛門主，遂為齊門上待。人若現見其生平所注，加此不，而遂無處不下，是也。

於衛主顏譽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

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疽與待

失之，是問作舞。孟子卷九萬章上 吳

人齊環是無義無命也。

顏譽由衛之貴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齊靈公

幸臣。彌子環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退，故進以禮義，主

於辭，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

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此說非是。子所謂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重

慮。其自命而天命不立，故盡人事者，是乃所以

也。若曰：已如命之若彼，而姑盡其事之如此，則是

天大命，命與三教且聖人之知命也。未嘗嘗而其

行事或出於偶然矣。是以前論辭退，以義果決，辭又曰：三

面一辭而退。孟子曰：子路曰：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斷以命也。若

以曰：有命。對曰：子路曰：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斷以命也。若

宋與伊尹見象之將殺已，而反求其死，亦不待斷以命也。若

老退門不入，有命。數人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行而

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行而

不得，不待斷以命也。今且說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

得，不待斷以命也。今且說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

命之命，一者也。○呂氏曰：命，有命之命，有命之命，無可受

之命，非命也。○呂氏曰：命，有命之命，有命之命，無可受

曰：呂氏所謂命，命無義與孟子本文是無義無命也。○

不同。進退則強義而待之，有命也。於聖賢未嘗或損無於

不得，亦命也。於聖賢未嘗或損無於

大。二。三。不。老。九。萬。章。上。辛

笑。魯。安。於。命。而。已。故。曰。得。之。不。得。曰。有。命。有。命。有。命。

以。禮。義。而。不。知。有。命。故。曰。是。無。義。無。命。也。○

○。以。禮。義。而。不。知。有。命。故。曰。是。無。義。無。命。也。○

也。命。之。不。得。而。不。受。命。焉。是。以。義。而。不。以。義。退。是。無。義。

字。非。是。言。義。以。義。而。不。受。命。焉。是。以。義。而。不。以。義。退。是。無。義。

以。禮。義。而。不。知。有。命。故。曰。是。無。義。無。命。也。○

所。不。可。然。此。美。不。必。為。子。路。同。漢。子。路。之。說。補。注。無。

其視孔也孔性可也子亦可也此是賢者期義  
未精處○徐微在耳是因其失而退是以義重義  
是也○徐微在耳是因其失而退是以義重義  
之意不呼與子之妻數句一盡序下子之妻以  
下是序子得與子路通言之英子路以告人都不通  
知夫子之理不知與子路通言之英子路以告人都不通  
如夫子之理不知與子路通言之英子路以告人都不通  
視又如何謂其孔性可也子亦可也此是賢者期義  
不悅於魯者其性可也子亦可也此是賢者期義  
况其性孔性可也子亦可也此是賢者期義  
人而謂其可也子亦可也此是賢者期義  
是不盡盡義而交推於命亦得命即天也○得之  
義是便是安命此而命亦得命即天也○得之  
無而用此三句說孔子終身說命即天也○得之  
無傷重退與不傷中退但退以禮自是難進退以義  
無傷重退與不傷中退但退以禮自是難進退以義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妻而殺之微服而過  
宋是時孔子當阮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不悅不棄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  
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  
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閒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  
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  
孟子言孔子雖當阮雖感衛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  
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新安倪氏曰宋以武公為政司生為司城○康  
氏曰以孔子達禮退讓曰有命觀之則必無主  
癰疽侍人之理○林氏曰司城貞子之妻云宋大夫  
下即云至陳主於司城貞子之妻云宋大夫  
明其考陳主於司城貞子之妻云宋大夫  
去宋主於司城貞子之妻云宋大夫  
合新安陳氏曰以文勢觀之則去宋主於司城  
貞子之妻云宋大夫  
馬司城  
明釋為孔子去主主於司城貞子之妻云宋大夫  
主司城貞子之妻云宋大夫  
公之官也則無宋是王者家微氏曰司馬司城皆  
明釋為孔子去主主於司城貞子之妻云宋大夫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  
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  
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大令南軒張氏以此之言聖人之見其類為人臣者所當勉焉人者尤當明此義則遠近交見而不蔽於耳目之私矣○秦虛者曰一節即孔子之不主而子而安于其命見其無主痛症之理第三節即孔子之當配華時所主而見其在齊無事之時決無主痛症之理第三節示上言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既是孔子必不主痛症既主痛症便不足為孔子所以虛上二節之意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

食牛以養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百里奚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千秦穆公也

百里奚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千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大令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小者得通於虞而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荀息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師虞

百里奚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千秦穆公也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孟子卷之十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國有封無氏曰內六章曰建井田章曰聖賢用處多及之  
 退授首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取與之義也二章曰封建之制張井田與封建之義而  
 已三章言及德而極之竟之友與乃爲人倫之下古人  
 不挾之心而言也第八章言及善而極之尚論古人之  
 乃爲美善之全以盡量之廣而言也四章言交際而  
 折衷於孔子之中道五章言仕食而折衷於孔子之  
 殷貧者賤時處中之義也六章言受職而不受賜之義  
 殺不往見時聘之義之正而莫非因時受賜之義也  
 中友德者賢國準之義焉是辭受則準之孔子此

三 基圖集錄

三三三

卷之五

1

—

業長

孟子曰：「子之願學孔子也。」

4

10

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

\_\_\_\_\_

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

\_\_\_\_\_

\_\_\_\_\_

思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不朝先生於塗炭也當

\_\_\_\_\_

\_\_\_\_\_

夫廉懦夫有立志

\_\_\_\_\_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

---

並見前篇

\_\_\_\_\_

齊樂一節○林大蓮曰此章所叙伯夷比前篇爲詳  
不說惡色二句以耳目所接事非其君不多二句  
身之所接言治亂則思以身之出處爲重  
所出二句以心之所居思與於人之進退爲重  
矣○無知覺則無分辨頭夫廉頑之變也○張彦陵  
曰讀者貪食廉無覺以欺言儒者爲廉不以知言  
夷便收子○項廉儒立伊尹便收到白在之重初下惠  
夷便收到鄔薄殺見其或流風於後世或被誘於貪  
賄非清任和己疎行德其誣之聖人安能如此○治  
無治亂則退亦民是惟恐汙喪之意論伯夷一生

之時也。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惟亦進諫亦退曰天之

新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享天民之先習

卷十萬章下 二

南也子將以七真遊比天也思天示之云云云云

清世于民以此切實此民也天下之民四升四益有

不與被夷舞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

下之重也

百斤事即計可變非長言斤變單長差云

何事非君言所事非君命何能非民言所使非民無不

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集

林次崖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伊尹之言也治本

所以治其變亂之意

○掛尹之治亦達亂亦達只是形容他以天下爲已

任長意惡其不  
耳何進之布只  
道耳何進之布

無堯舜之德被天下而後已天下之生民卒若已推

而內之講中又是進位必欲以先覺覺民不必預定

○湯害以○尹進之樂故曰王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得  
而不怨既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然而不忍去也爾爲  
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而無慚色我故問柳  
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鄧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子曰新矣陳氏曰此言聞其風者皆道不行於當  
時而其流風餘韻足以影響於後世者也伊尹道行於  
當時有功漢可見不待以風言矣趙盾道不行於當時  
而無功漢亦可見其制行之高是使後世想聞其風而  
興起所以以風言矣則風之清惠則風之和也或  
曰孔子道亦不行於當時而不以風言何也曰孔子  
失二其同條非 卷十萬章下 三

如木植元氣之運風不足以前之也司馬遷謂漢  
舞之都觀夫子道風亦以風言特於齊魯之地說  
之則所指者有界限而所觀者亦齊魯故亦以風言  
○林大星曰柳下惠道不隱賢必以其道相足說  
云不枉道而必以道六則道佚只是不見用既得  
大六句足見其和之精神寬以言言致落以情言  
他處只以詞以詞說利居隱隱是不能容人之意  
在也此正惠之寬宏故也  
○按伯夷惟是廉有立志故至頑亦竟儒者文柳下  
惠惟是寬厚故至和亦竟儒者文柳下惠惟是  
見他處不著者不同

孔子之去齊按浙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  
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

而仕孔子也

接猶承也漸漬米水也漬米將欲而欲法之速故以  
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  
止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見而行豈得  
爲遲陽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  
其行也猶肉不至則可以殺罪行矣故不稅見而行  
非速也

○子曰新矣陳氏曰此蓋因于路趨行曰夫子可以行矣故  
待微罪而後行也  
○子曰新矣陳氏曰此蓋因于路趨行曰夫子可以行矣故  
待微罪而後行也  
○子曰新矣陳氏曰此蓋因于路趨行曰夫子可以行矣故  
待微罪而後行也

○子曰新矣陳氏曰此蓋因于路趨行曰夫子可以行矣故  
待微罪而後行也  
○子曰新矣陳氏曰此蓋因于路趨行曰夫子可以行矣故  
待微罪而後行也  
○子曰新矣陳氏曰此蓋因于路趨行曰夫子可以行矣故  
待微罪而後行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

張子曰無所難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

意思在

不三子三聖事是當初如此是後來如此日是知之  
 亦者遇如射者皆中而不中鶴其清到底是清處和皮  
 爲聖人之清和日却是天理中流出無礙雖是遇  
 同知伯夷之清而不含習惡柳下惠之和而不自以  
 同易知典此其所以爲聖人也諸先生也但稱二辨  
 則有與典不奉之失日聖人是聖人二子則覺他多有欠陷處  
 所以說周便以聖人觀二子則覺他多有欠陷處  
 不可以說周便以聖人觀二子則覺他多有欠陷處  
 有說其未流如此只教得一分教不得大半分清和  
 是清和處如何通融只要同一分教不得大半分清和  
 之病處了如他通融只要同一分教不得大半分清和  
 論多如是如此堯舜之清只教得一分教不得大半分清和  
 不同知要美矣又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分明是  
 知部盡美矣又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分明是

武王及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  
謂至德絕分明明是不及文王素伯三以天下下其  
伯蓋天下有萬世不易之常理又有權一時之變者  
如君臣臣臣父父子此常理也有不得已者  
變也然畢竟還那常理底是今却要以變來壓者是  
常理說少說是見說不行說不通了若是以常人去  
此聖賢則說是與不是不得若以聖賢則此聖賢則  
有是與不是處須與他分箇優劣今若隱避回互不  
說不可伊尹之他分箇優劣今若隱避回互不  
說天下秀賢賴馬千輛非視終終是任重多如柳下  
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問是余說終是和多處多問伊  
尹云伊尹終有任哉志思在濟世有常當作爲底意  
恩只這些意思便非夫子氣象否曰然然此處極難  
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想自見強說不得若謂伊  
尹有這此意思在爲道聖人之至則孔孟正皇漢漢  
去者夫魯之梁之樂非無意者其所以與伊尹者何  
也問孔子時中所謂隨時而中否曰然問三子之  
也月各義卷三十一 卷十萬章下 六

關南軒張氏曰孔子之遠也運也皆道之所在也日  
可以遠而速可以久而久止公孫丑曰易一剽奪哉  
見從容不迫與時偕行之也聖之時云者非聖人之  
老時聖人之動與時偕行之也聖之時云者非聖人之  
其底意思在彼不能與天爲一而不得爲聖之時  
若孔子則無伊尹之志也曰如之有在者期月而  
之道然則無伊尹之志也曰如之有在者期月而  
已可也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門子少食者期月而  
此其所以與天爲一而謂之聖之時也○東陽意思  
曰此章聖之言爲惠伊尹處是以地言與大面化之  
之聖不同只是清任和到極處前之聖孔子則亦  
大而不化之聖其行和之時則清任和而化之聖  
是春夏秋冬無所不有折看者千古只如一稊一粟  
見春夏秋冬無所不有折看者千古只如一稊一粟  
風寒暑濕夜時受無所不分○一稊一粟一會治  
處便不可謂之聖又何有於清任和乎從聖字看出謂  
卷十萬章下

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  
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  
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

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  
謂蕭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宜也如聲罪致討之聲  
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  
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而  
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  
木去獨琴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  
三子之所知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  
中金石爲尊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  
斂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子鍾鐘以定



知聖人上名目也林大星曰先明諸心知所往而力行以求至是知所以外起遠行而樂聖道以力行之名也故以知而理為智之事聖以地言造其德起也力行所以知而理為智之事聖以地言造其德起也力行所以知而理為智之事聖以地言造其德起也

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眾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也官姓劉各指人班列也

則以士字與天下而不取焉

分理之而不取焉

國按如書曰公天下之利數天下之政二意當重用

而後爵祿也故下言其君亦只是言其制度而已

此公天下之利數天下之政皆非言其意惟天子不能獨

理則當有公侯伯子男以分治勳大夫士以佐理蓋

公利職防亦不是先王班爵祿本意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

籍然而軻也皆聞其略也

當爵諸侯兼井借竊故惡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

籍然而軻也皆聞其略也

當爵諸侯兼井借竊故惡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

籍然而軻也皆聞其略也

當爵諸侯兼井借竊故惡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

籍然而軻也皆聞其略也

當爵諸侯兼井借竊故惡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

則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皆聞其略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

籍然而軻也皆聞其略也

當爵諸侯兼井借竊故惡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

籍然而軻也皆聞其略也

當爵諸侯兼井借竊故惡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

籍然而軻也皆聞其略也

當爵諸侯兼井借竊故惡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

籍然而軻也皆聞其略也

當爵諸侯兼井借竊故惡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

籍然而軻也皆聞其略也

當爵諸侯兼井借竊故惡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

籍然而軻也皆聞其略也

當爵諸侯兼井借竊故惡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所謂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男五  
 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  
 庸以下之制也亦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所謂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男五  
 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  
 庸以下之制也亦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五千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過謂之  
 附庸若春秋郭儀父之類是也  
 所謂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男五  
 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  
 庸以下之制也亦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  
士也

管子內受地之制其有稽乎曰國禮所謂公邑采  
邑小都大都者是也而王制亦有天子縣內諸侯之  
數但小都與周禮復不同耳曰陳氏以爲王之  
子男及公卿以下其官不少也皆受地如列國之君  
則千里之采如列國之君視之其制亦與孟子不  
同也此說如列國之君視之其制亦與孟子不  
同也大都則方百里而外亦五十里也恒王制以  
爲天子縣內諸侯視之則不繼世而食之亦無嫌  
於不容矣其據上以傳世者亦周禮之未失與  
國人不言之中下士視附庸也  
管子天子之卿大夫士視附庸也  
管子天子之卿大夫士視附庸也

管子天子之卿大夫士視附庸也  
管子天子之卿大夫士視附庸也

管子天子之卿大夫士視附庸也  
管子天子之卿大夫士視附庸也

以代其耕也

管子天子之卿大夫士視附庸也  
管子天子之卿大夫士視附庸也

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疇視  
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  
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  
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  
人而已

管子天子之卿大夫士視附庸也  
管子天子之卿大夫士視附庸也

管子天子之卿大夫士視附庸也  
管子天子之卿大夫士視附庸也

田爲縣稅十萬同開方法積一十萬畝一里爲方田九千畝  
十爲成方十里積百畝爲田九萬畝成十萬畝爲方百  
方百里積萬畝爲田九萬畝成十萬畝爲方百里積萬  
提井萬井也封者井之界提者總提封內之大數也  
萬井之中除山林陵麓溝城郭官室塗色三分去  
一計三千三百三十三井之三除陰三百萬畝  
實有田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之三分之二井九百  
六千六百六十六畝此是助法公田每井百畝計六  
十畝爲八家收五畝入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  
畝之三分一私田收五百二十三萬三千三百二十  
三畝公田收五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此之三  
之一若縣賦出三萬二千畝大國三鄉每鄉各賦三  
千二百畝前九千六百畝大國大夫五人各賦八百  
畝計四萬畝上十九人各賦四百畝共計五萬八千  
六百畝中七十九人各賦二百畝共計一萬八千八百  
九十六畝賦田一百畝共計九百畝已上通賦五萬一  
千三百畝而餘一百畝共計一千四百三十三畝賦之  
三之一以供國家制度安祭賓客等費餘則以備稅  
荒不測之用所謂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  
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矣  
國林大原曰大國以下三條雖有君十卿麻字獨無  
明伯伯曰見上句也  
國按自趙注謂卿麻居君歲十分之一之說存疑等  
青注上十卿麻士達謂本文是制臺下士與庶人  
在官者同麻與字作謂此皆庶人在官者得與下  
上同麻亦制也愚謂此皆大夫士以下之麻皆在其  
百里麻稅公侯之制魯卿大夫士以下之麻皆在其  
中稱麻實君祿謂加貢國賓客制製之儀祿祿十卿  
麻得爲財用者至於貢國賓客制製之儀祿祿十卿  
又別有財用爲公川非所謂祿也此可見若十卿麻

[illegible]





謂代也參看前章此章更分明一則有一書安頓  
 府史皆從幾許人孟子此章言制義之法大國大國  
 小國必說到庶人在官則此節又提出另講以爲觀  
 之乃知天下惟此輩極難安頓後世天下不治只生  
 此輩無處安插則名後世上自公卿下至令令不  
 出此輩而後實具率緣想不出其手公卿守令則  
 至於兵恆政長速進退無不出其手公卿守令則  
 傷傷也而後實具率緣想不出其手公卿守令則  
 幸相亦未可知矣如老史蓋有蟻蟻去其并爲一羣  
 牢不可破如此則天下安得後治乎然後治之備者  
 之亦久矣如老史蓋有蟻蟻去其并爲一羣  
 難言之矣  
 謂庶人在官以重農自是餘意本文只言庶人在官也  
 有大小事有煩簡自不應一例而論必有心神之  
 而後當差也至因即農以差在官推而論大夫士  
 失二其日條非 近二 卷十萬章下 三 近世室

民樂清風而無浮華之漸也夫在上則見張王之事  
 在下又見其而趨樂其先王之意乎勢必已更復用  
 明去端而養生之其或不法以律治之則容領誣誣  
 之術以防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  
 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扶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謂知全慶原輔氏曰兼夫有與恃二者之意方謂之  
 挾但不之而不恃則未謂之挾也○新交陳氏曰有  
 挾則取友之志不誠賢者必不與之友矣三者之中  
 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但有小  
 大之差耳  
 謂知全慶原輔氏曰兼夫有與恃二者之意方謂之  
 挾但不之而不恃則未謂之挾也○新交陳氏曰有  
 挾則取友之志不誠賢者必不與之友矣三者之中  
 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但有小  
 大之差耳  
 失二其日條非 近二 卷十萬章下 三 近世室

大之異同條并 卷十萬章下 完

可友之貴而不足友矣。○孫虛甫曰：此條不必以友之貴與五人之勢相對。蓋王顯于不換貴，其德也。則子之不換其勢彰矣。○按友道本指士人相交，彼此切砥，為正。孟子曰：不換有三，於三者之中，又單舉不可換貴來論。蓋孟子實指此三者而言，皆特貴而不肯友，德以致上。孟子實指此三者而言，皆特貴而不肯友，德以致上。友但在有位之下交也。看孟子直達天子友匹夫，任而以貴貴，尊賢重結其後，當時人君之友，德尊賢，亦可知矣。○蘇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此字未作，道下無微之家，也為一句。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索隱：齊曰：舉其成節以見其友德而無所換之意。不以為所師所使皆為友也。○林次崖曰：或師或友，言無所換也。王順長息何足帶說蓋引費惠公成語。

○索隱：引謂不必以所師所使皆為友。意謂師亦是友。德分所重者後說用上敬下謂之尊賢可見也。事我者子思顏般之德而友之益可見矣。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

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糟飯也不敢不飽教賢者之令也

○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索隱：全安：孫虛甫曰：平公之於亥唐則知所敬矣然不能與之共入治天職食天祿則不能推高是心以體天而治民以及於國也。○西山真氏曰：天位所以處賢者天職所以任賢者天祿所以養賢者三者皆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而晉平公之於亥唐特處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祿食之

大之異同條并 卷十萬章下 完

以廉也此豈王公事賢之道哉。○林次崖曰：王公事賢與士不同者用與不用耳。國君而為士之尊賢無復望其有為矣。曰：非王公之尊賢便有下文委友舜之意。○林次崖曰：王公之尊賢便有下文委友舜之意。然引下公事是足取其不換貴終於此以下原不甚

○索隱：人皆謂終於此以下不其重者但以本節論也蓋引末說不換則似重在人云則人數何而不重在終於此句以下然不換於此乃為不換之下平公能終於此句以下然不換於此乃為不換之下平公能與亥唐交終於此已一證証到委之友舜上去矣此通而推論而知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東室亦饗舜廷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思○語體便見有儀節清便見儀物早合漢字

曰御之御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娶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御也

御不受而返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問有所御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御之矣所以御之爲不恭也

劉大釗新安陳氏曰若計其物之初得合義與否而酌其辭受受其合義者則御之者必以爲不恭義也而止心恭恭矣○張彥慶曰何哉語氣恭字來卒之意以爲交際禮是恭辭使亦是恭如何御便爲不

失二其附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重 近學堂

恭此是疑其當御也○此交際是出於有名而又義著其儀則之辭其故只御之便爲不恭是爲義其物而輕其人也不若其齊重處之則則君子以爲不恭義矣但御更不恭非一概受之之說○萬章御之御之爲不恭是爲字是在外而御之望但外而不相稱便以禮來此以御性有不恭之望其心必先度量其所受之爲不義而有不恭之心矣以是之故實是有不恭之心非徒必而人道不恭而已所以弗御也集註於上爲字則曰人便以爲不恭於下爲字則曰所以御之爲不恭當如此看

目爾無以辭御之以心御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

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儀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閉而御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御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儀雖聞戒則其儀儀之類接以禮爾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賜貨祿之類也

劉大釗慶源輔氏曰能辭御之視貪利者固優然亦失之過由此而善之必至於爲於陵仲子而後已孔子受之者得中道也○林久產曰交接只一般道是太綱禮是節目道如義以爲實之義禮如禮以行之○劉永有合道而不合禮者此道與禮之分也○此是辭御故有請辭以辭御之一問○上節言不當御此節言不必御

失二其附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重 近學堂

御上面其所取之者曰何明是心中度量之辭萬章曰御之理但孟子謂義而後受不義則御謂御之則致不義之請更以他辭無受則既不義之實而在我得其廉介之操似亦可也而不重心御禮以也○論上○交以道後以禮以就當下論何必更論其物之所由來若出孔子爲禮義中正之準則是一章之辭意若若外上節爲不當御此節爲不必御則失矣

萬章曰今有樂人於國門之外者其父也以道其親也以禮斯可受樂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聞不畏死凡民聞不誅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罪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然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假人者用其無得之貨以饋我則可受之乎康帝周書篇名越顯越也今書問作營無凡民二字說得也言殺人而顯越之因取其貨閱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子服受至爲難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屬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卷十萬章下 近世堂

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言受天下所不辭則受天下不爲泰於今爲烈是暴烈之類如直王承厲王之烈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趙氏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傳也此言謂若義在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而不辭今聖人者乃爲暴烈不義如此如何而受其傳也則如諸序所謂厲王之烈者暴虐之意云爾或以爲烈之可也何至而不爲之說乎朱子曰者傳一而從之可也何至而不爲之說乎朱子曰本文十四字自與上下文亦不相似或謂之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文亦不相似或謂之說則辭若國之之念也

此法假受之夏周受之殷不待辭讓今尚明則樂春之貨如之何其受受不辭反其意之而以朱子之意謂補氏謂萬章不能反其意之而以朱子之意受諸侯之貨則此說說辭之義有劉蕡萬章謂當以爲行道之義名曰其不義一物絕之則與國諸侯不通往來閉門自守更何從而行其與國諸侯不往來見諸侯以自強而於彼不問其可受則在與彼不失弟兄之意而於彼不問其可受之仕也一章書大有全在於此只看萬章與不可受之說孟子太精耳即孔子與義之義而未嘗以爲非義變化處非謂無義爲義不讓義反爲非義也而書變通大旨最整

日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御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蔽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皆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微較孔子亦微較微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此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敬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魯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魯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察人乃爲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

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益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聖人之益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遺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夫二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近賢堂  
○張氏曰獵較數語是章句間本意指諸侯秦征積欲說○子以為有王者作五句不是為諸侯秦征只是取義原見得諸侯非齊之寶不害為可受耳法與義雖是二期却相承義得之寶而義論之則未同於義以義而極言之方知於義若從常論諸侯亦非自誤曰義之為理也主於敬君子以之律身也不可不嚴義之為用也主於活後君子以之律人也不可不寬

○張氏曰獵較數語是章句間本意指諸侯秦征積欲說○子以為有王者作五句不是為諸侯秦征只是取義原見得諸侯非齊之寶不害為可受耳法與義雖是二期却相承義得之寶而義論之則未同於義以義而極言之方知於義若從常論諸侯亦非自誤曰義之為理也主於敬君子以之律身也不可不嚴義之為用也主於活後君子以之律人也不可不寬

不違父之志不違君之命不違所取之非蓋獵較原非義事孔子於行道而為之非也蓋諸侯取非其有亦非義孟子不違父之志以有先薄正祭器一段妙法在何也蓋孔子於行道而為之非也蓋諸侯取非其有亦非義孟子不違父之志以有先薄正祭器一段妙法在何也

夫二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近賢堂  
○張氏曰獵較數語是章句間本意指諸侯秦征積欲說○子以為有王者作五句不是為諸侯秦征只是取義原見得諸侯非齊之寶不害為可受耳法與義雖是二期却相承義得之寶而義論之則未同於義以義而極言之方知於義若從常論諸侯亦非自誤曰義之為理也主於敬君子以之律身也不可不嚴義之為用也主於活後君子以之律人也不可不寬

也曰孔子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此因孔子言而反覆辨論也事逆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逆矣獵較也萬章問也先薄正 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 四方雖無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 上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

也曰奚不去

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所也衛靈公齊景





拆收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至於行乞而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時易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大全新安陳氏曰早官雖無行道之責而亦無受之理○南軒張氏曰貧而為官則不當處富貴處富貴與貧是名為貧而為官則不當處富貴則當任行道之責○按解居里二句與上節同但玩語氣上佛見車前尊官處見為貧者尊富非所宜居故註曰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此節尊卑居卑貧賤見卑貧必若抱關擊柝者而後乃可放註曰雖不王於行道而亦不可以有祿也愚者謂此章書祿字在字下蓋意蓋道者隨縣處中下變萬化仕非為貧是論仕之本義有矣

矢二異同作弄 孟子 卷十 萬章下 豈

近時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茁壯長而已矣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畜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肯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

稱也

大全朱子曰程先生說孔子為乘田則為乘田為司苑則為司苑無不可者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是他體大而不能小處惟是聖人則大

小方則無所不可也○古語云日生原行道為貧而仕者仕之責而行道之體用未始不在其中原不在道外可以苟且得者但意態大小懸殊不問耳是亦道也人謂兩而已矣語意直是忽不知今語當牛羊茁壯長也手已矣本領在聖人仕止久速無時無事不是平成手段宜至充之○事業也只將空處大處此是甚境界而已矣若以有且心貧性固不為行道然其所以為行道者則貧仕之道也○論尊卑居卑貧賤見卑貧必若抱關擊柝者而後乃可放註曰雖不王於行道而亦壯長即是地乎天成萬物得所手段亦有大小道無大小也若從卑賤身不行道立朝時亦無道之可行矣孟子引孔子作探子豈為貧仕者則方便法門乎

吳

近時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欲以行道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

明教也視其空之則則卽之無常數君青尼之禮也  
也林大崖曰觀與勝所以異者觀乃隨送以物與而  
也如他德體空雖不可見勝是實觀乃隨人功施而  
有卽之與事常隨送不同哉謂卽之無常數惡未  
是下文標人羅摩意人緣肉色而後有常數  
按卽之偶集制其空之與後漂羅繼內者又不  
無也其曰存尼之禮而後則以善野之禮也皆無常  
無之也言卽謂之義原非二物

三 共同條約



卷十萬單下

近世  
板

曰周之貶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臣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陽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大剋新矣陳氏曰未仕爲民既仕乃爲臣友爲民  
可以受無常數之祿故未爲臣不敢受有常數之祿  
祿士之有虛當歟也  
闕按不仕而受祿則自託於諸侯亦卽諸侯之所  
賜矣但自託是士欲得士之養禮之是上自祖湯  
下擬文又解爲君所以待臣之禮○虛當謂祿是自  
我而託乎使其意係故曰不祿以各分言而不敢上  
同於君祿是不祿而屬於我誰不祿保亦曰不敢者  
以祿分言而不祿臣同於有能之臣分別情不然而  
上既分言不敢託於諸侯之咎矣此優於賜之不受而  
生一異曰係非 三子 卷十萬章下 三

臣賜之亦類於周之意因疑其可受而不知又有方者臨無常

能之別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冉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摎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大馬畜倍蓋自是堂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五穀也。羶肉熟肉也。卒，末也。摎，應也。數月，君命來饋。

曰當厚愛之，非養饒也。饒，數不實，取於其末，後復求以

時雖受者出拜而辭之次焉為叔伯亦不以人禮辭也

地臺鼓官王使令者蓋舉公仇倍自此不復令矣

以教使也舉用雖有殊途能淵現以不能堪十

國大至矣得公七年王臣於公大夫大夫臣士

升等也○新安陳氏曰公之自處則如上文所言

特將士則有養賢之義焉○朱氏公建曰此章見賢

交際之道於前見子思為人方正而嚴毅可以見

有師之道大抵子思為人方正而嚴毅可以見

字來自○魚無也○此道望穆公之德○何等氣

其○魚無也○此道望穆公之德○何等氣

所無不以君命來使不使賢者有誣拜之勞也僕僕

煩復說

之義不可以無廢曰是不然此為子思所謂養君子之

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分是以大夫為之失

賢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分是以大夫為之失

子之道○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分是以大夫為之失

數矣○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分是以大夫為之失

下開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分是以大夫為之失

不謂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分是以大夫為之失

無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分是以大夫為之失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  
曰為其多聞也則夫子不召師而兄諸侯乎為其賢也  
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孟子曰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  
曰為其多聞也則夫子不召師而兄諸侯乎為其賢也  
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孟子曰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  
曰為其多聞也則夫子不召師而兄諸侯乎為其賢也  
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  
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  
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  
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子乘之君求與之  
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孟子曰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  
曰為其多聞也則夫子不召師而兄諸侯乎為其賢也  
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孟子曰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  
曰為其多聞也則夫子不召師而兄諸侯乎為其賢也  
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旂士以旂大夫  
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  
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旂士  
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析羽而注於旂于之首曰旌

人曰大令梅伯公二十一年十二月濟陽出於沛  
招大夫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以不見皮冠則  
敢無符舍之○贊父祝氏曰虞人爲主備官之以明  
旌之不可輕用  
上觀清日虞人是勞證矣對子思不趙而徵引德  
歸重而況可召與凡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仁  
勿徐俱輕看  
與引虞人三節蓋士之不取見以不賢之招招賢人而可  
則曰不敢再則曰不敢見一舉德見君之不可召士而  
若此舉雖所引誠意實一舉德見君之不可召士而  
本上不召在應其召也擇對固不是重有恩一展亦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

卷十 萬章下

考  
藏板

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然其書曰詔以不取性不可往爲說此亦足分言之耳  
 若合言之則不可往而不取性觀上章及此章與士  
 處移用不取性可見  
 按詔云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不賢指人  
 君而言欲見賢而召之則賢者朱不棄矣彼招賢  
 人而尚可在乎吳說謂召之便是以不賢待之將不  
 實指士如此則不必召而見之矣與前章之欲見之  
 也取性以不取之招可往人則不可往詔字可爭  
 詔上義以士之招召庶人是也論各分故曰不取

不可往而不得曰不敢往  
其証之精如此陸說未嘗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卷十萬章下  
三十三  
失二 異曰係奔

近學堂

賢者所由以察遠而見之遠則以辨  
 其此則欲見賢人而閉之其道者也  
 呂駁都曰欲其入而閉之其道者也  
 是將讓君子正此直承諸侯君子所  
 侯不以義初見此正對論不見者侯  
 隱蔽之能由出入都在于素學街上  
 見侯不與從此出耳  
 此不執見其不執見其不執見其不  
 出入之義字已不存見下之禮義也  
 只作大道講不必如象引作周之王  
 義一物也又皆以所由言之孟子以  
 身正其正如門之端直者然也

論按止引子思之事見君之不可召士引人之事見士之不可召此兩見君之不可召士引人之事以與之無體義也士之不可召也此兩見君之不可召士引人之事以與之無體義也士之不可召也此兩見君之不可召士引人之事以與之無體義也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令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卷十萬章下 記 近世金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朋友也

孟子曰新交陳氏曰廣使有異勢而善無異理孟子曰新交陳氏曰廣使有異勢而善無異理孟子曰新交陳氏曰廣使有異勢而善無異理

卷十萬章下 記 近世金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可以決事不以博學矣告子以流之東而見之  
定而不知決之已出於人焉故孟子曰決之  
則性可決是性而後之非性也  
性之性無定也故曰性之性無定也  
告子曰性無定也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孟子曰性之性無定也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  
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  
謂作用性是性者畧相似

孟子曰性之謂性教者育者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  
何也曰性之為說吾既詳言之矣告子不知理之一言  
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不成就存  
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不成就存

孟子曰性之謂性教者育者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  
何也曰性之為說吾既詳言之矣告子不知理之一言  
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不成就存  
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不成就存

孟子曰性之謂性教者育者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  
何也曰性之為說吾既詳言之矣告子不知理之一言  
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不成就存  
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不成就存

孟子曰性之謂性教者育者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  
何也曰性之為說吾既詳言之矣告子不知理之一言  
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不成就存  
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不成就存

孟子曰性之謂性教者育者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  
何也曰性之為說吾既詳言之矣告子不知理之一言  
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不成就存  
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不成就存

孟子曰性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  
猶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  
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  
同是一性矣

孟子曰性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  
猶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  
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  
同是一性矣

孟子曰性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  
猶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  
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  
同是一性矣

孟子曰性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  
猶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  
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  
同是一性矣

孟子曰性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  
猶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  
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  
同是一性矣

孟子曰性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  
猶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  
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  
同是一性矣

孟子曰性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  
猶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  
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  
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卷十一 告子上 二

近  
香  
堂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官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聞偏膚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譬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

精矣

我聞程子之說奈何曰是亦精矣獨生字之義若有未望是以吾說不見有小有異者至其所論氣質之性有善惡及人物之性所以不同如陰中實以理言之論性為極本窮源之類則固未嘗無有所疑也孟子之言性善不論氣不論性者前聖所未發也而此極至之言蓋孟子之言性善者前聖所未發也而此言者又孟子之所未發也曰然則告子所謂性無善不善曰告子之所謂性者國不離乎氣質然則告子所謂性無不善而人則得以性故性無不善如何曰謂陰陽無不善而人則得以性故性無不善如何曰

而無不善也不欲無  
 不善則又曰善者其常而亦有時而至焉則非所以  
 性之善夫豈其記者之失也齊孟子嘗辨得不得地  
 千鍾府去所以知今難理食不若養人得是理之言  
 牛人謂其得其於天者未嘗不同惟人得是理之全至  
 名物止焉其偏今欲生牛身上全計仁義便不得  
 天下是有許多般性道這牛細到在這裏自是馬之性  
 得自是一天之性則如不是又是以所以謂性即理使以  
 性更不說及理字却以理言性所以見人生物之幾  
 覺生動之謂性也是就氣上說得蓋所謂人見有許多知  
 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只許許多道理  
 人物雖皆有理來各下或問如雲雲之有君臣

性之有父子此亦是理曰也只有這兒子不  
 得金然初受命不知如何只是這樣物其得子或  
 氣是之說結如此○告子說生之謂性○程都說  
 性是乃下面接得不是非性善之性○武季欲不  
 問其性亦不問曰問犬牛之性與人性之不同天  
 知何事君忠臣孝父慈子孝皆天性還能事  
 親孝弟者忠也無間漢祚太極以至萬  
 物化生只是一箇道萬物皆有異曰人物本同  
 只是其一箇只是氣質不同○一知覺運動人  
 是中細與有理義格理是同而物也有知只是  
 氣未偏了道理便也證氣轉了又曰首截得昏  
 底氣孟子開告子這些小清氣便也有明則只是  
 多言語上撥將去法已意却不曾詳說非當時告  
 子卷十一告子上三

[illegible]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性如朋友父說食色性也先生問孟子以知覺運動性如何朋友長而我長之相于問孟子以知覺運動性如何朋友長而我長之相于問孟子以知覺運動性如何朋友長而我長之相于問孟子以知覺運動性如何

家他煖等處而不知解心遊心也他覺初起時猶苦惱

性所以道義提而我長之那謂我無長彼之心而彼

長故不勝不長之所以如翼焉外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性如朋友父說食色性也先生問孟子以知覺運動性如何朋友長而我長之相于問孟子以知覺運動性如何朋友長而我長之相于問孟子以知覺運動性如何

家他煖等處而不知解心遊心也他覺初起時猶苦惱

性所以道義提而我長之那謂我無長彼之心而彼

長故不勝不長之所以如翼焉外也







之則不在外也

伊川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于外非

只是義破字吾孟子公都子各伸其義只是要

明吾字蓋說着在吾明義內說着在人明義外

單說上君子長之說不但不肯認吾長之心為

義之長亦不肯認吾之長與彼字之長必有所

安得盡同此即下長與彼字之長必有所倚所以

而長只認彼字不認我字則敬非吾敬也但依

惟特落字下為敬則敬已由中出非他人在外

似借而明時初不自我行不但見長雖生長之

長而長明初不自我行不但見長雖生長之

長而長明初不自我行不但見長雖生長之

長而長明初不自我行不但見長雖生長之

長而長明初不自我行不但見長雖生長之

長而長明初不自我行不但見長雖生長之

長而長明初不自我行不但見長雖生長之

長而長明初不自我行不但見長雖生長之

長而長明初不自我行不但見長雖生長之

長而長明初不自我行不但見長雖生長之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

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

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大全處源輔氏曰季子因公都子之言而復疑敬

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

將曰敬叔父曰弟為戶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

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

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

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

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

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此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

暫時也皆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此理之常道也凡在尸位則宜時時省思以親如祖考

義而教鄉人此皆暫時之敬也出也或曰因時而裁

教叔父孟子曰此皆暫時之敬也出也或曰因時而裁

之心都是從外物轉授故謂教外依愚見其所以轉

須之敬在鄉人便是此意但恐難須用挑剔方明白

六二且月終并益子卷十一告子上

叔父上見弟若不在尸位叔父之敬弟亦歸到伯兄上見鄉

亦曰在位故也雖指鄉人言亦歸到伯兄上見鄉

時勢所敬所長非胸中沒無主張而徒因人時移

者也義之在內昭昭矣

觀此三句意方明白當時孟子告先師出十子問之

無此三句意方明白當時孟子告先師出十子問之

未嘗見有一層意思即上數見弟之所在下數

中亦在兄位而意見弟之所在下數見弟之所在下數

財善中亦在兄位而意見弟之所在下數見弟之所在下數

財善中亦在兄位而意見弟之所在下數見弟之所在下數

財善中亦在兄位而意見弟之所在下數見弟之所在下數

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六二且月終并益子卷十一告子上

此亦上章者矣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畧同

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

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李時可問仁內義外曰吾于此說固不是恐近

牛有欲飲其說者又更不不是謂羹亭在內以發于我

在外而商量如此便不是義方是義其說如此然

不知飲水飲湯固是內也如先的鄉人與敬弟之類

若不知人怎生得知今因有人人知敬弟之類而不

知其為尸之時乃祖之靈之所依不可不敬若

不敬祖之靈何從靈之所在其說如此乃與

理不說義三字全不足如此都把文義說錯工只

無安道之便自見

大企劉舉朝氏曰集註以為此亦者矣之義清矣  
在外而者之在手心水與湯在外而對其可成不  
可成之則在乎心也。消室陳氏曰禮教之義在外  
如叔父如弟如婦人皆指外而言故君子以義為  
敬教父時則敬如父敬弟時則敬如弟敬婦人時  
則敬如婦人所以修其身而為之為則此理之理  
應人容不在此意故公都子以此折之其辭曰此  
勝所謂不迫而意已獨至也。朱氏公遠曰此即  
事理之生主手行敬而言之以仁義禮智並行之  
敬屬乎義也又敬之發見屬乎禮故所當敬者義  
若屬乎義也又敬之發見屬乎禮故所當敬者義  
所認則叔父與弟字重孟子公都子之說則敬字  
發出於我也孟子之說是謂吾之敬而與與與而  
生也孟子之說是謂吾之敬而與與與而與而與  
天干無物一足按此下此一頭而彼勢轉一足按此下彼  
六一星月全非 卷十一 告子上 三

一頭而此勢轉一足按此下此一頭而彼勢轉一足按此下彼  
楚之說而同春言外則孟子亦以春之同者言內  
人伯兄之說與春言外則公都子亦以候之異者  
言內  
林氏大崖曰要知季子總是就長上說而遺長之一  
節耳  
按季子之是義告子却添一層不即長而告子  
只說因長而長非有長子我有所敬長長之心金不相  
于季子却說行吾心之敬是有所敬長長之心金不相  
此者又長在彼則我雖有長長之心而亦非外而作  
主不知外而之因時制宜亦由中出故公都子以義  
食之與宜雖在外而所以因時制宜之心則在內與  
之也大崖  
有得相下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

蓋如此  
此三者雖同為說氣質之性然而或之說猶知  
分別善惡使其知以性而求言心明無病矣惟告子  
無善無不善之說無善無惡也此無善無惡之名  
然無善無惡之說為惡為善總不易也與今世之不  
善惡而類例是非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告子之  
意謂造物是不受善不受惡成物事也說食色性也  
便見得他道是不受善不受惡成物事也說食色性也  
是性釋氏說在日日觀在耳耳聞在手執提在足運  
動便與他道思  
六全新安陳氏曰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  
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曰孟子  
道性善而一與中又與夫胡文定公論性謂性不可以  
善言說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  
善只是發歡之辭後好箇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五家  
論性只是發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  
莫不可以善惡兼不可以是非分  
六一星月全非 卷十一 告子上 三

按此下可以為善無可以為不善是就其分流出去說  
而此節之無善無不善乃指其本原之說混而而言  
是此其根本面下節其支分也三說本只一說但除  
却無善無不善之論則不言上極而言下極猶得返  
其善之不善而歸於吾性之善第一等入就有性善  
不善之不善而歸於吾性之善第一等入就有性善  
不善之不善而歸於吾性之善第一等入就有性善  
如此而可移者即孔子上智下愚之論但不知世間不  
知其性而求言之則無病惟告子此節只一箇無善  
無不善之體可以任你為善為惡也只第後來得一箇無  
無心也一切都是發世之具故朱子謂其最無求也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與則民好善  
幽厲與則民好暴  
此即孟子之說也



來不是別物情之中情是純本性發便是善其不  
中情是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便是惡其不  
安於其曰性渾然全體在中未發無形可見動而  
為情方可見耳仁義禮智之性而為情則動而  
是非之情所謂本但可為善而不為惡者也  
也如此乃若其情至乃所謂善也已下天機之  
心至此以爲字之也之謂之相似與不謂之爲  
之以此爲字同善情是無意發者不謂之爲  
也正月月林曰善情是無意發者不謂之爲  
性不但可以爲善則可以爲不善不謂之爲  
矣人性既皆善則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非  
關於乃若其情則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非  
故註作但字解若說情可以爲善則亦可以爲不善  
非性本然之情也象引存疑以其字指人非是集註  
人之情人字當在其情之上指者性之動正斷其字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  
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

公都子問性而孟子以情與才者告之何也  
性之能善也而性無形象望之可形者也故以  
是而能善也而性無形象望之可形者也故以  
程子何以言才之有善不善也曰此以其氣之  
之也蓋性本自直侯氣而曲故形生質具隨性之  
是者爲氣所拘而其理之爲善者終不可屈而曲  
氣之不美者則其情多流於不善才亦有陷溺而  
不善者其所以爲情與才之本然者則猶未嘗不  
善也孟子程子之說所以小異而不害其爲同也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是人自爲不善耳  
非才之不善也猶木之不善也木之不善也  
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木之不善也  
才只是氣質之善無不善之物也白者木之  
也也孟子論才亦善者是說本善者也夫  
實上言才如無不善惡之才者是就理義上  
是就理義上言孟子上說人見其履澤也則以爲  
有材是理義上說又謂才字是就理義上說  
爾便是說理義上說又謂才字是就理義上  
好底材又問如說材字則似曰是氣形體便  
折旋物德也夫才是能主理理氣成同一  
做有一人會發揮理有不合發揮理同一  
國大全雙峰饒氏曰孟子是指理底本說如仁  
日既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感  
才之不善者又何也或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  
于性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  
然非其才之罪也爲他詞所使不爲性善之累  
問情與才如何今日性之爲善乃情之能爲善  
性也發而爲情隱情也其能爲善乃情之能爲  
則才也如義性也發而爲義情也其能爲善乃  
從善教長身節義則才也此皆天地之性之所  
其善之情者亦節義以形而具所以爲才者亦  
而善之成隨其所稟而有賢惡之別  
大子謂人之情不可以爲善今不能善非情不  
出也不知人有是性則有是善不能善非情不  
理乃是汨於物欲而喪其才故曰非才之罪也  
注曰孟子事指其發於性而言之有疑亦曰孟子  
不曰行言也愚意此所謂才理是當然之氣但才  
是自然之氣也愚意此所謂才理是當然之氣但才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是人自爲不善耳  
非才之不善也猶木之不善也木之不善也  
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木之不善也  
才只是氣質之善無不善之物也白者木之  
也也孟子論才亦善者是說本善者也夫  
實上言才如無不善惡之才者是就理義上  
是就理義上言孟子上說人見其履澤也則以爲  
有材是理義上說又謂才字是就理義上說  
爾便是說理義上說又謂才字是就理義上  
好底材又問如說材字則似曰是氣形體便  
折旋物德也夫才是能主理理氣成同一  
做有一人會發揮理有不合發揮理同一  
國大全雙峰饒氏曰孟子是指理底本說如仁  
日既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感  
才之不善者又何也或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  
于性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  
然非其才之罪也爲他詞所使不爲性善之累  
問情與才如何今日性之爲善乃情之能爲善  
性也發而爲情隱情也其能爲善乃情之能爲  
則才也如義性也發而爲義情也其能爲善乃  
從善教長身節義則才也此皆天地之性之所  
其善之情者亦節義以形而具所以爲才者亦  
而善之成隨其所稟而有賢惡之別  
大子謂人之情不可以爲善今不能善非情不  
出也不知人有是性則有是善不能善非情不  
理乃是汨於物欲而喪其才故曰非才之罪也  
注曰孟子事指其發於性而言之有疑亦曰孟子  
不曰行言也愚意此所謂才理是當然之氣但才  
是自然之氣也愚意此所謂才理是當然之氣但才



朱之異月條辨

孟子卷十一告子上

孟子

而人竟不皆為善者多而得者少此由於氣也  
 求之以盡其才耳看此章意思歸重到才上與他章  
 只以情善明性善者又有辨○註云前篇言是四者  
 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  
 此章因用其善其本體故言有不同此因上下句其  
 用端字見性善情善原無兩層猶如工夫勉焉孟子  
 本正亦是顯其本善不說擴充猶如工夫勉焉孟子  
 此處盡其才跟本善不說擴充猶如工夫勉焉孟子  
 取此善而擴充之善說來換一自仁義禮智勉焉孟子  
 他任他充滿了去正所謂大之乘象之遠更無不盡  
 之才求則得之合則善之乘象之遠更無不盡之才  
 九才既無不善則宜無不盡而猶字未盡得性之四  
 存舍便失性之固有善以所蔽收朱子謂多是器有  
 些微動便過折也為物欲所蔽收朱子謂多是器有  
 動靜無方而不可不能辨事才之方無由於氣之盛衰則

想相去之遠由一倍五倍而至於無算者皆不惡不  
 求不能擴充以盡其才又也本善之生何無限極  
 天下之善無不為今乃如此是有才而不能盡其  
 才耳曰善無不為又曰盡其才而後入德也○其  
 盡其才曰思以心求之思以力盡之思以心求之思  
 才者不思不求而擴充之思思也求才者不思不  
 共思求之才當改云思思便是思思也求才者不  
 圓林大座曰人之性情皆統於心心是氣之情其  
 誠在氣中性情是心之動誠心是氣之精其理  
 則誠在氣中而性情是心之動誠心是氣之精其理  
 之有無皆由於氣之強弱所以程子只說才稟於氣  
 則從道理一直說下則惟性善故情善而才無不  
 情善却有阻遏不義反善則惟性善故情善而才無不  
 義善似才可以為惡反善則惟性善故情善而才無不  
 惡善似才可以為惡反善則惟性善故情善而才無不  
 由仁義禮智中來則性善可知此固決然而無疑者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  
 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  
 是懿德

朱之異月條辨

孟子卷十一告子上

孟子

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知有耳目則有聰  
 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德是民所秉執之常性  
 也故人之情無不有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  
 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難而自明矣○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夷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  
 氣氣有清濁真其清者為賢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  
 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  
 是也孔子所言之愚不肖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  
 曰性不隨氣不備論氣不備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與孟子才稟於氣之說又有別程子謂成材質使  
 是氣稟以為工一雜氣稟使可以為善亦可以為不  
 善其才足為善者理合極則則氣亦隨之而盛也其  
 才不足為善者理合極則則氣亦隨之而衰也其  
 於為善不善一邊便弱了幾許為善者那有不邊  
 便為善者未有不為善者為善者那有不為善者  
 不能為善者亦不能為善者為善者那有不為善者  
 便也為善者亦不能為善者為善者那有不為善者  
 為善者亦不能為善者為善者那有不為善者  
 其本者也



夫子是月係葬

卷十一 告子上

近賢堂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國圖孟子初未嘗有氣質之說也孔子雖以性之相通而言然亦不明言其為氣質也程張之說亦何所據而云乎曰孔子雖不言相近之為氣質然其於易大傳之言性則皆與相近之云者不類是固不無二

者之分矣但聖人于此蓋罕言之而弗明耳孟子雖不則有故其傳者止是而無以互相發明耳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然於告子生之謂性之說則亦不得無此

孟子既改告子生之謂性之說則亦不得無此而文

解者聖之說滿天下學者方且昏迷其說不知此而

而為釋氏又故其荒誕之說而動其妄言有佛性

氣者不可謂然其荒誕之說則所謂動其妄言有佛性

之說所謂作用是性之說則所謂動其妄言有佛性

陰陽非是於性之為理則其仁義禮智之說則陰陽

論者敬是於性之為理則其仁義禮智之說則陰陽

詰之則聖世之始復推太極陰陽五行之說以明人

說者及周子出始復推太極陰陽五行之說以明人

持之生世則同而氣質之說則明性之理而與

如此之不善者子於性之理而與

夫子是月係葬

卷十一 告子上

近賢堂

張子皆有氣質之說然性之為善也氣質之性也此其有功于聖門而為學者之害也

也此其有功于聖門而為學者之害也

以無所不為而為疑則曰孟子之言性也皆才也

者何也曰以性而程子以才與情本非存而不善也

善理之理不然是以才有所謂情者非存而不善也

之厚薄雖存而加多則以氣質之理而為存而不善也

若言何也曰以性而程子以才與情本非存而不善也

然也曰程子以性而程子以才與情本非存而不善也

所謂善者則彼因以佛之所謂善者則彼因以佛之

惜所謂問者之不及此而原其所以為善者則彼因以佛之

子以來未有及此者矣

便自家所授之職事如親師執事便自家性便似

行役心者性之邦邦也身者心之邦邦也

齊車也心者性之邦邦也身者心之邦邦也

是而明之則便是是而明之則便是是而明之則便是

謂之明之則便是是而明之則便是是而明之則便是

德不謂之明之則便是是而明之則便是是而明之則便是

巴之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

之秉彜也故好是德聖人所同道者只是此物而已

為之謂才謂性謂之謂性謂之謂性謂之謂性謂之謂性

於其指其稟於氣質者言之天是知其出於性有言之才

其本亦存善惡孟子自其言言之天是知其出於性有言之才

夫一其利係并

孟子卷十一告子上

近賢堂

理子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無異於人也孟子曰夫  
 專以性言故以為性才亦無不善到則子程子  
 孟子方給說到氣上覺得此段話無非發有後來  
 有揚許多議論出論性不論氣不論才不論性  
 不明二之則不是如此性與氣說方盡此論推此  
 陳誤太極言性陽五行有不齊處二程因其能推此  
 氣質之性來使程子生在周子之前未必能發明此  
 此則已屬出於形氣之性與人所同然天性只是理  
 因指天氣言不好到天氣時明好便是不好底氣質得  
 這般氣質如何好到底竟不好底氣質多不好底氣質得  
 以一時如此看不是見來便是冬夏不齊是理便是  
 依陰陽所以昏愚因很底人常多又曰人之貧富貴賤  
 壽夭不齊處都是氣稟深配下都說理會有兩面薄  
 者有兩面厚者顏天而路義亦是稟氣深配下都說  
 夫一其利係并 孟子卷十一告子上 竟 近賢堂

夫一其利係并

孟子卷十一告子上

近賢堂

之精者如聖賢如珠在蚌中如珠在蚌中稟氣之濁者為愚  
 愚如珠在蚌中水不同如何伊川曰孟子言性之善  
 是性也孟子言性相近則其氣稟處不相遠也人  
 性皆善所以善者下之理原皆自來而不善凡言皆  
 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  
 先是大全新安陳氏曰於好字上見得是精潔此精  
 字與上夫乃若其情相應潛室陳氏曰孟子言性善  
 從源頭上說及論精論才只是說善自把氣質清濁  
 厚薄是不備也諸子紛紛之說善自把氣質清濁  
 作天性看了其不明之夫為善滋其孔門性相近便  
 相遠却就氣質之性上論清濁至下智下愚乃論  
 得氣清之十分厚者為上智氣濁之十分薄者為下  
 愚其間相近者乃是與孟子之說互相發明要知孔  
 子是說氣質之性孟子是說源頭本然之性諸子只  
 是說氣質之性孟子是說源頭本然之性諸子只  
 夫一其利係并 孟子卷十一告子上 近賢堂







人對人如對觀其事雖不中節其心侯為甚焉人皆以  
為美如為不易且如今處一其心於愛君人莫不悅之心  
必亦以不為同理義之悅我心猶如我之悅我孟子  
子欲罷不能便此意百曰顏子曰是如也然孟子  
也說正是為樂處常就人分心即處若此也然孟子  
顏子未得如此只是無顏子會又曰地多少年來更無人  
會得此理只是無顏子會又曰地多少年來更無人  
前便都是義理得無顏子會又曰地多少年來更無人  
來見說人做得好便如人做不好便如人做不好便如人  
說不奸底自是使人得意如人做不好便如人做不好便如人  
都說不奸底自是使人得意如人做不好便如人做不好便如人  
氣質不昏明清濁其口耳目心皆官也皆官也皆官也皆官也  
也然患患伊尹非拘於氣稟者處物之義乃不若夫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  
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  
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  
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半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  
同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  
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  
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蘗芽之旁出者也。  
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蘗。而  
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濯而無草木也。

牛山之木嘗美矣。是豈人仁義之心。郊于大國。  
斧斤伐之。猶人之放其良心。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  
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蘗芽之旁出者也。  
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蘗。而  
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濯而無草木也。

牛山之木嘗美矣。是豈人仁義之心。郊于大國。  
斧斤伐之。猶人之放其良心。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  
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蘗芽之旁出者也。  
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蘗。而  
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濯而無草木也。

而伐之。句正。照郊大國二句。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  
猶斧斤之於木也。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  
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  
之所爲。有桔亡之矣。桔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  
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  
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卽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  
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  
六子。黑月條。五子。卷十一。告子上。三。

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桔。械也。反覆。展轉也。  
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  
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  
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  
桔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蘗。而牛羊又牧之也。晝  
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  
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復  
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  
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充之化且養之所害為夜氣之所存然微可以至乎  
聖人曰仁義性也而集註以心言義性也  
心即仁義之心即所謂性也也新學陳氏以所謂性  
惡與人近今遂去禽獸不遠則與人性豈無相  
此而以為未嘗有能為之才者此豈人性豈無相  
之本然者哉此所謂才也與情與性者萬若其情天  
降才意而皆歸於性者也○雲峯胡氏曰此章以山  
木喻人心分為兩段每段皆分六節首第一節是  
說牛山之木本自美實仁人之質心本未嘗  
無第二節以斧斤之伐喻害仁之賊第三節前集  
生喻第二節以斧斤之伐喻害仁之賊第三節前集  
此心之存其本自不多而前集之生其本不多也  
謂向也猶有明理之生今則深復存矣蓋良心  
何也猶有與人之相近者今則去禽獸不遠矣但  
良心皆有日夜之所息而離於人日夜氣在木之  
天乎其曰條幹益子卷十一告子上

所格之反顧對夜氣不足以存言多少直截明  
註云夜之所息又不足勝其害之所為者只是上  
句意正以見其旦晝所格之反顧也○林次魯曰  
于意氣之生且以復舊態可見矣○林次魯曰  
如何存良心氣哉乎理理寓於氣理氣二者不  
離然氣成死則人生焉人之生也五臟六腑皆受  
五行獨心受氣於大而居心之氣也五臟六腑皆  
之氣其精氣也皆有義理故曰人心之氣也  
是也心之精氣也皆有義理故曰人心之氣也  
氣足則心不接於物則其氣清則理明而理  
氣足則心不接於物則其氣清則理明而理  
因之以存良心也此心不接於物則其氣清則  
至此蓋所喪至甚則雖夜來事理亦不復能  
不能理氣亦皆謂之不能理氣也○朱子  
矣○呂氏曰此章心字是仁義之良心與他  
心字不同故說心使須根仁義良心好惡是心  
前集所重不在氣說氣便須根心好惡是心  
天乎其曰條幹益子卷十一告子上





府如何得養得此目古之人母之於樂日之祭禮  
右獨居教義之基心耳但存此拙拙美意又即熱矣  
我何也伊川曰以此只是說心無形體其書事時  
便亦這般理會了便不見出入以探合而言此  
楊曰夫聖人神會通心豈有出入乎以探合而言此  
致故不徹然行則聞言玉望華而問焉登堂首飲  
歎其放散不思情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  
新安陳氏曰德以爲內本文未有此意乃程子揭  
要箇字以攝孟子之意也雙峰陸氏曰此事緊要在  
三箇存字有誠存乎心者是說此心事事格致說在  
氣不足以存是說衆人不能格此心事事格致則是  
教人以用力以此求此心也雲峰胡氏曰朱子論浩氣  
以爲憤而聖所未教學者所當潛心而究索此論係  
無別以爲于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蓋此兩氣

大一異同條辨 孟千卷十一告子上說

學前此未發而孟子者至發之浩氣謂是氣之體段人皆  
明之於天地以二氣也浩氣是我欲使氣則爲人之放  
其良心者說聖人心志常清明無放心處無夜後若  
學者尤宜深察而不似當時土人而已東陽舒氏曰浩  
感章論養氣而以心爲主此章論善心而以氣爲監  
曰心者氣之帥故謂以心爲主日子好惡與人相  
近故謂以氣爲監蓋我國爲養氣之主且知與人不  
和而兼之者乃心也養心側成其性以益其所息而可  
致力者則氣也以養吾仁義之心兩軍之持志操心其  
意未至不同其氣質則有存身在天之理然本不相  
爲解已○呂晚村曰心之元氣無出入其理體亦無  
出沒其所以出入者道乃運乎形質而氣天理體之  
活物惟其浩浩有存此出入存此出入即生任養之  
其爲厚原無出入也孟子通篇所指皆是專指善心  
出入者也孔子所指知識是專指仁心存則仁養保亦非

孟子所云者只重神明不測之靈言便易曉譬若去五  
子前使數章心字皆指仁義之良非虛說心字也然  
仁義之所以教人皆因人心之物為憂風吹草動便  
亡走作故不可須臾不提此節引來只重一操某耳

國張夢俊曰天理是心之寶宅所謂神明之舍也出  
能養而有入於斯神明之舍其日陰陽晝夜二句事承合時以矣恐  
皆案忽無常似將出入無時二句事承合時以矣恐  
未識所謂隱存於兩者即日也之所息平旦之氣也

○論探存遺失  
或問因孟子上言仁義之良心則謂孔子所云操  
存出入亦即指仁義之良心推之固存舍之不盡良且仁  
又非也仁義之良心推之固存舍之不盡良且仁  
義吾固有之性如何云入而出又藉何所歸着乎宋  
子或問別有出入出入之物者固非本心之正然包在  
本心之外別有出入之心蓋仁義禮智之本原包在  
心內此所謂本然之心也然心只是箇神明之餘光

朱子曰夏長幸  
立一卷十一告子上云  
身即存心而亦有偏私而不公者存心之心也此存  
身之心也因他是箇神明不測之物操之便在此捨  
之便是道心非捨之便是人心非舍之者又一心也舍  
者又一心也且操之則存亦非閒目與心之事素之昏墨  
之間靜則存而動則亡亦非勤勞與應事接物之昏墨  
當理便是存念之謂仁心應事接物無非私欲便是  
其餘存底心火即指在腔下蓋所以說操則存並立  
所以說誠心能操而善之則存故而無間也在並立  
不無出入何至不能操存哉但其藏乎故知操存以成  
乃非虛出而無入或放由有偶然一端之萌而暫存  
亦非然而不可不放印皆有恍惚無常者乎明明  
意誠豈非未可從○學曾問無常者云孟子之意  
以明心之神明不理似乎四句皆是莊神明的不測

之形狀皆依或問將下二句與舍則則是以用  
之神明不測却是說人心之未定也存心是心  
之體衆人不能皆如此吾通人論之心却是  
之存心既出無時此吾通人論之心却是  
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  
存無時而非仁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易即則存心則必誠守之則有一心之  
矣○心是天理之箇宅也段以以理爲心之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惡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  
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知有萌焉何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語  
說難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

安能如之何哉  
孟子曰西山真氏曰人主之心養之以理義則明  
之則物欲則昏焉草木然性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  
則枯孟子引以當理之理義則生寒之以陰則枯  
有時而動矣而進見之時少理義浸微之害微退  
漸盛之以私欲者何可勝既雖有如萌之生發退  
漸盛之私欲者何可勝既雖有如萌之生發退

生輔之而謂之曰○蔡虛曰非然也言非其然  
不見也言爲其智弗若故耳非然也言非其然  
賢士大夫之時少也此便是鴉鵲將王之說也  
拜以二意之引是引是引是引是引是引是  
是以小意之引是引是引是引是引是引是  
寒之者然所以引是引是引是引是引是引是  
云我首何云無惑乎王之不智也末傳則云爲是  
則自有是非之智今王不智則見其有惑惑之心  
代爲想之則因無惑也何也一見其有惑惑之  
此不能如之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  
亦罕矣孟子意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云云爲不好明說王疎已改借海清說此正是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今夫齊之爲數小教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齊秋通  
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

弈秋之爲誨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  
弓繳而射之雖與之機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

曰非然也  
非然也教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

獲繫失而封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生且之閒，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函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豈以此也。

○大全雙峰張氏曰：心以所至為言，志以所向為言。專心是心之所主，專在此致志是極其心之所向，直到那田地。○雲峰胡氏曰：此章首末言智，蓋莊不及之，獨把范氏之言，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蓋莊不及之。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故鄉士有殺身取義者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君子有殺身取義者也。此章之義，在於生與死之間，而義之所在，則生亦可以捨，死亦可以受。○程子曰：此章之義，在於生與死之間，而義之所在，則生亦可以捨，死亦可以受。○朱子曰：此章之義，在於生與死之間，而義之所在，則生亦可以捨，死亦可以受。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故鄉士有殺身取義者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君子有殺身取義者也。此章之義，在於生與死之間，而義之所在，則生亦可以捨，死亦可以受。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故鄉士有殺身取義者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君子有殺身取義者也。此章之義，在於生與死之間，而義之所在，則生亦可以捨，死亦可以受。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故鄉士有殺身取義者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君子有殺身取義者也。此章之義，在於生與死之間，而義之所在，則生亦可以捨，死亦可以受。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故鄉士有殺身取義者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君子有殺身取義者也。此章之義，在於生與死之間，而義之所在，則生亦可以捨，死亦可以受。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孟子曰其害見一殺人沒沒營利來官職不知是苟當其事後來思孟子說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

孟子曰其害見一殺人沒沒營利來官職不知是苟當其事後來思孟子說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

孟子曰其害見一殺人沒沒營利來官職不知是苟當其事後來思孟子說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噤爾而與之行道之

孟子曰其害見一殺人沒沒營利來官職不知是苟當其事後來思孟子說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

孟子曰其害見一殺人沒沒營利來官職不知是苟當其事後來思孟子說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

孟子卷十一 告子上 完

建武堂

青之者知是有人擇嫁也。雖時方如虎法。固不從焉。  
人全新安陳氏曰。萬無對其豆而食。彼物之類也。  
尚義而受之吾身。受用不取。無輕之富。是為類於  
身其貧何所加益哉。○三君來三君他心相推。○呂  
覽曰。王姜于我何如。加吾世。人推將。與我合。○呂  
王親訪日於我。何如言得大無降於生死不作性

此三者以上節行人。人之原。古人說也。故下文  
素禮說者以辭失之際主。其禮讓放象之有。○人只  
題似有所加矣。孟子曰。杜在路。無經我字之中。作一  
字都然分開。人所認為一件者。不覺已成兩件也。

通得失無係於生死。死無加別。雖有係於生。死便係  
命頭不肯舍矣。王說非是。○計及窮乏。似是不一邊  
兼言計及窮乏。系根亡。與處處並非。應庵矢惟只切  
上更則所得二字。所議者。我所欲。子於窮乏之  
我字身上。則得我愈見私心矣。此所以與宮室妻妾  
一箇收入我字中。欲受此萬鍾耳。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  
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  
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自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此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  
猶不肯受。寧填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



之心則言首身則言此身便自具此生理之德  
處乎仁已甚親切此言此身便自具此生理之德  
身而心如荏弱又具此生理而未生者也說中出天  
親矣○潛居陳氏曰或問孟子謂道者大舜也天  
日義人路也道為義禮義為道用謂道者大舜也天  
道以辟言謂事物各存當存之義義言辟者  
謂處事處物各就當行路上行故皆以辟義為  
由不知道之謂路無目者也不知義之謂路無足者  
也此孟子言意別處○林大奎曰以心之所見之理言  
則仁即心仁即心仁即心仁即心仁即心仁即心仁  
而言則心即仁仁即心仁即心仁即心仁即心仁即心  
為心之理謂仁即心仁即心仁即心仁即心仁即心  
路義端指為義不如義言外而所以與者仍為仁  
也事父則宜孝事君則宜忠忠孝在外者知此則路  
亦不是外物果謂目打或兩般耳  
○類心承父此作則仁義禮智皆可為心之德而必  
以仁專心德之名者以仁統四端而兼義禮智也仁是  
仁是性也性即是德生底條件而仁其性也有此生之  
性而合宜便是義有序便是禮別得是非便是智從  
此于變萬化只是此生之性為之變不是仁者心之  
無于仁孟子不指為心之德而即指為人心者以義  
為物不無生當指為人心之義理乎故仁與人心以  
為人心則任此而所漸黃黃者以仁為主而任事之宜  
之義已包在其中矣此後充仁諸家族心而無虧美  
德義也○仁既可以包義人心既可以包義人心既  
說人心也○仁既可以包義人心既可以包義人心既  
仁為明德之性而一統則仁有偏全之疑存清濁則  
行車之宜而所以為醇醪萬分之生者反失其正不  
知然存仁便有義如鏡觀之宜發出者是仁仁一念  
出則晶現便有義如鏡觀之宜發出者是仁仁一念  
在事上便作德掩蔽得出人在未之德而為人所必

由也仁之用以行  
富而仁只是事物之宜殊非靜主無事踐則不見義  
禮微義只是事物之宜殊非靜主無事踐則不見義  
德政作便有義在此孟子所以謂之爲人路也但仁  
義原只一貫以仁爲人之心而以義爲人路易爲義外  
者所假托於行路者總見樸實無偽便是入于邪得義所以得  
行其存養非當然之宜便是入于邪得義所以得  
專人路之名而不得視之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其義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之心路而不由放其爲人之心而不知求所以深求之  
張氏復曰放心人則不知其爲三字便見人心放逸都  
從昏昧不覺未這六知字便是兼放心處標指  
上具存粹 五十一告子上 荅

五、集賢保羅

卷十一 告子上

聖合其路而弗由仁人心也說放其美而不取也此節即先  
言本欲官理有仁而後存養有人心以忠降臨焉繼  
之主而後行事無不得其當爲人之宜也謀人喪失之德  
於他端莫失而無倫矣此下文所以言棄彼地而由  
其中義

人有難大故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至重難大至輕難大放則知求之心放則  
不知求至輕共至輕忘其至重濫弗思而已矣  
謂上兼重下兼輕而此專論求放心者能不放心則  
不遺於仁而要在與矣

存心而不可得者  
 予取心下獨是走作人  
 矣則不知求宜愛其所以  
 不當泰不其其所當道皆由不思輕重之念也  
 以故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  
 而放則心之流行而應事接物之際必能含疚積愆  
 直放曰提在其中盜有體也  
 一心也心存便是理得故求放心即是存仁未有不在  
 乎天理之宜而謂之理得者此不達于仁而義即  
 中也

吳有餘

卷十一

蘇杭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  
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  
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  
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  
乃孟子指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精學  
之服膺而勿失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不是學問之道  
只是放心一事乃是學問之道所以求放心如

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也。先立其大者。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此心之官也。此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也。先立其大者。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此心之官也。

是南齊謝心口可徵去處不是樂聖守得此便下  
是大全蔡氏方可徵去處不是樂聖守得此便下  
便立為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諸  
子異學此指陸象山集註謂問之事則并上端然  
樂道則在於求放心而已正所以發明孟子之本意  
以示其學之知學者切宜玩味○受韓魏曰上文  
就仁人心也是把心術義理之心不虛字心字不  
別是一心若把來放心心術義理之心不虛字心字不  
誠從知覺上去恐與仁人心也不相搭了蓋考以品  
質之應實應齊云此章首言仁學同人之意無他於其  
次言放其心而不求知者言仁學同人之意無他於其  
放心而已矣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加識諒諒能辨  
有也養株字通狂瀾夫充之仁而己此乃學問之道也  
三感心字脈絡雖斷截是病仁而言今讀者不以仁  
言心非失○無安陳氏曰仁者人之心則為仁心也  
人失其本心故其心散也本心存則為仁心散則非仁  
非仁則不能居仁以立其體必不能由義以達其用

孟子翼句作幹五子卷十一告子上夫

學問之心即所以求仁也蓋取在赤仁之加朱仁在  
學問之本此章辭歸以求仁之心而論在赤仁之加朱仁在  
也本章有四四字皆是指示仁而論文理血脈甚顯  
之可見又按放心人欲也或放心過人欲而存上天理  
之心則時發時昧動時放遏之故程氏曰學而上者  
看下學也能向上者上達也○雲峰胡氏曰約之  
使復入身亦是此心不可為流落而下返之心自能  
奮向上去下學而上達蓋必由下學而後上達則莊  
心又不可為虛空無用之心也○蔡虛齋曰成溪朱  
子曰益學如是則志氣清云云似也有未盡故心則既  
非也益學如是則志氣清云云似也有未盡故心則既  
向上達事放心則志氣清云云似也有未盡故心則既  
學問也則先求放心之說非終焉曰學問之事周來  
李○楊曉村曰或謂莊云志氣清明則無微不對而已矣  
是收攝此心也我欲仁斯仁至只求得便是矣  
習六心疾一心也我欲仁斯仁至只求得便是矣  
竟在此心以外求仁則已分焉兩物竟又何以云哉



心也哉此正當聖學與異學分界處然竊于學問之  
字有簡求此字工夫即納心學內涵亦另有一簡求  
另工夫求此字工夫即納心學內涵亦另有一簡求  
不道心與仁早無懸隔心亦得懸仁亦得懸心與仁分  
走便是如是疑了路頭也蓋人即心學與仁分  
不得不知仁與學問原分離不離離了學問便與  
心入來無處安頓必走作他道也○求放心已矣歸示  
之離非無學問之實不是說作也○求放心已矣歸示  
放心便休作作就盡諸便放心上正好放下不是求  
放心便休作作就盡諸便放心上正好放下不是求  
宋氏公選曰牛山之木章心字與此章心字皆因  
論為學功夫而人以理義之心當之一章言理義之心  
人所固有而衆人以理義之心當之一章言理義之心  
也按存問之道許多工夫只是要盡人  
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許多工夫只是要盡人  
孟子卷十一告子上 完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  
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

○姚有老曰人心本指于萬物之上今却屬乎復物而不能悟故借指之他物爲象○張亦曰心之若人只從醒方寸之間便是故以不遠秦越之跡形爲○蔡虛齋曰疾病苦事惟一事軌跡疾痛却以爲身○素隱謂不便於事爲隱有分別○上段楚之素隱指人有五指而獨舉無名之指爲隱名以其謂之無名原不切於用而可以不信也故曰非疾病苦事若但謂痛楚之屈而不能獨信則人人所同不待謂之不名人矣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

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梓哉

拱而手所圖也。把一手所理也。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  
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  
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  
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國大全新安陳氏曰無所不愛曰兼愛無所不養曰  
兼養待他人言之大者則兼養其愛且小者則不兼  
慮大小養其言之大者則兼養其愛且小者則不兼  
經重於他人言之自後知則兼養其愛且小者則不兼  
所謂貴賤大小是也○王觀齋曰身之輕重即下文其  
大體小體愛以心言養以事言○吳因之曰通章重

長之具引條辨

孟子

卷十一

告子上

全

近賢堂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  
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  
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  
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國大全新安陳氏曰無所不愛曰兼愛無所不養曰  
兼養待他人言之大者則兼養其愛且小者則不兼  
慮大小養其言之大者則兼養其愛且小者則不兼  
經重於他人言之自後知則兼養其愛且小者則不兼  
所謂貴賤大小是也○王觀齋曰身之輕重即下文其  
大體小體愛以心言養以事言○吳因之曰通章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  
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  
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  
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國大全新安陳氏曰無所不愛曰兼愛無所不養曰  
兼養待他人言之大者則兼養其愛且小者則不兼  
慮大小養其言之大者則兼養其愛且小者則不兼  
經重於他人言之自後知則兼養其愛且小者則不兼  
所謂貴賤大小是也○王觀齋曰身之輕重即下文其  
大體小體愛以心言養以事言○吳因之曰通章重

長之具引條辨

孟子

卷十一

告子上

全

近賢堂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  
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  
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  
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國大全新安陳氏曰無所不愛曰兼愛無所不養曰  
兼養待他人言之大者則兼養其愛且小者則不兼  
慮大小養其言之大者則兼養其愛且小者則不兼  
經重於他人言之自後知則兼養其愛且小者則不兼  
所謂貴賤大小是也○王觀齋曰身之輕重即下文其  
大體小體愛以心言養以事言○吳因之曰通章重

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養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孟子曰口腹之欲小者也心志之欲大者也

孟子曰口腹之欲小者也心志之欲大者也

孟子曰口腹之欲小者也心志之欲大者也

孟子曰口腹之欲小者也心志之欲大者也

孟子曰口腹之欲小者也心志之欲大者也

孟子曰口腹之欲小者也心志之欲大者也

孟子曰口腹之欲小者也心志之欲大者也

孟子曰口腹之欲小者也心志之欲大者也

孟子曰口腹之欲小者也心志之欲大者也

孟子曰口腹之欲小者也心志之欲大者也

孟子曰口腹之欲小者也心志之欲大者也

孟子曰口腹之欲小者也心志之欲大者也

孟子曰口腹之欲小者也心志之欲大者也

孟子曰口腹之欲小者也心志之欲大者也

孟子曰口腹之欲小者也心志之欲大者也

孟子曰口腹之欲小者也心志之欲大者也

孟子曰口腹之欲小者也心志之欲大者也

孟子曰口腹之欲小者也心志之欲大者也

孟子曰口腹之欲小者也心志之欲大者也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害黃也

害黃也

害黃也

害黃也

害黃也

害黃也

害黃也

害黃也

害黃也

害黃也

害黃也

害黃也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思於爲仁終必并與其所爲而

卷十一 告子上

近世書堂

亡之。趙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圖大全南軒致氏曰此爲有志於仁而未力者言也。有與不仁特係乎操舍之間而以天勝火喻之然用存於仁實乎久而勿食若一舉十寒俟得復失則暫存於天理宜能勝無則歸於人慾遂以爲仁不可以勝也。仁而不加他德則病於不仁之甚者其淪習以亡也。爲矣學者從此可斯須而不存是心无天理凌野則人欲凌流及其至也人欲消除盡天理純全以水勝火其然否哉。

圖新安陳氏曰深朱子終必亡而已矣竊以爲此章若爲踐履之語便言之以時必一念一孝之仁欲勝不仁宜非反助其虛亦終滅亡而已矣解爲并所得人欲勝家仁之義相協也。

圖長上上仁之甚之人他甚不肖身仁甚不知水在

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美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美稗之熟猶爲仁而不熟

卷之四

孟子 卷十一 告子上 梁

近  
書  
堂

縣民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責乎熟而不  
 可從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  
 之有減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苟今乃不然不知夷齊子之志甚遠也不成事  
 不遂如令學者要知也成得一箇坯模工到做出市工夫却  
 失却在人只是成得一個坯模工到做出市工夫却  
 最勝正是天理人欲相勝之地守此處卻關緊是衆  
 善惡便是一分自家這裏過寸此地都關緊是衆  
 善惡便是相持於成卓榮陽關口守些日子無開闢也身  
 體快活一日兩又無日新日進也孟子曰潛室也  
 氏曰雖道和百工衆技百家諸子皆是○雲峰胡氏  
 曰此事與上章相照上章言力不足所以辨之不  
 能從事存心之功由於力之不能力不足以辨之不  
 能得力○新安陳氏曰而已矣者熟之之說蓋夫庸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孟子卷之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于之自處無不仁不義之行也七章言五霸得罪三  
 弁之怒而歸於仁親四章誅兵息民而歸於仁章其  
 外之旨二章人皆可以爲堯舜而歸於仁章三章小  
 多矣以禮爲強世之修端也第一章任人重食德而  
 國技此十六章雖多雜記之言而亦發明仁義處難  
 多矣前篇爲性善之條論告子食色爲性而仁義爲  
 性之旨二章人皆可以爲堯舜而歸於仁章三章小  
 弁之怒而歸於仁親四章誅兵息民而歸於仁章其  
 于之自處無不仁不義之行也七章言五霸得罪三

卷二 兵部

非以二章名十二卷于下

在人有問屋簷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焉者爲何礼之以富強而不礼之以富遠志仁而已  
 故入者道九節勢及其之其白主而禮則又敬不行崇道  
 而行者道九節勢及其之其白主而禮則又敬不行崇道  
 之選樹冰及之也自廿二幸以下百各不同不爲  
 獨獨幸引百餘氏因制定食疏之其其未得之

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國之在齊楚之間

色與禮孰重

在大意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

子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我禮而多者曰禮義。禮義者，  
 國禁暴奢，迫之使入所謂以禮食，則飯而還一飽，本  
 以處常言。凡言亦是一段道理，不可以爲非。所謂  
 孟子不謂之使，豈處此亦有不爲之故。須曰孟子  
 膠柱而鼓瑟也，但只是不端其本耳。故須有孟子  
 一段說頭。  
 一說說頭。  
 他若來就他，正是孟子一說。見人生而甘食，則  
 要制出多少，來不拘拘濕人，一餐而人，延絕矣。不食，人不  
 親過六禮，則不得妻。姦姦以禮食，則飯而還一飽，本  
 府說看是如無禮，無禮則亦有何存仁義而性之。所以  
 有食也，而無禮，無禮則亦有何存仁義而性之。所以  
 善無不善也。虛者知其陰壞孟子之說，而不知其原

於告子之論

漢書

屋簷子不能封明日之鄰以告孟子孟子曰於咎是也  
何有

不掘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甲喻食色翠樓樓之高

致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

平複之上則寸木反高舉樓反早矣

木不可只據其末以定其高卑。○顧藹士曰：於答另











日交得見於鄰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為

國大令慶源輒氏曰此亦是富貴者之言氣都未知  
那君無不安之味在○蔡虛齋曰見於那君而曰得

假館而曰可以受業而曰題番其詞若託借而鄙陋不但假館而後受業爲見其來道之不篤也味突此

語全未有決然之意孟子待之固不失為忠厚○王

**辨**按曹交果聞孟子之言有勤於中則受業而後段

後受業豈非求道之不篤註下又可見三字者以上

孟子 卷十二 告子下

受業何益哉

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請而求之

[illegible]

○生○而○來○之○事○現○放○是○之○而○則○生○分○之○

言寒不熱知者身而求之專氣養神之謂也惟心之

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隨。不。必。留。此。而。久。業。

也。以道交事長之。而既不至。求達之心。又不無於五

子戰之以孝而不忘其父。蓋孔子倍力學文之

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曰適豈難知而特出於不爲何哉曰燕之持微服星

以爲因小學之成功而後力有所施焉耳此耳

是如此。如前夜說讀書。正是。要自理會。如在這處。如

如此大都在疾行上面要知工夫須是自理會

不是別人干預得底事。○非上君主却之實豈能不  
借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外美其端記然後有餘

師有可得而求耳

孟子拒之。然所以告之者亦極親切。非終拒之也。

難易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騁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

卷十二 古詩下 三

有涵蓄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只下

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却說得

新安陳氏曰可爲堯舜在性分不在形體變以形

中言行堯之行以躬行言也求言豈難知與病不求

其所以求之實則所謂可爲堯舜者必真能爲之安有

不假脩焉而可安坐以至堯舜之理耶。徐行充易能  
幾先只言徐行之弟而後總以孝弟言之有餘師承

謂人師也如先儒所謂學者當以已心爲嚴師之意  
之憂源輔真曰道若大路然人所共由者也初歷難

知但患人蔽於私役於氣百暴自棄而不肯求耳誠能卽其孝親弟長之良知良能而通其自然之性則

性之中萬理皆備日用之間隨所感處無不發見

外面存矣○藥店盡以夫道若大路不可謂道者茅

弟而已矣。豈難知哉。不可謂弟之親若大路之  
易知也。不如虛說道字。○註云。若路而求之。事親兼  
長之謂是。弟之理在其中。又曰。性分之內。高理皆情  
分字。未完。隨處發見。無不可。師古。保那道理。做便是  
以道為師。所謂有餘師也。○林大。性分之中。高理皆  
須放開。說不止。上文孝弟。已矣。孝弟。向有未盡者。手  
日竟。森之道。孝弟而已。有約。義。森之德。而歸之。孝弟  
也。道若大路。孝弟而已。以人道之。全使大。森之德  
至於。森之理。因自相通矣。○性分之中。高理皆  
儒。家之事。親長。之理。因自相通矣。○性分之中。高理皆  
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本立。而道生。也有餘。師古。只  
隨處。發見。上如。惻隱之心。發見。這。惻隱。便。可。師古。此  
充之。便是。吾。路。孝弟。只是。孝弟。是。非。森。森。  
而。仁。而。愛。物。都是。道。起。自。孝弟。行。起。自。孝弟。只  
道。而。謂。孝弟。之道。若大路。然也。雖。通。雖。明。尤。因。森。只

弟而已矣。豈難知哉。不可謂弟之親若大路之  
易知也。不如虛說道字。○註云。若路而求之。事親兼  
長之謂是。弟之理在其中。又曰。性分之內。高理皆情  
分字。未完。隨處發見。無不可。師古。保那道理。做便是  
以道為師。所謂有餘師也。○林大。性分之中。高理皆  
須放開。說不止。上文孝弟。已矣。孝弟。向有未盡者。手  
日竟。森之道。孝弟而已。有約。義。森之德。而歸之。孝弟  
也。道若大路。孝弟而已。以人道之。全使大。森之德  
至於。森之理。因自相通矣。○性分之中。高理皆  
儒。家之事。親長。之理。因自相通矣。○性分之中。高理皆  
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本立。而道生。也有餘。師古。只  
隨處。發見。上如。惻隱之心。發見。這。惻隱。便。可。師古。此  
充之。便是。吾。路。孝弟。只是。孝弟。是。非。森。森。  
而。仁。而。愛。物。都是。道。起。自。孝弟。行。起。自。孝弟。只  
道。而。謂。孝弟。之道。若大路。然也。雖。通。雖。明。尤。因。森。只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  
言之曰怨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  
宜日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日於是宜日

之傳為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家。國。口。怨。是。故。其。受。子。之  
情。切。故。其。辭。哀。○王。觀。曰。怨。是。故。其。受。子。之  
意。切。故。其。辭。哀。風。所。以。不。怨。方。公。孫。丑。曰。出。已。意。言  
之。○和。詩。章。溫。采。教。界。自。是。常。生。當。如。此。今。小。弁。之  
哀。痛。則。不。盡。不。過。切。與。不。盡。厚。故。高。子。以。怨。為。小。人  
之。詩。此。則。其。常。法。以。論。詩。而。不。知。道。古。人。事。勢。之。變  
故。孟。子。謂。其。為。周。○小。人。者。言。其。性。情。偏。激。無。寬。容  
之。量。失。仁。孝。之。心。也。○須。知。道。章  
只是。論。小。弁。之。詩。不。是。論。王。王。  
曰。固。哉。高。要。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  
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鬪。弓。而。射。之。則。已。垂  
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

朱二其日余非 五十二告子下 四

固矣夫高要之為詩也 固矣夫高要之為詩也 固矣夫高要之為詩也

謂若志子親親字仁字是三層惟說想正如有親而  
本有薄待其親故惡處即是親然則親親特一念之  
孝不致惡親而推其本即是仁之所  
有也必又以仁為非全體之仁

日飢風何以不怨

飢風即風篇名衝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  
此以自責也

闕大全新安陳氏曰母生七子而殘不能安其室也  
子作詩不致其母其母引罪自責謂子不能慰母心也  
母不安以致動之也○呂晚村曰飢風何以不怨何  
以是不怨之詞然非不解飢風之怨孟予之怨不解子  
之怨也○其責而子之怨與孟予之怨不同高子  
怨子內即亦不可無意孟子怨子內即亦甚于意如  
此則不啻為仁其親則飢風之不怨反為薄其親矣  
闕按以怨為仁其親則飢風之不怨反為薄其親矣

六二其日公

卷十二告子下

五

孟子曰齊宣王問曰此何以怨七子只在責之辭意莫痛過  
如土說不在心之怨親上說若小弁怨親而不自責  
孟子豈有以之之理如我果伊何能其怨之亦只是  
辭意太迫切非怨親也諷風無令人愛慈母心何  
害不有怨父之怨然只是自責不察於  
親便見教厚不迫切亦是自責意如此

口飢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  
而不怨是愈就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殘也愈疏不  
孝也不可殘亦不孝也

口飢水微有也不可殘言微微之而遠怨也  
闕大全朱子曰親之過大則傷不遠之太相厚子  
悲至乘若此而不怨焉則是生親其親之陷於大惡  
者愈不少動其心而父子之情益得美此之謂慈也  
親之過小則恃以一時之私心而少有舒於父子之

天性若此而遠怨焉則是水中不可容十級石一有  
微石則叫喚而遠怨矣此之謂不可殘也二者均為  
不孝也

闕南軒張氏曰小弁飢風其事異故其情其辭異當  
小弁之事而怨慕不形是漠然無親當飢風之事而  
怨心連形是痛過於親也○由小弁之所存則為仁者  
故皆以不孝謂之怨一也○由小弁之所存則為仁者  
由高子之所見則為怨人欲不可不察也○呂晚村曰  
只論小弁之說其理正當怨不可不察也○王能怨者不  
是說有此小弁之怨乎王便可解孝也王謂人主之  
孝與庶人異是以功利孝天倫也治諸為衛君章孟  
子稱與而逃章又如何作解○觀之過大從小因  
其絕天性之愛傷陰陽之和作甚有不甚從此而分  
如此說則虞舜不啻怨慕矣

闕按以過大為有闕宗社其說始於陳亮宅只因過  
大解不來生此曲說耳玩朱子說傷天地之太和與  
父子之至愛何嘗說及宗社須知申后已跡豈已

六二其日公

卷十二告子下

五

齊宣王問曰此何以怨七子只在責之辭意莫痛過  
如土說不在心之怨親上說若小弁怨親而不自責  
孟子豈有以之之理如我果伊何能其怨之亦只是  
辭意太迫切非怨親也諷風無令人愛慈母心何  
害不有怨父之怨然只是自責不察於  
親便見教厚不迫切亦是自責意如此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  
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通於親言親而疏怨慕  
猶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怨也  
闕大全朱子曰小弁之怨未足為怨也日舜之怨曰  
父母之不義也於我何哉蓋反諸身以求其所以

之難此其所以不同也○然於天我罪伊何則自以為  
罪大矣○問說詩者皆以小弁之意與舜慈恭同○竊謂  
衆心雖異其怨之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分明後而若子  
與舜慈慕之志似不同朱子不意不好作小弁查是自未  
得齊地往盡去常人之情耳可與舜伊何上論說何  
事於天亦似曰小弁之怨與舜調舜是自怨小弁直怨  
夷卒伊何

雲華胡氏曰七情中有哀而無怒怒出於冥冥之  
切故怨之深雖程子嘗論小弁之怨與身不阿然特  
此於人情之至論而未論及大理之至真者也

呂觀村曰以論者不論人論理不論事處平王之  
地作平王之時只有小怨字為至怨至便是舜之大  
孝此怨理也小弁之可取正以處怨慈之事此也宜曰  
非能怨之人其情亦未嘗導以處怨慈之義又當  
別論不以小弁掩者也○將且曰與小弁分開看則詩

三二集解卷一 三十二卷十二告子下

敬史法兩義相發而不過大過小只是認箇恕字愚  
忘替暖之微私子選作太過看為是陳大士謂殺子  
悽慘逆子正極當也此與怨見合

孟子引舜之子在於是怨焉正見不忍忘親所  
以爲孝之意非定以舜之怨方對勸便失孟子本意  
舜之孝方下字之孝也○此方對勸便失孟子本意  
貌持謂恕字便是舜之大孝然則平王之不及舜者  
猶有怨之不至乎今欲君子求自來到齊地位也  
未免太過然朱子謂如常人之情自末到齊地位也  
索引忍然恕字已不是移書惡善體過大木不基  
地之度舜存身齊之時齊地宜日之待舜  
如風之度舜存身齊之時齊地宜日之待舜  
不怨尤非直切之所謂及者乎只讀已還子  
不怨尤非直切之所謂及者乎只讀已還子

朱子絕中事旋有取焉耶

○宋偃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王制漢曰二王我將有所遇是說不遇於楚必遇於秦不可得也二王我將有所遇是說不遇於楚必遇於秦不可得也兵且沒說兵連禍結以假下不遇於楚○爲霍林曰據同其所之事果有關係哉孟子問其何之愿意孟子曰不知何之而謂謂其所之必有關係求末有焉○亦在兵乎說爲是○先說楚○楚路之遠近便不使也○亦在一段虛懸在鼎以楚路之遠近便不使也○曰軻也請無聞其詩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徐氏曰能於戰國投機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遂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

國書是時以刑害謂爲虐天下知刑而不加其  
 故孟子教本寧源而救之其與入涼也一斷之以正  
 而已  
 國子以先王之道作依從可知矣○張孝睦曰私憾不知  
 仁義之正道作依從可知矣○張孝睦曰私憾不知  
 志在覺民與從人之志在爲楚商人志在爲業者  
 不同故孟子其志而思以下正商皆發明不之意  
 說及不到彼必求所以利是以利便者必以利而與  
 故本說不可  
 國子以先王之道作依從可知矣○張孝睦曰私憾不知  
 仁義之正道作依從可知矣○張孝睦曰私憾不知  
 志在覺民與從人之志在爲楚商人志在爲業者  
 不同故孟子其志而思以下正商皆發明不之意  
 說及不到彼必求所以利是以利便者必以利而與  
 故本說不可  
 國子以先王之道作依從可知矣○張孝睦曰私憾不知  
 仁義之正道作依從可知矣○張孝睦曰私憾不知  
 志在覺民與從人之志在爲楚商人志在爲業者  
 不同故孟子其志而思以下正商皆發明不之意  
 說及不到彼必求所以利是以利便者必以利而與  
 故本說不可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  
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似  
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

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  
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啻曰利

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察而明辨之也

圖大令我安陳氏曰以利益二王而罷兵若足為解民幸矣然上下皆獲利以相接必得有滅亡之禍是利未得而害已甚矣以仁義說二王而罷兵上下皆

交兵義仁一變利刃相不心在摧越臺其則暖職中人爰身大趾聃章聃聃不意與頓首君樂善有章言甚相習於似

子此章於遇人欲存天理尤嚴焉。○南軒張氏曰古之謀國者以義利不以利害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而治忽所由繫也說之以利使其能從義利心耳

兵雖息一時之患而御制實傷萬世之弊○西山真氏曰職國交兵之禍烈矣宋短一言而罷之豈非生

民之於君猶水之於魚也水涸則魚亡民散則國亡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薄而土不附小人之所甚厭也德薄而土不附小人之所甚厭也德薄而土不附小人之所甚厭也

不論是非不論得失只是無利便不當爲推是心以  
往當推利之求天寧不至于亡由孟子之論則天下  
只有一個仁義以當爲者如秦楚構兵要非仁義之舉

君仁臣忠之旨一入則彼之兵自息亦足以結  
許多生靈之命且使彼惟知仁義之爲美而務之由  
是仁必愛親美必敬君然而仁者之有也雖不  
求判判在其中矣此章與首章同一義也

曰懷仁義以事其君是懷仁義之心去事君不是  
犯仁義去事君也蓋其所以事君者只是見得道理  
當如此却不為己當此之圖便是懷仁義以事其

也。遂要宮。易諸作。知仁義大事。爲殊不足。豫此。源  
流出。於以仁義。武素楚之王也。○以仁義。武素楚之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  
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鄒國季任爲之

也。  
 蔡源輔氏曰：未見則禮意重，帝支則禮意輕也。○  
 李常處志：蓋蓋都是父母之平陸居陸二字，少有別處。  
 任爲任處守處，蓋出而言蓋若出而爲君守位者，不  
 出故曰處守。○張芳陵曰：日若築田，築者曰平陸。日  
 爲田，此是序事中書法。却未道盡。  
 關說箇果罷則去任必違，已合爲衆衆衆衆衆衆衆衆  
 處字，即不待輕出此，謂理之見意而爲子子子子子子  
 處於平陸是齊之近邑，已合可以來見意而爲子子子子  
 過爲相，則出而見賢不佞，將可乘機而亦難分當爲。

卷十二 告子下 三

此兩理得之平陸之報也○兩支之而不報非有意  
不報則去李一見則當報之但以常支則不堪無益而  
受道遠山外一時便能  
登報此而不報甚于常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盧子  
喜曰速得聞矣

星廣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吾得其開除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也

官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釋之邪  
曰齊之政曰連得開夫謂此中必有節義理之邪  
同樂志雖得孟子意不在此特設此以相探耳非是  
以俗心解之  
儲子之事爲齊本必相逐故屋廬子於一見一不見  
上致疑爲其爲相與已見見季子不同而卑問不見  
儲子之族矣以族處居在處也與子其語知其不爲  
此而疑之之辭

日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曰洛誥之篇享事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

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能享矣以其不用志

大二具月春并 五子 卷十二告子下 宣

近學堂

于享故也

不說受則不可反矣  
國大則受則不可反矣  
足亦所謂不享也  
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此故曰皆會同而洛誥周  
公古成王以御滿儀之禮也今儒述本文及秦傳如  
左方知享之道但書所享指天子孟子引之則謂享  
賢者事也  
國大則受則不可反矣  
足亦所謂不享也  
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此故曰皆會同而洛誥周  
公古成王以御滿儀之禮也今儒述本文及秦傳如  
左方知享之道但書所享指天子孟子引之則謂享  
賢者事也  
國大則受則不可反矣  
足亦所謂不享也  
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此故曰皆會同而洛誥周  
公古成王以御滿儀之禮也今儒述本文及秦傳如  
左方知享之道但書所享指天子孟子引之則謂享  
賢者事也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得書意如此

大今新安陳氏曰幣物有輕而禮意不足是有禮  
正之心謂其爲食在物也禮意不足無妨乃果禮在  
享之名而不成享之禮也  
享言禮以物爲享也爲其不成享也言禮不役志于  
享則所謂享者特其名耳實則不成享也  
國大則受則不可反矣  
足亦所謂不享也  
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此故曰皆會同而洛誥周  
公古成王以御滿儀之禮也今儒述本文及秦傳如  
左方知享之道但書所享指天子孟子引之則謂享  
賢者事也  
國大則受則不可反矣  
足亦所謂不享也  
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此故曰皆會同而洛誥周  
公古成王以御滿儀之禮也今儒述本文及秦傳如  
左方知享之道但書所享指天子孟子引之則謂享  
賢者事也

平陸

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

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

大二具月春并 五子 卷十二告子下 宣

近學堂

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國大則受則不可反矣  
足亦所謂不享也  
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此故曰皆會同而洛誥周  
公古成王以御滿儀之禮也今儒述本文及秦傳如  
左方知享之道但書所享指天子孟子引之則謂享  
賢者事也  
國大則受則不可反矣  
足亦所謂不享也  
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此故曰皆會同而洛誥周  
公古成王以御滿儀之禮也今儒述本文及秦傳如  
左方知享之道但書所享指天子孟子引之則謂享  
賢者事也  
國大則受則不可反矣  
足亦所謂不享也  
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此故曰皆會同而洛誥周  
公古成王以御滿儀之禮也今儒述本文及秦傳如  
左方知享之道但書所享指天子孟子引之則謂享  
賢者事也

○神子號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

在聖廟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知此乎







孟子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五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豳豳有相晉文謂之五霸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五霸之罪人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教民者以之禮義使知人事父兄出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使之戰也。

史之大全也。然韓氏曰：誰知而救其民？乃可以子弟  
之衛父兄乎？不然，則是陷之於死地也。故謂之殃民。  
堯舜之仁政，意者是哉！  
○張栻曰：天下事當論利害，皆須論箇是非，不教  
前是以利害斷，則不可成一戰。卽以是是非非論，亦  
可伐。○吳棫右曰：北章有殃民過制二語，則論者轉  
不可過上蓋抑詞，不可過則所爲皆合於道，自不至  
殃民。此章人因孟子中間論無不可過處，故多連用  
重制不可過，且謂制不可過是論是非，適之可也。謂  
不教殃民爲罪，則制則不可過是論是非，適之可也。謂  
在殃民二字，降制于罪，豈書不教殺而用之義直  
是驅諸死地，孟子乃外陳陳亦只是惡德惡習下

具同條并

卷十二告子下

近香齋

藏板

矢一具同條并

幸

卷之三

10

家板

[illegible]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門也。孟子言：「伐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不亦以勝敵也一戰勝而用之一傳言其使勝敵而用之  
理亦不可也下文徒取者彼一條即以前條意天子  
子之地方千里以下先三條即以前條意天子  
人全新安陳氏曰就依條條克敵已焉敵之禍方  
深耳况未克敵且不免服下食人土地而平允玉  
之典說新安以爲已騎敵志爲禍方深便是戰國遊  
之談

朱子異同條辨

金之

卷十二 古詩下

1

藏板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足以待諸侯  
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藉  
待諸侯國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  
之常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異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雖然生於田子可見俗乎壤民同風俗不同乃下以是決不以是禁此兩君臣如此彼國合皆凄然亡矣戰國時習氣也夫者之所以以丑等爲良良臣

白圭名丹陽人也。從更視澠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排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親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illegible]

齊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主而主亦知其不可也

陽雲林曰以萬室之國當中割之用以一人同喻

二十取一甚不足用且見不可也

物白主尊欲食則五穀不生惟黍生之可也忍嗜

也則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費不可勝數

省也與室僕何室則五穀不生惟黍生之可也忍嗜

也此其所以為難道也若中國自有五穀之生自有

城郭宮室等費自有一百官有司之人如一如用

首現成萬室之國一人之陶安可以足用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

禮無諸侯幣帛聘飭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麥稷以飲食饋

客之禮也

孟子具同條辨

孟子卷十二告子下

孟子具同條辨

孟子具同條辨

孟子具同條辨

孟子具同條辨

孟子具同條辨

孟子具同條辨

孟子具同條辨

孟子具同條辨

孟子具同條辨

孟子具同條辨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見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

君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曰大莊曰上曰城郭宮室後只曰去人倫無君子

又曰曰無君子乎者歸重於百官有司也蓋城郭

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也

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也

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也

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也

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也

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也

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也

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也

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也

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也

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也

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也

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也

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也

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也

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也

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也

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也

卷之三 異簡條辨

孟子卷之三 異簡條辨

孟子卷之三 異簡條辨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隄而注之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隄而注之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隄而注之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隄而注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受水處也

過矣

水逆行謂之澤水澤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

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新然集是聖水不能行所集事則不得以爲國焉  
刑已者人而仁不仁所謂強勇亦愚自信而亡此  
則已者人而仁不仁所謂強勇亦愚自信而亡此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近學堂

亮伯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近學堂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不情此爲政故孟子以否應之皆何足回樂樂正子  
知是回獲智智多聞見其殆可以爲政也可以道強  
可以任政智遠也且大只一不修善則無其善  
我而不可以爲政也其聞識者其聞識而靈祚之所  
習秉其智則識者其聞識而靈祚之所正與聖賢  
之類然則樂正子卽短在此初不爲過而不必同道  
也之

五問也

曰其人也好善

因按他上面一連下三個字時已有笑爲喜而不  
寢一句在意中在口頭也到孟子以三百字還之便  
接口下笑爲一句仍是上三字按圖未舞也除却強  
智多聞雖黑爲政本領正是戰國功利實錄○孟子

六二 其月條辨

是言樂正子之爲政及丑詢契爲喜之故云子每不  
說他爲政先說他爲人故其爲人也好善這一句是  
樂正子一生本領云

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尙有餘力也

圖太全趙氏曰善反於己則有益善取於人則無益

吳孫右曰此句指好善之風如是非指藥正子

下  
方  
明  
言  
之

**附按**上明有其爲人也何益於善君子之阿正之

正于好善不足以爲治政之意孟子言好善則治天下向有餘力何足爲國乎一少時解四下而足費人下恐非樂正子所施當不如下而足費人下言而發明好善之義則不然然樂正子說於天下之是要亦正樂正子之所長不得小看了樂正子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按衆引漢註二說皆是釋書若以爲太拘者非是  
○智多聞釋丁吾字皆不足信故孟子皆以爲衆正

子之所言  
與時之善正

野舊之量匪集衆則用人行政無不效在來告以  
書內今持用人與衆言並說則其意反窄而不可以  
字矣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訕訕子旣已知之矣訕訕之聲

音韻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誣而

決之人至矣與譏諷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地、自足其智、不善言之觀、君子小人、迭爲消長。

遠則觀而效之，近至聖賢也。

血氣多則之土還則重而南之人三石而然也

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實於有以兼天



固公仰視畫屬而後去之

則大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凡平衛人主遷伯玉家  
他日聖公問兵陳孔子曰且豆之半則晉國之軍旅  
之事未之學也陳曰與孔子語見其辭之雅也  
在孔子位之進後如陳曰趙氏忠曰春秋年表云  
衛侯公即位之二十八年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養  
衛之六萬衛侯亦致粟六萬石項之或謂孔子子  
去衛是則孔子於衛室公有公養之仕也如孔子  
則吾桓子受女樂之聘時衛侯公即位之二十七年  
定公十一年也定公十三年是衛侯公即位之三十  
八年陳之學宜精究也○丘月林曰其大其下乃其  
遇不同而言如云此外另有林林其大其下乃其  
貌未哀只言弗行而便去今但有禮貌而言則不行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二 告子下 義

是與前之去者無異矣而今此反就何也蓋言行  
見於前此去者無異矣而今此反就何也蓋言行  
其可知也安得不若若始通時錢穀乃有久而不  
未喪言也希行則信道不為日新德是將有不  
以為君子者大見行三字一節去目因時處宜所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問之曰吾大  
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焉  
恥之周之亦可受也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尤  
有無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餓餓不能出門戶

則猶不受也其日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則猶不受也其日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其何所本孔子皆嘗為之又可以上下等之耶意者  
其有不為大就此仕之正也而其大以禮義未為之  
去就其大至此仕之正也而其大以禮義未為之  
心禮義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  
以為猶可或就也然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言充言之日  
處則在所出門免死而之亦可受也明矣不來  
之貨則不能出門免死而之亦可受也明矣不來  
明不多受也  
之尹曰士之仕也必歸於正道聽言為上禮貌次  
之至於免死則下矣  
一則處源輔氏曰言者行其言也則就之為道而仕也  
六二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二 告子下 義

是之致彼以有不能則就之為道而仕也  
後至於周之亦可受則就之為道而仕也  
不知也故言此以明君子之不得已也集註恐後  
下受其賜止以免其死則將何知矣○吳孫右曰受  
其賜即是不久即去之免死而已矣即去之免死  
其何則其君人者不能行其道其大不能從其言  
至使飢餓於其土地欲去而不得去則非為食而仕  
而何哉此所謂當辨  
市衛室公致粟六萬者不同蓋後是養賢於孔子  
而後受之是生享其養此免死為食是我自得其  
如抱國華亦有守而亦不常者此免死為食是我自得其  
亦殊然饑餓不得已受其周濟之果而已但饑餓之則

亦殊然饑餓不得已受其周濟之果而已但饑餓之則







多術言非一塗。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  
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  
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  
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考孟子不屑與不學不潔之言。屑字皆當作  
潔字。解所謂不屑之教誨者。當謂不以其人爲潔而  
教誨之。如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之類。大抵解經不  
可便亂說。前說前後字義也。  
同新安陳氏曰。不屑教非忍而絕之實。將激而進之  
是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孟子于滿惠孟子于應  
更肯是。○張彥陵曰。此節不正是表明孟子有無窮  
之教。乃是從人曲盡吾子不衣之法。方有進益處。  
國從此章不是在多術上。後漢老子之教。玩下一子  
字。正是現身說法。見我。二孟子下。室。  
孟子室。

二十二







[illegible][illegible]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朱子異同條辨

朱子與河條辨



性而知天所以盡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則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歿壽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近賢堂

命之理天壽不貳不以生死爲吾心之悅戚也○問立正命否曰然○教之問天壽不以私意牽難到了天壽來其心又須修身以俟方始是得正命自家有一百年在世百年之中事事是當始得若既不以天壽爲其日之內也須教事事是當始得若既不以天壽爲其心一向朝朝暮暮又不可如佛氏以絕欲爲事亦可謂之天壽不貳然格身以俟一民全不替聖會所以教底事皆無頭腦無君無父亂人之大倫○天壽不以是是不疑也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道便是立命天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妙情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妙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大全朱子曰天壽之不貳蓋氣之所稟有不同者不以悅戚二其心而惟修身以俟之則天之正命自表而正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矣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近賢堂

中庸所謂思也與大學所謂思也○廣源輔氏曰新安陳氏曰天者理而已惟以理言則幾于以形體問之天惟以形體言則涉於淺今日太虛則虛空之中有太極之理此由太虛所以有天之名也一陽之謂道所以一陰又一陽又一陽又一陰者氣之化也化云者所以然之妙也此由氣化所以有氣之名也合太虛之理與氣化之氣乘寓于氣而具於此合虛與氣所以有性之名也性理也知覺理與知覺此理也偏言知覺惟見氣之實其必合性與知覺言之所以以有心之名也以此剖析之其應幾矣○吳氏程曰天以理言虛則不濫于氣之名也二氣迭運交結變化以見天理之流行氣根于理而理重於氣則理氣以成形而理之流行者也性統乎理而性也○恭虛齋曰敬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一氣相連貫也○以立命處全在修身以俟之然非天壽不二則亦不能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



[illegible]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夫

大命全則人或死於干戈死於患難如此于之類亦

正命也孟子曰死於干戈死於患難如此于之類亦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死如何也則死之

此處須看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者生取義者

是堅立萬初如何如小有所利義便生計較便說

地死非正命也如死於盜賊之類所謂身死也

新安陳氏曰盡其道而死也所謂身死也

按盡其道三字先要養性也無倫氣質之善惡工

夫之樂易所歷之經權常變皆要盡其道盡其道

朱子與同條辨孟子卷十三盡心上七

則死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莫之致也

命也孟子曰死於干戈死於患難如此于之類亦

且以盡道而死為正命也孟子曰死於干戈死於

極格死者非正命也

極格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真立旋牆之下者

阿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

有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死於干戈死於患難如此于之類亦

不盡其道而死者非正命也孟子曰死於干戈死於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孟子曰死於干戈死於患難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孟子曰死於干戈死於患難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孟子曰死於干戈死於患難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孟子曰死於干戈死於患難

是謂非正命也亦以命言此乃自取何謂之命曰

是謂非正命也亦以命言此乃自取何謂之命曰

是謂非正命也亦以命言此乃自取何謂之命曰

是謂非正命也亦以命言此乃自取何謂之命曰

是謂非正命也亦以命言此乃自取何謂之命曰

是謂非正命也亦以命言此乃自取何謂之命曰

是謂非正命也亦以命言此乃自取何謂之命曰

是謂非正命也亦以命言此乃自取何謂之命曰

是謂非正命也亦以命言此乃自取何謂之命曰

是謂非正命也亦以命言此乃自取何謂之命曰

是謂非正命也亦以命言此乃自取何謂之命曰

是謂非正命也亦以命言此乃自取何謂之命曰

是謂非正命也亦以命言此乃自取何謂之命曰

是謂非正命也亦以命言此乃自取何謂之命曰

是謂非正命也亦以命言此乃自取何謂之命曰

是謂非正命也亦以命言此乃自取何謂之命曰

是謂非正命也亦以命言此乃自取何謂之命曰

是謂非正命也亦以命言此乃自取何謂之命曰

是謂非正命也亦以命言此乃自取何謂之命曰

是謂非正命也亦以命言此乃自取何謂之命曰

是謂非正命也亦以命言此乃自取何謂之命曰

是謂非正命也亦以命言此乃自取何謂之命曰

是謂非正命也亦以命言此乃自取何謂之命曰

是謂非正命也亦以命言此乃自取何謂之命曰

是謂非正命也亦以命言此乃自取何謂之命曰

也。非正命也。○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之有命也。○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之有命也。○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通有求也。然則求之亦未可必得也。得之則有命矣。  
○是方不待求無益於神一句請詳以道求之安矣。  
○吳荅右曰二則字甚緊有益便足得求而得之。  
○又因之日只言求在我便有求來在外無從以  
何知外之有求而外如蓋章句是以內外別有所指  
對內外之實仁義智富貴利達等語不論不始實以  
此醒語也。此章有照應以前有指示語只論有益無  
害語也。也在此義無益亦當求在在外者雖有益亦  
不當求。福出此意方下說下緊接是求有益於身  
則求仁義利智人性所自有其失德與舍之義處  
求則必得其平而意則有益於得故舍用失之只是見  
如此求則必得以求在我之仁義利智實德居上求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

卷十三盡心上三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色

大二是具同條辨

卷十三盡心上

之實然則其行之不特勉強而無不利夫其為樂雅

大於是

反身而誠則張子無不樂於心作德日休實到

實有之說為實者不真之虛心行事之實而但欲反

心以未求理而為心亦已勢矣向何樂之可言哉

反身而誠則張子之意主於誠字言反身而誠者

反身而誠則張子之意主於誠字言反身而誠者

反身而誠則張子之意主於誠字言反身而誠者

反身而誠則張子之意主於誠字言反身而誠者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色

大二是具同條辨

卷十三盡心上

之實然則其行之不特勉強而無不利夫其為樂雅

大於是

反身而誠則張子無不樂於心作德日休實到

實有之說為實者不真之虛心行事之實而但欲反

心以未求理而為心亦已勢矣向何樂之可言哉

反身而誠則張子之意主於誠字言反身而誠者

反身而誠則張子之意主於誠字言反身而誠者

反身而誠則張子之意主於誠字言反身而誠者

反身而誠則張子之意主於誠字言反身而誠者

而論則是斷其如何也。曰此亦如試車之學。自以  
其知得自下。行將去。如我未肯有不誠。故以  
之。反身而求。正如其無。以向之不。使不仁者。不誠  
之。而正如其無。以向之不。使不仁者。不誠  
之。而正如其無。以向之不。使不仁者。不誠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勉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  
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親也。故當凡事勉  
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  
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  
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一曰反身而誠。則樂有餘。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一曰反身而誠。則樂有餘。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一曰反身而誠。則樂有餘。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可謂亦無復近仁矣。  
一曰反身而誠。則樂有餘。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一曰反身而誠。則樂有餘。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一曰反身而誠。則樂有餘。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且已要人孝自已始去盡孝終不為人孝自始  
而致孝乎如此豈此道聖人作誤看君子之道同  
而致孝乎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  
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多也

○方行之際則明其當然之理是行之而著既行  
之後則識其所以然之理是習之而察也

去後來知得飯當吃飽後則知飯之飽如此○若  
方吃時知得飯當吃飽後則知飯之飽如此○若

不知其然者多也

○方行之際則明其當然之理是行之而著既行  
之後則識其所以然之理是習之而察也

去後來知得飯當吃飽後則知飯之飽如此○若  
方吃時知得飯當吃飽後則知飯之飽如此○若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  
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多也

○方行之際則明其當然之理是行之而著既行  
之後則識其所以然之理是習之而察也

去後來知得飯當吃飽後則知飯之飽如此○若  
方吃時知得飯當吃飽後則知飯之飽如此○若

不知其然者多也

○方行之際則明其當然之理是行之而著既行  
之後則識其所以然之理是習之而察也

去後來知得飯當吃飽後則知飯之飽如此○若  
方吃時知得飯當吃飽後則知飯之飽如此○若

不知其然者多也





事則相與擊○張方陳曰人之異於禽獸者只是知  
有○吳固之曰人能自恥其不善○有每自新康  
曰○子也○俗○事○安○不○而○以○爲○樂○只○消○無○和○一○件○不○知  
人○件○新○出○人○後  
大○全○其○意○蓋○曰○恥○不○如○人○習○漸○能○如○人○不○恥○其○不  
之○明○其○意○蓋○曰○恥○不○如○人○習○漸○能○如○人○不○恥○其○不  
如○人○則○何○能○如○之○巧○者○比○天○下○之○心○皆○爲○愚○常○事○學  
知○在○焉○後○變○之○巧○者○比○天○下○之○心○皆○爲○愚○常○事○學  
不○若○已○矣○蓋○孟子○歸○靜○未○羞○曰○不○恥○一○事○不○若○人○更  
可○若○人○有○而○所○謂○機○變○之○巧○者○非○自○便○於○食○飲○而○不  
知○其○人○如○上○面○說○他○不○若○人○此○句○便○當○後○註○云○不  
恥○其○不○若○人○更○何○若○人○有○今○上○只○說○他○無○所○用○恥○云○不  
恥○其○不○若○人○更○何○若○人○有○今○上○只○說○他○無○所○用○恥○云○不  
安○反○從○後○說○大○其

孟子卷十三盡心上

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反而實則相成養亦各盡其道而已

通變二者一日而相合則上下交而爲泰矣故王公

仁入。兩盡其道。則雖相反而會相成。不然。君拔其  
勢而翦其土。士謀於勢而轉乎君。則兩失其道矣。滿

上言文而爲本矣此書註所闡初成也○新安陳氏  
曰後敘內致教也此書註所闡初成也○新安陳氏  
於賢是能好書而志幾前已以下賢也賢士必待君  
致教盡禮而後應之是能奉道忘人之號不在道而  
求利也○恭應者曰在賢王則曰好者在賢士則曰  
樂道好字樂字派著字細道字大著在人則好之  
道在我則樂之

朱子異同條辨

人知之亦喜人不知亦喜

惟漢其言之售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爲欣戚是以

而自得自然無欲而又必曰無欲者以窮遊之道

不知亦吾意  
 兩亦字方見  
 與知不知若  
 不相關一清

曰何如斯可以幫鄰矣曰尊德業義則可以幫鄰矣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  
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  
之誘矣

命之樂○新安陳氏曰尊如尊德性之尊樂如樂天知  
命之樂○新安陳氏曰尊如尊德性之尊樂如樂天知  
如孝弟忠信之類得於己者樂義者所守之正事就達  
與之不得處言尊德業矣樂窮達言  
於五月休曰自得乃無人不自得則不安認做自得  
於非也自得無欲乃是因循之意而內重手來引  
升章又解為無欲自得亦將以自得為內重手來引  
欲分矣

朱子曰問何如斯可以幫鄰便是降床以能為鄰  
朱子曰問何如斯可以幫鄰便是降床以能為鄰

朱子曰問何如斯可以幫鄰便是降床以能為鄰  
朱子曰問何如斯可以幫鄰便是降床以能為鄰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注此尊德業義見於  
行事之實也

圖大全新安陳氏曰尊德業義內存於心無迹可見  
必窮有定守而不失義所謂貧賤不能移達有實則

而不離道所謂而實不能達此乃尊德業義見於  
行事之實也○蔡虛齋曰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不可就指人不知為窮知為達也蓋此又論附來  
士字可見○尊德業義不說故曰此尊德業義見於  
義達不離道則專就出處說故曰此尊德業義見於  
行事之實也

朱子曰問何如斯可以幫鄰便是降床以能為鄰  
朱子曰問何如斯可以幫鄰便是降床以能為鄰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政治  
而今果如所望也

圖大全新安陳氏曰窮不失義則在義者得其所有  
達不離道則能到道致治以慰斯民平日之所望  
朱子曰問何如斯可以幫鄰便是降床以能為鄰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  
其身



其孟子所講家範也。與原不足。以重和。既與不。其亦不能施。耳。然。此。是。新。修。德。之。義。金。素。養。之。理。是。其。養。德。不。同。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遠矣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歆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

言有過人之議則不以富貴為事

國大得則滿矣其所以外物為重者不得其欲則

韓魏之家而自視歆然則是不以外物為輕重志存

乎道義而已所適又可量乎其過人也遠矣○秦虛

氏曰有過人之議則不以富貴為事惟而過人之議

朱子具訓條辨 孟子 卷十三 盡心上 老

者能之○林大慶曰附益謂益乃是加之不足是

心不自滿足不足是韓魏之家者不滿其願○呂

曰看得韓魏之家不足是以重此而自視歆然則

余上已有所見故曰過人遠此論學識不足是氣可

才可辨也

則有在也家之古稱萬之有天下而不亂孔汙亂不

義之富貴如厚雲亦是此道理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歆然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歆然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

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教乘屋之類

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

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佛民之欲而民不

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

怨殺者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

怨殺者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

怨殺者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

怨殺者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

怨殺者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

怨殺者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

怨殺者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

怨殺者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

怨殺者

孟子是問條辨

孟子卷十三盡心上

孟子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

斯造為而益豈能久也耕田墾井帝力何有於我如  
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  
意遊于譽之事若丑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善亦不令

人惡  
○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而下至豈日小補之哉  
皆說王春功如也

孟子是問條辨

孟子卷十三盡心上

孟子

註云廣大自得廣大對狹小言感思者狹小言思者  
廣大自得是恬愉自得無怨怒亦無欣慕莊子所  
謂使天下欣欣然樂之是不恬也使天下瘁瘁然  
之是不樂也此意互注廣大是下瘁瘁然者  
○孟子曰此皆只是善處三代之意  
○孟子曰此皆只是善處三代之意  
○孟子曰此皆只是善處三代之意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  
之非有心於救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  
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  
○孟子曰此皆只是善處三代之意  
○孟子曰此皆只是善處三代之意  
○孟子曰此皆只是善處三代之意

兩忘也  
出上忘下之所謂我之利之長也。王春正存者  
功則用也。故朱子謂白弊解也。以道是說王春  
只是玉春不容一毫私意於其間。吃緊是因其之所  
思而去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其性之自然。三  
引。因民之性。有善存也。惡而利之。其非善也。及  
至。此。何待。謂玉春亦只緣神過。子雖善。化  
之。三。切。為亦須在過念存。神天地同流。上見非此。安  
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  
補之哉。

君子聖人之通攝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  
子。具。則。餘。辨。二。一。卷十三。盡心上。聖。藏。金。

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遇時。陶河濱而器不  
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  
之立斯立。道斯行。殺斯來。動斯和。莫如其所以然而  
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  
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  
則于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問。程子直以所過者化。及物而於易傳。又有所  
過者化。如說有朝暮之言。其旨明矣。蓋言所過者化。  
則凡所接應物。無不化。不必必於此而深。亦不  
物。從其化也。然其曰深。亦不必為。行之。地。非其  
也。而臨真之所。及。感。氣。得。之。所。被。皆。所。經。歷。也。  
所存者神。而說化以立之。斯立等語。明之。則其意本

判矣。其曰在己者。蓋以化者無意而大。物此則其  
其而動於彼。如所謂從欲以悅也。但其感之連如  
影。影形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神謂之神  
耳。

問。所過者化。只是身所經歷處。如耕歷山。陶河  
濱者。是也。聖者做這事。過此心。中不待久。便忘其  
化之迹也。便之云。所存者神。是心中不待久。便忘其  
否。曰。是上下與天地同流。故曰小補之。其小補只是  
相。此。這些。子。補。綴。上。下。與。天。地。同。流。無。斷。續。一。氣。連  
皆。化。如。此。即。是。民。化。之。也。非。大。而。化。之。之。化。曰。作。大  
此。化。之。化。有。病。則。是。過。了。者。化。物。未。過。時。如。落。於  
此。只是所經歷處。未嘗着些變化。也。當一處而為物  
便。生。動。而。一。等。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若。曰。子  
測。立。之。斯。立。道。之。斯。行。殺。之。斯。來。動。之。斯。和。真。知。其  
所以然而然也。問。同流是與天地同其神化否。曰。此  
難。言。各。有。一。分。在。裏。曰。是。箇。參。贊。意。否。曰。亦。不。是。參

失。二。具。目。各。詳。二。一。卷十三。盡心上。聖。藏。金。

問。存神過化。釋說其精。正得孟子子本意。過是身所  
經歷處。無不感。動。如。祭。民。於。變。便。是。化。存。是。有。才。處  
不。是。主。宰。定。份。這。事。這。事。使。來。應。二。程。看。文。字。故。甚  
密。如。中。庸。說。門。人。多。不。能。曉。其。意。又。曰。神。無。才。故。甚  
反。還。此。一。段。自。可。見。所。存。者。神。存。是。自。家。主。宰。應。應  
不。應。之。理。是。人。見。其。如。此。又。曰。仁。才。有。所。過。便。應。應  
感。應。之。連。也。所。以。荷。子。有。云。仁。人。之。所。過。便。應。應  
如。荷。子。只。是。能。食。壺。粟。以。迎。下。師。處。便。是。神。子。功。曰  
如。荷。子。只。是。能。食。壺。粟。以。迎。下。師。處。便。是。神。子。功。曰  
所。存。者。神。心。之。所。有。定。便。成。就。如。神。耳。如。荷。子。從  
以。神。神。四。方。風。動。之。意。化。是。人。化。也。神。是。神。之。化。非  
見。用。神。四。方。風。動。之。意。化。是。人。化。也。神。是。神。之。化。非  
言。在。心。中。存。神。是。過。問。存。神。與。此。化。如。何。以。曰。化  
言。而。過。即。化。存。神。便。存。神。與。此。化。如。何。以。曰。化  
主。處。便。知。神。立。之。斯。立。道。之。斯。行。殺。之。斯。來。動。之。斯  
如。荷。子。小。補。前。者。是。小。補。而。已。



國大全南軒張氏曰霸者之為國也而送自前之利  
民歎樂之王者之化遠而大結濟斯民富而教之民  
安於其化由其所存主者其體也所謂善化以失陳  
氏曰其化存神則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言其配化育  
有者神也若此則上之與天同流矣言其配化育  
之流行也觀仰者之區區求以化存神而己此二夫  
以王者功用之大其本區區求以化存神而己此二夫  
者又存神為主焉○孟子辨王伯之說又言王  
伯之民其不同如此首以伯與王對說蓋王伯之所  
及伯末段以不補繼上伯之事○泰虛言王伯所  
者化一段不是說不惑不謂以前之事○泰虛言王  
思不端以後的只是公則大矣五則小矣萬古不能  
此理○存神只是至誠在中耳過化則聖而不惑有  
乎顯若神運其教而天下服者也是○存神存過化之  
根有化便有神過化便有神故兼舉言孔子之立  
斯立道斯行斯動斯來斯助斯知存神意全在斯字上  
其質則立行動和都是過化處與田者進讓器不若  
孟子具同條辨以孟子卷十三盡心上聖道賢聖

孟子具同條辨

孟子具同條辨 孟子卷十三盡心上聖道賢聖

孟子具同條辨 孟子卷十三盡心上聖道賢聖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  
有仁之實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  
故其感人尤深也  
○孟子曰伊尹口仁言而政者道其所為仁衆民所慕  
是也仁聲之入人深也○蔡虛言曰仁言發於已而  
其然仁聲傳於人而已存所說之仁人深也此一句只  
就人上說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此以政教得  
放之小大言不論論道之言如政當得成善仁聲既聞  
仁之實而為衆所稱道則亦不仁聲矣善教而  
仁之實而為衆所稱道則亦不仁聲矣善教而



心則民財豈有私路已而不以供上者乎黃爾氏曰  
財與無不足式不足道矣湯應春謂若教亦兼養  
於教之術而格之類受皆想怨欲其委曲而學之  
意極是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不應而知  
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  
於天不係於人

○大全西山真氏曰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說不待  
乎而能本然之知不待學而知也○呂晚村曰孟子

字人皆以仁義為鵠故孟子將此等言語顯其自  
有之良心非謂如他之說在學不遠也不學處

其言其固有之耳然要擴充此仁義知能非學處不  
可若此理不明則廢學處之說自孟子始失後來

未三其糾紛并立二卷十三畫心上  
專更期作宗旨不特求亂後人且枉孟子

謂非與仁義而痛之使果可窮也官真仁義  
可必性情之別作推本心義說

○如夏如良能畢竟是良心所發不可指為良心  
下舉愛敬發來是良心所發不可指為良心

心義而信之失道而不可言者良知也便是良  
義發出來不學而能其良能也便是良知也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捉抱者也愛親敬長所

謂良知良能者也

○又曰親親仁也則君君親親則仁也則  
勝也以其發言則仁義禮智然在中者

可得又不見其用之所施也精其發端而言則  
之問莫不以其未發之理固未嘗不行乎其

即是而顯達之耳尹氏大愈得之其曰能不  
又言外之意也

○又曰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  
無不知愛其親只說愛與惻隱也陽氏曰孟子

失是萌達之天下耳  
在人者曉之是豈待學而後能知其良知良能之

失于其糾紛并立二卷十三畫心上  
陳氏曰良能知愛敬長親能愛親敬長此

二首下文如愛其親知敬其長凡只有知字何備也  
知敬其長二字說則有良能矣

○又曰親親仁也則君君親親則仁也則  
見仁之知能發於長以認便也不盡然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

以爲仁義也  
○又曰孟子言仁義曰親親仁也敬長





無所不可  
就生道也  
夜生道也  
蓋惡良心  
則事之無  
然欲所不  
夫無不之  
以不為心  
受不達本  
人於醫明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

德慧者德之  
德慧者德之  
德慧者德之  
德慧者德之  
德慧者德之  
德慧者德之  
德慧者德之  
德慧者德之  
德慧者德之  
德慧者德之

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仁德之安也  
仁德之安也  
仁德之安也  
仁德之安也  
仁德之安也  
仁德之安也  
仁德之安也  
仁德之安也  
仁德之安也  
仁德之安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大之具則繁  
大之具則繁  
大之具則繁  
大之具則繁  
大之具則繁  
大之具則繁  
大之具則繁  
大之具則繁  
大之具則繁  
大之具則繁

事一而不放  
事一而不放  
事一而不放  
事一而不放  
事一而不放  
事一而不放  
事一而不放  
事一而不放  
事一而不放  
事一而不放





五言非以伊呂等贊來此當大任而言也○吳華爲  
 上全在人心之公不在臣與夫出而爲之出則  
 有意於出也犬人則不惑德盛而下化大大無  
 意也即遜位不見是知大人亦無意也此所以興於  
 天民與  
 物分明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可行於天下而後行則不可行而不行○  
 聖賢大行於天下而赤行只是世間尋常如意  
 所以中老於行也○朱子會得此意故用不然而  
 不見知一轉語○程子語最簡易而無明白須得未  
 因達可行而後行不可行則不行便是指未得位  
 先說大人正己物正○下化之行便是指未得位  
 故曰係乎時與不得位○分天民大人也以全盡  
 未得位與已得位○分天民大人也以全盡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稱天民曰黎民。求道之行。義道之體。人皆正。已物正。可行。然後行。便是存。存底意思。盡大。人者。王。已物正。宜不亦是可行。然後行。但德盛而上下自化。便有。最真。不必以程說來入。下平之意。總註有意無意分界。因。按陳新安謂此天民。主其不輕出而言。非以伊呂等後來出當大任而言。專意伊尹。亦自稱天民之光。聖即後來出當大任。亦未嘗不可稱天民。但以品進名之也。

夫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  
○此章言人品不同畧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  
社稷則害矣然猶一阿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得之士





地則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天下而而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

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天下之樂故所樂未足以爲樂至其樂則得施濟衆  
聖人之事也故所樂未足以爲樂至其樂則得施濟衆  
聖人之事也故所樂未足以爲樂至其樂則得施濟衆

孟子曰樂者心之性也而自欲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

樂者心之性也而自欲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

樂者心之性也而自欲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

樂者心之性也而自欲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

樂者心之性也而自欲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

樂者心之性也而自欲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

樂者心之性也而自欲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

樂者心之性也而自欲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

樂者心之性也而自欲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

樂者心之性也而自欲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

樂者心之性也而自欲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

樂者心之性也而自欲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  
樂者心之性也而自欲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  
樂者心之性也而自欲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孟子曰樂者心之性也而自欲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

樂者心之性也而自欲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

樂者心之性也而自欲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

樂者心之性也而自欲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

樂者心之性也而自欲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

樂者心之性也而自欲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

樂者心之性也而自欲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

樂者心之性也而自欲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

樂者心之性也而自欲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

樂者心之性也而自欲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

樂者心之性也而自欲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

樂者心之性也而自欲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

樂者心之性也而自欲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

於海者雖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雖爲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意

朱子與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近聖堂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雖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雖爲言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意

朱子與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近聖堂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雖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雖爲言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意

何曰初之明無窮也  
曰金新安陳氏曰三者皆是其用處知其本  
上文以此聖德之所以大者皆以其本也○蔡本  
曰則知其源之有本謂其源之有本也○非源  
自源而本自源即水之本明即日月之本○  
與字數不與明字對  
與字上既說遊於聖人之門者雖為言則已見聖道  
之大矣此一節又必於大處知其本者蓋不知其  
之所在則徒見其大何從下手其本者蓋不知其  
源流之然而後可循序漸進而達於至道也  
疏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

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  
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卷十三盡心上

孟子

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此章難取象理錯比成文以明難明之理  
之有比與也登山觀海流水盈科與也觀瀾容此  
也學者反覆而詳玩之則可以然謹於言意之末  
不微其事如何與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  
也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至道於聖人之門者雖為  
言是與也觀水有漸必觀其源至聖先必觀其心  
也流水之為物也至不成章不達此又是與也此者  
引見與也九章之類與者如他人有心乎付度之上  
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蓋人之為學須是積  
實乃能達達者這裏正失欠了些分毫定是要逐  
實乃能達達者這裏正失欠了些分毫定是要逐  
實乃能達達者這裏正失欠了些分毫定是要逐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卷十三盡心上

孟子

伊川曰成章者為實而有光輝也今以瓦礫積  
之如土山積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瓦礫玉小其則有  
不充輝大積則有大光輝○又曰易曰美在其次則有  
於四支成章之謂也  
之謂聖自志學至于自心從心不殆其則次第皆是足  
于此而通于彼項實之方即其味非妄也蓋空者  
所能潤澤也○聖道之大固有其本矣然自學而後  
之則又豈能一蹴而達乎哉故又以水必盈科而後  
當務實而有漸不可驟等後達者驟之而不歸於  
無所得○東陽許氏曰第一節兩言登山謂所處地  
位高則視下愈小觀海難為水謂所見則小者不  
足觀聖門難為言謂既聽聖人之言則小人者不  
是親聖門難為言聖人之道有本故用不窮第三節  
成章壯難解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要亦隨地使而  
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蓋人之為學須是積  
實乃能達達者這裏正失欠了些分毫定是要逐  
實乃能達達者這裏正失欠了些分毫定是要逐  
實乃能達達者這裏正失欠了些分毫定是要逐

建只是過於彼之意若謂必以其所在成章之前數  
成章則是工夫處頭更不須以漸則學至成章止矣  
却又要達惟其處頭林次難消停卻有消成章之說  
其好却害成兩處章方可達正信信必成篤信  
底章方可達至美一步走遠了步正信信必成篤信  
又行一科去總是步步踏實地做工夫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學孳孳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跡盜跡也

孟子

朱子吳則修

孟子

免出有年

欲知辭與隙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閒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  
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奔騰之

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獲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

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

所謂深念也然哲士又嘗言曰家法從違者排心施如  
 心亦不可如作一事須有自家法從違者排心施如  
 則則若利之問則去宅幾有辨之不明其正反以判  
 爲害者與矣人學之達所以釋以義意正心爲要  
 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也  
 利致之問判善與惡之問也這箇判非是有意於爲  
 利只見聖不明才善便以那邊法曰然才差何初  
 邊去只見判之爲美○問是兩者相並在在邊象一條  
 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爲之問○判與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美

朱子異同條辨

上熱下寒

夫

事之聞知是利害則易理會今人所爲處都是利  
○利害只是利害則易理會今人所爲處都是利  
只管硬苦撻道是苦人只是差處多一人便去路  
近許多以此求利祿皆爲物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  
爲皆善也有<sub>一</sub>些毫末外物之心便是利了又如好  
底爲物事上面只着<sub>一</sub>點黑便不得爲白矣又如好  
底爲物事上面只着<sub>一</sub>點黑便不得爲白矣又如好  
不得爲善若是屬上而只着一點黃便都壞了不  
濟事做善須是做到極盡處方喚做善○用之罔索  
學人之道不是利物時只主于敬便是爲善○此難無  
事時也常有箇主宰在這裏固不是放肆亦不是如  
佛本死寂存箇誠敬做主學問方有所歸若如有星  
子且那碎碎方寸間處不然却以無家舍人睡有  
千萬之貨亦無安分之處今日放在東邊半夜明日故  
在西邊豈非已物

○開明也曰孟子辨舜禹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則  
也經出美便以利害言也只那許錢便是爲有理矣何  
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  
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存養實爲與不當爲便是爲  
在其中也

○大父新安陳氏曰善與利之間察之守之格一乃  
行之事也察之一不精則謂利爲義起人欲爲天理者  
有矣字之不一則今日爲善明日爲惡者有矣必精  
以義字告利之間而不雜以一以守其爲善之力而不  
務則庶乎不流爲難之路而人皆可爲善者將焉可  
以爲善矣此章亦所以選人欲擴天理也○處義兩  
氏曰程子又教人以靜靜工夫也動靜相涵養而  
正字草不已則庶乎可以進于聖人之學矣○新安  
陳氏曰未接物時此動靜皆安養內立其本及接物時  
以方時以達其用此動靜皆安養內外夾持之功皆新  
謂爲善也必如是而後爲善之功如密矣不然則未

孟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美

接物時爲無所用其爲善之方乎○蔡虛齋曰泉源  
爭而言以見其相去之遠曰利與善之分以見其所  
爭之不遠所見其相去之不遠者差之毫厘也相去之遠者  
得以寸里從天理便是善舍人欲便是利若是爲  
善之極距是爲利之極當其發動之初二者相若其  
間相去只有毫毛惟自善而至之至無一的不善故  
爲善與利之相去善惡雖甚懸殊原其所以分只在利  
善之間無甚遠差其始也但只毫厘之差其終也乃千  
里之遙可見人當於其間肯之母使善季理之遠也  
○或獨問與曾子所謂絜矩于所謂幾何分分別曰聞  
此句義又復一步一念方發或後一善一惡二者相  
並在此其中絜矩曰日間○上絜矩曰欲知分字正義  
分承分上下語分則也隨者正較路邪眼處也註相去  
不止所走未幾忽回人心本有善無利端緒紛擾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近世醫堂  
藏板

二義是箇中要與喜惡夾來未嘗之中異與時中之  
中同也  
國大全朱子曰九執厥中與子莫執中又曰而意異  
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兼適非中其曰允執則非徒  
然精一於子莫之微則兼適非中其曰允執則非徒  
發覺不致為墨翟之過也於二者之中執其一所以  
爲中耳故由三聖以爲中則中活而子莫以爲中  
則其中死而子之活者隨時隨事而活而子莫之  
非學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  
權衡之權言其可以權物之輕重而遊移毋以適  
其中蓋所以簡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也程子  
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爲近而中則不可說也嘗如子  
莫之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如此說天豈聖  
人委精仁義與有必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  
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  
曰時中者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  
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見念執而  
念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暴夫時中者而欲隨

近管空  
藏板

於夫其失曰謂有室一幾不中五尺五寸中而相權也  
物者平非所以用中也世人皆生於此室而不知其用之妙  
矣又曰養生不中我室固自有中矣室中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龍蓋  
謂中者今不中矣室固自有中合堂室面觀之參差  
有室室之中焉若如今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龍蓋  
一尺而厚薄又加如以一尺之攸別五寸而不等也  
幾不中者又如此之攸別五寸而不等也  
五寸以爲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數長短多寡之  
中而非厚輕重之中也欲求得乎齊小之中行釋  
五寸之約薄輕重之知不言微其曰君子而時中即所謂  
相權立中庸之書不言微其曰君子而時中即所謂

謝處源補氏曰楊氏贊賢畧偏於解數墨氏贊賢畧  
偏於克厚只緣不如至理所在而各流於一偏淪胥  
不已遂至各執其一偏一爲我一則兼愛至於千乘  
不自其末流視之而知一稱墨之皆失也乃度於稟  
愛爲我之間而執其中其意固善而於道亦近然









物事故顯此如言身酒也言覺性乎此道者也

與自外來者則謂之「尹」曰性之者與道一也





所事而士居其閒得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

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孟子曰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見未見

於所行方見其所行也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見未見

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見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行也

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見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行也

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見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行也

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見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行也

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見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行也

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見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行也

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見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行也

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見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行也

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見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行也

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見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行也

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見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行也

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見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行也

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見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行也

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見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行也

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見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行也

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見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行也

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

孟子曰南軒張氏曰段一無罪而果仁由是而德之

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德之

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德之

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德之

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德之

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德之

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德之

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德之

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德之

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德之

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德之

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德之

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德之

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德之

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德之

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德之

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德之

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德之

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德之

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德之

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德之

孟子曰尚志

孟子曰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見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行也

孟子曰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見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行也

孟子曰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見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行也

孟子曰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見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行也

孟子曰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見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行也

孟子曰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見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行也

孟子曰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見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行也

孟子曰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見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行也

孟子曰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見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行也

孟子曰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見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行也

孟子曰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見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行也

孟子曰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見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行也





朱也仁字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皆賊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中也其意以為舜雖受父而不可以私  
害公皋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  
以親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其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皋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卷十三盡心上五  
○王與法言言首節是謂中三節言皋陶之執法未  
○李本一日此章只把舊法二字立案桃應之問  
○在兩難孟子之答却在俗套各章中却有相成之  
○處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卷十三盡心上五  
○王與法言言首節是謂中三節言皋陶之執法未  
○李本一日此章只把舊法二字立案桃應之問  
○在兩難孟子之答却在俗套各章中却有相成之  
○處

然則舜不禁與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言皋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聽天子之命亦不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卷十三盡心上五

得而廢之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卷十三盡心上五  
○王與法言言首節是謂中三節言皋陶之執法未  
○李本一日此章只把舊法二字立案桃應之問  
○在兩難孟子之答却在俗套各章中却有相成之  
○處

身新狀樂而忘天下

雖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在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張子學問條辨

孟子卷十三盡心上

以爲真有是事也。蓋我相與極誠至實之心。以爲身。則園揚氏之說。則非矣。然揆應之問。孟子之答。皆非。以爲真有是事也。蓋我相與極誠至實之心。以爲身。則園揚氏之說。則非矣。然揆應之問。孟子之答。皆非。以爲真有是事也。蓋我相與極誠至實之心。以爲身。則園揚氏之說。則非矣。然揆應之問。孟子之答。皆非。

孟子

子之於父。猶天之於地。猶君之於民。猶父之於子。猶夫之於婦。猶長之於幼。猶貴之於賤。猶天之於地。猶君之於民。猶父之於子。猶夫之於婦。猶長之於幼。猶貴之於賤。猶天之於地。猶君之於民。猶父之於子。猶夫之於婦。猶長之於幼。猶貴之於賤。

孟子

孟子卷十三盡心上

之於天。猶地之於地。猶君之於民。猶父之於子。猶夫之於婦。猶長之於幼。猶貴之於賤。猶天之於地。猶君之於民。猶父之於子。猶夫之於婦。猶長之於幼。猶貴之於賤。猶天之於地。猶君之於民。猶父之於子。猶夫之於婦。猶長之於幼。猶貴之於賤。

是則公無出亦須有君而卒底然孟子所說亦是論  
心學○尹曰聖人之心至公至善而已  
論之至也舜但知有天子之治天理也希臣大  
舜次子曰直舜問答是孰人也父子上論之至也○  
與處是義天理極其誠就都來括落心上論上盡  
天子的父然人不可安教皇胸襟在守法上不問  
天子之父而廢法故在皇朝只得依之而天子之  
非所顧也希舜受命於天下之公不可廢使以子  
之勢尊卑同之法而全父固不可然全親其父之  
于法尤不可但得勢而迷在皇朝則得仲法守之  
心而已亦得仲堯子之道是舜之成處當如是處  
是就公身生命天理猶微未極所以說其間安處  
今人情懷安以從直理却未致所以為天理之精大  
倫志至柔引所冀乃是就人情禮變上說不是指  
極至道理亦非執此所問之意在其說全無味又  
孟子之言曰此亦只是論聖賢之心耳至若心  
合下是如此描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  
朱子異同辨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聖  
變而適之又曰亦須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為是  
則今人又喜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去權  
不可思謂索引所無是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  
權去也  
南軒張氏曰舜之有天下初不以天下與於己獨  
天理之當然而已為爵授殺人而在其法則失天下  
之公者致終於堯舜則去父子之倫是皆違本非輕  
不可一朝居者也舜則去父子之倫是皆違本非輕  
天下也其所當去視天下猶敝屣也是故在皇朝則  
使舜得以伸其窮病之義在舜則以此而可以終身  
大舜未嘗論天理而已蓋發明天理之心者其惟孟  
子若彼世以利害之見論之則謂天下方歲榮而  
其治舜乃去之得無成業而孤眾乎豈不知天  
命者也聖人所以為治未大命而已若夫利己而  
受天理之所在即舜而竊之豈未大之思也華以執  
其權而得舜得其倫貴之美于舜是乃天理轉更  
全用臣父子之倫者也搬置于執能華之○蔡虛清

曰。則前若斷然要執之。病既不得而藥之。亦安得而  
執有以遂予。○陸氏書曰。病到而述依前。割欲似本  
既執之以後。而襲註則云。須在未執之先。吾來不無信  
事自可兼說。

**開按**朱註。提心字。一曰。親聖賢用心之所極。一曰。  
早陽之心。知有法而已。二曰。歸之心。知有父而已。三  
註則又曰。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大者也。  
至孟子正而因天下後世。稍流弊處之事。便加以私  
害公。以情害義。無所不至。致誤爲此論。以見聖賢用  
心之居。自如此。非如朱子所謂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  
心。創有未暇識者。以朱子之心。解之。心。合下是。如此  
知何謂不計及於利權制也。若謂心雖如此。但制衡不  
然。早陽亦可。不執法爲亦可。不滿濟而逃。只要有這  
一點心。則其心與事分。而爲二三兩語。又何以謂不待  
託教論量。而天下無難矣之事。惟權制不推。制聖賢  
止此。豈不問到不得已處。變而得已。是時勢過極。未  
愛如此。聖賢正不願得後日不得已也。若勢過極。更  
莫不退撥將來。則皋陶何不執之存而免。民有不務  
**朱子集句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下其

而述之有哉。此尹氏所以既謂之至公。又謂之至善。  
而朱子亦謂其止于曰。聖也。○南軒講學。舉出彼得得  
以伸其滯員之責。又曰。吾聞教養輕薄。則使彼得伸  
病員之責於彼。亦甚。設使權衡與楊氏事異。其義之  
同病者。不可以論聖人之心。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

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養

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

其氣體有異也。

**開按**孟子言居移氣。養得習慣。便却只論居不移氣。  
非徒能移人之氣。亦如養之能移人之體。子曰。居



○孟子曰食而弗愛家交之也愛而不敬歡喜之也

交接也。奇養也。歡謂大馬之屬。

○王觀海曰以食引起愛以愛引起敬只言敬上。

愛敬何以有哉蓋益愛以情言敬以道言愛敬同其

名而異之或真其情而敬之而各其可觀而敬則其

未始無意意敬則有尊意樂通志

○物合而弗愛固不足言即愛而弗敬亦只是大

者之食而弗愛固不足言即愛而弗敬亦只是大

者之食而弗愛固不足言即愛而弗敬亦只是大

者之食而弗愛固不足言即愛而弗敬亦只是大

者之食而弗愛固不足言即愛而弗敬亦只是大

者之食而弗愛固不足言即愛而弗敬亦只是大

者之食而弗愛固不足言即愛而弗敬亦只是大

者之食而弗愛固不足言即愛而弗敬亦只是大

者之食而弗愛固不足言即愛而弗敬亦只是大

者之食而弗愛固不足言即愛而弗敬亦只是大

者之食而弗愛固不足言即愛而弗敬亦只是大

者之食而弗愛固不足言即愛而弗敬亦只是大

者之食而弗愛固不足言即愛而弗敬亦只是大

者之食而弗愛固不足言即愛而弗敬亦只是大

者之食而弗愛固不足言即愛而弗敬亦只是大

實也拘當也

○孟子曰日有食其實為偽恭敬而已何足以留君子

○孟子曰日有食其實為偽恭敬而已何足以留君子

○孟子曰日有食其實為偽恭敬而已何足以留君子

○孟子曰日有食其實為偽恭敬而已何足以留君子

○孟子曰日有食其實為偽恭敬而已何足以留君子

○孟子曰日有食其實為偽恭敬而已何足以留君子

○孟子曰日有食其實為偽恭敬而已何足以留君子

○孟子曰日有食其實為偽恭敬而已何足以留君子

○孟子曰日有食其實為偽恭敬而已何足以留君子

○孟子曰日有食其實為偽恭敬而已何足以留君子

○孟子曰日有食其實為偽恭敬而已何足以留君子

○孟子曰日有食其實為偽恭敬而已何足以留君子

○孟子曰日有食其實為偽恭敬而已何足以留君子

○孟子曰日有食其實為偽恭敬而已何足以留君子

○孟子曰日有食其實為偽恭敬而已何足以留君子

○孟子曰日有食其實為偽恭敬而已何足以留君子

○孟子曰日有食其實為偽恭敬而已何足以留君子

○孟子曰日有食其實為偽恭敬而已何足以留君子

○孟子曰日有食其實為偽恭敬而已何足以留君子

○孟子曰日有食其實為偽恭敬而已何足以留君子

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  
其形而無欺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  
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  
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於  
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  
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  
以踐形矣。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於天，性之謂也。莫不有  
其是，是謂之性。性者，人也。然衆人皆於氣稟之偏，狂於習  
是，則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皆於氣稟之偏，狂於習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

惟聖人於天，性之謂也。

莫不有其是，是謂之性。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於天，性之謂也。莫不有  
其是，是謂之性。性者，人也。然衆人皆於氣稟之偏，狂於習  
是，則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皆於氣稟之偏，狂於習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

惟聖人於天，性之謂也。

莫不有其是，是謂之性。

性者，人也。然衆人皆於氣稟之偏，狂於習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於天，性之謂也。莫不有  
其是，是謂之性。性者，人也。然衆人皆於氣稟之偏，狂於習  
是，則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皆於氣稟之偏，狂於習



失語氣看。然後字一何鄭重。正要見點形之體也。但看接說性說心出字。又幾扛得兩不着地。然於觀說情動上何曾肯用工夫。求得其有得於形粗淺耳。孟子此章正為此下針。

性善論曰。聖人本天來。此注渾全俱無一毫附入。惟形色皆曰。天性充滿。此便是錢形非。一而足也。或曰。除白黃曰。堯舜性之。是是天性不見有彩色。亦分。之則即形色以合天性。

關按此章不是孟子論形色。還是孟子論天性。只爲說性無可見便。聽人說善惡。惡無有。特據仁義禮智都說成外假。推言言語教人有此。且能信從。來放孟子說形色上指出天性。見生人有此。且能信從。來放孟子不不生。生有此理。便能始終不變。要不得。此理是手是便能持行。持行便能終身不變。即此理是天性。此意是外假不成。後聖人盡性只是踐此形而已。非畫性先。工夫踐形是一工夫也。劉大興云。宋人一理盡先後之論紛紜不一。惟孟子則合理與氣二而不分。先後情粗如所謂浩然之氣。仁心也。形色朱二異同條辨

孟子卷十三盡心上登

天性也。俱是就氣上相出。不相離。合而爲一器。即是道。道即是氣。說得透。處發而直契處。莫如血須捷顯諸孟子。天資極高。說理卻從直契處。莫如血須捷顯諸孟子。然澤子義只是箇氣字。孟子加浩養二字。便是把氣包了。心有入心。人道之心不同。養落血氣便有夾雜。孟子却不說人心。只說盡心。從仁上指出。人心夾雜色。包了日月草樹之於聲色。臭味。安佚。便作磨磨的偏孟子却以一幾字包了。謂命不謂性。謂性不謂命。而段遺理。此先儒講學頗子有半。故學孟子半學的位大山所見。亦太寬闊。便是遊歷在隨其樂之俗而失當。然此學者草木可盡抹去。人下之流。和夫子與顏子論仁。必在親睦言動上用功。然天下非難勿三字。財只克去欲。要物欲之私。操得得天性之本。非如孟子只說存性也。却也。來之至乎。說都是且極細極高。若淺存便易。却思看陽明全集大約約定從孟子差去了。雄陽明心瓶然亦孟子的言不如孔子的言實也。

朱熹有說堯舜性之。是是天性。便不見有形。色等件。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君之喪猶愈於已乎已猶止也

大全新定陳氏曰丑初其歲謂二年短而爲恭順  
歷於上而不爲者乎○蔡虛齋曰齊宣王欲短喪  
短三年之喪而爲春也故公孫丑曰齊宣王欲短  
恭順於絕不爲者乎穆見之禮以爲短喪子謂之  
姑徐徐以警言爲春之術愈於已亦教之以孝弟以  
男三年之喪出於天理人情之不能已而失不可短  
者衷○齊宣王欲短喪何以失知此所短者爲子  
日喪服自葬以上則漸喪何以失知此所短者爲子  
年喪也而王了母死其傳爲諸數月之喪亦可未知  
其當時已葬而除之理已疑故有是語也諸君若果  
得如錢氏而除云云○齊宣王欲短喪或疑是自短  
其父易之喪然按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威王壬子宣  
王穆立立則父母之喪宜已久矣孟子之遊齊必宣  
王穆立之日也豈爲其母或生年孟子因自短其父  
制耶又推以己及國人所習知以及人不忠之忠也  
國猶齊宣短喪之時無所家引謂自短其喪則  
又推以己及國人惡之者實無故使小民俱短其喪  
亮不但不仁亦且無味即其將或自爲其孝服或爲





之於冉問建財如孔子之於冉賜

成德成其德如孔子之於冉賜則天資

有連財通達其才如孔子之於冉賜則天資

有連財通達其才如孔子之於冉賜則天資

有連財通達其才如孔子之於冉賜則天資

有連財通達其才如孔子之於冉賜則天資

有連財通達其才如孔子之於冉賜則天資

有連財通達其才如孔子之於冉賜則天資

有連財通達其才如孔子之於冉賜則天資

有連財通達其才如孔子之於冉賜則天資

有連財通達其才如孔子之於冉賜則天資

有連財通達其才如孔子之於冉賜則天資

有連財通達其才如孔子之於冉賜則天資

有連財通達其才如孔子之於冉賜則天資

有連財通達其才如孔子之於冉賜則天資

有連財通達其才如孔子之於冉賜則天資

有連財通達其才如孔子之於冉賜則天資

有連財通達其才如孔子之於冉賜則天資

私竊也淑善也艾怡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

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怡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

有私淑艾者

私竊也淑善也艾怡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

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怡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

有私淑艾者

私竊也淑善也艾怡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

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怡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

有私淑艾者

私竊也淑善也艾怡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

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怡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

有私淑艾者

私竊也淑善也艾怡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

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怡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

有私淑艾者

私竊也淑善也艾怡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

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怡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

有私淑艾者

孟子卷十三盡心上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孟子卷十三盡心上

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善其身只是知其身不知此不是說分理  
工夫只與古人不能親炙其子之教而  
治乃後學之弊也非治其身而治其  
言又尤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大舍題氏曰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有各因其  
材而造焉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張氏說曰我  
此一何見得君子教思無窮既隨之而無棄焉在  
教者之自修如何如  
孟子曰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有各因其材而造焉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張氏說曰我此一何見得君子教思無窮既隨之而無棄焉在教者之自修如何如  
孟子曰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有各因其材而造焉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張氏說曰我此一何見得君子教思無窮既隨之而無棄焉在教者之自修如何如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

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望之也  
孟子曰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望之也  
孟子曰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望之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矧廢繩墨不為拙射變其

勢率矜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  
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矧廢繩墨不為拙射變其  
勢率矜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  
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朱子吳同條辨孟子卷十三盡心上聖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教  
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  
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  
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  
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  
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諱不能顯  
顯不能藏

物也。須知得是引荷甚矣。是念生地不發。又是甚難。無此子夾縫方見得他起那精微妙處。又見此心悟。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是那精微不容說。熟讀不說。只才批動那頭子。得發。這物事自法落在面前。如張弓才批動。那頭子不發。雖心不發。然已愈大。推方看得出。中道物事。須是猜一其引。引而不發。其待與衆的之個。偶心欲起。中道理如也。此說如何。曰。范氏此說最好。美豈有君子之好常發之語。只緣上文說射。故有此說。此只是言君子之與人。但問其識以道入而止。方知君子教人。為甚忠恕。學者須是識得這道理。方知君子教人。為甚忠恕。放下云。中道而止。能者從之。不發。謂發其端而不發其餘。故大全朱子曰。引而不發。躍如也。朱子曰。此章孟子之言。總是首教有成法。而其圖。泰虛齋曰。此章孟子之言。總是首教有成法。而其中子異同條辨。孟子卷十三盡心上。臺。近賢堂。

味之君無窮之機○或虛者凡君子引而不發大壯  
曰恒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機小計曰謹  
敗其端而不竟其說○二說似不可得之之機小計曰謹  
法則非只是敬其端而已如博文約禮三朝領入學  
目之教豈但有敬其端而不竟其說之理夫子曰  
人不悅又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  
而竭焉充其見其不然也然則當引而末之豈而不  
可以小計之矣○王說謂曰中道而立見學上  
君子之教引之而有不發者皆引而不發而見學上  
發而有不發者皆引而不發而見學上  
中道而立見學上發而有不發者皆引而不發而見學上  
謂在弗能非易之甲間非如大中至中之說  
○按朱子之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  
之之機學之法只是通達發事得之之機乃其中  
心領神會之巧夫子謂聖賢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  
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便是這得之之機不容說矣  
又曰引而不發謂說其端而不竟其說說其端下  
是授以學之法蓋學之法只是盡理之趣端下  
朱子異曰條辨○五十 卷十三 盡心上 上  
王

十至中道而立止是言非讓非易耳難易二字正對下能字就陳新安迷得此句貼道可定觀未免皮綠之病思謂陳新安迷得此句貼道可定觀未免皮道之病思謂陳新安迷得此句貼道可定觀未免皮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

道循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能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矢之異同條辨 孟子卷十三盡心上 臺 近壁堂

孟子卷十三盡心上 臺 近壁堂

○王觀清曰有道無迫富側看引起未聞字如云天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王觀清曰有道無迫富側看引起未聞字如云天

○王觀清曰有道無迫富側看引起未聞字如云天

○王觀清曰有道無迫富側看引起未聞字如云天

○王觀清曰有道無迫富側看引起未聞字如云天

○王觀清曰有道無迫富側看引起未聞字如云天

○王觀清曰有道無迫富側看引起未聞字如云天

○王觀清曰有道無迫富側看引起未聞字如云天

○王觀清曰有道無迫富側看引起未聞字如云天

○王觀清曰有道無迫富側看引起未聞字如云天

○王觀清曰有道無迫富側看引起未聞字如云天

○王觀清曰有道無迫富側看引起未聞字如云天

○王觀清曰有道無迫富側看引起未聞字如云天

○王觀清曰有道無迫富側看引起未聞字如云天

○王觀清曰有道無迫富側看引起未聞字如云天

○王觀清曰有道無迫富側看引起未聞字如云天

○王觀清曰有道無迫富側看引起未聞字如云天

○王觀清曰有道無迫富側看引起未聞字如云天

○王觀清曰有道無迫富側看引起未聞字如云天

○王觀清曰有道無迫富側看引起未聞字如云天

○王觀清曰有道無迫富側看引起未聞字如云天



越氏曰：爾扶義與賢也。黃氏曰：有所扶則受道之  
心不勝。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降人不倦。又  
大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之，  
所止也。不可止，爾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之，  
所止也。不可止，爾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也。

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之，  
所止也。不可止，爾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之，  
所止也。不可止，爾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也。

東軒書堂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

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

○陽明能明程子所以為西銘之意其蓋刃答程子書時不以此也蓋其晚年所見始益精熟也與尹

近營生

吾之同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胞。民者  
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也。是之謂分殊。故仁愛之施  
有所差。○新安陳氏曰：暴珍者，閭閻非愛物去梁武之  
宗廟不問犧牲甚於其於民戾不如也。墨氏之愛無差  
等。施由親始。亦非仁之宜盡亡之而說是以親親  
者視民也。無輕其無父而於親反不親也。皆是倒行  
施施之道。其次庶幾差而非仁矣。○東陽許氏曰：  
之而弗仁之愛愛惜之義不輕用推不易移天恆心  
當仁之愛乃所由生慈親又重其仁。○朱氏亦云：  
日愛親是仁之所由立。愛人利物是愛之所由施。  
偏事之仁也。○呂晚村曰：親親而仁。仁民而愛物。  
此二句有三義。親用之親仁。用之親仁。民而愛物。  
不若也。也。親親仁民愛物以次用之。民愛用之。施施之  
仁民愛物。施只在親親間。亦次第厚一。余下兩字。

外歸於一本也。以觀親行民愛物。必如此則誠公  
明幾成。得運爲一作所謂仁也。是猶不知此理以至  
等差。無所歸。爲廣大不道。只是其不仁處。○備者  
理一分殊。只是推得去美端。二本而無分。只是推  
不去。而句中心兩字。只是高格待上說。  
○蔡虛中曰。此章宜先辨物類。待民乎親字。在這裏  
然。後將親仁愛字。字字而宜。施着而施之。以親字付  
其分。而不致於輕其所重。以愛字付之。其物各得  
通順。只是說他施有等。不必有無。則到  
○疏上四句。已提上二句道理。但上親仁。弗親是薄  
者。不得過厚。恐無以爲厚者地也。下親而後仁。仁而  
後愛。是厚其所以仁。以及於餘也。上兩而字。作一  
我。於是厚其所以仁。一搭排。又作自。然字。作一  
句。是從分殊歸到理。一下二句。是從理一搭到分殊。  
○若先搭箇物字。仁字。親字。在這裏。然後將親仁愛  
三字。皆所宜而施之。則仁者吾存。吾存之理。而長知  
民能。不先見於愛親。然後可物自隨。而後弗  
孟子異同條辨 五十一 卷十三 盡心上 善 通贊

意親賢之爲務盡辭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寡辭之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立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爲仁也博矣

夫仁者力勞一曰何如曰人各有官務之急所  
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此各執其  
此聖人之所不精爲已憂解以不得志而肉腐已憂  
民其鼓不厭上奸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若學陳學  
則是不能令人讀書中本自存各者處若定稍便  
愚親賢也然先務也治天下莫過於親賢知時  
夫仁者力勞一曰何如曰人各有官務之急所  
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此各執其  
此聖人之所不精爲已憂解以不得志而肉腐已憂  
民其鼓不厭上奸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若學陳學  
則是不能令人讀書中本自存各者處若定稍便  
愚親賢也然先務也治天下莫過於親賢知時

國太全新安陳氏曰上四句言知仁之理下六句  
 變辭之知仁以實之曰未氏公選曰博識廣知  
 人之所爲爲天下得人者聖人之所能濟民者  
 仁不偏受人意親賢也○察虛者曰下文衆老  
 實之衆衆之仁急親賢則所謂衆以不得辭爲  
 以不得爲卑南爲已愛者也○王觀海曰首  
 以俱屬處事仁牛無過誤待人○呂晚村曰  
 以便處無不知也並無不受也○有此二句  
 下將途之理玉必結解出東面言下六句已  
 句說在前即是所指何後置急先衆親賢後  
 即是近付決句之死也置有先衆親賢人後  
 爾耳

臣聞老臣下不知無不對恩計臣等便得  
 急得則急知臣有不如有不愛失財是急非所急下  
 急求不可得所急急求社會通失財是急非所急下  
 補云則事無不治而其高知也夫天下所急無  
 不治其爲仁也補云可見是爲要恩恩不洽所以急急  
 於急也如此然後成其爲賢者仁者今人爭多微去  
 急而無仁有一夫之不獲耶○當務須濟窮恤急爲  
 急之急而當務自該得潤澤此以爲卹民賢者不  
 非是○不徇微亦非不細物而急之非不徇微而知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  
 是之謂不知務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爲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假大假。流歡長歡。不敬之大者也。齒決留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怠於先務。雖偏知人之所知。偏能人之所能。徒勞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夫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發也。

與仁發顯是謂不如務新近說看不說仁曰便是  
言學者亦有當務如孟子論金樂古樂則與民同樂  
乃樂之本學者所當知也若伏明其尊有節矣持樂  
之一事耳又如修德建業是學者之一事學者須  
要窮其源本故得大水不涸未則如海湖之至大船小  
船莫不浮從若上面著水米則大舟小舟船都動不得  
如藕浮萍能得其大源則水米則大舟小舟船都動不  
於此處用力則得必不竟沉澤之患矣  
圖大全曲禮曰孟子曰君子所貴有言舍大獨小者  
曰前說曰南軒張氏曰孟子所貴有言舍大獨小者  
爲不知務耳非謂能三年之喪則把小功有不足察  
無此後流爲則曲禮有不問則安說其來本未早  
具此所以爲過曰新安陳氏曰上文言智之如急務  
仁之急親賢急務乃如仁之大者此取譬於喪服誠  
併結上說不能使其大乃求其細矣如務者也不如務  
併結上說當務親賢爲務二義字○雲峰胡氏曰集  
註之意以爲識智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知識仁

不周矣。不順於用。其心者。也不如所先施。則如之。  
 遂用其心。神懷氏以爲。識其全體。是言仁。如所先。  
 施。則如之。智以衆。誠。新。安。陳。氏。曰。齊。同。爲。知。與。親。  
 爲。務。智。非。以。衆。誠。能。新。安。陳。氏。曰。齊。同。爲。知。與。親。  
 惟之。謂。智。之。所。爲。務。者。即。是。急。親。賢。之。爲。孟。子。朱。子。  
 爲。智。之。所。知。亦。在。知。所。適。而。軒。即。此。說。也。但。孟。子。朱。子。  
 之意。本。不。如。此。蓋。知。所。宜。爲。所。已。甚。則。不。可。以。親。  
 賢。當。知。此。事。乃。不。論。親。戚。與。疏。非。仁。相。爲。用。也。如。  
 所。忌。於。上。一。節。是。衆。起。模。樣。是。之。謂。不。知。爲。用。處。處。  
 活。活。說。言。外。括。出。上。不。忘。先。者。仁。不。忘。親。賢。不。猶。是。  
 也。故。是。字。蓋。所。上。不。忘。三。年。之。喪。二。句。今。說。爲。不。  
 忘。點。上。先。爲。親。賢。之。爲。爲。忘。二。句。也。不。得。而。作。  
 即。忘。大。小。之。等。字。則。此。不。得。釋。不。得。釋。後。湯。

血子卷之十三終

不仁之當只此與  
 知則先矣云不  
 亦在務其知○  
 無知原為知所  
 不仁者無不先  
 當務義而行則  
 務義而無不體  
 親賢之無不序  
 之知者無不先  
 仁者無不先  
 矣此意正知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孟子卷之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古聖賢二章言孟子由處修齊而達於仁義之事也

此章言孟子由處修齊而達於仁義之事也

此章言孟子由處修齊而達於仁義之事也

此章言孟子由處修齊而達於仁義之事也

此章言孟子由處修齊而達於仁義之事也

此章言孟子由處修齊而達於仁義之事也

此章言孟子由處修齊而達於仁義之事也

此章言孟子由處修齊而達於仁義之事也

此章言孟子由處修齊而達於仁義之事也

此章言孟子由處修齊而達於仁義之事也

此章言孟子由處修齊而達於仁義之事也

此章言孟子由處修齊而達於仁義之事也

此章言孟子由處修齊而達於仁義之事也

此章言孟子由處修齊而達於仁義之事也

此章言孟子由處修齊而達於仁義之事也

此章言孟子由處修齊而達於仁義之事也

此章言孟子由處修齊而達於仁義之事也

此章言孟子由處修齊而達於仁義之事也

此章言孟子由處修齊而達於仁義之事也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

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

愛也

關帝直書曰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吾同胞

物吾與也蓋無一物不我所欲之中今乃以民為

物吾與也蓋無一物不我所欲之中今乃以民為

所不愛何也此本所謂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

之意蓋數一分殊之說也故民本吾所欲愛也親則

為在所不愛矣物亦吾所欲愛也親民則又非所不愛

矣

王曰梁惠曰言結仁仁不仁重不仁違例之說

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梁惠王也既勝勇下則下仁者以

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梁惠王也既勝勇下則下仁者以

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梁惠王也既勝勇下則下仁者以

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梁惠王也既勝勇下則下仁者以

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梁惠王也既勝勇下則下仁者以

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梁惠王也既勝勇下則下仁者以

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梁惠王也既勝勇下則下仁者以

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梁惠王也既勝勇下則下仁者以

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梁惠王也既勝勇下則下仁者以

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梁惠王也既勝勇下則下仁者以

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梁惠王也既勝勇下則下仁者以

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梁惠王也既勝勇下則下仁者以

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梁惠王也既勝勇下則下仁者以

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梁惠王也既勝勇下則下仁者以

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梁惠王也既勝勇下則下仁者以

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梁惠王也既勝勇下則下仁者以

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梁惠王也既勝勇下則下仁者以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

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

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關廉

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

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弟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

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

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遠親

關太南軒張氏曰仁者推其愛親者以愛人不仁

者以其恩及於他人者必於其親仁與不仁之分其

甚微而其法如此○虞源補氏曰仁人之恩自內以

不愛而輕重事差不可奪也不仁之禍由疏遠親

父子異同條辨

卷十四 畫心下

近警堂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楚知言文公城濮之戰有無時其事雖若至於不  
禁王命而桓桓其師則均爲不義而已矣○殷虎渡  
曰此章意在尊孔子○吳瑭有曰春秋是言春秋之經  
非謂春秋之時也無義義指孔子若法言  
○樹孟子曰滕國時好義不已並不知征伐之義使見  
且或以桓文之功而面許之遂知春秋之起足見  
斥於聖經何嘗以爲義而不征征義明無義義之  
無義義絕下既繫以義而不征征義明無義義之  
○此可見孟子精於春秋處他亦不重季康春秋

法蓋稅秋不俸其征發之事而孟子  
爲言則爲富時諸侯好戰而發可知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尹曰征也者王者之正天下也春秋之際敵國相殘耳皆王者之罪人也

以作也。無義義三字斷盡春秋諸侯兵事之罪。○蔡

按春秋只是戰並不是征孟子特解征字之意而

自不相征安可以敵國之戰而盟上伐下之征乎此

所以養義也○學曾問孟子既說敵國不相征而

則爲王者之罪人以仁使不仁用爲奉天之天吏是又不待徒執事玉之義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義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

愈也。

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只依當時恁地說

王觀海曰此章全釋太極存心要領而發揚以龍虎引起耳非泛論讀書之法而証以武成也○陸稼書曰呂敬輅謂此章專為不善讀書人害道說法愚

意以讀書爲主。則武成只是。一証。以武成爲主。則讀

總計 26.1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朱子異同條辨 卷十四盡心下 五

武成謂昔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

奉天伐暴之義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武成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義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朱子異同條辨 卷十四盡心下 五

杵春杵也或作齒櫛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制行伍日陳交兵日戰  
國全小註以帝王之世得志大異人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制行伍日陳交兵日戰  
國全小註以帝王之世得志大異人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孟子卷十四盡心下

近賢堂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制行伍日陳交兵日戰  
國全小註以帝王之世得志大異人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制行伍日陳交兵日戰  
國全小註以帝王之世得志大異人也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欲一車兩輪也。千書  
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然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嘗云王謂商人曰無  
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故非敵商之百姓也於  
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制行伍日陳交兵日戰  
國全小註以帝王之世得志大異人也

朱子吳同條辨

孟子卷十四盡心下

近賢堂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制行伍日陳交兵日戰  
國全小註以帝王之世得志大異人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制行伍日陳交兵日戰  
國全小註以帝王之世得志大異人也

之民而徒虛民之君則其民立背與我爲讎或別  
式之事以誑之云爾胡氏曰觀此矣夫大抵此四章  
可知前章所論盡無不知無覺者矣夫大抵此四章  
亦猶承而言一章以梁王之驕爲不仁二章以春秋  
之賢而不義三章言武王仁義之師無血流通人  
之說四章言湯武仁義之所必不用我爲戰之人  
由新張氏曰戰國之際以功力制勝者有戰有刑  
測之能區矣而孟子謂以爲當服上刑今又以爲太  
罪蓋所謂深拔當時之弊使之獨其本也抑其本有  
美哉其性好人好仁無敵於天下者不至於外侮  
徒欲以功力取勝則天下孰非吾敵勝與其內爲疾  
民而違天矣

○按前解征字爲上伐下蓋以上之正而伐下之不  
正也此兩解征字爲五刑罰之以之正而正人不  
仁不仁爲吐下而不吐若臣爲吐下也感以吐我下  
亡仁天子吐下而不吐若臣爲吐下也感以吐我下  
四曰天討以正其身各言不正已之因致上句緊連下句  
既正是則民各言不正已之因致上句緊連下句  
以見不用兵之意彼者陳苦戰者輸君以賊民正仁  
近堂

卷十四 心下

六二 異到於辨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知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

舞所輪轉輸之意蓋如此

[illegible]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袷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食也。糗乾糧也。茹亦食也。粢畫禾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勦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所往分定。故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 盡心下 十

[illegible]

愚所以若此者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

耳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聞者我往彼來聞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

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大全南軒張氏曰天有顯道顯類顯性成應之理未有不以類者方其殺人之親猶知人殺吾親其理固已在此乎觀范氏前北朝之若互相殺殺目今觀之屠戮他人者實自絕滅而已矣孟子斯言欲使時

未之異同作莽 卷十四盡心下 近世會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之親此以威飲為暴也文王之問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問為辨國中此以開闢為暴也殺世為暴不止然

不終日而敗也

○南軒張氏曰古以義理為國使世無邪而巳古人

法之成敗亦皆轉而為一已之計矣木原不正其

往不失先王之意豈特為國之謀而已哉○虞源

氏曰關則一而古今所以為國之意則不同虞源

常為義也天理也征服出人意則人欲也天下之

事莫不然而孟子舉關之一事言之范氏推言及風

范國之義且曰使孟子用此語必行文王之政者

尤覺得孟子之事實蓋孟子言語何如是事實言之

則必行之○要涉險曰此章專為借義以行私者

朱之異同作莽 卷十四盡心下 近世會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









思得民不是豈國及得四面小惠事不難夫先克出  
算愚民算不得得丘民之心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  
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行亡  
故其輕重如此

理國之貴者君輕之說得不替後世其等之端乎以  
也各於其時觀其輕重之所在而君貴此固兼行而不悖  
而姑借聖賢之說則亦何難之不可位而所以替後  
人之禍者又豈止於斯言乎  
國大全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封人  
主各以其野之所有本逐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  
掌設三之社地為畿封而樹之聚土曰封樹謂壇及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卷十四盡心下元

門將也曰虎通曰天子社壇方五丈取五方五色土  
以黃土○周禮國社稷壇相方○道氏曰社壇在東  
各三級壇在四隅如曲方○道氏曰社壇在東  
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農非土無以生土非  
無以見生所以祭五穀之神農非土無以生土非  
安民而曰此以學言非以分言也○慶源輔氏曰天  
社稷者立社稷者亦為民故也○張步陵曰通章  
為輕視其民者而為貴也○氏為貴只是區區區  
或能勝于之為  
國御孟子是言分而論理或問之說也明也思  
與則有幾孟子是言分而論理或問之說也明也思  
豈不是理孟子是言分而論理或問之說也明也思  
之民非豈書天下之民也此理已推分之先失矣民

為大夫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  
五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  
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  
也  
國蔡虛谷曰得其民則天下歸之此謂神君之也  
非謂天下之人歸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卷十四盡心下元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  
輕於社稷也  
王觀海曰危社稷要果虐民說未變置是更立賢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  
輕於社稷也  
立賢君以主社稷明輕於社稷之意其言危社稷者  
民而立更立君以安社稷未嘗不是為生民也則民

犧牲既成黍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

祭祝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燹而更張之亦年不順成人始不迪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湯羹爨之則酒有是事爨其所酌之水諺曰以  
湯爨爨之則酒有是事爨其所酌之水諺曰以  
早之使不自昏且而遷廢其配祭之人於禮亦未  
安者今集註之說則由於彭越陳無已之過而爲  
句容令多設爨醢爨而加增陳無已之過而爲  
爲此或有合於古人之意故取之以爲說也

矢二異同條并五

卷十四 雜記

義經集

**大**全雲峰胡氏曰雨澤廣宇不同衆註釋之義其  
數重而後者或立其神也○南軒張氏曰人君惟特  
之壇壝而非祭其神也○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欲故肆其私衆輒失人心是以  
危其社稷授使不知民之肯神授天之命而不與焉則  
祀便可保矣是以明王畏其民而問土使民畏已受  
其氏者昌使民畏己者亡竊先自居民難追於勢而  
悔之然其心日離民心離之心離之是天命去之矣○秦虛  
實曰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二句相連不可分年桑年  
或不虞則不行所以諱民野也蓋以其神無功故不順  
之祭此正與旱乾水溢饑饉道覆之意同○不順河

兩隅不特不成謂五穀不熟

不敢一毫私意。雖此偶見。就極深熟。若非但以上義。而後而發。爲重。若否也。然既成既。以時而不能。而民樂於爲。則量。以也。更新之意。不得不。而民放日。於民也。只祭祀不見。是更。亦所以。重民之意。於民。青赤。至見於。前之。中。通。車。所以。重民爲貴一句。

○孟子曰聖人有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吝者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者是乎而沉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卷二 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三

近營堂  
藏板

聖學孔子者也。乃屢解其惠而深歎之。曰：聖人之食福歸諸百姓，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爲故也速而所及者廣矣。如魯往大齊之州，雖非中絕於莽，去孔子之功爲倍，然亦大齊大業有之。然所佩也者，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跡者，深於道者不能盡其萬一。如彭求芝木之爲華，平居存義性之益而幾急其萬一，如彭求芝木之爲華，貴者所以施於閭巷之間，能急之候也。孟子屢稱惠而不失於人者，其意殆以此聖人之爲聖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說，非自見假如人言孔子爲聖人，也須直待已實見聖處，方可信。

又全南新張氏曰：聖惠，歷聖人以其聖於諸聖於和而得者也。及王氏曰：聖人達明澤及當時，窮則隱，傳教義於此，不及伊尹者，其惠不爲政於天下，所可傳者風而已。伊尹異於是，故不及之。至堯舜禹湯，日耕之風，莫和於堯，莫消於秋，物無有不歸於堯。





近醫堂藏板

近警堂藏板

4—

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昭王來聘孔子時陳蔡大夫安敢問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去衛如陳之

○蔡虛齋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朱子曰此說陳蔡大夫發楚國之說未可信其絕糧

○朱子曰此說陳蔡大夫發楚國之說未可信其絕糧

○朱子曰此說陳蔡大夫發楚國之說未可信其絕糧

○朱子曰此說陳蔡大夫發楚國之說未可信其絕糧

○朱子曰此說陳蔡大夫發楚國之說未可信其絕糧

○朱子曰此說陳蔡大夫發楚國之說未可信其絕糧

○朱子曰此說陳蔡大夫發楚國之說未可信其絕糧

○朱子曰此說陳蔡大夫發楚國之說未可信其絕糧

○朱子曰此說陳蔡大夫發楚國之說未可信其絕糧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近譬堂 藏板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

俚方言亦訓賴

○朱子曰此說陳蔡大夫發楚國之說未可信其絕糧

○朱子曰此說陳蔡大夫發楚國之說未可信其絕糧

○朱子曰此說陳蔡大夫發楚國之說未可信其絕糧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

厥問文王也

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

當之肆發語辭附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是矣

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

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

盡其在我者而已

○朱子曰此說陳蔡大夫發楚國之說未可信其絕糧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近譬堂 藏板

○朱子曰此說陳蔡大夫發楚國之說未可信其絕糧

○朱子曰此說陳蔡大夫發楚國之說未可信其絕糧

○朱子曰此說陳蔡大夫發楚國之說未可信其絕糧

○朱子曰此說陳蔡大夫發楚國之說未可信其絕糧

○朱子曰此說陳蔡大夫發楚國之說未可信其絕糧

○朱子曰此說陳蔡大夫發楚國之說未可信其絕糧

孔子曰：「復是數烈之說。」孟子學幾絕，韓諸氣所不  
動，口在外，置在心，有溫，後有口，且有溫，則不他  
存，口與孔子之於恒，應文王之於孝，使皆依律，續之  
至於死，以兩端字，換  
他口，案自深一層。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朱子異同條辨：孟子卷十四盡心下 近賢堂

○孟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條然之頭也，用由也，路  
大路也，為閒，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  
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孟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孟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孟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朱子異同條辨：孟子卷十四盡心下 近賢堂

○孟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季子曰何以烹之曰以追蠡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蓋者習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蠶習而欲絕蓋用之者多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孟子

卷十四 盤心下 聖

近醫室  
職板

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大令題曰旋考工記環而鑿之旋也  
之鑿鑿鑿之紐也其形如環有盤旋之義於旋  
之上爲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鑄旋之上以銅篆作  
之燕及盤足限各銘邪音旋矣之聲而然所以知其旋  
者但以鐘其所知如蠶之聲者但以追則究以爲具  
者之形論而求其聲也若但以追蠲亦可向具  
居之大觀式之夫式失而第以爲肉於文王之學者  
亦未獨見文之始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豐氏曰矣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而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客九軌車有數行故其轍迹

沒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獨在文王前于饑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諱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分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九經九緯經余九軌困中管四方九聖詢之經緯  
之涂皆容方九軌凡八尺爲軌廣九軌積七十二尺  
則此涂十二步也○後方陟曰論筆者會其性情本  
其功德又諱其形勢○強可強方以見作者之精神而定  
其優劣堂區區在一畝之才乎高子聞最感陋故孟

五  
吳  
同  
條  
辨  
五

卷一

藏板

不與深言但即其說以解之○王觀清曰城門之貼賊深意也在內竊之盡也○兩馬之九貼日久車多所致在內竊者多在又土前千餘年也日久車多不平日久失故車多也○  
掘只是矣是掘一勾期高千浚陷之見盡行樂過下以信備以戰之兩馬之力要者亦字者用鑿者焉能使盜賊則兩馬之力能使要者○城門之機以馬力終他深不得只日久自能然追以人力教他盡亦不得只日久  
便自能然耳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始不可復  
先時吾聞官餼孟子勸王發棠已之舍以賑貧窮至  
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  
言恐其不可也





而抑彼也張子所謂善則付命於大道則實成於已  
其言約而盡矣

所謂性命者何不同也曰性者人之所受乎天  
者其體則不通仁義禮智之理而已其勢則受乎天  
者其氣則不通仁義禮智之理而已其勢則受乎天  
賦於人之名也不惟智愚賢不肖之所異也氣質  
之所偏者不由於是也故君子於性已覺欲之私  
則不謂之性而安於貧富貴賤之有命於性也然  
之殊則不謂之命而勉於仁義禮智之存性也曰然  
則此其專為貧賤愚不肖者之取抑其通言之也  
孟子之意則若為貧賤愚不肖者而論其性也  
必存神氣之通聖且賢者雖所求之已勝而亦未  
不勉正所謂性也

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近世全

仁之於父子也至若轉體之於家則薄於仁矣義之  
於君臣也至若策封之於達干則薄於義矣禮薄而  
至於賓主之失其歡智薄而至於貧者之不能盡知  
其極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有性之反之之不同如義  
之盛德因循於天道若兩入聖境之不獨如義  
稟之有未純處是皆所謂命也○上云性也下云命也  
此其所以有命也○性也者不遺也下云命也者  
必存神氣之通聖且賢者雖所求之已勝而亦未  
不勉正所謂性也

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近世全

所遇氣數然雖惟盡事親之道則於此處應此所謂  
遇之有應有不應皆有厚薄清濁之分有淺有深所  
遇之於天道如是矣則是性之為用則身之為用則  
入聖域而不侵此是合下所原有清濁而所造有淺  
深不同仁之於父子不得位禮之於賓主不得君臣  
文王在夷里孔子不得位禮之於賓主不得君臣  
子為簡智之於賢者如是矣要智矣而不知孔子是  
命○上云性也下云命也此其所以有命也○性也者  
必存神氣之通聖且賢者雖所求之已勝而亦未  
不勉正所謂性也



樂處而曰樂正子之為人以為善人則有餘以爲  
信人則不足故既曰善人也而又曰信人也至末  
云二之中云云謂二者之間也孟子曰說由善人也信人  
也樹樂正子只得一箇人孟子却在兩也字轉轉他處中  
也樹樂正子字字皆完○此善人所指他天資有善  
而無惡上說樂正子既無惡矣知而後知其修其  
故但以善人名之不得然善矣知而後知其修其  
而本至於樂則直名他是信人又不得只得其量其  
本分而曰善人也信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  
朱子異同條辨孟子卷十四盡心下經近聖堂

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善者人之所共惡者人之所惡其爲人也處心  
遼事存已操持凡其所爲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是  
可謂善人矣  
可欲之謂善可欲只是說這人可愛也○問可  
欲之善曰爲君臣民爲父兄爲子弟是也外是  
而求則非○可欲只是無可憎惡處學者必於於  
事上求用工處但無可憎惡處下  
大全全處滿補氏曰先儒多以可欲爲已之欲如  
所謂發其可願之意獨集註不然可欲是別人以  
爲己之善而欲之也○呂晚村曰之謂善三字如樂  
善而不爲己也○天下之理曰善解可欲二字爲  
欲海即下其爲人也無何則可謂善人矣清出善  
則其爲人也何是此實此等入言不是指樂正子之

爲人曰謂之善學者必欲於善上求用功處但  
不可信可惡事便以此爲知而不能盡善無惡而  
用其信其實事不微可憎可惡之事則便是其有  
善之信矣勿以此爲可欲之謂善正解當下可欲  
不可自有是天資高

有己之謂信

凡所善者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  
信人矣曰善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  
信

樂聞然此或其天質之美或其知而無覺焉未必  
其真以爲善而果能不知也必其用力之久一旦脫  
然有以真知其善之在已而不得不然矣定與實而  
無一毫虛偽之態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  
論語善人能無惡矣然未必能不失也必真如其善  
朱子異同條辨孟子卷十四盡心下經近聖堂

朱子異同條辨孟子卷十四盡心下經

之當然而實有於已然後能不失信者實有於已而  
不失之謂○善人只是我實好底人孔子所謂不踐  
如好是善只是自是實好底人而己有善心之謂信是  
格知得下實是如此做此是誠心已上諸心之謂理會  
得○善信美大聖神是六等人有善已之謂信是誠  
又曰道方大直方然後大信智而至於然後能不習無  
不測  
大全全處滿補氏曰善固多端集註言凡所謂善  
以誠之知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表裏誠實無一毫  
欺欺托之意也  
樂聞然此或其天質之美或其知而無覺焉未必  
其真以爲善而果能不知也必其用力之久一旦脫  
然有以真知其善之在已而不得不然矣定與實而  
無一毫虛偽之態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  
論語善人能無惡矣然未必能不失也必真如其善  
朱子異同條辨孟子卷十四盡心下經近聖堂

充實之謂美

夫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然其所以自信於心而己未必其行之充足也

朱子與同僚并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聖

近世

夫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朱子與同僚并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聖

近世

然又須見其外履踐方得故云力行其善至於充滿其



不得王夫其工夫仍在夜間上漸悟涵養時而虛寂  
而後其體固不論有無無物而盛仁善美又于  
文明者不必有物有惟之而盛仁善美又于  
者於一家在一國則文明者不必有物有惟之而盛仁善美又于

###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化之使其大者假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  
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爲  
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然大而化之則其所謂大者亦能隨乎方體形  
往之固必其德之盛者且以從盛之盛者且以從  
熟則向之所謂大者且以從盛之盛者且以從  
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庶幾神合其吉凶矣是  
則所謂聖人也

### 朱子與同條辨

孟子卷十四盡心下  
聖人者

大德也其德之盛者且以從盛之盛者且以從  
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  
大德也其德之盛者且以從盛之盛者且以從  
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  
大德也其德之盛者且以從盛之盛者且以從  
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

之融於大木之融於日也  
之融於大木之融於日也  
之融於大木之融於日也  
之融於大木之融於日也

###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  
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 朱子與同條辨

孟子卷十四盡心下  
聖人者

聖人者其德之盛者且以從盛之盛者且以從  
聖人者其德之盛者且以從盛之盛者且以從  
聖人者其德之盛者且以從盛之盛者且以從  
聖人者其德之盛者且以從盛之盛者且以從

新輪轉至則不可得而却上學弄說始於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看化其高類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

朱子與同條辨

卷十四盡心下

近世堂

○刻金南新張氏曰本儀在可欲之善信者信此者而美者美此者也天則克此而神也化則克此而神也其不可知則神也至於聖且神其體亦不外此而釋之謂大只是然而已然則生輝大之化之謂聖則益矣矣化而不可知之神神亦只是聖而聖之無以復加者也豈於人通之外別有神妙之聖哉○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克實之謂美此是成已事繼之所以立也克實而有克實之謂大以後則兼以克之盛自然及於物者言之謂立而用有以行之也○林大星曰聖之至極人不能測只看見之斯立道之斯行終之斯來歸之斯祀祀可見通者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克之則通而不可窮正是是意聖神象引又欲作兩人說有來只作一人說為是○呂脫曰日不可知故曰神非如神之謂也

朱子與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近世堂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放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克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樂正子曰以善名矣而以諸散從子放先緒舍後長故何也曰言在二者之中則存餘然善而不必於信矣此其所以未克也程子不謂受變於俗者不克也樂正子失之也如是知好善而未必皆實有諸已也人全度源情氏曰意者樂正子雖能明善而亦上未大則於善未誠使其誠有諸已則於從子放之事當如惡惡矣而自不覺遇也○新安陳氏曰自善信而至聖則高下罔樂絕矣然雖聖神之極致亦不非手通學知利行以下之希望未有不由得級而進者可欲之善其能下諸已勉勉備備克而不拓之以王廷

顯此性之之聖有生養之不同豈有不能如身之  
 聖者○雲峰胡氏曰須有尹氏上下一理四子素者  
 人心之天理始爲人之所以可致者此理也然與人  
 之所不知者亦此理也書非粗淺神非高虛匪在  
 乎微有此衷而力以充之○  
 ○按則不足呂覽鄉云精達人射刻在中字中但絕  
 位則曰具素端不整假令樂正子實造到信孟字優  
 不卜此中字信與美本有令美與大亦有中與聖  
 之聖與神亦有中此性爾余之中者當其謂之美謂之  
 大謂之聖神時之中則正位之中者爾余之中又有  
 別○曰二之中則者尚未能實有諸己矣曰四之下  
 則此後之品尚非一端而可破致矣孟子曰梁正  
 子造苟等絛難說哉索絛說到極處而一一列闕之

學氏誘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暑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折也

說大全上卷子曰楊氏皆是理學無大無小但聖賢之說尤出於楊氏爲可取也  
○蔡元定曰逃學必歸於楊自書而歸於實言勢之非以楊氏爲可取也  
○蔡元定曰逃學必歸於楊自書而歸於實言勢之必然也蓋雖其不情而必資夾楊和者適直未能便合于大中正之道故只歸楊未能便入儒○受是儒者受之不兼楊之受黑也○王觀海曰吾儒先成己而後成物猶是以己得受將主於其身一其本或曰落外不情楊氏稍近實得○逃學成物楊是矯枉而直近實儒之漸也○王觀海曰吾儒先成己而後成物猶是以己得受將主於其身一其本過直近實儒之漸也○王觀海曰吾儒先成己而後成物猶是以己得受將主於其身一其本借之大適宜○吳棫子曰兩項俱與儒有宜但窮理

勢無必歸楊樹必歸而弗歸者此迫之謂也  
有逃楊樹者有於不歸僅有然此是他欲於其中未  
歸楊樹若亦於不歸而欲逃墨者於楊而欲逃楊則於  
墨必見得不歸於楊必見歸於墨而有所適矣有所  
歸但見其反正之漸必有漸理有漸勢者外焉遠太  
遠不近人情一強其不情則必將歸之大過而折入  
於楊此理勢之激而爲歸者也夫歸者本來近實是  
人情中自有消息其大歸則自必就於大中而歸之  
於微其理勢之近而易歸者也如墨者刺之不歸楊  
而歸楊樹亦有之然大易則如是○斯其陷溺之  
久而取其俯仰之失者何恐不急爲之援也不所受  
斯受則陷溺之失者何恐不急爲之援也不所受  
悔悟之新者爲之一塞其機而大抵悔悟也此君子之  
待其端所以爲仁之至也

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  
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  
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  
至義之盡也

大元龜云：仲氏曰：於異端歸之其歸者至正不可  
以奪其義之盡也。夫歸得之甚，起者至大之心矣。  
仁之至也。於此可見聖賢至正至大之心矣。  
聖賢盡其言，彼既未歸而反道，其既得之失也。  
送善者，既得之失，則不歸之受矣。○後世既曰此傳至  
善，善字字儒不可不與儒並流，然新章在末，歸之先  
既歸，則當徐以契其心，慙若既歸而辨，便使彼窮而  
無所入矣。  
○抑時弊多有待之不恕。上說惡道成時，儒之禍  
於此皆落第二層，聖賢實正只有一箇公心，嚴禁其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違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違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至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大令虞翻氏曰不忍者惻隱之事也不爲者惡惡之事也是皆本於性發於情而統於心人之所固有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曰盡心下

近賢堂

有者也。性與情故有所當發而不發。亦有所不當發而反發。遂至於其所不忍者。或有時而忍於其所不忍者。試有特而爲之。亦使面格色之失。今教之以爲所不忍。以建於所忍。推所不忍爲以建於所爲。如是則心得其職。情得其正。而性之所以爲仁義者。得矣。○西山黃氏所忍所不忍者。正心之正也。能即心是心。而身之身所忍所不忍者。正身之正也。能即身是身也。勿齋程氏曰。推廣善端。精其所以受是之謂大聖。無不通行無不得是之謂達達者。無不通以心行。無不得於事言。○湯養林曰。理者。且此而通之於彼。是使忍處爲處。過物之直。從不忍不爲初。機時特覺。醒目不至於有忍存。爲不勝於合。正夫盡性盡理。

不本於人所皆有則仁義自人所皆有其皆有仁義而昧之者以又有形惡爲嫌之也一違之於所惡爲而在義之全體盡見矣故張子曰仁愈義也若不看清不忍不爲爲仁義之發端卽混爲了仁義更不着眼皆有所不忍不忍不爲爲遠或卽執皆有而忘却卽謂所生不知人惟有所不忍故不盡不爲而有所惡矣雖有所不忍不盡不爲而有所爲矣上兩所以要達仁也義也是就既達之全體指出以示人見與不忍不爲爲惡兩端

爾其達天下都是忍爲之人那偶有一念一義之不忍不爲能有何如如何能取得仁義之本體路又不知何能獲得仁義之全體來故機關全在達上下文所以推言擴充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 盡心下 美

近醫

充滿也。穿穴竅竄竄皆爲益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皆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充其無穿竅之心而無不義矣。

圖大全卷之九 補氏曰此一篇因前說而教人以充滿  
其本心之量也蓋欲害人之心即是所不忍忍穿窬  
之心即是所不忍忍為惡之心即是其量即足所不忍  
穿窬之心即是所不忍忍於其所忍然後從先滿其無  
害害人之量滿其心量則其用有寬而充矣蓋無  
可勝用矣○蘇頌謂曰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量其  
量上文只是一意但露出害人不忍欲害人之量其  
處所連耳若曰如害人者人所不忍忍人使充無欲  
害人之量而仁不可勝用矣害害者人所不忍忍人

朱子與同條釋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近世堂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所以為通乎安處而無所往而後能充者蓋也蓋  
建只就機勢而言是徒真寬用力而言此下三節皆  
說用工夫

此申說上文充無受爾汝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釋  
虞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  
心必有愜念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擇之使  
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爾汝之名也然及之於身而充其無可與爾汝之行  
不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自有未足則爾汝  
爾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人能充無受爾汝

朱子與同條釋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近世堂

之實處玉夫却其大到了這田地功夫大段得緊了  
所以說無所往而不為義也便行已寡矣未盡便  
不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矣  
爾汝之名也然及之於身而充其無可與爾汝之行  
不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自有未足則爾汝  
爾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人能充無受爾汝  
此申說上文充無受爾汝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釋  
虞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  
心必有愜念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擇之使  
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爾汝之名也然及之於身而充其無可與爾汝之行  
不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自有未足則爾汝  
爾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人能充無受爾汝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盲飮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飮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餽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卽此意也便佞隱  
默皆有意探取於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  
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  
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或問仁義之詳舉則不惡之心與害人之心易居而有惡之心推稱之類多端故彼舉而此詳欲共於此以從其性推之端耳

語問問師者採取之意豈言採取之採取日動是動之之意如不言師之也如合商與德說却不說須故去悅人是以言師之也如合商與德說却不說須故

矢子吳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空  
近世堂  
藏板

吾面難免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飾之也。又曰。使當  
言而言。苟有悅人之意。是亦穿窬之類乎。曰。固是。  
穿窬之心。便是那受爾汝之實。又問此章首言仁義。  
而後專言義者。何也。曰。仁只行一路。不過只是窮不  
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足義。却頭頭多。又問人能充  
無穿窬之心。是就至龜處說。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不  
言而不言。是論人至極處。事曰然。

圖大全原解補注。因此一障事之微。而理之家又有  
甚於前者。故以一言之大。不為穿窬。受爾汝在士  
則有所不必達矣。一語一義之微。益於其枝安排。如  
存存聯於人。則是赤子一簣之微。益於其法。以為其  
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必推無穿窬之心。  
而連之於此類字。纔字云。意亦精矣。不容有不盡力始  
究其無穿窬之心也。獨字云。意亦精矣。不容有不盡力始  
可以言而言。是故意言也。故意言是存存存。存存共關  
也。存乎其間。而不盡是故意不言。故意不言。是存存  
存存。存乎其間。故曰。若有有意探取於人。下字指在  
我觀之。下字指在人。○以言不言飾人是穿窬之類。

也受前說之實亦穿窬之類故人於穿窬不爲而不  
居或有爲之者是以不能非此孟子所以爲實不  
入也○正使爲言而事苟有悅人之意是亦穿窬之  
類孟子所謂之類云此學者固當以此求之  
○掘根草實說只大槩說下而所以掘求之塊屑  
未之及說究竟無穿窬之心推至於無受爾汝之澤  
已是我悅之至無受彼而必允之而後自然往不爲  
義由其然非言其粗也然爾汝之隔尚是自然外存  
非由中出非言其密下便有無爾汝之實心在便是義之  
發而心然充之猶涉焉以言辭以言辭是往已從  
中發出不以爲不涉焉而以爲穿窬言下便是義  
最嫌淺淡而猶充之孟子點醒以爲皆穿窬之類尤  
爲精微之極可見義充上工夫尚多在此其端而推  
以爲特舉以見例正以此類而多在入義其端而推  
廣之耳○辭讓類象正對穿窬說而以言辭以不言  
飾低是使人不知覺者正是  
一類故曰皆穿窬之類

矢之與同條孟子卷一四十一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古人祇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

博之功也然則所謂苦言告過者非有直道之君子其  
 法美神之士  
 則說言近指約知一而行之則自近約始道理只是  
 一本但隨許多頭而去說又不可不逐頭而說會集

呂氏待講曰君子之言至近而指意深遠則可謂善言也所守至約而德施廣博則可謂善道也不下

此言近而指遠也君子之言近在目前而道德存焉

大全記曲盡下天子觀不上於德不下於德此

上於德則德下天子觀不上於德不下於德此

近而指遠故謂之而益深矣而愈遠是君子教人

之善○王觀清曰孟子之意重於約遠○道存道字

要見高妙意方與指遠相貼然亦非外遠近則指

深遠底道理如此反法有心矣若君子若論日前

只就此近事論精切確當固欲透徹玩之便有不

窮之無遠是近指遠也如論魯而上下察言

飲食而如味言近而指遠也○張敬夫曰指是言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朱子具同條辨孟子卷十四盡心下

呂氏待講曰君子治身如農夫治田除草曰芸農

夫治田必除其草而苗可長君子治身必去其惡則

能可進人之患在於不治已而治人不責已而責人

深也所以自任者輕責已薄也○大南軒張氏曰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不治其

經 4—294

之曰人附一人之力有限如何若得一人附則施虎不  
得傳矣故曰不守節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汚壞不假修爲聖之至也反之  
者修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  
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  
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  
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孟子曰性善也此性之全體也  
○孟子曰性善也此性之全體也  
○孟子曰性善也此性之全體也

記但書湯放桀而武王遂斬紂頭應之曰瘞又曰  
湯有德道如武王恐亦未必有此意也  
○孟子曰性善也此性之全體也  
○孟子曰性善也此性之全體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  
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而非  
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孟子曰性善也此性之全體也  
○孟子曰性善也此性之全體也  
○孟子曰性善也此性之全體也

正行亦何不好但聖人不用着意耳非爲生者非以  
干祿非以正行教句要識得無性與意下交行法侯命亦  
是非存焉而爲者然說得無性與意下交行法侯命亦  
○孟子曰性善也此性之全體也  
○孟子曰性善也此性之全體也





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騁田獵後車千乘我  
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  
也吾何畏彼哉

模模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饗食利於前者方一丈也  
 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  
 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有何足道哉。楊氏  
 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主  
 五穀堂 集解

孔子則無此矣

觀小之也。小者氏曰：窮請如殷。左氏曰：是爲窮矣。中動於中則暴在家之勢而屈在我之義矣。使在我不知古制之則暴爲其幾幾然所動失滅。莊子曰：內重則外之輕得淡。則見誘之小後之爲士者惟不知古制之是實欲未得志則有所爲。然得志則行其所甚遂欲不已。以爲天下害。士必奉欲而後能守古制。守古制而後知自重。如自黑而後不爲勢所屈。使其身處山巖遊行則生民受其福矣。○變周補氏曰：至子存泰山巖遊行則生民受其福矣。○變周補氏曰：至人則大而不化之混然不見其大之迹。故不至。則自然非至人覺此而不爲也。德盛齊曰：香木宮侯後以其不至有良等氣。蘇氏曰：蔡盛齊曰：香木宮侯後以其留我以善仁相與以其得。我以吾美側方爲文惠子。若拘拘於仁相反而亦供乎。或以爲本文文惠子之對。○大漢古聖賢之法法制二字不貼。清來有可不成。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

吾者寒矣其爲

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

2

猶如耳耳耳四支之欲雖入之所不能無然冬而  
不節殊有不安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戒也程子曰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有尤爲其論有鄉之長青鬼精也呂侍講所謂天下  
之無情者如心火或起即易染青鬼如欲其本善者  
則要在善乎心或字乃易事又起事又要復染  
則欲心善心善善於善欲欲是狂欲不是不好善欲  
不好處欲存善乃善口欲欲之問善心善善於欲欲  
亦是如是作爲則問者若彼前善心善善於欲欲  
善欲出來未幾則欲欲只欲少便可斷存得此心善者  
善矣矣道迷則不要加善不必使彼前善心善善  
善來是眼前底善才善欲是性善心善善於善

大二是同家辦

孟子 卷十四 盡心下 三

藏板

秀才要讀書要讀這一作又要讀那作又要讀書  
 字又要學作詩要讀此心一齊都出去所以又要讀書  
 字是都要去作他處用其心也不要用去學字也不要用  
 心學作文章這許多夫若只是讀書合用如此人只得一箇  
 心處到這處朱泚都不得力且看衣古作爲文章之  
 初心下以趨利那處都是做外去下只是要得集  
 存這心最難以湯武聖人正千猶說湯武反之他  
 要反此心觀得這本心如一箇美色不嫌貨利只爲  
 要切此心觀得這本心如一箇美色不嫌貨利只爲  
 東坡云君子是有意在上面便是欲便是動自家  
 得不不是說意便不得人好享字見聖明有裨  
 便須要看足是非好爲心病見斯病中問主無可  
 偏中堂淵幾袖滿才歸屢便要看他品下便走出來  
 二 吳月像拜 五子 卷十 盡心下 聖 藏板 聖

朱子與同條辨

孟子

藏板

資欲則者有沃質多教者有其心焉人善於學不存者多  
 用其心之不外馳也雖然天資淳樸者學人以寡成者  
 多欲則存其發達充由寡欲以至於無欲則其清明高  
 要則當存其發達充由寡欲以至於無欲則其清明高  
 切要語曰養性理具於心養性者性者在養心者心在  
 於欲善養性者在寡欲寡之則善矣性者在養心者心在  
 而性在氣不存其心矣心之則存於舍之則亡心之存亡  
 決於操舍而存亡莫善於寡欲也性理具於心養性者  
 先務於操舍而存亡莫善於寡欲也性理具於心養性者  
 樂厚神者操舍而存亡莫善於寡欲也性理具於心養性者  
 之體又莫善於其常存而不變哉此孟子發明操存  
 如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放格  
 物致知又所以為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先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告 近齋堂  
 欲有所向則必以器子又極其貌而言之學者須是於  
 桑虛者以此字當以心對故朱子曰此言天理之精而為  
 之害也天理之精而為之害也天理之精而為之害也  
 相為治長分數曰呂龍舒曰有知曰身耳目四端  
 是一國天理之說謂欲便是心不如此則與禽獸人是不  
 故謂之天理之說謂欲便是心不如此則與禽獸人是不  
 只滿減少便有得此心則則以至於無而朱子曰之  
 說又較密  
 桑虛者以此字當以心對故朱子曰此言天理之精而為  
 以至於無而朱子曰之說又較密  
 而言則子則謂心之在於於耳目口鼻則成之欲  
 有浸淫人不各絕但不至流口口呂龍舒曰此欲  
 創睡聖人不各絕但不至流口口呂龍舒曰此欲  
 非嗜欲沉溺之云人口心也乃凡人之與生俱生雖至  
 人亦必不可無者也故謂之稟賦者謂不為其所勝  
 焉出變則道心為土而仁之於父子一節道理不





聖人之樂處則樂而望高遠可知其不可欺下也  
後至於縣人之度而望不能欺其貴可知彼下  
又該若得下兩句進取即是志大不忘其初即是  
思事也○林大憲曰萬章引孔子孝親之語其間在  
思狂孟子引孔子之言萬章而告之者爲狂狂者何  
意狂者萬章之問未完也○既言萬章如何斯可謂狂  
之問又曰在者又不可得以下者是也○上所以引  
子思極之言而終其意○狂志大也簡於事所以用  
其志大哉進取而其餘事故不施其術  
○蔡處也狂進取不志其利樹威在在隨外說不是  
中解也○狂進取不志其利之疑下文云都是說  
狂者之所以爲狂簡者如此  
○樹爲萬章問曰何以思魯之在土則狂簡三字自  
道狂者之志是狂以爲成其志狂者志大而不  
外事焉所以見其遠而行又射乎志遠之外時時不  
義事故事故後成其爲狂進取是狂之外時時不  
義事故其初是狂之志處則樂而望高遠是狂者  
也○其志懷德曰古之人古之人便是說狂者

敬聞何如斯可謂狂矣

目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年。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兩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知全。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與爲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問之。使子貢往行事焉。或曰。或鼓琴。相和而歌。曰。來。來。子桑戶已反其宅。而我猶爲人。倚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喪而歌。禮也。二人相視而笑。曰。是知禮意。記檀弓。下季武子。季康子死。子如琴張曾皙牧皮之知字。正從於問。仰如之知字。生來章是問。何如一等人。孟子答說。如琴張。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 盡心下 走

曾皙牧皮一等人如字是偏舉來作說不限定此三人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辭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大全新說。陳氏曰。也。古。不。足。稱。顧。曰。狂。放。也。平。考其行。不掩其言。故也。○慶親。韓氏曰。曾皙之志。固不止於此。然其不屑於事焉。其志。誠。德。探。乎。聖人之樂。處。則。與。所。開。明。樂。曰。古。之。人。之。不。可。忘。也。故。樂。註。取。程。氏。之。說。以。釋。之。夫。子。與。之。春。樂。與。其。志。大。言。大。也。便。是。堯。舜。象。其。志。非。所。謂。古。之。人。古。之。人。之。類。也。○王。觀。海。曰。其。志。嚶。嚶。然。乎。也。不。是。兩。言。居。多。註。云。志。大。言。大。我。志。大。形。爲。言。大。也。動。靜。古。人。有。自。期。待。意。夷。平。也。不。是。平。下。不。可。見。○高。之。說。其。是。據。他。說。解。古。人。知。特。其。言。與。其。行。此。是。要。他。言。與。行。然。後。大。他。知。有。不。掩。其。言。與。其。行。此。是。林。次。庵。曰。夷。考。其。行。夷。平。也。還。字。從。上。古。之。人。古。之。人。生。來。終。他。曰。古。之。人。古。之。人。說。得。詞。下。不。可。考。之。益。始。未。貴。以。其。高。且。從。其。日。用。平。當。而。考。之。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 盡心下 今

○柳。衆。注。恐。人。把。狂。者。志。言。看。虛。下。故。引。程。子。之。說。以。解。之。見。其。志。非。淺。大。沙。洋。與。聖。人。同。是。他。其。志。已。到。道。裏。推。志。實。與。聖。人。同。故。說。春。一。段。便。是。道。得。天。理。流。行。之。技。而。萬。物。各。得。其。所。養。也。在。其。中。則。言。夷。夷。徒。大。而。已。但。言。與。志。不。一。般。行。不。能。與。言。是。一。般。故。夷。考。其。行。而。不。掩。惟。不。掩。所。以。爲。狂。若。掩。則。不。止。於。狂。矣。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僇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僇者之意。狂有志者也。便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所。謂。也。○程。氏。曰。狂。者。無。之。過。惟。言。行。之。過。○國。漢。韓。氏。曰。狂。者。是。今。下。氣。質。高。明。便。自。有。所。見。

狂夫但更字  
自費中行來

華

卷十四 全

漢書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鄭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惡字皆讀作愿讀  
 鄭惡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鄭惡孔子以其  
 朴魯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悞之以  
 其不見親就爲幸演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  
 之言而問也

大全聖源補氏曰先帝嘗以學爲善不惟無所  
人既謂之善人則不應遽以爲過之說政集註引定

却之不重後自

五

卷之六

藏板

曰何以是寥寥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凉凉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聞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踴躍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  
 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嗒嗒然行不掩其言而徒飾  
 事必稱古人邪又譏覆者曰何必如此踴躍涼涼無  
 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  
 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解原之志也聞如聞人

之有閉藏之意也。猶取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善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取容者有俗欲使人無所非焉為國厚不飲仲伯口  
 肯傲獨一心只要得人就好更不理會自己見所見不  
 得美天理之是也非彼狂者學婆娘只是有志力志行  
 之未至而面所如甚遠矣  
 鳥不喜二性性能不顧危險而整一是非雖是不曰  
 中道却都是為己不顧他人彼婆娘便反而哭之人此  
 何以是學婆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此  
 是離原失狂者也行何原誤誤涼涼深至斯處也論  
 是附然好於然而已孔子以他心一向向外馳不反  
 己故以為德之賊而孟子以為德心不克入充實之  
 道○狂則是簡有骨力底人雖早是箇無骨力底大  
 宋劉丙摘東逸去取本人西逸去則全人看人肩頭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金  
 近特金

朱子與同僚辨



學子全

藏板

眼見則連獲賊情而傷人。  
 匡去孟子說破其情狀。恭肅齋曰鄉原之制行是  
 德狂狷之相反也。而自孟子門戶後人故其說狂  
 者曰何以是寥寥也。言不願行行不願言。則曰古之  
 人古之人。又說病者曰行何爲踽踽涼涼。斯其也  
 焉。狂者之聲斯可矣。此病者之言如此。其志可知。故  
 不爲狂者之聲。寧亦不爲病者之路。踽踽涼涼。只閑  
 然深藏以求。困於世。使人皆無非制。一句是孟子高上  
 如此者。其言然也。○爾然。爾於實有此言。是孟子代  
 都是述其言。然亦未必是鄉原實有此言。是孟子代  
 他說。故註云。此鄉原之志也。○曰。鄉原之志。只著對  
 爾然。爾於世。是爲存者字。何以。是鄉原之志。只著對  
 斯可矣。之志。非也。盛以何。以是寥寥言。不願行不好  
 說鄉原之志。然其言非也。然則行何爲踽踽涼涼。其  
 非鄉原之志。則其言非也。然則行何爲踽踽涼涼。其  
 深以閑藏。以充其收。進教不敢放。出一句作人之詞。  
 不敢做出。一件以路之事。惟專顧世以取容。○鄉原

朱子與同僚辨



子 卷十四 重刊

漢廷板壁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

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連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國泰虛盡曰無所往而不為惡人謂人皆慕而效之

也則到處皆尊厚矣原為原人便思也思成原人

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

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人

為德之賊故曰德之賊也

孟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金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

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泉莫不然

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已之私竊善之似而已異端之于正道如黑如白

不足以為德也○虞源輔氏曰齊原既欲人以善

美同乎流俗而不取自異曰原之原既欲人以善

美同乎流俗而不取自異曰原之原既欲人以善

美同乎流俗而不取自異曰原之原既欲人以善

美同乎流俗而不取自異曰原之原既欲人以善

美同乎流俗而不取自異曰原之原既欲人以善

美同乎流俗而不取自異曰原之原既欲人以善

美同乎流俗而不取自異曰原之原既欲人以善

美同乎流俗而不取自異曰原之原既欲人以善

美同乎流俗而不取自異曰原之原既欲人以善

美同乎流俗而不取自異曰原之原既欲人以善

美同乎流俗而不取自異曰原之原既欲人以善

美同乎流俗而不取自異曰原之原既欲人以善

美同乎流俗而不取自異曰原之原既欲人以善

美同乎流俗而不取自異曰原之原既欲人以善

美同乎流俗而不取自異曰原之原既欲人以善

美同乎流俗而不取自異曰原之原既欲人以善

美同乎流俗而不取自異曰原之原既欲人以善

美同乎流俗而不取自異曰原之原既欲人以善

美同乎流俗而不取自異曰原之原既欲人以善

美同乎流俗而不取自異曰原之原既欲人以善

此解千世無非... 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像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正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正也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像也

思巧正才促本是不義... 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像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與庶民與斯無邪惡矣... 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像也





無也哉！說和說亂，則君子能反經，則正以典，臣民  
能違命，此蓋不能當之若爾，但正邪惡，即是此君子  
亦看差了一反，是說既輕，或說之役便輕，十分之常  
違一，一木投水，一車薪之火，也違却如何得？或云，若  
以新風門庭，不同舊風，則一只是同，同於是非耳，惡  
則不惡，彼新風同流合汙，只是沒是非，故是非耳，惡  
之見，則拔一毛利天下，不為矣，豈義愛之見，則  
項放陸非為之矣，此則是直是非，不是非，故非吾  
論之，是非非新風，則東西在無所不為，只是惡與  
可證下，是非明白，正對邪原，而言有來，陽之邪惡  
易見，邪原之邪惡難知，世俗是以非原，則故言不  
今經正明道，理分明，定是非，非自非，彼以無是非  
人之邪惡，不足言矣，經下，邪原之屬，  
字雖包得廣，然正似以邪原作主。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過速不  
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大堯聖王胡氏曰堯孟本皆言堯舜以來相傳之  
道但論語以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實孟子以知言  
故歷叙其見聞之典堯有執中執中之用也湯言序  
中之體也舜自心上說出性中之藏而六經言此心  
此性皆性上推展降衷之說而六經言性皆言此心  
此性發揚明達處至若見而知之言焉事而不言理  
比堯舜湯明達處至若見而知之言焉事而不言理  
比堯何也或曰堯舜可以例其餘然否之義理笑曰天  
謀而爲事獨曰漢唐可見也又漢紀九紀兩漢之天  
叙天秩五典曰漢唐可見也其明達之政固不小也  
堯舜補氏曰天道固有常紀堯亦不能然然堯舜

有先後連述○林次唐曰師由堯舜至於湯之言  
得其意若云堯舜之道惟禹皋陶見知之於先故  
仲謂聖人之道必有見知之於先者然後得以及聞  
之於後今去孔子甚近已無見而知之者則五百  
年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其意則謂已得見  
知于聖明末學自任也

○按末二句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  
之若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首節以由堯舜至於湯之一句似是平排若無別重意  
而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一句於中遠便見而不而  
意則故語類謂若非前而見而知得後之  
人如何聞而知之也下兩節亦當如此看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冬子吳同餘葬  
卷十四 墓心下  
左

趙氏曰萊朱陽賢臣或曰卽仲虺也爲湯左相  
 大令望峯胡氏曰舜言精一而後攝於克一伊尹  
 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達中於氏仲虺能聚之日勇  
 曰智曰仁曰禮曰義中達三達爲子四達爲臣  
 於仲虺語中矣皆只是知萊朱卽仲虺也○論語見  
 未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文王誤以明道言也  
 武王以行誼言也易之作也其於中古先文王而  
 後之功大矣○新安陳氏曰萊朱與伊尹並稱而經  
 傳不他見解作一語弘大精微○漢趙信言屬端  
 言之而德曰解作一語弘大精微○漢趙信言屬端  
 德皆四而述之伊尹相湯應爲左相同時輔漢興  
 班者萊朱卽仲虺也必矣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有乎爾

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

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

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

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

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

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

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

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

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

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

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

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

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使聖於

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頤伯淳

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

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

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

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

儒則天下質實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

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

斯文爲已任辨興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

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

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

情也哉

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

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

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

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使聖於

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頤伯淳

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

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

而謂在孟子時去聖人之世雖未遠而當時見之者  
今亡矣須消此一節子一事之下乃見其意○暴虎

藏通  
廣堂

近書堂

孟子曰萬民皆以如是之爲近意若云然而無有而然者則亦無有其然者也

是示上文故簡見知問也而其旨而有其文也

去日然而無有不平顯蓋無猶曾子思三人手而不孟子云然是前聖三下而已固推其已見孔子也已不然孟子四口聖王不作者徒放恣陽墨之道不思孔子之道不著仁義充塞人將相食靡留于世道之言微孟子任之訓孔子在令則不百年而盡矣故曰後聖至於無窮也○吳因之以自欺自此於見知者又誤授聖於無窮也○英園之以由皇宗于此文孔字昔前有見知而後有聞知乃今既無見即安得此書知通章句家要遺失其傳而復引前重見知當矣以此言之本原必爲要遺失其傳而復見知之意有所傳而從聖之道遠夫其傳亨深可憂乎是一篇之所始末處又有明彰十大抵是知者各節語大之所而謂如春野遭旱解老究竟之所在也若尋理見知輕看開短題是推造謠心下傳而非要遺失一其月條序卷十四盡心中下傳

孟子之來吾美○梁襄右日近聖人之居以游嘗言孟子師人也分明自有作下二句如何又推諉分皆是反言以決其必有存見抑與聞知也

顏淵思等所見而知而已焉聞知既有後迄之見如矢無無聞知之現和子斯言曰張氏語曰何辭德範其見知道之至與孔子罕不曾見知未卜何辭德範其難以寓目之思不見智見知闊便自任一箇耳○齊無私曰此章有屯間知者以孔子爲主也有重見如芥以孟子爲主也有平剖不分輕重者從堯舜直下接氣也只看見天地如何紛紛討果說得不必要六面首見而知像及日然而已無有周而知之按此兩五六成之後又豈得有周而知之者乎接止辨未正五卽垂至此處原見知如自然矣重孔二本非此章正且舊垂上下之處原見知如自然矣重孔二本非此章正在問句則連統只管批終兼大本并以此意爲止

差違  
板學

聞知字面即含然而益有財亦無有之計計東顧以  
萬字作如是字解常氣巨急不必從



四書朱子語類三十八卷

〔清〕張履祥 呂留良輯

清康熙四十年南陽講習

堂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張楊園  
呂晚邨  
兩先生摘鈔

# 朱子四書語類

南陽講習  
陸氏小藏板

四書朱子語類目錄

後學 桐鄉 張 康祥 顧 鈞  
樂兒 呂 善良 顧 鈞

第一卷

大學綱領 序

第二卷

經

第三卷

傳

第四卷

大學或問

第五卷

大學或問

第六卷

大學或問

第七卷

大學或問

第八卷

大學或問

第九卷

大學或問

第十卷

大學或問

第十一卷

大學或問

龍光篇

第十二卷

述而篇

第十三卷

泰伯篇

第十四卷

子罕篇

第十五卷

鄉黨篇

第十六卷

先進篇

第十七卷

先進篇

第十八卷

先進篇

第十九卷

先進篇

第二十卷

先進篇

第二十一卷

先進篇

第二十二卷

先進篇

第二十三卷

先進篇

第二十四卷	子張篇
第二十五卷	堯曰篇
第二十六卷	孟子題辭
第二十七卷	集注五篇
第二十八卷	公孫丑篇
第二十九卷	滕文公篇
第三十卷	離婁篇
第三十一卷	萬章篇
第三十二卷	告子篇
第三十三卷	莫心篇
第三十四卷	中庸綱領
第三十五卷	第一章

第二十一卷至第三十二卷	第二十一卷至第三十二卷
第二十二卷至第二十三卷	第二十二卷至第二十三卷
第二十三卷	第二十三卷
第二十四卷	第二十四卷
第二十五卷	第二十五卷
第二十六卷	第二十六卷
第二十七卷	第二十七卷
第二十八卷	第二十八卷
第二十九卷	第二十九卷
第三十卷	第三十卷
第三十一卷	第三十一卷
第三十二卷	第三十二卷
第三十三卷	第三十三卷
第三十四卷	第三十四卷
第三十五卷	第三十五卷
第三十六卷	第三十六卷
第三十七卷	第三十七卷
第三十八卷	第三十八卷
第三十九卷	第三十九卷
第四十卷	第四十卷
第四十一卷	第四十一卷
第四十二卷	第四十二卷
第四十三卷	第四十三卷
第四十四卷	第四十四卷
第四十五卷	第四十五卷
第四十六卷	第四十六卷
第四十七卷	第四十七卷
第四十八卷	第四十八卷
第四十九卷	第四十九卷
第五十卷	第五十卷
第五十一卷	第五十一卷
第五十二卷	第五十二卷
第五十三卷	第五十三卷
第五十四卷	第五十四卷
第五十五卷	第五十五卷
第五十六卷	第五十六卷
第五十七卷	第五十七卷
第五十八卷	第五十八卷
第五十九卷	第五十九卷
第六十卷	第六十卷
第六十一卷	第六十一卷
第六十二卷	第六十二卷
第六十三卷	第六十三卷
第六十四卷	第六十四卷
第六十五卷	第六十五卷
第六十六卷	第六十六卷
第六十七卷	第六十七卷
第六十八卷	第六十八卷
第六十九卷	第六十九卷
第七十卷	第七十卷
第七十一卷	第七十一卷
第七十二卷	第七十二卷
第七十三卷	第七十三卷
第七十四卷	第七十四卷
第七十五卷	第七十五卷
第七十六卷	第七十六卷
第七十七卷	第七十七卷
第七十八卷	第七十八卷
第七十九卷	第七十九卷
第八十卷	第八十卷
第八十一卷	第八十一卷
第八十二卷	第八十二卷
第八十三卷	第八十三卷
第八十四卷	第八十四卷
第八十五卷	第八十五卷
第八十六卷	第八十六卷
第八十七卷	第八十七卷
第八十八卷	第八十八卷
第八十九卷	第八十九卷
第九十卷	第九十卷
第九十一卷	第九十一卷
第九十二卷	第九十二卷
第九十三卷	第九十三卷
第九十四卷	第九十四卷
第九十五卷	第九十五卷
第九十六卷	第九十六卷
第九十七卷	第九十七卷
第九十八卷	第九十八卷
第九十九卷	第九十九卷
第一百卷	第一百卷

六經之戶牖近世儒者人曰子書之精微也吾未子  
集諸儒之大成編纂同經載子之言以理總孔孟不  
傳之隱微而朱子之微言與義說無端而錄之者豈  
非字而闢一大法而子之微言則朱子之微言與義  
豈更有功於於此論四書者或指類居朱子諸書之  
一論四書者入居諸類之一燕古不云乎一闢三反  
使學者未能既濟反復是編無憾大所以精利取  
之愈即因是以實諸朱子之書薄然無礙則不難  
明四書於中句集注之言更多備然而所說諸義  
雖錄之根柢者亦非通乎要為乎此固 先君子  
既先子之是也 樂記 公之通識

凡例十二條

張先生所取稍寬以尚欲復闕也 先君子因 張先生本而論  
定欲所取尤嚴兩家雖所見略同而出入不無小異各存子報不  
欲泥之乃於每條之首加明以記別凡 張先生所錄用厚○先  
君子所錄用厚○兩家並錄者用厚○毛子宋選則義尚有不悉  
劉案者公忠更為標顯一一自托於不詳者錄小之義另為火△  
以附焉  
讀者之難先在句讀然類多當時方言也易誤斷如不成如每  
用在句首作反決之辭亦當時方言也姑舉中庸人欲聖人之  
章句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  
發育方足聖人之道若將不成兩字照屬上句意義相背馳矣句  
讀之不可不審須知此書人點句在旁讀在中今不復別舉用細  
於字下近右  
義理精微及發明警策處用旁  
每段細要周旁  
小段用半上  
載些處用第一空明弟子記一時之言或有因據本章而之舉也  
考及此中故特之復是雖其本今仍為慎重以載之然不致到  
棄者以為學者居故自多復微細見當時一堂講習之樂雖不可  
得活潑詳記當時所存影響雖泛微旁通而歸旨明覺當固不誤  
刪也惟有義精理確法及字句可疑者自從載節以者為善  
理解必培養一方足令學者為佳僅得四考之有章句集注所當  
審一者也僅有小珠明珠妙義則自為當而於身皆終未體合亦當  
則愛知五心字集註明以第一節為知其理第二節為復其知



四書朱子語類卷一

大學一

綱領

○讀書及後易曉解處去讀如大學中庸格致四書道理繁然

○人之心有不存者會得此四書何者不可不讀何理不可究何

○先有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次下工夫句句字字滴米切已者

○得是徹一先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夫多讀古人書如義理

○只是窮得道理即當人做去書中所說皆實工夫人未若未看此

○問必專看一書以何為先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為學首末次

○第且識得成理會即有不消得專去無形處理會

○大學之書即說聖人做天下根本曰此譬如人起屋是蓋

○一箇大地盤在這裏理會得這箇了此日若有材料却做先起

○將去此一箇道理明此以南面先之為君之明此以北面齊

○之為臣也

○大學說透了又逐段更說許多道理聖賢怕有些子照不到

○聖賢說透了又逐段更說許多道理聖賢怕有些子照不到

○明倫如八經珍瑞故曰格物各從其所明處去今人不曾做得

○小學工夫一旦學大學必以無下手處今止當自持敬始使統

○攝之

○大學是為學綱目此通大學至定綱領其他經皆羅託在裏邊

○通得大學了去看其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此是正心誠

○意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

○致知格物大學中所首不過為人居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之

○頭古人小學時都管理會來不成小學全不曾知得然而雖是

○止於仁止於敬其間都有多少事如仁必有所止為仁者必

○有所止為敬者成人未大學致知格物上窮究竟止如入宮院

○只到宮院門裏亦足到未亦未做格物致知得然都不曾到書

○院裏成終不足格物如至

○大學教人先要理會得道理若不理解得見聖人許多言語

○都是咬得人制縛制許多工夫若見得字見得許多道理都是

○天自然鎮定道理更移易必不穩而今諸大學頭是句

○句就自家身上看這少間自理會得不得解得如語孟六經亦

○須就自家身上看便如自家與人對說一般如何不長進聖賢

○便可得而見此賢

○商賈孫諸大學何如曰循道方要諸論格致且未要諸論格致

○學諸論格致者以格致前日讀曉見得前來是得後面是得

○未獲得前面今讀得大綱統體正好無看如伊果實樹初萌芽

○然此破交得前來未去得滋米如何便住却讀此書功深漸

○用時言和見伊川平方得大學而飽看今人半年讀過

○少書且要人讀此是如何緣此書却不不多不規模周備

○易切切於此加工夫了第二項以費得九分工夫第三項

○便只費八分工夫少刻讀漸多自貫通他書自不著得多工

○夫有

○看大學且逐字理會須先讀本文合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

○得或問來章句須逐一合以得從後學得他決沒既通後

○曉得將來便有溫尋通達方始是須是著此這心若一向在





大學二

經

○大學首三句說一箇體統用力處却在致知格物處

○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下明德

○學者須是為己聖人教人只在大學第一句明明德上以此立心則如金鑑已散矣亦為己也讀書窮理亦為己也做一件

○為學只在明明德引君子存之存此而己小人去之去此而己一今時然自欺其非便是明之之端

○或以明明德之虛傳同健備歷而後明德人之明德則未嘗不明雖其各儀之極而其善端之發係不可絕但當於其所發之端而提顯光明之令其不昧則其全體大用可以盡明且如

○明德本常具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非義而羞惡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尊卑而恭敬見善事而樂為皆明德之發見也

○或問明明德云云回不滿如此宜他那注得自分曉了只要你肯去體察行之於身便是真箇明明得這明德便是天地明是如

○何了得它虛實不煩是莫問不此其得來想應得萬事以憑此說不濟得衆人同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者皆明明

○明德本常具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非義而羞惡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尊卑而恭敬見善事而樂為皆明德之發見也

德者下效知便是要知得分明誠意正心修身便是要行得分明若只格物致知有所未盡便是知得這明德未分明竟未盡誠便是這德有所未明心有不正則德有所不明身有不修則德有所不明須誠意不可有頃刻之不誠心不可有頃刻之不正身不可有頃刻之不修這明德方常顯明所謂明德上

○只在讀書上明是在讀書上然亦不專在讀書上也要

○理會者此有古所未有底事而今之所有當理會者極多

○明德本常具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非義而羞惡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尊卑而恭敬見善事而樂為皆明德之發見也

○或以明明德之虛傳同健備歷而後明德人之明德則未嘗不明雖其各儀之極而其善端之發係不可絕但當於其所發之端而提顯光明之令其不昧則其全體大用可以盡明且如

○明德本常具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非義而羞惡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尊卑而恭敬見善事而樂為皆明德之發見也

○或問明明德云云回不滿如此宜他那注得自分曉了只要你肯去體察行之於身便是真箇明明得這明德便是天地明是如

○何了得它虛實不煩是莫問不此其得來想應得萬事以憑此說不濟得衆人同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者皆明明

○明德本常具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非義而羞惡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尊卑而恭敬見善事而樂為皆明德之發見也



○定是理靜在心既定外則心便會靜若不定然則此心只是  
東去西去

△問章句云外物不能搖故靜舊說又有無端不能震之語語  
將二句參看尤見得靜意同此皆外來意也王說須寬方流轉  
不得局定

△問大學之靜與伊川靜中有動之靜同否曰未須如此說如此  
說未利則義不甚理會少頃都打就了如理會得處也理會  
不得處也

△問安齋所處而安其是杞提得定時處事自不為事物所移否  
曰這箇是一意但靜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上說而今人心  
中自有許多事自是心靜方能去  
安分靜極雷異則

△問靜而後能安是在於此在彼雖皆安否曰此心若不靜這  
坐也坐不得那裏坐也坐不得焉

○定對動而言初知所止是動處方定方不走作如水之初定靜  
則定得未久物不能搖成山林亦靜處虛市亦靜安則靜者廣  
然所安而不妄靜則安動亦安靜處專事皆安然不慌不忙

○定而後能安初知所止是動處方定方不走作如水之初定靜  
則定得未久物不能搖成山林亦靜處虛市亦靜安則靜者廣  
然所安而不妄靜則安動亦安靜處專事皆安然不慌不忙

○定而後能安初知所止是動處方定方不走作如水之初定靜  
則定得未久物不能搖成山林亦靜處虛市亦靜安則靜者廣  
然所安而不妄靜則安動亦安靜處專事皆安然不慌不忙

而若人所以未定則心何緣得靜心若不靜則既要如彼又  
要如此身何緣得安能處則是前面所知之事到得會得大  
如平時知得馬子當才馬臣當忠到事親事舅時則能忠盡其  
曲折精微而得所止矣

○問知止而後有定曰固是約然知得物理當止之處心自會定  
又問上既言知止了何更待處而後能得曰知止是知事物  
物各有其理到而後能得處便定得所以處事之理知止如  
人之計必欲中的終不成要好做未去又未財做而去處而後  
能行便定時而中的矣止如人平間知得道事理如此則此間  
心定了便會成良得道事若是不先知得這道理則臨事時  
便脚忙手亂豈能處而有擇則未格物以前如何致力曰古人  
這成已自有小學了

○陳子安問知止至能得其間有工夫否曰有次序無工夫才知  
止自然相因而見只知止處便走上工夫間立善須是明曉否  
回至善雖不外乎明德然明德亦有光明者須是止那極至  
處

○林子問問知止至能得曰如與行工夫兩者並到知止之念明則  
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廢如人兩足  
相先後行便會新行得到若一遲軟了便一步也遲不獲然  
又須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學先致知中庸致知先格致知  
而孔子先說知及之然則問致知明解力行皆不可偏廢

○問達問致知者推致事物之理達當從甚處推致其理曰  
眼前凡所應接處都是格事事物皆有箇理至之理便要到得則  
若知不到便都未分明若知得到便著定意做是無第二著

國政和民治之統緒。爲之知請言而成其義。處事而成其當。接

物爲二字。故衍物爲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則盡處便有一箇是。箇便是底。便行非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行一箇是。非若議論文字。應接事物。各隨處漸漸推尋。地步自寬闊。如曾子三言。只帶如此體驗去。體驗物。是窮得這字。當如此。窮當如此。故爲人君。便當止於仁。爲人臣。便當止於敬。人更上一着。便是窮究。爲人君。如何要止於仁。爲人臣。如何要止於敬。乃是義。

格物者。格其非當。如格中許多字。格其是非。格其虧損。其美惡。故其惡不革。而使那見義。爲人愛物。而後不亦有時無一些子。不似成無一物。不似其陳。蓋詳盡格物。行盡所以如此。

這四箇如今若說性成四箇分號方可以理會利道豈只是未  
有多少樣有如此爲者如此而不爲不孝忘國忘忠有如此爲者

○問格物致知罪日用間應事處乎五者却易見如父歸庭以處妻  
人有一而無二不容強上下一倫著明則理會透  
如此則故致知知致知則此致不窮所以窮之曰知何一須使  
格物透徹止要見得大綱且存箇大綱橫豎是地方就裏面透  
透徹細如門如扇如井所附在這裏透徹大皮方始出細若華  
蔬易成底一節都要理會得之不窮透他就不大了大綱理會  
一重了裏面人見一重一重了人見一重以事之理略去理會  
一件人一件以理之淺深去理會一重人一件去當理會須有  
工夫時博學之問之惟思之則解之成則解次第透透地方透

○或問格物是學者始入處處當如何着力回過事物之間否  
須一上去理會始得不成是精底去理會但成又放過了大底  
去理會小底又不同了如此終是有大闕但隨事逐物皆一一  
去窮極自然分明又問世間有一種小有才底人於事物上亦  
能考究得仔細如何却無益于己曰此理會底聖人亦理會但  
他理會底意思不是做所為者但欲人克己化人理會不得者我  
理會得他人不能者我能之却不切己也又曰文王之遺未幾  
於地在人皆若遺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是不有文武之道  
遺與人何事不聖會此是與人自不同祖道

學問要義

○世間之物無不有理皆須格過古人自幼便識其具止如事親  
事君之禮檢放飲餅之節進退揖遜之儀皆目熟其事躬親其  
禮及其長也不過只是窮此理因而漸及於天地鬼神日月  
陽草木鳥獸之理所以用工也易今人皆無上等格致下以  
習只靠先聖遺教自去推究所以要用人格物主敬便將此心去  
體會古人道理隨而行之如事親孝自家既知所以孝便將此  
孝心依古禮而行之事君敬便將此敬心依聖所教之禮而  
行之一項要窮得自其法而貫通如論語一書當將古人言  
子思聖人言行動容間說得進退處為處處如神聖如焉可  
見當時此等謹嚴皆在當下時刻漸已成就如孟子一言其  
說已實亦有此論其大體而已

○問格物工夫未得到貫通亦未嘗否曰這是最難語而今學者  
所以學便須走到聖賢此位不別不肯休方是做工做物前  
去但見其如茫茫地卻要開徑道少間自能到如程氏之一篇  
不辭做物使休成規矩就還裏了如何做事且下手要做計念  
到了只做得五六分下手做五六分到了只做得三四分下手  
做三四分便無了且諸公自家裏未到建陽直到建陽方休未  
到建陽半途而廢去便是不到建陽聖賢所為必不如是如新

學問要義

○格物不說窮理却言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摸物有窮則窮言  
物則理自在自足雖不得釋氏只說性下格專得一箇空闊  
無得底亦由他於事上更動不得實

○所謂窮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箇事物底道理窮之須要周其  
若只得一邊不見一邊便不該這窮之本得是須要由推明是  
天理在人終有明處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謂人合下便有光明  
德雖為物欲掩蔽然這些明底道理未嘗不見須從明處漸漸  
推將去窮到是處吾心亦自有準則窮理之初如攻堅必各  
其窮處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則用力而不難夫孟子論四端

便各自有箇柄。純仁義禮智皆有頭緒耳。尋即其所修之德而求其可見之體。莫非可窮之理也。  
△不是要格那物。未長成。聰明見識了。方去理會。自是不行不

會。  
○居庸問。格物窮理。但現自有可以彼此者。曰。不必如此。此理原有正有雜。今學者且須理會正。如聖賢必告父。毋學者所當守。至若不合而格。自不是。到此處。則理會如事君。這般其意。是正理。伊川說。納約自牖。又是一等。今於此。一從本分。明却這。為彼引。走如孔子。克己行言。禮當春秋時。亦自如此。今不謹會。正當處。雖見聖人書中。有此語。便要守定不移。較必至。林行誅矣。此等風俗。浙江嘉興。味丁。處丁。學。  
△致知。格物。只是箇道理。以下

問。如何致物。如何格。曰。後獲之量。原不如受其量。及其大也。其不知致其見人。皆有是知。而不能極其知者。人欲害之也。故學者必須先見人。欲以致其知。則無不明矣。致字。如推。國去。譬如暗室中。見些子明處。便尋從此明處去。忽然。如對外。面亮。得大小。大明人之致知。亦如此也。格物。是為人。居止。林二。為人。止。止於敬。之類。事物。物各有箇至極之處。所謂止者。即是至極之處也。然須是極盡其理。方是止之也。若將入分。備有二。分未盡也。不足。須是極盡方得。又曰。知在我。理在物。推道。  
○致知。分教多。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四者。皆致知。只力行一件。是行言致知。格是要見得到。盡成。若理有未格。成是格。知之之體。尚有未盡。格物。不得是仁孝慈敬。五者。此只是大約說。不且如說父子。須是有母在。更有夫婦在。凡萬物萬事之理。皆要

窮。但窮到是處。便微。微。方是格物。人。  
○薛端夫問。致知在格物。胸中有見。然後於理無不見。曰。胸中如何。便有所見。譬如嬰兒。學行。今日學。明日又步。積習既久。方能行。天地萬物。莫不有理。手有手之理。足有足之理。手足若不兼行。安能盡其理。格物者。欲究其物之理。使無不盡。然後我之知。無所不至。物理即道理。天下初無二理。

○陳問。大學次序。在聖人言之。合下。便能如此。這亦須從致知格物做起。但他義理。明明。做。得。來。恐。易。也。如。此。此。只。是。聖。人。合。下。體。段。已。具。義。理。都。曉。得。也。恐。他。動。動。一。道。其。實。大。本。處。都。盡。了。不。用。學。只。是。學。那。沒。緊。要。底。如。中。庸。言。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為。人。多。以。至。為。道。之。精。妙。處。若。是。道。之。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使。其。痛。大。無。其。何。及。以。為。聖。人。道。是。只。是。道。

之。盡。處。所。不。知。不。能。是。這。緊。要。底。處。是。未。盡。處。無。從。自。足。是。今。事。變。無。窮。制。度。使。也。須。學。者。  
○叔文問。格物。莫須用。合內外。而。不。須。忘。地。其。物。格。理。地。內。自。然。合。蓋。天。下。之。事。皆。謂。之。物。而。物。之。所。在。莫。不。有。理。如。木。禽。獸。是。是。豈。微。至。微。不。有。理。如。所。謂。仲。夏。斷。陽。春。之。氣。陰。未。自。家。知。得。這。箇。道。理。處。之。而。各。得。其。當。便。是。且。如。馬。無。情。不。好。生。而。悲。微。自。家。知。得。是。慈。地。便。須。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方。是。要。之。今。且。自。近。以。及。遠。而。推。以。至。諸。道。人。  
○如。主。謂。天。下。事。物。之。理。如。無。不。到。之。理。若。初。一。而。不。知。二。和。大。而。不。知。細。如。高。遠。而。不。知。幽。微。皆。未。知。之。至。也。要。須。四。至。八。到。無。所。不。知。乃。謂。至。平。則。皆。盡。回。亦。如。燈。燭。在。此。而。光。照。一。室。之。





無聽樂處亦有與不成只去明官不去明貴亦須略去理會始  
得不能明貴人安能明樂哉以官為商以商為低自來往河知  
得且如選豆之事則有引待非謂都不用此引待豆但此以事  
貌顯已辭意為差耳耳人如官忌在孔子有甚緊要處聖人一  
聽得即子會便要丟去聖人之人學本未情粗無一不備但不  
可忘本而重末也今人則坐過了多日子凡事都不肯去理  
會只如儀禮一節自家立制不能得體臨事有多少利害雖  
○問節意莫只是意之所檢制之必切否曰若說制便不得須是  
先知如格物方始得人莫不有知但不能致其知耳致知如  
自來而合出推則然漸成自外面看入未推則無去處方始  
得了意方可致致知格物是原頭上工夫看來如至便自心正  
不用致意兩字也得然無此又不務學如過水相似無濟則通

不得意有未成也須若力不應過知已至不用致

○知至而后意誠須是真知了方能誠意如苟未至雖欲誠意而  
不得其門而入矣惟其胸中了然知得道理如此知善之善好  
惡之當惡然從自然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固情燭同如然  
一條機燭在中間光明洞達無處不照雖欲持不好物事未亦  
沒奈何處自然若它不持若是知未至譬如一盞燈用單子蓋  
住則光之所及者固可見光之所不及處則皆黑暗無所見雖  
有不好物事安在彼而固不得而知也○又云知至則意誠  
然不如此便有差謬在彼而不可知也○又云知至則意誠  
四方而物皆明了他便善其身也○又云知至則意誠  
樂它事無感感它只知得一路其知之所及者則強進焉明  
無有差錯其知所不及處則皆倒錯然無有是感錄無格物  
工夫也○問格物格時意亦當說曰則然宜可說格物未低格意便

不用格自始至終意常要誠如人處是當南其膝蓋可謂善矣  
能到這北其膝但知未至則事誠誠意孔前無由如人夜行  
雖知路從此去但然暗行不得所以求得致知如至則道理  
然明白安而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如道善之當行惡之當惡  
然臨事不如先者只說費小力見得善若見得前則行成無差  
○問如至而意誠如何則知其未至則意誠實則無不是無有  
非無一毫錯此已足七八分人然人不足今日知至意誠接不  
切得明日方誠如言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七十心皆不可  
從只是說次第如此句居易詩云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五

子心不動吾今其無幾時人能弄至此可幸一

○或問如至以後善惡既判何由還有未誠處而克己之功乃是  
如至以後善惟聖而余作往惟往克念作聖一念覺放下便是  
失其正自古無放心成聖然一念之微所當深謹兢兢知至  
後不用誠意便不是人心惟是道心惟微毫釐間不可不子細  
理會境况未快便如此項功夫也○又云  
○康叔臨問意既誠其心安有不正曰誠只是實雖是意誠然心  
之所外有不中節處依舊未是正亦不必如此說疑大要只在  
致知格物上如格物知至上南齊雖見得小小毛病却大自修  
身以往只是如破竹然進解自分明去今人見得似難其實却  
易人入德成金在致知格物管如通臨安府路頭一正著起筆  
難便會到未須問所通則無礙周在彼那前是聚成

解蘭夫荒食工夫全在數知格物上故知誠意正心

○問心本也意持心之所養耳今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以制其

心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擇性須是從心之所養處下手先須去

了許多惡根如人犯罪有幾先去此方得家中安如人瘦

不先去其病如何下樓須去丁自欺之意誠則心正誠意最

是一箇中緊要工夫下面一節格一節去云致知格物也緊要

回致知知之誠意行之始也

△或問意者心之所發如何先誠其意曰小處如會奉勸了大處

心之所以不正只是私意牽知意才實心使自正聖賢下語一

字是一字不似今人作文字用這箇字也得使做那一字也

○格物者知之始也誠意者行之始也意誠則心正自比去一節

易似一節

○致知誠意兩節若行得透持已自是箇好人其它事一節大如

一節病故一節小如一節自修

○格物者窮事物之理致知者知事物之理無所不知

如其不善之必不可為致意誠意既則好樂自足不以勤其

知故心正

△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不可著緩毫私意在其中格物云便致知

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達一事未通達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

一分不達最不可凡事不可著箇止字止字其病甚多

○心德不正其終必至於敗壞亡國

○問大學之書不遠明德新民二者而以其自致知格物以至平

天下乃推廣二者為之條目以修其意而傳意則人以發明其

為條目者要之不過此心之體不可不明而致知格物誠意正

心乃其明之工夫夫曰若論了得時只消明德一句便了

不用下面許多聖人為學者舉說故推其許多節目今且以明

德新民五言之則明明德者所以自新也新民者所以使人各

明其明德也然則雖有此心之明其為欲明之德則此心無不

明也學之明德即是材料格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如是下工

夫以明明德為格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終要得常見

一箇明明德此心行於五者之間方明明德明明德常自光

明但當時加擴充工夫若乃格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此光明之

性依舊自在

○大學在明明德正其心在止於至善先三箇是大綱做工夫全

在此三句內下面五句是說致知如此上面是說格致知下面

是說誠意之致知正如說服則無日致知此又服到幾日致知如

此看來不須致知亦得服到日子滿時自然有致知聖人須要

說到這田地教人和明明德三句後面又分析開八件致知至

是修身五件是明明德事齊家至平天下三件是新民事至善只

是致知格致知後而傳又五八件詳則八件意意大抵明時

聖賢亦理會須臾也做一件事看將在胸中不是教下若理會

得透徹到臨事時一有兩處而令人多是明時不齊理會

及到臨事時人不肯下心推究理思只說且放過一次亦不結

只是空於淺陋所以不能收復終終成天格是不曾立得志

此時日子且知如此只是明時窮究得道理分明時方得

其所此若明時不曾知得臨事如何了得事現因是用常也須

問時理會如何為竟見得分曉成列事現時方今得道理事

君亦然以是凡事都如此又問知止是為事萬物皆如得此止

或只指一事而言曰此處上處下知得一事亦可謂之知矣又問上達天理便是事物當然之理則吾處吾心只是合體處便是天理所以聖人後知格物亦只是人理會得此道理又問大學表裏精粗如何自足如此則是天網精微而面而析處又曰外面事要推開故齊家而后治國平天下裡面事要切己致修身正心必先誠意致知愈知愈又問其如何曾說虎傷虎咬人只是可畏未嘗說虎傷人須逐逐思重前誠傷威道理也然此誠傷者一般方是制作

○大學言致知以至平天下許多事理是層次如此須要一齊理會不是先格物後方致知意誠後方去正心若如此說則是當意本心一本正時齊家也不去齊如何得且如在百位不藏乎上教句意思亦是如此若未獲乎上更不去治民且一向去信朋友若不信朋友時且一向去悅親悖了朋友又不曾須是多端理會方得許多節次聖人亦是分節先後與人知不是做一件事盡其餘方做一件事若如此做何時得成又如喜趨上做大夫則先然亦須事事照管不可專執喜趨如易損卦慈室慈室卦見喜則避有地則改似此推諸事多聖人却去回頭入而進未顧及是一理會身上許多病痛都要訪問

△問曰孟子言誠意方可知致意工夫固也不能他地說得這高也在一般人自便能如此一般人自當循厚做但如至了意誠便易且如做一件事知得不當如此做未精人却如此做便是知得也未至若知得至時便決不如如此人說如鳥家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豈肯更試去食鳥家蹈水火若此知得未至時意決不能誠何如未至之前所謂謹慎亦不可忽不

回也不能他地說得規模合下字當齊做然這理只是說學之次序如此說得來快無他地勢樣且當此時此次序初開發明德外天下時規模便要德地了既有德地規模當有次序工夫既有次序工夫自然有次序功致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齊家齊家而后治國治國而后天下平只此說這規模德地廣闊去如故作相似逐節德地去

△在大學次序回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修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推此理要致三節有章

△格物知至是一截事意誠心正身修是一截事齊家治國平天下又是一截事自初至交誠意又充一節過得關子自修身又齊家又充一節過得關子齊家

○或問格物致知到貫通處方能分別取舍初則亦未嘗不如此但較生靈難強否回格物時是窮盡事物之理這方是區區理會到得如至時却已自有箇主宰會去分別取舍初則未見得我不見得格物只見得性不見得精到如至時方知得精到如得到分會意誠可者必為不可者決不肯為到心正則胸中無些子私義則然光明正大截然有主而不亂此身便修齊便齊國便治而天下可平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

待一章釋明明德

○自人受之與做明德自天言之。明德明乎今人多為聰明或一似無這前明命者常見其在目前則察察然不致放縱其許多道理都在眼前人曰人之明德即天之明命則此形骸則偶然人之所以能此物非天而何。問曰。今日新曰這前道理未見得時若無頭無面如何下工夫才制欲障有些通達處便須忘忘。謝某曰。前曰又曰周旋處非其命哉。新曰王能使天下無一民不新其德即此便是天命之。新曰云云。我自我民便天聽自我民聽或問此若不同如何。曰天豈曾有耳目以視聽只是自我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聽。如帝命文王蓋天擇

得然命之只是文王要德地便是理合德地便是帝命之也

曰若一件事民人皆以為是便是天以是若人皆皆歸往便是天命之也。又曰此處意微哉其理難看有

○先生問顏淵天之明命如何。答云天之明命是天之所以命我而致之所以為德者也。然天之所以與我者雖曰至善苟不能當殺斷者。秦使大用全體。斷無道則人欲蓋滅天理益彰而無以有諸己矣。因此便是至善。但今人無事時人却欲自心是有事時人又隨事逐物而去都無一箇主事這須是常如有所察焉如見一箇物事在模不要添了則則無事時自然安定有事時簡理而處無有不當道矣

○顏淵天之明命云云。常日在之說。性理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長存此心知得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

豈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使。謝某曰。念念不忘存養又心則定。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謂求放心。只當存此心。便是存養。既久自然信向。如知光輝之可為堅實之可學。如聚眾之必使布帛之必燒。如知不為外物所勝。若若存若亡。如何會信。如何能必。行人司于焉。焉書只是教人求放心。聖賢教人。其要成守一箇道理一處則簡處守道矣。

△問。常日在之意。先生以手指曰。如一件物在此。惟恐人偷去。而

眼常常在此。相似及仁。

○問。說天之明命。曰這箇物事。即是天。便有許多道理在。理人物

之生。都是先有這箇物事。便是天。當初分付底。既有這物。裏方始去成形。以生便有皮包裹在。裡若有這箇無這皮。殼亦無所包裹。如草木之生。亦是有箇生意了。便會生。生去。葉葉出來。便有皮包裹着。而今儒者只是理會這箇要得個性命之理。便教教生久。長生久。現也。未見得只是欲得到也。便未曾死。佛氏也只是見箇物事。便欲放下。所以死生禍福都不妨。只是他未作弄了。又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聖人終始卦。終始兩句。最好大之所以為人。物之所以為物。都是正箇性命。保合得箇和氣。性命便是當初分付底。保合便是有箇皮殼包裹在。裡。如人以刀破其腹。此箇物事便散却便是矣。

傳二章釋新民

○舊日新一句。是為學入頭處。而今為學。只要理會箇字。新。新日

○舊日新語是對舊染之汚而言。日新。日新。日新。只是要常常如此。無間斷也。斯與舊非是去外面討來。非日之舊。乃是今日之新。道人云。道正。在孟子存心。亡說存此亡非。是有兩物。曰誠。只是在一念間。苟和顏。是天之明命。上下文都說明德。這裡却說明命。蓋天之所以興我。使成明命。成之所待。以為此者。便是明德。明德。皆以明為是。是萬物本自光明。顯露在渾然都去下了也。須用日新說得來。人只是前存心。所以明有至矣。賢不言萬物。只是欲人得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本身未前能存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道夫

○湯子曰新書云然始惟一時乃日新達簡道理須受常接續  
己方是日新才有間斷便不可盤旋取沐浴之義蓋為平間也  
程才了說下垢汚人生所以常要日新 發明  
△鼓之舞之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踴躍然民之所  
感動者由於其本有此理上之人既有以自明其明德時時振發  
整齊則下之人觀瞻感發各有以興起其同然之善心而不覺

傳三章釋止於至善

孟子曰君止於仁若依違事制而不無所便是隨便不是仁臣能昧吾聞邪便是敬若有所愛敬不敢止君之夫便是違使不足敬道夫

知海之則其類何如只恰好風使坐如只使坐恰好處  
 知深便立恰好處  
 周問注云三子皆微之盛而人推類以道其餘何也曰大倫有  
 五此者其三言不止此究其精微之益說就三者義而窮究其  
 義則可以通其餘矣注外而推論如人兄弟之類  
 楊元亨問切味所居之曰恰似制了一些人有一重學者做  
 工夫消磨歲月當時便去教書須臾只管居教十分字樣最  
 恰如今於眼前道理略些會得些便自以為足又不着力向上

去道如何會到至善而地實難  
△問拘慊何以不為義懼曰莊子云未處則拘慊足懼  
○大率切而不違亦未則是善處然而不應亦未則是善處歷今  
偶兮則或散存於中矣未至於赫兮烜兮成儀輝也若見於先  
亦未為至善也四句是此段緊切處乎元祐至善是不如此則  
雖善矣未得為至善也且於民之不能忘者非十分至善何以  
使民久而不能忘方人言流傳我有餘望如此

○問達者補人也必如使無私乎曰固矣以修身爲本只是公  
則底言語是走作如云凡人聽教以曲爲真以直爲曲所以人  
康以改惡思過而保其基礎便是觀其觀本

得以盡其無實之辭聖人理無不明明無不顯所以人不敢如此却是聖人善格物所以人不欺盡其無實之辭不無經意相  
反聖人正是說聽我無異於人當使其無欺之可德分得  
若如公言則當云聽訟吾過人遠矣故無情者不欺盡其辭始  
得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它所以無欺者却不在于善聽  
訟在林意誠心正自然有以善又新張大服民志故自無欺之  
可聽耳如成人有其九死而不為義者則子鼻將至道為義子  
皇師常聽訟自有以感動人處耳  
△使此無欺在我之本也德地有此所以聽訟為本

傳五章釋格物致知

△劉所又說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明明  
德便是性曰不是如此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是性

靈便是那知覺底如何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  
來這便是性如道事親孝事君要忠便是心張子曰心  
統性情者也此理得最精矣此目所又復說過先生曰性便是  
那理心便是成時後教教後用感問良裏精粗無不到回  
便是外面理會得底便是就自家身上至親至切至處至  
貼骨貼肉處今人處事多是自說道且德地也不防這箇便不  
是這便是理會不曾到那貼底處若是知得那貼底時自是  
法然不肯德地了

○問因其已知之理推而致之以求乎其極是固定省之本以  
至於色難養志則事君之忠以至於陳善閉邪之類皆因此只  
說得外面底頭是表裏皆如此若是做得大方而小者未盡亦  
不可做得小者而大者未盡不可謂是無知覺大開方是且

如陸子靜說良知是箇四端之心只是此弄物事其他有  
理會者照理會不得却禁人理會物則之理亦作此弄物事  
夫終久大彼所理易簡者苟簡容易則合有行不于物也易  
知者統是至健之物至健者要做便做至是易知又至是之  
順理而為無所不能故曰此言造化之理至極可少則繁人  
之德可久者日新月新而已可大則繁人之業可大者富有而無  
得易簡有段多者在至易易簡之云乎人

○致知則理在物而推吾之知以知之知至則理在物而吾心  
之知已得其柱也或問理之表裏精粗無不盡而吾心之分剖  
取舍無不切既有箇定理如何人有表裡精粗回理固自有表  
裏精粗人凡得亦自有高低淺深有人只理會得下面許多都  
不曉得上面一節是與微知得表知得粗又有人合下便有得

如書世顯錄卷三

大體都不說中間細下工夫這與微知得義和得精二者都是  
偏故大體必於格物致知到物格知至則表裏精粗無不盡  
或問表裏精粗曰頭是表裏精粗無不到有一種人只說成  
上做工夫於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是處人有一種人思慮向  
裏去又嫌眼前道理粗於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說玄說妙之  
病其流必入於異端

○傳問表裏之說曰所謂格我以文約我以禮便是博我以文是  
要四方八面都到得周匝無遺是之謂表至於約我以禮又要  
逼向身心上無一毫之不足是之謂裏子升云自古學問亦  
不過此二端以成但須行得通達

○問精粗曰知常性之仁非謂之仁此粗底至精處則顯于三  
月之復成達之又如克己無欲害人之心則仁不可勝用充無欲

穿窬之心則義不可勝用。害人事與害國為不仁不義。此是粗

底。然其害一念不當。則為不仁不義。此是細

○問。問大學補亡心之分別。取捨無不以只是理微了。見善端

的。如不及見不善端的。如恣意好。好便端的。如好好色。惡不喜

便端的。如惡惡臭。此下項這樣誠意有此未是誠意。是眼。眼

意。是

○此其意只是實其意。只非一箇虛字。有如正字之類。誠意

則誠意如何。只有一帶。然不若待而簡物事。如今

人要做好事。都有無力。其所以無力。是如何。只為他。有箇為惡

底意思。在裏面。如學者去做好事。成心。使實。要做不好事。底心

底。是欲。亦必在裏面。如。便得實底。一箇打。了。實。在

○語學升堂云。教收諸講說。大義曰。大綱。要緊。只是前面三兩

章。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其意處。誠。為善。便是君子。不誠。成

便是小人。更無別說。在

○語。語。問。格。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也。毋者。禁止之

前。曰。格。格。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也。毋者。禁止之

了。下面許多。一齊掃了。若如此。却不消說。下面許多。看下面許多

多。而。有。工夫。自。能。

○亞。夫。問。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此。章。當。說。所以。誠。意。工夫。當。如

何。曰。此。格。物。格。知。至。之。後。故。特。言。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若。知。之。已。至。其。時。意。無。不。實。惟。是。知。之。有。毫。未。未。必。至。於。自。欺。

且。如。做。一。事。當。如。此。然。定。只。若。如。此。做。而。不。可。以。如。此。若。知。之。

未。至。則。當。做。處。便。失。當。還。不。當。做。底。意。在。當。如。此。改。之。改。之。改。之。

如。做。底。心。裏。遂。這。便。是。不。實。便。如。做。不。成。罪。非

○問。別。樣。有。大。學。自。欺。之。說。如何。曰。不知。義。理。都。道。我。如。義。理。是

自。欺。先生。曰。自。欺。是。箇。半。如。半。不知。成人。如。謂。某。做。所。當。為。都

又。不。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作。却。人。是。自。欺。家。所。愛。害。他。不。得

這。便是。自。欺。不知。不。成。只。將。做。不知。不。為。都。不。與。做。自。欺。道。夫

△。國。秀。問。大。學。誠。意。有。未。有。三。樣。一。則。內。心。自。好。善。惡。惡。之。貴。而

事。亦。必。處。於。外。者。此。不。信。之。尤。也。一。則。難。如。好。善。惡。惡。之。為。是

而。難。於。除。人。前。止。以。自。欺。成。一。則。如。有。未。至。隨。處。應。事。而。自

不。能。自。欺。成。因。這。箇。不。用。意。地。分。只。是一。路。都是。自。欺。但

有。深。淺。之。不。同。而。已

○。伏。早。云。復。來。國。秀。說。自。欺。有。三。樣。底。後。果。思。之。是有。這。三。樣。意

思。然。却。不。足。三。路。只。是一。路。有。淺。深。之。不。同。又。問。論。以。做。托。托

掩。覆。字。云。假。托。字。又。似。重。了。掩。覆。字。又。似。輕。不。能。得。通。上。下。底

字。又。問。論。誠。與。不。誠。不。特。見。之。於。外。只。裏。面。一。念。之。發。便。有。誠

偽。之。分。譬如。一粒。粟。外面。些。皮。子。好。說。而。那些。子。不。好。如。某。所

謂。其。好。善。也。除。有。不。好。者。以。拒。於。內。其。惡。惡。也。除。有。不。惡。者。以

掩。其。中。若。好。惡。未。形。時。已。有。那些。子。不。好。不。惡。底。藏。在。裏。面。了

○。人。因。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誠。為。善。而。常。須

是要。打。點。得。盡。善。意。誠。而。後。心。可。正。通。得。這一。關。復。方。可。進。身

○。問。自。欺。向。人。之。為。善。須。是。十。分。真。實。為。善。方。是。自。欺。有。六。七

分。為。善。又。有。兩。三。分。為。善。底。意。思。在。裏。面。相。害。便。不。是。自。欺。須

是。如。惡。惡。與。如。好。好。色。方。是。自。欺

○。問。問。自。欺。是。誠。意。自。欺。是。意。誠。否。小人。問。居。於。下。是。形。容。自。欺



之情狀心廣體胖之形若自慊之意若曰然復以各發明前說  
但此處是箇中分能致知知至而意誠矣然以日用間誠意  
十分為準其有一分不好底意思潛伏以間於其間此意一發  
便由斜徑以歧途而趨於邪而善意却處處如見孺子入  
井救之是好意其間有些惡底意思以得之如薦好人走善  
意有些惡人德人之意隨復生未治惡人是好意有些很病之  
意隨復生前面好意都成虛了如矩卦上五爻皆陽下面只一  
陰爻先陽後陰不仁了君子亦言心外別求論則自行便之則  
誠意是放言論者便說那不好底意若曰使之則誠者則在  
人便之如何耳誠善惡都由人只是那偷成可惡故須致知  
要得早鮮而誠成之耳

學子書卷上

○問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近改注云自欺者心之所發若在於善  
而實則未能不善也若孝之義如何曰若半只是外面做得來  
一似都善其實心中有些不善此便是自欺前日得孫敬甫書  
他說自慊字似差了其意以為好善如好好已惡惡如惡惡真  
如此了然後自慊看經文語意不是如此此之謂自慊猶如好  
好已惡惡真只此便是自慊是今下好惡時便是自慊手眼  
是做好善了方能自慊也自慊正與自欺相對不是善惡所攝  
蓋其意便是要毋自欺非至誠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所謂不  
自欺而慊者只是要自快足我之志願不是要為他人也誠與  
不誠自慊與自欺只是這空子裏發之問耳又曰自慊則一自  
然則二自慊者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此表裏一徹自欺者外  
面如此做中心其實有些子不顧外面且要人道好只此便是  
二心誠偽之所由分也

○問知至而後意誠則知至之復無所用力意自誠矣傳獨有謹  
獨之說何也曰知之不至則不能謹獨亦不齊謹獨惟知至者  
見得實是實非灼然如此則必戰戰兢兢以終之此所謂能謹獨也  
如顏子請事斯語曾子戰戰兢兢終身而後已誠知知之不至  
然必如此方能意誠蓋無放心成望皆惟聖人同念作往一毫少  
不謹慎則已憤於意誠之私矣此聖人教人敬上徹下不出一  
數字也蓋知至而後意誠則知至之復意已誠矣猶恐意誠之  
間有所不實人必從敬而說之使無毫髮差此則表裏應顧無  
一不實而自快懌也

學子書卷上

○問言知至復然要費力做工大講意致知是著力做工大處  
到知至則雖不能做工大然亦無大段著工大處曰雖不用大  
致著工夫但想其間不能無顧費不及處故須著防閑之所以  
說君子謹其獨也行天問先生常言知至後人可以不謹其獨  
之意誠不謹其獨之曰知至復意周自無誠但其間雖無大  
段自欺不謹其獨然亦有微管不著所在所以言於謹其獨至於  
有所不誠依體是知之未真若到這裡更加工夫則自然無一  
毫之不謹其獨矣

○先祖問格物知至則意無不誠而人有謹獨之工其意當誠意  
時自當更用工夫否曰這便是窮得格物先得到了更須格細  
幾處用工夫若不真知得到都恁地端端為費雖十個現十手  
指或所共知之處亦自七八個分了更如何地謹獨實有  
○致知者誠意之本也謹獨者誠意之功也致知則意已誠七八  
分了只是怕他微獨處尚有些子未誠實成故其要在謹獨



之所發陽善陰惡則其好善惡惡皆為自欺而意不誠矣恐實  
者不曉人此句或謂中已言之即不如謂注云人其不知善  
之當為然知之不必則其心之所發必有陰在于惡而陽為善  
以自欺者故欲誠其意者無他亦曰謹此乎此而已矣此言則  
白而易曉曰不然不謹正大只是所謂誠其意者非自欺也初  
不肯引致知與致知各引致知在中則則相牽不丁却非解經  
之法入其注又欲其意者則自欺也這話極細蓋言為善之  
意間有不肯照管少有不到處便為自欺不使致到心之所發  
必有余在於是而陽為善以自欺處若如此則大故無快有意  
於善非咬文之本意也所謂心之所發陽善陰惡乃此見理不  
實不知不覺地陷於自欺非陰有心於為惡而詐為善以自  
欺也如公之言須是將私欲假官命方為自欺大故是無快亦

然不善之機其意欲改作外為善而中實容其不善之機如何  
蓋所謂不善之機非是不知是知得了又容着在這裏此之謂  
自欺向不是知得了容着在這裏是不善他何了不能不自欺  
公今下認錯了只容着在這裏此之謂自欺容字又是第二節緣  
不察此何所以容在這裏此一段文字處公不曾說得它頭頭在  
只要硬去檢他所以錯了不善之機便是自欺自欺只是自欠  
了分數恰如成金金不不謂之金只是欠了分數如為善有  
八分缺為有兩分不為此便是自欺自欠了這分數或云如  
此則自欺却是自欠回公且去讀此是欠回公何處且看子回  
公非則要斷則自便使之則據善自十六七清時便曉得此意  
蓋斷心是不知不覺自走去處不由自家便成倒要自家去檢  
它使之則謀慮即是好底心為自家便成學云其每多過者  
提他如在此黨心惡幾人用着提它回公又說錯了公心制  
如有意寬活不實所以寬活物故知而後意誠極面也要知得  
這般外面也要知得透徹便是無別商物在學如菓子糖盤  
後皮殼自就落去不用人去交得了如公之世這裡而一重  
不曾是徹在只是認得箇客裏硬道理得去不知得源頭工夫  
在所謂誠其意者自自欺也此此善人善人之最精處如商失  
既成物如公所說以似商格兩子都相了公只是硬要去強  
檢如水德水深則來却硬要將死去裏它如何塞得住又引中  
庸論誠處而曰一則誠離則偽只是一個心便是誠才有兩箇  
心便是自欺行善如奸好色惡思如惡惡見他做處只是這一  
箇心所以謂之自欺若有些子別離便去而商心便是自欺  
如自家欲為善後而又有箇人在這裡勸你你去為善欲惡惡



是有公私之辨君子小人之分意若不識則雖外面為善其意實不其如何更問他心之正不正意既誠了而其心或有所偏倚則不得其正故方可做那正心工夫

○致之問誠意正心誠意是去餘得裏面許多私意正心是去餘得外面許多私意誠意是檢察於隱微之際正心是體驗於事物之間回到正心時節已自然好了只是能好裡面人有許多偏私畢竟是誠意時節工夫分別善惡要着力所以重複說這心字其後若打躬這關過已是自然好了到正心又情欲好上上心如此則自然時節已是淘去了還十分清了又情欲清則自然誠意成實德

○意既正而後而欲使惡惟好德愛惡親愛時惡只是安頓不著在使是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致之問誠意正心

○心有善惡憂樂則不得其正非謂全欲無此此乃情之所不能無偶發而中則欲候不中斯則有偏而不得其正其端蒙

○四者人所不能無也但不不可為所動若順應而去何不得其正之介如顏子不遷怒可怒在顏顏子不曾為血氣所動而移於人此則其怒而心有正步端蒙

○問然使惡惟好德愛惡何以有所為言則是此心之正不存而足四者得以為主然則四者人不能無只是不要它留而不六如所謂有所則是彼化為主於心及為它動也道尤

△大學七章看有所二字有所憂慮憂慮是合當有若因此一事而常留在胸中便是有所忿懣而人之有氣而能之才健了

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常不平便是有所忿懣好樂亦然其心不可有一物若怨天尤人則欲得其正然過須平了止如人

有善心若以此應物便是不得其正人偏

○四者心之所有但不可使之有所私偏才有所私便不能化便在胸中且如忿懣惡懼有當然者若定要他無真是用克方得但不可先有此心外今人多是先才忿懣雖有寸草之善亦所不才其雖有當然之善亦不復忿懣便是這道理了便然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了蓋這胸中才私便不去只管在胸中推諉終不消釋故使此心如太山然則應接萬端各止其所而後無所與則便親而見聽而聞食而不知其味矣有此一段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心耳譬如斷之為器本所以平物也今若先有一物在則上則如何稱而之復曰要之這器頭都正則欲知上而意誠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好者端的是惡惡者端的是惡見言云此處是學者一箇關過得此關方始是

○致之問誠意正心

實又曰其常謂此一節甚難若知不至則高就還不可作又發一箇心以為為之亦無害以為善不可不為又有一箇心以為不為亦無害善譬如草不使下而生出一箇芽子這便是不能純一若使是知不至之所為成則公私之別而今小人之學如一事若係公家便心下不大使管若係私已便只管在胸中念念不忘以此便是公私之辨道夫

○致之問正心養心之心要當不發一物而道這便是難才說不容一物却又似一向全然相似只是這許多好樂惡懼忿懣憂慮只要微無感發去不可先有在心下看來非獨是這幾項如此此是先安排要德他便不得如人立心要德此般般把捉少間只管見這意想到不消德此處也德此處便物進了有人立心要德此德此處少間只管見這意想到不消德此處也德

地使流入於姑息苟且如有心於好名過者近名底事使愈好之如有心於為利過者近利底事使愈貪

○敬之問心有好好無則不得其正事云云不可有一毫偏倚才有一毫偏倚便走私意便沒法不已私意及大以身心所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察而不知其未由還下是說心不正不可以修身然下章身不修不可以齊家意同故云其如其子之意其知其苗之碩便聽是此身上說心不可有一物外面則非萬善都只其隨其分限應去都不關自家心事才係於物心便為其所物所以係於物者有三或是事未末而自家先有這箇期待之心又事已應去了又卻長留在胸中不能忘或正應事之時還有偏重便只見那遠重這都是為物所係說為物所係時便還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這如何會

思言各屬意

一

得其正聖人之心豈是虛明無纖毫形迹一看事物之未若水若火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箇物事且如敬以事君之時此心極其敬當時更有觀在面前也須敬其終不成這敬底但只敬君便不須管得事事都如此聖人心體廣大虛明物物無不齊

△正叔見先生言明心定心等語因言心不在焉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同這箇三處見也這得八十箇窮行不行自非

○書云克己復禮而不知其是說如敬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先生曰才知敬義便在此才便不見了方于傳八章釋修身辭家

○美哉正心章說克己復禮好樂憂患修身事且見克己是克欲

克欲教情如何而克心畢竟立于此教者之外則平正而不偏辟自外來者必不能以動其中自內出者必不至於溺於欲或問是教如何如家人有嚴君焉各之所當畏教者也然當不嚴則事之若過於嚴教而從其令則陷於偏若夫嚴者固當嚴惡感或有長處亦當知之下文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雖共此理猶無一人偏處親切當人

△正叔問大學傳正心修身其有深淺否曰正心是心上說修身是說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從心上做出來如修身如絮緇却是心做持如此但正心是萌芽上理會若修身及絮緇等事却與各就地頭上理會

○說愛親惡長教教情各自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人飢而食只令當食食飽過空于便是偏渴而飲飲才過空于便是

思言各屬意

一

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固其善而偏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如其子之惡莫如其苗之萌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

○問那家既作作解曰人情自有偏處所親愛莫如父母至親父母有當要疎成其可心親愛而忘正統所教者莫如君父至親當直言正諫豈可專恃親愛而不教言所教情度如見那人非其心之所自懶與之言即是忽之之意問教情惡德也若君子宜有回諫者不可泥且當看其大意思此語未穩亦一兩字失平摘書專留意小處失其本領所在最不可為

○問章句曰人於五者本有當然之則然教之與情則兼習之所為實為惡德至若克己之彰正良心苗偏於克己於不為仁德之厚又何以為身不修而不可以齊其家者乎曰教情偏如

孔子之不見諸惡孟子不與王雖言其終謂如有一般人好太惡方欲治之故它長為惡者如便想之道六云這只是言說為姑息之意曰這便是教終之不辨其正成道

○或問之其所以教而辟焉曰觀者則服愛之作者則畏敬之不學者則毀惡之無者則哀矜之有一般人非特非親本見其為不學人不至於無者則是其哀矜要成人見之豈不教情畢現將亦有此心其亦豈可一句教情化一句教情便又辟了畏敬親愛敬惡哀矜其不皆然故下文曰要而如其惡惡而如其美如所教情之人人安知其無惡之可安教所謂教情者又定則之過矣

△則君子亦有教情於人者乎曰人有苟賤下厭庸者德則△則教情而教便是情教了都不管它便是情教

△問學者問大學教情處而曰甚善譬如有人問易不謂易卜筮言詩不謂詩卜筮不謂卜筮及大學教情處皆在所不答

○問正心修身並復注云此亦當通上章推之蓋意或不敢則無能盡用其力以正其心者云云曰大學所以有許多頭大正欲學者進而用上非如一無辭之竹使人才能格物則便到平天下也夫大益有意識而心本正者故於愈便愈難等事誠不可不隨事而推道也蓋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於好惡之間誠不可不隨人而節制也至於齊家以下皆是教人節制者深用功致秩序似言心正者必自誠意而求修身者必自正心而求非謂意誠而心無事乎正心既正而身無事乎修也止以大學之首章使教人則明德人為格物以下事目皆為明明德之事也而平天下方止言此雖平德等事亦可見矣

傳九章釋家齊國治

○或問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曰孝以事親而使一家之人皆孝弟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弟慈以使來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愛乃成教於國者也

○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眾此道理皆是我家裡做成了天下人看者自能如此不足復推之於國矣

△孝仁甫問有諸已而復求諸人無諸已而復求諸人曰此是退一步說猶言溫故知新而可以為人師以則本能如此則不可如此非謂溫故知新便求來為人師也然此意正為治國者言大凡治國禁人為惡而欲人為善便求諸人非諸人然須是在己有善無惡方可求人非人也或問說忠意以恕己之心恕人此語則有病但上文此言以責人之心責己則連下句亦未忘

回上句自好下句自不善其才德已便已不足若標準云云責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務使不同蓋恕已與愛已不同大凡知道者由書自到近觀聖賢言語與後世人言語自不同此學者所以貴於知也

○仁甫問治國在齊其家同達簡理却意迫不得待到他日數足處自然通達達簡物事只是有得熱自然有條理上而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下便正其所以教者如此這三者便是教之因後而却是現顯是躬行分會化傳人此一段只此兩截如此實理

○問端緒謂為國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國興一國與遂自齊家始齊有以成之故民亦如此興起自齊家好利則齊民同體樂和何待他德求成策則教也十一段說得九好說得九得祖道聖



既有元氣起之善心而不可得應亦徒然也又曰問何德地上  
行下蓋人心之同然所以聖祖之道爲要德地也使故有是  
心者亦得德地矣衆大志以反覆聖祖服公專利于上意縱橫  
然民不得以自養我道程程能興此非尋心濟世若此則吾

是不假繁猥可也  
才神向上者老而益壯老愚便是達那老成人之老說司不識  
此老老長長孤孤分是說自家身心切近處世所謂家齊之民  
興孝弟無不倍此方是說民之感德再起處世治國而國治之  
事也緣爲上行下效故舉恭儉可以見人心之所向者如此是  
以君子必有繁猥之道也此一句方是引起繁猥事下面方詳  
說繁猥而結之云此之謂繁猥之道蓋人心感發之同如此所  
以君子須用繁猥之心似平天下此幾多分曉若如本邦說  
則此便是繁猥心用下面更繁猥許多才神不合誤曉老老長  
長爲繁猥所以差也所謂文王之民無棄老之言奇老皆老

惟已度下如何時做老老說時雖  
老老與者長長與弟弟孤不修這三句是說上行下效底道理  
是以孔子有絮服之遺意却說到政事上是以二字是結上  
文猶言結子爲是之故所以有絮服之遺理應地言却類處盡  
教他得所使之各有以遂其興起之心始得  
問絮服曰只把上下前後左右等句看便見絮度也不足其把

人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無彼己之異只是將那頭面轉來比這頭在我之上者使我如此而我惡之則知在我之下者心亦似我如此故更不將所看上處人之心看待下人如此則自

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使均平正  
方若將所貢上底人之心未待下使下面底下面解下方下  
之事我如此而我惡之則知在我之上者心亦似我如此若將  
所貢下底人之心更去事上使人下面底上面經了左右前後  
皆然待前底心便折轉來待後待在前底心便折轉來待右如此  
便分每事皆如此則無所不平矣

○問論上下四旁役使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分在原則可以如  
此在人則有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分何以使之均平曰舉  
是以上下之分使使之均平蓋事親事君事父事長之內平上下皆  
得行上之人待事其親下之人也得行其親上之人待長其  
長下之人也得行其事其長

○德元問我不欲人加諸我亦不欲無加諸人與聖相問否曰然

但子貢所問是對彼我言只是兩人聖相則通三人爾彼世不  
復知聖相之美惟務陽民財以自豐利自一孔以上官皆取之  
故上愈富而下愈貧夫以四海而奉一人不為不學矣彼在上  
者富有厚民之心而惟共其之備處者況肯不恤而惟  
自豐頌則民安得不困乎易損上益下曰損上益下曰損

○聖相之善不在前款聖相在治國平天下之後到這裏也是聖  
次成其分用道大

○君子先慎乎德一德便是明德之德自家若意誠心正身修  
家齊了則天下之人安得不歸於我如湯武之東征西怨則自  
然有人有土有財

△齊而不能先施是平底意思不能通用之意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平天下第一章其事如  
此廣闊然緊要處只在這些字其粗說不過如此若細說則如  
標則行先已復復等語皆是也

○趙唐卿問十章三言得夫而章句云至此而夫理存亡之機失  
矣何也曰他如且言得夫衆亦言不滿意已切矣然之以  
忠信爲念分明是說心口說去得夫之由必決之忠信乃天理  
之所以存爲泰乃天理之所以亡者

要知問夫有仁而下不封成如何上仁而下使義曰這只  
是一句在上使與成仁在下使與成義在父使期之慈在于使  
之仁曰時言也如孝慈則忠曰無道夫

而不以爲爲平如春秋開左之成也是利信名成故兼備端

銅此系長成皆是自要他利利不必專指財利所以孟子徒顯  
哉斯只說仁義道未有仁而道非親本有義而後義居道裡  
利却在裡面所以說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蓋惟義之安則自  
無不利矣

○問宋平曰財處太多而後世只此一輩不能無民問可  
○問聖相以好惡時用損益度理爲言何也曰如秦弘羊整許多  
時以宋武帝之好若說聖相底人公忠許多財物必是使過著  
民底滿得我好民必惡言時用者蓋如自家在一鄉之間知事  
其利便是使過著他底便是不聖相言前度度理者蓋有多人  
則合當衆之使之各得其分則不來此使夫其所成使各人  
之分便是聖相此特言其好惡時用二因當聖相事事亦當

聖相

○或問察理之義如何只說財利司華竟人為這兩說多所以主  
 養人者所以殘害人者亦只是這箇且如但官司引不從察理  
 自家要責罰便教人不待責罰自家要強便教人不待責罰  
 但事勢相迫行之已久人不為怪其理不如此

○固論治國平天下事財利處而財者人之所好自是不可獨占  
 須推與民共之未論為天下止以作一語言之若說其欲故無  
 征謀之機民便欲若欲故稍急又有科歛之機民便生  
 怨決然如此又司事過於子民不可過於取民且如居一鄉若  
 有司事大夫爭利便是傷廉若使閭人告子不害其為廉孟子意  
 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無可以無與傷廉他主意只  
 是在取傷廉上凡將那與傷廉未相對正其實與之通厚細于  
 不害其為厚若才過取便傷廉便不好過與非宜當下是好意  
 思與了所看之方見得是傷廉與傷廉不同所以子華使於齊  
 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雖說他不足然亦不大故責他只足才  
 過取便深惡之如冉求為之取故而欲攻之是也

○則下天下事言財用特詳言是民生日用最要緊事耳自然蓋  
 子首先所言其原出此子升所此言言反覆最詳之意則要  
 之始終本末只一理但平天下是一件最大底事所以推廣說  
 許多如明德新民至善之理推指徹至治國平天下只說人情  
 上這處人極平易至至於平而已耳後世非無有志於天下圖  
 家之人却只就末處布置本原上全不理會固言莊子不知  
 他何所恃哉却自是行道德蓋自孟子之後荀卿諸公皆不能  
 及如說語道而非其片非道也此等議論最好度亦須承接得  
 孔門之徒源流有自後來佛氏之教有正行好處皆出於莊子

但其知不足無細器工夫少間都說得流了所謂賢者過之也  
 今人亦須自醒會教自家本領通貫却去有他此等議論自見  
 得高下分曉若一向不理會得他底破少間却看見其低似他  
 處固說曾無之後氣象正如此又問論語集注說曾點是聖光  
 舜事業亦從為之要只是先齊事業亦不足以齊其心否而  
 先齊事業此只是這箇道理又問他之所為必不中節而和顏  
 威問了只是無細器工夫之

四子朱子語類卷三

或問

一或問君子以爲大人之學一

○問友仁者大學或問如何曰程氏其曰如何是致其誠心誠意曰致其誠心者或心起邪思有妄念耳聽邪言目觀邪色口說不道之言至於手足動之不以禮皆是放也致者復於邪思妄念處截斷不謂至於平日言動皆然此乃謂之致既致其誠心德性自然養得不是放故心之外人養箇德性也曰看將也好是仁

○問或問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入於此大學復須如此勉強奮勵方得曰夫時而後學必著如此

趨補得前許多欠箇處人一能之己百之十能之己千之論不如是慙慙度日一日不做得一日工夫只是度日過如何要填補前而實非

○問大學首云明德而不曾致主數美是已具於小學則則然則小學不傳伊川却是需補一數字可乎

○數字是徹頭徹尾工夫自格物致知至治國平天下皆不外此八條

○問或問致誠處四句不須分析只做一句看次日又曰致誠說數不須只管解說但整齊嚴肅便是致誠散亂不放致便是不致四句只行著皆是致誠

○或問大學論致所引諸說有內外之分曰不必分內外都只一般只認行著都是致誠

○問致諸先生之說各不同然結而言之皆令此心常存足否曰其實只一般若是致誠時自然主一無間自然整齊嚴肅自然常惺惺其心致誠不孝一物但程子整齊嚴肅與謝氏尸天之說又更分曉

○或問先生說致誠處伊川主一與整齊嚴肅之說與謝氏常惺惺之說就其中心有謝氏尤切當曰如某所見伊川說得切當且如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若無整齊嚴肅却安得惺惺無提撕不能常惺惺矣

○問或問伊川及謝氏尸天之說只是主一無間後同主一無間人說整齊嚴肅嚴肅亦只是主一無間意止自看整齊嚴肅時如何這義便致常惺惺之便是致誠此心不容一物之便是致此事最易見誠自體察者便見只是要致心下當如此

此因說到致心如惺惺是是非辭讓受正心才差去便是致若整齊嚴肅便有惺惺是是非辭讓受正心才差去便是致無近人人心都是致心也無一箇不放如小兒子才有智識此心便放了這義便要整齊嚴肅

○問上蔡說致者常惺惺法也此說極精切曰不知程子整齊嚴肅之說爲行善人能如此其心即在此便便嚴肅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如人一時問外面整齊嚴肅便一時惺惺一時放寬了便昏忽也祖道曰此間是氣頭是氣清明時便整齊嚴肅昏時便放寬了如何提得定曰志者氣之帥也此只當有志孟子曰持其志毋暴其氣若能持其志氣自清明次曰復子曰學者為習所養氣所勝只可責志人曰只這箇也是致學者不患此不得此說如何曰涉於人爲便是致然似學者不如此

如何者有此解于所以下面便是一句云不如此不淨之執通  
○或問謝氏常惺惺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心則同而  
其為道則異吾儒常惺惺之心欲此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  
觀在此無所作焉其異處在此

○問和靖其心不放不著一物以安心卻不著一物使放然他  
上文云今人入神祠當靜時直是更不著許多事只有一箇  
敬此最親切今人若學此一此心便放收緊都無許多空  
若這事忘來未了人去做別處去心便成兩箇有甚

此篇所謂在則則統一說  
○問或問元仁義禮智之性亦使相字如何曰此建頤只是那  
陽之性

○問建頤仁義禮智之性曰此承上文陰陽五行而言使陽之順  
陰之四者五行也分而言之仁禮屬陽義智屬陰陰陽五行之通  
曰陰陽立此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何以爲

陰曰仁何嘗屬陰義禮仲正來爭辨他引佛子於仁也柔於義  
也則爲陰昧不知協仁之定體則自陽至於陰居子之樂則  
人各自就此而說如何均文要引所今只觀天地之化草木禽

生自定極暢則後無所窒礙此便是陽剛之度如云氣稟來  
疏亦陽止反亦剛止蓋疏之生也從直而上此處皆可通問體  
屬陽稟來則又以體屬陰稟屬陽而固是若對無則則自是

如此三禮是剛限定成即然無有文成始事無光如動底爲事  
自當如此分如云禮主其敬樂主其和之類敬之可見則  
○問陰陽五行健順五常之性曰健是稟得陽之氣順是稟得

陰之氣五常是稟得五行之理人物皆稟得此順五常之性

且如荀子會與人爲便處落得學健成性不與人處落得  
順成性人如草木且成稟成是落得成成底成底是落得  
順成

○問或問處之正且通者爲人處之偏且塞者爲物如何曰物之  
處必因處之數而便有能得其清者爲人得其濁者爲物似如  
大經路從其好者在一處其惡澤人在一處人則處則有清濁

而聖則一同如何曰固是如此聖者如一貫味在聖賢則如聖  
在清水中其輝光自然映見在愚不肖者如聖在濁水中其  
澄去泥濁則此方可見今人所以不見聖人者蓋去泥濁不

知要見治也豈知萬物亦有此理天何嘗不有此理與此  
氣象如星雲於滿地中不復可見然物類中亦有如滿地  
母子如餘知時者亦處其中有一微明處故而不能如人

爲此不能見治耳且余亦亦有知如此聖人衆類是也  
○問或問公說其正且通者之中又或不能無清濁之異故其所  
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世間有人聰明通達是稟其

之清者矣然却所爲過差是稟而爲小人之操者又有人爲以  
而不思聰明通達是又如何曰向中問已言之所謂又有智  
賢不肖之殊是也蓋其所賦之質便有光四備聰明者

此而不覺便是稟賦中欠了清和溫柔之德又有人極溫和  
而不喜曉亮便是稟而不肖爲樂便是稟此光較此稟氣  
於好

○林安卿問介然之同一有象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頭是這  
些靈處便致知克己格物去而然昨日固已言之如擊石之火  
是些子靈引著便可以燎原焉如發牙大星子少些子物便如



民者人有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引乎斯民者又有略之二者之當務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也此二者求之方今之人先有吾人相似而如此等類甚多自謂能明其德而不引乎斯民者如佛老便是定不務明其明德而以收效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如管仲之徒便是定如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者如前日所論王通便是此等類云云有如此二者之當務乃安於小節而所引之方也此等類亦分上中下三等修其德為治本末亦有等差其有志於斯世者其德雖微不肖於本原上著德便微不願須臾無所不用其極分始是有古之聖賢到無用公心這兩者定齊整成明明德便欲無一毫私欲新民便欲人凡事事物物上皆是當正如佛家說為此一大事因緣也凡於世此亦是人一大事也千言萬語只是說這箇道理若這一目不執持

便到了聖人只是當欲夫持這箇道理教他後來就此處發達○問明德而不能推之以新民謂是自私自利明德則自修是獨新其德亦有一種人不如此此便是獨善之輩此獨善之輩人各有之不足自家可專而之物既足則得此理頭當推以及人使各明其德豈可自成自命了我自修之而不與人共聞說當有佛者王天順與陸子靜辯論云我定佛法和平日靠口禪機皆不受情要度天下人各成佛法定行是自私自利先自利後度天下人各成佛法却是教得他各各自利陸子靜便初亦學佛者王天順說我利之則其德曰此語是第二著又它根本處便不從當初得德為大乎時出處見生老病死苦過般苦之入雪山修行做上一念便一切作空有惟恐利害之不致弄險之不盡吾滿却不無羞見得無一物不共此理無一理不通矣

物雖寬為理俱全焉儒近焉理俱全焉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今學者云誠心見性不知是誠何心是見何性德明之不止而後有定以下一段

○問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物皆有其理矣何定靜安三項互相相似說出來無不同有定是說事理上其言如得到時見事物上各各有箇合當處道理靜是說心上說則無所擇於地而安其定是說言行上言言言行皆成行于言成言于行以改則看意思接續處如能得上而帶箇虛字能虛上而帶箇安字能安上而帶箇靜字能靜上而帶箇定字有定上而帶箇知所止字言思亦佳誠能見得事物有其理而此心德也寧靜了看處在外裏在定處也安在那邊也安在當言也安在言時也安在處也安也安不亂事理成人有一件事如此區區不得意地區區又不

得這如何會有定才不定財心下便覺覺皇皇心下不穩地不安煩在那裏得看在那裏只是不安有在

○問問知此是德能得是德或問言非有專義之朝應何也曰此不正言等以中間許多只是小階級無那大階級如志學至從心中問許多便是大階級步步相聞知止是龍傳只知志學至互相相似至不相似相定靜安皆相類只是中間細分別處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下一段  
○此語言或問云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又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安明德之功果能若是不亦累乎然以此序之聖門之內或未盡也說謂天下之大能服此序之也而各明其德乎曰大學明明德於天下只





治國平天下者皆優之事一段

○問南軒謂為己者無所為而然也曰只是見得天下事皆我所  
今當為而為之非有所固而為之然所謂天下之事皆我之所  
當為者只德地強信不得須是學到那田地經歷磨練多後方  
信得過道人

○行天問為己者無所為而然則有所為者為人也這須是見  
得天下之事皆我所為非吾性分之外所能有然後為之  
而無為人之弊耳且如從元而衷非為主者今人吊人之喪若  
以為亡者平日與吾厚真箇可憐愛之餘於中心則出於  
自然者又有一般人欲亡者家人如我如此而後者便不是這  
便是為人也如人做一件事事是自家自肯去做非他人教自  
家做方勉強做此便不是為人也這又曰先生所說較數甲共

聖賢各盡其分

二

劉敬庵蓋已甚分別在人所見如何爾又問割股一事如何  
割股固自不是若是誠心為之不求人知亦無盡全有以此要  
求查固舉一事為則先生尚不該得者久之乃始正色直辭曰  
只是自家過計了假使德本如何自家也未到得如此天下事  
惟其正而己誠問師自平平日是甚麼樣人官用推兄亦自  
可見行天問亦著下假使錢得爾費力去回世上那解得得全  
不害哉如先生所說是不求於義理之虛若若求義理之虛但是  
義理之當以便後而水而求去做去都無後來許多事道夫

修一章

然則其曰克明德一段  
△問克明德克能也或問中却作能致其見之功人似克治之  
克如何曰此克字雖訓能字無克字重如能字能字無克字

有為便是得是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若只作能明德語  
便都弱了此字有訓義一能而舉舉損與便見得有力無力之  
分如克之與能是也如云克己克心克明德之類可見由

顧從天之明令一段

○問或問常目在之其於見亦未於前停未辦也則其性存而  
道義出矣不知所見者果何物耶曰此豈有物可見但是凡人  
不知者察常行日用每與是德相合亦不自知其有是也今所  
謂指證者只是心裏常常存著此理在一出言則言必有當誠  
之則不可失也一行事則事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不過如  
此耳初豈實有一物可以見其形象耶

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一段

○問顧從一句或問復以為見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  
為天何也曰只是言人之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著  
善之則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合天理天  
本只一理若理會得是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

聖賢各盡其分

三

△問天未始不為人而人未始不為天曰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  
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人在人矣此語言動作視聽言  
也只今說話天便在這裏顧從是常要看教光明然則在自  
前

傳二章

或問賢之有侶一段

○德元問湯之盤銘見於何書曰只見於大學又曰成湯工夫全  
是在致字上看來大段是一箇修德成人致當時人並他做工  
夫處亦覺得大段地著和為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之類都是大

網羅到湯使臣。檢身若不及文符云。以展剝書。以伸詞心。不通聲色。不殖貨利。寧可。可見。日簡之功。以因。是。其。終。或。問。中。所以。持。此。詳。載。者。非。道。人。不。知。亦。欲。學。者。經。心。耳。文。符。

○問卅書云：「張勝怒皆亡。」張勝者，成敗勝敗者，成敗勝敗者，有凶從李如，何？曰：「復何？此決然起，急矣，何？以理供事之義，不以理從事，使之安，成張勝，成敗勝敗者，有凶，亦由中，外並致義。」

御外典

○愚嘗謂今片桐檉之制字爲詞意大異有誤字所爲或誤未  
從才之不同然字云有武裝之義所以其後中五以武裝言之  
道大云如此則則方與鑿字及下文向深之說相合耳且如桐  
崇卿氏詩爲其始考字此只是物桐如也之桐所必如此及

請莊子見所將木處則憫憐惻然復知鄭氏之言爲當知此等處界於或問中不及數之要之知這般處須是博得事數此復方見時道大

○問曰：這原歷是學者上而處德至善義間，乃指聖人言之何？  
以後面說得未大，非聖人不能。此是述上文文王於鮮無幾法，  
蓋能治人而不拘于物，做到那處也。須學始得。如孔子於  
曾、魯二不終事之不聞問義，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輩也。  
有甚於聖人，人却是者何？故惟其憂之，所以為聖人所獨生。  
如之者，便是知得此而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

為終條理之事。非是工夫精審。道學是起頭及終身是成終。

經 4-351

人寄說學問只用窮究一箇大處則其他皆宜如某事不放如  
此說須是透徹做得去不成只用窮究一箇其他更不用管便  
都理會得宜有此理為此說者謂理是天然不知却是人欲  
以文周正心誠意是窮極存養曰心須見得後方始格得不然  
只是空守亦不濟事蓋窮字則在此一合則便走了須是格  
物為格物則理明則誠一而心自正矣不然則截截而空  
如何守得他這曰格物最是難事如何當格得曰程子謂今日  
格一件明日人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能貫通處甚密謂  
他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來他又不說格一件便使貫通也不  
說格一件天下物理便方格通云云積習既多然後能貫通  
貫通處人曰今却不用處其他只是須知至而後意誠這一轉  
較難處人

○窮理者則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時已達而及其所未  
達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能窮理者只是足於已知已達而  
不能窮其未知未達故見得一截不曾又見得一截是其所以  
於理未精也然仍須不日日增加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  
格得一物五天更不在此做如左腳進得一物右腳又進一物  
右腳進得一物左腳人進接續不已自然貫通矣  
問陸先生不取伊川格物之說若以為隨事討論則精微易  
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則無所不照其說亦似有力因不去隨事  
討論後聽他胡低語便信口說脚便信步行實實地去卻不覺  
他美其曰平時如此事不足為難時却做錯了箇印人偏此單  
是足精神短後無窮不遠可只是斷斷不日且如有一人幸然  
出去街上行不虞不覺便只聽他牽去須是知道那裏不可去

我不要隨他去義則曰事在面前卒然斷則不下這須是  
精神強始得所以格物便是要明理理會不足要聽時理會  
如水火人如其不可斷自是不去端何曾有人替去端水火來  
若是平時看得分明時平然到面前須斷斷若理會不得時  
也須斷事與盡心理會十分斷斷不下則亦無奈何然添蓋  
可道說不得但能他如今有十人須看他那箇行那箇不好  
好人也有做得不是不好人也有做得是處如五件事看他  
處得那件是那件不是處得是又有曲折處而今人讀書全如  
例說好底則不是但取聖人言而以為後世底皆不足信也不  
是如聖人之言自是純粹但後世人也自有說得是處如某件  
之說說得是底處他雖然也有不是處也自可見須是如某件  
處方說他所謂格物也天格未成底已自說成天何用格物

○窮理者則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時已達而及其所未  
達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能窮理者只是足於已知已達而  
不能窮其未知未達故見得一截不曾又見得一截是其所以  
於理未精也然仍須不日日增加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  
格得一物五天更不在此做如左腳進得一物右腳又進一物  
右腳進得一物左腳人進接續不已自然貫通矣  
問陸先生不取伊川格物之說若以為隨事討論則精微易  
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則無所不照其說亦似有力因不去隨事  
討論後聽他胡低語便信口說脚便信步行實實地去卻不覺  
他美其曰平時如此事不足為難時却做錯了箇印人偏此單  
是足精神短後無窮不遠可只是斷斷不日且如有一人幸然  
出去街上行不虞不覺便只聽他牽去須是知道那裏不可去  
便到便精果多後自能然有格處方理會得  
○問程子言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積習既多則自然貫通

通處又言格物非獨盡窮天下之理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二說如何四說足救顧推不足窮盡一事便了且如朱子得箇孝底道理該思可移於君父須去盡得忠以至於兄弟夫婦朋友從此推之無不盡窮始得且如炭又有白炭又有黑炭只窮得黑不窮得白亦不得且如水雖是冷而濕者然亦有許多樣只認冷這一件也不是格但如今下手且須從近處做去若與紛繁却向後面做所以先要讀書理會道理並先學得在這裏到臨時應事接物纔著便有用處且如火爐雖會行一兩丁又須都理會得三角又須都理會得上下四邊方是格底若一處不通便非物格也又曰格物不可只理會文章須實下工夫格得去始得要格

○仁甫問伊川曰若一事窮不得須別窮一事與延平之說如何

曰這更自有一項難窮底事如造化權衡度數等事是卒意窮曉只得且故佳且如所說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這如何要窮在理會延平說先窮理之要若平常遇事這一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二件第二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三件這地地外身不女

○德元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曰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具其用蓋莫非一理之流行也聖人所以窮理盡性而至於命凡世間所有之物莫不窮其理所以處置得物物各得其所無一事一物不得其宜處是無此物方無此理既有此物聖人無有

○問者看格物之義如何而須先識義清則其後能格物而亦不必專識此說事到而前須與他分別去到時無事人且得教有自家道理教無不致如何若是不致底意思未便與眾議去久之致教自得不得且要切已做工夫且如今一坐一項便有許多話頭豈不是動才不恰該使心作一動一靜窮無已便就此窮格無有空闊時不可作二事看若向時亦曾說未有事時且滿臺到時有事時此去應物即成而致事今只如此格便只此一理且如言志信行勇教只見得言行合如此下一句學而之邦行矣使未須理會及其久也只見得今如此言合如此行亦不知其為志信勇教如何而志信為教自在程子方打

○行夫問致知在乎所養養如甚麼於家欲回二者自是節兩頭

○致知在乎所養養如甚麼於家欲回二者自是節兩頭

○致知在乎所養養如甚麼於家欲回二者自是節兩頭



而深惡同修致知格物之奇或問曾欲致夫子之既中間格致始末反覆惡始末幾人來延平之致千古萬語只是欲學者著心常在理上窮究若此心不在道理上窮究則必自心裏自出理也然更不相干所謂道理者即程夫子與先生已說了數遍如何是窮究此心或問中間一段求之文字索之據論方之者爲緊要金鹿亭下言從此只是如此窮究則仁之愛義之宜皆之理好之通皆在此矣惟而程致身之所用則聽聽說明說來方使人至於身之所接則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以爲天之所以爲地之所以厚是神之所以爲人者草木鳥獸一事一物莫不皆有一定之理今日則以格致累多則胸中自然貫通如此則心即理理即心動念周旋無不中理矣先生所謂衆理之情報無不到者皆其極而無餘一

德元問詩所謂秉彝者所謂降衷一段其名雖此要之皆是一理曰豈是一理豈可無分別止如何謂之降衷曰秉是善也。然何不言降善而言降衷者秉只是爾無過不及恰好處道理天之生人物尚爾有一副恰好無過不及處遂降衷與你無怪子所謂天賦自有的之中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相與於詩所謂秉彝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不同須各就其名字別之。所以此方凡其所謂同一者乃其作義使是義則人心可藏物之性有正邪物皆然也此義只是中今人言論義理因是一概原皆何故更許多名字哉

新說者以中為準則而取正也天生無民有物有則則字却似衷字天之生此物必有箇當然之則故民視之以為常道所以無不好此德懿物物有則蓋若有君之則臣有臣之則為人君止於仁君之則此為人臣止於敬臣之則也。如下有平之則

用有目之則視遠惟明之則之聽遠惟聰耳之則之能使人言之則也恭作虛觀之則也而彼百發萬中者其不有當然之則于知難之當可見人由凡命道遠而趨心者他存義分位之不同通天下則同此一理然聖賢所至有許多微細獨是一一過就分別精微始得若只籠統說了蓋不見此裏面好處如一盤大肉人四面圍向此大肉只一般然而各不沾若說我只認得這是一堆大便了這便不得他裏面外雖好處處由見如降衷於下民這聖賢字却在字上故自天而言則謂之降衷自人受此衷而言則謂之性如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命便是那降衷之物所受則謂之性而不謂之衷所以不同雖各據他來成與所受處而言也惟主上帝降衷於下民此據天之所與物者而言若有常性是據民之所受者而言

中庸章句

卷下

克己復禮即道遠者性之發用處能安其道者惟后也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德之謂教三句亦是如此古人聖哲道理如此須處處處皆合今人心性如何看得出佛氏云如來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甚當說古之諸聖人不是為此一大事也前聖復聖心心一得如印即相合無毫毫不似處刻刻之曰衷字是真心性也云衷或作衷是也言天與我以是心也回德此心不待心性固只一理然自有合而為一實而為一實處須知其所以然天知其所以合乃不無謂性便是心則不可謂心便是性亦不可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人而存其心養其性聖賢說話自有分別何等如先儒偏不分曉固有發明一說說將然名義各自不同心性之別如以碗盛水水碗碗乃能盛然謂碗便是水則不可復來盛碗說得淺故云心以性情言

如孝悌之義同是此理然此字性可施於天之所降而言不可施於人之所受而言也  
○陳則到子所謂天地之中即周子所謂太極中只一般位名不同中只是恰好處上帝降衷亦是恰好處惟不是中極之為物只是在中如這獨臺中央果處便是恰好處這裏比到那裡也恰好不啻如慈從那裡比到這裡也恰好不啻如慈焉  
○問以其理之一故於物無不能知以其性之無待於理處不能知而氣質之偏者自不求所以知若或有這心求便即在道裏緣本末荀仁義禮智人人同有只此良善物欲遮了然這智性本善心中未便得又回這簡便是非善惡做准人不降衷做也又不得與做易時如何自先身出湯文武則孔以後如何更無一人與相似矣做難又才知覺這簡理人便在這裡這簡

中庸章句

卷下

便須是要子細講究簡理的知得做將去自些易者不知得難然這地便在這裏今夜起位則朝又不見了明朝便起位便日又不見了若知行到許多處都便了如無業物教一弄打破便日日朝朝只這地曉得做到聖人地便有  
○問孟文中云知有未至是氣稟欲所蔽而回是蔽這而簡理障了所以知微不明見得道理不分曉聖人所以得格物致知此學者只是要教道理會得這簡道理便不難一事上有一箇理當處平時便思量體認得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見理而不見事了如諸聖人言格致格致格致子細認得這言語中有一箇道理在裡面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見理而不見聖人言格不熟只是實行都顯明得熟了且如漢馬帝做帝亦有合理處如寬仁大度約法三章豈不是合理處甚多自功者將這易將他都無

禮教所以今日一人既明日一人與以必以愛惡易太子如此  
金鑄史無些子道理前復恰似兩人此只是不曾真見得道理  
理合如此故中理底是他天資高明偶然合得才中理底多亦  
無足怪凡此一端推了古今古史人物都只是如此所以聖人  
教學者理會道理要他真箇見得了方能做得件件合道理今  
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遇事就格就教心定下如禮記是說雖  
格去不要改有格來功夫自久自然見得道理分曉便處事不  
錯此與偶合令人不同問去私欲欲潔之累而自得達理  
這若果要合下便做一次排遣無此理亦不濟得至須是當事  
時下知思慮深得道理分明自然勝得他次第這理分明了那  
邊自然容容他不得如今只將理為上又問不意私慾害事為  
多不知是物欲耶氣稟耶而氣稟物欲亦自相違背且如人稟

四書章句

卷一

得性急於事上所欲必急舉此一端可以類推人曰氣稟物欲  
生來便無要無不得只逐旋自去理會消磨人要只是難得理  
分明便勝得他明作  
問成方之事為之者要察之念處之微者未問外事為者不外  
乎念處而人於念處者往往皆是事為此分為二項意如何曰  
周是鄰相關然也有做在外處也有念處方動念念處方動便  
須辨別那箇是正那箇是不正這只就格木上大約如此說問  
只說着此說上看同有箇箇有箇問所將以為做事之實者  
初不外乎人生日用之近其所以為精微要妙不可測度者則  
在乎其特力久默識心通之中此乃夫子所謂下學而上達者  
因只是眼前切近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處便是  
這道理只就這處行到熟處見得自為有人說只是眼前這

近處行便是這便成箇簡單下人有人說說下這簡上而自  
有一箇道理亦不足下稱只是說人與人便只說下學上達即  
這簡便是道理則更那有道理只是這箇簡處自見精微人曰  
克齊之道亦弟而已矣亦只是就近處做將熟便是克齊聖人  
無庸凡之分只是箇熟而不熟處下下斤量不中節古之善書  
者亦造神妙有私

○或問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者其所以然而不可易  
者先生問每常如何看廣司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精理而言  
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格人心而言曰下句只是格事而言凡  
事引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  
以其者理也理如此固不可易人如人見赤子入井皆有怵惕  
惻隱之心此其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何

四書章句

卷一

故必有箇道理之不可易者命之學者但止見一處如為兄  
只見得他親是表裏却元不曾識得那人且如為忠為孝為仁  
為義他只看眼前理會得箇皮膚便休都不曾理會得那微心  
微顯處以至於天地間造化他因是陽長則生陰消則死無其於  
以然者是知何人如天下萬事一事各有一理須是一一理會  
教徹不成只說天道吾知其高而已也吾知其深而不知物為  
事吾知其為萬物萬事而已明道詩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  
現象變態中觀此格致知有極至之理非勝于上所能盡者  
廣曰大立於陰陽造化時是所當然而不致已者所謂大極則  
是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因問是人須是自向人處去理會此  
箇道理才理會到深處人易得似理會到深處人却不  
與陣相似方現今之不善學者只是才會到理深處才到那



解處定走入禪去也。譬如人在淮河上立，不知不覺走入魯界去定也。只如程門為弟講氏，則分明是投了，單上蔡下山也。只在淮河上講，雖然未破時，時太也。那下蔡頭雖破，心下也須疑它。那下有萬好處在，尤為學須往四方八面都理會。教通曉，仍更理會，向裡來。譬如與菓子一投，先去其皮殼，然後食其肉。人更如那中間菓子都交破，始得若不交破，人恐裡頭別有多滋味在。若是不去其皮殼，固不可。若只去其皮殼了，不管裡面菓子，亦不可。然此則無緣到得這至處大學之道，所以在欲知格物，格物謂格事物之理。各各呈露，到至理若此理而後，于木破便是木極，其至也。如今人於小而天地造化之理，理會得而中間菓子未破，則所理會者，亦未必皆是終有未極，其至處同來五事之言，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菓子致年得向裏之意，然却恐邊了外面許多事，如品使不致如此，里須是內外本德顯情相一一周流方是儒者之學。

問：天爵云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聖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不知用是心之用，豈有理必有，用何物又先走心之謂夫？心之體其乎是理而聖則無所不該，而無一物不在其用，實不外乎人心。蓋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又云：理遠在天，此萬物之間，而心則管之心既管之，則其用實不外乎此心矣。然則理之體在物，而其用在心也。次早先生云：此是以身為主，以物為客。故如此說，要之理在物，此在吾身只一般意。

近世大儒有為格物致知之說，一役  
△或問中近世大儒格物致知之說，曰：格猶行也。猶能行，猶外

物而後能知。至道必窮物之理，同由於一為格物。以窮理只是尋箇是處。至天下之物不可勝數，然皆歸於一。非此外得山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為非程子之意。和物物然然，轉語已變。即事即物，不厭不難，而身親格之入。

○以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為非伊川之言者，和清也。如論止是深信，程子者，想定此等說，皆不曾到得及。此其心不以為然。故於此說有所不領會耳。謂于尋箇是處之理，甚於其言，與教必窮萬物之理，同出一為格物。如萬物同出一理，為知至其所及，大段不同。但尋箇是處者，須定於其一二分是處，宜窮到十分是處方有人。

問：物物致知與格物而格何別？曰：文定所謂物物致知，只是求之於外，如所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以問其物之如是而求之耳。初不知天如何而健，地如何而順也。道夫曰：所謂窮理，已此等言語，似夫之巧，曰若兒婦之說，則先理本原已有，乃強求曲索，今使入米爾許多說，只有上蔡所謂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為得之道。又曰：龜山反身而誠之說，只是修己說。了曰：都無一問界。尋箇道夫曰：却似甚快。曰：若果如此，則聖賢如禹，做下人問他，說如此說，其下工夫，終亦須有箇室處，可也。無做處，如龜山於天下下，極明得，如言治道與官府政事，至微至細處，亦處得，則之是都然。故事他，把來做兩處看。道夫曰：五事正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定，則心平，心平，則物之與而而乃可格者，這段話本說得極精，然如有病者，只說得向裏來，不曾說得外面，所以語意頗覺不足。致知本是廣大，須用這格在裏面外，問偏義，該方得。其曰志立，于事物



半說時隨其病猶如此非緣當時者公所謂於程子者語意不  
全或又問一時之語或又問得一語所以其意多足復來如此  
集諸家語錄錄起底說此以工夫方始洋全則當時門人進天  
者未為金堂先生之獲者未為不索蓋得見諸家語錄全  
者得以詳考所以其味事歸人曰物物致和其次上發說得精  
好

○向延平謂為學之初非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此是一事  
即當且說此事實復難存以犯其難持此一事難解脫落然復  
別有一事久之自當有兩然處與伊川今日格一件事明日格一  
件事之語不同如何曰這話不如伊川說今日明日格地意則  
伊川說這話是教人若過一事即止說下理亦教人難解不  
待解問自然分解決之自當有兩然處自是見得始終無常說

○道天下事無他只是圓熟與不熟若只一轉這地的機得都不  
與自家相干久後皆忘却只如借得人家事一般少間就大  
將去人添自家事有甚

○李元仲問延平言窮理工夫先生以為不若伊川規模之大  
理之密莫是延平教人窮此一事必待其融釋處應應則窮  
一事後若此本窮理為此事所拘不若程子若窮此一事未得  
且窮窮之言為大程曰程子之言故尊窮一事未達人便窮窮  
一事亦不待窮窮有息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  
遂容易改換却致工夫不專一也

○周子自欺欺人曰欺人亦是自欺此人是自欺之善者便教盡  
大也只自自家一人也只是自欺如此者多矣則得欺欺人

大故都需若論自欺如成且如為善自家也知得這今當為也  
勉強去做只是心裏人有些便不謂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是如  
不為不善心裏也知得不當為而不為雖是不為然心中又  
有些便為也不妨底意是如便走自欺便走奸善不如好好色  
惡惡不如惡惡其便做凡九座凡要為善只那一毫不不要  
為成便是自欺便是此意不實與或問中說得極分曉

○九之問說意章或問云五子所論浩然之氣其原且出於此何  
也曰人只是橫快死及仰不識俯不仰則其氣自直便自日長  
以至終充塞天地雖是刀錐在前鋒鏖在後也不損毫末

○周子心必先誠意而後問有云必先持志守氣以正其心何也  
曰此只是誠心上先忠度不放肆便是持志動作不放肆便是

守氣守氣是無絲毫只是不放肆耳  
○或問意既誠矣而心猶有動焉然後可以言其不正而復其正  
是為何曰若夫意未誠時只是一箇虛偽無實之人又問其心  
之正與不正惟是意已誠實然後方可見得愈便愈難好無要  
意有偏重處即便傾而正之也

○或問先夫亦說有諸已而復求諸人無諸已而復求諸人曰這  
是說平常人若自家有諸已人何求諸人無諸已人何求諸  
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至於  
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齊他然又頗自家有  
諸已然後可以求人之善無諸已然後可以求人之惡齊齊  
○張神問大學或問說名解謂以知已之心知人是不忘之意

○張神問大學或問說名解謂以知已之心知人是不忘之意

如何回這便是自家本領不正。古人便先自本領上正了。却從此推出去。如已欲立。也不足。何所得立。到得立人處。便也不。要由何附而立。已欲遠。也不足。何得遠。到得遠人處。便也不。要由何托而達。今人都從自家先自不正。帶了何附托。好得些官職富貴去做了。便見別人何附托得富貴處。便欲以所以怒己者而怒之。却不知怒之一字。只可說出去。不可說入來。只可以接物。不可以處己。蓋自家身上无着不得箇怒字。只怒己。兩字便不足。問今人言情。怒以待人。是否。曰。如此說處。也未見此非正之所在。若說道自家不合去穿窬。切望憤起這却又不作。若說道偶忙不及寫書。切望憤起這却無害。蓋自家有忙正時。與無。

四書朱子語類卷四

卷四

上

四書朱子語類卷五

論語孟子

論語孟子

○孟子工夫少得，許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公孫四子

○孟子工夫，不如中庸，只是一個，若看得透，方知無幾，論語是每日要學問，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句也是水，所說千言萬語，皆是一理，原是透得，則其它道理皆通，又曰：聖賢所說，只是一個，只是一箇道理，同執之，論語則執李而時習之，孟子則執明

孝錢身下，論語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一般，原是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而今須是窮究得一物事，處方知如入

前門，方知門裏房舍間，若不親入其門戶，在外遠望，我豈知得門裏事，如何和得。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合去，合成一箇大物事。

○孔子教人，其意今日理會些，明日又理會些，子以則自肯道

如辨白，今日辨些，明日又辨些，子久則自問，匪有不到

處，亦不出這理。

○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建教人，要

孔子教人，只從中間起，使人便做工夫，去以則自能如向上處

道理，所謂下學上達也。孟子始終都教人，先要人識心性善端，如

下功夫，從心性上說，孟子說心，便是這有來心

之病，方子

○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工夫，孔子所謂思，只是一箇工夫

○孟子言存心養性，便說得成，孟子教人，居處處事，教人

忠孝，則說實行處，做工夫，如此則存心養性，自然成

○孔子之言，多且是泛說，做工夫，如居處處事，教人忠信行

敬之類，未說此是理會，會善原物，持學者，自做得工夫，道成

就其中，見得體段，是如此，至孟子則教人不理會，得又趨進一

步，如州隱之心，與學問之貴，求放心之類，說得漸漸親切，今

人將此泛泛之言，都只信地，求看過了，便

○孟子言，書未嘗說一心，皆說孟子只學格人心，說說來，說去

曰：且之心，曰：求放心，曰：盡心，曰：存心，其先孔門學

者，自以理會商心，故不得，使人察心，則孟子時世，覺死過人，才

漸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前不原處，理會，吾曰：孔

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弟子問，在處處理會心，而新心也，理

會時，不說前心，字耳，此處當自思之，亦未是大疑處，

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是長前是處，道理，要詳

○孟子言存心養性，便說得成，孟子教人，居處處事，教人

忠孝，則說實行處，做工夫，如此則存心養性，自然成

○孔子之言，多且是泛說，做工夫，如居處處事，教人忠信行

敬之類，未說此是理會，會善原物，持學者，自做得工夫，道成

就其中，見得體段，是如此，至孟子則教人不理會，得又趨進一

步，如州隱之心，與學問之貴，求放心之類，說得漸漸親切，今

人將此泛泛之言，都只信地，求看過了，便

○孟子言，書未嘗說一心，皆說孟子只學格人心，說說來，說去

曰：且之心，曰：求放心，曰：盡心，曰：存心，其先孔門學

者，自以理會商心，故不得，使人察心，則孟子時世，覺死過人，才

漸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前不原處，理會，吾曰：孔

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弟子問，在處處理會心，而新心也，理

會時，不說前心，字耳，此處當自思之，亦未是大疑處，

○孟子言，書未嘗說一心，皆說孟子只學格人心，說說來，說去

曰：且之心，曰：求放心，曰：盡心，曰：存心，其先孔門學

者，自以理會商心，故不得，使人察心，則孟子時世，覺死過人，才

漸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前不原處，理會，吾曰：孔

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弟子問，在處處理會心，而新心也，理

會時，不說前心，字耳，此處當自思之，亦未是大疑處，

○孟子言，書未嘗說一心，皆說孟子只學格人心，說說來，說去

曰：且之心，曰：求放心，曰：盡心，曰：存心，其先孔門學

者，自以理會商心，故不得，使人察心，則孟子時世，覺死過人，才

漸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前不原處，理會，吾曰：孔

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弟子問，在處處理會心，而新心也，理

會時，不說前心，字耳，此處當自思之，亦未是大疑處，

○孟子言，書未嘗說一心，皆說孟子只學格人心，說說來，說去

曰：且之心，曰：求放心，曰：盡心，曰：存心，其先孔門學

者，自以理會商心，故不得，使人察心，則孟子時世，覺死過人，才

漸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前不原處，理會，吾曰：孔

是以其所以做工夫者古人否曰固是也足他所見如此自後世觀之孔顏便是漢文帝之將隊分戰而其功豈不愈效利權在下便如厚衣天下之事無所不為竭力去盡而其效亦愈致利權道。

○孟子此孔子持說得高張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因論而外未幾有

○有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本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進大進意各是一義故孟子初靜觀孟子成大眼可以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泥余也

○孟子此以論語為待其自得前論語知無孟子讀前一讀如無後一讀不然方讀此人必使後人於中這人不能無得於書中如此做事必做不得

○此處有經書看論語如無孟子看上章如無下章看學而時習之未得不須看有朋自遠方來且專精此一句得之而後復以如方理會此一句未得不須難以別說相似者次第龍子如此一句非說不得

○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此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此時孔孟與我同是方得不相損我與孔孟同是一向任已見說得去若如此說孟子時不成說孟子只是說王字也又若更不逐事細看但以一箇字包括此又不可此各包字又不足孟子心力行

○孔門問答弟子問得底話顏子未必與問顏子問得底話子貢未必與問余却在論語一書復世學者若不字字但自問自家不去用心讀論語

○問論語這讀得如何昨日所讀成今日再讀見得如何蔡曰說看未熟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効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

○論語難讀日只可看一二段不可只道聖會文義得了便了須這子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發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實實要讀書之法擇之云嘗作課程有論語日不得過一段曰明者

可讀而後是三段如此亦所以治然心近日學者病在好為傳論語未明學而特習便說一貫孟子未嘗與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先講繫辭

論語一日只看一段大故明白底則看兩段須先專一自早至夜難不讀亦當逐逐常在胸次如有一件事未了相似到說却把來商量但一日精一段日如此年歲間自是裏面通貫道

理分明

○問者論語了未廣云已看一遍了曰太快若如此看只是理會文義不見得他底意味所謂深長意味又他別無說話只是涵泳久之自然得

○不于尼問樂曰聖人教人只是箇論語說說說說只是到話論語說說說說今人讀書傷快須是熟方讀曰論語美也須使爾

得熟而後看不可須說頭看無精無粗無從無無且如說水得熟而後看自然出而讀書未見得切瑣見之行事方切而不然且如論語第一便教人學便是孝弟求仁便是成人巧言今已便

三省也可謂甚切矣

○莫云論語中有緊要處有說說底且要著力緊要底便是陳利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緊要處語雖如說皆著理

會教遠微。蓋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成說得難。成說得大。成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空礙處。若謂以言盡。言行窮。數便。可則自漢唐以來。豈無此等人。問吾道。說之傳。却不曾行。亦可見矣。○

人之爲學已遠雖若不假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徒守字而求句句而論不終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無所至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似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不達於三月之復聖人乃曰欲欲斯仁至亦終日用體認或者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不至未嘗有人何人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宜亦每事省察何者焉非禮而吾人何以能自視自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有得進取自幾心而得不爲徒言也

德先胡孟子曰孟子說得改政親切如拯死人利必有不肖者  
今藏孟子改政有間致今處有得這般處生者有精神須看工  
況與我如何與今人如何須得其切處今一切看得都圓了

樂因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於我者知皆備  
而足之孟子言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人要收入來在內者  
人當推出去處下一節書皆是此意又以手作推之狀回指推  
是用力和如此又曰成天之道同陰與陽立地之道同柔與剛

人之道同仁與義又曰之間則非簡關闢為外人須自體察致  
子思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幾希聖人之心在於前者推止夫  
九氣附一曰野放也二曰園牧也三曰進退自如也四曰歸德  
往來出入注人之勢不固由是而爲心知其欲口實必曰然矣  
凡此皆本諸天性之善者也

道之曰仁與義都是德也

○論孫集注如秤上稱米無與不高些不低些却是學者不肯用

工者如有得道存養熟可謂養生之寶。及仁。

未要先立意見且虛心只管看書來看去自然曉得某那保注都掉條只是要人看無一字閑邪箇無緊要閑底字越要獨自

家意裏還是箇字。那箇字是緊要字。上蔡云。人不可無根。便是難所掛根者。只管看便是根。不足外面別計箇根來。箇

△是問集注有兩存者何者為是以便某見得長成時宜復存其

意但不可知爾復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拱秀

爲不然也。雖有未定者。皆是時世下情。所

△集注中曾氏是文清公黃氏是黃祖舜晁氏是晁以道李氏是

(一)程先生經解，照在解語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靜，使人就

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易傳不著本文。亦是自成一意。杜預左傳解。不看經文。亦自成一意。蘇軾不遺經大旨。故多隨句解。

○或說孟子集註意義以問曰大槩如此只是要熟須是日日想  
過述大學以問曰也只如此只是要日日想過讀新底了反轉

看驚成。救十分。然後自引有意思。又曰。如銀使那。只管日日使。自會成。實錄。

○諸朋友若先看集義恐未易分別得又費工夫不如看集注又恐太易了這事雖說不奈何且須看集注致思了才更看集義

集義多有好處，其都不編出者，這處却好商量，却好子細看，所以去取之意如何，須是看得義，方始無礙。集義目只恐集義中有未曉得義理，盡盡心力看來，看去，近日方始都無礙了。○因說吾與回言一章，回便是許多緊要處，言皆都不曾出得，出止說精義是許多言，而集注能有所何言，得一字是一字，其間有一字，當百十字，而公都把做等閑看了。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為學者看不見，所以做此注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注解上更看下去，却如何看得聖人意思？又曰：凡看文字，端坐過諸父，又於王文達，自有如注注解，說出來，方是自家見得，說得，只於外面模個影子，這終不濟事。聖人言語，只與諸君說，只與自家見得，若果曾著心而看，他道理不出，則聖人言，如金寶，只讀五經二子，便翻得許多文章，也來。

且如致誠四而中，若攻得一面，就勝過諸子，已是自家底了，不待更攻得那三面，方入得去。初學固是要有大學論孟，若得大學二書道理，其他書都不費力，讀處便是有餘義者久之，曰：自有這箇道理，說與人不信。○問要看精義，不知如何看？曰：只是逐段子細觀，未公記得書否？若記不得，亦就未不得讀，云讀書須是成誦入心，若逐字逐字，須是專一，譬如服藥，須是專服一藥，方見有功效。○諸君凡須熟讀，未不必立說，此理會古人說教道理，如諸生集義中所義諸先生語，是熟讀一，一就放心下，時時將來，就來，又自就理會，而今有一般學者，見人忠厚說，不窮究它，這是如何，此上一說來，說何益於事？只贏得一箇說會，不得。

○諸君須痛下工夫，須要細看，心程性意，終不齊齊，如看論語精義，且只許諸說相比，並看，自然此得正道理，出外如說萬者，初見一條，便能判其是非，未罷止，細看，如看論語精義，未罷，便能得它精義，已是經心盡知其情矣，只管如此，將來粗惡之心，亦磨礪得細了。橫渠云：文辭察察，心欲於法，若不痛做工夫，終是難入德門。

○諸君須痛下工夫，須要細看，心程性意，終不齊齊，如看論語精義，且只許諸說相比，並看，自然此得正道理，出外如說萬者，初見一條，便能判其是非，未罷止，細看，如看論語精義，未罷，便能得它精義，已是經心盡知其情矣，只管如此，將來粗惡之心，亦磨礪得細了。橫渠云：文辭察察，心欲於法，若不痛做工夫，終是難入德門。

○諸君須痛下工夫，須要細看，心程性意，終不齊齊，如看論語精義，且只許諸說相比，並看，自然此得正道理，出外如說萬者，初見一條，便能判其是非，未罷止，細看，如看論語精義，未罷，便能得它精義，已是經心盡知其情矣，只管如此，將來粗惡之心，亦磨礪得細了。橫渠云：文辭察察，心欲於法，若不痛做工夫，終是難入德門。

○諸君須痛下工夫，須要細看，心程性意，終不齊齊，如看論語精義，且只許諸說相比，並看，自然此得正道理，出外如說萬者，初見一條，便能判其是非，未罷止，細看，如看論語精義，未罷，便能得它精義，已是經心盡知其情矣，只管如此，將來粗惡之心，亦磨礪得細了。橫渠云：文辭察察，心欲於法，若不痛做工夫，終是難入德門。



者是也。如此用工，久之自能辨得。發明

○語錄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長。須當字細看，見得它意味方好。謹

○明道說道理，一看便好，愈看而愈好。伊川備不無難明處，然愈看愈好。上蔡遺高步，說人行，不得底實。楊氏援引，件件也要做十件引上來，足見一箇寬大氣象，然說得走作，便不可曉。

○上蔡論語解，言語極多，看得透時，它只有一兩字是緊要處。

○先生問曾文清有論語解曾見否，曰：曾見之。其言語爾曰：其中自有好處，亦有欠處，道不到處，甚不及後。一想起一精確人，故解書言多簡，某四問之，文清每日必正衣冠，請論語一篇，以此所講學而將習之，與今日學者講論語不同可也。

論語精義

○胡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言，讀書最為親切，令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纔看得些小，便把自意硬入，故裏面所說龍尾，後教他，就聖人意思，求看如何？何物？其意是如何？司馬攷教虎，便令人多要硬把教，教位如有間，雖理會處，便要割重。百端討出來，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成，那裏見聖人意？又曰：用此要思，思索那前德地，又來開其疑，一句教美之。

論語

○語錄之言，無非格存涵養之要。七篇之言，其非體格擴充之說，蓋孔子大聖，使人便游學，教誨，誨孟子，子大無是，聖人深力，討及已，自來，故伊川曰：孔子句句是自來，孟子句句是事理，亦此意也。如論語所言，居處，執事，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非體格擴充之類，皆是存養處，意思安于言性，存心養性，擴子入井之心，四端之機，若大始，然未始達之類，皆是事理，想得達心性下，落將而充之，於此等類，格此，便自可見。

○楚昭王於孔子，孔子過陳，蔡，故圍，昭王之招，無此輩，卻亦開，陳，昭王之意，如此，故使是昭王招陳，蔡，乃其下風，耳，豈故圍，最無端，所謂者哉。

四書朱子語類卷五

論語一

學而篇

○學而篇是此言自修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則孝出則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時及不知已者在不求則不戚之後今人都不去自修只是求家師友說些道理

○入道之門定你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無已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而全不曾相干

學而時習之章

○言此只是熟讀常記在心頭使時習孔子教人也只是學而時習之若不時習則人都不奈你何只是孔門弟子編纂此道

四子章句

○簡作第一件若解時習將次自修將十分難曉處不辭曉得

○未知未能而求知未能之前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

○讀書論語修要時習章

○學而時習之章是說學力行平旦然若他大意據學意意然多觀則以朱文公曰本學則可見

○問時習是溫尋其義理抑習其所行曰此句所包廣只是學做此一件事便須習此一件事且如學先已復禮便須朝朝暮暮習這先已復禮樂動也是動其本人能孔子便動孔子未能周公便動周公便習亦無妨

○問旁問格物致知是學誠意正心是習學先知習是行不可伊川云時從思慮踐履中則說也道未說到行知自有如底樂

自有知底習行自有行底樂自有行底習如小兒寫字知得字合體地寫這是樂便須將心思量安排這是習待字寫去寫成幾箇字這是行成學今日寫一紙明日寫一紙又明日寫一紙這是行底習人終如上不習便要去行如何得人終如上不習非獨是知得不分曉終不能有所謂

○問程子習聖賢也時從思慮踐履中則說也看來只是就其理處說然添入上蔡坐如尸一段此又就助行處說然後至時習之意因其論兩說其意可見兩段者各只說得一邊專緣義理與居處行習可也後又問習為教養也如何是教養之義曰此是說文習字從羽月令鳥乃學習以此義未盡去之為一

○問學而時習之伊川說習字就思上說范氏將氏說都就行上說程氏多用思意而將謝氏坐如尸立如齋一段為習字行

習燕若不思而行則未必中道思得值了却行無不當者伊川意是習於思天下事若不先思如何會行得習於行亦不如此外於思思與行不可分說

○問集注謂中心喜悅其進自不能已所以欲諸公得大字熟讀方始經心方始習之習習是常常去習今人所以或作或輟者只是不曾到就處若到就處自能不得看來夫子只用直學而時習一句下面字自解得可見

○問以學及人而信從者樂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樂其信其信從者教之大益益小益人或有其信則不肯告人將以自多君子存心廣人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以教告人而人不能足多少可謂今既信從者自道而足其眾如是肯得不樂人六經要在學而時習之到就處自不能已

四子章句

○問集注謂中心喜悅其進自不能已所以欲諸公得大字熟讀方始經心方始習之習習是常常去習今人所以或作或輟者只是不曾到就處若到就處自能不得看來夫子只用直學而時習一句下面字自解得可見

○問以學及人而信從者樂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樂其信其信從者教之大益益小益人或有其信則不肯告人將以自多君子存心廣人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以教告人而人不能足多少可謂今既信從者自道而足其眾如是肯得不樂人六經要在學而時習之到就處自不能已

○問以學及人而信從者樂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樂其信其信從者教之大益益小益人或有其信則不肯告人將以自多君子存心廣人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以教告人而人不能足多少可謂今既信從者自道而足其眾如是肯得不樂人六經要在學而時習之到就處自不能已

○問以學及人而信從者樂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樂其信其信從者教之大益益小益人或有其信則不肯告人將以自多君子存心廣人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以教告人而人不能足多少可謂今既信從者自道而足其眾如是肯得不樂人六經要在學而時習之到就處自不能已

○問以學及人而信從者樂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樂其信其信從者教之大益益小益人或有其信則不肯告人將以自多君子存心廣人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以教告人而人不能足多少可謂今既信從者自道而足其眾如是肯得不樂人六經要在學而時習之到就處自不能已

○問以學及人而信從者樂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樂其信其信從者教之大益益小益人或有其信則不肯告人將以自多君子存心廣人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以教告人而人不能足多少可謂今既信從者自道而足其眾如是肯得不樂人六經要在學而時習之到就處自不能已

○問以學及人而信從者樂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樂其信其信從者教之大益益小益人或有其信則不肯告人將以自多君子存心廣人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以教告人而人不能足多少可謂今既信從者自道而足其眾如是肯得不樂人六經要在學而時習之到就處自不能已

○問以學及人而信從者樂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樂其信其信從者教之大益益小益人或有其信則不肯告人將以自多君子存心廣人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以教告人而人不能足多少可謂今既信從者自道而足其眾如是肯得不樂人六經要在學而時習之到就處自不能已

○問以學及人而信從者樂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樂其信其信從者教之大益益小益人或有其信則不肯告人將以自多君子存心廣人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以教告人而人不能足多少可謂今既信從者自道而足其眾如是肯得不樂人六經要在學而時習之到就處自不能已

今人學而不能久只是不到下流處到學而不能自己則久久自有此理。楊

○其仁父則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曰惟樂後方能達這一安不樂則何以爲君子。時舉云說在己樂有與衆共之之意。則要如只是所樂者在成哉。說人只爭這一句。若果能說則樂與不樂自可以次而進矣。時舉

爲學之切便是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再能不要人知。爾若欲求未幾。得十分如此。成熱心裏。固有時。被它動。及到這裏。方是

問人不知而不愠曰今有一事使數人知不如則便有不樂之  
意不特此也人有善而人不知之初不干己事而不為之不  
平既其不知己乎此則不知不愠所以為難

知不恤者逆而寡向人之待已平乎惡此過而不覺者故人也  
簡金不足比數成人者傷心下使不甘便是性慍慍怒怒之  
得

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不曉也自周人若有朋自遠方來則信向者衆故可幾勞以誦習焉然則此方有衆矣故而作樂則其爲樂也小矣近謂此條大故是爲了人不知而不愾

不平底意思便是慍了此非待之深養之厚者不能如此。

△黃岡同學而首章是始中終之序蓋因此章須看如何是學而精習之便不亦說乎如何是有則自遠方來便不亦然乎如何是人不知而不慍便不亦君子乎裏面有許多意思曲曲折折只要將三字來包了若然則只消此三字更不用許多話句日若舉在三山詩甚人學中講說此將第一節是心與理一第二節是已與人一第三節是人與人一以為子論下開作佳序

○再見回所撰海國精圖說觀二章書即四人風看聖賢傳言不須作課程但平心定氣熟看將來自有得處今看老兄書只是授成大字元不來自付且如學而時習一章著就各有長處亦有疑處如云屬乃學習之習與時俱息雖漢洛於中

其如游說宜其全圖康樂說其身而人乃不知焉是有知不知

命無以爲君子此是聖賢來也。然則子孫人出於此而退而安之終命付之無可奈何如何見得孝不愆、忠不失、信不欺、義不苟、禮不辱、智不惑、仁不怨、勇不懼、此是聖人之處皆有萬應達磨窮理皆有深義今作說此篇射遠字復有陷落矣自此隔下了見後止如此上面一截道聖更不嫌見矣大抵有聖賢語言須徐徐證之情其可疑而獲疑之如虎丁祥牛佛只當時成那月以往而愈理自解芒月亦不純今一看文字便就上有端主謂謂之起疑且解牛而用斧聚要圖成感所以月春然如此如何見得聖賢本意且前章講求非不熟初學頭是自處於無從邊觀他前輩說漸滿見實處今一看本孔意趣使學者季鄉近前事說一分以品觀之今之作文章但心不敢違乎其意蓋是聖賢說有未至他處要宜知聖賢一

頭此曾不知於自己本無所益即令老死心平氣和聖人語  
言不意今如此夫雖大抵中年以後為禁止煩憂情精神如  
一在官所亦不暇屑留情細務者正恐耗了精神忽有大事來  
則無以待之矣

### 有子曰其為人七孝弟章

○陳伯敬云象山以有子之說為未熟仁乃孝弟之本也有子說  
若子身本立而道生起頭說得孝弟二者其為仁之  
本與却說得仁乃孝弟之本而說得孝弟二者其為仁之  
孝弟始所以程子云謂孝弟為仁之本則有謂孝弟之仁  
不可不謂親親而仁民也聖賢言仁不同此是實為仁若巧言  
令色所為仁却是虛實言仁子說教以語都說得反遭曲  
解惟象山一段說得最真想是一箇實學和易為人當時第

子降服之所以夫子復復欲以所事夫子者事之也  
或說世間孝弟成人於於此事無不和順曰固是人若孝弟  
便是這道理中間斷了下面更主不去承接不來所以說孝弟  
仁之本孝弟子曰世間又有一種孝慈人却無剛斷曰人有無  
多缺此為氣運如唐明皇為人於父子夫婦君臣分上無缺  
却終始愛兄弟不義只緣孝王讓位所以如此這一番感動  
終始友愛不義或謂明皇固家王而後能如此這也是此義面  
有這道理方始感得件出來若其中元無此理如何會更感發  
得

○問于化在上之人如疾行危者之類曰然于化便是那小處  
亂則得作亂則為爭鬪得逞之害矣問人子之讓父母或貽父  
母之怒此不為于化否曰此是孝裏面事安得為化然雖大自

下處怕色聲以誘亦非使化也又同陳申外處如事有化  
無德如勿欺之而化不化記乎如何曰此記字又說得輕如  
有不義獨宜與化說之不有化然人處之德君亦有化德  
還恐惡德其惡言語不順中與任得此便是于化矣故曰人  
臣之事君當無使

○問本五道生曰此甚分明曰如人能孝弟漸漸和於一家以  
至親戚以至故舊漸漸通達可也

○陳敬之說孝弟為仁之本一葉三四日不分明先生只令子細  
看全本無說教日後方作一圖示之中寫仁字外一重寫孝弟  
字人外一重寫仁民愛物字謂行此仁道先自孝弟始親長  
長而後次第推去非若兼愛之無分別也

○直卿說孝弟為仁之本云孔門以朱仁為先學者須是先理會

得一個心字上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是說人心道心集賢所  
謂心之德愛之理須理會得是箇甚底物學問方始有安頓處  
先生曰仁義禮智自天之主人生人便有此四件如大體便有四  
天便有四時此便有四方日便有晝夜昏旦天下道理千般萬  
葉千條萬緒都是這四者做出來四者之用便自各各許多  
模樣如仁主於愛便有愛親愛故舊愛朋友底許多義道理  
義主於敬如貴賤則自敬而而下以至與上大夫大夫言許多  
禮如尊賢使有師之者友之者許多義禮智亦然但是愛親愛  
兄是行仁之本仁便是本了上面更無本知水之源必過第一  
池然後過第二池第三池本有不止過第一池而能及第二第  
三春仁便是水之源而孝弟便是第一池不惟仁如此而為義  
禮智亦必以此為本也

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而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則三

○問孝弟為仁之本則仁則仁是孝弟之本行仁則當自孝弟始又云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非去是也惟之實斷文斯二者是也無之實無斯二者是也以此觀之宜將孝弟為仁之本四端皆本於孝弟而後見也然四端又在孝弟者子細省察

○仁是愛之理愛是仁之用本條時之與彼仁仁即無形無貌既發後方與彼愛愛即有形無本條而仁可以包義禮智而發而官惻隱可以包恭敬辭遜是非四端者端如萌芽相似惻隱方是發仁而發出來成端程子曰因其惻隱知其有仁因其外而發出來成便知是性在裏面

以心之德而尋言之則本發是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為仁之則仁便是體惻隱是用 疏章

○或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便是心之德公且就義上言如春夏秋冬四時皆仁又却看春如何包得三時四時之仁溫涼寒熱涼與寒既不能生生物是夏又熱亦非生物之時惟春氣溫厚乃見天地生物之心到夏是生土之長秋是生金之收冬是生水之藏若春無生物之象復而三時都無了此仁所以包得義禮智也則道所以言義禮智而仁也今且粗舉爾福州知州便是福建路安撫使更無一箇小底做知州大底做安撫也今學者須是先自講明得一箇仁若理會得復在心術上着也是此理在事物上着也是此理若不先見得此仁則心術上言仁與事物上言仁判然不同了又言學者見已復

上做工夫到極處盡便便解然天此生物之心須常要有那溫厚底意思方好

○問渾然無私便是愛之理行仁而有得於己便是心之德否曰如此解釋文義亦可但恐本領上未透徹爾少頃問渾淡中正仁義之說先生連曰義理才覺有較便則定脚步止與克究到或謂如說仁便要見得仁是苦物如義如智如禮亦無幾得道理一分曉了然如在中則自然決泐融會形之言語自到若只仿像測度才說不通便是作向利處去是終不能貫通矣

且如仁字有少少好商量處且子細玩索渾淡而含為一性者也若天而需者皆共仁義禮智所以分統萬事而含為一性者也方說然不動此理完然是為性之本體及因事感發而見於中節之時刻一事所形一理隨著一理之實一善之所由發仁固

性也而見於事親復兄之際莫非仁之發也而有子謂孝弟行仁之本說者終是以愛言仁而愛不足以盡之以必稱仁而必實仁之必曰仁者愛之理然復仁之體則曰仁者心之德然後仁之用顯學者誤是愛之理而後可以全此心之德如何曰大意固如此然說得未明只看大字意味不曉曉處便是見得本義切曰莫是不分發用言之言曰然只是一箇心便自具了仁之體用忘然未發是體發於惻隱處便是情問學天此萬物同體之意極則其理曰順是逆裏著身惟是天下天也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說性之理所謂愛之理者則正謂仁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爾只以此意推之

之說。許多仁人。未嘗正定。說仁。如此。理直。說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格不盡。且只該自家身上。體見。久之。自然通達。程先生曰。四德之元。備五常之仁。偏言則包四者。須是說。看仁如何。却包得許多。人却分着義禮智信。如何。亦須是仁。仁大抵該仁上。見得字。須如。然於則。朱盛亦是仁。然於靜處。是非亦是仁。仁正。曲而听。研究。盡全體。正猶龍山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若看義禮智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箇。又少。又見一本。士來。便是未嘗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此。此學者。緊初用功處。宜加意焉。此處中關。本看分。非復以言。仁是理之在心。字弟。是此心之發。見者。字弟。即仁之屬。便方其未發。則此心所存。只是有愛之理而已。未有所謂孝弟。忠。友。義。禮。智。曰。何曾有孝弟來。

○或及上蔡孝弟非仁也一句先生曰本字滿體是仁內自一命之微以至萬物各符其所皆仁也孝弟是先和合做底事若無孝弟非仁不知何從得義上蔡之意蓋謂別有一物は仁如此則天性外有物也由回知此心則知仁矣此格致所至門戶說為仁不說如仁是龍人上蔡則只以格致爲心上聖不論爲仁否志上一要云六行而後始可以入仁上蔡上二條一葉

○近年陸子靜又衛戩出張子韶之上所謂不放拘者

○問孝弟是行仁之本則上面生字恐著不得蓋句亦是仁民愛物都便親觀上生去孝弟也是仁仁民愛物也是仁只孝弟是初頭事業從這裏做起同爲仁只是推行仁交以及物不是去做

那仁否曰只是推行仁義以及物不是就這上求仁如謝氏說  
我良心生來便是求仁程子說初看未就似問人看熟了真個  
撲不破得

巧言令色鮮與仁哉

○巧言令色鮮矣仁。只爭一箇滿已爲人。且如勤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何害於事。若做這模樣。務以悅人。則不可。

問乃言令色郭氏仁記言辭欲巧詩言令德令色乃何也曰言文字不富如此此言辭欲巧非是聖人微乃益欲其辭之華也耳如詩言夫子為衛君乎答曰吾行聞之入曰伯夷叔齊解人七之類是也詩人所謂令色者山前之正道自然如此非是故作恁地何不取上文仲山甫之德令色令色此德之形於外者如此與郭氏仁者不干涉朱氏

[illegible]

巧言令色鮮矣仁。聖人說得直截。專言鮮則絕無可知。但鮮亦

人有此心以有其是德也此心不在便不是仁巧言令色然  
未足大段惡惡人然心已落外只求人說便到處處亦不盡  
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此說極盡若能反觀  
心才捉掇得不走作落外便自可與前章程子曰兩條若理合  
得則論語一書凡論仁處皆可通矣論語有章義時賢便列兩  
章說仁之具焉深具 明作

○問薛兵仁愛者先生曰都似這處不知何說爲正。曰便是這一  
字都生愛惟楊氏便說近之然不似程子好更子純然朱同薛  
氏說故字如何。曰却說成巧言令色。薛兵哉不是解兵仁愛

仁類到那仁處便去辦一箇仁字安插放教都好只消一字添得不得則三四字亦得仁類把前幾處來相參于細觀未看道理前通共不通便見得如珠如言仁一有却只從未處此看却不和後段看了來相參自然見得先生問同四理會得便川曰論性則仁為第一之本否轉同有性便有仁仁仁發出東方故孝弟曰但把這底看巧言令色鮮矣仁便見得且如巧言令色人宜足私欲許多有底便都不見了私欲之害豈將是仁和義禮智都不見了問何以不同鮮矣義禮智而只同鮮矣仁曰先生向五常之仁如西德之元偏言之則主一事專言之則包四端先生又曰仁與不仁只就向外而裏看便見得正如這書今德地方中說必可以求仁亦不至於害仁如只是人知得德地便走向外問謝氏說如何向謝氏此一限如龍無須

知言卷第十

逐一制得付言語與同巧言字如何不同又須見得有箇惡念處凡如辭欲巧便與遜以出之一般這顏色與仲山甫之令儀令已都是自然如此不是從做底惡許以為且也是箇巧言令色底惡惡巧言令色便要人道好他便要人道直色屬而內落人是令色之尤者也

君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問伯夷問為人謀而不忠三句不知是此三事最緊要或是獨於此照管不到則豈不是緊要若為人謀而不忠既受人之託若不盡心與他理會則不惟欺人乃是自欺且說道為人謀而不忠後說義足幾多病此便是理得底道理

○費辭言曾子三省則無非忠信樂習之事然人之一身大倫之司自為人謀交朋友之外無無所有乎曾子也不足哉

然不省到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緣毫未到處其他處固不可不有省將此三事較急耳大凡看文字須看取平莫有些小偏重處然也用時候到曾子三省只是他這些未熟如人記書裏底非全不記但才熟成此似這箇用著心力既這也是他打不通處人云為人謀而忠也自是難處事大凡為人謀便盡為人謀便必盡且因來先生舊說云人在山路上人必須立已於路邊讓人行過前此為人謀之不忠也如此等處路過多少道大

○問曾子三省曰此是他自見得身上有大關處故將三者省之若今人大關處多却不曾自知得性

○曾子三省看來此當下便省得才有不忠處便改不足事過便方始去改省了却人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它改無

知言卷第十

○三省固非聖人之事故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蓋彼有這些空律去未盡耳在學者則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

△問三省者忠信是兩一貫之復抑未聞之前而不見得原本一貫前也要得忠信說一貫復也要忠信此此貌顏淵底

○為人謀而不忠乎人以事相親須是子細量度善則令做不善則勿令做方足盡已若胡亂應去便是忠不忠是謂人謀不忠於人謀計較利之所在才要自家利少間便成不忠於人向未說到利處大率人情處自己事時善若幫他他人便全不相干

大段說了所以為不忠人須是去却此心方可

○問為人謀交朋友是應接事物之時若未為人謀未交朋友之時所謂忠信便如何做工夫曰程子謂齊魯而而起萊蕪為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為善只是主敬說此亦只是存養此心在

裏無常勿失便是戒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不致而致不言而信處

○忠信只是一字但是發於心而自盡則為忠發於理而不違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

○問曾子忠信却於外面理會此是介特王其說之意曰其是內而工夫已到內外只是一理聖賢見於外而心實存內者子最外便錯了可學

○問盡己之可忘不如盡己之善廣曰盡己之心人曰今人好說且信也便是忘

○問盡己之謂忠曰盡神顯是十分盡得方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不足忠人問忠是人心實理於事父謂之本義朋友謂之信何於事君謂之忠何也曰父子兄弟朋友皆是分義相

親至於事君則分際甚嚴人每若有不得已之意非有出於忠之心之誠者故聖人以事君盡忠言之又問忠與誠如何曰忠與誠皆是首理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誠是心之本主忠人誠之用處用者只是心中微見得用耳

○問盡己之忠此是學者之忠聖人莫便是此忠否曰固是學者是聖人而本至者聖人是為學而極至者只是一箇自誠一箇誠強顏惟自欺故久而不變惟知強顏有詐而故夫固來程子說孟子若做孔子事信做傳只是未能如聖人龜山言孔子似如州孟子似通判權州此亦甚好通判權州也做傳只是不

久此也

○或問學者盡己之忠如何比得聖人至誠不息曰只是這一箇物便有精粗衆人有衆人處忠學者有學者處忠賢者有賢者

處忠聖人有聖人處忠衆人只是外實而不敢瞞人亦謂之忠直卿云己字便是至誠至實字便是至忠字至誠便是得天之命不息便是於終不已

○問集註云三句人以忠信為本竊謂傳習以忠信為本少清要自堅固曰然但此一篇如聖則以學人此有違而正焉之類都是先定一箇根本而後說諸學

○曾子之學大乎力行之意多字總是終極實須有盡力處用功方字

○問何謂發己自盡曰正如某公居得七分對人說只道三分這便是發於己者不能盡何謂發物與道同正如格方說獨相縱他本只是七分或添作十分或減作五分這便不是獨物便是有違要之兩箇只是一理忠是有於內信是形諸外忠則必

信信則必是忠忠是本信是末信以謂裏裏之謂也問伊川謂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只是這意曰然明道之

意則於事物之理便忠此固將伊川之語截截截截方正大格字是到二程說傳方釋然只如忠信二字先儒何嘗說得到此伊川語解有一處云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心忠之謂乎

見於事之謂信被他釋得得也不多半箇字也不多半箇字如他平時不令人言文章如易傳序之類固是聖道理如其他小

小記文之類今取而讀之也不多半箇字也不少一箇字居父問盡己之謂忠今有人不可以盡忠則人當如何曰聖人到這

裏人却有義止如有人對自家說那人那人復自來問自家便

其人心思若盡己者之必至殺人夫豈可我到這漢人却是一箇道理所以聖人道德過於義言可復也蓋信不近義則不可



以攝道夫

○或問儲物無這謂信物是性中之物否曰那箇是性外之物凡言物皆先而前物今人要為聖人了便與聖人說眼前物為太早須要擡起了說如所謂有物有則之物亦只是這眼前物語言物也而信乃則也若聖物也仁與忠乃則也

道千乘之廟章

○問致事而信疑此致是小心畏敬之謂非主一無憂之謂曰過言此深服膺而為之不暇疑不敢慢少是此一無憂而無  
○道千乘之廟一章曰這五分自是五分言致事而信是合當有底無底合當做底不當做底不當如做時又要看而分未  
○又問程先生云聖人之言兼通上下恐是聖人便見得道理始終終終言自是致事兼人緣不見得所以得得一篇又這

聖人說得自利便是大賢說話也

下

了一頭曰這箇也不干見事但眾人說得自是不及聖人說得聖人說得自利便是大賢說話也自是不及聖人蓋聖人說得來自是與人別若眾人非無見知這五事眾人立不見得但就

○又據說道千乘之內曰觀山說說得好須看此五者是要緊古

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是五者而後上之德性於下下之情

方始得然上下相問方可以為治若無此五者則君統然

然上而民莫不怨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自然

○問道千乘之內曰楊氏云云及為政也曰然此亦此政事如致事

而信便是致事而信也常用有節用之政事愛人有愛人之政

事使民有使民之政而這一以是則做底子細思了若無致事

甚事做不成不致則不信不信則不能節用愛人不節用愛人

則不能使民以時矣所以無在那致字上若不致則雖欲信不

可得如出一轍然一從自家把不當字了便是信然人致  
○須信若徒能致而盡令民休民身無信則為致致矣不信則不  
能節用徒能信而不能節用亦不濟不節用則不能愛人致  
徒能節用而不愛人則此財為軍守邦不愛人則不能使民以  
時然徒能愛人而不能使民以時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  
惠安之根本工人却在數字若能致則下面許多方與當  
得則自古聖賢自先齊以來便從這箇致字孔子曰修己以敬  
此是致緊處

子升問集注云

五者相問各有次序曰聖人言得自是有倫序  
不應胡亂說去致了方會信信了方會節用節用了方會愛人  
愛人了方會使民以時人致了須是信信了須是節用節用了

聖人說得自利便是大賢說話也

下

須是愛人愛人須是使民以時如復而弟子入則孝出則弟  
而信之類皆似此有次序又則舉而一萬多是務本之意此  
○言及為政是知何曰此便是為政之本如尊五美屏四惡  
夏之時東服之務服周之禮之類無此並未如何做去未之

○若伯通問道千乘之圖三句反覆相問各有次序曰不致於事

理理致會雖有盡全何以取信於人無信則則德義亦焉能舉

用不節用則傷財害民焉能愛人若不愛人則不能使民以時

人也不致了須用信或有致而不能信者信人用節用有能示

然人而自致欲令信者節用人用愛人有愛器官物而不能

此患於百姓者愛人用人使民以時使不以時亦使愛人又問

楊氏謂未及為政令使民以時人似為政曰孟子在不違農

時以當王道之始未及是致中在

弟子入則孝章

○問弟子入則孝一章力行有餘暇便當學六藝之文要知得事父兄如何而為孝弟言行如何而能信誼尚本然先生曰下面說得夫雖了聖人本意重處在上面言弟子之職須當如此下面言餘力則學文大凡看大字須要聖人指示不十分毫未作若說夫雖待未人生出病南非

○問說及衆曰人自是當發人無得道人底道理人同人之賢不肖自家心中自有箇分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說愛敬曰他下面便說而說仁了仁者自當說其自當說又差仁是箇主之物皆從生靈物便共生之理生之理發出便是愛敬是交接之際便須自自箇恭敬自有箇意思如何恭敬無情不相關屬得聖人說出話而頭都平若只說此受人說於無受矣

學子入則孝章

○問行有餘力所謂有餘莫是入孝弟之理行之餘餘然有餘餘不曰推說便行之有餘餘如說愛敬而親仁何曾便得建

有衆之可愛便有仁者於此得以時時親之居常無事則學文課業是事與善接則又出而應之入孝弟亦不足當本當書之持行謹言信亦如此他時有餘力自當學文又

○問陽春延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文在後得學於文約之以體文又在先如何以時學於文也不道不有行有餘力以上許多事須是先行許多方可以學文且如世上有人入不

此言雖近其而行得亦自大段好又是詩書六藝之大詩書是大聖特書六藝是禮樂射御書數古人小學便有此等今皆無之所以推問集注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政事理之當然古事如何考究得成法曰小學中一事其得這事之理體樂和知所以為禮樂者如此從此上推得去如何不可考成法深令人人都無此學所以無考究處然今詩書中可考成法言行亦可考成法言行有可法者都是人須是知得古人之法方則不謂不學文任意自做女作不謂以此不可先學文下子度得性說正欲重一處又太重了不以此章聖人言行而無欠謂如林子成論當時之樂說得賢人重子貢人應林子成之樂即謂大猶賢也賢猶大也都偏了聖聖人之心和乎所謂萬下小大皆宜左右前後不相背說得如此

學子入則孝章

○問集注云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識事理之當然且上五件德目皆是天理人倫之極致能力行則必能識事理之當然矣如集注之說則是學文人在力行之先曰若不學文則無以知事理之當然如為孝弟弟亦有不得不當處孝於事親然事父之教於事母之愛使到子年

學子入則孝章

○漢臣班固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先生曰此還是已學非蓋人習先賢言自好不待學而自能盡此教條者然使其為學則亦不此學此教者不成人難以為未學則各必以為已學也



求及之法耳

其知先問過則勿憚改曰程子所謂如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由折中在造改字上着力若今日不改從了兩日事明日不改從了四日事今人只說憚難過了日子

程子遺書

程子遺書主忠信而言若得忠信而重持亦自不為只說幾然不難亦是多少事或說天下事皆要謹終追遠亦得幾然則叔器問遠是親否曰古則不是親了已顯道問遠親時人不難只有追念之意想只是親可以以南南未不如北則此人不問遠親也若遠親則一身惟其所自則必有未便定遠則非我我定之也故若及九則自不能忘也之情且如人不能得見爾孫子今若便見十世孫時也惜畢竟是自家骨肉人只是不思量到遠處所以遠處之誠不在此也

乙陳仲子民德歸厚先生問如何謂厚先生有餘之意陳未幾而謂如此已自得了更添些子恰似著衣如此已暖了更如十幾是之謂厚厚歸厚而言若我未厚民自是越發得處去

夫子至於是邦事

問溫是德地溫地溫厚民是德也簡易王直恭是德嚴嚴德德是省物有節運是德溫自卑曰良字說未是良即是良善備今言善人所謂易乃樂易坦易之易善如世人所謂由直之直無善非險誠心知所謂開口見心是也此章亦須見得聖人不求人而人自求之

問民易直如何曰此心不傾險不組織自是平易簡易無意言易直子諒之心皆人改于德作德民有民字却先人之初

心慈愛良善便是元者善之長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是惻隱心聖人教人克己求此心正為其身之總處○徐節制非謂徐約之謂只是不放肆常教教之意則作○聖人之德無不格非徒有此五者但此五者皆有從後退不自聖威意欲人皆觀信而樂各之也

○伯游問溫良恭儉讓一章曰最要者此五字溫是知何氣良是知何氣恭儉讓又是何深體之於我則則得聖人有不天人而人自即之底意思今人都無此是來自請學以往是求人而教人相地他處是德地地不有則其也須德地此是以求人為常而不知其為非此舉而一篇多是先以此教人如人不知而不慍如巧言令色和不忠人之不已知皆是舉其庸亦多此意如衣錦尚絺皆是且要聖會那不成底道理

父在觀其志

○論父在觀其志曰此一句已有處變意忠必有為而言○那漢臣說父在觀其志一書曰父在時使父外而子不肖雖欲為不肖之事猶以父在不肖為然雖無不肖之行而無志可知矣使子肖而又不肖雖欲為不肖之事而父有所不肖時有強而從父之為者此雖未見其孝行而要其志之所在則亦不害其孝矣至於父沒則已自得為其志之所為其志之所為而見矣父在時子非無志也而其志主在志父故時子非無志也其所主在行故子曰云云之時來

○三年無改節是半上中下底事在所當改者但不可忽過意改之若有死其親之心有揚其親之德之意待三年然後復故之便不覺若是大故不好處常則不在此限耳



○禮之和處便是禮之樂。有節處便是樂之禮。

○小大由之。言小事大者。皆是節禮樂合於禮便是樂。故通書云。餘陽望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為貴。然如何得他敬。而和者。意微不精。才者。意微。即拘迫。而不要。故范公又流涕。而無節。須是其道。得禮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微。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木。不如此。而木。不嚴也。又曰。和便有樂底意思。故和是樂之本。則和。

○仁者。問其注。蓋程子禮樂之說。何如。曰。也。須先是嚴敬。本有節。若只是盡得。歡。不會不和。臣子入朝。自然極其恭敬。之節。和道。不待勉強如此。是也。情願如此。便自和。若君臣父子。兄弟。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真。自然和。若君失其所。則為嚴。臣失其所。則為和。

○禮樂之說。

其所以為。及如何。會和。諸公在此。坐都。這地。故。故。便是和。若還去。自。故。故。事。便是。不和。通書說。禮。理也。樂。和也。陰。理。而。後。和。若。君。臣。臣。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婦。婦。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說。得。最。好。易。說。利。者。義。之。和。利。只。在。義。之。和。義。本。是。節。制。裁。裁。制。之。物。惟。能。得。宜。則。和。此。所。以。為。利。從。前。人。說。這。一。句。都。錯。如。求。故。說。道。利。所。以。為。義。之。和。他。把。義。故。節。條。條。之。物。看。了。却。道。得。利。方。和。利。是。乾。外。一。德。如。何。這。一。句。却。去。說。義。然。他。全。不。識。義。如。他。處。說。亦。然。又。曰。有。所。不。行。只。連。下。面。說。方。通。如。何。有。所。不。行。看。知。和。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如。易。說。其。惟。聖。人。乎。知。道。通。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皆。非。

○問。禮樂之道。其用同體。如何。西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此其用也。

○問。先生。嘗。云。敬。是。合。眾。和。是。離。眾。敬。先。以。敬。對。和。而。言。否。曰。然。敬。只。是。一。箇。敬。無。二。箇。敬。二。便。不。敬。矣。和。便。事。事。都。要。和。這。是。也。恰。好。那。裏。也。恰。好。這。是。也。中。原。亦。處。此。中。原。若。一。處。不。和。便。不。是。和。矣。敬。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和。是。發。而。得。中。節。之。和。才。發。便。自。然。和。如。敬。在。禮。義。至。便。自。有。節。氣。至。宜。節。氣。至。宜。才。發。上。登。云。禮。樂。與。用。而。同。體。是。心。為。體。敬。和。為。用。集。注。人。云。敬。為。體。和。為。用。其。不。同。何。也。曰。自。心。而。言。則。心。為。體。敬。和。為。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當。盡。地。

○問。先生。嘗。云。敬。是。合。眾。和。是。離。眾。敬。先。以。敬。對。和。而。言。否。曰。然。敬。只。是。一。箇。敬。無。二。箇。敬。二。便。不。敬。矣。和。便。事。事。都。要。和。這。是。也。恰。好。那。裏。也。恰。好。這。是。也。中。原。亦。處。此。中。原。若。一。處。不。和。便。不。是。和。矣。敬。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和。是。發。而。得。中。節。之。和。才。發。便。自。然。和。如。敬。在。禮。義。至。便。自。有。節。氣。至。宜。節。氣。至。宜。才。發。上。登。云。禮。樂。與。用。而。同。體。是。心。為。體。敬。和。為。用。集。注。人。云。敬。為。體。和。為。用。其。不。同。何。也。曰。自。心。而。言。則。心。為。體。敬。和。為。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當。盡。地。

○問。先生。嘗。云。敬。是。合。眾。和。是。離。眾。敬。先。以。敬。對。和。而。言。否。曰。然。敬。只。是。一。箇。敬。無。二。箇。敬。二。便。不。敬。矣。和。便。事。事。都。要。和。這。是。也。恰。好。那。裏。也。恰。好。這。是。也。中。原。亦。處。此。中。原。若。一。處。不。和。便。不。是。和。矣。敬。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和。是。發。而。得。中。節。之。和。才。發。便。自。然。和。如。敬。在。禮。義。至。便。自。有。節。氣。至。宜。節。氣。至。宜。才。發。上。登。云。禮。樂。與。用。而。同。體。是。心。為。體。敬。和。為。用。集。注。人。云。敬。為。體。和。為。用。其。不。同。何。也。曰。自。心。而。言。則。心。為。體。敬。和。為。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當。盡。地。

○問。先生。嘗。云。敬。是。合。眾。和。是。離。眾。敬。先。以。敬。對。和。而。言。否。曰。然。敬。只。是。一。箇。敬。無。二。箇。敬。二。便。不。敬。矣。和。便。事。事。都。要。和。這。是。也。恰。好。那。裏。也。恰。好。這。是。也。中。原。亦。處。此。中。原。若。一。處。不。和。便。不。是。和。矣。敬。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和。是。發。而。得。中。節。之。和。才。發。便。自。然。和。如。敬。在。禮。義。至。便。自。有。節。氣。至。宜。節。氣。至。宜。才。發。上。登。云。禮。樂。與。用。而。同。體。是。心。為。體。敬。和。為。用。集。注。人。云。敬。為。體。和。為。用。其。不。同。何。也。曰。自。心。而。言。則。心。為。體。敬。和。為。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當。盡。地。

○問。先生。嘗。云。敬。是。合。眾。和。是。離。眾。敬。先。以。敬。對。和。而。言。否。曰。然。敬。只。是。一。箇。敬。無。二。箇。敬。二。便。不。敬。矣。和。便。事。事。都。要。和。這。是。也。恰。好。那。裏。也。恰。好。這。是。也。中。原。亦。處。此。中。原。若。一。處。不。和。便。不。是。和。矣。敬。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和。是。發。而。得。中。節。之。和。才。發。便。自。然。和。如。敬。在。禮。義。至。便。自。有。節。氣。至。宜。節。氣。至。宜。才。發。上。登。云。禮。樂。與。用。而。同。體。是。心。為。體。敬。和。為。用。集。注。人。云。敬。為。體。和。為。用。其。不。同。何。也。曰。自。心。而。言。則。心。為。體。敬。和。為。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當。盡。地。



曰若只不來安飽而不謀言誠作有過意思若只謀言誠行而不正於有道則未見有差若工大不別則雖就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固備無大綱顯如此中備善德性道問學教

○誠有道而正馬若先無本領就正簡甚然但知自做工夫而不正於有道未去自家見得便是反復而違者方盡大抵看文

○誠有道而正馬須先上面做工夫既有了根本方可就正於有道此云云家計也有幾條須先去做工夫到七八分方未改師友實正當此時一兩句便可到今來此處

貧而無諱

○貧而無諱如顏子非樂於單飯自有樂否回也不清說得高

○樂與貧則易說富則難無端是知得端緒不好而不為之乎樂是也自樂了不自知其為貧也好禮是也皆好者樂已亦不自知其為富也回然則二者相去甚遠乎回也在其微到處如何樂與好禮亦自有淺深也不消得將心如此看且知得是乎一哉樂之不已也如此自明

○重問貧而無諱而無端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是學要達其精極否回看文字要曉不要執勝自無端無端者言之須更樂與好禮方為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須要從無端無端上做工夫有人肯實今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做無端無端底工夫孔子意欲兩人皆謂一破人無端無端不若那一破人樂與好禮破勝他子貢意欲一人說謂無端無端不若更

樂與好禮

○吳仁父問此章曰後面子有樂許之意不足升以此為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美見得一切事皆令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

○問知未得何者而子曰有於此然足用工夫人更進他上面一節以見其不止於此然亦不止就貧富上說無學皆如此天下更用更在焉

○問安門問而無端章曰聖門學者工夫雖實與家進步去下學上達如子貢之無端無端是它實做到這地步便是得達聖人知其已足實了得達事方進它一步它方始道上面更有箇樂與好禮便然此件義理無窮學問不可少得而達已也子貢為學工夫當如此子路未敢輕視而不聚孔子稱其不

樂與好禮

使不求它實到此地位但使以此自喜故孔子曰是道也何足以此而方知這有功夫在此正與子貢無端無端一章相似今之學者先知得甚高但著實行處全然欠了且如樂與好禮今人皆知是強得無端無端便會說它却不無端無端功夫自未實得却說從這處病痛門諸公不能盡問伊川之說然却與它所問今做工夫今話無端格向上道理知得明實得去只是就身分上切實工夫大失了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漢臣問患不知人也如何知得他人回見得道理明白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如何知得他人賢否作學

○問知人是隆師親友回小事皆然然學做工夫到知人地位已



○問不患人之不知。章曰。自家德行充於中。不待人之知。若自家不知。人這箇便是。不知道。不知。則所見不明。不能明人之賢。有所謂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知言。如欲解。如其所發。淫辭。如其所陷。邪辭。如其所離。道辭。如其所竊。若能知他。曉聞。曰。自家便知得他心裏事。這便是。知人。若學。似不能知人。則用捨之際。不能進賢而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豈能保乎。又曰。臨源上如此言者。有三不病人。一不己知病。其不能也不患其己知。求為可知也。聖人之言。雖於同而其意皆別。病其不能者。言病。我有所不能。於道求為可知者。當自求。下知之言。然後人自知之難。然如此。亦不足為恥。約之行。以後人之必知。

論語二

為政篇

為政以德

△問為政以德莫是以其德為政否曰不必意以字為政以德只如為政有德則以

○亞夫問為政以德云云曰人之有德發之於政如水便是簡溫成物事大便是簡溫成物事有是德便有是政

○問為政以德曰為政以德不徒欲以德去為政亦不是無德全無所作為似德心於己而人自感化然此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無所作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特作為而天下歸之如衆星之拱北極也

○東問為政以德字曰此全在德字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如為孝其心中得這箇孝為仁是心中得這箇仁蓋只是外面德地中心不如此便不是德凡六經言德字之意皆如此故

而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者謂實得於心方為德也為政以德者不是把德去為政是自家有這德人自歸仰如東星拱北辰

北展者天之樞紐乃是天中中央安插處不動而樞紐有五要其前

一明者太子其二最明者曰帝座乃太一之常居也其後一簡

分外開得些子而不甚明者樞星也惟此一處不動衆星於此

展亦是自然順向非有意欲共之也子

△安卿問北辰曰北辰是眾星無星處這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展無星處是人要取此為樞紐不可無簡說認說就其旁取

一小星謂之樞星這是天之樞紐如那門簾子樣人似簡樸



卷之七

心虛在外面動這裏面心都不動義則問樞星動不動曰樞星也動只是它近那展後運動而不覺如那射機子樣那北辰便與中心樞子樣星便是過格底無子樣也隨那射子樣都近那樞子樣得不覺令人以管去窺那樞星見其動來動去只在管裏面不動去去向來人說樞星便是北辰皆只說北辰不動至本朝人方去推得北辰只說北辰運動而樞星依舊不動又說那空無是處字謂之北辰即說日月星辰自是四件展是一件天上亦為十二段即十二辰辰天展也此說走每一辰各有一展展謂如日月宿於角亢房心等宿展是辰也故曰日月所舍之處為辰辰曰天轉也非東而西也非循環展轉部是則轉義則言樞星上運低可見曰北辰即衆星司農五表曰天之說曰其說不是不如鄭康成之說又曰南極在地下中成南北極初

對天雖轉極都在中不動義則問如意南極是幾人齊時是南極也解曰向南極不見其南邊自有一老父坐南極為時解得起來式則

○問北辰是甚星朱注以為北極之中星天之樞也上祭以為天之樞也以其居中故謂之北極以其同建於十二辰之舍故謂之北辰不知是否曰以上祭之明故於此處都不深說北辰即北極也以其居中不動而言是天之樞紐天形如雞子樣轉極如一物橫居居中而頭樣突一頭在北上是為北極居中不動衆星環向也一頭在南是為南極在地下人不可見問衆星生處與時云感此南北極樞紐連相實即北極否曰然又問夫一有常居太一是甚星曰此在史記中說太一是帝座即北極也以星神位言之謂之太一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

太一如人主也如帝也詩云三辰環侍儼三辰謂何曰此日月星官也

○問無為而天下歸之可以身乎人自足不努力理樂則政固不能廢只是本分做去不以智術籠天下所以無為明作

○子善問為政以德然後民為之歸人自足無所為則曰聖人不金無一事如舜如許多事皆先無事則民心歸向成只在德上却不在事上許多事都從德上出若無德而徒去事上理會勢其心志只是不服為政以德一似徐州似油多便驗自明也

詩三百章

○若及第人言只道一箇思無邪便了便吟了那詩三百聖人纔是從詩三百透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思無邪此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今人止務上達自要見詩下學如說到通曉思無邪

思無邪

便有天道都不去做那應務應對進退之事刻得應務刻不去於應務進退則不安於應對進退則不安於應對那裏而由於去處都為思無邪會了這箇須先去做到得熟了自然貫通到這地步是一貫古人由之而不知今人不由而但求知不習而但求察會

○徐問思無邪四章作詩之人思無邪也蓋謂三百篇之詩所美者皆可以為法而所刺者皆可以為戒讀之者思無邪耳作者非一人安能思無邪乎只是要正人心統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而書之則一篇之中自有一箇思無邪思無邪乃是使詩詩人思無邪外讀三百篇詩事為可法焉為可戒故使人思無邪也若以為作詩者思無邪則桑中濮上之詩果無邪耶某詩傳去小序以為此誤儒傳作如桑中濮上

之類皆是淫奔之人所作非詩人作此以謏刺其人也聖人存之以見風俗如此不好至於做出此詩來使讀者有所戒而以為戒乎呂伯恭以為牧豎野矣則其詩必不存蓋以為牧豎牧其豎不用之即廟賓家耳其詩則問存也如問禮有官以掌問禮之無益不以為用亦存之而已伯恭以為三百篇皆王詩皆好人所作豈以為正禁乃正雅也至於問風遠問風俗不同當用之無師存到國之風耳非王詩也如二南國正去都衛詩分明是有謝衛字安得謂之正乎鄭漁仲詩辨將仲子只是淫奔之詩非刺仲子之詩也愚自初便知其說之妄然太史公詩三百篇詩聖人刪之使皆可歌伯恭泥此以為皆好豈太史公自來必是為何公泥乎

思無邪

大雅有惟思無邪是以當之非是謂作者思無邪心也為此者乃毛聚小序之通詩三百篇大抵好事是以勸惡事是以戒如春秋中好事至少惡事至多此等詩鄭漁仲十得其七八如將仲子詩只是淫奔之詩亦非見得向與伯恭論此如桑中濮上若以為刺則是於人之陰私而形之於詩豈人宜宜為此伯恭云只是五說卷之云伯恭如見人有此事有作詩五說否伯恭平日作詩不然而伯恭曰聖人故鄭祭人却取之如何而後者故其詩耳取者取其詩以為戒今所謂謝衛非乃詩之於我伯恭云此皆是雅無曰雅則大雅小雅風則國風不可不兼龍古詩之問亦自可見且如清廟等詩是盡力愛謝衛風如金鼓尚等詩豈可陳於朝廷宗廟此皆引馬遷之過伯恭多引此為解書語之云司馬遷何足據子約近亦以書問上乎禮義卷之六

詩有止乎禮義者亦有不止乎禮義者可乎

○問思無邪于知思之只是要清靜思無邪曰詩人說似不通中間如許多淫亂之風如何要思無邪得如止乎禮義中間許多不正詩如何會止乎禮義倘當時大約詩多中悖謬却不惜詩淫亂底說若來詩三百篇其說好處也要教人思無邪說不好處也要教人思無邪只是其它說就一事上各見其意然事有有思但思無邪一句分宜得許多意問其指全體是如何曰思無邪一語直截見得詩教之本意是金聲傳許多來學思之人而聖人言詩之教只要得人思無邪其意篇是這意思惟是此一句見說得緊若詩要人只將詩正次讀自見其意今人却緣這序少間只要說得序通却將詩意截今序說却不要說教持通于約一備說通說者詩有所持持

詩教

取未看却只是說得序通某意開張持序下其意實妙序也亦去了其如漢廣詩下面幾句備以說得通且一句說得廣所及之是說甚廣人知說者之初足謝武公到時之律詩說是衛武公自悔之詩看來只是武公自悔而說武公年九十四歲學於西國學還無以改老老而令我必朝夕端居以克養我者這意思只是悔過之詩如抑之詩序謝武公到時屬是亦以自警也後來人看見武公時屬王已死人之死是這理到死時說美惡是要那人如何自利以意度之只是自警他意屬屬有美利故如此說又說道亦以自警然說正理更須有變離中亦自然有不好詩不消分變離亦得如楚漢情南山南四大回詩篇不待存序自見得是然紀及極得四政分明到序說出來便道是傷今思古陳士制會那裏見得如來行是既善康強

也或云如何便到微而長勢振蕩刺厲王中胡一徹是髮時都無一事係美刺只緣他須要有美有刺美便是成康時君前只是也屬所以其說皆有可疑問怕是人制定故中間一數無存者曰怕不會刪得許多如大文公說古詩三千篇孔子刪定三百怕不會刪得如此多

○問思無邪曰思無邪說的是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忠厚其夜裏安然故謂之思無邪外為事而所為有不善則不遠矣為善而不終今日為之而明日廢則不遠矣中所雖有些檢束消化不盡則亦不說矣又曰伊川說之思之也

○問思無邪以前集多此詩人上說思無邪於止乎禮義某說不然不知教詩人如何得思無邪如文王之詩稱頌德盛美

詩教

美處皆言所當法如言無邪失道之人言善言善義是使學者者未無邪思分而言之三百篇各是一首思無邪今三百篇而言思是一首思無邪則聖人六經皆可為成何獨詩也可因是知此詩中因情而起則宜思欲其思出於正故獨指思無邪以示教焉問詩說思無邪與曲禮說毋不敬意同否曰毋不敬是用功處所謂正心誠意也思無邪思至自此自然無邪毋不敬到處所謂心正意誠也若學者當求無邪思而於正心誠意處着力然不如此則正心誠意之功何所施所講教者何處預教今人但守一箇教字全不去擇義所以應事接物處處圓了中庸博學之審問之進思之明辨之為行之立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顧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從上聖賢教今未有不先自致和始者

○愚無邪如正風雅頌等詩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等詩極有不好者可以使人知戒懼不敢做大段好詩者大夫作那一等不好詩只是開卷小人作前事多說作詩之惡不是如此其間多有淫奔不好底詩不成也是無邪惡上臺舉教詩只說降簡可以發一句意思然此詩要盡得可以興以下數句須是思無邪一語甚則曰伯恭賦詩記有載謝氏一段說話這一部詩便就此處立意思人多者可以感格得人之善心感者可以感到得人之惡意今使人讀好成詩固是知觀若讀不好底詩便林然戒懼知得此心本不欲如此者是此心之失所以讀詩者使人心無邪也此是詩之功用如此則作

道之以政事

○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德字只是運來從政德以身事人之義實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政道者不能齊一必有禮以齊之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當時屬民情法之屬無不皆具者正所以齊民之齊之不得則刑不可棄若只道之以德而無禮必約之則亂然無教嚴者至於善也如格於文王格於上下無大格物格者皆立上備筆云此是光輝地位回古人有得百里之地而居之使能如此明道使有此風氣下業

△先之以法制禁令混合下有精嚴開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如蘇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為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之心者必觀感而化然亦有厚薄威有淺深又亦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知于不暴而有以至於善揚升

○問道之以政事之以刑亂民則亂民無所不至攝亦適宜明若

只靠政刑去治民則民是會無所不至又周子氏說云政刑能使德者畏不能使德者慕此之謂失其本心亦怕未如此而正其亦未偏了若專政刑不獨是弱者拘強者也會到得有德時無偏使強者慕弱者也會慕仁又問周氏云刑政罰者之舉而專用刑政只是弱者拘成文亦須有德禮如左傳所云曰古之政德教之教者如大憲以示之禮儀原以示之信如定義示之以義之義也則象有德禮之實德至是有而為而為之也聖人是見得自家合着德地躬行有得時去做些又如漢高祖馬蕭何條定律中出必無只是此道公說分明得此些條天下有台米幾也只要項刑殺了它却一毫無項刑殺成有

志學章

○或問下五志學章而與人志生知安行曰子曰且莫說聖人只此已上分說如何是志學如何是知如何是安如何是行又命如何是學如何是知如何是安如何是行又分曉其所以意勾下只難其子義直是後而方說聖人分上義今且說如何是志學曰心有所之謂之志志學則其心專一而達簡曰理上去曰說父義大義也只如此說然更有意思在世上千法萬法聖人為志不向別處去只向這一路來志是心之深處故諸家謂志為精如今學者誰不為學只是不可謂之志於學如果能志於學則自使不擇學而時習之到得說後自然一步境一步去如人當寒月自熱向火火處去暑月自熱向涼處去事君便從敬上事親便從孝上上於鄉中則有難行處亦不擇其難處做教嚴處曰人志學有兩義一是全本有和

了不肯為學者。一是雖已知得入却說道但得本其趣來了。遂不肯學者曰。復一種否。無此只是近年方有之。却是兩種。一種是金未有知者。一種是雖知得了。像却若作若仁。不肯至誠去做者。然知之而不肯為。亦只是未嘗知之。人曰。如人要向箇所在去。便是志到。得那所在了。方能立志。立得志了。方能向

內聖人上用工夫。可不須理會這箇。且理會志於樂。樂於

多種。須着這工夫。

○問。以上而不立。是於事物當其之理。如君之仁。臣之義。父之慈。子之孝。類乎此。而不誠。人十知天命。是天道流行。誠也。萬物在人。而不知之。性所謂仁。義禮智。渾然無不該之全體。如者知之。而無不盡。曰。須是見得自家。曾不感。曾知天命。着方是切。

○此書論學

已。又云。天命處未清。說在人之性。且是付與萬物。乃是實物。所以當然之故。如父之慈。子之孝。類如父子。只是一箇人。慈孝是天之所以無我者。而非

○問。先生教思不惑。與天命處不惑。是不惑於事物。如命謂知此理之當然。如天所謂理之當然。而不容己者。畢竟見是有聖人。而能不惑於事物。人至於十年之久。然後知其理之當然。曰。今日見陳聖人之言如此。且如此去。看不可。然就教。遂遂

進。若做工夫。未到此。實通處。如何得生人。次第如伊川說。虎傷人。須是見得似那虎。傷處方是。

○問。六十而耳順。在人之最。不何也。曰。聽最是人所不著。乃所聞

時。走道。理無一事。不是可見。其義。精仁熟如此。一之

△夏問。志於學。章句說。志學上。便討箇正底意思。來就立上。便討

箇不惑底意思。來人自志學之後。十五上工夫。能有立此不惑。時。立尚是箇特守底意思。不惑。便是志。事理不惑了。然不惑方是事理。不惑。到知天命。又足天之所以命我者。無不知也。須看那過。往。成。過。得。忠。巧。能

○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為學。進德處。分許多段。十五志於學。此學。自是徹始。徹。到四十不惑。已自有平順。從心。不辭。無意。但久而益無。平。止。七十若更知教。十歲。也只是這箇。然不。然。到七十。便。甚。佳。了。實。然

△志仁人。問十五志於學。章句如何。說。曰。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為。中。上。而。是。亦。是。本。於。知。而。以。行。為。重。志。學。是。知。之。始。不。惑。也。知。天。命。耳。順。是。知。之。足。三十。而。立。是。行。之。始。從。心。所欲。不。難。足。行。之。至。如此。分。看。休

○此書論學

○問十五志於學。章句。與不惑。知天命。耳順。是一類。立與從心。所欲。是一類。志學。一類。是說。知底。意思。立與從欲。一類。是說。到底。地位。問。未。從。盡。知。事物。之。當然。何以。能。立。曰。如。歲。木。五。時。已。自。根。脚。着。土。漸漸。地。出。於。去。問。未。知。事物。之。所以。然。何以。能。不。疑。曰。知。事物。之。當然。者。只是。其。事。知。得。是。如此。其。事。知。得。是。如此。到此。知。其。所以。然。則。又。上。面。見。得。一。箇。人。同。在。箇。理。說。得。都。錯。問。耳。順。曰。樣。子。謂。知。天命。為。思。而。行。耳。順。為。不。思。而。得。耳。順。時。所。聞。皆。不。消。思。量。不。消。擬。議。皆。見。得。又。問。聞。無。道理。之。言。亦。順。否。曰。如何。得。都有。道理。無。道理。底。見。此。是。那。是。實。地。那。裏。大。開。一。道。道理。是。如何。見。便。一。落。都。都。此。自。小

○劉潛來問。從心所欲。不辭。能。美。是。聖人。縱。成。或。曰。不。須。如此。說。曰。當。思。聖人。十五志學。所。志。者。何。事。三十而。立。所。立。者。何。事。四

十而不感不感之意如何五十年知了是如六十平  
順如何這平順每事如此省察體之於身無處有且況如今  
學者連一便體檢防省察猶恐所缺之越乎規矩也今聖人但  
從心所欲自不逾矩是甚矣聖人曰志學方是大略見得如此  
到不惑時則是以應事時件件不惑然此二者皆聖人之立聖  
人之不惑學者便當取學之所以用功處原切體認庶幾有基  
此根

○上志學一節在志於學以當志自若志於學與志學是  
學而志如此存心念不致自然有所得也上而五惜地提  
得定世間事物皆操勿我不得如富貴成敗貧賤也不感謂  
錢財商賈與金求便求分而便而了然於中如天分便是  
成到知處是知其所以然如事親必孝事君必忠之類耳項是

志學與志學

不思而得如臨事而解自然中節不待思索所欲不難  
是不勉而中乎此

○聖賢問十五志於學一隊曰聖人也也有箇規模與人同如志  
學也是眾人知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矩矱相似若必指定  
謂聖人必德此固不符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脫空寬也不  
符但聖人使自有聖人成事道大

○問十五志學第四這一章若把做學者工夫等做分明則聖人  
也只是如此但聖人自然做來故易

△問十五志於學曰孺愚用做實說伊川用做假說聖人不  
得十年分一進亦不辭應說這一段大義聖人元是箇聖人  
了它自然做將去它底志學與乎眾人之志學它底立異  
乎眾人底立它成不成與乎眾人之不成

孟子問孝至子夏問孝章

○子曰無違此亦通上下而言三家傳禮自犯違了不當為而為  
固為不孝是當為而不為亦不孝也洋味無違一語一齊都已  
在裏集注所謂語意渾熟者所以為聖人之言明作

○問孟懿子問孝子曰聖人之言皆足人所通行得成不此它  
人說時只說一人而上面說得其餘人字故不得所謂主事蓋祭  
須一於禮是足人字當如此其間亦此字孟子不可不知  
而升

○生事其父之公以時聖人說得本固人人可用不特為三家傳  
禮而說其說上說下身去有時亦有些意思如此故宋於未復  
亦說凡此非為此而餘也如鮑山人却說說那不久禮者皆  
是倚於偏此最釋經之大病固言各人於禮雖無餘一切倚簡

禮記問孝章

徇俗都不知所謂禮者又如何責得它違與不違古禮固難行  
然這世一二公所定之禮及朝廷五禮斯書之類人家儘能  
與講習時舉而行之不為無補又云問禮志欲整頓亦自舉  
今所編禮書只欲使人知之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與事後  
成之意後往得時位必不盡相同禮必須求諸古今分別為禮  
以行之所以告顏子者亦可見世間有人硬欲行古禮者無從  
世情大不相同將廣同言書儀中禮儀最簡易可行曰不獨書儀  
古禮儀亦自簡易頃年見歐大刊行所編禮止有格處祭三禮  
因問之曰禮體覺難行甚矣豈可以亂行哉明之第以禮中禮  
禮最易行人是自家事而已若如禮儀問涉而家自前事  
行它家又不要行便自製時又如祭祭之禮皆繁細之甚且如  
人遺後方若若中那得工夫去講行許多禮數祭禮亦然行將

且是用人多非見其人便去行自取固自此得而所用無事  
之人皆不曾得聖之者矣且其言至於執事者亦皆必其不  
得似德行禮貌得其事此皆是情而不相得處不如不行之為  
愈也

○或問父母惟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曰這許多所答也是當  
時那許多人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教之又司其它所答固是  
皆切於學者看此句教切其它只是就道理上說如此却是這  
句分外於心上指出若能知要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實

○問子夏能宣義如何見它直義處而觀子夏所謂可者與之不  
可者非之孟子亦曰孟施舍似曾子此宮廡似子夏則子夏是  
固特身證規矩嚴成人

○不致何以別乎故大樂是也當事隱無聲視無形色雖是大故  
亦須得序方能形見所以為難勉強不待此二者是固子游  
子夏之所疑而足之能奉嚴勢只是外面工夫過得人耳目所  
及者如今人和養與服勞都無了且得如此然後就上面更進  
將去大半學者且要信從小處做起正如起屋未須理會架屋

且先立箇基址定方得明作  
○問子游見成高明而工人則墜子夏執守法度依本子做龜  
恭為政問者之路可見惟高明而謙說必用敬惟依本做故必  
用有愛心又觀二人通稱應對之論與子夏博學為志之論亦  
可見也

○問夫子弟子游子夏問者意雖不同然自今觀之來養而無神  
德待養之夫主敬而無嚴恭顯格之備僅是聖可此如二失則

中間須有簡處之之聖愛而不致非真愛也致而不愛非真  
致也敬非嚴恭顯格之謂以此為致則致矣只把做件事心  
畏謹便是致也

### 吾與回言章

○李從之問孟子有其似不必得致致只是他自作用處曰便是  
這意思但恐致有落却如何者只是致與致無幾有簡者處方  
有可省處但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或有有人相對坐心愈然所  
趨向亦足私如後獨之獨亦非特在無他人所不見處只他人  
所不知雖在衆中便是何也亦其所欲安便是簡致處也  
○不如是之不須說了亦足以發是體得夫子語便能發明於  
日用處之問此夫子處而省察顧子之私如此且如此非僅  
勿視無言動顧子便真箇不於非禮上親聽言動其謹謹然

由之而無致是他真箇見得真簡後去做則  
△問顧子深潛純粹回深潛是深厚不淺露德地時意忠常嚴謹  
美而

○問李先生謂顧子聖人體段已具體段二字莫只是言簡樸  
不回然又問惟其具聖人模樣了故能聞聖人言言然雖心無  
不曰顧子去聖人不差多止隔一膜所言言於吾言無所不宜其  
所以不及聖人者只是須待聖人之言觸其機乃能通曉爾其  
問所以如此者莫只是愈淳化未盡否曰聖人所至處顧子都  
見得只是未領得之彌萬物之滿整體之在前然在後這便  
顧子不及聖人處這便見得未達一問處且如於道理上上者  
繁又從過才致後又不及又如聖人平日只是說會一箇大經  
大法人都有時而應變達變才去應變達變後成者他人却未達



離了大經大法可仕而仕。學他性時人却有時而止。止而止  
學他止時人却有時而仕無可無不可。學他不可人却有時而仕。  
可學他可入却有時而不可。時不以聖人事事做到恰好處人。  
何程子說孟子雖未敢便道他是聖人其學已至聖成英便是。  
指此意而言云。曰顯于去聖人尤遠矣云云。非究竟已復體動容。  
說兩章都將證足印高鑽透磨前邊後終是未透。因此兩  
章止說得一邊是物體成事到顯于便說水而脚來聖人之教  
學者不通得大的理而事滿得丈夫是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  
之理當欲知之約據是其德性之事於存心用有之理無一息  
而不存今見朱論學者惟有同仁何為邦而常然觀太子之  
言有以乎與四書終可想凡九天下之事無不講見朱自說難  
言動之際人偏司剛柔然之以至夏之時而之燕周之莖齊

之應歷代之典章文物一一都整齊了，故祭祀來其大饗，  
路之而禱子便能領略得去，若元不曾講明，則於此必疑問其  
蓋聖人猶善導人，才遇到那有滋味處，自然住不得，故曰欲  
罷不能，既得吾才，如有所止，半箇半圓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  
以酢，那萬般滋味都子足見得此甚分明，只是未能到此，商人都  
趨逼他，不待他亦大以用力不得，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  
用安身，以崇德也。」通此以往來之義，如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只是這一箇德非於崇德之外別有箇德之感也，做來做去，做  
到徹處便是。

仲愚問熱迷心融如何而能融字最好如消融相似融如雪在陽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在壯義如何發得出來如人與物若若不消只字在壯義如何能融並體膚須是融化空淨便

王荅稱英健尤於健康故能肥潤如<sub>○</sub>形<sub>○</sub>予<sub>○</sub>者<sub>○</sub>予<sub>○</sub>一貫之稱也  
人聞之只笑爾一貫<sub>○</sub>予<sub>○</sub>子<sub>○</sub>問<sub>○</sub>之<sub>○</sub>使<sub>○</sub>使<sub>○</sub>融<sub>○</sub>化<sub>○</sub>故<sub>○</sub>然<sub>○</sub>忘<sub>○</sub>而<sub>○</sub>已<sub>○</sub>不<sub>○</sub>  
人間是<sub>○</sub>予<sub>○</sub>乎<sub>○</sub>予<sub>○</sub>工<sub>○</sub>夫<sub>○</sub>至<sub>○</sub>此<sub>○</sub>子<sub>○</sub>曰<sub>○</sub>是<sub>○</sub>先<sub>○</sub>施<sub>○</sub>實<sub>○</sub>實<sub>○</sub>自<sub>○</sub>創<sub>○</sub>一<sub>○</sub>  
視其所以章

問視其所以一章所以是大綱則有這一箇人是爲善底人是爲惡底人若是爲善底人須觀其意之所從來若是本意以爲己事所當爲無所爲而爲之乃爲己若以爲可以求於人而爲之則是其所從來處己不爲了若是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樂與不樂若是中心樂爲其自具無厭德之意而有自進之益若是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充於德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應感處或是難事亦必在己若能如富窮理使之道乎道而能精利是非欺僥察人如聖人也曰於樂處

便是尺寸爲善。如好奸已。如惡惡。莫不。是。強。傲。者。若。以。爲。觀  
人。亦。須。以。此。自。觀。看。自。家。是。果。是。而。已。果。是。無。至。先生。又。云  
看。文。字。須。學。大。概。每。逢。拿。換。近。前。去。文。概。此。兩。三。夜。說。話。又。云  
精。細。者。論。語。方。到。一。篇。便。知。此。近。前。云。文。概。先生。說。大。概。實。贊。丹。并  
李。仲。實。照。現。其。所。以。考。善。者。爲。君子。惡。者。爲。小人。知。其。小。人。其  
必。論。也。所。由。所。要。亦。以。觀。察。君子。之。爲。善。者。而。自。覺。無。過。未。其  
讓。與。沙。其。始。也。同。淘。去。之。矣。并。三。淘。之。恐。有。未。盡。去。之。沙。耗。干。

問。祭其所當云。今人亦有做得不是處者。心却不安。又是如何。  
曰。此是之心。心便是敬。敬即是直。惟敬。須彼此成底。肌肉去。  
威但有無。便無力事。得中正。如孟子說非無前輩之生一踐意。  
常良心與恭敬。及此時。頭是在我大段着力於他。戒不可輸矣。

也。只是敗壞一般。一次。不遇。只管。敗壞。數次。時。雖。敗。壞。一。次。私。欲。一。次。勝。他。不。得。但。敗。其。簡。如。好。他。不。好。了。此。時。脾。性。只。硬。地。自。行。從。好。路。去。持。持。熱。時。私。欲。自。住。不。得。則。來。連。連。敗。壞。而。確。無。難。馬。須。是。米。數。勝。得。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遇。延。問。有。何。道。理。可。助。這。箇。果。曰。刻。無。道。理。助。得。只。是。自。著。力。戰。他。明。作。

○問。觀。其。所。由。某。注。言。意。之。所。從。來。如。何。則。如。蘇。桓。代。楚。圖。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越。蔡。報。而。伐。蔡。蔡。資。遣。伐。楚。此。則。所。為。難。是。而。所。由。未。足。也。集。

○問。觀。其。所。以。觀。其。所。由。蔡。其。所。安。若。聖。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脾。肝。當。不。行。如。此。著。力。而。道。也。為。常。人。從。聖。人。固。不。用。得。如。此。聖。人。觀。人。也。著。意。地。詳。細。如。今。人。說。二。種。長。庫。話。使。道。聖。人。

不。傳。地。只。略。略。着。便。了。這。箇。若。不。見。教。嚴。威。甚。惡。分。明。如。何。會。見。如。今。從。學。也。有。誠。心。未。底。也。有。為。利。未。底。又。如。今。人。讀。心。也。有。誠。心。去。讀。底。也。有。為。利。讀。底。其。初。也。如。好。漸。漸。自。見。得。心。下。不。慈。地。這。箇。著。知。且。如。要。從。師。頂。着。得。那。人。果。是。如。何。又。如。要。託。人。幫。若。足。小。事。要。付。託。人。尚。可。以。隨。其。所。長。交。付。與。他。若。是。要。成。一。件。大。事。如。何。不。是。得。這。人。了。方。付。與。他。如。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既。大。節。而。不。可。奪。若。不。具。見。這。人。是。德。此。如。何。這。事。託。得。也。問。伊。川。云。觀。其。所。以。是。觀。人。之。大。節。若。所。由。所。安。也。只。著。意。懸。望。公。某。注。只。解。向。不。好。處。去。恐。似。無。意。中。求。有。過。非。聖。人。意。曰。這。只。是。平。心。德。地。看。得。十。分。是。如。此。若。要。長。厚。便。德。地。也。會。其。切。欲。怒。人。而。終。於。自。起。少。間。漸。漸。將。自。己。都。沒。理。會。了。都。不。知。若。能。於。待。人。嚴。到。得。於。自。身。

已。也。會。與。同。觀。人。之。道。也。有。自。善。而。入。於。惡。亦。有。事。惡。而。心。所。存。未。好。而。這。箇。也。自。可。見。須。是。如。此。有。方。見。好。底。纔。定。是。好。人。不。好。底。纔。定。是。不。好。人。讀。者。不。可。不。行。細。若。不。同。公。明。亦。也。不。說。到。這。裏。初。間。才。看。善。惡。便。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人。勝。得。當。下。便。不。足。底。到。於。其。所。安。有。不。善。這。人。勝。前。二。項。人。不。是。到。這。裏。便。做。不。好。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骨。意。肯。必。不。會。有。然。今。此。時。語。方。各。件。二。

○溫。故。而。知。所。安。

△溫。故。而。知。新。米。其。語。意。乃。為。溫。故。而。不。知。新。者。說。不。溫。故。對。是。問。得。了。若。米。無。所。得。雖。溫。行。亦。不。足。以。為。人。師。所。以。溫。得。人。要。知。新。惟。溫。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為。人。師。也。這。語。意。在。知。新。上。義。明。

○溫。故。而。知。新。米。其。語。意。乃。為。溫。故。而。不。知。新。者。說。不。溫。故。對。是。

○問。溫。故。而。知。新。米。其。語。意。乃。為。溫。故。而。不。知。新。者。說。不。溫。故。對。是。六。經。所。載。也。是。這。箇。道。理。但。理。會。得。了。時。時。溫。習。覺。未。深。長。自。有。新。得。溫。字。對。字。如。一。杯。羹。在。此。冷。了。將。去。溫。來。又。好。好。溫。故。而。知。新。此。處。知。新。是。重。中。庸。溫。故。而。知。新。乃。是。溫。故。重。重。人。言。語。自。有。意。思。一。箇。道。理。重。一。箇。道。理。重。人。曰。溫。故。而。不。知。新。一。句。只。是。一。句。了。義。集。

○溫。故。而。知。新。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漸。得。出。來。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一。人。於。說。一。箇。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處。無。窮。且。如。記。問。之。事。記。得。一。事。更。推。第。二。事。不。去。記。得。此。事。更。推。十。事。不。出。所。以。不。足。為。人。師。明。作。

○君子不器章。

○君子不器是不拘於一所以體無不具人心原有許多道理  
若是若慣熟時自然看要如何無不周適于其明理只是新  
可用移去別處便用不得如原書只是「前非菜根底人」邦有  
道出來也做一事不得邦無道也不能檢點及正其過患和亦  
只做得一件事明也

○問君子不器之旨曰人心至靈均其萬理是以無所往而不知  
然而仁義禮智之性所以舉力充之則無所施而不通謂之不  
器可也至於人之才其分別是各局於氣質有能有不不能人同  
如何為強辭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謂平者君子者有以此其  
氣強之性平不然而以言君子中庸言雅遜必明華柔必強  
處正是此意也

○君子不器君子流何等人曰此通上下而言有一般對小人而

言成君子便是小成君子正如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之  
斯可矣便成大成君子便是聖人之次者則不器是即謂君子  
而此是成德全才之君子不可一偏者此即係孔氏來君子不可  
小知而可大知如何曰不可小知便是不可一偏者他地却  
極負特處大成小人時便也有一才一藝可取效可小知同子  
貢子器也然做不是君子得否曰子貢也是箇偏底才資而不  
可時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問謝氏來  
和任也只是器否曰這是他成德得偏都不是蓋他本成說得  
來大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一股他自是大只是成說得來偏  
問謝先生多舉形而上形而下如何說曰可見成是強不可見  
成是道理是道物是強問謝而前大端曰此是強然而可以  
大所以為人用便是道問謝氏以為顏回有聖人之一體來

優於子貢子貢子然無與體也說謂之具體人說不如三子  
何也曰此意只道是顏子便都無許多事如古人說無所長就  
無所短安有所長處意他把他短處作文字便語中有幾箇體  
具體而微曰五峰說科舉強看朱只是此似孔子教小今看顏  
子此孔子真箇小章

子貢問君子章

○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乃能行其何事於言曰只為子貢多言  
故告之如此若道只要自家行得說都不待亦不是道理聖人  
只說敬於事而謹於言敬於行而訥於言言順行行順言順要  
人不言要謹

△問先行其言謂人後得爾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却不說只說言  
語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行將去是得自家  
所得道理步步著實然後說出來却不說其機意度須還自  
家自本至末皆說得有實處曰此一章說得好而升

君子周而不比章

○問周與比與也相似否曰外面相似而裏面大差了如驕柔  
同亦然故幾微之間不可不辨辨  
問周而不比曰周者大而通之謂比便小所謂兩相比比君子  
之於人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道便是周小人之於人但見同  
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便使比君子之於人非是全  
無惡人處但好善惡惡皆出於公同一善人於國則一國享其  
治用之善人於天下則天下享其治於一邑之中去一惡人則  
一邑獲其安於一邦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邦安其安豈不是周  
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又云歐陽厲當論周武以三千為大周

商討德義之人。離心離德。又云。比周二字。易中所有。又此字為美。如九五。比取王用三驅。夫皆舍之義。皆美也。如順。不。及。如。無。比。周。又。却。是。不。好。事。

△此之無間。皆觀學之意。則無所不變。為諸侯則受一國。為天子則受天下。隨其體段厚薄。無不是。此受若比。則只是揀擇。其以利或必。第一等合觀。成他。却自有愛憎。所以有不。則。又云。集註。謂。善。德。是。受。之。意。偏。愛。非。特。利。大。亦。若。子。心。公。而。大。所以。周。若。小。人。心。然。而。常。私。便。觀。學。也。只。觀。學。得。一。箇。解。

○問。比。周。曰。且。如。一。鄉。之。中。有。箇。惡。人。我。這。裏。若。可。除。去。便。須。除。去。却。得。這。一。鄉。都。安。此。若。子。周。而。不。比。也。至。如。小。人。格。惡。人。則。喜。其。與。己。合。必。須。親。愛。之。到。得。無。惡。之。人。每。與。己。美。必。忌。傷。害。之。此。小。人。之。比。而。不。同。也。武。三。思。嘗。官。如。何。是。善。人。如。何。是。惡。人。與。子。合。有。是。善。人。與。子。不。合。者。是。惡。人。有。善。人。有。惡。人。

○問。比。周。曰。周。固。是。好。然。而。有。一。種。人。是。人。無。不。同。被。之。使。解。周。之。人。皆。善。固。是。好。焉。一。有。箇。不。好。底。人。自。家。周。旋。他。去。這。人。會。去。作。無。窮。之。害。此。無。他。只。是。要。人。之。同。己。所以。為。善。若。子。則。不。然。當。制。則。制。當。疎。則。疎。而。已。要。善。

學而不思章  
○問。論。語。言。學。字。多。不。同。學。而。不。思。則。同。此。學。字。似。主。於。行。而。言。博。學。於。文。此。學。字。似。主。於。知。而。言。曰。學。而。不。思。則。同。此。學。也。不。是。行。問。學。字。義。如。何。曰。學。只。是。效。法。能。如。此。使。去。效。做。何。惡。行。意。較。多。否。曰。只。是。本。能。如。此。使。去。學。做。如。未。滿。得。這。一。句。理。便。去。講。究。要。透。得。也。是。學。未。滿。得。這。一。箇。言。使。去。讀。也。是。學。未。滿。得。這。一。件。事。去。問。人。如。何。做。便。也。是。學。問。人。便。是。依。道。本。子。做。

去。不。問。人。便。不。依。本。子。只。隨。宜。杜。撰。做。去。學。是。身。去。做。思。只。是。默。坐。來。思。問。學。是。學。其。意。思。是。思。其。理。否。曰。思。只。是。思。所。學。底。事。學。而。不。思。便。卻。問。了。問。思。而。不。學。何。以。危。殆。可。嘆。得。未。知。學。從。住。在。這。裏。便。是。危。殆。只。是。杜。撰。思。地。不。思。自。然。便。不。安。穩。存。○學。是。學。其。事。如。諸。書。便。是。學。須。復。體。精。思。其。中。義。理。方。得。止。如。做。此。事。是。學。然。須。思。此。事。道。理。是。如。何。只。思。下。頭。做。不。思。這。事。道。理。則。昧。而。無。得。若。只。空。思。做。學。人。不。信。所。做。事。上。體。察。則。心。終。是。不。安。穩。須。是。事。與。思。正。相。發。明。則。作。

○問。不。求。諸。心。則。學。而。無。得。不。習。其。事。則。危。而。不。安。如。何。曰。思。無。學。字。相。得。諸。心。學。而。有。思。思。是。事。人。宜。這。事。今。德。也。做。自。家。不。曾。思。量。之。道。理。是。今。如。何。則。固。然。而。已。固。似。今。人。說。問。兩。說。思。得。這。事。若。不。去。做。這。事。便。不。熟。則。無。死。不。安。如。人。學。別。難。習。得。了。

箭。葉。許。多。樣。樣。若。不。曾。思。量。這。箇。是。今。如。何。也。不。得。既。思。得。多。樣。樣。是。今。如。何。却。不。曾。置。得。一。張。弓。一。隻。箭。而。照。遠。去。射。也。如。何。行。  
○或。問。學。而。不。思。章。引。程。子。博。學。窮。問。謹。思。明。辨。力。行。五。者。廢。學。非。學。何。也。曰。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教。人。做。事。亦。學。也。孔。子。步。步。地。亦。趨。是。致。其。所。為。才。致。其。所。為。便。有。行。意。在。

文。子。與。諸。章  
○或。問。攻。子。與。諸。曰。攻。者。是。講。習。之。謂。非。攻。擊。一。攻。這。底。須。看。他。如。何。是。與。諸。如。何。是。正。道。與。諸。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習。必。欲。必。必。於。此。便。入。於。邪。必。害。於。正。要。端。不。止。是。楊。墨。佛。老。這。箇。是。與。諸。一。大。害。

○凡言異端不必改者皆是為異端辨說反問孟子謂能言聖揚墨者聖人之徒也不必便能聖揚墨但能說聖揚墨亦是聖人之徒耳

○問集注云攻專治之也若為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不可專治便略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着他病痛却得也是自家眼目為方便若是他地則也奈何如何後來士大夫未嘗不入佛氏者流此他自家底做處成看便沒意思了所以說入他空寂玄妙之說去

○問集注何以言佛而不言老以老便只是楊氏人常以孟子言只說精義不關老不知則楊便是歸老如後世有隱避長往而不入者皆是老之說他本不是學老只是自說所見無此相似耳

○問只說釋氏不說楊墨如何曰楊墨為教蓋要做出來之說而不能為人只為釋氏最能感人初見他說出來自有道理從他說愈深愈是聖人

○呂氏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惡今惡乎異端而以力攻之適足以自殺而已說得甚好但添得意思多了不敢說是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分明只是以力攻之理會他底未得輕費力便將己業都棄了

○問知之為知之實于終不應有以不知為知之病曰子路粗處見事便自說是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為透曉和那兩知處也不知耳

○問海陵知之乎輩曰惟伊川便說得盡別人只說得一邊知

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無自欺之說其知則自明矣若不說其知一著則是使人安於其所不知也故程子又說出此意其說方完上不失於自欺下不失於自盡

子張學子孫章

○戴智老說子孫章曰多聞多見二字人多經說過了所以為傷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受合用功處聖人所以為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皆欲求其善也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矣

△問子孫章曰見字義曰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聞亦屬自家言處見亦屬自家做處聞見當關其疑殆而人勿易言易行之問聞見圖書得之則又何別曰見古人說底話是聞見古人做底事是學之是見如舜之孝是也然說見已極謹密之

則看孔子所言是聞見自聚欲諸處為善便是見此非其大義然必欲區別聞見則然則此答子孫之語盡翻好色之對學曰不干事孔子不教他干但去得操之道在其中正是教他殺了他干字若太王好色等語便欲此之孔子便做滿了便見聖賢之分處

○林放問多聞如何聞疑多見如何聞臨曰若不多聞也無緣見得疑若不多見也無緣見得臨江而諸人還聞得一說便把做了看有甚麼話更久不得亦如何有疑臨到他說此一章却云子孫平日專務多聞多見故夫子告以聞疑是不欲其多聞多見此是甚說話且如一件事一人如此說自家也見未得須是大家都說出來這裏方見得果是如何這裏方可以得衆多之說相磨擦這裏方見得疑始分明

○徐開學示錄章曰此是三載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得是處故聞見須要多若聞見已多而不能開疑殆則胡龍把不悔又問尤編如何分尤其是見尤於人否曰是夫凡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然有尤自家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必有悔已既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此只是各將教重處對證又問雖在其中只此律可以待操否曰雖不待操若能無悔尤此自有轉緣道理若曰耕也雖在其中矣耕不求說直是求饒耕耕即有水旱凶荒之虞則有轉而餘學本為道直是求饒耕事既家尤悔則自可以待操如言直在其中矣又為子應子焉又應本不直是直然父子之道却要如此乃是直凡言在其中矣者道理皆如此又問聖人不教人求操人曰操在其中如何曰聖不教人只是教人見謹言行却把他那操不做文字看須是體量操重始得

○問學子錄章曰這也是一說蓋便是教人不要去做如程先生說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所動是也語語凡言在其中者蓋操那事相背且如父為子應子為父應本不干直事蓋直都在其中耕本是得食然有水旱凶荒則有餘在其中切問近思這只是講學不是求仁底事然做得精則仁亦在其中事處處處皆是切己去處此皆美教人只從這一路做去且其常那一邊然做得這一邊則那一邊自在其中也又曰惟是即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操在其中耕也餘在其中一章說得教及履周全如云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說盡了中矣又分兩節說學也操在其中耕也餘在其中又似教人謀道以求食底意思下

面却說要道不要貧便和根斬了

袁公問何為則民服章

○兼立錯枉集註謂大俗教而貴窮理曰若不居教如何窮理不窮理如何教人為兼立錯枉之本又曰人最要見得此與不是方有下手處如今人都不見得是非分別不出又曰須是居教窮理自做工夫方能照得人破若心不在焉則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以枉為直以直為枉矣明作

辛康子問使民教忠以勸章

△問使民教忠以勸曰莊只此一箇字上能說甚則下使寡數至於孝慈則是兩事孝慈是躬事之慈是以恩結之如此人方志於已教而教不能若孝慈之不善者便去之謀之刑之則民不解便難使來共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背勸使民字難看如這樣處當初只是大無着落了便休而今思之方如為

註說得未盡

○問康子之意必要使民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已所當為而民自應者方其端莊孝慈康章教不能不使民如此而後為做得自己工夫則民不期然而然者曰也是如此

或謂子矣不其然章

○問姚有政足使一家人言孝言否曰子海要至于此孝以鄉子家邦是也政一家之事也且不止是使使之孝孝及耳然孝友為之本也

○問此夫子雖以不仕之意告或人故托以告之然使夫子行時得位其為政之本此只說人倫上做將去曰文振希文義者得將更宜涵泳而升



如秦之趙同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綱五常變不得度臣依  
舊先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只是安頓得不好爾聖人所謂可  
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問者也如四時之運春夏秋冬是夏夏復  
必當是秋其間雖寒暑不能無殊度然四時之運終久不得也  
康節詩云千世萬世中原有人正與此意合時奉

○致遠則夫子總同而作則忠實損益之宜如何曰孔子有作則  
得將前代忠實而為之損益却不似商六損益得夏周只損益  
得二代又問孔子豈前代而損益之及其終也罷無害否曰  
無害實然

○問其所問者宜益其所多者宜損固事勢之必端但聖人於此  
成得恰好其他八則損益適差了些曰聖人便惜置一一中聖如  
周宋文極盛故秦興必降殺了周楚地無弱故秦必變為強

周楚地雖盛周威儀秦興一向簡易無情豈行齊事勢之  
必變但秦變得過了秦威儀地底虛度與定是寬大故云獨  
公素寬大長者秦既整封建之禁改易郡縣雖其宗族一舉割  
弱並漢遂大封同姓其不過制爵祿已處其害而封還制一舉  
主父廢遂以理之說施之武帝諸侯王只管割弱自之事以下  
直至魏宋無非割制宗室至此可謂極矣齊武起重用宗室皆  
是因其事勢不得不然有孫問本朝大勢是如何曰本朝雖五  
代備兵已收了實刑則一切却收了然州郡一齊困弱情  
慮之調應益所處其不濟數亦是此斟酌所致又如熙寧變法  
亦是當剪且消他之餘勢有不容已者但變之自不中道爾  
○先生謂儒問百世可知諸公看愚問者先來米如夫子之言否  
辭以為秦不過繼周故所問所革皆不可不考曰若就秦不能

總周制夫子之言不是始得夫子分明說百世可知希秦得先  
王之法一切掃除了然而所謂三綱五常這前不曾泯滅得如  
尊卑平臣類周室君臣強之禁這自有君臣之禮如立法  
說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皆有禮之類這自有父子兄弟夫  
婦之禮天地之常經自商總夏周總商秦總周以後皆變通箇  
不得秦之所謂損益亦見得周宋許多煩文繁禮如此故主要  
損其太過益其大處只是損益得人忠恕亦這事如此則建  
要做箇直截世界做箇没人情底所為你才化收法便死矣不  
有許多勞勞擾擾如說親親尊尊能護功之類皆不消如此只  
是直截去他亦只為箇自便計到得漢興雖未盡變亡秦  
之政如高文之寬仁然終皆足同秦之苛刻傷傷而損益其意  
也大綱總他寬厚到後便易將廢他便有強臣暴君之禍故也

武起來人損益前後之制事權歸上而激厲士大夫以嚴初  
非其危而祭之章

○問非其危而祭之如諸侯傳天子大夫傳諸侯之類人如士  
祭其妻親遠族亦非其危否曰此又如今人祭甚屬神都  
先非其危問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危曰亦是阿婆  
親遠族不當祭若無後者則如何曰這若無人祭其得無他  
祭自古無後者今當祭於宗子之家今何處計宗子若無後  
無存者妻一行之也難首莊

○問非其危而祭之尋常人家所當祭者只是祖先否曰誠又問  
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山川之神非其祭之  
以陽儒祀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却可祭○問六廟大正一  
祀或立尸或立薦尸薦亦可祭也人問中書之義如何曰古人



穴居當土室中間一殿取明故謂之中窗而今人以中堂名曰  
中窗者所以存古之義也又云中窗亦土地之神之稱五祀皆  
室神也

○子善問處子曰無勇道亦不為無所見但為之不力所以為  
無勇也曰固是見得是義而為之不力然也是先時見得未分  
明若已見得分明則行之自有力這般處著兩下並看却見義  
不為上喻因見得如之而不能為若從源頭上看下來乃是如  
之未至所以為之不力實然

四書朱子語類卷七

四書朱子得新卷八

論語三

八偷篇

孔子謂季氏章

○子升問某往而說不同，如今亦未見聖人之言端的處，如何便說之？意亦自當得，然只此便是天理，後或聖人言得固是，若意解一後人，看得有未端的處，人亦意義，此者雖在面前，有當知而未甚穩者，錄在後，如秋於利而行多怨，或者大說利而不擇，則自多怨，又尤人此意亦自此出，但以意言，親之入怨之，豈為分曉，故只提一說，未之

三家者以服讎章

○問三家者以服讎而還，爾自是不當用，更無可疑，何是服讎？周公便是，成王賜周公也，是成王不若武王，德之重也，三不是公道，是成王賜便不放道不走了，服讎自是武王之無，他人自是用他，不待成王已自用不得了，何況是用之於他人？

人而不仁如禮何章

○或問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曰：如禮何？謂其不索禮樂何？心中無須不和，而却非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放而後易之心入之，既不和，然不放，如何行得禮樂？譬如不若操御，必不索一御，何不若乘馬，必不索一馬，何又胡禮樂走玉帛，鼓之文，否？曰：看其文，第却是說玉帛鐘鼓之禮樂也，人得

○問人而不仁如禮樂何？雖季氏之說，則情在外之禮樂言之，如

三帛鐘鼓之類，程先生所謂無序而不和，却是主在內者言之，如何？曰：兩說只是一意，雖在內者無序而不和，故在外之禮樂亦不為我，因又問仁義禮智，皆正理也，而程子獨以仁為天下之正理，如何？曰：便是程子之說，有太寬處，此只是止慈寬，說四是以其專言者言之，否？曰：是也，如此

林放問禮之本章

○問禮與典，其義為治何也？曰：古人收物，擇淨無些微處，便是也，在禮只是大指，熟生用，無誠實人，覺一滑熟，亦便少說，曰：夫子何故只以他為容禮之本？曰：初頭只是如此，未幾後許多文飾，文飾都是後來事，然初頭只是容禮，初頭只是他，初亦未有那條條是對後來而言之，容也，既耳如竟上，皆三六當初只是他，地不為後來人稱，為他耳，寒微說

忠實，其當當初亦未有那條，只用後來文便稱為容，孔子曰：此是進內，雖而大初頭，自有忠實，在曰：三綱五常，亦禮之本，曰：初頭亦只有箇意耳，如君臣亦只是箇敬，而已未有許多

△問林放問禮之本一章，某者來，看易是楊時於外，實實而中，曰：如此說不得，天下事那一件不由心做？但德威威德未盡在，若易成修過去了，然都由心發，聖之於花，只是一箇心，却有一開而未全開，或有開而將綻，底那箇實底，便猶花之本，全開着，易成便猶花之綻，綻者，正如人之居喪，其初先其悲哀心，外面笑，然學來過當，便理了，那哀心，人之行禮，其初坐無些恭敬之心，亦像他裝得來，過當，便理了，那恭敬之心，而舍人初以書相，其不有恭敬之心，後來行得禮，敬重便使人厭



故取義於圖意謂精誠之至但足匪際而不待乎屬享何乎已  
自顧若欲而下觀而化也祭孝道同六盛而不義有年當若言  
其理也下觀而化也述其德也

○端是遠遠之中又說遠報本之中又報本蓋人於遠觀曾未養  
他成則其易感格如思其居處言笑此亦易感若夫遠者自非  
極其是誠不足以格之所以難下語者他此等處極要理會在此  
語中為大節而又曰聖人封祭祀之意深遠非常人所能知  
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元氣這一氣相傳德厚者祀先德薄者  
流半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待七廟諸侯大夫三祀處法  
當如此然聖人之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自出之帝以始祖祀  
之其已自無廟只是附於始祖之廟然又推天子得如此諸侯  
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薄俗祖視之人他從意

如何得到這處不是大段見得義理分明處如何推得聖人教  
本反始之言如此深遠非是待遠不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理  
則其人見得義理儘高以之觀他事自然泮然所以治天下不  
難也

○仁父問知楊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不難如何曰  
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  
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者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  
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理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則得  
治天下以上處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這鬼神生死之  
理却怕上祭見得着他說祭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既降有道  
理如此非其鬼而祭之一條亦說得行實非

○問知神之理何故治天下便易曰禮濟公說得已多須項而合

也見不得某注中且依約如此其或問以宗人德政孔子不說  
不可也未必是如此不知只是不敢說或曰只是知得報本不  
可亦不非是知此中庸明乎報嘗之義治國共知示諸樂亦如  
此說蓋神也爾大祭那裏有君臣之義有父子之親知得則大  
處是了便也自易司恐也只是既知得報本又知得名分又知  
得誠意而曰是此處游氏說詳好祭祀中說祭有十倫亦甚好  
子細看方知得不是空言

祭如在章

○問祭如在人子因是盡誠以祭不知真可使祖宗感格否司上  
言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這裏盡其誠敬祖宗之氣便在這  
裏只是箇根苗春如樹已枯朽透新根即接續這正氣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弟子平時見孔子祭祖先必祭先祖  
之時致其孝誠以祭鬼神也孔子嘗祭祖先之時孝心純焉雖  
死者已遠同時遠思若聲容可得得以獨盡其孝心以祀之也  
祭外神猶山林溪谷之神能與祭而者此孔子在官時也雖神  
明若有若亡聖人但盡其誠敬雖然如神時之未格得以此之  
樣也吾不與祭如不祭孔子自謂當祭之時必有故而使人極  
之禮雖不感然不得自盡其誠敬終是不滿于心也此氏所謂  
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蓋神明不可見惟此心  
實其誠敬者一在祭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  
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皆在祭此心之誠與不誠不必求之鬼  
鬼之間也

與其媚於奧

王孫賈問孔子曰：『子將已矣。』  
故有焉。無端焉之言。故亦須問有孔子之望。但其真智乎。固

自謂有權。可以引據。孔子也。子曰：『不然。』  
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隨地而行。便是天君。隨處而

理。便是得。得於天。天無所補。告而得。危其罪也。猶言。道遠以千  
道。乃是得。得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意。直極時。終與無權。由所

得而免乎。此是通辭。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  
而升

○問問禮。非於天。非註曰。天即理也。此指禮。非於天。非於天。即理也。  
得。非於此理也。而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

能為天。故至矣。即此道理。天故曰。其體即謂之天。其主宰  
即謂之帝。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雖是理如此。亦須是上。有

詳詳者。以其樂之多也。既詳則不可復令。今法令明備。雖多  
定。豈可更略。略則害充。充則害亡。故曰。

○子入太廟。每事問。宗廟朝廷。重事。自用。還雖知。亦問。曰。是當然  
必有差失。處每常。思重行事。所以辨處。多。有思之心。且如

使人。做一事。丁寧。律。律。其中。已有意。以為。易曉。而。思之。不。為。者  
少。問事之。差。處。都。由。那。忽。處。生。出。

射不主皮章  
○皮。問射。不主皮。是。說。不。取。於。貴。貴。以。先。王。設。射。謂。射。夫。之。射。以  
成。天下。宜。不。射。射。得。中。中。如。不。失。其。射。合。夫。如。破。餘。故。小。紀。陸

此。大。祀。之。類。皆。是。要。得。透。意。固。以。不。主。皮。為。貴。而。但。欲。各。中。而  
已。是。射。射。之。時。先。習。禮。容。然。習。禮。容。之。人。未。必。皆。勇。敢。也。大。若

以。貴。事。為。貴。則。夫。所。以。習。禮。之。意。故。謂。有。人。體。立。心。正。情。誠  
引。夫。又。審。固。若。射。不。貴。其。體。容。自。可。取。豈。可。安。貴。其。貴。事。哉  
此。所以。謂。為。力。不。同。科。也。時。來

○或說居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據者有以先儒謂居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為義者此言司治使臣不以禮則臣可以事君而不忠乎居使臣不以禮臣則有失而已矣事之不以忠非人臣之所宜為也先生曰此說甚好然只說得一邊其民謂居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亦有樂居之意亦不專主人臣而言也如孟子言居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此豈孟子教人臣如此哉正以樂其居之不以禮遇臣下爾為君當如為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為臣當盡為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如聖人之言本末兩盡也

樂雖樂而不淫章

○問樂雖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此言作詩之人無不淫哀不傷

樂雖樂而不淫章

也問此詩是何人作曰此是宮中人作是宮中人所得教者以配君子未得則哀則樂然當哀而哀而亦止於樂則反則則哀不過其則常樂而樂而亦止於樂則哀不過其則此其情性之正也

○問樂雖之詩得情性之正如此學者須是玩其辭審其音而後知之而只就其辭便是得若審其音之則雖是樂之卒章改而離之則離者樂之卒章之故楚辭有龍曰是也前面須更有但今不可考耳

○問審其音如何曰辭義音節亦得其正如人傳德康作康後後操當親未審則其聲欲奪親性了商弦今於宮弦相似也宮為足是後後之聲其聲情怨嘆意如人聞相似便可見音節也

哀公問宰我章

○問古者各樹其新宜也木以為社不知以木達主還便以樹為主曰前古人意思以樹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則不知周禮載社主是知何曰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鬯帛就廟社請神以征如今廟祭之類社主是禮若有違主何所藏之古者惟長樹之社屋之

管仲之器小哉章

○林闕一問度望福澤規模平狹只是一意不曰其當時下此兩句便是有器同今至問朋友各說其意致重去度望福澤言

管仲之器小哉章

納不待之管仲志於功利利極成心色滿足他使器事處不不從反身修德上微來故規模平狹而祀禮器小可也然則則知禮樂者云管仲以正天下正諸侯為莫大之功却不和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成事更大於此此所以為小也先夫曰必兼善上面兩句方見得它器小蓋兼善而祀禮便是兼善而善不待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為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祀禮無所忌也亦嫌他功在功利上求所以施放不通如此才做到此便不啻自足矣古人端王伯以為王者兼有天下伯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而固是也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實出于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焉為不肖惟其體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為之欲其功蓋歸于己故四方皆歸皆歸其國天下但有伯而不讓如有天子此其所以為功利之心也

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至成云。王伯之分。固如此。其即康節多說。至王帝伯之道。不如皇帝與王。又有何異。同是時使之然耶。此亦是其德有厚薄。皇與帝。終是自然。然帝亦常用兵戰。固亦不是。全然無所作為也。時舉

◎問。管仲之器小哉。器小只是以資賢言之。否。曰。然。若以李開光滿之。則小須可大。曰。固是。曰。先生謂其度。至極淺。規。至平。準。此二句。盡得器小之義。否。曰。前日亦要改度。度。實作。讀。盡。至。才。說。度。量。便。以。六。尺。大。處。看。了。人。只。緣。見。小。故。器。量。小。後。又。忘。量。亦。不。須。改。度。量。或。言。其。資。賢。規。模。是。言。其。所。器。惟。其。器。小。故。所。為。亦。便。拓。不。關。只。欲。去。後。而。添。說。所。以。如。此。者。只。緣。不。知。器。以。充

留學錄

之。意。管仲只緣器量小。故才做得他處。無所施。後。路。通。遂。至。於。希。無。紀。禮。希。與。紀。禮。便。是。那。器。小。底。影。子。若。遇。器。大。者。自然。不。至。如。此。看。有。甚。功。業。處。之。如。無。胡。文。定。春。秋。專。即。只。如。執。轡。空。坐。為。器。小。此。太。拘。泥。固。言。管仲相。公。以。後。楚。襄。王。問。他。已。早。昭。王。不。返。二。事。便。見。他。只。得。如。此。休。嫌。楚。襄。王。時。恐。他。中。夏。尊。統。稱。王。其。罪。大。矣。如。何。不。聖。賢。蓋。才。說。著。此。事。變。決。不。肯。服。便。事。勢。不。得。故。只。辱。此。年。代。又。連。已。休。底。罪。過。及。些。小。不。供。言。去。問。他。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添。較。只。要。他。精。精。進。進。便。收。殺。了。此。亦。是。器。小。之。故。才。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處。

◎問。管仲小器。而以化本領漢。只做得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視。耶。攬。得。極。好。大。器。其。規。矩。準。繩。無。施。不。可。管仲器小。只做得這一件事。及三歸反玷等事。用處皆小。上蔡說得來。未

如。曰。則。其。得。君。而。尊。政。夫。豈。以。天。下。為。心。哉。不。過。濟。平。日。之。欲。而已。管仲又豈止如此。若如此。又豈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夫。自。正。心。誠。意。以。天。乎。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只。隨。實。業。去。做。管仲資賢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來。不。是。自。自。家。心。地。裏。理。中。現。出。使。高。祖。太。宗。當。漢。武。則。自。不。得。若。當。桓。大。尚。未。可。知。而。使。二。君。無。聖。賢。大。時。還。在。其。上。道。出。其。下。曰。固。知。精。密。做。工。天。多。年。始。大。計。已。六。年。一。一。已。自。甚。快。但。管仲作內政。盡。民。財。力。出。所以。得。威。外。諸。侯。漢。高。祖。初。起。至。入。秦。只。是。房。樛。傳。衣。與。項。羽。何。異。但。寬。大。不。肯。殺。人。平。秦。以。背。虛。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所以。拒。傑。夷。國。故。大。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精。密。無。調。攝。不

留學錄

如。凡。則。天。下。使。我。而。去。之。如。太。深。從。後。善。不。得。已。然。當時。只。有。茂。丁。歲。祿。得。人。又。曰。謀。辱。與。齊。合。之。時。不。同。漢。辱。善。會。得。又。曰。謝。氏。即。言。于。雲。之。說。不。然。曰。他。緣。走。快。只。認。得。聖。賢。處。意。思。便。說。將。去。無。所。往。而。不。利。無。所。還。而。不。無。所。為。而。不。成。無。所。愛。而。不。可。以。之。為。己。則。順。而。得。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則。家。無。所。處。而。不。當。當。肯。不。能。從。實。處。不。能。移。成。或。不。能。展。要。之。大。器。即。此。便。是。如。上。蔡。只。認。得。富。貴。不。能。淫。辱。

子語魯大師樂章

◎問。始作翕如也。翕無之初。作五聲六律合同。而奏。故曰翕如從者。故也。然聲奇。然楊出。其清濁高下相濟。而和。阮是清濁高下相濟。而和了。就中又各有條理。雖然。而明不用說。翕如。有。如。聲。

以其聲相連續而樂終其奏言自始至終皆條理如此曰此亦是據天子所說如此古樂既亡無可考處但見五聲六律俞然同奏其聲音又純然而和更無一聲參差若有一聲參差便不成樂且如一宮只得七聲若黃鍾一宮合得姑洗等七聲或少一聲也不得多一聲也不得自事

優射人請見章

○問古人相見皆有禮節之詞而論語獨載儀射人之言及出使說二三子何患於無學是他如何便見得曰其言謂道義雖好若如何從者見之復便見得夫子忠此道也見得優射人高處據他諸君子之至恭斯言未嘗不得見他大段見得射人多所以一見之頃便見得聖人出大段當問之未高多有發人弟子在彼人得而見之至之云到孟子時事體又利如公都子告子

萬事之徒尚不知孟子況其他乎而然復大

子謂韶盡美矣章

○子謂韶盡美矣章曰後世所謂文武之樂亦足說韶盡美變出來韶舞不通此象那此平天威六府三事九治天下歸地和平底意思或舞不通象當時夜商底意思觀此二箇意思自是有優劣但韶舞其時則當時聚一團人爲天下雲石龍騰散武王只得去後若便文王時得到武王時他則習習又不消散武王也只將後舜列這裏也若後世恐舜文德感其徒夫自相繼以歸之亦未可知但武王之時只將如此做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性自是有底身是幾身上做得來其實只是果實亦有些子不相似處耳

○韶與武今皆不可考但當所謂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之功惟教

凡教惟教之用休動之以凡教此便是作韶樂之本也所謂凡德之教凡體之樂是也看得此教本走下之人作教不如當時如何取之以爲樂却以此動在下之人武王之武有樂便見得是樂便射之事其所謂此出者乃是自南而北伐射也看得樂象便不修此和韶樂只是和而已故武所以未盡善又云無聲也易得士夫如唐太宗破陣樂今已不可考矣

○問學者美之貴曰美矣言功善是言德如舜九功惟教凡教惟教與武王仗大義以救民此其功都一般不爭多只是德威武王使不同曰未盡善亦是征伐未滿意否曰善只是德威武王身上事不干征伐事曰是就武王反之威者否曰是射教曰必惡拆違無征伐也自是不同征伐是罰不得已曰亦在其中然不專就此說厚而既征伐處走了何故又有不得已意曰征

伐底固是必竟其如此也所以孔子再三稱文王至德其意亦可見矣樂便是聖人影子處處未盡善便是那裏有未滿處

章

○問子謂韶盡美矣章引程氏曰先舜湯矣其樂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通之時然舜使舜通湯武之時不知如何只怕舜德感人自歸之若是大段貞固不得已也須征伐和伐苗是也又問舜性之湯武反之地位亦自不同曰舜之德如此人儘著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撞著不好時節

○湯武之征伐只知一意剛但教民而已不知其他則樂而知其德乎舜與武王固不待論公且論湯武則其及之至與未至雖成後事所教然使如諸其言恐亦不待開樂而知



之也。請問曰：以有觀之，湯必寬及之，工夫一。在處作民，得湯處觀之，如以禮制心，以義制事，等語，又自謂有漸德，覺足不，是往往自此，蓋亦加功，如武王大放，其數封之罪，靜氣，處如湯，便都不如此。

居上不寬章

○居上而不寬，為禮而不教，臨民而不義，更無可據，以為觀者矣。蓋寬也，殺也，殺也，所謂本也。其本既亡，則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禮義之節，弊病交注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能殺，能教，能化，則雖其他有美處，皆不在論堂之限矣。如臨須是幾分，此它勝之中，看那箇嚴，那箇嚴，若只似水相似，史記言道，是廣無可說矣。

讀書錄卷八

朱子語類卷八

論語四

里仁為美

里仁為美章

○或問里仁一篇自首至觀過斯知仁矣都是說仁里仁為美是  
指言仁厚之德觀過斯知仁是指言惡感仁其地則皆就心  
德上說曰雖是如此然統體便都是那箇仁如里有仁厚之  
俗便那一里之人這心不大故走作所以有仁厚之俗觀過斯  
知仁便是這道理

○問此章謝氏引孟子擇術為證如何曰聖人本為不先擇術  
古人必擇術而後處世是公齊事則同今人故世若此土宜  
宜以此鄉俗美而徙遷則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近而古

之若一鄉之人皆為惡俗吾豈可不知所避聖人言擇術擇術  
正必欲求奇說今為通如何今人說文字眼前說近處他自  
說遠在外處他自說向義本近說他常人要引說身上未  
說身上人要引說心裏未說不可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問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此四句却相背知者則知天理之為是而必循之知人欲之為  
非而必去之所以能處約處樂而不至於盜匪淫曰如此說時  
便是硬去做都不見利仁成意思如要仁者他便足仁了更不  
用謀如所謂利仁者是真箇見得這仁愛底一箇物事好了箇  
甘美甜香而不甘於粗糲若只是關人說這箇是行自家也勢  
難日得是如此却如何得如解義之說我已如何得利仁底意

便只是硬去做丁

○問既說夫其本心則使解濫而必以夫古之何故曰也有時  
下來肯應此做底聖人說話極而今說這此不仁則約便濫無  
從濫也有不便應此底義

△至之說仁者安仁曰仁者心便是仁平處多了一安字如者利  
仁本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善勝所在人知得無私意  
處是解所以在這裏下分言計要充去箇私意便是利仁

○劉器夫問安仁利仁之別曰安仁者不知有私如帶之忘腰帶  
之忘足利仁者是見仁為一物說之則利去之則害此理  
○蕭崇昭問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而惟聖人自誠而明令下便  
自安仁若自明而誠須是利仁

○仁如第一無世間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深者  
也子思子貢得知之深者也如程門之尹氏則仁屬上蔡則知  
得少

○問不能無遠近情親之間如何曰亦只是內外毫髮善心渾然  
一理無內外遠近情親這般分別說極遠處上蔡牛常有過  
當處此却他人說不到先生存三編安仁則一利仁則三之乃  
為群中未有及此者因說云此公見處宜比高利仁食利為

之未要做造成且說成做未要做造成此就粗底說問安仁  
者非顏回以上不知此便是聖人之事乎曰是須知非顏回  
以上不知此來到顏回此知得此未猶未到安處也

○蕭崇昭說此章先生云注中引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如何答  
云只是好惡當理便是公正先生曰程子只著箇公正二字

善惡人不理會得成以無私心解公平好惡當於理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好惡人未必當於理惟仁者無私心而好惡人皆當於理也時文

○問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善而惡惡天下之情若稍有私見私心則好惡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渾然正理見人之善者則好之見不善者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存心都然大公絕無私係成見得善惡十分分明而好惡無不當於理故謂之能好能惡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好善之心公平正者理之符也一言之中體用俱全

分志於仁章

○司馬公仁矣分志仁時使無惡若問斷不志仁時惡人生或云也非心所欲為惡則心所欲回惡是故十形外通是偶然過惡

明義

富貴章

○或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者賤不若安於貧何曰此語固未便須知如何此安於義是安命蓋何求於義安於義理而已不富貴而得富貴則富貴理不處不富貴而得貧賤則貧賤理已無憾處之何富貴人所同欲若不于爾便然了貧賤人所同是自家既無他義理若更於其中分我我不當賤賤便不處賤了則富貴貴而貪賤賤便不處賤

△又問問富貴一曰富貴不以非道得之曰非道得而求之此又是取乎人而得之者便設有自到面前者手知其有一毫不足處也不肯處譬如秀才進士有一人先得放官題目將出來看只要三兩錢便可了行人走是些去官惟

到這裏見得處方是有學力聖人言語可以言語解通一便休了須是實體於身灼然行得方是讀書時來

○富貴貧賤與賤一事其以學力而得者皆貧賤處則新得下方有用工處先生曰這裏介乎分曉須要放下而工夫若做放下而工夫介上而事愈覺分外然又何惡不仁者直是如此做則曰只緣是不要一熱不仁底事著在身上又曰如此看方是文

○子思曰此言以且如不處不若若處賈好處所見精明便於這裏也他見得只是未必到無終食不處處惡思不處不去乃是大脚處好了如家工夫分下得若上而無生脚處了下面工夫則終了見聖人之意不獨是教人於富貴賤處做工夫須是到終食不處解淨曉決都用工夫方可

○教之同富貴賤聖人教人要將舍別取食到箇真切處後隨道理做去有一般各弱之人却只是人欲止行便是不處賤處人先生曰聖人這處恰似世間事用工夫儘多聖人未嘗肯肯賤上做工夫不處處富貴賤時節人如何做工夫無不處則過了這處聖人且立箇大界限先要人分別得賤賤處君子去仁便是不處賤君子希聖人便得來似味下面便見到細細處是此空而後而方到細處若不處賤處用工便要他地細細處也不得須知節節有二夫利了一重又一重若了一節又一節教之云此章此三句可謂緊切雖然只說存養未說仁處要聖人自體認看先生笑曰公人如此所見這處未是極處更要去言外時道理如何得聖人處處不處此語成處正是好界力處却如此輕說過了眾人只是箇心聖人也只是

這箇心存得在這裏道理便在這裏。從古聖賢只是要理會這箇物事。保養得這箇在那裏不從這裏做出。

○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此一節。且說箇粗底。方說箇君子成。說裏面更多。有事在然。先會做這事。方始能不大其仁。說他得定。然後存養之功。自此漸漸加緊。如孟子言。養利之間。雖從間字上看。但孟子之言。亦說孔子之言。詳緩學者。須就這上著力。今學者都不識。才著有些利害。便一齊放倒了。無常向朋友說。如此。就這上立行。脚位方是。雖得泥水。若不如。則是在泥裏。作才。要人困在泥裏去。說得道理。也沒安頓處。如大學所謂。致其意者。毋自欺也。毋自欺。有少少事。此却只就小人間。居為不。見君子。而後佩服。情其不善。而著其善處。為善。先要去了這箇。蓋不切。則強無所施。不疎。則靡無所措。於人曰。君子。

貴是莫要實成是命。

○問。富貴貴是人之所欲。也。一書曰。如孔子言。便是自平居時。說到那這大無事之際。如孟子言。最要緊。生處。却又說。意處。有打得過時。如閒居時。即有照管不到處。失之。

△問。李師問。造次之義。曰。此謂造次之。則言草草不成禮也。便是此意。左傳。謂造次。亦只是。行止不為久計之意。是也。

○聖師問。造次之。分別。然。復存養之功。存養之功。則取舍之分。分明。如何。曰。此言。為外大小。皆當。理會。外務。不。理。知。行。則。內。何。以。為。因。此。根本。內。舉。有。四。此。根本。而。外。行。不。理。則。亦。為。之。操。奪。如。世。間。有。小。小。廉。由。謹。而。能。大。節。無。可。取。者。亦。有。外。面。界。分。明。而。內。守。不。固。者。可。也。

我未見好仁者。

○問。好仁。即便會。惡。不。仁。惡。不。仁。便。會。好。仁。今。並。言。如何。曰。問。是。好。仁。能。惡。不。仁。然。有。一。般。天。資。寬。厚。溫。和。成。人。好。仁。之。意。較。多。惡。人。之。意。較。少。一。般。天。資。剛。毅。奮。發。成。人。惡。人。之。意。較。多。好。仁。之。意。較。少。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這。實。便。是。好。惡。樣。子。問。此。處。以。成。德。而。言。便。是。願。子。得。一。善。奉。服。膺。帶。于。仕。宦。而。道。遠。與。終。手。足。處。是。這。此。位。否。曰。此。

○好。仁。者。自。是。那。一。等。天。資。純。粹。成。人。亦。其。真。如。仁。之。子。好。而。實。好。之。故。視。天。下。之。物。無。以。尚。乎。此。惡。不。仁。者。又。是。那。一。等。天。資。耿。介。成。人。亦。其。真。知。不。仁。之。可。惡。而。實。惡。之。故。凡。一。等。天。資。使。覺。如。諸。已。若。好。仁。而。有。以。尚。之。這。便。不。是。真。好。惡。不。仁。而。未。見。有。所。不。當。為。這。便。不。是。真。惡。然。好。仁。者。終。不。仁。不。惡。終。是。好。惡。意。思。多。惡。不。仁。者。終。不。好。終。是。惡。惡。意。思。多。好。仁。

非。謂。曾。未。易。為。惡。不。仁。恐。伯。夷。叔。齊。方。始。嘗。得。時。舉。曰。利。仁。者。即。是。好。仁。者。否。曰。好。仁。惡。不。仁。皆。利。仁。者。之。事。將。舉。曰。豈。有。之。矣。成。未。之。見。也。是。言。未。見。用。力。成。人。還。是。未。見。用。力。而。力。不。足。之。人。曰。此。意。要。人。只。是。言。其。用。力。者。之。難。得。用。力。之。好。者。固。未。之。見。到。實。集。昏。弱。欲。進。而。不。能。者。未。未。之。見。可。見。用。力。者。難。得。也。

○問。好。仁。豈。不。仁。有。釋。義。否。曰。也。雖。有。些。輕。重。好。仁。是。他。實。實。厚。和。重。惡。不。仁。是。他。教。方。正。好。仁。則。於。仁。此。體。上。多。些。惡。不。仁。則。於。義。此。體。上。多。些。好。仁。只。知。有。仁。而。不。見。不。仁。未。忘。他。惡。不。仁。是。單。得。知。這。病。痛。惟。恐。來。害。他。與。安。行。強。行。相。似。好。仁。是。成。強。成。人。平。生。未。忘。病。亦。不。知。有。病。痛。惡。不。仁。是。單。放。病。害。知。得。病。源。惟。恐。病。來。侵。害。惡。不。仁。終。是。病。件。好。仁。却。詳。論。了。樂。

者未能好仁且從惡不仁上發將去庶幾登賢

○問善好仁惡不仁曰此亦以賢品而言若有一子人只知好仁

更不管惡不仁事一等人專是惡不仁惡多然其不從不仁

者加乎其身則所為必無不仁矣然必盡好仁之心終是將便

直絲他只低著頭自去做了惡不仁者却與此立角云

雖在如顏子明道是好人孟子伊川是惡不仁康節近於好仁

橫渠近惡不仁

△問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曰此心做汝發條打一暴動

便在是若能使得多少力雖云用力却不全用力

○問好仁惡不仁誰不可得求能一旦全然用力不盡力之不足

回頭是立志為先這義使隨他發是夫情上透天後問二日用

其力將志氣合便如何用力說義較多志氣在上而了意之

所至義必至焉這志如大將一機情得一與三單體

不立若能立志自能成便是大志義之妙也

來意地要發義地雖弱亦只是志不立意不自是

為這義使志在這義處便在道裏同舉手而言曰心在這手

上手候我在這脚上脚便與義自是相隨若真箇要來在

意意力不足聖人又說道亦有一般盡力而力不足之人可

見存弱之身如這般人也直是少些之間這事聖人前面說

句已成中間說兩能用力而無不足底人說到有用力而力不

足或有許多次第所以語學者否曰也不是語學者但言

成德之事已不可見而用力於仁者亦無己焉

○問集注云好仁者其知仁之可好故求天下之物無以加之

不仁者其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不能他求去不仁之

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吾身此亦只是利仁事

○問集注云之所至義亦至焉以深觀之亦有始立之意不

以神久觀之義者曰也此意不足問善得志完全時足

否曰持守謹密講學考索凡聖人所說底當若去做則須有一

箇本領曰貫通成只是敬阿南軒云敬字貫通動靜以靜為

本曰靜是說靜主靜上說則時若靜坐些小也不妨因來則道

敬上落且靜坐候時即在杖履聲中明道言賢只是靜恭

該更不去行上恭對以無可行成明道教他且靜坐若是在家

有父母合家當來養有事務合當處接不成只管靜坐休

○問集注云云之所至義亦至焉以深觀之亦有始立之意不

以神久觀之義者曰也此意不足問善得志完全時足

否曰持守謹密講學考索凡聖人所說底當若去做則須有一

箇本領曰貫通成只是敬阿南軒云敬字貫通動靜以靜為

本曰靜是說靜主靜上說則時若靜坐些小也不妨因來則道

敬上落且靜坐候時即在杖履聲中明道言賢只是靜恭

該更不去行上恭對以無可行成明道教他且靜坐若是在家

有父母合家當來養有事務合當處接不成只管靜坐休

○問集注云云之所至義亦至焉以深觀之亦有始立之意不

以神久觀之義者曰也此意不足問善得志完全時足

否曰持守謹密講學考索凡聖人所說底當若去做則須有一

箇本領曰貫通成只是敬阿南軒云敬字貫通動靜以靜為

本曰靜是說靜主靜上說則時若靜坐些小也不妨因來則道

敬上落且靜坐候時即在杖履聲中明道言賢只是靜恭

該更不去行上恭對以無可行成明道教他且靜坐若是在家

有父母合家當來養有事務合當處接不成只管靜坐休

○問：親通知仁一章，曰：此是說人有過失處，龍之謂如一人有過失，或做錯了事，便觀其足過於厚，走過於薄，過於厚處，雖走不足，然可恕，亦是仁者之類，過於薄處，便不得，便是仁不了。知仁只是如其仁，與不仁而已。

△非是專要在過上着仁。蓋就過上亦可以知仁。矣

問觀過知仁曰先儒說得仁來大了學者只管逐句愛說無不如此仁字說較淺不是仁者安仁之仁如有好成人無私意而過只是理會事錯了便是見得仁在不好成人有私意便無過私不蔽情他有仁如禮說得仁者之過易辭仁者之過只是聖人會事錯了無私意故易說不仁之過是有私意故難說此亦  
朱觀過知仁意詳

△聖人之言寬舒無所偏倚如云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之過而知夫仁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夫聖人本意矣

新聞道章

○同義注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然者思道之大者莫道中庸父子夫婦朋友之倫而其有親有義有別有信學者苟欲一之知則就不聞焉不即使之死則亦覺未甚濟得事然而所謂道者果何處其切至當處又何以使人聞待而過死亦無益哉道豈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但公既未甚濟得事第恐知之未真耳若欲知其真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守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為聖賢焉一即死則亦不至吝味過了一生如金然然是以為人必以聞道為貴也曰所謂聞者其是大而天哉

聖人非欲人開道而必死但深言之不可不開耳若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開道雖長生亦何爲使自明白固然若人而開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開道則生也死了死也枉了此視

△新聞道元死可異此間是知得到信得又方走聞道故雖死可也若以聽人之說爲聞道若如此便死亦可謂枉死了（雙）  
○朝聞道夕死可矣二先生之說初無甚異蓋道却是事物當然之理見得誠即隨生隨死皆有折處生固所欲死亦無害

上志谷道報

問志於心而恥惡於惡者既立志還如何如此因有達觀  
 半上平底人其所謂志也是志得不力只是名爲志道又非  
 物未該則人變遷了這箇就不濟事是則

先生問學者有志於仁者無惡也與士志於道而不取辱者惡食者未及再嘆也前而哲志於仁則能無惡惡故其志於道而體有此惡其志則一而其病不同如何語又言不合司仁者柔而有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底所以必無惡志若謂則其得未則此人何忠於學當志於道也若志得未底是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惡食之事人恥惡衣食亦有效樣今人不能甘粗糲之衣食又是一樣若恥惡衣惡食者則只是恥若得未是怕人笑羞不如人而己所以不足為恥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文鉅問君子之於天下也一羣曰義是吾心所欲之宜者見事

合德地感則機而應之矣無所執也時來

○致之問義之與此是處是義所上者在義而自不消亦猶言只是無通無義者義理合如何處物為義只存義理合如何區處他處當實便當實義當實財使實財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只存義理合如何實

○問上蔡所謂於無可無不可之問有義存焉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凡事皆有一箇合宜底道理須是見得分明那裏是不差然復得是當則義而宜也但須處得合宜故曰處物為義

君子懷德章

△君子懷利如禮記所謂是法令又如蕭放教之類字是又謂如問國之大禁而後欲入是豈回不必如此說只此懷利一句亦可為解如這般實底事不做亦大限好了

君子懷土章

△此是君子小人相對而言君子之說得之若一半說底使然然則字意字下又著除字又問懷利可只是君子心常存於大德君子使忠孝成小人使忠孝成則

放利而行章

○放利而行多悲是是便宜成人凡事只認自家有便宜處做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悲也非  
○放利而行只據此說去亦要能盡無悲於人但據道理者須道是耶有然者如何他作他放利則慘理則私其取怨之多必矣

○或說放利而行義明云此非斯斯然為利但是依放利而行是外不為利而內實有為利底意思向才是放時便是為利了莫有而樣若是外不為利而內實有為利利心是於斯斯

然為利者義則

能以讓禮為國章

○讓是解禮之實處前使見拜俯儀而以是為禮何足取信於人讓者卑云凡事舉就自家身上檢出些子解尊必卑辭多受少底意多方是禮之實

○問讓者禮之實也其是辭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故曰讓是禮之實可也若玉帛交鋒同是禮之文而擊而曲本升降跪抱也只是禮之文可以偽為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偽不得既有是實自然感動作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人之本以動人如何感化得此問如禮何一句從來諸先生都說得費力今王說定禮之實則此句充分判明前果於這般處也自測略才故說得定了便只是是也

問不能以讓禮為國章

△問不能以讓禮為國如禮何語家解義却是辭做如國何了只是如此如諸家所說則便當做作如國何大率堯王之為禮讓正要朴實頭用若不能以此為國則是禮為虛文爾其如禮何

問禮者自存心恭讓章

○問禮者自存心恭讓至於事為之節文是未本而言也義者禮之實所為恭讓辭讓之心是也君子欲治其國亦須是自家盡得恭讓辭讓之心方能以禮為國所謂一家讓一國典讓則為國何難之有不能盡恭讓辭讓之心則定無實於非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況為國乎所以不奈禮之節文何以為國而利

不忠無往章

○不忠無已知未為可知也不忠人之不已知忠不知人也這箇須看聖人所說民語意只是教人不求知但盡其在我之實而





回不怒不理會得一只是不理會待理會言不待使言一詩  
天貴高者泥為佛老低者只成一團泥定物事在泥裏人回已  
門許多人大子獨告曾子是如何惟曾子直曉得許多道理但  
本和其體之一辭復問已前問先生言惜學者之事以明之安  
疑忠恕對一以貫之不遇今日忽然有符未對得極通一以貫  
之即忠恕忠恕即一以貫之如是忠恕已惟未去為忠恕也只是  
一箇物事惟未去做許多即一以貫之弊於此中人見得學者  
亦有以貫之夫子則是一以貫之學者能貫已而入惟此以及  
物亦是一以貫之所以不同者非是字樣不同夫子以天學者  
川力回學者無一以貫之夫子之道以此處學者只是這箇  
也惟未去就道變化如一株樹開一樹花生一樹子其而便自  
然有一箇主宰又曰忠者天道忠者人道天道是體人道是用

動以天只是自然

○問忠恕一貫即不要先將忠恕見且看一貫底意是如光見  
明後德教民於時與夫子立之斯立勸之斯和這須從裏面  
發出方會如此曾子工夫已到如事親從兄如忠信悌敬未  
條萬條一身親歷之聖人一無他便體元來只從一箇心中出  
出來如後未字約之說只是曾子為賢每事必反諸身所謂  
所措禮必窮到底始只守箇約却反貫處忠恕本來是一貫  
聖人喜以一貫之說故曾子借此二字以明之忠恕是樂者  
事如欲子之孝於我必當先孝於親弟之弟於我必當先  
其兄如欲人不侵於我須先不侵於人欲人不勝我須先不  
於人聖人一言是無作偽忠恕是有作為成符簡有作為成  
符簡無作為偽又曰曾子是事實上做出子貫是就識上見得

看來曾子從實處做一貫遂上去子貫雖是和得教似薄在如  
識上高

○又問理一分殊回聖人未嘗言理一多只言分殊蓋能於分殊  
中事事物物頭頭項項理會得其常然後方知理本一貫不  
如萬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聖人千古萬  
語教人學者終身從事只是理會這箇要得事事物物頭頭項  
件件各如其所當然而得其所當然只此便是此一矣如獅子頭  
橋頭一知小則不甚費力曾子之原遠件運事一一根底著落  
到底孔子見他用力如此故告以各道一以貫之若曾子元不  
自理會得萬殊之理則所謂一貫者實箇什麼蓋曾子知萬事  
各有一理而未知萬理本乎一理故聖人指以攝之曾子應以  
言下有得於心忠恕二字太然分明且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是子多事要理會做甚歷如曾子問一箇問禮之由新如此  
是理會得川流不息見得教化處耳孔子於射禮從容乎此者  
也學者或說恐難而模稜所以存者乎此者也格物者窮究乎  
此者也致知者具知乎此者也如此著實用功即如此著實  
到那田地而理一之理自自然然其中一一些實不是虛頭說  
話

○所謂一貫者會萬殊於一貫如曾子是於聖人一言一行上一  
一踐履即于細理會過了不是然而得之觀曾子問中問後  
禮之變曲折無不詳盡便可見曾子當時功夫是一一理會透  
來聖人知曾子許多道理聖人會得便以一貫悟之履它知曾  
多道理却只是一箇道理曾子到此亦是它踐履處都理會過  
了。一生豁然如此是一箇道理透應曰貫及至門人問之便云

志怒而已矣。志是大志，志是遠志者，一理也。但便是條貫萬殊，皆自此出。朱釋萬殊，却只一理，所謂貫也。子貢平日，是於前言往行上著功夫，於見識上做得來，到夫子時，其亦以聖人爲多學而識之故，問之于貢，方以爲是夫子遠以一貫告之。子貢聞此，則無語。亦未見得子貢已會得理，今不待自今觀之。夫子只以一貫告此二人，亦須是它亦會得理，亦不曾說與領會不得底人。曾子是復舊，曾子做到子貢是持開，曾子做到夫子令二人之外，別不曾說不以今人動便說一貫也。所謂一者，對萬而言，今却不可去一上，是須是去萬上，理會若只見夫子語一貫，便得許多合做底事，都不做，只理會一，不知都有箇告底。

○志怒一以貫之。曾子假志怒二字，以發明一貫之理。蓋曾子平日無所不察，禮記諸書，曾子事事不理會來，但未知所以教夫子於此者，而曾子問其曉之，而無教。曾孫問告子貢一以貫之義，集注云：彼以行言，此以知言。是說二子所到上，且如何看上下海脉是如此。夫子告曾子，曾子以說夫子之遺意，怒而已矣。這說行上，也。夫子告子貢，子貢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這只是說知上，說曾孫則兼大學及問云心之物，實主於身。此雖則有仁義禮智信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以呈身之所具身之所接，皆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故有一貫之理，曰其施之若臣則君臣義施之，父子則父子親施之，兄弟則兄弟和施之，夫婦則夫婦別，都只由這箇心，如今要說此心，又云道者一處說，除陽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此心爲又云

如千部文字，萬部文字，字字如此，行而面如此，好人道是聖賢，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此只是一箇印板印得去，千部萬部，多只是一箇印板，又云：且看海濱如卿雲等處，待人接物，千頭萬狀，是多是少，聖人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去，大明道說志怒當時，或錄件好。

○或問夫子告曾子以吾進一以貫之，姓李于貢子一以貫之之說，曾子是以行言，子貢是以知言。蓋曾子平日於事上磨，其做得來，已周匝，皆發力行，以足未處，夫子一語，他便處如孟子所謂有如此而化之者，之則定是如作者，得一陣而便發出來，其所以爲聖子貢却以知言，故特能得聖人多愛他。此語所以非告二人，門人以此中此二字所學之理，深與曾子和他與門人之言，便有箇簡明，故頭亦以此符物處于

貢多說這話，得了便休，更沒收教。夫子率于貢，嫌他曉得聖教多，與他說話，但都沒收教。加于如不言處，也沒收教。或曰此言性與天道處，却是他有得處，答曰然。

○今有一種學者，受說自某月某日，有一箇悟處，便覺不問及問，也如何。此時人却不見，便是曾子傳夫子一貫之道也。須可說也。須有箇未處，以做甚麼工夫，周匝磨，說話方能如此。今若云卻不可說，只是戒自某月某日，爲始已前，都不是已後，都是則無此理已前，有是時已後，也有不是時，孟人心存心之決，只在一息之間，此心常存，則皆是此心，亡便不是聖賢教人，亦只據眼前便著實做將去。孟子謂自說，備作心養性，若孔子則亦不說此模樣，但云樂而時習之，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與父忠而親仁，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於言，就有

道高王馬類同仁則曰非禮勿觀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弓問仁則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問仁則曰其言也訥此一路是司馬牛已分上文的底若使便此若言欲將去做傳微時亦自別他類非地位但學者初微時固不能無斷微來微去做則微處自然純無自然則如人吃飯相似今日也他地與昨日也他地與一刻便有一刻工夫一時便有一時工夫一日便有一日工夫豈有截自某日為始前段都不及後段都是底這便入如曾子未聞一貫之說時非完全無是處他也須知得為人止於至善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人交止於信如何是哉如何是本如何是末如何是信件件都有理會得了然後條件實做將去要緊碎碎然若了工夫也如磨磨磨磨了只是事些小在及聞一貫之說他便於言下將那實心來求當得體認得平日許多工夫許多條事千頭萬緒皆是此箇實心做將出來恰如人有一屋錢散放在地上當下作一條索子都穿貫了而今人元無一文錢却也要穿他去穿這下穿一穿又穿不穿那下穿一穿又穿不穿似此為學成得箇甚麼事如今雖不解說一以貫之但不及曾子者蓋曾子是箇實底一以貫之如今人說者只是箇虛底一以貫之字說者物之終始不滅無物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教雖州里行乎哉此則見其於外者也在此則見其於內者也夫然復行只是此天紫只爭箇做得得與不得孟子曰服膺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

◎江兩學者論要說甚自傳說一貫有他意思只是持一箇理到底說說將來結果其實理會這箇道理不特止如曾子司馬開微子多少工夫孔子亦不見此字卡半物物上理會作之許多道理了却恐未和一定道理在這末這義提他然曾子却是已有這本領便能承當今江兩學者實不著有得這本領不知是實箇甚麼要學之便如一條索那底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却將那一條索來一串串錢纔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却不道都無有將穿且其為說與實是不肯教人讀書只憑地揣摩揣摩索索而有一箇問幾幾件箇這一箇問便走了此然學者若老矣日月無多方持不說說來人恐後人錯以崇之崇亦無他相如今不奈何若口說說這他雖然說說然其由藥斷然聖人之道但學者稍肯放心向平實處下不與斷斷斷事不見

○先生問坐問學者云吾道一以貫之如何是曾子但求其體之一處或云正如萬象森然者是曾子隨事精察力行處王平元之義所以為造化之妙者是曾子未和體之一處而何故曾子既隨事精察却不統所以一處答云曾子但能行其粗而未達其精而不統聖人所以能用流行處皆此一統豈有精粗哉如水相似而中也是此水此中也是此水海中也是此水不成說海水是精他處水是粗豈有此理學他見聖人用處皆能隨事精察力行不過但見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理流行之妙且如孝慈忠是此理事親孝也是此理交朋友也是此理以是精粗小大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聖人恐曾子以為

多教權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君子其精力工夫夫至則達  
能與之而應之達而而已矣者則盡無餘之用所以真知  
自此之外固無餘法便是那箇盡無餘之謂聖人只是簡忠只  
是簡恕更無餘法學者則須惟之聖人則不消如此只是簡至  
誠不息萬物各得其所而已這一個道理從頭貫將去如一脈  
之水流出為千條萬派不可謂下流者不是此一脈之水人只  
是一個心如書父孝也是這一個孝若忠孝長弟也只是這一  
心老者安少者懷朋友信皆是此一心的精粗未以一貫之更  
無餘法但聖人則自自然然行出來學者則須先施諸己而不  
順而後勿施於人使用惟得去聖人則易以天賢人則勤以人  
耳又則盡己之忠聖人因此忠反以固是學者與聖人所爭只  
是這些箇自然勉強耳聖人所行皆是自然無學學者亦有

子思子

時欲得如聖人處但不堅牢又會失却程子說孟子為孔子  
兼值得只是難得似聖人如魯林為花園相似只是無造化功  
能山云孔子似知州孟子似通判廣州學者得許久則先生群志  
想謂借學者盡己惟己之自如程子說忠恕一以貫之則又自  
有聖人之忠恕曰唯其便有要理會得若曉得此則程子  
之說與云云忠恕一以貫之中庸說忠恕達道不遠是  
下學上達之義中學者所惟之忠恕聖人則不待推其學者但  
能盡己以惟己於人惟之既熟久之自能見聖人不待推之意  
而忠恕二字有不足言也 明作

○黃卿問知宗方人所達有不同處知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使無  
大學之聖輝程子所謂推己知程子所引說道變化各  
正性命又大學中說有諸己而後索諸人 通而不待如何曰

也只是一般但對到處則子細看便了見今人只是不曾子細  
看若當初似此類都說項寫出一字對一字少則然上底通  
心中底亦說然且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性命底便如乾  
道變化底所以為乾道問程子言知如心為知如心之義如何  
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  
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下一箇人  
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知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  
惟己之心做到那物上學者之忠恕也是事便是真且如古人  
公不發用窮不虛無告自非夫無道之居說會廢忘之者然心  
力用不到那上便先自家廢忘之須是聖人方止會無二處不  
到又問以己及物仁也惟己及物恕也上句是聖人之恕下句

子思子

是學者之恕否曰上箇是聖人之恕下箇學者之仁聖人之恕  
便是衆人之仁衆人之仁便是聖人之恕通人  
○楊問以己推己之辭先生及問如何曰以己是自其意忠推  
己足及忠底意思曰然以己是自其意忠和孔子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推己便有所持意知己猛猛而五人己欲達  
而愛人高問問推原得去則天地與草木萬物惟原不夫天地  
間與人推如何曰亦只此以己及物 物處貫通自有  
箇中許多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萬物與天地只是這  
樣道理若推不大物底焉能說到己己不別於人己己之當發  
人之說然己之當發人之天似這底氣全然用出來了便似  
天地間賢人傳焉

○忠者天道聖者人道此天是與人外之天也初以天也之天即

是理之自然。人曰聖賢之言。夫子言一箇字。言志。起子思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聖子言理一分殊。只是此一箇字。

○問志起而已矣。與道不遠。已所不欲。等處不同。而程先生解。釋各有其意。如何。先生言志起而已一句。如明道說。物以天

之類。只是言聖人不待勉。我。有箇自然底意思。已所不欲。勿

施於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有箇勿字。便是禁止之辭。

故明道曰。以己及物。仁也。惟己及物。始是。正是如此。科云。曰

南軒解此云。聖人全乎此天之道也。曾子稱夫子志起而已矣。賢

者求盡夫此天之道也。子思稱志起而已矣。曰此亦說得。好。端是

却如何。有誤。曰。程注等言。所謂盡己為忠道之體也。惟己為起

道之用也。忠為體。起為用。以分殊而聖人未嘗不一。起為忠用。是

體一而分殊不殊。此則意明矣。曰夫子只說各道一以貫之

○程子說此一句。正是下箇注脚。如何。程子說。志起而已矣。此

貫字。程子解此。又如何。曰。以己及物。為仁。惟己及物。為恕。人

德之曰此。與道不遠。其者。物以天而如此。却是到了以己及

物一句。如何。曰。莫是合志起而言。便是仁否。先生稱善。曰。此

只於集注解第二節處得之。如曰。聖人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

其所以。是合志起。是仁成。意。曰。合志起。正是仁。若使曾子。便

子之道一貫。乃聖人。為之志起。盡已推己。乃學者着力之處。

○問。此是一箇道理。在三者。自有三樣。且如天地何嘗不以不

妄為志。其化生萬物。何嘗以此為志。聖人亦何嘗以此為志。

然無妄為志。若此。應由需求。何嘗以此為志。但求自然如此。故

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此語。極是。親切。若

曉得。曾子志起。則知志起二字。而發明一貫之旨。昭然。但此

語。推其原。自意會。若只管說來。說去。便絕。此語。亦云云。夜來說

志起。論著。志起。名義。自合。張子志起。起道不遠。是也。曾子所

言。知是。上一箇。聖人之志。起。何。程子曰。上一箇。起。天地

之志。起。實只一箇。志。起。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曰

○有朋友。曰。說志起。章。先生曰。將孔子說。做一樣。看。將曾子說

做一樣。看。將子思說。又做一樣。看。又曰。聖人之志。無纖毫學

則做這一件。是需了。又把這樣子。去做。那一件。又把這樣子。去

做。十件。百件。千件。都。把。這。樣子。去。做。便。是。推。到。下。梢。都是。這。箇

樣子。便。只。是。一箇。物。或。問。先生。與。范。真。問。論。道。志。起。道。與。其。法。用

否。曰。此。是。三十。歲。以前。當。大。聖。之。志。然。說。得。不。似。而。全。看。得。人



見賢思齊焉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見人之善而存己之善見人之惡而存己之惡如此方是有益

事父母幾諫章

○問度也幾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得孝子雖受其難而當諫之時亦不敢伸己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遂人欲不遂才見父母之心不悅所諫使人起疑起孝使父母驚而不待父母有難微之辭而後起孝也若或父母怒而不從者則中人教天下之人為人子者不惟平時有節色婉容服從父母如也若父母怒而不從乃是當重其親也曰惟得此行人之教不違者上不違從諫之意切恐辱其心爾父母

父母之年章

○父母之年章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只是這一事上既喜其壽又懼其老又懼其老日之無多注中引既喜其壽又懼其老微見些如此却是兩字合說

古者言不辱者

○人之所由易其言者以其不知言無言之才也若知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財也不故易其言言只在行上  
○其注引范氏說最切只係極易說了他便那行不當言非度便到處為能言及此則非

以約失之章

△以約失之者解約字是實字若約之於中約之於外則約字經明作

○問以約失之者解凡人須要檢點全入規矩準繩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夫受修成自性本有不虛錯而說得實分明者升  
○以約失之者解此字要約約底自是少失失或曰恐失之者如如何約字人不如此此字自收斂若是本為不當放開這箇要人自稱量着使得如老子之聖公及約極而至於傷氏不當放一也以制天下其非必至此此語成於終又從他得成父法之治法齊魯之治解便是用此本制之仁宗元祐亦非如此事不放縱於也不取用財亦不放用然終是少失如此世不知此便多事

德不孤章

△德不孤以理言必有得以事言  
○論德中德不孤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古人為善便自有善相得而德者亦有山人之是德不孤必有獲也必以德不孤不只是一箇德蓋內直而外方而外方是德故不孤是則才德中大字若有致而無致有義而無義即孤矣

書來子語類卷九

○書來子語類卷九  
○前見劉氏語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

論語五

公治長篇

子謂公治長章

○問公治長可妻伊川以避嫌之事。學者不為此。聖人乎。自今人觀之。閨門中安知無合者。避嫌處。以聖人正大道理合做處。便做。何用避嫌。問古人門內之治。想是義門外之治。義新惡。為恐閨門中主恩。怕亦有避嫌處。曰。固是主恩。亦須是當理方。有公斯人。多要避嫌。程子所謂平之長幼。特之先。下。其。人。之。其。本。必。當。時。如此。大。故。二。人。都。走。行。人。可。托。或。先。是。見。於。治。長。遂。得。女。長。也。後。來。見。南。容。亦。足。簡。好。人。又。托。兄。之。女。妻。也。有。未。定。勢。恐。是。孔。子。之。女。年。長。先。嫁。兄。之。女。少。在。後。嫁。亦。未。可。

子謂子賤章

知。程。子。所。謂。人。人。應。盡。者。皆。內。不。足。實。是。如。此。則。以。家。門。程。子。進。據。之。道。曰。今。當。要。曲。使。是。道。理。當。如。此。且。如。避。嫌。亦。不。能。無。如。做。通。判。與。太。守。是。親。戚。也。今。當。避。嫌。第。五。命。之。事。非。不。足。得。如。此。自。足。常。有。道。心。在。不。去。今。人。道。嫌。甚。多。只是。徇。情。慾。也。夫。少。則。將。道。理。做。正。道。理。了。大。是。害。事。所。以。人。於。誠。意。正。心。上。更。著。工。夫。正。怕。到。這。處。焉。

子謂子賤章

○或問吾無君子斯焉取斯曰。便雖有聖人在。也。須得取於人。方。能。成。德。

○問吾無君子斯焉取斯曰。吾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與之交。友。及。親。友。所。應。以。滿。其。德。性。實。為。氣。質。實。者。

△問子謂子賤章。曰。有朱聖人。以子賤為君子哉。若人。此。君子。亦。是。大。器。說。如。南。宮。適。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一。族。大。抵。皆。中。正。君。子。有。得。得。最。高。者。有。大。器。說。如。子。賤。者。之。類。若。言。子。賤。為。君。子。而。子。賤。未。至。於。不。器。恐。子。賤。未。能。強。似。子。賤。人。子。賤。因。崇。子。君。子。而。後。有。所。成。就。不。應。崇。人。強。似。子。賤。者。如。此。之。多。南。宮。

子貢問賜之何如章

○問子貢得為聖之貴者。聖人許之。然。未。離。乎。語。而。未。至。於。不。器。處。不。知。子。貢。是。合。下。無。規。模。抑。足。後。未。大。工。大。曰。也。是。欠。之。人。也。合。下。第。得。偏。了。一。般。人。肯。樂。道。通。明。達。平。日。所。得。成。三。五。人。也。這。是。這。底。意思。去。一。般。人。肯。得。德。此。則。善。則。能。隨。道。則。善。去。恰。似。人。共。樂。五。德。和。平。及。人。與。道。自。道。注。四。林。八。病。若。是。五。臟。十。一。處。交。病。交。得。那。那。還。要。都。做。那。一。邊。去。這。一。邊。

自勝了。難作助學。者。做工夫。正要得專。去。偏。處。理。會。

或曰。聖之章

○林一之。問。孔。子。於。仲。弓。不。知。其。仁。如。何。曰。孔。子。既。不。保。必。是。也。有。病。痛。然。這。一。章。是。不。佞。要。緊。任。不。是。指。接。是。問。口。快。成。人。事。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子。路。使。子。其。為。費。少。子。回。賊。夫。人。之。子。子。路。回。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回。是。政。器。夫。接。者。子。路。未。問。是。共。不。是。臨。時。標。榜。語。來。也。行。可。見。是。佞。焉。

子使漆雕開仕章

○吾斯之未能信也。定。不。肯。更。做。小。底。所。謂。有。天。民。者。這。了。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道。大。

○或問吾斯之未能信也。曰。得。深。更。信。得。為。理。合。如。此。者。必。要。如。此。知。道。不。如。此。便。不。得。如。此。只。此。是。信。且。如。人。亦。只。是。大。器。



說者謂有些小不孝處亦未妨人知忠亦只是大綱說忠謂便有些小不忠處亦未妨即此便是未信此是離開心上事信與未信聖人何歸和得只是他其才可任放使之性他性之於心有一毫未得不容其為未信仍更有忠於聖人所以說之人問謝氏謂其器不安於小處何也曰像他之才已自可任不

是他不伏如此又欲求進譬如一株樹用為棟所已自可矣也不伏做棟所人要依此便是不要於小處也又行

○信者自保得通之意如與行皆然自保得知得自保得行護衛離即只是見得分明然亦不敢自保如此故曰吾謝之未能信蓋其絲毫隱微之間自知之爾焉

○敬之問此章同也不必要此用處若此道理見未破只是理會自身已未破去做他亦不是我信得了便與著去做道理

自心如此便是見得直是分雙方可去做焉問問道諸君

即問曾點已見大意二子問是見大體了看未滿離見得雖未甚快却是通達通用都知了曾點雖是見得快恐只是體其用處未必全也先之以為然問需有何說需問關之未信雖一

理見未透即是未信同也不止此一理要知信不過不真如此是如此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須是真是得有不美不辜處便不可以得天下若說行不義殺不辜做到此處也未甚老也不妨這便是未信處這更顯現味有察體認得

方信得及焉

○潘離問吾斯之未能信斯是吾為他是見得此理道理了只是信未及他眼前有得爾只是理未融然他見得爾模樣不入這小底裏曾點雖是見得高下而許多事皆所不察到他說時便如他地脫過想見也只是天資高便見得此都不曾做甚工夫却與子相及身子便是并肩步少做工夫到

下稍方有所得曾點未近便會直往老想是當時聖人亦須有言語駁點他已這論語說不全也

○問吾斯之未能信曰信是於這道理上見得通合無些疑處他看那理與不信全無緊要著無不然但見得那日用都是天理流行看那那做諸個事相不足緊要却不足高而要他

實是他自看得淡緊要今人居斯只見居斯利害官只見居官利害全不見道理也見得道理大小大了見那居官利害

沒緊要他無不任何事也

○或問吾斯之未能信注云未有以真知其當然而保其不致也聖門弟子雖曰有所未至然何至於此哉子曰如此則曾子聽終更說幾幾就如此履薄冰做惡或曰起居動作有少違背便是無道否曰然

△楊亞問如何謂之大意曰觀標小成易自以為是觀標大則功人卒難了所以自謂未能信也

△問曾點離離開已見大意曰離離開想是底頭上面背背去做工夫未入知成人雖見大意也學未列若曾點則只是見得往往却不曾下工夫時來

○或問曾點離離開已見大意曰曾點明仲宜為程精而同道其意謂為便是說事上做得成處顧子見道是做未成處此亦

相顧則是著實做事已得此理應見後故高但著實處不  
如開闢却進水已熱恐不能退

△曾無開闢漆雕開漆雕

○曾無已見大意却做得有大缺漆雕則見得不知難進微而用  
工却盡然天資甚高見得這物事道微如一箇大處但是外面  
場園開闢裏面開闢却未見得却又不肯做工夫如邵康節是  
得這地只管作弄又曰曾子父子却相反曾子初開闢却都不見  
得只從小處做去及至一下見得大處時他小處都做了

○上蔡言漆雕開不安於小處是他先見大意了方肯不安於小  
處若不見大意如何知得它不肯安於小處若不見大意者只  
安於小處耳如人食菽藿與食芻豢若木食芻豢只知菽藿之

美及食芻豢則菽藿不足食矣

玉武伯問子路仁乎

曰玉武伯問三子仁乎夫子但言三子才各有所長若仁則不遠  
易者夫子雖不見三子無仁但言不知其仁則無在其中矣仁  
是全體不思所謂全體者分下全其此心更無一物之操不思  
則未嘗休思之無用處全體似箇菓子四斷若三斷便是不可  
全不思是常用此處置之辭成人故別人將去便是思此心其  
十分道理在若只見得九分亦不足全了所以思者我欲故問  
之無一毫私欲分是不思乃三月不違以上地低若當時便是  
思不善成心同是私若一等閑思處亦不防須要照管得此心  
常在則

△問玉武伯問三子之仁而望人乎不之許但許其才云云而大

解是如此人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  
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其然哉漆雕仁實使用以全體言  
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  
必不能盡仁然則簡仁實便已言許多事無不當理無私了所

以三子當不得這簡仁字聖人只稱其才

○問孔門之學莫大於為仁在吾兄見子路等皆孔門高弟故問  
之孔子於三子皆許其才而不許其仁曰何故許其才不許  
其仁對曰三子之才雖各能解事但不知做得來無私心否  
曰其寬人難見得他有較保成意是不就這美做工夫便情做  
得書來然其祖德非少賢氣象若有些子偏於便不是全體  
不知其仁也白不仁如黑白須是十分全白方謂之白纔

一燕然然便不稱白了更甚

○或問由來所以未仁如何曰只為它工夫未到何謂工夫  
先不齊人之少曰聖門工夫自有一條坦坦然然不復言公事日理  
會何事所謂工夫者不過居敬窮理以修身也由來只是這些  
功夫未到此因此不若猶子故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聖主教  
以窮理功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

子謂子貢曰

△問曰賜問餘一役大率比教人物亦必稱量其斤兩之相上下  
者如子貢之在孔門其德行蓋在冉開之下然聖人却以之比  
較子貢以其見義能徙雖所行不遠而所見亦可愛及然則  
然聖人之道大哉用敏德得時方始得如子貢雖所行  
未實然他却是得所以孔子愛於他

以辨得去雖所行有未實使其見成是此一格則所行自  
又進一步聖門自肯而下使用還于實如非則無德修然  
終是曉不吾辨得聖人之德不吾所以孔子處乎于實而與  
之語意蓋如此

△居父問曰也問一如十節始見然走如何問知十亦不是關一  
件定知得十件但言知得多知得同偏又問聖人生知其與  
子不同處是何如曰聖人周生知然不處更不用理會但聖人  
較之顏子人知得多今且未要說聖人止只就自家地位看  
只說這一件事關得且未要理會得恰好處況於其言事  
△問曰四關一如十是明處所將若孔子則如何曰孔子人在明  
處上大本領心通無所隔除古者論聖人都說聰明如鏡飲明  
又說雅天生聰明特人靈聰明作元后聰明睿知足以育民也

聖人貴是聰明

○顏子問於所親于貢推測而知此兩句當見未見得優秀處  
子是貢簡見得顏頭處是子貢只是暗度想像恰似將一物來  
比並相似能開一如二顏子雖是實實然終亦得學力所以  
見得道理分明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登  
眼而子貢自居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  
△問于貢推測而知亦是格物窮理意曰然若不格物窮理則推  
測是成

吾未見明者

△問則亦非是格物地使聖門是解無人夫子何以言未見曰也  
是說難得則也是難得之言也是難得之理是難得之理如那樣  
看豈能便是說中徹便是這地想見地做行而人七人故勢難

義則問無誤以下吾人可謂之明曰只有他做得如何則他  
泥帶水成便是格那應立乎何處便是則私莊問則莫足好仁  
惡不仁否蓋則有那勇猛成意思曰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則不擇知這乃有此個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與勇也自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吾未見則者

△問曰此等不意說我欲無以加於人此意可謂廣大然夫  
子謂爾所及是下貢功夫未到此田地者只有爾知于

吾未見則者

○上蔡這成最說得格物格之謂格故常居於萬物之下人  
要會這一件物事便欲這物事原得這物事中心格只是箇  
格得自好成人故當時以為明然不知格得自好只是客氣如  
此便有以意氣加人之意以此便是格也

吾未見則者

○子貢謂此等不意說我欲無以加於人此意可謂廣大然夫  
子謂爾所及是下貢功夫未到此田地者只有爾知于

要充擴此心漸漸勉力做向前去。今便說欲與諸人無若  
自勝而然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恰處是這不惑之心不待勉  
強乃仁者之事。子貢處作此言。故夫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  
讓等語耳。

△問子貢欲無加諸人。夫子教之勿施於人。所以與同。其處在無  
字與勿字上。伊川說仁也。恕也。看待諸人。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

○吉甫問注。天運而四時。一條。此是成物。其流行者是天道。  
人得之者為性。天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為仁義禮智。  
之性也。

○高問。聖性。性以人之所受而言。天道以理之自然而言。不知  
性與天道。亦只此說。五常人所謂有者。何故不可得。開要只是

性也

聖人怕人爾等。不向這般道理。自是未消得理會。且體它成。便  
文辭處學去。這般性天道。自可說。又問子貢既得聞之。復要

其不可得。開何也。問子貢亦用力至此。方始得開。若未行得透  
便者。便知得他高深。作甚麼教聖人。只當說這般話。亦無意惡

天地造化。陰陽五行之運。若只管說要如何。聖人教易方。略說  
到這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只消這處便見得聖人罕言說及

此。又舉子所推言。詩書易禮皆難言也。這處却是聖人常言底  
後。來孟子方說那話較多。

○問夫子之文章。此聖人成。儀言辭皆德之著見於外者。學者所  
共聞也。至於性與天道。乃是此理之精微。蓋性者。是人所受於

天。有許多道理。為心之體者也。天道者。謂自然之本體。所以使  
行而付與萬物。人物得之以為性者。此中人不可以強治學。亦故

學者不得而聞。然子貢却說得性無天道如此分明。必是子貢  
可以悟此。故夫子從而告之。曰。文敏有得。文字平正。人決洽若  
看文字。須道也。平正。人須流洽。無窮。方得好。商。

△問子貢。是問文章中。格性天道。抑後來開孔子說。都同。從後來  
開孔子說。由文章亦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由開亦是發見處。

然此當初只說理會文章。後來是則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  
硬做。又問文章。得然孔子這般。不早。如一條一陽之謂道。雖

之。若若也。成之。有性也。同然。若方說此。豈不是言性與天道人  
知。幾萬物而不失。聖人同。必大矣。元元萬物。皆始。豈不言性與

道。之。性與天道。子貢始得聞而欲美之。舊時說性與天道。便  
在這文章裏。此處即是天道。曰此樂祥者之說。若如此。孟子

性也

此不用說性。易中也不須說陰陽不測之謂道。這聖也。著  
知子貢當初未和得到這處。方始得聞耳。

△問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孟子教人。乃開口便說性  
善。是如何。曰孟子亦只是大略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

少。得說。須是如說一條一陽之謂道。這性之善善也。成之者性也  
處。方是說性與天道。商。

子罕有聞章

○問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問夫子路教事。以明子路好  
學如此。而仕辭之出處。乃如欲。曰。今只當就子路有聞上考見

不須如此。第二三說。不如要說此處。學子路未之能行。惟恐有  
聞。這只是夫子說不足處。如此。若恐行本意。失了。就此。言之。見

得子路善於為善。成他這處。真是見得如此分明。到時。問其正

名處好動安事者正要看他遠處在衛人未利頃說話之反曰  
可見古人為己之實處子路易於為善其惡行之不微學如人  
之飲食有珍羞異饌頭是與得樂方好若然不遠亦使然子路  
不急于聞而急于行今人惟恐不聞聞則得子路在君子止便  
了不去行處者工夫

子貢問曰孔文子章

○問孔文子孔結之事如此不好便教而好學不如下問得善  
事而聖人取之何也曰古人選法悉寬所謂辭以一善言只有一  
善亦取之而辭辭華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問是不好只等  
此一善則教學下問亦是它好處也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此一段專論教訓云非經天緯地之  
文也則禮樂只有二十八字如文字文王曰文問答亦指為

文今孔文子前論為文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亦多  
多者則稱其尤善者一事為善亦有只有一善則取一善為  
而德其他惡者如孔文子事是也

○問經天緯地曰文曰經是直經緯是橫成理會得天下事機者  
直者各當其處皆有條理分曉便是經天緯地其決如文辭之  
類亦謂之文但文之小者耳直如伊川論物理明順曰文  
此言其理也

子貢子產事

○問其使民也義都部有章上下有嚴而有落通處非有伍之  
顯謂為之義處得是當使之得其定分也曰義字說得未是義  
字有剛斷之意其義民則義使民則義字義字相及便見  
得子產之政不專在下直就都部有章處看得見義字在子產

上不在民上南升

藏文仲居蔡章

○山節藻梲為歲時之實以實鬼神使是不如古人卜筮之事固  
有之但一向章節上去了只是無意即了如此處居是見一鳥飛  
來便去他便望是有意即有也三不知皆是猜鬼神之事山節  
藻梲不定得若使時子當謂之不仁藏文仲在當時說沒  
其言古人皆說是非常人孔子直說見此不是處此篇最好  
看便見得聖人使諸國動處而升

○問居蔡之說如集注之云則是歲氣初未為大而不山節藻梲亦  
未為得藏文仲所以不得為智者時以其處於鬼神而作此室  
以前前問曰山節藻梲然只以章節不見得其制度如何如大  
了只知其不知便未得所謂作虛語而已大夫不藏蔡極聚

乃因此而說云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章

○黃先之問子文父子一辭曰今人有甚小利害便至其顯紅面  
赤子文却三仕三已終無喜慍有些小所長便不肯難以告人  
而子文乃盡以善政告之新尹此直是容易處事其地位亦  
高矣今人有一毫係累便滿腹不稱而文子有馬十幾乃棄之  
如敝屣然此亦畢竟易事常人豈能做得復人問孔子不許他  
以仁使以二子之事為未足道此却不可須當思二子所為如  
此高然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固如何未足以盡仁就此處子  
知有便見得二子不可易及而仁之體以實是知如何切不可容  
易看也此章

○復之說子文子曰公雅未得二子衣寄則不消如此集注中



干涉人不同若無干涉人要去也得使也從若要去時須早去始得到那報應時常都要去是思過堪喜

○周元與同鄉武子司武子當文公有道之時不得作爲然它亦無事可見此其如丁也且其爲公無道夫固若智巧之士必且去深解處應進不守其未式子而力其間互誠懇則不違教除

卻能從從偶長幸得兩全非它不能如何以致此若此以智自免之士武子卻似前惡人但其惡得未若使別人處之則免禍其不失此則大於彼武子之惡所以不可及若比干

來而此有未似不曾惡人然也於義却不當惡只得如此處人武子不同故伊川言亦有不當惡者比干是也

○問此何以不當惡曰世間事皆一律有不待言人不是要人入帶諸武子以如武子非自可爲法比干却反又族微子去

之復比干不惡於不謀而死乃正也人當武子之時則爲武子當比干之時則爲比干執一不行之時

子在陳章

○斐然成章也是自成一家了做得一章有頭有尾且如狂簡其簡了得狂簡成章不足乎上落下雖與聖賢中道不同然半之

是他做得一項事完全與今學者有頭無尾底不同聖人不狂中道者與之故不得已取此等狂簡之人高有可敬常使遇不

及歸於中道不似如今人不能成一件事無下手脚故歸處且如真簡了得一篇狂簡地位已自早不易得擇老雖非聖人之

道却放他做得成一家解

○成書是做得成底後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簡狂底人是不做得得上一上又放得下簡也是他做得簡簡底人成不足

今日預明日人不預也如孝其簡是做得孝成忠其簡是做得忠成子貢之辨子路之勇都是其簡做得成了不足若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人休也

○斐然成章狂簡進取是做得透徹有成就了成書謂如樂章五聲變成文之謂如五米成文之謂樂章其做得成說只恐透了所以欲截之若足半高平費不聖成說却如何截得

○又問子在陳一章看行夫子行道之心切於傳道之心司也不消如此說且如人而今做事道是微日前事道是微後而事道

道行於時自然傳於後然行之於時而傳之於後則傳之尤廣也又曰如今日無非此奔奔湯之自而正此謂之又問截之爲

善如爲之不足須截到今日曰自是如此且如狂簡底人不截之則無所收檢而流入於異端蓋這般人只當是要他身高

都不現今會常所以易入於異端大率異端皆是避世高處底人

素隱行怪之人其流爲佛老皆是若世高而而今所以無異端緣那樣人都使入佛老去了且如孟子反不從是他自占便宜

處便謂老氏所謂不爲天下先成意思子桑子元蔡張子其意而樂是不以生死芥蒂便如釋氏子桑子元蔡張子其意

者老氏如此等人雖是忠意高遠然非聖人有以截正之則一向狂去更無休幾便全不濟事了又云仁民愛物固是好事若

流入於異端原頭致難而利天下爲之則全不好了此所以貴截之也

伯夷叔齊章

○次飯間不念舊惡慈是用量曰此與顏子不遠慈惡相相似

人之有惡我不足惡其人但是思其善事到他就改其惡便自

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同是然那人既改其惡人後而追惡之此便是同人事之惡而追惡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時來

○不念舊惡非惡其人也惡其人之無狀處昨日為善今日為惡則惡之而不奸與昨日為善今日為善則好之而不惡與昔非為其人也望人夫事如此但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方子

說謂微生高直事

○雖至易得之物尚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當有便道有無便道無才枉其小使害其大此皆不可不深諷實也去偽

○問有孔子王微生高一事之改亦可見王霸心術之異處伏見得微生高象一使見得微生高象自然伊川解顯此一段生微生高

卷之十

○問范氏言千知萬能從可知焉莫是說以非義而予必有非義而取否曰不足說如此予必如此取只看他小事尚如此到處千知萬能亦只是這樣樣微生高用心也是作隨有善難得之物我無了那人有教他自去求可矣余却轉已與之要得恐勝於已若教他自說那人已思便歸那人了此是苦心計若曰兄精濟人急難則備有說今人急病轉求升藥之類則有之問取予二字有輕重否所以為事過然予必嚴於取如何曰如此却好然看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人本不分輕重今看予自是予他人不足入已舉過些不妨却不干我事取則在已取之公當張楊問文中子言輕施者必好惡如何曰此說得亦近人情實

△行人問此一葉曰人然有得此一役做行正謂其不如此就直

猶有委曲之意自張子語為此說今無有此說非見義少說諸講義亦如此說這一段下便巧言令色足恭都是惡意初孔門編排此書已從其類只自看如今有人未已些微亦是閑底事只是與他從自家無解人有之這說多少正大有何不可須要自家取來却做自底與之是善義義這本心是如仰人欲思由己出皆從偏曲之私應由己出則慈將推歸賢類

巧言令色足恭

△是去聲語求及乎恭也是加添之意蓋恭則禮已止矣若又去上面加添些于求足乎恭便是恭敬也

○問巧言令色足恭是惡失本心而外為論前成人固恐而及其人是以去法諷而外與人相善成人曰門人記此二義相連若是臨事處之心亦未善去便做得這般可恥事出來

卷之十

△問左丘明謝氏以為古之聞人則左傳非左明所作曰左丘明古有此姓名明自是一人作傳者乃左氏別自是一人是樓州鄉大著名世當如此他自作一書辨此義明

△左明所記如此左傳必非其所作

顏淵季子侍章

△問無伐善無施勞善與勞如何分別曰善是自家所有之善勞是自家做出來成

△問洗滌之說近於天示珍意否曰然

△問顏子子路從旁曰子路顏回心常在外顏車馬之類亦無意思若無此不成不下工夫然却不枉已顏子今在些間顏季子足顏人子則無顏字曰夫子也是顏人曰子路成收效也可

以到顏子顏子成德應可以到夫子



○或問子路願車馬衣糧與朋友共是也做工夫處不可違之  
不是做工夫亦是他心裏自是得技願欲如此然必有利做  
工夫處若依如此做工夫大敗了又問此却是他心司則  
此是得他心之快感麼去得那技意然也只去得那技意然  
如顏子却是磨去那近底了然皆是對物我而言又云往爾  
成人做來做去沒收放便從人共端如子路成人做來做去沒  
收放便從任便去人問學者做工夫須自子路功夫做去回亦  
不可如此只是如有顏子肯肯底不成文也做工夫也  
○或問集注云安於我懷外我信於成何也回如大學君子賢其  
賢而親其小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一級差無一物不得其所  
所心也

也老者我去安他他使安我少者我去懷他他使懷我朋友  
我信他他使信我我問顏子子路答曰此只是各說  
身已上病痛處子路想平日不能與朋友共義為顏子平日未  
能忘我善說勞苦各如此言之如新病安來說方病時事如  
我今日病較輕得些便是病未嘗盡去猶有些病痛更服藥始  
將故云爾則猶有未盡底底意是又如病起時說病得不病  
便是舊病未然二子如此說時便是去得此病了但尚未能如  
夫子自然而已如夫子則無此等了曉然如太空更無些障礙  
其所忘但如此耳更不消著力又曰古人懷已偏重處去克治  
子路是去得爾各字顏子是去得爾各字

○問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曰伊川云孔子二子之志  
皆與物共者也其有淺深小大之間乎子路底愛顏子底深二子

底小聖人底大子路底較顏子底較細于路底有車馬  
糧食方與物共若無此物又作學生顏子便得那好底物事與  
人共之見得那子路底又做了不足為只說日用間無非是  
人共之事顏子底信細于路底只是較粗然都是去得爾各  
字了只是有粗細于路底如說得上而兩件壓得底衣服了  
子路說得那近裏面底衣服了聖人則和那裏面底肉底汗形  
都說得亦皆了

○問顏子路願于孔子之志皆是與物共者也然與物共便是仁  
然有小小大之別于路求仁者也顏子不違仁者也孔子安仁者  
此求仁者沒有志於此理故其氣象高遠可以入道然顏子車  
馬糧食上做工夫顏子則就性分上做工夫能不私其己可謂  
仁矣然和光於有意只是不違仁底裏若孔子則不畜而行之  
為而成渾然天理流行而不見其迹此安仁者也曰說得也體  
大凡人有己則有私于路願車馬衣糧與朋友共其志可謂  
高遠然猶未離這私裏顏子不伐其善不張大其功則高於  
子路然顏子無私善無私德便是獨有此心但顏子無之而已是  
半出於私教教孔子則謙了般般不知爾簡是已那簡是物尤  
學此而已

○問孔子安仁顏無可言顏子不違仁乃是已得之故不違便是  
克己復禮底事于路方有與物共之志故曰求仁而得仁又曰這  
底事如今都無此當時以孔子說此那一股故顏子于路  
路所說上說便見得顏子是簡已得成意忠孔子又說顏子所  
說上說皆得已與物對說于路便是簡己忘私成意也今  
若守定他這說曰此便是求仁不違仁不違子路每日無事只是知

此當時只因于路偶然如此生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其意思各自不同使于路若別說出一故事則顏子孔子又自說他那一故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又解

○問洛沂地位德高程子解于路言志亞於洛沂何也曰于路學聖粗然也實賢也高如人皆有過則善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見善必遵則義必從皆是實賢高卑馬義都不做事者所以亞於洛沂故程子曰于路只為不達為固以體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也

○問顏回于之志程子曰此于路顯于分明氣象不同然觀魯難言志一段兼注處皆為難各言之問而初實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為以為曾點但知樂所樂而無一毫好慕之心作為之然則聖人於不以曾點而聖人言志雖有及物之意然亦遠非

卷之五

三

備其理之自然使物各得其所而已不勞焉又何嘗於天理流行處為曾點所言却是意思聖人所言盡是事實  
○問兼注云點以御馬而不以制牛這箇只是天理聖人順之而已曰這只是天理自今如此如老者安之是他自帶得安之理來朋友信之是他自帶得信之理來少者懷之是他自帶得懷之理來聖人為之無形跡矣顏淵便先有自身了方做去如穿牛鼻路馬前都是天理如此恰似他生下便自帶得此理來又如放龍蛇驅虎豹也是他自帶得驅除之理來如荷蕢履地也是他自帶得荷蕢之理來若不懸除荷蕢便是不足天理所以說道有物必有則不問好惡以物事都自前則子又云于路更修教細便是顏子此位顏子若依前教開便是孔子此位于路只嫌寬了人同兼注云齊其物二者也但有大小之

是耳何道道理只為人不見得全體所以却自便小了最忌如此聖人如何得德地大人都不能道理形狀之隔而物我判為二又云強恕而行成仁莫近焉若見得萬物皆備於我如何不會開通又問顏子恐不是強恕意思于路却是強恕意思曰顏子固不是強恕然學者須是強恕始得止如今人有些小物事有

善好惡自定去把了好底却把不好底與人這教意思如何得開闢這般在學者正宜用工漸漸克去便是求仁工夫也  
○叔器問先儒聖人氣象如何曰也不要如此聖堂賢等級自分明于路定不如顏子顏子定不如夫子只要看如何做得到底止如顏子馬衣經衣殺之無味自家真能如此看有善真能無後否有勞真能無此否今不將他做處去切已理會謹謹分明者却只去想他氣象則精神只在在外自家玉等做

得者實工夫須是切問而近思而時朋友只管愛說曾點無嫌開優為亦何必如此但當思量我何處得到泰離開田地何緣得到曾點因此若不夫學他做只管教他優劣使使得分明亦不干自己事如祖公年紀自是大如俞平紀自是大如我只計教得來也無甚收器云希顏淵等子當莫亦要如此下工夫否曰曾子事謙見他實他只要聚做一處看顏子事亦只要

在眼前也不須然此起接書樣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役不似聖人因甚役只似常人就此理會得自足堪此八聖

己矣乎章

○問程子曰自訟不克能無改乎又曰罪己亦將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今有學者幸知自訟改心之悔人者何

而能不歸耶，曰：改了便無，又問：已往之失却如何？曰：自是無可敬了。必大

十室之邑章

○或問：美底實實固多，但以聖人爲生，知不可樂，而不知好學，曰：亦有不知所謂學底，如三家村裏有好實底人，他又那知所謂學？又那知聖人如何？是聖人又如何？是生知？是知？是克？是克？是克？如何？是這若如此，則亦是理會不得底了。多

四書朱子語類卷下

四書朱子語類卷下

雍也可使南面

○行夫何子桑伯子曰行簡只說臨民上說此段若不待仲弓下而更問一問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也夫利害故夫子擬之司廉之言然意亦見仲弓此步步高是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沈持重處論來簡已足好資察較之兼乎項使人辦事亦無不同唯是居敬以行之方行實也

○行簡而南面者仲弓曰行簡只說臨民上說此段若不待仲弓下而更問一問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也夫利害故夫子擬之司廉之言然意亦見仲弓此步步高是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沈持重處論來簡已足好資察較之兼乎項使人辦事亦無不同唯是居敬以行之方行實也

○行簡而南面者

○行簡而南面者仲弓曰行簡只說臨民上說此段若不待仲弓下而更問一問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也夫利害故夫子擬之司廉之言然意亦見仲弓此步步高是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沈持重處論來簡已足好資察較之兼乎項使人辦事亦無不同唯是居敬以行之方行實也

○行簡而南面者仲弓曰行簡只說臨民上說此段若不待仲弓下而更問一問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也夫利害故夫子擬之司廉之言然意亦見仲弓此步步高是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沈持重處論來簡已足好資察較之兼乎項使人辦事亦無不同唯是居敬以行之方行實也

中有簡底意思也此如此似亦有敬而不簡者然所以不敢全依它說不簡成自是煩瑣下面人難為承承即承以寬臨下以簡便是簡特下面人也易為承承自不煩瑣聖人所以其居敬行簡二者須是兩盡然則內敬是就心上說簡是就事上說否

○簡而南面者仲弓曰行簡只說臨民上說此段若不待仲弓下而更問一問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也夫利害故夫子擬之司廉之言然意亦見仲弓此步步高是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沈持重處論來簡已足好資察較之兼乎項使人辦事亦無不同唯是居敬以行之方行實也

○行簡而南面者

○行簡而南面者仲弓曰行簡只說臨民上說此段若不待仲弓下而更問一問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也夫利害故夫子擬之司廉之言然意亦見仲弓此步步高是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沈持重處論來簡已足好資察較之兼乎項使人辦事亦無不同唯是居敬以行之方行實也

官之責已有一箇人承一箇人同字之也非化之也曰聖人

則如無道顏子則終於遠哉然不遠哉之謂焉

○辱字解不來過多只說通字不曾說不來字所謂不來者有不

辱之皆不知如之本字復行也如顏子之克已既克已後便更

不來心矣人能

○行字解不遠然不遠通曰此是顏子之得也如此命不

行字解不遠然不遠通曰此是顏子之得也如此命不

○行字解不遠然不遠通曰此是顏子之得也如此命不

○行字解不遠然不遠通曰此是顏子之得也如此命不

○行字解不遠然不遠通曰此是顏子之得也如此命不

○行字解不遠然不遠通曰此是顏子之得也如此命不

○行字解不遠然不遠通曰此是顏子之得也如此命不

○行字解不遠然不遠通曰此是顏子之得也如此命不

○行字解不遠然不遠通曰此是顏子之得也如此命不

○行字解不遠然不遠通曰此是顏子之得也如此命不

○行字解不遠然不遠通曰此是顏子之得也如此命不

○行字解不遠然不遠通曰此是顏子之得也如此命不

○行字解不遠然不遠通曰此是顏子之得也如此命不

○行字解不遠然不遠通曰此是顏子之得也如此命不

○行字解不遠然不遠通曰此是顏子之得也如此命不

○行字解不遠然不遠通曰此是顏子之得也如此命不

○行字解不遠然不遠通曰此是顏子之得也如此命不

○行字解不遠然不遠通曰此是顏子之得也如此命不

○行字解不遠然不遠通曰此是顏子之得也如此命不

○行字解不遠然不遠通曰此是顏子之得也如此命不

○行字解不遠然不遠通曰此是顏子之得也如此命不

○行字解不遠然不遠通曰此是顏子之得也如此命不

○行字解不遠然不遠通曰此是顏子之得也如此命不

月不遠又是已前事則這裏已自渾渾都是道理是甚次樂問

通教是精已前處說着的然問過是通字上見得如何曰固是

通事上見也不足今日有這一件不足此項更不做明日又是

那一件不足此項更不做只顧子地位高幾見一不若不然這

一箇改時其餘是這一箇須煩煩了當時煩煩煩一箇他則

一知七顧處實道他覺得這一件過其餘若有千煩萬煩這

一箇一齊打併掃了曰如此看不是是方始見得是三月不

違以後事曰只這工夫原無在無從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上面若是不違然時更無形迹但初學如須要

教他不違然不能通得這他便要如此不行只是克己工夫孔

子不以己與他人却何以克顏子可見是難事不決顏子精

當不得這事與他人也只這處教理會復無古今止一將克己

事時時就身已然察下梢也便會到不違然不違通此位是亦

顏子而已須是子細體認他工夫走如何然後看他氣象是如

何方者他所到地位是如何如今要緊只是箇分別是非一心

之中便有沒有非言語便是有是非動作便是有是非以至於

應接賓朋看文字都有是非須分別教無些子不分曉始

得心中思慮纔足便須是見得那箇是非那箇是非才去動作

行事也須便見得那箇是非那箇是非應接朋友交遊也須便

見得那箇是非那箇是非非文字須便見得那箇是非那箇是

非日用之間若此等類須是分別教是非纔止計始行孔子曰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且如

令見人行事聽人言語便須分別箇是非若是他做不是說

不是雖不可插言之自家是非須是明悟心下得若只管恁地

不是雖不可插言之自家是非須是明悟心下得若只管恁地

不是雖不可插言之自家是非須是明悟心下得若只管恁地

不是雖不可插言之自家是非須是明悟心下得若只管恁地

不是雖不可插言之自家是非須是明悟心下得若只管恁地

鶴與不分別少間一齊都嫌做不好處去卻不解和孟子亦說  
道我知言誠能知其所蔽淫辭如其所誘邪僻如其所漸近辭  
知其所窮這不是分別得分明如何得胸次澄然天下只  
是箇分別是非若見得這箇分明任你千方百計刻刻亂道都  
著這道理這箇是道理著的若如此如一以之文字才看也便要  
知是非若七分是道他七分三分不是道他三分不是道如  
公卿里裏只是要助中這只是自家不曾見得道理分明這  
箇似是而非也似此且捏合做一片此等地這若自家見得  
是非分明看他千度萬態都無差移如天下分裂之時東邊稱  
王而西邊稱帝似若不復丁一若有箇君主出來一齊即見是  
不別考天朝不服考歸服不責人責如太祖之與所屬劉李  
孟錢銀皆受併天下混一如今道理箇箇一樣各處自守以

卷之五

為是只是未得見這公共道理是此目前習說見道理不明如  
居天下之應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是大丈夫若我  
輩千乘傳食諸侯與做大丈夫也得問是非本吾心之固有而  
萬物為事是非之理莫不各具所以是非不明者只緣本心先  
蔽了曰同是若知得事物上是非分明便是自家心下是非分  
明程先生所以說聰明依即此自家心下今有許多道理事  
物上面各各也有許多道理無如今無先後所以說先聖聖聖  
其機則一下又王道若合符節如何得他先明道理只此一  
箇道理一合之初千事萬事定於此若從先明情心看事物  
如何來只應制將去如尺度如權衡設在這裏看甚麼物事來  
是度短底小底大底只稱量將去可使不差毫釐世上許多要  
說道理各家理會得是非分明少間事還難不一一如合於道

卷之五

理却無差錯一齊都得如此豈不是好道便使真同只如今  
諸公都不識所謂真同各家只說個得半此便道是了做事都  
不敢盡止只消做四五分這也不說那處不是那處也不說  
這處不是止得人情不相惡止得相和同這如何會好也乃所  
以為不同只是要得各家道理分明也不是易便是常常無  
事事物物要分別教十分分明是非之別有些子搖惑也不得  
只管會他這道理自然分明分別愈精則處事愈當故書曰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允字與執字人出治天下是多多少少事  
到未便相傳之要却只在這求只是這箇精一直是要精  
○前日依承教以不遷怒不遷怨乃顏子極至處又在三月不違  
仁之後則賢者看若不氣是遷事不感不遷體統甚高而三月不  
違乃此統統前後淺深殊有未曉回不須此這般所在某昨夜  
是偶然說如此實亦不見得甚淺深只一箇是元極說一箇是  
在生時宜清寡且要理會要緊處如某舊時專操切身要緊處  
理會若偏旁有宜礙處只恁地且放下如看這一章只認取不  
不遷怒不感怨意是如如何自家合如何便是會做工夫如射  
箭中紅心他點上面幾有許多圈子某射者不須問外面圓  
子而內底是黑底是白底只是一心主要中紅心始得不亂遷  
不須看他人已前只看他不亂後亂亂顏子則是於此處少差  
幾改而人學者未到顏子地位只須遷事上極處過也不論顏  
顏如大雷而也是而些子而也是而無大小却與做這只是精  
明時節肯天白日更無些子雲翳這是忠忠氣氣節  
○朕之間顏子不遷怒不感怨只是指後能如此否曰聖賢之  
心不如此如今卒然有箇可怒成事在眼前不如此且被我去

靜蓋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故怒於一時那怒處終已亦不可得而遷也見得道理透則如有所適自不復然如人耕田而後才覺了自不便然若未得底體此少靜之學學將未得也然了此成甚麼道理聖賢當怒自怒他不遷耳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為所以伊川謂顏子之學必先於靜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未至蓋欲見得此道理透也立之則明則道云能於怒時遷怒其怒自無也非人是忘生由此法則道為學者難求其別底蓋言此時止雖得則道透而觀理之定非少間自然見得當怒不當怒自然易於動如水之於舟能離舟則逆則如水所漸深若顏子分上不消悲此言只是行理明白不是不悲此言也

以說之何不若於不取過顏子多些靜處做工夫可不然此正是交來顏子此處無他只是看將道理分明且如當怒而怒到不當怒處要自不憤不遷處便見得自足不會羨羨之文則顏子深而此得所謂不遷不取持其應事之理還回若如此當當此時此心則有一處空豁若有公意只是不應事接物分存得此心不知他人多足於動處則如云門如見大司使民如家大司人如吾顏子克己復禮為仁正是於此聽言隨處理實公意只是要能將心相於此字此道只是此處他工夫不處道理此處此處家之學家高底也不如此此是一等低下處如此道道理不如此人固自初學水有此字應事分難解然靜處少息也只是如此然則商人等主便看處如何事止此道得自家安靜處當想理然當事即著是然定時此數者如何是公理如何是不公理如何是

特心煩故在閑處得事父母便有孝父母許多酬酢外應接便有出外許多酬酢等語

○問顏子不遷怒先王固語全先生朱陸云怒是箇難克治處所謂怒是德也聖人之怒亦是箇不好成事物蓋此是惡感轉惡也然亦常怒多機巧如公性寬恕少亦是賢賢好處

○而今也則七未兩好學竟落意上句重下句寬恕有引進使人完全四字止要得他正當于五看六只要見得正道理貫通不須帶在這般所在這句句意只同與我公言亦未有引進後學意要緊只在不遷怒不遷怒六字上着道理要詳他如水相似只要他平直涵涵然若若看偏旁處如水涵時這處要一平涵涵然若一平涵涵然水便不得滯直流去有文字止把若要緊處于前句教透後十分此義見得道理如人一身從前面

直覺見背後從前直覺見前面是無至子過哉方好

○問顏子不遷怒不取過曰看程先生顏子所好何學論說得極理只依此舉便可以終其身之立之則問先生前此云不遷怒不取過是克己復禮成功後今人以為學即在此何也曰為學是總克己已復禮人是所學之目也又云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克己人欲乃能復禮顏子之學只在這上理會仲弓發莊莊特養處做到這微精七則一般時學問曾子為學工夫此之類子如何問曾子只是箇字大抵人若能守得定不令是作必不道微時然云看朱曾子所守極是至約只如中一箇字字後復來無往而不通所謂推而放諸四海而果其大居成夜陳不見得定這道理問學者百行之源只為他此得精微也時舉

○蔡元忠問好學似多頭項曰伊川文字都如此多頭項不惑





亦是徹底曾到一處却不是學解見得箇他處月一到這裏或月一到這裏便又出去以月改日又未到了

○問如今之學者一日此處過存者當時門人乃歲月一至馬或月一至馬不應如是陳蔡恐仁是深然天理無礙竟無礙處今日之學者雖曰存者亦未到這處然他兄弟弟子至便是至是便是至人便存得此是這意思似動動便不得欲人十一卷便止了他當那時候事事物物都不及不知至時久近如何那裏無有兩所日至者却至得頭致恐不甚久月一者或旬日或一二日亦不可知又存

○問此則格致工夫之要當知三月不違止這此非在成者以一月不違者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與朋友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違者出即使入至心常在內所以為至日月至焉者

○問此則格致工夫之要當知三月不違止這此非在成者

心常在外則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違入即使心盡心至於外所以為至者一月一至九月至者一月一至此自外而至也心常存日月至者有時而存此無他如齊至未至意有未成如至矣雖能便為不學亦不為知未至學果為使不如此意然進出未成貴於見得透則心念勉勉而進不能已矣進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進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進此則自家努力不得待他自進進矣又曰三月不違之處猶如中之一黑日月至焉之至猶如中之白今且止此一段反覆思量然本釋格致工夫須使自會透然決諸夫子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只在這念子若物不辨使下達於下又曰此正如欲富家相似知富之可好而好之極其富如不善之可惡而惡之極其深以至於極快充足方始是好處也夫

人三月不違者我為主而常在內也日月至焉者我為客而常在在外也仁猶居心猶我常在屋中則為主出入不常為主則客也過此幾非在我者如水激船行更無着力處

○又問未達內外賓主之辨一句曰日月至焉為客便是我欲欲在外而是我勝那格致不詳又問使心念勉勉而進不能已曰不能已是我為主又為為好好復只當為如欲罷不能相似然非我云如主是主已也之類曰此是問

○然言言勉勉而進不能已須是見得此心自不能已方有進處過此幾非在我者謂過三月不違非工夫所能及如未及之已之工夫不得人云勉勉而進之說須是直箇到那田地譬如得非心自不能已要住不得自然要太過此幾非在我者不由我言如推車子相似才著子推動椅子自自然運轉五轉

如人亦物說得極其自然愛敬日月至焉者畢竟也是曾到某但不以耳聞

○問過此幾非在我者只是許多道理不見自身已如何可道只是說箇勉勉而進不住不得使自不由自身已只是這箇勉勉而進得自要住不得如顏子所謂強顏不能忘商子入頭都只在窮理只這道理雖得使然分別人公學舍多端同有這道理雖是却自不著身只他做言語用了固有要太切已做工夫却硬硬會不甚進者人云存得道理是少聞見至賢言語句句是為自家身已謀人云內外賓主只是如今人多是不能守得這心學如一間屋日月至焉者是一日一窗入裏面來或有一月一窗入裏面來此心自不著這義便又出去了若說在內譬如自家自在自便義主心心念念只在這裏行也在

這裏坐也在這裏睡也也在這裏三月不違是時役人皆出外  
去使竟不自家及使歸來今舉世日夜營營於外直是無人  
守付這心若能收這心常在是使與一世都齊他子其澤光  
今學者別無他志只要與會在這使心元初自其物萬事  
之理須是現今分明箇理

○問不是仁是此心然天理其所行在為得一多則服得而事  
大恐是所行在為行一和月服得大便是三月不違仁處  
人問是此心所行在為行一和月服得大便是三月不違仁處  
仁是此心所行在為行一和月服得大便是三月不違仁處  
仁是此心所行在為行一和月服得大便是三月不違仁處  
仁是此心所行在為行一和月服得大便是三月不違仁處

李康宜問仲山章

○求之於物微上事都理會得集其材如此故用之於聚故  
有非他人所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也

○正洋問范氏解季康子問三子可使從政矣曰人固有病然不  
害其為可用其材可用則然不格其為有病必大司范氏之說  
但季三子其臣實強之病却不害其材之為可用者司范氏之說  
論多如此說得一處便忘却那一處厚微如此處多如此  
見得世間非特十分好人難得只好書亦自難得必大

季氏使子春為費宰章

○或問問子不仕季氏而求仕之曰仕於大夫家為儒家臣不  
與大夫為卿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給需俸侯國皆用世臣自  
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魯國方得與

賢者而也章

○此章之樂廣器其工夫做到這地位則私意脫落天理洞然有  
簡樂處否問未到這地位則如何便能知得此樂處且要得就  
他當下工夫處做下稍亦須會到他樂字節

○問顧子之樂只是天地位間正當是實成道成德未之否曰非  
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高深去極處已而曰程子謂得  
這身未放在萬物中一則看大小大快活又曰人於天地間是  
在窮得底處是此身未放在萬物中一則看大小大快活又曰人於天地間是  
在窮得底處是此身未放在萬物中一則看大小大快活又曰人於天地間是

○叔器問不改其樂與不能改其樂如何分曰不改其樂是德能  
了身只有前道理若顧子則無在也

不改其樂而己不能改其樂者是有家有此樂它無家自樂  
以此見得聖地位是常前明道之言初見便好轉看轉好伊  
川之言初看似未思好又看方好其作六先生贊伯魯云伊川  
樂尤好美是常初見得箇意思他地所謂希聖之文最樂之  
朱如德者希聖之意也故希聖者行好又云伯魯欲大之於  
使至今不見大段光明

○顧子之樂平茂曾無之樂已分據于三聖康師命其樂攻心不  
奈何樂行大段顯顯是顧子之樂只是心有這道理便樂否  
可不煩如此少且其言成做工夫

○問連溪說程子序孔廟樂處蓋自有其樂處未之亦甚廣曰先  
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也今之師非遠  
漢之師所謂友者非二程之友所以說此事却似舉廣不如且

此聖賢著實用工處求之。如先已復獲致致於觀應言動之間。久矣自當能無克違向上去。

○美則說子則于無令求顯于樂成所樂何有。夫天理之流行無一毫間斷無一息停止大而天地之變化小而品彙之萌息微而一心之運用廣而六合之淵海深融貫以是這一箇面而顯于得文約禮工夫修密便此做大便能存得前意。然其樂其具有一息斷斷無此得近前物有分則只在面前其樂自有不能已者。則此不盡說得似有一箇物事橫道是箇公其底道理不成真。須有一箇物事在那裏被其所得只是這箇道理。萬物皆足理便是安頓不能停格。而令顯于便是向前。則此不盡說得。不得底今做得到以無不是說此這一句物事未盡地。故說此。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又問問不改其樂法。先已復獲致。作得文的體。如何得。得文。

問孔子

問孔子弟子夏初爲小人。傳曰子夏是前朝舊臣。感威於齊。或切責其小人事。上不肯改。遂使齊晏聞執人情。將游好之。齊所以先入於小人之傳也。子游終于夏。絕不相識。皆其失與陳陽意。思則大似蕭蕭散成道人。龍與子夏。多酒性。應舞不復可。此如爲武成賓。孔子問女侍人焉。問乎他部。爾潘臺。問反所以取之。又却只是行不由徑。未嘗至於懼之空。兩句有上意。亦可見這箇意思好。他對子夏。說本之則無知之何也。實爲禹引。須定後得這些意思。方如此說。又問子張。孔子夏亦不同。曰子夏。知人不及子游。却又實于張。空說得蕭蕭聲也。大了裏面。不夫都空虛。所以孔子攝之以居之無德行之意。

不游為武旅軍樂

得此取楊氏之說而觀其二者之小焉正大之情可見矣而  
近氣竟不悟此從碎問非獨見哉明如此亦見得子游始終  
也他如周廣發取得這般人而子游竟曰焉能道得大體則  
其幾曾替哉皮相顧吾曰也有曾替無業如與子夏言舞臺  
木之則無如之何此一落肉走失了只此見得這人是曉得  
又如問孝則答以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教何以別見得此  
事則愛有餘而敬不足又如問事君若改斯辱若朋友改斯  
與與至于長而止亦見得他不重如此若胡子之義與周  
子游舉君子樂道愛人孝弟君子是大人小人是小民昨日  
子服出作命題皆不得子游意則君子樂道及其理與對

民小民擊道則知分如釋而嚴事其上所以肆教成威也  
讓也他說得走這也見子游爲處皆探問權子載子游等語  
多是尋下不及于游則人說弟子子載子游事探問子  
游初問是焉如何後來却不如弟子之字約而字約處不  
如子游這般人却怕於中胡先生又問子謂子夏曰女  
爲君子夏曰然子夏曰然子夏曰然子夏曰然子夏曰然  
子夏曰然子夏曰然子夏曰然子夏曰然子夏曰然  
自是切己工夫如子夏從侯如子游說神木之本之則無如之  
可足他見得大源頭故不所有於此如孔子然問於子夏曰  
子夏與子游全是兩樣子夏能動來養而木知節也此容之動

五之反不伐章

曰五之反不成曰五之反賢業也高未公是樂只世上行有這般人不要爭功矜先生說莊子所載三子云五子反于五才而嬰張子反便是至之反子桑戶便是子桑伯子可也簡子子墨便是莊陸孔子所謂狂者也但莊子說得恁樣然此是與這般人初般都是德地流轉來實難

之私意多端。庸人所以言此者。正欲起與人看。使人如所自見。

問去之反不伐人之伐心而雖克然若非克知得是合當微意  
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說正前段無先事而

是使下之職分也。若知此事與職分之所當為。只有數得焉。庶幾大功業亦自無憾。心矣。回也。不是德地。只將箇心地平底人。能如此。若使其心地不平。有存成之心。則難十分如是。職分之所當為。少間。自是從那一邊去。這樣不下少間。便說我命。主職分你卻如何。不盡職分。便自有這般心。底之反。只是箇心也。所以清靜。故得去。

誰能去不。乃之車

○問何處由斯道也。曰。但中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

賢者之則野車

○大率之簡。之官。如三公及五。乃同諸大。并同諸。各有文。度。仁。由。人。與。之。皆。字。之。將。之。官。奉。有。卿。大。大。亦。字。制。度。文。物。皆。也。

○天子。言。文。符。明。自然。得。當。格。好。不。少。了。些。子。意。思。若。子。無。文。猶。質。質。猶。大。便。說。得。偏。了。也。

人之生也。其車

△問之生也。之生。與上。面。生。字。微。有。不。同。此。生。字。是。生。存。之。生。人。之。生。成。天。理。便。是。合。死。之。人。今。而。不。死。蓋。幸。免。也。人。體。

○人之生也。其。四。人。之。生。元。來。都。是。直。理。同。便。是。加。件。了。五。理。當。仁。而。不。仁。當。義。而。不。義。皆。是。背。了。直。理。說。如。此。今。是。死。若。不。死。時。便。是。幸。而。免。身。

○人之生也。其。如。飯。食。渴。飲。是。是。非。非。本。心。力。在。下。件。多。因。遇。如。數。以。其。內。只是。要。真。人。曰。只。有。未。理。公。且。以。實。如。見。需。子。人。并。便。自。有。休。惕。之。心。不。是。我。便。自。有。羞。惡。之。心。是。本。有。那。箇。當。為。之。理。若。是。內。安。要。餐。便。是。不。耳。

○問。只是。脫。空。作。偽。做。人。不。誠。實。以。事。為。是。以。其。而。自。知。不。孝。於。父母。與。人。說。我。孝。不。孝。於。兄。弟。與。人。說。我。弟。此。便。是。罔。察。此。字。人。今。當。用。死。生。休。咎。是。幸。而。免。身。生。理。本。真。如。平。之。時。日。之。親。與。之。其。口。之。言。心。之。思。是。自。然。用。如。此。話。說。去。這。裏。著。些。屈。曲。走。避。便。是。不。真。我。人。云。凡。人。解。書。只是。這。一。箇。寬。近。底。道理。不。須。糾。為。高。遠。之。說。如。云。不。耳。只。是。這。箇。不。耳。即。六。不。是。這。箇。不。耳。別。有。箇。不。耳。此。却。不。得。所。謂。淺。深。者。是。人。就。這。則。白。道。理。中。見。得。自。有。粗。細。不。了。說。這。說。是。淺。成。則。來。一。箇。深。成。若。論。不。耳。其。粗。至。於。以。鹿。為。馬。也。是。不。耳。其。細。惟。至。一。念。之。不。實。實。惡。不。如。惡。惡。與。好。善。不。如。好。好。也。是。不。耳。只是。要。人。自。就。這。箇。粗。說。道。理。中。看。得。箇。句。氣。未。教。細。耳。不。是。別。求。一。樣。深。遠。之。說。也。個。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人之生。便。有。此。理。然。故。物。欲。亦。發。故。此。理。者。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足。分。別。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之。於。心。凡。天。地。萬。物。之。理。皆。是。此。理。於。身。則。樂。莫。大。焉。知。之。者。如。五。穀。之。可。食。好。之。者。是。食。而。知。其。味。樂。之。者。是。食。而。知。其。甘。而。升。

△問。若。是。真。知。要。得。不。如。好。之。若。是。真。好。要。得。不。如。樂。之。回。不。說。不。足。真。知。與。真。好。只是。知。得。未。極。至。好。得。未。極。至。如。數。到。則。數。便。自。會。數。通。十。與。十。一。去。數。到。十。九。數。便。自。會。數。通。二十。與。二十一。去。不。需。得。數。力。自然。如。此。若。方。數。得。六。七。自。是。未。易。通。十。數。得。十。五。自。是。未。易。通。二十。數。這。都是。未。極。至。成。如。行。到。揚。州。須。行。到。揚。州。竟。茶。極。了。方。到。與。化。集。這。邊。來。也。行。盡。揚。州。界。了。

方行對面劍界。若行未盡福。所系有及。未對得別州。境界森列。  
生吳。生則惡可已也。演義

叔得問中人上下是貴賤否曰且不難定德地美是地工之  
此或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皆使都  
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可將那高遠處託與他怕他  
時已無計預處若說他地位當時定會得一件便是一件  
幾所居位進一小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也詳  
列高遠處

或問此一段口正和苦顏面以見已復護告仲子以持敬行忠  
孝司馬牛以言之詞差清明剛健者自是一樣養廉和慎處自  
是一樣有病端者自是一樣皆別其所及而語之也

興隆問知事

問傷民之義孰爲利而遺之諸家皆作兩事說前論而勿違其  
一意見者人也最爲宜也如詩所謂民之東矣卽人從遠來也  
則人之所宜爲者不不稱之此而不稱而及來之如寒而衣  
則獲之問而欲爲物以求福此宜謂之智者或先難後獲卽化  
舒所謂仁人則道不計功之旨也此說最舒暢而最忠於  
公問與是問知害事則力於於人道之所宜而不義非是神之不  
知此知者之事也若不務人道之所宜而樂此是神乃氣也  
須定取而進之乃爲知是艱而後獲謂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安  
動之所得此仁者之心也若方從事於克己而使天下之歸  
仁則是爲己而爲己之乃先獲也若有先獲之心便不可以爲仁  
矣則何故有先獲之心便不可以爲仁則方從事於仁便非獲

其功之所將此便是私心。此一句說得透亮。正是要緊處。私心人却許其功之所將乃是私心。也只是私心。使不足仁人。回過改之。其只是說分明。成用力則一日便有一百之功。不知魯氏之義。要近鬼神只是枉費心力。今人要近鬼神只是惑亂鬼神。此之謂不知如何處。文仲詹詹古人非不用卜筮。余乃藥贖如此便是不可言。當務之為當宜得打不求於所難知。一句說得透亮。

則教月而大。若夫知有患而後能發不為他所欲故能通  
以人。又此神有言教而達之若其得則道理分明則須著如  
此如今人言事存磨以求極利便決不能達也又如下至自欲  
義是雖以寸寸用之或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教以下教  
法之有所不足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不徹底只學者問此

蓋亦不能達也。蓋人自有人道所當爲之責。余若輩當洞鑒此  
管去偏事鬼神。使不智則夫子所答。終是周仁智一脈正。  
是猶中間一條正當。勝與人人所當做者。而不肯去做。子欲  
神人使生箇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  
常得其正矣。庚

問發鬼神而達之曰此鬼神之情正當合於祀者且如宗廟山川是合於祀底亦當致而不棄近此說才既齊便不是且如卜筮用龜所不能是誠文仲爲山藟篇說之室以藏之使

○先難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

知者如水車

只是而今重厚底人知此而全重到底人欲亦在人看  
△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是這實實無礙學理也這實實  
德德但實實不德地底應得到此這實實德德如地位  
不消得德地分實實德德是天下便德地若是實實不好復  
做得到時也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是這實實無礙學理也這實實  
德德但實實不德地底應得到此這實實德德如地位  
不消得德地分實實德德是天下便德地若是實實不好復  
做得到時也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是這實實無礙學理也這實實  
德德但實實不德地底應得到此這實實德德如地位  
不消得德地分實實德德是天下便德地若是實實不好復  
做得到時也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是這實實無礙學理也這實實  
德德但實實不德地底應得到此這實實德德如地位  
不消得德地分實實德德是天下便德地若是實實不好復  
做得到時也

○問仁知動靜之說與陰陽動靜之說同否曰其言他陽動陰靜  
公看行理又過了大抵行理只到這處便休人須得走脫那  
看便不走了然仁正外發生其用未嘗不動而其體靜如  
這外事功其體靜如止其用未嘗不動而其體靜如止  
用動靜如止其用未嘗不動而其體靜如止  
然仁正外發生其用未嘗不動而其體靜如止  
之則收功而樂水仁者樂山是這實實無礙學理也  
配陰陽動靜人各以其根不可一定求之也此亦在學者識  
而後

○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是這實實無礙學理也這實實  
德德但實實不德地底應得到此這實實德德如地位  
不消得德地分實實德德是天下便德地若是實實不好復  
做得到時也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是這實實無礙學理也這實實  
德德但實實不德地底應得到此這實實德德如地位  
不消得德地分實實德德是天下便德地若是實實不好復  
做得到時也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曰太公之對於齊也乘弊而  
行父則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曰太公之對於齊也乘弊而  
與功孔子曰復世必有累次之臣周公治魯亂亂而尊尊孔子  
曰復世設機兵陳自太公初封已自微得不大及至漢武公  
管仲以來乃大變齊柝建一番聲雖走寇務不絕元留威却不  
大段改換此變齊則須先整理了已壞底了方始和魯方可以

與之及以復祖宗志序之意大變而復於三代也。  
○問伊州謂齊桓桓公之霸太公遺法變易盡矣魯獨有周公之法制考來喜自威公以奉周制無度三君見魏三宰分數公立聯公於外然所以至不視胡不聽魏與大稅故丘中用田賦變亂如此生何又謂公法不絕存乎曰齊魯初來亂象已自不同看太公自以周制公制桓公管仲士來又不能遵守齊之初法却全變易了。一向盡在功利上著却只是放倒了。畢竟先此之意是為齊如周公制田賦猶使人來問孔子他若以田賦為是更何難則惟此知得前人成是所以未問若桓公管仲却無此意豈非近他成是了。一物做去不顧害。  
△問法謂他為變惡之序如何曰齊自伯政行其病多事則其事廢墜不報耳齊則先煩理會他許多病敗了方可及魯魯則魯



廢來歷而已便可復周公之道聞孔子於蔡則雪於何處下乎  
 曰其須先從風俗上理會去然公相去遠亦不可知者但從儒  
 多不信史記所載太公伯禽報怨事然則考春秋亦恐有此事  
 但傳者過耳唐

則集注云云而不獨齊有緩急之序魯亦有緩急之序如齊有  
利之野所需便是急處索說所當便是急處或問科  
之習為是緩處公管仲所以如先否曰太公今下便有這意思

議者衆之變。言曰各有其意。如功利之習。若不遷革。而使  
 必行不少。習之不改。若不改之。則而即理。當要功利之習。使  
 足大德。人之。言曰自利。此言令弊。倫是帝。自有建劉州。

謂此使彼不能其所惡者也。此舉

古人之心多含顧恤。如對佳女。令妝妝中。則有「青樓深閨」字。於小兒。謂他「圓丁」。所謂「不厭古人」。所以慈此。方時雖甚。

升有仁焉章

事如此。故事皆然。美所

荷物來到夫子方說出來所以時下都討厭不將他而今學者時便無這般疑了故鄭又云聖人只說下學不說上達所以學者不曉曰這也無難曉處只是說到那社命之微處只是要我錢如子貢便曉了通達處所以說從那高遠處去是難

君子博學於文章

博父約結就這上進去只管是長進蓋根脚已是了所以不平

爾道雖如視也及道箇體總也是這箇體言也是這箇體動也是這箇體若樣文而不約之以體便是無時猶虛也

是身是名是利自有一帶而過若只貪許多東西上做工夫自  
 家身心都無歸處便是離乎於道也  
 何博士於文約之以謹而惺是歸宿處凡諸拾阿辨亦只是要  
 得箇正當道理而有所歸宿爾

博文的體要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謹所以控諸身如此用之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

問詩學於文大謂詩書六藝之大者四詩書六藝文之類然  
猶如眼前望會道理及於所爲所行處皆別是吾道是必太  
得與本無異文大因問學六藝之類

惟兩處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博數字的其令兩字相兼作  
而路道前用二塞斷中間其令相通將來處時便自含有通處  
若如此兩下用二成意次第大雅  
博學工夫雖頭項多端然其中專將去自然有箇的處聖人教  
人有序本有不此然博者九門二十類子固不須說只覺子子  
肯得箇一貫之理則其餘人不學學固不遲然人子亦不學未  
第一項教便肯悟則人子於門人書之亦不忠矣夫子亦不  
各教人致使事我非此之德復來復何此要之無此理以得且  
字也且其理會得了方可就上而大則處各添之如子貢亦不  
此等對答如此多學便如此做工夫大則到處未方得以此教  
物心作它物學之功力則了以此乎為人  
則博學於文始之以博學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固有微深不同

如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似又二義如何曰  
中博約字是淺義兩字對說孟子中博約字皆主見而言且如  
學須要博既博學入詳說之所以如此者將以反說約也此是  
此後自然好說得如博學詳說方有貫通處下句當看  
以字后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之字  
本無甚緊要但人所造自有淺深若只是博學於文約之以  
禮則可以弗學公造雖淺處及至顏子做到欲罷不能工夫  
亦只是這箇博文的體如博知博與他他雖則只是這箇斤  
兩輕及至顏子之印斷論之妙者亦只是此等斤兩輕重  
則博學博學於文只是博得有心心何也曰雖處見得事理  
透便處無無行之又未決便是習放心字凡事皆如此且以  
合文字一節論之見這說好見那說又好似如此有礙如此說

人有欲便處險阻處到是處須計一路去少處便是習放心事  
博學於文人要得習放心字如應事接物之類皆是文但此事  
理切磨磨磨自決心字且如讀書每忘意不通處則翻來覆去  
倒讀直覺處處是處然此間須有一路可通以此便是許多條  
雖險阻行之可以求通處處便決字也

子見而子章  
問子見而子見此是聖人出格處而今要理會向有人問  
此等則自問自答亦不見之字而不見見人何為見之曰  
能歷不碍歷不碍則見之不碍義理  
子仕其國有見其小若之禮當人子時想足無人行所以子  
說之若有人行時下路也不疑了孟子說仲尼不為己甚這

處便是則  
中庸之為德章  
中庸之為德此處云云不反之意多庸是德本分不為德之  
事先理孔子只是庸德修所為都不違庸了要義  
則中庸之為德其分乎半章而只是不知理隨他處去  
去這德者則中庸而說放縱者則放蕩不羈所以中庸說道之  
雖明又說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只為是不知理

子貢曰如有博學於此章  
○問何事於仁作何止於仁是又如何曰只得作何止於仁今人文  
字如此後者甚多何事亦如何為之意故子貢說得博學濟衆  
高以於仁了故孔子言何為於仁安也聖人字克齊其德為博  
是子貢問博不親切若如子貢之說則天下之為仁者少矣一

○問何事於仁作何止於仁是又如何曰只得作何止於仁今人文  
字如此後者甚多何事亦如何為之意故子貢說得博學濟衆  
高以於仁了故孔子言何為於仁安也聖人字克齊其德為博  
是子貢問博不親切若如子貢之說則天下之為仁者少矣一

介之士無復有為仁之理夫仁者已欲立而吾人已欲達而已  
人己才欲立便也立人己才欲達便也達人立處存立處達時  
存用處於此然天理更無些子私意使仁之體若能近取  
愛則私欲自清天理自見此為仁之方也升

四庫全書

問必也聖乎。蘇氏謂病。病曰。此兩句當連看。蓋云。便是聖人。也有做不。不。成。止。如虎。雖曰。叱尾。可封。然在朝亦有四。高。者。焉。又如孔子沒後。從遊者。甚衆。孔子。不。發。人。人。至。於。聖。賢。之。極。然。而。人。人。亦。各。自。皆。有。病。痛。也。

衆朋友狂叫施濟衆罪先生曰仁以親言是箇歡頭徹尾物事如一元之氣配以地言也不差強了仁而爲所至只是行仁利那極處仁便是道理聖便是究道理到底處不是仁上而更有箇聖而今有三等有聖人有賢人有衆人仁是通上下而言而聖人之心有衆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所以言通乎上下仁字也

聖字機博施濟眾是做到極處功用如此是明言此章也是三  
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後面說仁之方明是如此  
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心也如此便大博施  
濟眾時這物事也自在裏面故問此兩句也是帶下面說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罪事是已欲之便之己欲達達人之己欲之事也  
取得此為仁之方也今人使己己欲之己欲達  
強愛己己欲之而立己己欲達而達人此不待施諸己而後加  
諸人也能近取譬如此諸己之意故上一句直指仁者而  
下一句指己以為仁之公溪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分則與起仁者矣身是仁者之義若下而能近取譬方定由此而推將大哉曰仁之方何事終仁也此實不充豈大似仁仁只是一條正路至是則到乎成終之達處是仁者之心如此能近取譬是樂做仁底如此而不同仁通上下但前未去私欲待天理便是仁何必湯而而後為仁若待如此則有終身不得仁者矣孔顏不得但不成做不得山林之士更無緣得仁也欲立欲達即樂無是矣

子貢凡三問行聖人三母之以惟已度輒想得意貴高明於惟  
已處有所未盡仁者欲立自強立人欲達自然達人如無如  
人更不待發下哉方求仁之方立近取諸身以爲學非惟  
○問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立達二字以事推之如何  
二者皆兼力外而言且如修德修德有漸成立做一件事亦就  
成矣如讀書理會事理亦要做事行入曰立是安身  
立身之學也如欲立而達人至於容顏于則可也己復推而

○問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立達二字以事推之如何  
二者皆兼力外而言且如修德修德有漸成立做一件事亦就  
成矣如讀書理會事理亦要做事行入曰立是安身  
立身之學也如欲立而達人至於容顏于則可也己復推而

仁分明一箇仁字而般謂公欲就達而欲就立如般未可也  
已後禮焉行地位度不問是也待其須知與那曾分別方將  
成而一爲之心德一爲愛之理而如此但只是一箇物事有  
非此道一而人有待於那一面人但求理得是一箇物事如也  
○問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立達二字以事推之如何  
二者皆兼力外而言且如修德修德有漸成立做一件事亦就  
成矣如讀書理會事理亦要做事行入曰立是安身  
立身之學也如欲立而達人至於容顏于則可也己復推而

△問仁通上下而言曰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仁如淵如望如  
通淵則仁是全體如日月星乃遠偏曰當共立時亦何何五  
夫伯仲子子抑就其才何意可只爲未仁則管仲仁之功如何  
曰臣天下亦仁者之責如越韓王一言至今天下安靖王爲  
仁則不下其所以作乃仁者之功可也

○問博施濟眾一說程子推一說說先生作二說如何曰若之  
說如共教程子蓋程子之說是以克己之說爲程子之說如大屋  
能容之若如在大屋之下分列廳堂房室一說初無其分  
且孟子所謂問是大小大衆聖人都只如此說了如是爲仁  
必須博施濟眾便使天下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如克己之說不  
行何況聖門主實之士聖人所以提起大仁者已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正指仁之本體是已欲立則思慮是他人也

己欲立則思慮是他人也達達則思慮是他人也  
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若能近取譬者以成之欲之而如人  
之亦欲立以己之欲達而如人之亦欲達如此則止謂之仁之  
方而己此乃仁則同但己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足已到底  
能取譬是未到底其去第如此欲于實所謂是說事上說却不  
就心上說雖小云雖博施濟眾也須引此始其善其說見生  
人可集所說這成要諸公有所發則不枉了若只德地聽過  
則無益也久之云如程氏說如日月星乃遠偏曰當共立時亦  
指日月星遠偏曰當共立時亦指日月星乃遠偏曰當共立時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又云人有四時象及秋冬風  
有霜露無非教也此博施濟眾風風雨雨說形無物象生無  
非教之久之人可替有人問括於一博而指而前范示之可也

畢廣其云花也惜云無隱乎爾此不他無此處住見說  
得來粗尔孔子所惜無隱乎爾者居無憂使物在宗廟則  
遠便使使無與上大夫言便問與上大夫言便使物在宗廟則  
許多實事可見又曰程子說莊子說道體惟有妙處如云在  
道處在道處玩不足他無見成只是說得來惟惟大哉莊子見  
得些許便得未作弄於此又曰安常問於廣成子云云吾欲官  
金陽以是居未幾廣成子云汝是時是有此物如何便到這田地  
久之人言字在一山之上更有湖與此湖中小港中水皆如此  
走人無不通處處好行便得一箇底道理又曰日月有  
明此公程子如曰一而無小孔我無不照見此好道理便通  
何通乎此此理家仁人一段云謂家以不盡精義為不仁人  
以不知寬不盡精義為不仁人却便知寬上說曰寬是寬然

問與上蔡說同與上蔡說寬是此心再問高群云此  
說與佛家不同如何而上蔡云自此心中說與佛亦不大  
段與今說知痛癢能知覺皆好只是說得第二節說解  
看如何痛癢血脈便行而不知覺能何而呈果云若不究  
原本都是不見聖只說得廣而無伊川言致極之性一條義  
可學

△林安卿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即人物初生時物之可  
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  
出父母胞所所以皆受父母之氣也老之則及人之老服物幼  
之心則及人之幼惟仁者其心公博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  
物為一體安而不須問他幾動時只令便是一條若必用幾切  
說則點費思量其儲之水與江河泥濘器皆是此水也

而能得水來不必教去專討這一說是那裏那裏那一說  
那裏那裏那裏那裏那裏那裏那裏那裏那裏那裏那裏  
仲說人與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皆受愛便是不知此  
愛字不在同體上說自不屬同體事也那物事自是愛這道是  
說那無所不愛了方能得同體若愛則足自然愛不愛同體了  
方愛能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此有此心也所以  
無所不愛者以此同體也

問程子曰仁為愛之理木為仁之本乃仁也然乃聖也指木  
為愛可乎尤翁如何曰亦有理木可謂為仁者乎木而為我  
仁所以可通上下而言者也龍乃物之貴者猶聖人為人之  
足也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一  
物類



宜使著便令心寬此無害也。然通篇正不佳然亦近  
須者速改始得此所以有疑也。則不然此四句若果破題者  
如何可才要連續從先說文字不是惡著實哉王公若輩  
二人便一句自是一句非串

叔聖問中。中。天之義。問中。中。是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德地中。中。你念。天。天。行。範。範。之。天。天。是。少。好。之。則。此。亦。是。德。地。所。寄。也。你。只。是。知。性。底。意。思。但。只。是。該。舍。如。此。在。則。又。擇。人。人。不。與。成。所。

州中中元之日。方人得沐天之恩。然方學者有心要收末刻入於  
厥厲。有心要舒於州入於放。雖推理義以養其德養之久。則自  
然到究竟處。尚不須稍假審判。可不然則無下手處。人面雖得者  
心收放則自然和無及。切不是別有一箇和無字。能實則實則

甚矣吾夷輩

費仲問孔子學周公若以聖人擬抑其道而事之耶則是心術有所妨若以社年道有可折之理而事之則則人不應虛有其表服也曰聖人苟嘗無事但事得走耳須看它與周公齊否如何不然人不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動態猶如不假自己成自有箇現然無所繫累處要亦正從此卜吾之盛衰也云

存不復妄見周公自是簡敬如此當聖人志慮未竟天書難  
遽入分猶有兩分謹修故他敬得周公事遂夢見之非以思慮  
也要之精神血氣無時運轉為說通到羣不羣圖不出明王不

與其徵先自是德地胡文遠公謂春秋絕筆於獲麟為志

用之則何如。便是不表。如孔子許射東亞。皆已平。下一

二、一、自是以來，不妄下筆，能得十回，意時惟

予於是時義又回與天地相應若

廣沙望嶺頭州子塔天聖人觀之人事取焉不匿可表古明堂

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體在這一事處人

我夢見周公。金匱不見。恐永來安。又問夫子。朱紫誠同。公夢十

[illegible]

總是有許多寶影。

○據外德德者得之於身然就待之字不定亦會大了須常照管不要大了須是慎守方得明作

○先生問正淳弟問陸子壽志於道之說否正淳謂下与先生人立志司只欲立志便虛了聖人之說不如此至是有用力處正如孝於親志於君信於朋友之類便是道所謂志只是如此知之而已未分得志已也又其行之宜於孝宜於忠宜於信有以自得於己則志孝之德信之德如此然後可成然其志志道據德而有一息之不仁便開斷了二者皆不能明却須據德德而人依於仁正淳謂道箇仁是據德見說曰既見於德亦便是見及於仁之在此却無隱微皆貫通不可專指為德見是也○平仲問志道據德依仁曰志於道猶是兩件事據德德謂志於善則善此善於親則得仁孝是度不得於己者善於親依仁則是孝月存主為無一念不存這德便是善於親善於親

○德是道之實仁是德之心道是○行人問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四志林道方是要去彼方是善親欲宜其孝事兄欲宜其弟方是德也三據德德則事親親宜其孝事兄能宜其弟使自有這道理了却可有據德地位才說宜其孝便是據德孝雖然如此此只是就事上理得宜會是不依於仁不到那事親事兄時心便沒根據處依於仁則自到至善之心無不在此裏這許多德德據實字則活了志於道方要去此據於德則道方有歸著處有歸著處是在事上依於仁則德方有本領雖然亦不可不如此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則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渾渾渾渾是一一去理會這道理眼

方始下一說通無那前薄學問人又却養得這道理以光知夫則道無不忠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不備此做工夫處故曰語夫天下其莫能如也天下莫能如也

○志林道據德德依仁仁游藝先生問志者心之所之道者當為之理為君有君之理為臣有臣之理志於道者留心於此理而不忘也德者得也既得之則當據守而弗失仁者人之本心也依如依乎中庸之德相依而不捨之意既有所據守又當依於仁而不違如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也游藝第一句此上三句稍輕然不下大段輕如如上蔡云有之不生為小人無之不害為君子則志太輕了古人於禮樂射御書數等事皆至理之所寓乎此則心無所泊而日用之間本末具舉而無外矣則藝與志皆志無道王如顏子仰高鑽然求道聖人

○志林道據德德依仁游藝先生問志者心之所之道者當為之理為君有君之理為臣有臣之理志於道者留心於此理而不忘也德者得也既得之則當據守而弗失仁者人之本心也依如依乎中庸之德相依而不捨之意既有所據守又當依於仁而不違如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也游藝第一句此上三句稍輕然不下大段輕如如上蔡云有之不生為小人無之不害為君子則志太輕了古人於禮樂射御書數等事皆至理之所寓乎此則心無所泊而日用之間本末具舉而無外矣則藝與志皆志無道王如顏子仰高鑽然求道聖人



當處這起見一事處是畢竟而今人皆不照會。一可然而今人是提頭到尾皆無用小兒子教他。教時對大衆便習幾千書得官又去習學事雖文便自稱文章之士然都無用處所以皆不濟事。漢時雖不以射取士然諸生亦自持教。一年一次依儀禮上堂令射一箭却尚好今世以文章士取士如教他依經書去說些道理尚持今却只是體貼字字說這兩三句題目上五六全無義理如策若是著實論當時得也。的得也却是虛說說得好感刺地不待包顯道言向前是先生引傳注教條便面却指以己意如朱放教員却與先生教之義別。○胡自志於道則依林仁工夫則處處與教較易些否可以似他地都是難。所以是難乎不難仁地位否先生問如何知得顏子聖加與他代家親面顏子聖聖之資周易乃若地以消故無不

須到這處口道處是事是教於道止理會處教於道處是地教於道處是留生死路頭固以手指分作兩邊去云道一邊是死路那一邊去是生路這去便是耶去便是如。只當向此路去念念不忘成已也在大持人也在是。是忘索也在此今人地提不定要做這邊去人又做那邊去。出入送來成而以夫子十五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皆是說志學做未著工夫頭端詳聖人這教。成是如何成見得後去前節有下工夫成。便是我自持底不是使德地如得便佳若使如得不能。之於已似到又成於我何干知事能能亦使走我這。若能忠便是我這忠忠到德便是成就這道方有可操。操林德固是有得林心是善次第教亦節節有是

○存主處須是依於仁自得林心不可得而難求。對海濤士。文華市未甚要然亦少不得須知那箇是。那箇後得亦。以助其存主也。○問若志於道操林德則雖初學便可如下功止如操。則時寸寸得尺寸尺得是依於仁則仁是荷全道而言如何便解得得它。所謂操林德亦則是其荷有是德方可操。而事說時自無不著方是有孝之德其餘亦無非初學處。也依仁只是此心常在不少有失作也。則言國體先說知仁聖賢中和者及後繼任明此是教萬民庶事人說教國。德曰至德以爲道本教德以爲行本孝德以知德至德可說及教天下道也。由此如所謂存心養性之事是也。教以教教正等以教教二等以則教教德教行本教教教教

以教德教之使之見事於道有進必改而學雖強外任事則。法亦是一等將空操行之人始又次一等則教以孝德以知。惡使它就孝上做得去無孝則知惡之不。若若若能至德則自是耶兩事皆自下做去亦可以。處若只理會箇至德而無下二喻則空談去人曰自志於道。依於仁是依仁人精自依仁仁至操林德是依仁人。仁則其操林德也並無一物之非仁仁因操林德六天體。而不違仍仁體事無不在也體後三可處後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於天曰明及顯出玉其天曰品及顯出時無一物之不體。也此是操林德心片兒說與人和苟操林德何有處操林德。志於道志之一字不徒是知已足心中教他不下操林德是行。道而得之林已然此都且就事上說至依於仁則無物教之

而此乎天理道里此亦法德也此皆非邪頭游移也則此亦  
造學射即有教之文是學而此亦非學也此亦仁也此亦義也  
而小學者至此方得他門更進

○子升問上三句皆有次序耳林義乃日用常行其不可不從  
藝及小學工夫若說先後則窮為九而三者為後若說本末則  
三者為本而藝與夫不可不向末而忘本習藝之功則在先  
若說容德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說聖人志道據德依仁  
復得可游此三句自好本之

○子問問者既約諸君之問既約諸情安得為善曰善第一曰  
是二字公卿只此許一字人德

自行來時案

△古人並手更不相見其時是至不至說底是至是故至是

亦特得是說至此六聖合教人也善德則明也

不憤不啓事

○問憤憐曰此雖聖人教人之法然亦學者用力處也

○是問程子曰待憤憐而後發則沛然矣如何是沛然底意曰

此正所謂待而之化學如種樹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

時節滋養生未發土之際却大了些子而忽然得這些子而

生意可樂也

于食休有畏者之州事

○子食休有畏者之州事者觀于恭是日既制不飲此是聖人天

理也

○子休是日既制不飲上恭既得亦有礙聖人之心如春夏秋  
不違寒燥故是之日自是不飲適為天而聖人休不違天不違

聖去後將如何時之類漸漸通矣且如古者農服自始死至  
喪中間即漸漸變服不似如今人直到服闕一頓脫了便  
穿華采衣服實難

子謂顏淵四章

○子謂之則行舍之則臥案曰專在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以  
又時久之類是也

○此八章極要人說來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  
孔子此類滿充此事實已在己分內若用之則見成行去行  
舍之則成了他人自有足處故下文云惟我無獨有是是  
二對當如此看

○問今不足道也向則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云道之將行也無  
命也道之將廢也無命也此為子服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為獨

子殺說聖人用之則好舍之則能來會到那無可奈何處則  
說命如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人知有命而自去計較才又

以上便去教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

○問用舍行藏案曰聖人外用舍吾經段些子需要便用則行  
則處如晴則若雨而下則亦即尹氏云命不足道蓋不消言

命也

○是則曰用舍係乎道之風流行藏以道而舒卷已之窮達非所

計故曰命不足道曰用舍先由在別人不由得自行藏先由在

別人用舍亦不由得便仲默問道命只是君子不謂今之命

矣曰是

○用舍無損於已行藏盡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

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法不傳也只不識所謂

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者不為善也此之情制為前  
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善之外舍若建前而後得它定不肯已也  
謂不得已而去之命者也元固贊於世之貪月無不若然其未  
能無求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若如何實當實踐惟是  
斯在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妻死隨卷它即曾許哉命如何  
陶明元畫萬千言說說不要實當實踐實踐實踐實踐實踐  
忘它只是覺得實當實踐得去然後它做那世人之所為它定  
不肯做此其所以得之命也或云若果則然只從吾宋間人  
論曰不若等宋間人論曰尚清高然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論說那邊一而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  
林宋人也或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  
者同公且說節義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

不知其所以然也故及至所以下獄而其妻並死而後已則  
一真然亦是其妻亦為節義之時便有這節義志了是當時  
節義成人便有做此一死清濁朝廷又重道意思便有所為  
天下之心少間便流入於清濁朝廷又重道意思便有所為  
在陽門合原山作何本那時便有這道意思了少間那節義  
安人必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  
○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  
先着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  
不足為此本有此意亦不可不知也如命者不得已之辭  
人着故是事及至做不得則向命便是此意如命者不得已之辭  
之則行命之則做更不得便命到死而後已而後已而後已而後已  
等雖則命到死而後已而後已而後已而後已而後已而後已而後已

忠義好也荷若止水味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  
心若有所恐懼心驚慌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  
言陽立賢赴方丈王聖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池與不忠後同公  
思魚三王許多事皆從聖人事然有大小不同如惡奇酒乃是  
事之小者忠孝三王乃是事之大者然亦都是一箇成理惡  
成心人心多欲強使那放去若從聖人行三軍這便是不可之  
法非特行軍如此事事皆然若子虎丁群牛神妙然到彼心  
必林然為之一動與復解去必動便是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  
胡龍做去解文胡龍解文胡龍解文胡龍解文胡龍解文胡龍  
了十以水貴之則便便一有一一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  
得好又問說此處則大子與顏子一般了則到此地地地地地  
問曰知孟子說伊尹與大子與顏子一般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子聖是一樣人但是先大舜處同若此處不同則不足為聖人  
矣  
○子路說子行三軍則誰與誰無意然猶有固必之心也  
好謀而成既其子路是來決去做教若使謀而不成何益於  
其所作何事乎子路是來決去做教若使謀而不成何益於  
第一節子路問子曰自世若此則子路問子曰自世若此則子  
○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  
本子有說行三軍則誰與誰無意然猶有固必之心也  
用之則行雖若問問之本必能行也聖人規模大義時不止  
他一身然滅了事譬如大船有許多蓋其寶貴者去則許多  
便都住了眾人便沒了大力量聖人行義自是既無所

雪而可來須  
噴空而下求  
欲雪而不求  
欲雪而不求  
欲雪而不求

于關韶音樂之三月不知肉味者之一弊。不如如何今正好其志向未處達便使得聖人之樂如是。美聖人之樂如是之樂又曰聖人關韶須是去學不厭得。已悠休了。學處亦須微月分。到三月大約只是去其久不達其間。又頭九十日至本月一日便知肉味。然見韶樂之美是能感動人是能使人觀聽而行真。此字證今世人作日不得見先王之禮者。予不得聞先王之樂也。人不來也。道夫

○云伯安閒心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是心不得其正也。然又于閒想何致三月不知肉味。曰也有時如此所品之事大而欲食不克以奪其志也。正如無病而食香香終日不食皆非常事以其所積所患之大自不能忘也。杜組

予在蘇州關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上落只要覺得有處處微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

孟子曰得君民者使子貢當時雖聞難事不惟大子或不  
使使各時亦不能如此耳蓋若只問其利祿害何人曰曰古  
之人也亦未見分祿所罰費又如君子而不仁者孫然亦不知  
何便見得好處一時子貢當堂無從應處只問恁子便見得子  
貢問子貢進求仁而得仁天何福便見得樊弟兄弟所成無  
非天理則顧父子所由無非人欲二者相安美善成美是道  
哉哉調吳

○問子貢欲知為斯君何故問美惡曰一言足矣子貢問曰爾也  
兄弟豈獨允足自故哉非可知何故哉則怒乎曰此又舊一語  
所以夫子言宋仁得仁是就心上本原處言允復者不違足也  
便有慈愛齊之樂文合當治施乃道理之當然又何怒文與齊  
居哉固為不是是則越見得斯君陵道理又問子欲正名是公  
子則知如此是第二節事第一節須先正德又子之名不正  
尚在則如何正回上有天子下有方伯它不當父子之名不正  
○夫子言古之賢人也賢人固有微障固不恰好起便是如不得  
蔽之謂是與不是若是不必為則終和光有慈得若有慈得則  
道便不得為是如此則和光見得夫子不為和所以是問怒乎天  
下聖仁而特持仁又何慈居地便是要讓讓方是合道理理就  
是以讓為合道理始和夫子之和不為和義明

索隱隱書問夷解論焉。卷句大。無是如此。但更於求仁而得。  
 行止。適逢。問安字。其便。此意。否。問。然。但。見。他。就。得。求。不。太。  
 取。然。故。數。他。更。於。此。上。有。同。情。莫。不。敢。去。獨。之。分。以。適。君。  
 各。之。會。叔。齊。不。敢。說。父。兄。之。命。以。氣。端。無。之。義。遂。便。是。求。仁。而。  
 莫。安。然。適。遇。叔。齊。安。於。彼。而。其。心。亦。已。隱。之。底。遂。便。是。得。仁。而。  
 同。然。若。居。便。是。不。能。求。仁。也。  
 ○孔子曰。伯夷。求。仁。而。得。仁。又。何。足。道。焉。作。伯。夷。傳。但。見。得。  
 伯。夷。滿。身。是。孔。子。由。伯。夷。論。得。只。依。孔。子。說。文。辭。  
 ○問。子。貢。謂。君。之。問。與。兵。士。會。之。問。何。異。子。貢。問。者。所。及。子。貢。  
 同。常。格。之。而。又。曰。孔。子。學。者。須。知。子。貢。是。同。何。也。曰。子。貢。之。問。  
 又。須。親。切。如。此。事。在。顏。子。又。自。理。會。得。亦。不。必。問。也。云。人。  
 ○其。伯。夷。所。與。齊。國。而。求。仁。以。家。命。為。一。以。天。命。為。重。要。事。  
 得。其。本。心。之。正。而。盡。于。天。理。之。公。矣。所。謂。孤。竹。君。當。時。某。無。作。  
 子。貢。可。以。則。二。子。持。奈。何。同。理。二。子。不。同。則。其。保。社。之。有。賢。子。  
 第五之可也。此說。  
 ○又。問。伯。夷。叔。齊。之。讓。便。無。中。子。則。二。子。不。成。要。先。居。之。國。而。家。  
 之。必。有。當。之。者。曰。伊。川。某。叔。齊。當。主。叔。齊。雖。以。父。命。為。  
 終。非。止。理。恐。只。當。以。伯。夷。叔。齊。不。肯。受。何。回。答。國。滿。  
 皆。大。臣。則。公。諸。於。天。下。而。已。不。問。伯。夷。叔。齊。有。求。二。子。上。  
 得。都。不。安。但。以。而。然。則。伯。夷。叔。齊。當。得。二。子。上。定。未。故。解。  
 這一。段。也。好。就。兵。車。孔。讓。國。事。聖。人。不。取。之。卒。引。四。五。事。為。証。  
 所以。証。只。當。其。子。使。北。來。聘。此。何。異。於。楚。子。使。來。聘。之。事。耶。  
 但。稱。名。則。聖。人。之。深。矣。云。云。但。近。世。說。春秋。皆。太。巧。不。知。果。  
 然。否。也。

○曰。元。記。錄。之。難。如。劉。贊。夫。說。胡。庭。說。無。陰。位。而。能。父。則。前。之。  
 子。之。可。也。數。去。之。而。幾。又。則。前。之。臣。子。相。嗣。可。也。是以。嗣。  
 續。為。得。罪。於。父。亦。不。當。立。也。後。胡。文。定。公。引。存。於。叔。中。說。如。子。  
 句。說。却。是。但。下。句。却。云。無。去。而。說。父。則。前。之。臣。子。當。無。無。血。  
 嗣。續。則。是。子。了。後。宋。胡。氏。說。却。說。立。身。為。是。乃。是。故。文。定。前。說。  
 之。錯。若。楊。文。精。說。此。說。元。不。可。說。文。精。之。意。只。欲。破。立。元。理。  
 說。是。元。弟。之。說。元。父。子。之。尊。是。有。此。義。要。之。元。澤。此。二。句。海。  
 好。也。  
 ○胡。家。說。夷。齊。所。為。公。性。命。之。說。若。他。人。胡。家。性。命。之。理。可。  
 若。若。夷。齊。不。性。命。之。理。而。後。如。此。為。之。此。人。子。是。性。命。成。  
 仁。亦。只。是。最。當。殺。身。即。是。成。仁。若。為。成。仁。而。殺。身。便。只。是。利。公。  
 格。  
 △。義。謝。說。在。其。性。命。章。先。生。曰。這。有。五。十。未。滿。年。雖。有。義。謝。  
 是。先。只。無。字。是。先。他。此。先。理。會。得。那。樂。後。方。見。得。不。義。而。為。  
 貴。於。我。如。浮。雲。只。與。叔。數。句。說。好。好。非。沒。有。所。見。如。何。理。會。  
 義。謝。  
 ○問。元。問。謂。夫。子。無。在。其。中。與。顏。子。不。改。者。又。有。問。其。理。會。  
 顏。子。非。樂。於。學。無。時。不。以。是。而。改。其。心。之。所。無。並。於。次。子。則。理。  
 所。消。而。無。存。焉。一。曰。不。改。一。曰。亦。在。文。意。同。而。不。同。若。無。子。  
 則。曰。非。樂。於。食。飲。水。也。雖。而。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却。以。無。子。  
 異。終。所以。為。顏。子。當。今。樂。法。乃。我。其。說。何。顏。子。無。子。無。亦。不。  
 必。分。不。改。是。說。元。頭。入。其。在。其。中。是。說。元。頭。說。如。來。必。必。  
 ○周。上。蔡。云。義。而。得。當。得。貴。如。浮。雲。說。不。算。乎。同。是。上。蔡。說。

得通此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為心  
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富貴如何得便得如舜禹有天下則  
退不與亦不怨地安處之又知所以長守貴之所以長守富也  
義當得之亦自當德地保守先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先  
其中心海固爾天祿永長豈是不要保守富貴

加數數字章

○胡五十學易一段曰聖人學易於天地萬物之理言古悔吝是  
應存亡皆見得盡自然無差失聖人說此數句非是漫然且悠  
此聖人必是見得此如此分如此說也  
○又原問五十以學易以之只說卦爻上占考其理合何如也  
一事是一理易即理得則也有底事道在裏本有底事也說  
義又曰易類精微存天下萬事無一不出於此如易理是

得此也至其辭所決義者是其事都出於此使義如前不  
知如何占考至其辭所決義者是其事都出於此使義如前不  
占而禍福一畫為陽二畫為陰一畫為奇二畫為偶是為卦  
又錯錯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又為之義是以錯  
其義無非陰陽消長成敗伸屈之理聖人之所以學者學此而  
已然卦卦一卦看如乾元亨利貞人要做事道占得乾卦乾  
純陽元者大也亨者通也其為事必大通然而乾說大亨若所  
為之事不合正道則亦不得其亨故乾云大亨而又利於正  
內六爻都是如此如說潛龍勿用是自家未當出之時須是  
龍時方始無咎若於此而不能潛時必須有咎又如上九亢  
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充滿為戒如建輿成是易之大  
義易之為書人欲從滿物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自是理如此矣云當極盛之時便須處其戒如當光之時須  
又付與命若不辱得命便交付與他則光之幾天下亦不可  
知又云履霜所以見得遠者此說多似圓滿為處如云飲酒  
微醺不使醉行人云康康多於酒之友有人云許多酒  
本無不可知之戒惟此處節節得幾只管體未體去則得幾  
有這些理事理無不到此實錄

△因問者問易六十四卦內有陰陽兩字分奇偶一畫  
陽而五陰陰此錯錯惟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未  
至如說畫數之以錯奇未易未初只說人曰天地只是一箇  
陰一箇陽從來錯錯人抵陽則多吉陰則多凶言為善為惡  
又看所處之德德是命之陽有時而吉陰有時而凶人司如  
經免固其事亦宜其以如書書止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事固有許多第當分占則那便若在那裏那裏那裏那裏  
是固是固是固是固是固是固是固是固是固是固是固是  
有人做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  
物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  
易如多言正如利正正言利永正之類書書書書書書書書  
易如多言正如利正正言利永正之類書書書書書書書書  
方人言言無不利項有自家能方能人方能人方能人方能  
凡言言言又曰所謂大易如書書而不書書而不書書而不  
不展書書書人司如之一卦然乎陽陽是知如元亨利貞  
字之中人須知利在正非正則利在又曰如之切六須知  
需有終未之漸書人應應修書不知應應修書不知應應修  
易人應應修書又曰文王聖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

十萬方提尾子居則觀其象而配卦爻動則觀其變而玩其辭  
又曰夫子時易與常人不同是也中則見陰陽之象言而前  
後進退存亡之理其卦象即象中寓此道貫理也

子所雅言章

○孔子所雅言詩書禮樂同古之為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  
禮則惟在其中如易則學於大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無通之  
不足正其定論而天覆之精微則而人事之曲折無不  
在其中禮則解文法度以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  
伊川云夫子雅言之言止於此若性與天道不可證而論者  
則在性而論之不知性與天道使然詩書禮樂中求之乎曰  
意不如也觀于黃庭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自是有其時焉但  
寧信之無又安觀于黃庭哉同求以見子貢方問性天道也

又知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道是後反  
將能處曰正氣處是大段分曉又云若定能然而後之則  
書禮禮上有見性味與天道若不實能然則雖聖人便說  
也說不實無用然則聖人當時自以教子則其理非夫子  
方為其言而詩書只是口說得應難要當就守成孔子嘗  
教人執禮故云詩書禮樂皆難言也不足當時自見此意

言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仲子思合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此語是通解然  
人之為人自有不可及處豈要做到底不做則不齊人  
非是有所自真箇有有所發憤而足於愈食所樂之至而  
憂蓋有不知其然而不自知其老之將至也又如好古教以  
自比雖謂學不厭然不倦亦是通解當時公西華子貢自

能觀則聖人不可及處蓋聖人處危之理若洋易而深研所  
可及者亦在其中矣觀聖人若若得只是你如此不如此  
則此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而觀天地之運晝夜無間  
聖人為學亦非死生至死而止也如此無止法也  
曰為學要窮義求諸理不厭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  
聖人自處也此語亦非自處也

不為人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此語是通解然  
人之為人自有不可及處豈要做到底不做則不齊人  
非是有所自真箇有有所發憤而足於愈食所樂之至而  
憂蓋有不知其然而不自知其老之將至也又如好古教以  
自比雖謂學不厭然不倦亦是通解當時公西華子貢自

但見居聖之難處不能自處之可憂歲月之有幾也人雖  
何能懷之有若無其要心在聖如何懷然有若無其要心  
然天不成人樂天成人於其所遇無一毫之不足下學上達是  
天人道理洞然若無一毫之不足則聖人所上達只是一  
使都在此其行下學後必小達也聖人便此天人則不達也天  
惟天無人許多病故能知天之非真有知能知但聖人  
自心也天亦有此理故其妙處獨與之契合釋氏亦云能與  
佛心相契之正此意也

人同懷仲尼惟一於而至於聖之說則聖人聖聖自出知  
此論學者却只是聖學事如制度文為之類其本領不在這  
張子之說是聖人全靠樂之大根如所謂我非生而知之好古  
敏以求之也此語向下一等說以教人亦是聖人看得到步

問曰：視福有未十全，猶是處，所以其言如此，求全無事實，而但高此，則必必人。

我非生而知之者

○問：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聖人之教，求固止於禮樂名教，然其義理之精，亦敏求之乎？曰：不然。聖人於義理，合下便應地，固天賦之，將聖人多信也。敏求則多信之事，非其義理，究其理，雖學而後，不學也。自有一副當得力，下以學之。若孟子於此，此學也。有學科成，也有不曾學得處，然亦有一副，聖人不似聖人，求其未求，其未求，何則？何以言之？曰：如義理，非口說之，顯只是說得大略，然亦是去古遠，無下者處，但此大綱，正制度，雖有不備處，亦不妨有。

子不務性力能神章

○問：子不務性力能神章，法言鬼神之理，雖明易義，而實不棄。人等鬼神之理，在人事中，如何見得？曰：鬼神只是二氣之靈，仲往來就人事中言之，如福善禍淫，便可以見鬼神道理。也。聖人不曾說此，高問如動靜語，然亦定此理，否？曰：固是。聖人全不曾說這話，與人這處，無形無影，亦自難道，所謂鬼神而通之，只是地也。

三人行章

○聖人之學，與大常人之學，才學求其精，定義便無不昭微，然畢竟是學人，若以自修為心，則學天下萬物，此有而于前者，無非足以修其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不善者這便恐難修，有恐落在裏面，去是皆吾師也。 廣孫

天生德於予章

△讀天生德於予一章，四象做聖人，自反無德，既時使卜了聖人，須知道天生德於聖人，他如何得，故必其不能達天字也。 也 璋章

○蓋父問公不能達天字已，不知當時聖人見其勢不可害已，遂以理度其不能害，服則若此，勢則害聖人，易為聖人自如其理，有不能害者，有難。 ○問：天生德於予，一應共知，予何孔子說如此，竟了，却又微服而過宋，於乃其天理人事之交，盡要回然，所謂知命者，不立乎義，博之，曰：若知命者，便立乎巖壑之下，又何害，却入不立，而今所謂知命者，只是修養身。

子子以我為隱乎章

△夫子嘗言中人以上，不可以語上也，而信性與天俱，雖不可語而問，想是不曾得聞者，疑其有隱，而不和，然其意，實無隱而不和，這箇道理，風流，無物，空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人，通得應對道理，也在彼而廣則。

○問：伊川言聖人教人，常俯就，若走下一著，教人是聖人，若走于前，何也？曰：自有大小精粗，大者精者，固是也，小者粗者，亦通。此則中庸言大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充之，則人，人皆曰：大哉，德配三有，威儀三千，是言道之小處，聖人教人，且其小者，近者教人，便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者，亦只在此，初無二義，要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在我則初無所隱也。

子以四教章

○教人之道，自外約入，內實去，教先文後行，而志信者又立行之。



此等言詞此是表裏互見在這裏不是當學文修德行不敢不  
孝忠信在教人當從外見入云學者初未須是克己克己時說  
不然要行箇甚麼忠是甚物事信是甚物事到得忠信爲信時  
自然說不待若平日說得到忠信止只是父到得盡此忠信二  
層全在學身自去做如得這如何是孝如何是弟是孝如何是  
去行其所習者所謂第幾始是實事

問曰：行善信德是出人物禮之意，自然信以爲物體，實與  
惠惠同。二者諸子以四教相例，以有四者之序，或者匠計先生  
因文使然，窮理實實不見之於行，惟行與天應行之有未就  
實故又教之以惠信也。所以例出信以惠信，爲利義耶？德則

卷之五

2100

而後之知夫聚也此則教學者深切用工也問然則彼正合小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章

門客人品資質大抵皆美其心常在於善道所以自不置於有  
惡有善者則此兩端實底人若回惡有常成也不到事事做得  
是又是有心無志而不會則惡年善人則從來如此好事事便  
本分他人多爭強善人難免當賢奸難免無忌憚不獲從亦不  
入於空談不甚違待道理不可以到空只是修他便住了

○問善人有恒者之利回善人已無惡但不入道有恒者惟平穩

分而為海法中此等帶此門來切於日用之急於此等當置之

後而前而自有密切處若絮切處通條處自理會得實要

○寶問善人有恆一章有恆者之去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了

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人者天下事大難成是有恒方始得成  
嘗觀分水嶺之水其初甚微待一兩日流漸大至到荊陽遂成  
大流者凡爲學亦是有恒方寸至於聖人曰成是古人斷機杼  
最初絲也當時子夏時來一斷了便不復接

亡而為作履而為衣物而為秦此其無以消者若夫亡  
馬有以止馬者以馬為本則不能言如其竊物而欲作富處  
衆小也然則臣所稱者無時又復不得如此使定無害亡對  
有而害定不亡虎有以少物是死用度上其

益有不知而作之者

△楊問不知而作從違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曰只是作事人問  
多問據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從之不知可以作多端而觀之

— 200 —

多曰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善曰聞見大略畢不多疑折衷乎善。多聞須別嫌善惡而從之則見得此為是。故楊氏則當道之見。曰行去不疑也。

圖多見之

善者而致之見只是汎汎見得華來必便卻從地煞上著起他  
總始肯尾行去

問得好

且記放漢經

問多則曰用尺丈間人說底已亦未理會得初有聞見之知  
悉而不知只是一線如但有真不真乎這些子不復後來又到有一  
項知所知亦只是這箇事如若止於仁止於敬之類人漸  
知得此乃後來便是真知



信了此夫

齊則不孫

○義同齊則不孫曰才翁健先不孫他自是不敢放也公且看齊  
底人恁恁恁底人恁恁恁齊底人便有緣做底恁恁須必至其  
過度得上而後已然却入此一節在

子溫而清

○此言溫而清者此雖是聖人之德然自然如此然學  
者也當如此求而得之自命之命發已如此而身猶然  
德亦止不丁不卯矣

○同張子六十五平學國器而安  
使不恭無使不安定國效力  
是聖人養成凡事願子若是  
延得幾年便退官了

若力只是養成工夫了

子工夫是到只是

已足更不添工夫

養故成此耳

○張問張渠言十五平學恭而安  
多少病在底如伊川其若不  
得只是觀却光學他行若無

九年多能明府知怎先行是地  
生以周中禮曰是無此  
有少病在底以人便是此  
氣質定要得些子丁又更

此子想行些子丁又更有些子  
人云聖人林檎便忘食樂便忘  
憂直是一刀兩段子了

下當聖人固不在其但願子得聖人  
一分底是頓胸脯便却了更無許多  
纏纏繞繞未練去

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要石同他  
只是學箇恭而安

不此學箇恭而安

四書才下海難卷十一

張氏別編

卷十一

泰伯篇

泰伯其可謂至德乎

△問泰伯可謂至德乎。這是於民無得而稱焉處。凡人不肯去者。這一句。如此則人子只說至德一句便了。何必更下此六箇字。公更仔細去。看這一句。然有意。蓋則言人子稱泰伯以至德。稱文王亦以至德。稱武王則曰不克若。若以文王武王則文王為至德。若以泰伯此文王則泰伯為至德。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此泰伯已是不待全建一心了。曰是如此。其則又言泰伯若居武王時。收野一師也。自不容已。且天令人心。則這裏無難處了。曰知伯泰伯。自德地做聖人之制。行不周。或遠或近。

處去或不去。雖是心。只是一般。然也有做得不同。處之問文王如何。曰似文王也。自不肯這地做了。假使文王做了。也須做你教。你教武王做得大。政當當時。討既後。又去。人却親自去。研他頭。最起若文王。恐不肯這地。這也。雖說。當時做時。也有未盡處。所以更教他。他不是聖人。雖說。時未。生。是。是。有未盡處。其則曰。武王就殺了紂。有幾子賢。可。何。不。而。方。自。何。也。先生不答。但應。再言。這事。也。源。記。

△問泰伯知大王有取天下之志。而王率又有聖子。故讓去。而泰伯。雖是不肯天下。或問泰王有前商之志。果如此。當。時。義。分。則。說。實。始。前。商。人。問。恐。時。是。推。本。得。天下之句。如此。則。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前。商。看。在。六。元。泰。伯。不。從。是。以。不。綱。道。



善分則道事也。雖說他無所嫌。只是將孔子稱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是與稱文王一般。泰伯文王伯夷叔齊。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底道理。太王湯武。是弑民伐罪。為天下除殘賊。底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此。此策也。是道理合如此。其實只是。一般。人。則。先。之。讓。舜。禹。之。傳。子。而。故。讓。武。王。復。封。同。公。族。管。蔡。何。故。聖。人。所。遇。都。如此。先生笑曰。復世。得。聖。人。做。義。範。每。都。如此。是。信。如。公。同。然。所。遇。之。變。如此。則。聖。人。處。之。皆。恐。地。所以。為。聖。人。故。曰。道。變。而。不。失。其。常。孔子。曰。可。與。運。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公。止。涉。平。平。正。處。存。賢。在。

△泰伯之心。即伯夷。仲弓之心。太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道。是。行。而。不。相。待。其。聖。人。稱。泰。伯。為。至。德。前。或。為。未。盡。善。亦。自。有。抑。揚。蓋。泰。伯。夷。一。平。天。地。之。常。經。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

之。道。是。便。其。間。不。一。下。而。不。盡。善。蘇。魯。周。五。聖。百。字。為。美。非。聖。人。則。非。矣。於。此。二。者。求。所。是。得。道。並。行。而。不。相。待。處。力。問。泰。伯。與。夷。齊。心。同。而。謂。聖。之。難。處。有。甚。焉。者。何。也。曰。夷。齊。處。居。此。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又。不。可。黨。形。迹。不。得。不。分。不。明。止。去。甚。言。謂。太。王。有。察。泰。伯。讓。讓。不。從。疑。此。時。去。也。△問。三。以。天下。讓。言。不。足。一。也。避。之。二。也。文。身。三。也。不。知。足。否。曰。據。前。章。說。亦。非。考。他。當時。感。得。此。三。事。亦。未。可。知。但。如。人。稱。必。是。而。三。勉。此。只。是。因。讓。為。子。

△泰而無禮章。○鄭。評。泰。則。崇。法。舉。德。舉。德。之。意。則。他。要。合。下。面。意。所以。知。先。說。道。有。禮。與。無。禮。不。遺。故。講。在。先。則。不。應。不。涉。不。能。不。提。與。無。仁。不。偷。之。故。在。後。耳。要。之。合。分。為。二。章。天。同。且。而。無。禮。則。故。曰。故。



動正世三摩上如上藥之說而不可以效諸言美某藥動正也三字不可以爲做工大字正字兩可也動字去字望可以爲任大耶曰定三字雖不是做工大字就使做工大字或正加著求安飯其著其安雖不是做工字望便是做工大字此意所重只是照發之間要人自覺得舊藥群以爲效驗語以有病改吃便令益若亦以爲平日常飲藥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飲你藥底人便不要違藥近時諸藥便是舊說教驗字輩源有病例

下善化而不變惡逢善則改而不順他人曰不是她毀是他力量大見有化者則放出惡子一轉何足為技如狂風

詩亦是衆人扛得如此看來也六代爲摩羅遜羅人稱逸有  
見亦預說世來且如顏母是晉朝宋景岳人有關孔子在  
行若孟子無人即難他他若養士許多士皆是有孔孟之  
王東漢黃叔度詩已是五六百年雖是有所見亦須俟後世  
空得下極高旨全無解亞夫云郭榮宗亦主張他曰林宗何  
憑且如元龜秀在唐詩也非新說文粹上奇他文章乃是

○顏子死而不慍是也德者蓋子正而反却有勞力處學者莫  
且望會自反却見得自家大處若處學不校却恐他同都無  
非曲直下稍於自己分却無是處矣

○聖人言格自陳金溫厚。謂予便德地。則有孟子應梁如。可以觀  
六尺之養。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夫節而不可奪。爭見得曾子  
直先後屬厚。

○正衙門可以祀六尺之牀。蓋君子人也。此本是漢才節說。此陳  
要盛却在節操上回不減三句。都是一般口頭話。才子節庶今方  
謂之君子。若無此身而徒有節操。雖又何益。如父人記獄是實。  
自家經無數之心。却被別人操習。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  
人之記矣。如愛人百里之外。有家離無窮之心。却與別人獨  
了心。這自家不足處。不能愛人之罪。其自家徒能施文辭而不  
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只是箇枉死。豈稱好義。如  
晉書荀勗是也。所謂君子者。只是數千求到底對人發與發問。

○王師問匡六尺之祿一粟而百豆也今只是令冬之令監獄之休留輔幼主首百里之命輔攝國政曰如董光當得此云

○匡曰董光亦當得上面而句主如許后之事則大節已奪子思

○說孤寄令雖資貨者亦可及在大節而不可奪非樂同王者恐不能可資貨而足都故做學問到底也都做得大都是上而句易下一句窮察知說有數有守說孤寄令是有數有守為起大節而不可奪却是守重先難有數有為只是無守字樣

△問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曰所謂君子道三句都是不可少底若論文藝筆墨以絕人稱不可奉一句為重然而獨是上有此說



到此處言通義亦有此意思改通云謂孟子熟讀有此意也  
只是孟子教人得粗其他書都是如此習熟固云如太  
學傳和止字及齊蒙事引許多詩語函泳得義有不自己處  
實錄

人亞夫問此書曰詩禮樂初學時却已學了至得力時却有大義  
樂者能動人之血氣使人有些小不善之意却都不得便罷  
是天理之所習成於心譬如人也服藥初時一劑服下服之  
則小效二劑服下則大效此與詩禮樂初學時一物而後也  
自然其情願上進一節去而方八面俱備他處亦不上行  
原

後心問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覺得和悅之意多曰充五教人

之法以樂官為學校之長便是教武在左教文在右

同立於禮禮尚可行禮經成行抑與音樂不知與詩

效之曰立詩詩與樂也無本只不義現在且說

如分別傳外是非非正則感而興起其心感則

志便是與於詩之功而養德無窮須不和不無直意是如

便成於樂之功如古人讀書新只在禮之中却不覺得有

實今居於之只覺得些規矩自他地仗恰如詩須待人去教

誦至禮與樂自作定在那裏只待自去做可子言禮樂法而不

說我與可說只待說此法之而已可子此語甚妙人同志於道

雖然德依於仁此相表裏不功也不爭多此都有將集一

子焉

△子善言而語所謂與於詩人云詩可以興且詩者古人所必誦

人須知制法方理會得又其其教誨之律如何一去看若教誨  
典起善意以今觀之不若教誨者法方理會典起善意也

○問法言樂有五聲十二律云云以是為義精仁義而自和順  
則德不知榮奇節義之末如何便能使萬物仁義和順於道  
曰人以五聲十二律為樂之末若不足五聲十二律如何見得  
是樂哉此語誤了五聲十二律實有自然之和氣若樂不若  
要之聲律今亦舉凡此今之轉曲亦有所謂五聲十二律方  
得曲而欲古樂一變如彈琵琶是已他處是方樂是也所以  
不同人問五聲十二律律者非一氣不和如何和順道  
如金石絲竹他生草木雖各有聲聲却打成一處清濁高低  
短長小大相協和則聲聲成於其有聲成於其有聲

短長小大相協和則聲聲成於其有聲成於其有聲

樂者須先有與樂之體其大義幾何樂之體

三言樂者謂詩而也樂者謂詩而也

一而也樂者謂詩而也樂者謂詩而也

一而也樂者謂詩而也樂者謂詩而也

一而也樂者謂詩而也樂者謂詩而也

一而也樂者謂詩而也樂者謂詩而也

一而也樂者謂詩而也樂者謂詩而也

一而也樂者謂詩而也樂者謂詩而也

一而也樂者謂詩而也樂者謂詩而也

一而也樂者謂詩而也樂者謂詩而也

一而也樂者謂詩而也樂者謂詩而也

一而也樂者謂詩而也樂者謂詩而也



而後則病無從萌而無礙於其性也。然此之爲  
久不在於其言歌永聲休爲休和聲盡五聲十二律不下  
謂舉之未猶詳過周禮不可謂盡之未若不得運用提人如何  
見得體在那裏。又向成於樂處每父之學有可遊者否。不可  
恣也。夫樂近歲只理會如何是弄林詩如何是立林檎如何是  
成於樂律呂非有十二用時誤開此箇句費錢下止且姑說便  
住了。若更委作一箇便好了。如今之作樂非只周七曲如龜  
寫不成字者。即此方之律律若添一樂便不成。無漢之樂  
問注云樂有五聲十二律。變通和合是處爲有主。不可言情  
謂聲依永律和聲。豈不聲自有萬萬。豈入制五聲以括之。豈  
然。而其次爲商。則聲程精其成爲變。所謂洪纖之中。乃竟然  
聲之別以括八聲之萬。豈不入制十二律以攝五聲萬曲。豈

爲須結此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道主無射。爲宮。使黃鐘  
 中又各有而下。每聲人分十二等。謂如以黃鐘爲宮。則大九  
 爲商。大九爲角。中呂爲徵。林鐘爲羽。狀而無射之律。尺長四寸  
 六分七釐。而要鍾大九寸。大最長八寸。林鐘長六寸。則角聲猶下  
 而商角三聲不遠。故有所謂細清聲。大鐘大呂皆鍾。太無聲也。  
 是謂角。其半聲謂如黃鐘九寸。然謂四寸半。餘三律亦然。然則  
 則宮聲可以祭之。其律和義不越。則其聲不得其和。若未加工。  
 律皆有清聲。尺曰。四者。意其取數之甚多者言之。餘少者而略  
 數焉。其人取其半。故爲五聲。謂審律之理。餘則用子聲。某人也  
 曉其說。則子聲非古有也。然而不用于聲。則如何得其和聲。竟  
 須著用于聲。越古人亦然。律雖丁方平。而今俗雅多用大鐘爲  
 黃鐘之宮。是向上去聲。金猶越七人云。今之琴。第六七絃。是賸

唐書第一上被仙書疑爲冒。通鑑爲兩則第六卷疑卽是黃鑑  
大漢仁濟堂只用兩所祭故也。

問民可使由之。司馬謂導民自有爲。却是聖人使之由。如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使民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豈不是使之由。問不可使知之。曰不是愚民。豈是不可得而使之知也。孟子謂知之未至。是將以告。使知之。生息志。豈得元問。此不知與百姓同用。不知問答。曰彼是自不如此。是不能使之知耳。

好勇疾貧章

○正邪相傾如初生乳燕。各鳴。無礙於巢。然其處必不靜。其聲必不和。是以彼近者避而去之。如瓦器逆道自是世上公衆棄而  
實令皆大家觀出來世上有有被人人自德此本情不有愛  
人這意思如何他只怕人都曉了却改罷所以本情雖是  
獨有自家會到人不識自羞惡得便使欺侮他如新時  
意必出於私事本便盡善盡美結地本情不便不成只怕自  
肯爲了別人却有礙阿拉將以所以本情在是得志自有  
人無自家便做大便說請認云焉是要騙人所以忘賢  
○聖人只是平說云如有周公之才美而有傷寒也連傳才美功  
一壞壞了既無周公之才美而稱王者于吾言傷寒之不可也且  
林程子云有周公之德則自無傷寒其義甚精說病氣相爲根本

德業此人是德業之精者虎能得正意操德業能得正意

### 寫信好學章

學者須以寫信為第一

○寫信須先好學但好學必須是寫信善道須是守死而全道

是不能守死能利己害人變乎則不能善道但守死須是善道

若不善道便知守死也無益所歟況貴乎有學寫信方能守死

野學方能善道

○是問見非問受不可入但或有虎能得正意操德業能得正意

後千古而此則此無有善之理與廣其失則在終不能平也

及其分則本見之神士也

○天下無遺學如天之新與無業甚暗然此自只向精

來必不可更精故亦限是處而操德業能得正意

不在其德業

○馬莊常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司也如有分限回野之人不操

操則此之政身在此則只歸齊秦如蘇解豈可操他主簿善

不守分限便是化他他界馬同余蘇舒可異他界中事書曰蘇

佐官也所以佐名官有聲譽不情伴他德位不可攸他事權

師學之始章

○徐問問師之能何前操之平章向自問問師能是德政樂之

足能想其初必是已作幾幾無此詞則此處便是

德而不直事

○問往而不直之往恐不可以直取之往當之欲自以心相舉

焉司此往字固平下故亦有德意意欲為大言下稍抑無故

格是也

○問問者同也於物同然一律無所遺則之謂恆有定也空而本

空無一長之實之謂此生以為此亦固舊其而以乎義音則推

之德或然則此類只合笑無者不須告推究也

學如不及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恐此失了學如不及猶恐

是若起氣力精神平方百去趨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

在此若坐視他不管他如何奈何他何只忙時起來行得三

兩步顧許人望他如何做事

我龍乎

○正時問非問有失亦而不與若失物各付物順天之道不可

爭故說此是德業能得正意

王高成意思大凡人有所得些小物事便德能其德今亦不

一似不曾有相如豈不是高

○不與只是不相干之義言天下自走天下我事自是我不

那天下來移

大受克之為君章

○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只是堯堯堯堯何必謂堯堯能如此而

聖人不與也

年有臣五人章

○李問至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天命人心歸之自丁見其德之

或丁然如此而備小不取乃見其是

○問三分天下有其二服諸商使文王見在力事四年得

封于師為武王故野之舉亦可有文王亦不

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使於崇作邑祿豐是也  
我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義武王武功却少但平其功平  
文王一時展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實文王待他十  
分貴我自落下來武王每偏生拘礙一般

○問文王受命如何四只是天下歸之問太王前商是有此事  
否曰此不十分矣但此詩云至於太王實始前商左傳云泰伯  
不與兄不和棄之則自自黃陂蕭以末其勢日大入雲商  
行通之時天下趨則其勢自顯至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  
子乃稱其多能然非文王亦須取孔子得立德之二人  
而不為者也周乎商天下勢而為其勢輕重也周而為重  
大其勢已重故曰自顯也其勢合此宜則故自輕也

○問此文王前商則人言報應假好漢家果真其便否  
耳宋故說文王只是依本分做無自歸之或問此亦好據  
問這也見本行在但是文王後崇報等事人自顯是言世王  
季勤勞王侯詩云太王前商都是他子孫自說不成他子孫  
其父祖春秋分明說泰伯不從是不從善處事若泰伯居武王  
世也只是為善德他時指之立聖人又有不行已成德是云  
商之中世却棄了而分之也不管他所以或使復其入中國  
王所以遺於岐使下也只是開荒涼之地太王自去立商  
計如此

為吾無問然章

○范益之問五事說為無問然矣章云是為以慈道臨死而不忍  
乎天下之衆此說如何曰聖人自是薄於事世而密於家廟  
延之事若只依此說則報應王報善著如言報不尊如此說

△說疏也以其為之宋魏皮也有虞氏以華夏后氏以山殷  
周龍章祭服謂之報朝服謂之報在氏華夏報也

○書朱子語類卷十三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教人乃周而有博文又曰多約惟  
以允之聖子如此走天理知此是人欲不入人欲則是天理體  
者天理之節文節節皆是文而文者又非等差不同必有文以行  
無差一循乃聖人勸家周旋中禮處與上大夫言自然閑閑  
與下大夫言自然侃侃若與上大夫言侃侃侃侃與下大夫言  
閑閑便不是聖人在這地位知道則講義不中聖人處事  
心不熟便解忘了又云賢於斯文處講書於道雖書今人欲  
本于去學學如小兒學書其始如何使需將好須是一筆一畫  
加他底處久自然好矣又云天理人欲只要認得分明便與  
一毫茶脂油淨如其然的天理教為人欲人欲

事便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遂入處所。做得到。又入通工。務  
 使做又不至聖人。則動念到。遂都是達道理。又  
 即高聲念經。念幾。凡錯走。先將未。見切在。如有。公立。畢。爾  
 始。臨。切。非。欲。究之。未由也。已。只是。腳步。未。到。豈。不。能。得。必。聖人  
 從。客。中。道。也。 則。

○問顏子有然哉。意其止未達一箇之趣。夫顏子無所願也。夫子稱其三月不違仁。所謂達仁。其止有處矣。私欲雖見。不至於爲。而後止。故曰。好之。又博之。又精之。又博之。德此德此。所以欲罷不能。至於如有所立。去處是。得是又博之。德此德此。所以欲罷不能。至於如有所立。去處是。得是大段親切了。知來由也。已一節。却自着力。得成趣。已

自將力了得大物是盡力得大物曰顧子焉是光見得這箇物事不自始至前從得那事處一掃而空如一片了和

底自  
○欲罷不能走位不得處惟欲罷不能故得方寸不亂見得子  
善學聖人亦先入心盡攝攝之速使心不亂不知不覺者到  
氣力盡處如人飲酒欲得一盃行以管飲去不覺你年會了

○大率看文字且看從實處佳如明致致一書且看明致從從  
罷處如後面只自家工夫到那面地自見得都不必知死弄弄  
味想便罷早

○問如有所止事滿是聖人不思不能從容自中處顧子焉思而  
後得也而履中所以未至其地曰顧子焉才便通也

○問才是惡便通不思越人不反顧子焉而後中便通也  
肯惡意心知其不可放能強擺回此等意處空逆新舊

○問才到那地方自止而禁注解於之在前忽無在後非無方  
說曰大略亦如是也

○問才到那地方自止而禁注解於之在前忽無在後非無方  
說曰大略亦如是也

○問顧子焉然要一段高堅固徹得那事處固然是定單學聖人  
聖人又這般樣樣不齊要如此樂不齊要如此學天不齊方  
他前不見在後這處皆學聖人如夫其切處此處則猶喜  
方事有箇正傳處其人以爲事亦不如此今日用行事之間  
如何見得同是他也得勝此處是得聖人定體規模此處是  
顧子方見得同程子言到死方放著刀不勝司人司不齊所  
與欲欲至手車立之地何如如家如也也不至此便休了不  
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以初周用許多氣力如博樂會同  
思明勝萬行之精這處也只是箇佈比事將去顧子與聖人  
無半些子只有些子不自其聖人做不覺而中不思而得這  
樣事大略著力後才著力是此處是聖人只此處是聖人

○問顧子焉然要一段高堅固徹得那事處固然是定單學聖人  
聖人又這般樣樣不齊要如此樂不齊要如此學天不齊方  
他前不見在後這處皆學聖人如夫其切處此處則猶喜  
方事有箇正傳處其人以爲事亦不如此今日用行事之間  
如何見得同是他也得勝此處是得聖人定體規模此處是  
顧子方見得同程子言到死方放著刀不勝司人司不齊所  
與欲欲至手車立之地何如如家如也也不至此便休了不  
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以初周用許多氣力如博樂會同  
思明勝萬行之精這處也只是箇佈比事將去顧子與聖人  
無半些子只有些子不自其聖人做不覺而中不思而得這  
樣事大略著力後才著力是此處是聖人只此處是聖人

○問顧子焉然要一段高堅固徹得那事處固然是定單學聖人  
聖人又這般樣樣不齊要如此樂不齊要如此學天不齊方  
他前不見在後這處皆學聖人如夫其切處此處則猶喜  
方事有箇正傳處其人以爲事亦不如此今日用行事之間  
如何見得同是他也得勝此處是得聖人定體規模此處是  
顧子方見得同程子言到死方放著刀不勝司人司不齊所  
與欲欲至手車立之地何如如家如也也不至此便休了不  
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以初周用許多氣力如博樂會同  
思明勝萬行之精這處也只是箇佈比事將去顧子與聖人  
無半些子只有些子不自其聖人做不覺而中不思而得這  
樣事大略著力後才著力是此處是聖人只此處是聖人

○問顧子焉然要一段高堅固徹得那事處固然是定單學聖人  
聖人又這般樣樣不齊要如此樂不齊要如此學天不齊方  
他前不見在後這處皆學聖人如夫其切處此處則猶喜  
方事有箇正傳處其人以爲事亦不如此今日用行事之間  
如何見得同是他也得勝此處是得聖人定體規模此處是  
顧子方見得同程子言到死方放著刀不勝司人司不齊所  
與欲欲至手車立之地何如如家如也也不至此便休了不  
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以初周用許多氣力如博樂會同  
思明勝萬行之精這處也只是箇佈比事將去顧子與聖人  
無半些子只有些子不自其聖人做不覺而中不思而得這  
樣事大略著力後才著力是此處是聖人只此處是聖人

○問顧子焉然要一段高堅固徹得那事處固然是定單學聖人  
聖人又這般樣樣不齊要如此樂不齊要如此學天不齊方  
他前不見在後這處皆學聖人如夫其切處此處則猶喜  
方事有箇正傳處其人以爲事亦不如此今日用行事之間  
如何見得同是他也得勝此處是得聖人定體規模此處是  
顧子方見得同程子言到死方放著刀不勝司人司不齊所  
與欲欲至手車立之地何如如家如也也不至此便休了不  
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以初周用許多氣力如博樂會同  
思明勝萬行之精這處也只是箇佈比事將去顧子與聖人  
無半些子只有些子不自其聖人做不覺而中不思而得這  
樣事大略著力後才著力是此處是聖人只此處是聖人

○問顧子焉然要一段高堅固徹得那事處固然是定單學聖人  
聖人又這般樣樣不齊要如此樂不齊要如此學天不齊方  
他前不見在後這處皆學聖人如夫其切處此處則猶喜  
方事有箇正傳處其人以爲事亦不如此今日用行事之間  
如何見得同是他也得勝此處是得聖人定體規模此處是  
顧子方見得同程子言到死方放著刀不勝司人司不齊所  
與欲欲至手車立之地何如如家如也也不至此便休了不  
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以初周用許多氣力如博樂會同  
思明勝萬行之精這處也只是箇佈比事將去顧子與聖人  
無半些子只有些子不自其聖人做不覺而中不思而得這  
樣事大略著力後才著力是此處是聖人只此處是聖人

○問顧子焉然要一段高堅固徹得那事處固然是定單學聖人  
聖人又這般樣樣不齊要如此樂不齊要如此學天不齊方  
他前不見在後這處皆學聖人如夫其切處此處則猶喜  
方事有箇正傳處其人以爲事亦不如此今日用行事之間  
如何見得同是他也得勝此處是得聖人定體規模此處是  
顧子方見得同程子言到死方放著刀不勝司人司不齊所  
與欲欲至手車立之地何如如家如也也不至此便休了不  
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以初周用許多氣力如博樂會同  
思明勝萬行之精這處也只是箇佈比事將去顧子與聖人  
無半些子只有些子不自其聖人做不覺而中不思而得這  
樣事大略著力後才著力是此處是聖人只此處是聖人



然善誘人非特以博文的體分先後厚薄文中亦自有次序物體中亦自有次序有簡先後深淺不能便只就就這序文的體中做工夫今下做時便下這十分工夫去做則神文發時便發不能之效眾人與此無者只下這簡微不能做來做去不知不是此人任了顯子則難發而自有所不能不是這簡微如此其所以與於人也又顯子工夫到此是七八分至到十分是而此做時去所以發能不能如人進行為難便下此行持去

子底商量

何止之行事如何見下底事世人必於無而為之一時不能前而中本心不知其為然而下底事常亦走者不期處而死日一氣是死有見不到只有一箇不識

此也本心為公為私為善為惡所不知  
去則事公即事

○正澤問去則事公即一段及范氏以無而不為為酒困如何曰此完全平非有甚高之行狀工夫却愈簡愈道理却愈無窮故曰知章程人曰聖德廣矣蓋德如華萬數錢穀如只是下則食人曰聖言成德言恭讓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又似聖德廣矣然其實則就件極重范氏以不為酒困又似以無德不聚當之過於深矣夫夫

在川上章

○程子曰天地之化往者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其可悔而為見者莫如川流故于川終以示人其及而來之身心固生也而不息義亦通而不息二者皆得之于天與天

此有一體者也然人之不能不是者有二一是不知德行不得二是不欲德行不得人須是下窮理工夫使無一理之不明已工夫使無一理之或作或止而後工夫皆歸在教七款明道云其要只在謹獨而兩端若不謹獨便去處微處斷了能謹獨後無間斷或作或止如何得與天此初以教云此工夫常須謹

○問云此道體之本然也又人口皆然或為獨而見先生說道無形體即是物事做底即道也求後可見與道為體言與之不可不從體下做如此則與本然之體微不同曰此便無義以工夫而體言流行未較則也本末精粗細包在裏面後面與道為體之體人言出則道之見初底亦下於人言物自物道自道所以為物以見道此實處許多物事本心使都走道之體便在這些多物上只是水上波兒切務見明

子底商量

○問伊川曰此道體也天理而已至言與道為體如何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本無體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他因此則可以此道之體外無他無他使此道但存便即無若無其成夫如何見得道固有此四者方見得無聲無臭所以正與道為體用之而如與大相似曰也也走如此此道你問程子曰曰往則月來豈與道為體何謂此曰日月寒暑皆不違道也日月未至往者來者皆不違道也無違道了惟有這道方始有這道既有這道則就上而便可見得道了便是道也子問張忠政說此便以伊川曰一箇無聲如何便了得何也曰因是無聲須看周忠此無聲須見得所以無聲處始得若只是高此只是聲也無聲了須看



○問子孫終身誦之此子孫所以不及顏回處蓋此便達顯事為  
衣冠義興朋友共段之而無嫌惡意思哉此特求白誦使定無  
那無後子抱勞書問曰所誦終身誦之亦不泥他格得六誦持  
還爾做好處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得無杜進矣又問呂氏  
齊與書父與者必扶弱者必求之終身世間人見富貴底不美  
心反妬嫉也沈嘉善也此是近說見錄前

從夫則仁者不克以仁者通於此也。一曰。銘心之事。仁者雖  
 無窮。然必以仁者各得其成。所謂是者天地而不墮。賢神鬼  
 也。故曰。此仁者。仁而不愛。何愛之有。兒  
 男者仁者。一曰。助道者。不憚故孟子第說。成其德。無是能  
 也。今有見德則分。是而及。類於者。氣不足也。未

[illegible]

問知者不違章曰有仁知而後有勇然而仁知人少勇不得立  
雅曰仁能守之只有違勇方能守時到斯方能格特去若無  
勇則雖有仁知少則亦恐會放倒了所以中庸說仁知勇三者  
是本是闕沒緊要底物事然仁知不足勇則做不到頭半塗而

或問仁者不愛知者不惑勇者不懼何以與前面知者不惑仁者不愛勇者不懼此岸不同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此破而明則而道此中庸言三德之序如何曰亦爲學者言之問何以勇皆在後曰未幾做工夫不進轉也方元勇集

可共共學學

可與於樂有忘於此可與遊道已看見落廉可與立能有所主可與履造變事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此說下等

○經句經雅句雅但經有不可行處而至恭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如湯武革命伊周成建則使事常如風和日麗固好變如風雷烈風若烈風則却早了不可以為常永

○可再立本寸與權亦是忠不得已方如此然此須是聖人方寸與權若以順子之賢忠也不敢據此席而不辟泄而不讎而今人才庸使才寸道使國如何況聖權使所謂未舉先行先走也

○先生因說可以立未可與權處是道理上而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小人君子用常用小人固當去然分當小人選用時作要用君子也未得常其深根固蒂時便要去也這為所害還須將那時其便如簡緩急深淺始得當官本朝人才過於唐而治效不及者緣唐唐不去小人本朝才去小人所以如此同如此說所謂內君子外小人古人且則能德此威不知何等議論永嘉學問果去利害上計反怨此小人同正其義不謀其利則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則利自兵則其道則功自兵專去計較利害定本必有利害必有功

以重門說子云能者言利權之益也何物以為權是也然也只是說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此意如何看也此

如有人犯一罪性之則者以為可與性之者者以為可與性之者以義性未定今定此時全在權量之精微然彼說切緊要故其權量稍重他平日涵養本原此心虛明然自無權量稍重伊川常云教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體以行之時義則經權而權者乃是在此理通理合當應地故義與經而實亦經也止如冬月便合穿綿向火此是經應然一日或則亦須使着當風然此便是權伊川謂權只是經意亦如此但說經字太重若偏了漢儒及經合道之說却說經權兩字分說他他說經權反了經一句說於後非則非矣美哉問可與性如何是也回且是見得那正當及道理分開了不為事物所惑或又問君子謂權是定經先生謂以孟子權經之事例之則權然然亦自有經義是經是一定之理權則走隨事以

聖中說定中則與經不異否句經是常行道理權則走那常理行不得或不不得已而者所通變或道理權詳其中心是應極不與畢竟權則不得已而不可常如先齊得端湯文征謀此是權也豈可常行乎觀聖人此意畢竟先本小人用權者須當先理會這正成道理正如前說之上罪則君子小人君子則進之小人則去之此便是正當成道理今人不去理會此則說小人亦不可盡去須放他一發不爾反能害人身自固有此而爾事者但終非可常行之說若定君子小人常常並進則豈可也

○亞大問可與立未可與權而漢儒謂及經合道為權伊川說權是經所不及者權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全離乎經則不與是權是不常用底物事如人之病無病者當服保赤丹病者當

服熱藥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無病却用熱藥去發他病者亦爾冷病却用冷藥去發他病者此皆是不可常論者然頭是下得是方何若有毫釐之差便是誤殺人不是則則則若用藥是便是少也不得便是公同運用物事既是合用此權也所以為經也大概漢儒說權是離了簡經伊川說權便道權只在經裏而且如周公未嘗然於唐太宗故建武元其其推刃於同黨者既以而所以故之者則其是當恭恭此商之遺民陳危王堂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豈不得罪之也若太宗則分明是爭天下故周公可以謂之權而太宗不可謂之權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才則集也故在伊尹可以謂之權而在他人則不可也權是最難用底物事故聖人亦罕言之自非大賢以上自見得這道理全是他地了不得也時



反之亦善。苟同反之。固易。但論不能得他。久存固。自。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四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四

論語十

鄉黨篇

總論

○鄉黨說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法

○如鄉黨說聖人容色處處以介乎觀聖人如言德居申中天

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容者終此人如得聖人而作焉成而不然

○鄉黨一篇自天分二而性道不可須臾離也皆在是而許多

近中皆曰聖人身上流出來惟聖人做得盡分故門人先之

無是以記之耳也

○問賢孫請鄉黨已見前條思如何可見得及後却先道理合

提挈自負處是正是和從而得實理

第三節 為君指相

○古者相見之禮王人有櫛臂有介質傳令於上介上介傳之次

介次介傳之介介介傳之末末末傳之次次次傳傳之上

或上或傳之王人其後賓主方相見又曰看來古人太故厚朴

人君出會不悉今之語所以著人代他說話

第四節 在朝之容

○問立不中門義問謂門之左右扉各有止其如于考焉曰門之

中有闕省之兩方有板板闕之間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門者謂右扉之中也五大

○蓋問是代色訪如也低謂門屏之間人站中立之處因古今之

王一旦指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間簾

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供於建中故謂之三槐九

林者此中有樹成公卿位當其下也

○問復位位微得如也曰此是到本情又結算則爾若衆人到未

稍便微了聖人則給予教令手執教到未稍人整頓則爾

第五節 為君聘

○問聘享之禮曰王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送以命至通信少

間仍舊送命命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

類皆拜跪以獻通而又以物獻其夫人凡三曰次方畢所獻之

物皆受但少間則有物回之又問庭實司皮幣典馬皆陳之於

庭實陳制是所道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却行執禮

參見他國之君也

第六節 衣服之制

△問緇以飾練服緇是黑色練服是小祥復喪服如何用緇色以

為緇曰便是不可曉此簡制度差與非是淺紅色紺是青赤色

如今之問青也

第七節 宴食之制

△問紅紫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不如古之婦人女子亦多以紅

紫為服否曰此亦不可知但據先儒如此說耳

第八節 飲食之制

○問羹食謂不飲謂不茹菜而今之政釋者有酒何也曰飲酒非

也但禮中亦有飲不茹之說

○一言一語一動一作一坐一立一飯一食都有是非是底便是

天規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大能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

○問羹食謂不飲謂不茹菜而今之政釋者有酒何也曰飲酒非

也但禮中亦有飲不茹之說

○一言一語一動一作一坐一立一飯一食都有是非是底便是

天規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大能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

○問羹食謂不飲謂不茹菜而今之政釋者有酒何也曰飲酒非

也但禮中亦有飲不茹之說

○一言一語一動一作一坐一立一飯一食都有是非是底便是

天規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大能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





論語十一

先進篇

先進於德業章

○立之問先進後進於德業文雖何以不同曰德只是一箇德用  
得自不同如升階揖進古人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持去後  
人便自做得一徹樣又行不了古人只是正容謹敬人便  
於巧言令色樂亦只是這一個樂亦是用處自不同古樂不可得  
而此樂只如今人彈琴亦自可見如誠實底人雖便難容乎  
自見好聽若弄弄弄與出無恨不好底聲音只見整齊平  
路樂黃便一律最長應佳之律最短也者聲滿則若聲清十二  
律旋相為宮宮為商商為角角為徵徵為羽羽為宮四清聲如

今樂板子有十六箇十二箇是正律四箇是四清聲

今樂板子有十六箇十二箇是正律四箇是四清聲  
一律已半如應鼓為宮其聲最輕而清或鼓實為商則從商聲  
高似宮聲是為臣使聲不可用道乃用越實律城平為清聲以  
應之雖然以半然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此是通氣此  
一項教示訓作大成然其聲是一聲故似一聲故其音故散太  
粗其明不可及而王林道樂時聞其聲太急便令成下一律其  
聲遂平時矣

○問先進於德業此德業通說原謂德以仁則則非實之德業  
曰也不止是實德德業凡日用之間皆實德也德業以實  
大勝夫如何今教須有商變轉道理如今日事都從地修德始  
在商康時道工位尊厚只他教封後來做書是如今盡用素  
時是內用真經事節如此如何合教問孔子云云吾從周

是猶問之前輩而言曰然聖人窮而在下所用德業固是德業  
之前輩若聖人達而在上所用德業須更有損益不止幾箇之  
前輩若答顏子為邦之問則必以心氏之德無何如孔子所書

德與其書也草創後與其易也率成人心德在禮云玉帛云乎  
樂與云然云此故云云此物欲開通說中之意曰固是此等  
路最多入云觀聖人意思因見行事事都如此非猶德業如王  
子復而進許多節節征稱亦足此意雖原足是不好率可是狂  
成猶成如今人應此大聖細察例未必好率可是白且粗底  
人自孫

○問德行之

○問德行之不知言其語文學政事否曰不消如此有自說進項  
上看如顏子以德行聞可以論若他人固有德行而經略才者

○問伯平

○問伯平問子之德行亦不多見子夏子游兩人成說自不  
同胡五峰說不知其法中義否他說子夏是端嚴守經如審處  
人子游輕高朝人父細密工夫君子司第作事應神律其龍  
行而奔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其顏色無然而終  
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論語彈實無庸和而者飲食必曰  
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如學子游之樂以學得許  
多放蕩疎闊意思賢孫則舉如改攻乎衣而止事數數斯耳則  
友數斯說皆足子游之言如小子而尚時時進退學焉乎是  
子夏之言又如子游能養而不能戰子夏食飲而少滋味之色  
皆見二子氣象不同處而然實

○也助我者也章

○問曾子曰先進顏子求功成者處矣矣先生云顏子於聖人根本



之大賢終終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終人將拒我如之何其難人也此言語固是妙只是他地位未定得說這話這是大賢以上聖人之言他使那聖人其來蹟多如此孔子弟子真如云無錫小人儒又云無錫徒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防此弊對進退之期可也又問參公竟以魯降之聲即以有不及之意然魯參雖蒙而履機志向自大所以終能傳夫子之遺學合下淺使而不能窮此道體之大全所以終終不及一節自其不及不相以魯是實懷厚意思只是終不及底恰似一箇物有欠了些子

李氏富於周公章

○可以事氏之富而求也為之數豈可不同李氏富富若李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

如此說長明

○同李氏富於周公一章先生今舉范氏之說范氏之云人最怕富貴若過於則如子孫雖不得其死而百世之下其勇氣其是而反以起制其情若此有之其多自快不怨如云可使之民也之云不知范氏而及而李氏聚族如范氏云其心將不問惟是心時不明則范氏所不知又云以仕為富也此緣以仕為富故從李氏見他新病如此又說不出而范氏之云范氏同范氏同子孫為范氏之患便是得范氏之患而范氏之患則子孫最好同金寶聚族金之同非范氏之患則范氏之患亦有多錢有一等人家下只是要長年人有一等人心性自不要如此見此事自相似則又有一等人家要求退度其不可亦有退步之需實然

龜七應事

○用之同高子然不實不徑也曰拘聖人須不如此如不徑不實只言安乎無事時節若常有范誠謙謙如何耳守此以踐其聲此禁之所以為惡聖人概服而進求微服是若卿下服人衣服貌更惡如此只守不徑不實之上不得如這中萬一遇大盜賊也須走避那時如何要不由小涉不得然子然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則變通處應好止雖他與介未至應問學到時便如曾子之易黃曰易黃也以戒平常時節又曰子孫後子孫為費宰子曰曠夫人之子不可為政者正緣此未能應應此處却自正則子孫之死與子然事如何曰子然事更難言又曰如聖師說就說命處外四拜教忠肅不如此若四只怕困急聖師去拜佛不拜這也如不實不徑相似因公國家衛衛從教禮教都曉不得這

如子然事

往拜佛之事始林樂武帝以教忠教孝為始惡聖聖需要寫臣子之意又未有爾所往來安又曰再說始於唐德宗後來只管騎馬若不從人主自聖會得如何說當時宗廟席上尊就拜馬溫公亦不允謂高勸上不受神宗便不受這只是神宗自見得神宗公也要如此不符且如三年喪其屬如此長這奇聖聖行便行了也不見有甚不可行處實然

○衣也竟以魯得之曾子魯能離其只是他不肯放過正是得到底見得容易人不能整齊他底程得到些神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這事有未處真是程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則

前好底病就他說却是得這箇事底力是則  
△參也竟以魯得之說說則無定例

回也其無平章

○啟之問曰也其無平章空大意謂顯子不以實業動其心故聖  
人見其終無幾于實不知實字之元命而於實字之問不能  
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虛度而中曰雖大勢  
也是如此但顯子之道與此不同在此聖人謂其如此蓋見其  
好子實不受命也在于平日聖人亦不因其實而實字實字固問  
畢注云顯子言其無道人能安實以此意看若顯子不處貧賤  
固窮之地亦不害其為儒曰顯子不處貧賤固自樂到地處貧  
賤只恐地更惡所以聖人於此數語拈出未實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問善人之道曰善人之道只是箇善人底道理所謂善人者是  
天資渾然一箇好人他資質至善而無惡即可欲之謂善但所  
行底事自然皆善不消得檢本子自不至於惡若是常人不能  
本于便不能盡善流而為惡但他既天資之善故不必循章守  
轍行之皆善却味只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人關蓋發果  
之解極好安雅語

○施問不達連曰是他資質之所為無間不達雖不達成法却得  
合道理然他自不能就會只將合而已人却不曾學問所以  
亦不入於聖林問不入聖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聖只是無  
其底事

○魏子仲問善人之道一章曰如所謂雖而未學事必期之善

之類人問如太史公外太常為善人意思也是因然只為地

斷不到這裏不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為是  
只是不能入聖人又曰問文帝好黃老亦不免有修飾焉  
是修飾清淨便是至於法度不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  
清淨至慘酷中間大有曲折如此說不得唯是自家好清淨  
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清問自家但看法何如只依法行  
自家這裏更不與你思量得此所以說而為修飾伯璣司黃老  
之教本不為刑名只要理會自己亦不只要修飾但用之清淨  
平曰雖黃老之術此事都先選一著做教人不防他到得這  
刻害也便不讓別人事可裁就了便定不來你裁了我他辦  
是如此所以文景謂之如此文帝倚善周之如南越反則平調  
厚禮以誘之其王不刺賜以死杖等事連連一著都是修飾則  
他教太子是錯為家令也謂太子亦好學只大端修飾教以

錯傳之到漢末七國之變并成一場紛亂看文景許多惡評宜  
與處却是掛教教景帝用得不妙如削之亦及不削亦及  
子嬰於匡章

○或問曰何狀死伊川說死為先是是否曰伊川此語門人傳之  
誤其間前後有句背處今只作死字說其問吾以汝為死矣者  
孔子恐顯回還害故有此語顯子答曰子在問何狀死者顯子  
謂孔子死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遭害則顯子只將  
以死處之也或問顯亦在顯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  
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志別不許以死在末處雖以前乃可  
如死處已還難却如此說不得矣

○問黃寶孫齊來仲由冉求黃寶不同而冉求來未必可保仲由



云云先生曰固矣如此便是學者問當向上去只是向上去便怕易足只吾獨與神家立話其深處止是愛惡之爭則得不向上人只當住在淺處頭是就頭有若理會得只是過此去如搭舟岸得大港水時便一直駛去不問三尺船也去行五尺船也去行一大二尺船也去行若不說頭岸行只三五尺船子便只問在淺處積年過此岸家待得真寶錄

先生全取在江西南城特字歐陽希庵問曰守問曾先生志一及以爲學之與教初非二致學者要須涵養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之地則無事不可爲也先生曰此却望得偏了學問者學然亦豈可察也若都不就事上學只要便如曾先生快活將來却忽任了人去也學者要須常有三子之事衆人有曾先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先生先得大意曾先生

曾子問學

上

見大意却少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先生虎虎意思若曾子之學却與曾先生其相及往往曾先生說話曾子初則却理會不得他但夫子近來便去學東坡西便去學西說而便於學南說北便去學此則學未學六一且首通好自得意

○周書問先生教人每令就下學上用功而子孫皆皆得有公

兩華傳壁一章乃云北觀三子臣區區事爲之末者有問矣如何三子於事爲上也見不習達如爲國以禮他正樣見那爲國以禮底道理未達所以後來他今觀三子雖不可重見然大觀也可知如子路便是那些子家氣未磨磨得盡其華竟有不要做事爲仁意重公而華然如他行出子他見不達又問曾先生行而達不達事曾先生曾先生不可不學他見然行如此夫子也說一時他覺得他地地快活人故與之今人若要學他便會仁安了此父子之學正相及曾子是一步一步着實地去做直到那家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雙方是也這了然他到這裏也只此准而已也不曾達地差矣從此後也只是穩穩帖帖地去到臨死而曰而今而後吾知見夫小子也他便是教他教不帶他此自在前教他教不

曾子問學

上

先生曾子問學不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後自說着如夫子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狂簡和莊列之徒皆是他自覺得他地好要說也夫子所以夫子吾師我正之若定不惑只當聽他地地今日也而所謂歸則日也吾師我正之若定不惑只當聽他地地今日也而所謂歸則日也孔子與衆與人之志同者皆是自然底道理安老懷少信朋友自是天然流行天理流行諸處皆是吾往來川流不息文字有對若是有品之相無此理如學而時省之亦是窮此理若第仁之本亦次實此理所以費乎格物致知物上皆有此理此聖人教他行到至事而胸襟非天理初道是安得得來安排時說今不若處處更有些私意來自此者不得執意聖人見得只當問曾先生他作一件事大來完他見得這天

理顯處則處處無天理所以此無端

△問曾子言志如何是有克己復禮之說云萬物各遂其性此一句正好有克己復禮之義凡看其全體而後舒暢如此曾子惜過又如此便說不盡其性克己復禮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爾孔子之志欲得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亦是此意人問上蔡云子路冉有公西赤皆未幾有言必之心曾子却不顧位故孔子以此言如何而此言亦未幾有言必之心曾子却不顧位如何而此言亦未幾有言必之心曾子却不顧位

△問某語謂曾子言志者使此語處處皆涵養便是下面看言志雖是言志亦係為之成否且直道克己復禮是甚麼事何不說克己之心恰說事業是當有之謂大業至如平章百姓明日達取納大麓皆事業也此分明說事業曾子見得道理

子子子子子子

子子

大所以克己復禮之說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固有爾矣此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舉起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固與下無為底道理却做有為底功夫天理大者也做行針線小事也做此所謂大未所謂達所謂一者是也其行針線而操者原行于則從夫上做工夫于底做工夫他底高工夫然今下便見得聖人大本是如此但就細做工夫却不曾做所以本元為他緣此皆整齊見得這箇大不肯着着做那小工夫是此合下一見便了然如做日工夫却有大同此後世佛家近似但佛家做件成件故平入云着來曾點父子兩人絕不類曾子臨事上做工夫曲折做件樣樣無了才得聖人指點一悟即了當熟則不然今下便見得如此却不曾做那折工夫所以聖人但說吾與點而已若得這則還曾

子也學者須知如曾子做工夫然自是一種天資不可學也伊川說曾子泰然謂已見大意則行不檢開見七箇大意了人却要補填滿足於未能信一句上見之此要一貫而處是大都司當時存心始得又司只有其子三子者之條一句便是其

一

○孟子稱李斯相陳安齊共論三子言志及人子言然之數雖其言皆善然先生曰此言公卿士得後步此等處不通如此況在人自活看方得若云克己復禮非曾子所能人遂一得說克己未止此都不止如此曾點只是箇萬物成人他意思偶然自見得只見得了便休克己則都見得了人都睹著這箇物事行此其不同處耳要之只說得箇見得天理所以如此只說

子子子子子子

子子

得到此便已上說不去了要人自見得尺管律已足矣蓋問程子云子路只緣說不得為國以禮底道理若能得便是此氣象如公西赤得二子語言之間亦有個通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無曾點氣象曰二子只是說得那禮之皮膚說不得那裡而曲折處他若說得便須見得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對行矣說而不息今同而化而樂與焉底自然道理矣曾點却有詩見得這箇氣象只是他見得了便休緣他見得快所以不待當道他若見得了人從頭去行那裡得來常則元來本是這箇大說說先從細微曲折處行却達了是得箇大意曾氏父子二人既不同世間自有一樣人如此高而見得底學不得也學者須是學曾子逐步做去方得曾子問子路底氣象須較開闊如二子曰然人曰看來他們却是今下不曾從實地做工夫去却

此處已將形家如此所以不實其說學者以元  
休先儒說解透句是字與我理會皆資世降去少則自見成相  
自立說說此為學者之大病世間也只有這一箇方法路徑  
若才不敏此去少間便落草不濟事只依古人所說處去做少  
間行出來便成我底何妨別生意見此是此學者之大病不可  
不察戒也

○問語語只有自領于曾子傳聖人之學其大無既得聞今矣敢  
問曾子語語所處注云有光輝而衆人下固於此與然安而子路  
為國以禮皮亦云云處得時便是這義象如何曰子路所言處  
他亦是無私意但此不濟處時便不是也曾子見處並不曰與  
光輝同但此他做不得此事如今人在外看處一般如行有許  
大持高然其中間所應應皆戶廟房閑于細曲折起來必有

學者自學之

上

得子細也然看到此也是大技難哉曰程子云曾子離離開已  
見得大意如何曾子見得較高開只是非實其才雖不及然  
然所見也是不可或曰曾子既見得天理正作胸中涵養其而  
行有不掩何也曰蓋為他天資高見得這物事透徹而做工  
即有大開如一箇大屋樣他只見得四面牆壁高低大小都  
只是便面許多間窗棂不見得如漆雕開見大意則不如然然  
却是他自去做工難見得却又不肯去做到盡處止如伊孺  
只緣他見得如此便把來做幾大件事更不加細做工夫其  
曾子于父子正相及曾參幼頭都不會只說頭自一半一物上  
做去及四方八面都做了却到大處及他見得大處時其他小  
處一一都了也然今下見得大處都不肯去做小處終不及他  
見子也

○問子路若遠便是曾子語語義其元子路無曾子語語從不意慮不可  
子路見處極高只是有些粗緣他勇便阻於不遠旁人不曾變  
得如此快達旁人都不曾去得如人得這箇藥去病却不曾去得  
藥若去得盡即建為國以德通達順大將曰子路非有公  
西華如何大將曰只此小大不同四子路無子路所見同何  
以驗之曰觀他平日可見

四言朱子語類卷十六



顏淵問仁在

○顏子生年只足出克已程子箇字不越不貳三月不違不

○顏子

○虎已亦則無巧矣，如我輩得此，祇敬只待盡力，念死，向前而

已爲何問哉

○虎已獲禮所以言王者有規矩則防範自嚴更不遺漏

○周子云：「或曰：『若凡人欲則易易，但恐自誤。』」是元理處，却是人

張所以爲難曰固是如此且從易見底先去人却理會難見底

如割百合須去了一重方始去那第二重今且將義利兩字分

四書章句

箇界則重重走從這邊來其間細碎工夫又一面理會如做

村一般且去了。重慶皮又慢慢出到今人不曾做得第一

便雲此第一巨工夫。如中庸說。或道乎其前。不睹惡。履乎。

所不聞者曰予曰夫聞乎微故君子謹其德此是尋常工夫

做了功夫，向上「傳工夫」，以見義理之無窮耳。不虞十

所惟一之指歸不啻便於一語獨無此理也

○元帝時上之經說此雖事如今且於日用間每事得箇通

[illegible]

萬年才得仁人深微中只要肯爲之仁德已種在成時此

前有時節終始不一者

足天理那箇清人。勞苦力作。打了私底。不要做一毫私理上。

語雖不同却只是說這道理。且將聖賢說成看一句如此說一

向如彼。這句把本來看次第合得都是這道理。說如今一

等事因不敢做。只在書院中時。亦自有一般私意。難免。

謂改彼爲善改彼爲利於善利之中却解錯認曰且做得一重

又做一重太監。要得界限分明。遂以手画廊中間云這一邊

是事之一邊是利，忽得善利，點芥限了，人却說這一邊體，忽得

意。不是虎在背去。照人所以下箇虎字樣。如相段相似。定要虎。

勝得他。大車克己。不大。從自若力。徹底事。與他人。殊不相。于繁。

紫閣閑自處。身上。子細體認。覺得。才有。點。便。去。放。白。為。仁。

由己而由人乎哉！夫分時呂與叔克己銘却有病。

他。不須求與物相對時克。若此。則是併物亦克也。已程可克。而

如何竟得去。已移是自家身上事。與物未相干在。明作

讀書而然者士

林安卿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

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氣始分。方知前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

則未動以前不消得用力。只消動處用力便得。如此得否。且更

子細次平問看得如何林叢注中程子所言克己復禮乾道主

數行如坤乾爲卦。以道固也。只是微有些如此分。若論我。則白

是微頭微尾。養成如公昨夜之說。只是發動方用。是則未發時。

不成只在這裏打腫腫脹等介。欲來時旋提。六息如此得。

吾人曰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則是用克未發時也

須致其窮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倒

或問克己之程有三。氣。理。耳。目。口。鼻。之。欲。及。人。我。是。也。不。知。那。

簡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冥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自



復禮也。曰：既得焉，復禮也。夫必盡其意，亦有其自。思學之伊川所謂人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乃邪心也。佛氏之學，起于世故，無足以及其心，不可謂之有私意。然只見他空底，不見實理。所以都無規矩準繩。曰：佛氏雖無私意，然須先自私其身，便是有箇大私意了。曰：他初間也。本使盡其意，只是見得偏了。時與曰：先生向所作是條記云：克己者，所以復禮。非克己之外，別有所謂復禮之理。是如：何？曰：便是當時心已得，或失了，明道謂克己，則心已去，自能復禮。雖不學禮文，而禮當已得。如此等語，此理成爲了。然子克己之復禮，便是實。曰：如此，則克己復禮，分明是兩節工夫。可以不用做兩節，但只不令做功夫。克己了，則和氣便做功夫。成才克己，便復禮也。先生周言學者，諸君須要體認時要，體認得親切，動時要刻，自得分明。如

此讀書方爲有益時

○問：克己已復禮，而人只有天理人欲兩處，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即無不屬天理。又不爲人欲成，一節，且如坐如尸，是天理。敬侍是人欲。克己去欲，侍而不能如尸，即不是克己。得未盡，却不是未能。如尸之時，不爲人欲，也須是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人欲盡去。先生曰：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己了，已去復禮。是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禮。這一分天理未克，得那二分已去，便復禮。這二分體未盡，如某游非禮，自家克去某游，猶端坐，非本體如尸，便復禮。這箇猶字，人問如磨象，磨相似，磨得一分底，磨去復行一分，則便是如此。然而世間却有能克己而不能復禮者。佛老便是。佛老不可謂之有私欲，只是他元無這禮，已就了，却空虛，偏此他，是見得虛，聖元不

是當克己了，無端著處，又問所以與彼禮，而不謂之禮者，真是禮便是實了。有卑則有尊，實處曰：只爲理都空去了，這箇便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卑則處，佛老只爲元無這禮，未免去空了。只如曾點見處，便是這箇意思。人問：曾點見得了，若說如顏子實做工夫，去如何？曰：曾點與顏子見處不同。曾點只是見他精，實做工夫，不見那箇理。如子貢高，曾點本不識，則得這了。便知得這箇理，下學上達，是這箇理。他一時見道，所以能做工夫。曾點但只見得這箇上達道理，所以胸中自在，受用成然。客問：曾點實做工夫，與子貢相見，曰：不是與顏子相見，却與曾家相見。他父子相見，才大不同。曾家是這箇子，捉將去曾點是只見他，向上底了，便不肯做工夫。

△問：克己已復禮，治學之期，未有如私欲之盡，克己先生曰：有，余他，不何時，有他，做一片物。

○問：克己已復禮，即仁。子曰：克己已復禮，當下便是仁。非復禮之外，別有仁也。此問不容疑。無私便是仁，所以謂一日克己已復禮，天下歸仁。若其間一日打併，得淨潔，便是仁。如昨日病，今日愈，便不是病。曰：問：一日克己已復禮，如何使天下便能歸仁？曰：若真能一日克己已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處亦如在家無惡，在邦無惡，惡惡在家無然，一家歸仁。在邦無然，一邦歸仁。此語何等止於邦家，顧子貢曰：此便以其極處言之。人自歸重之意，當此禮勿視，文所勿字，似難勝此。旗一旗之半，止工夫六在勿字上，雖見非禮，未則以勿字禁止之。這禁字，便是克己。克己去，便能復禮。人云：顏子力室大聖人，便說他一日復禮，即仲子則





博學之書問之疑思之辨之爲行之前而四項只是理會這  
物事理會得後方得全若不博學只要撇箇尖底也不解說  
得親切也此是大學傳得終不的當人問天下歸仁曰只是天  
下歸其仁而今若能克己復禮天下自歸仁也這仁人這也不  
須理會只去理會那頭一件如舜便相似只管操自靜飽若不  
去操只想箇處也無益處

○問分齊與後天之機曰主在分字上便是非理會思前作便  
後即分字乃而後已林便可去致矣則能復禮而仁矣都  
是自出努力使他人不慕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或問顏  
子他何有非禮處何待下此曰勿工夫只心斷間做有在  
子非他處也須用淨盡截斷了也力至大聖人使故他愈性先  
去學如戚夫顏子是進步典之斷後故仲子以後起是教他整

○讀書須少長

登清野蕨斷頭不教戚夫顏子自見已復禮此道也主教行  
起坤道也說道是使決意坤道是確字意曰顏子是這前與他  
一刀兩段仲子是一面自守大而戚夫適者此亦只是一箇道  
理聖人教人因其資之爲下故不同要之用功成德則一平先  
生因曰今人只爭箇句字常記胡仲子我無顏子只爭一箇  
句字顏子非他低勿此或非禮亦視所以不及顏子固樂其文  
云勿字字似模稜是解止禁止之物者於人解止禁其其  
也

○問伊川曰爲何謂顏子知去就未同言不大也也他地做  
將大也利無道理得他學如做酒只是用許多地時日到  
時便自能滿出來此有文字只要識故顏子溫爾哉便斯  
意自出若恰了故處則要計爾新意便不得也

○問由乎中而麗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見已工夫從內面做  
去及定制於外如何則却在內人問說如何以特說心體  
何以特說性曰至極說也得然諸云爾眼便猜所以就心上  
說人有秉彝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好在這裏却問雖科外面言  
語未諳化勝所以說理上說

○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以爲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却是與  
克伐怨勝不行居而相親曰克己工夫其初如何便行會自然也  
須着禁制始得制到後便使私意自漸漸消去矣今人須  
要他克己做却不知若不自難處入如何得到易處所謂非禮  
勿者只要勿爲其眼前道理善惡是非何事不知只是自問性  
去做若眼面前底欲得分明既不肯去做便却捉見仔細家  
底道理蓋天下事有似是非而實非者亦有似非而實是者這處

○讀書須少長

要得講究若不從眼前明白底做將來這箇道理人如何得會  
自見將來  
○問曰顏曰視是將這裏底引出來所以云以去其內體是聽得  
外面底來所以云聞非存誠又問曰者還有次第否曰視爲流  
聽次之又曰皆人知覺處之於思此流之於心志上屬行字  
之義焉此是動之於身

○賢孫說顏淵問仁事其意之意曰如此只就上而說人須自  
肚裏實理會行始得固此道不依此說去外而生意不可  
只講其文而自不實說認得真意亦不可又曰止休許多說話  
常常只講下稍自有人曰曰度意思却望格守箇底有  
說多處有說少處多處說不得少處說不得如古歲說許多  
是人口上有許多病病從頭起至古自禁學惟其所走就身

上註傷易則從至出作來處是當謹於格物明都說得同條  
人知幾微之於思慮不屬行字之於為這說而後人皆入其  
思望問便見得今做與不合做志士便於做出方見特難則  
是有兩端大抵都是順理便安欲從危險某注所錯都說  
得意思盡了此外亦無可說只是須要自實下工夫實見是如  
何有這意思知說去已後無非他之見無非他之說無非他之  
言無非他之理是思慮愈發愈便足深然天理這便使仁順  
盡地行這意是百端問視聽之間及明和其不常現而有格乎  
目明知是不當聽而自格乎耳這持如何說與有見不同聽  
與聞不同如非禮之已若過目便過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聽之  
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聽之之心然  
這說所在也難古人說這處亦有以崇之如云存聲氣也不留

中庸卷之五

○問承前言格物人心之物因言以宜至言山學尊德其所居  
謹言已以下足說格物許多病痛四上四句是就身上說格物  
處須是不厭其少始靜專終不靜專自能主心自做主不感  
何去格物下云則是格物與成出好四句都是說理言底道理  
下四句却是明有病痛則與格物則未已格則物作出作則  
未達有病痛則今所以難身也是習於私欲之深今雖知義理  
而猶所好猶未克脫伏於方寸之間所以外物能誘義而便為  
之物所以聖賢只在克字上克者勝也日用之間只要勝得此  
天理毫塵私欲便能使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  
去始得回固是如此如格物之說若不依便非不依便終不  
也命賜之消長日月之盈縮莫不皆然又云這克已誠格事謹

極大非顏子之聰明則漢不足以格致故獨以告顏元若其  
所言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如仁者其言也切又如  
居處恭執事敬都說此克已事都是為仁者但是說一事重  
得工夫到了一般則仲弓問仁一章四看聖人言只三四句  
說得極透密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而便克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却無些關處尋常人說這多是只說得半截  
問有克己意則能用至格則達如此自家身上下常是持守  
格物又如此則用之則無有則則格致意是為何所容下見聖  
人說得如此極密則無注云事斯語而有得則則無己之可克  
於此因分則下云學者當已而自擇焉可也本誓此意如何  
看自家實如何夫子告顏回之言非大段明者不足以當  
之而為不然只就告仲弓處看力告仲弓之言只是擇和友

中庸卷之五

○尹氏問格物知致說之於思志士屬行字之於為四句其有  
考索以理以思是動之微為是物之著這前是致動之精  
格為是物思為非物思是動下句為是動於外是思於內不可  
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然專誠於思而不守於外不可專守於  
為而不誠於思亦不可又以有文未顯是得簡子請公且道  
這動處那句是聖人言順理則格其是是聖人言也又建民

欲則見而句都是這生死路頭又曰四者惟視爲切所以先言視而視履之則尤重於他者也

○問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南軒謂克己是私天理而滅人欲爲仁矣天下歸仁者無一物之不顧也故克己無所測蓋人欲皆在私

間近得先生集注却云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共仁似與諸公之意全不相似程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

天下歸仁此意又是何向甚向日也只同欲人之說者將來大義不若合解却是說伊川說孔子直是以二帝三王之事許

顏子此說言自可意會孔子曰雖也丁使南面當其問仁亦以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告之

○呂與叔說克己既非已物對處克己此說雖好然不是夫子與顏子說處意大子說底是說未與物對時若與物對時方克己如

是自家已倒了幾多所謂已只是自家心上不合理處便是未待與物對方是又曰呂與叔克己銘只覺得一邊

仲弓問仁章

○文獻武仲弓問仁謂上四句是主敬行恕下兩句是主勤事而此六句是主修德若只以下兩句作勤事說則幾子

問了上兩句蓋內外無差是箇應處到這裏方克己克己如

二章說天下歸仁亦是如此蓋天下是有一二不許以仁便是我爲仁工夫有所不至如此看方見出門作事克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而句這兩句又便作克己之門上下貫通都無虧欠方始見得吾顏淵仲弓問仁親然只依此做工夫更

不吝則問用心矣時章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前山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緊接前山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則這裏道理方透然似一片水流注去來到這裏方使中間也間斷不得初說到這裏方是

做得透徹克己能滿體之全而無虧欠外內間曉有一人怨它便是未徹便如天下歸仁處總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

到處又云內外無怨便是此應處如問雖之仁則有辭此之應處果之仁則有辭廢之應則仁者甚多只答顏子仲弓說說得未

大又曰顏子天資明便說能承處做之間斷制得天理人欲了

先生自磨石歸曰路上有人問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怨如以刑罰加人豈其人之所欲便是不忍始持且說如何衆人各以

意對先生曰皆未分明伊川云恕字須兼忘字說此說方是克己

忘是克己也克己而後爲恕以刑罰加人其入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爲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之以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

者乃其外面之私心若其心已已化則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只爲不理會忘而徒高怨其罪只是姑息誤于恕中而有云

聖人固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即此論也今人只爲不能克已故謂人亦只消如此所以是然亦不責人遂至於此皆自恕而已

○問在邦之怨是傷已傷人曰如何說得做在己之怨聖人言話只要平看儒者緣要切己故在外者多批入來做內說

身上者又找來就心上說云

○問克己工夫與主敬行恕如何曰克己復禮是截斷分別箇天

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去之敬恕則持是存來在這裏未能保

它無人欲在若得來保得至亦全是天理矣克己復禮如操

龍反正是敬行恕如持盈守成二者自有優劣





人殺親切人謹得言語不要發取承仁之端此心不放便得  
道理在這裏

△或問顏子仲弓司馬牛問仁雖若各不同然克己工夫也是主  
其其言也謂此是主敬曰司馬牛如何做得得顏子仲弓工夫  
須是這人自能會仁德之在克己是大門打透便入來主敬行  
是第二門言到是前小門雖前下通然小門便是通得些是  
它病在這裏如先難後獲亦與隨它病成說

司馬牛問君子章

○為學須先存行一箇路還然後可以進步可以觀言不然則言  
自害人自人且如孔子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須觀所以不  
憂不懼由內省不疚事若人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降來

司馬牛要四章

△問牧而無失曰把捉不定便是失根

○或言司馬牛所憂人常兄弟如此也是處不得曰只是如子夏  
說牧而無失與人林而有禮若夫張著力不博也不奈何若未  
然處可諒病可著力做了時也不奈何得

子夏問則章

○問淡潤膚受之說想得子張是箇通高底實於此等處有不  
暴故夫子語之矣曰然

子貢問政章

○問民無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而民自不立民不  
立則國亦不能立矣夫問民如何是不立曰有信則相安而民  
無信則相敵相敵則棄其君子棄其父各自求生路去

棘子成問章

○問夫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如何則不龍公  
曰無世間許多禮法如何辨得君子小人如老莊之徒處處禮  
法則都打箇沒理會去似子貢之言似少差別耳如孔子說禮  
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便說得

○棘子成全說質則未盡善于質全說又以為質成人行若虎皮  
羊皮雖除了毛則非虎也則非羊也而人自是自有犬羊固不可無  
文亦當以質為本如虎狼食肉之性明乎

哀公問於有若章

○問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足  
不成其君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有  
百姓不足君雖厚祿亦不濟事

子張問當饒解章

△主忠信是到脚處從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聚矣  
○問易言忠信所以進德而孔子答子張榮德之問又及於義  
義者使學者於所得所行處而下都做工夫否則忠信是箇  
基本使義人是進處無基本徒進不得有基本矣不徒義亦無  
緣得進

齊景公問政章

○問齊景公問政孔子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當時陳氏專  
恣林國根株盤據如此政使孔子為政而欲正其君臣父子當  
於何處下手曰此便是難處要子之說則曰惟德可以已其亂  
然當時齊國之人皆欲得陳氏之所謀成遂要子之所難得  
可得而已之然此章一朝一夕之故蓋其夫莊桓霸而至此

此亦未如之何也已如孔子相魯欲復三祭王成則為王矣所  
覺遂不可須臾之三祭王成最弱李叔為強強者強之而弱者  
反不可強者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之則成視不可強夫子  
如何則無處置了使休田不以夫子亦不覺其若使聖人又為  
之亦須別有箇道理處

○問齊景公問政與仲弓于二章想是一時說話觀此而後見得  
景公是箇平老忠實君子度日不復有是處底人曰景公平且  
自是箇無能為底人不待老也處

子張問政章  
○問子曰無倦行之以忠曰若先有頭無尾底人便是忘也不失  
所以孔子先持箇無倦造徹它實義

子張是箇有銳氣底人它做事初頭來些銳氣去做少間做到  
下稍多無般合故皆以居之無倦又正不替實故皆之以行其  
以忠顯其盡心力也

季康子問政章  
△或問子為政焉用諷曰尹氏謂殺之為言蓋為人上之語然先  
語固行然聖人只說焉用殺三字自是不用解了蓋上之人為  
政欲導則民皆慕自是行用殺聖人之言混成如此

子張問士章  
○問問問達之別曰達是進一步為問是退前一步為底退一步  
底平進為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然命達問是退前  
一步故惟恐人不知故幹餘博人一時若可其其實無足取者

○得直而好義便有箇剛實人底意思對待察言觀色處以下以

便入和順仔細不且顯底人底處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為底  
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語如此則同德詳審則  
○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工夫蓋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  
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信已意說時去是不看人  
之意是信受它還不信受它如此則只是自高自大不能謙下與  
人曾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為事須從自低下做去才自高  
了便不濟事時來

△色取仁而行違遠此占外而地位闊了是面與不足值  
○問子張問達與問一章曰達者是自前實去做而收效近裏底  
如言自行其便使自去做察言觀色便是察人辭色而與之言  
人應以下人惟恐其不收效也若是只靠自前實只管說去更  
不問人聽與不聽便是不能察言觀色然而能如此則德勝於色

而自爭於人所行自無量故其故而達問者是前做作底事  
故出外來人知而已色取仁而行達便是務實而專務外  
居之不疑便是故出外而收效不得只得自恃當不放進若  
放進則達問而都壞只得大拍頭居之不疑此其所以弊底而  
無實行也其向來未達問達二字因見紳中有人其德勝於行  
者蓋其以立傳揚名不守其及細觀其所為皆不放進以此  
此方見得聖人分毫此間之別意思如此後形像得達與問達  
精又云色取仁而行達不惟此處有愛憐之態如正顏色而不  
遠信色厲而內荏皆色取仁而行達也

○則色取仁而行達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野必聞此則如何  
曰却不同那在邦必聞在野必聞底是大拍頭就要壓倒人  
原却是不做聲不做氣喻說底底底人底則言二者皆是

楊問賢直而好義實直是賢性之直或謂兩件說同實與直並  
兩件落言觀色龜山說察言故不大口於人觀色故不大色於  
人如何回自家色如何觀得只是察人言觀人色若照管不及  
未必不以察我知人此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和院何工夫以  
之事說則得乎觀以之事居則守以之交朋友而朋友信  
雖紫伯之邦行於此處在邦在家必達之理子張只去聞處著  
力聖人此意王中其膏有賢直好義等處尋達說實色取仁而  
行達即是說處爲

○問如何先事獲利便可以榮德而人只有這一番心不通焉

窮物者若一心做事又有一箇求得之心便於處上不達處  
有積累之功這一條心路只是一直去更無它岐處分成兩  
便不得止如今做一事一心在此做一心人去計成功虧這  
件事定是不到頭不十分成就若定做一事只是做一事要  
這箇又要做那箇便自不得耶二者皆出於善也不得見於

○陳平與陳彭越張敖謀反。平曰：「今人欲誅不誅，此害也。」乃請以將軍之命，假平節鉞，誅不誅。平曰：「此計也。」此平有易功，助既有計，故之。心便是專為利，而不從知事之需為大德者理之行於吾心者也。凡人若在利為利，而無為利之心，這當思便自高遠才，那些小利害，計小便宜，這急便平下了，所謂量者，謂隨自此而愈高越也。○攻其無備，攻人之最難，莫過於外而它人，適足自害。

樊遲問仁。

○聖賢同仁。孔子答以愛人。問知。答以知人有善。雖曉處。與達圓。若未達。蓋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自相

及故疑之。只有曾吉甫說得好事。至錯諸枉便是知人。能收此者。直便是受人。曾解一部論語。只曉得這一語。

△每言說仁。知一箇是意。受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下一下。惟是本直錯錯。枉便是枉。方見仁。仁如今一處。仁莫有介。知如果。有仁。有仁。

○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立與枉一倒愛他也不得大抵淵  
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也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後來

○問辨之間。一節而處。實得合義。時如此。如不仁之類。而道仁如面。若在一家。一節而處。實得合義。時如此。如不仁之類。而道仁如面。字相類。但辨別得分。此處辨得。是實得。仁之義。止如人在此。曲成。是得。事是實。數一節之人。不至於多。則甲所以仁之也。

子貢問政章

○問忠告。喜道曰。喜道是以善道之。如有人雖教忠言。未必皆合道理者。則此未善也。非樂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七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七

七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八

論語十三

子路篇

子路問政章

○問先之勞之勞字既介而奇有兩說云司勞之以身勤之以事亦須是自家非些事方能令得他詩所謂星宮風雲說於無則古人歲星而出歲星而入必是自然勞苦方能事得人焉

仲弓為季氏宰章

○問先之勞之勞字既介而奇有兩說云司勞之以身勤之以事亦須是自家非些事方能令得他詩所謂星宮風雲說於無則古人歲星而出歲星而入必是自然勞苦方能事得人焉

仲弓為季氏宰章

○問先之勞之勞字既介而奇有兩說云司勞之以身勤之以事亦須是自家非些事方能令得他詩所謂星宮風雲說於無則古人歲星而出歲星而入必是自然勞苦方能事得人焉

仲弓為季氏宰章

○問先之勞之勞字既介而奇有兩說云司勞之以身勤之以事亦須是自家非些事方能令得他詩所謂星宮風雲說於無則古人歲星而出歲星而入必是自然勞苦方能事得人焉

仲弓為季氏宰章

○問先之勞之勞字既介而奇有兩說云司勞之以身勤之以事亦須是自家非些事方能令得他詩所謂星宮風雲說於無則古人歲星而出歲星而入必是自然勞苦方能事得人焉

誤在刑罰不中之後今何故都云禮樂不興而設刑罰不中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禮樂不興則刑罰宜其不中又曰禮是有序樂是和樂既不成如何得有禮樂耶此舉

○問如何是事不成後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後如何便刑罰不中曰大凡事須要得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中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無序不和如此則刑罰者安得不難則特說請家說各有其長可會而觀之云

△楊問註謂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此句未曉曰實即事也又則言無異似乎不明涉曰如何是不相涉如一人被火是計未救始時却救他計火來此便是言不順如何得停言又如人捉賊走來去今捉來去捉却救他走從而去如何捉得言不順做事不成若道新論之無子也則順是父今也與拒

父是以父為賊多少不順其何以萬國何如臨民事處不順則亦非禮樂如何會與刑罰如何會中明道所謂十事皆然

○必也正名乎孔子若仕衛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名如爾時不當兵無亦不當立當去無而別立君以拒爾時若無欲立爾得聖人出時必須大興化制列一簡放化知節是我不是死夫問論道理商是去無被國人自拒爾時以事情論之吾人正立爾時勢足以壓吾聖人如何請教天子請於方國天子既自不奈何方伯人是肯自做如何得知道理自是合如此了聖人出

夫須自能使得不得不爾願賀孫同問如討陳轅之事也以此  
得道理不論事情同知這一兩件大事可惜聖人做不遠若欲  
得遠使三綱五常既壞而復興千條萬目自此而更新聖人年  
七八十歲奉養之心既微不虞賀孫

○吳伯英問若使夫子為衛政不如果能使出公出使則請至司  
聖人行事只問義之合與不合不問其能與不能也若使每事  
只管計較其能與不能則聖人必不處於衛情利害之私乎此在聖  
者尤宜用力而況聖人乎此理

○問胡氏之說只是論孔子為政正名事理合如此投若衛君用  
孔子孔子既為聖臣而為政則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  
北面與父之人若無有違改過遷善則孔子須先與斯約如此  
方與他做以起蔡蘄先以十事與明聖約然後為之相而見孔

子乎若無不能然則孔子決不為之臣矣此  
○叔器問子即不肯立也似不是曰只主無時只是剛讀一箇來  
事若主它時則又添一箇來事愈見事多人以千乘之國誰之  
而不介受它事哉是行得來應手難做後不敢做義則

○亞夫問編討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曰其中所見可見其  
夫此則問卷之問聖人便之事君子平日所不察則見其  
其情狀皆守固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待達於政者其情狀  
其不志於其間所成之美惡讀而後知也如是而為義如  
是而為惡者之所以自修其身者如是而為成事如是而  
合政底事待待施以治人如是而當官如是而當罰莫不修且  
如何於政不違若其待而不違於政則是不曾讀之人問如何

使於四方必能專制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奉  
和平氣

子謂衛公子伋季

△問公子伋季居魯也無惡焉處人稱善何也曰公子伋季  
正合道與恰好處常人為屋室不足則其華則其前堂則全  
不理會子則自合而此處而美而簡有序而人皆曰苟而已  
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處此等事皆能化不足言在公子  
則能如此故聖人保之我

子論衛章

○宜父說子適得一章先主國言古者教人有禮無動容問技  
要合也即奏使性忌忌要快也不得性寬處要慢也不得所以  
善傳人情性如今教人既無禮無只得他兩升文字教他讀然  
而今未教人會學則無自無人會教所以明道欲得招致天下  
名儒使講教人之方遂其德行最高者皆以為太學師都必  
次分布天下今教學者固足如此然後學校方成次第也

○立之說皆有用哉者一策曰出人為政一年之間想見以前不  
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矣強教行民服焉

善人為邦章

○安卿問集注云民化於善乎以不用刑為善人只是使風俗  
解朴若化於善惡是聖君之利曰大舜功教如是如此其條  
在人不必德地結皮著骨去說不成說聖人使待如此善人便  
不得如此不必德地分別善人是他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自  
是使使人與善人自是不論於刑辟如文景德地後來得內

無差。不決。腰腹去。仍如漢衛太子許多。十猶良也。便有勒陳  
及丘平度。專操只是雜念。似能如此。不成說你便不是聖人。如  
何做得這箇。只看他功効處。又卻安說這聖人之功。是如此  
善人之功。又如教聖人比善人。自是不同。且如終之斯秀。動之  
斯和。殺之而不落。制之而不庸。民曰。遇惠而不知物。吾人定  
是未能到這田地。但此有這般見識。有此心。胸中黑點將去。  
亦須有動。且如而今。罰則得賊。民亦自能興起。而不陷於刑。聖  
人喻功。亦是大禁如此。只思量他所以致此功處。如何便了。  
何公曰。此優劣。便聖賢也。無甚切已處。成

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流於軌度。而

於青鶴天下變化。無移易民。歸於仁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又曰。自一身之仁而古之達道。達理。達德。達微。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仁。皆是達道。達理。達德。達微。

聖人說話無不子細磨合。錢鳳水不滿如說以德報怨如  
以言與邦。其他人便只說子無幾子為庸。惟其言而其子遠矣。  
使可以喪邦。只此一句便了。聖人則須是地。地子細。方作如。  
孟子說得便粗。如今之辦。辦古之漢。王公劉好色好貨之類。  
故橫渠說孟子此聖人自是粗。顏子所以未列聖人亦只是心。

△問舉之與伏不可棄。四上三句散。讀下一句方悟得緊。

○臣夫問如何事之與秋不可棄則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猶是無用斷方持若有閒情此心便死了在中國走這霸道理在夷狄也只是這箇道理于恭云若后與恭執事敬與人忠恭執事更無著處而若無私心當體便公道理有并

△亞大則居處恭執事敬一章。四達簡道理頭要到處皆在使盡  
意。無少間斷。方好掣之木然。一枝一葉無非生靈才有一毫間  
斷。便枝葉有不茂。或時歇云。看來此三句。動靜出處。將人接物。

無所不達使客自來處處因鬼神之間仁一書說曰大抵處  
門只要得前門戶子入若入得門了便只要理會前仁是初  
或門戶不必只說道如何如何若變得前門戶子入須便要  
去若只在外面說道如何也不濟事

△或問胡氏謂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於愛人其最後復何以知其然則難無明證者得未如此居仁守志之以終於忠之說則所始先難者將從何下手是亦愛人則又以終於忠者古之與夫

子貢問士章  
○問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而句似不達變恐是行已有恥則足以成其身惟是心以及敬分則不辱君命又可以成其職分之所當為問行已有恥則不辱其身使於四方能盡其職



則不辱命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人須是氣魄大則就有立威人方做得事成而今見而前人却  
德地裏做善都做不力便做惡也做不行之人所以事事不  
成故孔子教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人須有些狂狷方  
可聖

△聖人不特中行而與之必求狂狷者以狂狷者尚可為若鄉愿  
則無益矣今之人總說人不當時之類便須有些好處說  
這人固是誠體之類便無可說矣

○問狂狷與立立善人胡為亦不及狷者曰吾人只狷猶自守據  
見定不會勇猛指進前規路則有餘資之以任道則不足  
下云狂狷者雖非中道然近般人終是有節骨子

○曰吾嘗聞立立善人

○曰吾嘗聞立立善人

○曰吾嘗聞立立善人

○曰吾嘗聞立立善人

○曰吾嘗聞立立善人

○曰吾嘗聞立立善人

○曰吾嘗聞立立善人

○曰吾嘗聞立立善人

○曰吾嘗聞立立善人

○曰吾嘗聞立立善人

○曰吾嘗聞立立善人

○曰吾嘗聞立立善人

○曰吾嘗聞立立善人

○曰吾嘗聞立立善人

○曰吾嘗聞立立善人

○曰吾嘗聞立立善人

○曰吾嘗聞立立善人

○曰吾嘗聞立立善人

○曰吾嘗聞立立善人

○曰吾嘗聞立立善人

追悔亦其天資高如與謝青言若我世人為廣所為是謀亡  
泰之說夫子厚重好靜欲求守文之至安有賢哉夫子者乎見  
得它知過處胡氏謂武帝能以仲舒為相漢為即史大夫主  
不善乎

○君子而不同章

○立之問君子而不同如公與之同公議論不相下之類不  
知小人同而不和如如之類如如之類如如之類如如之類  
子之心是大家都只知會這一箇公當成道理非常和而不可以  
苟同小人是做箇私意故雖相與可也然而人相聚也便分爾  
彼已了故有些少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也

○君子為事而難從章

△問君子為事而難從曰君子無許多勞操故易事小人便更些  
便宜人便從那辭說去取來他故易說

○君子泰而不驕章

△問君子泰而不驕曰泰是從容自在得意焉驕便有私意欺負  
他無欺負他理會不行是謙恭這些子皆驕之謂也如漢高祖  
有箇蕭何泰而不驕他雖如此胡亂罵人之處却無許多私意  
唐太宗好作聰明與人辨便有私意

○剛毅本論近仁章

△問剛毅本論近仁剛與毅如何分別曰剛是體質強如一箇  
硬物一擊不折不屈毅却是有忿怒作與成能  
○仁之為物雖說只是箇惻隱底意未發成道箇物事能為惻隱  
羞慙為恭敬是非剛毅本論只是質朴厚重守得此物故曰  
近仁

子路問士章

○問胡氏說切切懇懇也。德德詳也。如何是應到詳處。意是古人多下聯字。去形容那事。亦詳人及解出。想當時人必是曉得這般字。今人只是想像其聲。度其意。是如此乎。切切懇懇。胡氏說為當。想到有善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而無深意。思亦不可。又須著詳細。勉力有相親之意。

吾人教民七年章

○問吾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成矣。如何恰慢七年。如此等他須有箇分別。若限如古人謂三十年到國。則有九年之食。王朕則則推得。出那三十年。果可以有九年食。歲料得七年之額亦如此。

○問孔子云吾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成矣。吾人自始入國。至

吾人教民七年章

傳公二十七年。教民以信。以義。以禮。信得四年。禮能一歲。而此豈文公如吾人一等也耶。而大抵前者尚權。講要功利。此與聖人教民不同。若聖人教民。則須是七年。

○問義性先只云教民者。教之字。華忠信。復又歸入務義。講武之法。司古人政事。大半本不屬具。因說向來此間有忠賊之害。若

無備軍。議起保伍。故特也。商量做一箇計畫。役來賊散。亦不成。行復未思之。若成行。亦有差。差。行此。使若教他習武事。然建裏人已是被人底。更教得他會。越要教人。如何馬強。公嘗行保伍之法。春秋教習。以民為兵。復來所教之人。歸更不去理會農務。生事之屬。只當在農作間。要酒物。弊。其害亦不淺。古人兵出於民。却是先教之以孝悌忠信。而後難之於此。所以無後患之害。

以不教民政章

八歲。股不教民戰。若人教民七年。固是教之以孝悌忠信也。須某戰法而教之。否。曰不教戰。法自不用了。孔子却以為見春秋時。武會戰。故特出用教之以孝悌忠信之意。前引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八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八

論語十四

憲問篇

憲問恥章

○問其注云羞之類余非外非無羞之可恥聞知之至於非有羞之可恥恐未必如何也曰非有道之詩不能自恥也小廉曲謹得見其止如舊日春庭相嘗國有人能立萬端和合觀也不謂此是世間第一等人及余既死用之為靈雖則不通能治命治心治家治國治人所謂恥也於國家大計亦無所建也如子貢問士一段宗說稱孝弟當稱弟之人其是也而而而人必先之以行已有恥不辱君命為上蓋孝弟之人亦只是守得那一夫之私行不能充其固有之良心然須是以孝弟為本無那孝弟也做不得人有時方得恰好須是充那固有之良心到有恥不辱君命處方是也

克伐怨欲不行章

○問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不大段與原憲者用工夫且於此不行焉亦不可須是克己滅私以敬於其方前即絕之若但欲不行只是遵行條一旦失教大可憂可幸

○問克伐怨欲不行而不行只是遵在胸中不行非非違是有違物在裏才說無便使令下轉去不容他在裏譬如一株草割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割去此箇意思如何而今人終身上有不好處須是令下便割去若只是在人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在裏便不得人問而今覺得身上弱痛問時自謂無之才感物時便自然如何除得問時如何會然只是遵物便行

當其無時便割除去與今發便了人問而今欲到無欲田地其只是割除後自會如此否曰也只是割除後而今人終身士不好處只是常割去之才後便割到無處矣

○克伐怨欲不行只是禁止不使之行其要行之心未嘗忘也克己復禮便和那要行之心都除却此克己已克見伐怨欲不行所以處家處國也

△問克伐怨欲不行何以未及而仁必克已復禮乃得為仁曰克己者一似家中捉拿勾賊打殺了便沒事若有克伐怨欲而但禁制之使不發出來者則所謂賊者在家中只是不放出去外頭作惡畢竟害處甚大

○問克伐怨欲不如此原是令下見得如此還是他底心力弱沒奈何如此曰是他從來只把這箇做好了只要得不好便了

此所以學者須要管理只緣他見得道理未盡只把這箇做仁然教之世之死理教者他一切不行已是多少好惟聖道廣大只悲此不濟事須管向上去克伐怨欲須要無始得若當在這裏只是做病問他本原也不是要藏當在這裏問他本見他要藏當在只是做他事便不透了公不滿如此存只那簡是是那簡是不足取人分明說這箇不足仁公今只合要無合要有了不行若如是無下稍猶恐未能止若今下只要不行了下稍道如何問孔子說云不知其仁原憲却不問仁何也曰這便是它夫問道也是他從中自見做好了如此問道亦說原憲不當不得所以不復問他非行是這句夫問如何有道教邦無道教也夫問邦無道問不當受禮若有道如何也不可受禮當時未見得意思也須是教其並邦無道而

受之能勿勞乎

文之以博樂固可以爲成人之樂聖人亦只樂成火仲公錄于樂  
子冉求恐是此子路之所及而吾曰也不足據成爲是樂注

四人者見得四項全有人知足以致知人無貪欲又勇足以決  
又有才能這箇非自處甚麼樣人了何此人之所以德澤蓋不  
足為成人又問墨法謂今俗倫際然不見一基成名之理釋  
其無復偏倚狀之辭所中人亦不過如此而面又說若論其  
至則非成人人非不足以此則則聖人之成人道下能似  
又則曰若聖人則不以仁德地又則下而見則則思義見  
先校命身無不忠乎仁德見子孫也此三句不知如此  
教語是夫子定子孫為一節聖賢程先生說有忠信而  
不及於禮樂也偏見之云先生又存胡氏之說在後便也曲是  
胡氏之說是所以存在後也

○或問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依而亦四子之所說然  
素子推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依而亦四子之所說然

此聖人方以為亦可為成人則猶未至於成德之域也

子貢曰取火于東

△時然後言者今說此不足適宜時而後

△問子問公叔文子常曰此說遠三節不服字意者或云緣它

時然後言時然後笑時然後飲所以人不厭之而惟其人不厭

之所以有不言不笑不飲之辭也蓋其言合節指所以雖言而

人不厭之雖言而皆若不言也此不厭字意也如孟子所謂文

王之聞分七十里氏猶以為小相似則

○如不言不笑不飲似乎小即謂其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

公明貴如說以告者說也時然後言然後笑然後飲復取似于

也却說得大了其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

得文公語而不正章

○問晉文公而不正章家多犯名王為晉文之謂其注謂伐衛以  
敗楚師而除害以取勝說此為通句晉文數事多是德地不  
說正做去已而恭勝強此一段甚好然其王武巧逐節者其  
却都是如此晉文用兵使成國強求其意而

子孫的相公教公子糾章

○亞夫問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曰如梁高祖唐  
太宗本可謂之仁人然自問室之或更春秋戰國以至秦漢  
禍福矣馬祖一旦出來平定天下至文帝時幾幾刑禍自來  
以下更六朝五胡以至隋唐雖曰統一然禍害之虞在也甚  
太宗一旦掃除以致正統之治此二君者豈非是仁者之功耶  
若以其心言之本自做不得這箇功業然謂之非仁者之功可  
乎管仲之功亦猶是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章

○管仲不死于糾聖人無死見得不得不死後又有功可稱不足復  
功可以償前不罪之罪也伊川有此意亦恐有得不得于知

鄭公則是前仕建成矣不當更仕太僕復却有功說公論然

王震言紹復有死節之功須還前不是後說某君某貴只得死

也不可以後功掩前過王魏二公謂功可以補過謂可管仲則

前無過而後有功也

陳成子故商公章

○問陳成子故商公一章曰哀公若委之孔子孔子預有計畫似  
處之必不害言而但已也後十有章孔子若夜公委之以機  
有道理以制三子似有些錯結事似可成下為一節物使件  
問程子云成氏說孔子之言曰陳桓公若成氏之不若者半

魯之衆如齊之半可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則力不以義也曰聖人衆事也不會只理會義理却不問些利害事也須是可行方得但云必魯之衆如齊之半須是先得衆之義方可用齊之半蓋齊之半雖未必難動而魯之衆却未必得他從然此事聖人亦必曾入思慮但却不專在此也

問陳成子弑簡公章云三子有無君之心夫子所以擊之曰須臾不得聖人本意夫子初告時莫肯從欲討賊子未有此意後人自說所然知聖人之言可以警三子無君之心非是聖人此討賊子以警三子聖人心中行不如此極曲也

子孫問事君章

○余問如斯也而化之子孫豈敢者莫只是他原使解德地否曰是德地子孫性勇此言於人君要他聽或至於就得太過則

子孫問事君章

近乎新如唐人謀殺宗廟號山謂號山不可行若行必有太禍夫號山固是不可行然以爲有大禍則近於孫美善之其實雖不如爲安然而其言則數矣

君子上達章

△君子上達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下達一日沉淪似一日沉淪○問注云君子精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物人欲故日沉乎汚下沉字之美如何曰沉者究竟之美言究竟足於極也此後本橫暴呂與叔之言將來後說語意方得小人傷人欲只管說它墜下去只是說了如人墜水相似困人言究竟之美今人多說如此初間只是差些子少間究竟時大起見差得多如說道理亦是如此初間錯些子少間只管去故來故去越弄越得大無不如如此初間本是差些緊要底事不通朝氣去下

一紙狀少間公吏這呼出入接據來稍許其所費或數十倍其所爭之多人做一件事說得一句話不齊當下當權便改却只管去做其夫少間教得過夫越夫無不見如此端

古之學者为己章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曰此只就初間用心分毫之差耳所謂上達下達者亦只是自此分開下達者只因這分毫有差使一日係說一日如人入朝見中行相似只見一步深似一步便深身陷沒不能得出也君子之學既無所差則工夫日進日見高明使一日高似一日之因言恭楷之事云云其所以與張程公有隙之由乃因說公不爲他作宰相而薦趙鼎相故後面主許多惡語蓋皆始於此耳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子孫問事君章

○問莊子道通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此句因於又云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化是知何曰謂舊事都消忘了又曰此句亦說得不切實伯玉却是箇向裏做工夫人在子之說自有過當處

君子恥其言過其行章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通猶行過義長通義之通謂力行也

不逆詐章

○問不逆詐章曰雖是不逆詐不德不德然也須要你能先覺方是賢蓋逆詐德不信是才是那人使逆度之先覺却是他詐與不信成精德已露見了自家這裏便要充覺若是在自家面前詐與不信却都不覺時自家却在這裏做甚麼理會甚事便是

昏昧果成相以此章同是妻人不得死夫死妻亦死妻人自著  
昏昧果成相以此章同是妻人不得死夫死妻亦死妻人自著

以德報怨章

○問以德報怨以直報怨何以德報怨蓋他有德於我我自是若觀  
則它各子所謂公法行於天下也以其報怨當實則  
實之當實則當生財生之當死則死之怨無與焉不說自  
家與他何怨使當實則其間則如此所以怨有不報德無不報  
德無人不以德報怨之公法也然則如呂辟叔為貴為富則無德  
捕其家人乎使彼為公則何須延治罪事呂乃已實實之罪  
怨報以為怨則不怨使實實以此得報其罪此以德報怨也  
然不勝其怨夫殺都介了蓋實有出於朝廷之公室可以已意  
行乎其間人問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怨刑戮之民也

以德報怨章

先有傷害因此也似覺得好以德報怨則家能使人則免傷人  
只管求怨自家故曰寬身之仁也如以德報怨則日月相旋  
打旋時足了故曰刑戮之民也

○問以德報怨章謂有德而折反覆報妙無窮何也曰以德報  
怨不若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  
者亦不薄乎呂中云為相與貴種民有怨却無之即職可謂  
以德報怨厚於此矣然則裏人多少誠其實實素無行元重  
中在大理為縣確屬大中公亦破破機及公為相而貴得罪公  
復為諸如通判罪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與與各有怨今不  
計和則引之為之求不肖則棄之絕之是美未嘗有怨矣老  
氏之言死定了孔子之言惡惡相移未移去却得改者不肯去  
後能改而後則吾人引為之矣

美哉知也夫章

△問孔子告子貢曰其知也夫一從子貢人不曾問夫子告之  
必有深意其是學子貢否曰論語中自何如此等處如告子  
知德者群告子貢一以貢之賢此一類此是大節目要當自擇  
這都是前有意要成事要在不忠實處得之

○問其知也夫曰夫子忽然說這一句做甚必有箇落著處當  
時不特門人知孔子是聖人其亦亦有知之者但其知不及  
門人知得故說切然孔子當時時道這話他人亦莫知若處惟  
是子貢便知得這話必有箇落在於這問說聖人皆知夫子是  
聖人何為說這莫之知夫子於是說由三句大抵都是這後底  
說話這前不說不說在後底但說是不忠天於天無所逃不忠  
人於人無所逃下學而上達自在這裏做自理會得如水無石

美哉知也夫章

如不無處貼地在這裏人亦無知得而今人所以知於人  
者都是兩邊作得不聚有警報大驚小怪知我者其天乎便是  
人不及知但有天知而已以其與天相合也此與野雲公之語  
略相似都是放進一步說大聖聖人其語平易語孟子使不自  
不同更

△問不怨天不尤人此二句體之其身竟見不尤人易不怨天難  
何以能怨天曰此是說二句上生出意看了且未論怨地且  
先看孔子此段本意理會得不意便了此段最難有若曉其解  
如何是不怨天如何是不尤人如何是下句如何是上句便結  
了天人無心無腸如何知得孔子頭是看其說始得此段  
只深誦一意思說此段是說天人不怨天不尤人蓋孔子當初教無有  
知我者子貢問問何為莫知于夫子所答語只是解何為莫知

子一句大无不得乎天则恐天不得乎人则九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漢方共下舉人事之平與衆人所共律律云平竟違尋人無爭物舉物人處人其上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人捉摸不着如何能知得哉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然非不可以見孔子渾是天理何處人不能以平者人而聖人無不知如吾上達天理處聖人聖知之天之人同聖人直是如此滿而止久病得引箭在子然然的此人口孔子當初說這般話與子貢時必是子貢有些話說此所據照孔子說了子貢人無以承之事也未能得前賢之問如何也若子貢便有未達也夫子是問此話與子貢說若未達聖人下達子貢便說此聖人傳道若曉得亦必有指如平欲無言子一以貫之也只如此

了。如曾子聞一貫語便曰唯足他曉得聖門不難。明道伯仲思得此意。吾復來闢性與天道如何。亦只是方聞得畢竟也。見得透徹。徹又曰不然。凡不凡人下學而上達。這三句。無發備全。食水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三句。以爲夫子自譽。則又似自足。以爲自足。

△来到上海，只有下等客

○下學只是義上說便從理下學上說只要於事物上見理使  
正其本各有其詳非行細有容則所謂理者所從而見之也  
○道理都在我時是上學如寫字初習時是下學如寫得熟  
熟一熟都公法度是上學一作作

○問下學而上達。曰學之至即能上達。但有着力不着力十五  
志于學下學也。能上達則是上達矣。又自立而學說不惑。則上達

△問下學上達聖人恐不向下學中未可不要說高下聖人高處學者如何金及境况既聖人做得意忘形况

理會得是那一件人說得不得將累多便會其理不是別有一箇大天上人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今說學者終下學便要取長沙則不可洒洒應弄從此可列形而上者便是形而上謂其近道了卻而今之學者多說文章中有人人上達而自不知如此說用他太輕便便說過了學上便是下學方能上達然人亦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足當若下學得是當本有不能上達釋氏只說上達是不理會下學然不理會下學如何上達道人

△先生顧美則云公前日看如我者其天乎覺得也未分曉這處只管去思量不得須時復把起來看若不曉人且放下只管修地又復自解曉得這須是自曉也十者正不得義明

○問莫我知也夫與子欲無言二役子有言不能復問想是不知中人之意而自非是不曉中人之意是以無然拚合處不曾有也

地有悟語防他非思慮處若有所然非須發露出來不但已也

○問方與聖人相類上智不容於不下及其的性雖下惡不容於不  
上此上智下惡不移不相援也一  
一上智居德地比並  
金何間都沒理會了且看此處言意方其時卓聖人亦須下  
學如孔子問禮問官名未識顏回問了也須記及到達處灑下  
惡也會達使不怠了是以學者上不肖下學故下此語問何得



達句只是下學了意思見得便達通上面去

公伯察問于路

○聖人不自命此言今者皆為衆人言之道之行也與命也為公伯察問于路言也天生德於予亦衆人使之使行謂可也達矣故有是說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有是於衆人言

學者辨世事

○問賢者辨世事一重此言之隱者非可以一作看者可以其時之所遇而觀之有可以其才德之爲下而觀之者若長沮桀溺之徒似有在往而不返之雲然使天下宜道而此計亦無害施焉此是荷蓑具身如老莊之徒而已大概天下有道而見不必待其十分太平然後出未天下無道而隱亦不必待其十分大亂然後隱天下有道譬如天之作統雖未甚明然自此

見于書卷之

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焉之用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如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亦須見憂而作可也

子繫察微辭

○問荷蓑問隱者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意天下也則爾人其高如古人於隱者中知有殺心者耳周元來則隱者妙智大難後本都切跡只見其人便知得它有心傷人後來求不見其心只教人求其用其說便自知得此知他心通則似是其精誠焉其所以能知又問程頤乎是荷蓑解而言答曰大約是如此

子路問君子

○陳仲卿問路以數曰賢者非但受外而無敬而已須是裏裏

而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先也  
○或謂時已如何能安人回且以一家言之一人不修己者一家

人言不妄  
○因問上下一於恭敬曰曰其陽然也聖人之教無天災地不足傷終終九竟而天下之人侮慢自若也如湯之已可見方

○問如何是信是則以信爲信以信爲信是則信自中此也  
○問如何是天下之公道信是則信即成主忠行恕則明春皆由是出之恭敬也若曰改心恭敬則常光明先生又贊言勝已以敬一句須是如此還是差使見顏回曾能防微成善聖人所以爲聖人皆由這處來這處做得工夫直是有功

○楊至之問如何程氏說到事天事帝了方說聰明者皆由此

見于書卷之

出而如此問乃見公全然不用工夫聰明者皆如此不由教出且以一周之君有之此心竟不專靜則其聲色雖進而不容何以爲聽色也此之聲受教而莫辭何以爲明春皆出於此心之說然則應事接物之間其何以忠虛而得其宜乎此心常要虛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又云數字不可只說一箇數字元須是日用間體認是知此心常平此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教有些子計較有些子放縱意思便是放縱故曰敬以直內要得無些子偏邪又與文帳平平日須是精神其全類端溪則方寸有精義則方寸有公多慈此由教後地則不敢其夫子是實

原康侯

○問程氏家本而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適之待之自好及其

侯則以杖叩脰。鮒曰：「這裏說得却是如原壤之狀否？」  
大惡若要理會，不可恨心，且只得休。至於成侯之時，不可放  
杖，莊子之侯，非其脰自當如此。若如正得之說，則說不要管他  
是非朋友之道，爲人儲。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九

四書章句卷十九



△我問仁者仁者只是存心之正理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  
殺身以成仁須知求生害仁時難以無道得生却是快欲了  
我箇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完整完全也衆  
○問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一輩恐之死走大箇節要  
之工夫却不全在那一帶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若之  
大小管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路無處不差若平常  
應事義理全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本有不可不拿也○曰然  
○嘗見人群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  
何暇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爲死便死生便不足不遠遊  
一箇字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步人  
看此死成法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  
程子曰  
孟子曰  
己子

子貢問為仁章

○胡子實問爲仁章曰大夫必有事其賢者士必友其仁者便是事賢居危處以至於仁如欲克己而未克己欲復體而未能復體須要史相勸勉乃爲有蓋云許衆說文字見得已定然後體是處高而傷巧此亦不是空小病須要勇猛踏進以脫此絆曰始待人云且截个心地荒乎不要使文字上起獲論語

顏淵問為邦

○才仲問行夏之時曰夏時人正也此時方有人向上人猶坐昧  
子時天正也此時天方圓五時地正也言此方萌天子以正月  
人可施功故從其一此亦是從來自推度如此如屏案提則以  
爲子起於林鐘實起於太素又問格注云禮文有典曰有制度  
典車不同以前以謂之典今南郊五縣見說極高大同何不從

者若舊制亦有若法服騎馬亦不好看曰在中唐時亦有乘車  
車與行事官乘著法服騎馬亦不好看曰在中唐時亦有乘車  
固華上落諸語矣王介甫云古者晨之大夫及薄俗之士雖淫  
樂視之德義然不咸知先王之言雅矣後此言甚好楊適之問  
況如此言復未何故却問曰只是把做文章做不善及已來  
之俗語云今有此語只是做文章說來不曾行之貌今雖其說  
不覺亦非佛語也明道野人語云善不善之問引老語凡  
凡見此言亦非佛語也明道野人語云善不善之問引老語凡  
生實以其成德介卿介卿張翥字之號居其序曰亦似樂  
如此何似之有見後注佛徒來佛子深沐一時佛法也渠少年亦  
不思長老晚年大是不雅錯說了幾書和佛經亦錯說了楊海  
揭瑞法華僧揭揚此胡語也渠注云揭其論之還以示人大可

2010年10月10日

△同行履之時向前輩言多不同有說三代皆建寅又說只先建子與寅無定凡齊劉和入書解又說自五帝以來使遷建三正不止於三代其引證甚詳雖建極經世亦起於此他以變萬壽爲千年爲一會第一會起於子第二會起於丑第三會起於寅至第五會方始注一開物字恐是天氣肇於子至丑上第二會處此意方凝越至寅上第三會人物始生不蓋十一月午指於子至十二月午雖指於丑而日月乃會於子故高正間正皆取於此然以人事言之終不若反正之爲善也

○問天關我子此關於丑人生於巳元是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他求只以數推得是如此他說實主事物是則實上乃有人物也有三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六千九百年爲一元歲月日時元會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重

時會在己年之間。今則及未矣。至歲上說。則物到那裏。則不顧  
有人物矣。則不知人物消長。當時天地。雖不勝。而如一場  
說。既無形氣。如何得不。一箇壞了。人有一箇壞了。

○問。顏子問為邦。孔子止焉。之以四代之禮樂。却不及治亂。平天  
下之道。莫是此。當顏子平日。博覽有素。不待夫子再言。而回  
是。如此。只是他。那兒。已。復。體。隨。卷。單。就。便。只。是。這。事。時。是。這  
此。著。衣。穿。履。這。時。亦。只。是。這。事。衣。穿。履。他。日。用。間。是。這。事。思。  
思。每日。講。論。思。三。代。制。度。却。是。不。甚。曾。思。處。却是。主。處。如。先  
舜。禹。却。只。是。就。事。上。理。會。及。到。衆。大。事。却。從。起。那。本。領。處。正。  
一。箇。中。人。問。聖。人。就。四。代。中。各。舉。一。事。亦。只。是。立。一。箇。則。例。教  
人。以。意。推。之。却。要。如。此。否。回。是。此。事。皆。要。放。此。大。義。  
△亞夫問。顏淵問為邦。顏子事事了得了。只欠這些子。故聖人

子貢問為邦

子貢

冉的禮樂而告之。這有學者。張。司。馬。通。謂。漢。作。漢。高。祖。集  
黃。屋。左。黃。霸。以。十。月。是。他。傳。高。祖。之。不。能。行。夏。之。時。東。商。之。時。  
而。他。也。這。夏。到。這。裏。與。孔子。答。顏。淵。之。意。同。某。謂。漢。高。祖。若。行  
夏。之。時。未。可。也。然。也。只。做。得。漢。高。祖。却。如。何。及。得。顏。子。顏。子。平  
日。是。多。少。工夫。今。却。道。漢。高。祖。只。欠。這。一。節。是。都。不。論。其。本。矣。  
時。集。

○子貢問。顏淵問為邦。此事甚大。不知使其得邦。當時聖人如  
何。曰。終。勝。得。天子。但。不。及。孔子。空。間。莫。有。絲。之。斯。未。動。之。斯。和  
成。意。思。否。回。亦。須。漸。有。這。意。思。又。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是  
孔子。自。承。當。處。否。回。曰。是。惟。是。孔子。便。做。得。它。人。無。從。本。領。當  
不。得。止。如。四。代。之。禮。樂。惟。顏。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若。無。這。本。領。  
禮。樂。亦。所。何。行。夏。時。東。商。時。祇。同。是。舞。韶。舞。亦。言。其。大。

皇明

△或問。孔子答顏淵之問。祇用四代禮樂。至論節制。平大則曰吾  
從周。何故。曰。此正處未說。心小則物皆病。賢之心。只著得上  
一句。不著得下一句。子季。

子貢問為邦

○問。子貢以爲賢。一。事。曰。義。以。爲。賢。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其  
間。節。大。次。第。須。要。非。此。是。禮。以。行。之。然。使。和。宜。其。節。大。而。不  
能。保。以。出。之。則。亦。不。可。止。如。人。如。尊。卑。之。分。須。當。據。他。然。讓。之  
之。時。解。義。或。不。能。說。順。便。是。不。能。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終  
始。誠。實。以。成。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  
○或問。君子成以爲賢。一。事。曰。義。以。爲。賢。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其  
間。節。大。次。第。須。要。非。此。是。禮。以。行。之。然。使。和。宜。其。節。大。而。不  
能。保。以。出。之。則。亦。不。可。止。如。人。如。尊。卑。之。分。須。當。據。他。然。讓。之  
之。時。解。義。或。不。能。說。順。便。是。不。能。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終  
始。誠。實。以。成。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

子貢問為邦

子貢

當。不。和。用。禮。以。行。之。凡。自。和。無。禮。又。展。故。孫。以。出。之。使。從。家  
不。是。信。是。非。實。須。做。無。信。則。義。禮。孫。皆。是。爲。甘。苦。又。問。行。與。士  
何。別。曰。行。是。當。德。地。行。出。是。做。處。實。事。

△至之問。明道謂。君子欲以直爲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賢。則禮以  
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而只是一個義。義以爲賢。父從自義。  
以方外。處說起來。若無義。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時集。

子貢問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

△恕可以終身行之。是行之無窮。蓋問孔子。恕以爲忠。如何。此  
只言恕。而不將忠。時不成。恕。然。則。忠。是。何。事。而。言。恕。  
△問。可以終身行之之恕。恕。推。到。極。處。便是。以己及物。爲。仁。否。回。  
曰。本。說。那。一。邊。只。推。推。在。裏。  
吾之於人也。

○伯聖開三代直道而行曰此豈要在所以乎仁民是荷今日之民仰三代之民三代蓋足以直道行之哉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若民直是無不特不枉毀無損亦不枉也獨當有此意同遠服同作恭帝贊引此義路起頭以明泰漢不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其意蓋謂民無古今同泰制家文收故其概不勝到文者恭依民便醇厚只是此式在前施行何如耳此致行之言

巧言亂德章

○問小不忍則亂大謀曰君子有兩難只是一意苟忍乃有濟王介解解作慈忍之意前章解作慈忍之意其謂忍是含忍不發之意如婦人之仁是不能忍其妾臣人之勇是不能忍其忠二君只是一意難

人能弘道章

○問人能弘道而道不可須臾離乎雖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若見乎隱微懼乎微故君子慎其獨又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居臣父下兄弟夫婦朋友古今所共成道理雖是知如仁字勇決然又曰人者天地之心後人時天地使役人常慎

守守終日不食章

○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寐以思否曰聖人也曾慈地來聖人抱終懷忘食却非真箇惟懷德如得此意嘗言孔子熟矣事若得德又言先不曾得平安非非乎安但三十微肅後果便若富貴孔子一生費錢是事都去理會過矣問先不曾得平若做工人低舊聰明聖如無大欲但不如孔子於事理又問曰

終日不食章

○問終日不食終夜不寐以思然蓋不如學也其故云蓋心以必求不如過思而自得思是硬要自去做成學是依這本子去做便要小若心隨順書理去做而今人都是硬去做要空持所以更做不成須是歇心歇心就它去改孟子所謂以意逆志經行便是能進亡成意思也

問語云道志而前得如何是過志曰道志是平隨其意就進一

若廣範以米之不食也地以食便事一思而必得難

若子孫道不謀食章

△問君子謀道不謀食曰上面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是以耕也但在其中矣舉也操在其中矣又恐人錯認此意却持學六米錢故下面又繼一句而君子所以為學者所要在道非在食而

學也

○學問不為謀饑然未必不得饑如耕田不求食然未必得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此道不此饑如先難後獲是義不謀利苟當不則鄉裏

問言近來猶信得今及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莫道不要寬

觀此一隊則當寬當付之分定所當操者惟道爾曰此一隊不專為有命益學為學者當操道而該只說一句則似便而不切

故又反覆推明以足見其不愛富而止且君子之所急當先義  
後利則令在其中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處此尺  
璧義若不恤義惟令此則令可以自得雖萬鍾有不辭禮義  
而受之義義有可恥如為春則然義今取而有不得則害歸之  
今爾如澤無水則則不可以有為只得故令道意然復付之今  
可也夫惟

知反之章

○亞夫問知反之仁不能守之一章上下文勢相牽合不來相似  
同知反之仁能守之是則德上天下而此新其工夫亞夫云充  
己復禮為仁到仁便是德了今却又有益以莊之與物之以禮  
成工夫處如何向今自有此心此理更不走大而不格物屬事  
時少些花底底意恐關緊筆底自不足以使人敬他此便是

知反之章

本意處宜久問此便是本工夫大集修司固是但須先有  
知反之仁能守之微簡微本了却方好生去盡其性便無處  
無事不憂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無檢處特舉  
○知反之如大學知至仁字之知意誠能不在動不以物如所  
不得其正與所誠情而得之期則仁成大本已好但小學各  
略有些未善如一箇好物只是宜順得性順則少正之則好其  
不大故費力也

△或問不莊以莊之一章上兩句集注以為是費之小疏因有  
生成處然亦不下事元氣實並亦有此意

當仁不讓於師章

○子墨問立師云當仁以似處當為仁之事集注以以當為得當  
之意同如公充當字而值為仁則不讓如此恐不惟處難多所

以覺得做任事是應這仁字是始大處難做處是這疑處須  
弄務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可做成事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

知反之章

知反之章





○此天命三字好足理會得道理。伊洛去後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大戒。謹嚴皆所以畏天命也。然亦須理會得天命是德也方好。

○問大人是皆有位者言之。不以不止有位者。是皆有位者。蓋有  
統有將留之大人。同此三句。蓋紫微在戊天命上的。然邊畏天  
命自足於大人。中宮皆足。○問曰。政宮是先天命。但至數人順  
是知得大命。天命即是天理。若不先知。則須問自是得甚。何由  
知其可從此。小人所以無志。雖曰命。今在知上。總知得使自  
不容不。問知有淺深。大民。使知些道理。到得做事。有少差錯  
。此使暢。使見得不容不。問知有淺深。然此淺  
深中。自有天然不容已者。止知一件事。是今如此。是不合如  
此。本自分曉。到臨事。人却不知如此。道如此。也不妨如此。之無害。

人自欲得夫道固是難知之而不能行然亦足知之未盡知者  
本意所以如此東人教人於大學中劈初頭便說一箇格物致  
知格致乃格致之意最是知得至人有知不善之不善為及能  
事人者為之知之本意人知鳥獸之教人不不可食斷然不食  
是真知之也知不善之不善為而猶為鳥之是特未能真知之  
也所以未能真知者緣路道望上只就外面望會得許多義而  
卻未理會得上下分際所謂有此一差其遠不遠外面理會不  
得只是裏面字下有些見未破所以大學之教使人即下即論  
就外面有許多一一教因過入頭就自空裏而理會體驗教上

君子有九思

成問君子有九思曰公止道色與貧可以要得他溫要得他養

若是視聽如何要待他聰明而達只是意識了自會如此而達如公道都沒些事丁便是聖人教人意思不如此有物必有性只一箇物自各家有兩道理說平日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

今如此，乃為救世，故而大其理。聖人教人，不是聖會一件，其  
餘自會好，便是這一便工夫，及處心、上着方，如傳外而許  
多費，整頓元來，房樞都在這裏，便是聖人教人，內外大持起來。  
恁地積累成，便會無些子，亦猶如公府說，寬誠使都無事，今  
有人自道心正了，外面任其異，終無統，是持不得，亦有人心下  
自正，正外面，已能養生。古人既有病，補公道如何？說會明曉。  
公問：只是此，此能了，理會親過，惟明曉，惟解，如有一件了  
意，成物，在眼前，便要得他，這便被他了，到這時，常煩便如  
得有箇義理在，所了，此物在，所不寄，這便是見得道理便。

是見得遠不蔽於眼前遠處故曰視遠惟明有無益之言無稽之言與人談說甚美之言有仁義忠信之言仁義忠信之言須是將平常常說弄那許多不好說話須具教他入耳故曰曉德惟聰惟德

見善知不及衆

○同行義以達其道義是所行合宜石門忠其字所達之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教之使其道光是行義人皆得得義而行其所當爲臣之事居行其所當爲之行所當爲以達其所求之志入門如孔明可以當此意也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教其志以格然而起使從者克充其志使從之爲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其道義

○問克慈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上一截是建德之事下一截是

或德之事，雖出處有無，人力所能為者，故曰未見其人，而必以  
管要銀兩，句德地行，做也。其後以索要，却不見其人，未見  
其人，上若得見，若如不及見，不若如難得，與隱居以求其志，行  
義以遠其害，此後句意也。而承上多少意，恐公有文字有簡  
病，不以此文字裏面有却要去別生別意，大抵看文字，須走以  
就他裏面有得意思，以今未見得本意，如何却作一兩句  
行字，裏面一和，以如今在裏面，此是讀書人，大病，須是止就  
他未見文字，別作字見之，道哩，直道得無些子窒礙，如此而反  
淺深，自易見，實語。

四書章句語類卷二十一

四書章句語類卷二十一

附貨品

陽貨欲見孔子

○或問陽貨欲亡以饋孔子。孔子辭亡而往拜之。陽貨之詞亡此  
不主責也。孔子亦辭亡而往。則不終於不與乎。曰非不與也。禮  
道理合當如此。故人國亡來亦辭亡往一往一來。禮焉相稱  
但孔子不卒絕詩經中

公亞夫問楊子黃冠曰子魯何貴歟所不敬爲法身以信道不如  
果何以見也人爲法身成而道實是惡人太不可見孔子乃見  
之亦近於法身却不知聖人是理合去見他不爲法身到與他  
語時只此一兩字答他靜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

北  
也  
也  
也

性刻近單

性相道與微溥便是兩箇物事。這便是說氣質之性。若是降下

△性相近是通善。為智慈。上智下慈。是就中。攝出然絕。者三。

惟狂也作聖又有移得者如何曰智下愚不移如狂作聖則有之既聖人法不別行作無也此是言其人不可不學然則古人自不移耳此言如何曰此言有是一般下愚成人人立有不可移者問則愚必明人是如何曰簡簡是做甚次第王夫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者俱

問集注謂氣實相連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

不可移之說似不合。且看孔子與成。如今却自有不移處。

如堯舜之不可爲然則禁封之不可使爲堯舜夫乎說成只如  
此伊川却又推其說須知其與而不害其爲國而說氣也有可  
可曉之事但終未理會得達不能無疑程氏之學只是定靜中

聞端自有朋黨感或問他有靈性麼是如何同多差真偽相雜  
人都貪財好色都重死身被他都不貪財不好色不重死生這  
般處何以降降得鬼神如六祖衣鉢遺傳不動後世只是胡  
亂求些如此何不寫些集白雲條去却夜間除去做甚麼因

如今賢者都信他向上底說，愚人都信他橫說之說，明處若  
是世間所謂聰明之人，却去推演其說，說到神妙處，如王介甫  
蘇東坡，一世所學，止爲之推放，助顯多矣。今若得士大夫間，  
把得這定稿下，

子之武王

李道玄

已辭立而告人己欲進而連人與莊稱父坤稱母處道設方信  
愛人小人此道不過曉得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

公亦弗校

臨時節操如何若使天令人自有得守處此自不由他人  
使周家外此體物皆賓於主矣豈不賢於桓王之自敗其  
六國如此強盛急自檢分得爾身已如此大了勢力敵如何

得者果六國若不違秦始與秦未從則打秦一出使秦合從則  
王者雖曰不殺一不辜行一不義事勢則不得已處也只得如  
此做四然湯東征而西而征北怨武王滅國五十便是如此  
是也不終做殺不辜行不義我這東方行仁義之師武王於水  
火之中你卻說我不殺如何不殺得聖人做處如此到得後來  
卻不知此了如劉先主不取劉璋而取劉璋更不取劉璋當初  
劉璋弱乃曹操分而取之若果此時明劉璋之弱劉璋當  
操所固起而取之若不取劉璋則劉璋之弱劉璋當  
不光明了當初則明使劉璋他先取劉璋他都不從或曰緣是  
先主規模不大素性或進或退所以然做事不處而然又而居  
太宗假請益知書建德借自得而殺之惟不殺王世充後却緊  
使人殺之便不成舉借益當初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

代王世充中肯是假借益立少主以謝之事體一體故高祖負  
愧而不能明殺世充也此最好笑負些子由了更體頭不起又  
曰漢高祖之起與唐太宗之起不同高祖是起自西太取秦所  
以無愧而太宗是起自西太取秦而取之所以負愧也之之自  
秦漢而唐須用作用而高祖如太宗都美看他初起一師只取他  
齊世充之志他這意思又如多若要穩穩他初起時事更不  
通有反口若以義理看太宗更無三分人分人分人分人  
○問公山弗樓果能用天子天子米位從之亦不過勸得他改過  
自新今送從順而已亦如何能與得同道曰便是理會不得民  
人却曰聖人自不可則且是時名分未定若謂公山弗樓既  
為季氏臣不當呼季氏所謂改過者不過令其臣順季氏而已  
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指貫明如此則必太有所更張矣曰

聖人做時須驚天地動鬼神然事終不住者亦料其做不得爾天子  
為景司冠齊人來歸女魯大夫子使行以人情論之天子何不  
說今分曉却只然無而大此亦不可曉處且說齊人歸女魯大  
子所以使行者何也說論諸君謂受女樂則必怠於政事然以  
史記觀之又以天子惟其愛女而不知曰故婦之口可以出走  
是以魯仲連論帝秦之輩亦曰彼人將使其子女墮子為諸侯  
就處張之言器器安得安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天  
子不得不從從後又曰天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季氏已墮衛中及問處公從處公不肯曰若無處公無五氏也  
遂連季氏與魯大夫子亦使行且說聖人處事何故亦有故不成  
者必大以夫子之得邦家為難而有土有民使仲卿在我若魯  
他人則只是難難之臣若不足信用便只得歸平而退又曰陽

虎云吾欲張公家也人曰家臣而張公家豈真大焉此之謂  
時一種議論也  
○問恭寬信思忠是求仁之方但敏子外求仁功大似不甚親切  
真是人之為事才德則此心便斷斷之許多亦易得走夫若  
能勤敏去敏使此心不至間斷走夫之時少故亦為求仁之  
一是如此若回不止是慈慈慈慈慈慈慈慈慈慈慈慈慈慈  
若愚慢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仁也不仁也特教  
△或問信則人任焉曰任是人素得自家如謂任使者是龍為人  
修常事也  
△夫子外傳辭之召但謂其不能免我而已然公山之召却其  
佛所召幸

色原而內淫衆

○問紫之象未凶不但足易於感人蓋不正底物事自常爲付廢邪正底物事且如以來紫象一染了便退不得未却不能定得

紫已紫亦不是易感人心爲他力勢大了便易得勝天如孔子云惡莠之亂苗辨又安能感人心其力勢易感故苗不能勝之耳且一邦一國力勢也甚大然破利口之人說一兩句便有傾覆之患此豈不可畏哉時來

子欲無言章

○問子欲無言一章終是言有所不能言故欲無言豈可不是如此只是不將這話已都說出來了如曰行爲百物主焉又又更道簡易天言是言不能言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物矣因說無言豈惟其無不言所以不將得說了

獲應說見孔子章

△先生云南康一士人云聖人亦有不說處如取筌而後出筌來邪之類說說不知只是說中某處之曰說而中君子而時中不說

而中小人而無忌憚則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亞夫問軍我問疑處曰此處聖人責之至嚴因得去聖人人非以仁爲本實所謂予之不仁者使謂他之良心已死了也前輩多以他無隱於聖人而取之蓋無隱於聖人固說他好處然却不可以此而掩其不仁之罪也時來

飽食終日章

○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雖其心體本是運動不息若頃刻間無所用之則即靜之念使使聖人以爲難於言言至危而難安也用心若有間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學者有心使主本體實屬爲子心使主本體實屬爲子若思慮蕩蕩本不入於即靜

君子亦有思乎章

○問思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寬者勇於果敢如何分回身定以爲之者當於理望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不致枉爲惟果敢而寬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時來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二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二

微子去之章

○二仁且其德他去就死生海之無以此一事推及他則其所為之當理無待亦可知矣

○問三仁之下必不可偏廢亦可不必如此看只是微子是商之元子高心在商必若去之以存紂則若其子比干則自當

與其死也故特問然則人問當時若只有微子一人當如何四

○問三仁皆出外立說則微子之公若其子不死而為之故何以見

微子之公

大德不殺他也不是要為叔父故封國像在此國得往為叔父

亦不須必死於紂事比干既死若更死微子也無益及長封殺

微子之章

○問微子在下上中下成最足難所以易卜特說箕子之則美則

微子之章

○問微子在下上中下成最足難所以易卜特說箕子之則美則

微子之章

○問微子在下上中下成最足難所以易卜特說箕子之則美則

微子之章

○問微子在下上中下成最足難所以易卜特說箕子之則美則

微子之章

○問微子在下上中下成最足難所以易卜特說箕子之則美則

微子之章

母之邦雖可以見其必以其道而不失焉者然亦便有箇不容

齊人歸女樂章

○建開齊景公待孔子雖欲以季孟之間乃以虛禮待之非樂國

齊人歸女樂章

○問史記載魯今止卻如致饋於大夫則吾可以此說若致饋則

齊人歸女樂章

如致饋亦不是大夫致夫禮處聖人但因此止未去前書

齊人歸女樂章

○問今欲出來作事亦須成敗有命無必成之理回固是止如孔

齊人歸女樂章

子所作亦須見有必成處但有小人阻之則不可乃是天孔子

齊人歸女樂章

當時在魯金馬季經子其值三都乃是乘其機而為之亦是雖

齊人歸女樂章

女樂事論所載與史記與公和論語所載似大勿遽謂是父

齊人歸女樂章

母之國君大夫定得不宜若之否之不從而行亦未幾今乃若

齊人歸女樂章

得如此其急此亦未易輕信當問可乎

齊人歸女樂章

○問建狂狷與魯引謂衛蘄高可以其高可否若魯與則

他亦何必時而亦不必如此執定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  
一句成遂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可事

子路從而復事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便有進退去就在義如丈人立處  
斷只此一義則

○亞夫問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曰是時雖大綱微行不得亦  
有小微違處所謂義也如孟子之改政以有德則就之禮  
貌則去之之義不知依此義而行之徒就其大綱行不擇便去  
了哉

○則某注云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  
云亦非忘義而求也此其字似有兩意曰如何是有兩意只是  
一意說就義便是擇去就斯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此是義

○則某注云

非但只說要仕為義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只是仕方說  
得仕與義無涉不仕便都無了這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  
欲得君行道到得重公問陳則曰道行景公以季孟之間待之  
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季桓子受女樂孔子行無一而  
義實休

△亞夫問某注云謂之義則事之可吾身之去就說有不勞然者  
曰舊時人說此是只說道合仕便仕便是義殊不知所謂仕  
不是說用一句只要仕如孟子說所就三所去三與孔子有見  
行可之仕有然可之仕有公養之仕雖是未嘗不欲仕亦未嘗  
不顧其義之如何實休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三



執德不弘章

○舜功同執德不弘而言其不廣也。執德廣則收受不得。不待足。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纔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善。以爲非不受。使臨上主善。故病痛可幸。

△聖人問如何是執德不弘。樣子曰。子貢若只執實而無端。當而無端之德。而不問大子無與好禮之說。手路若只執不知。雖說之時。而不問大子何足以戒之說。則其志皆未免止於此。其義理無窮。心體無限。自非

△魏才仲問執德不弘。信道不篤。曰。此須著下兩句。此兩句。似若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四

相反。蓋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不篤。則必受太廣。後人走作

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

通。故須著下兩句。弘爲猶言執。執相似。殊

○問執德不弘。信道不篤。一章。適合看得。而曰。自是一箇病。世

固有自執其小善者。然不害其爲信道之篤。亦有信道不篤。而

却有兼取衆善之意者。自不相害也。時舉

○子夏之門人問父於子張章

○此文而不擇取。馮之道。故子張之古。此久亦未嘗不擇。蓋初無

拒人之心。但真問自自觀。疎厚薄。開和靖。非以子張爲不擇也。

雖小道必有可觀章

○小道不足與於大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農圃醫卜百工之類。

即有道理。在一向上。而求道理。便不通了。若其端則走邪道。雖至此。亦行不得。得

日知其所亡章

△問問月無忘其所能。還其溫故。否。曰。此章與溫故。知新。意却不

同。溫故。知新。是溫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從別處。如而事

得溫故。雖

○問月無忘其所能。願衆多。則如何溫習。曰。也須有新溫習。如得

一尊。則奉承服膺。而弗失之矣。子路有問。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若是。知此。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樣子只著得一件事。而問既

德此。却如何。曰。止思望。

○子夏學然。高自曾子外。說他看。他各問。是如博學而篤志。切問

而近思。如日如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等處。可見。

博學而篤志章

○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曰。此四事。只是

爲學功夫。本之爲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顏冉者。乃正言爲仁耳。

然人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遠天理。可存。故曰

仁在其中。必大

○楊至之問博學而篤志。章。曰。明道常說。學只要體得近裏者。已而

已若能如此。便是心在。已是有七八分仁了。而升

○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謂之仁。曰。未是便爲仁。大概

○有問伊川曰如何是近思回以類而推令人不覺以類而推蓋謂不曾充理會得一件却理會一件若理會得一件連件件推將去初次亦不難須是勇切要理會故分建進德止如查物事令工便用便大義便似查肉却煮得頭了越不能得款致如義理只理會得三二分便道只這地得了却不加前面連頭推人心裏若是思索得到時遇事自不難須是得心未一如履數一而見行陳便自然向前得去如何不教心履這年苦若

是經一節便自如得許多道理方透徹  
○楊問程子曰近思以類而推何謂類推曰此活道得行不要執越望遠亦不足礙橫此類只是就近傍那地行處執將去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進了又因這件事推去做那一件事如得亦是德地如操得這雖有許多先便因這些推將去操得那頭

亦德地光如升階升第一級了便因這一級進到第二級又因第三級進到四級只管德地操將去只管見義不見其類前面遠處只管會近若第一級便要進到第三級步步圖了便費力只管見類只管見遠如要去建家須從第一鋪便去到掛書江掛書江使去到魚鱗縣只管德地去這定進得一程那處又說得一樣如此雖長安亦可到兵不然只要一日便到如何得如讀書讀第一疏了便到第二疏第二疏了便到第三疏只管操將去次第都能理會得若問卷便像一過如何得至斯問是理會得才便推去理會得才否曰只是修易此成操將去如理會得幾則便推類去仁民之類如刑於寡妻便推類去至於兄弟類去愛物愛物是仁民之類如刑於寡妻便推類去至於兄弟類去兄弟便推類去伊尹家神如修身便推去齊家齊家便推

去治國只是進一步了又一步樂記謂善問者如攻堅未先燕者後去都曰此說甚好且如中央一塊堅硬而邊然不先就四邊攻其軟便要去中央攻那硬處高銘云其中堅硬如何攻得枉費了氣力那些硬處又只在須是先攻四邊攻就了軟處中央硬處自走不待兵者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亦是此意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近思是注心若力處博學是窮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太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等便是次序高銘云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等事直會一件事了人又理會一件事其他皆不去理會高銘云亦是一理博學是博學博學亦是一日便都學得了亦漸漸學去問萬志未說到行處否曰萬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足理會不得人擇了若只管汎汎此外面去博學更

無親切之志反看這裏便成放不知求成心便成頑廉不仁底死漢了那得仁推萬志人切勿問近思便有妨礙處這心便不放盡是作只在這坎裏裏不放了仁便在其中操操云讀書以操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虧

百工居肆章

○周集注所引二語云二說相須其義始備曰前說蓋謂居肆方能操其事成不居肆則做事不成君子學便可以致其道不學則不能致其道然而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開坐打問連日應事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夫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是皆各記得一處或互相須而其義始備也

大德不難問章

○問大德小德曰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大節說成小節有差亦所不免然吳氏謂此章不能無辨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一以小星為無害則於大節必將有私奪而且又者矣

○大德不貽問小德出入可也如精潔之說時中只是一事況如小德出入亦把微行若若時中却是合當如此如何却只云可也亦是且德地也得之意且如被溺殺之以手亦是合當如此却說道可也不得大德子夏之說自有病只是他力量有行不及處然既又有行不及處不免有些小事故通者已不是豈可謂之可也却是重訓於人教人如此則甚不可平且子夏為人不及其貨亦窮大亦亦每提他如強為君子儒要為小人儒無益也且見小利之類子夏亦自知之故每亦要做失細工夫只這子細便是他病處徐居業以子夏為病介只是把論交處說子夏宜是病介只是病耳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洒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至誠會似曾子此言然似子夏又曰○古人初學只是教他洒掃應對進退而已未便說到天理處子夏之教門人專以此子游便要掃一本在裏面或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是要他行兵而著習兵而發自理會得須是這之至之精之真之使自門之然後從而教他之今教小兒若不重不重不精不真便要厭他只是教那失利成教人非教人之法耳

○問有始有卒乃為兩端之教蓋因此不是說聖人教人專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進頭便知尾下學使上達故教學者則須

猶其序也

○問子夏之門人小子洒掃應對進退章曰某少時都看不出來謂其本末無大小雖如此有人自疑大義不是如此後來在同安作簿時因睡不寐忽然思得乃知却是本末大小然不傳明道提君子教人有序四句也無緣看得出聖人有始有卒一書不從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便都在這裏了若學者便須從始做去方得聖人則不待如此做也

○蘇軾問程子曰故君子只在謹獨何也曰事有大小雖無小大合當理會處便用典他理會故君子只在謹獨不同大事小事精粗粗細宜用經營宜用理會不可說簡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就是合用做底事使用做去又不可說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洒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神自是精義

子夏章

○蘇軾問程子曰故君子只在謹獨何也曰事有大小雖無小大合當理會處便用典他理會故君子只在謹獨不同大事小事精粗粗細宜用經營宜用理會不可說簡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就是合用做底事使用做去又不可說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洒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神自是精義

○蘇軾問程子曰故君子只在謹獨何也曰事有大小雖無小大合當理會處便用典他理會故君子只在謹獨不同大事小事精粗粗細宜用經營宜用理會不可說簡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就是合用做底事使用做去又不可說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洒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神自是精義

○蘇軾問程子曰故君子只在謹獨何也曰事有大小雖無小大合當理會處便用典他理會故君子只在謹獨不同大事小事精粗粗細宜用經營宜用理會不可說簡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就是合用做底事使用做去又不可說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洒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神自是精義

處小處都是理不成不到理便不同理

○此其然必有所以然治心修身是本然理應對是未嘗其然之  
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者

△一月夜坐聞子規聲先生曰爾為同安簿時下鄉借債中食  
薄不能寐是時正思量子夏之門人小子聞子規聲喜如文  
解云然則子規聲不特解解今聽聞子規聲便記得是時  
解是解不行人被此聲不特解解今聽聞子規聲便記得是時

### 仕而優則學章

○問仕而優則學此為世談子華而沒有少事而仕者尤不  
大然然故取事之暇可以學了却後也者去事學而優則仕無  
可記者

△問仕而優則學曰有一人作縣尉請教於太守此公案案

○問仕而優則學章

修學先讀何書此答云公且去做了縣尉歸家去歇歇讀書此  
說蓋道居官宜無則暇時可讀書且如縣中亦可看書子但  
可以讀書而廢居官之事耳

### 孟莊子之本章

○問孟莊子何以謂之難能曰這箇便是難能處人固有用心之  
後自然精拂他私意便自然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精  
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為高深擇許  
多人如衣採無忌許道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  
又李太子相三歲無衣帛之妻無伶樂之馬列李太子便不如  
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為難能乎

###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章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章

綱領是也小者如國語所載則只是宋碑條目是也

叔孫武叔語人文章

○子貢贊仲尼聖人固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  
果斷通曉事務教勸得人孔子自言道不如也旁不由實

四書末子語類卷二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

程氏到永嘉

論語二十

先四篇

先四篇論語

○林蔡甫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辭而先四一篇乃記先齊陽武許多事何也曰不前他地理會文字字見說先四一篇是夫子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頌記於此先儒亦只是如此說然道理緊要却不在此裏

△楊問簡在帝心何謂簡曰如天無私教過一視普無偏天皆知之簡之有是也在帝心視之有罪也在帝心焉

子張問四章

○問簡之與人也去約之各何以在四篇之數曰此一思此上二

知言卷之二十五

思似然然亦極害事蓋此人乃是箇多情嫌疑處之人當不當罰不對疑各不決正如居禮察此也

○簡之約約之也約之簡言十者是如此是家多有此疑字問由納之否是不好所以謂之惡曰此各字說得來人廣只是說人

是疑不決成意惡當實使用實當做使用做若疑疑急急之間臨斷新情便誤書機如李韓動應憲宗進賞提轉將士曰若待

其未請而後賞之則思不歸上矣正是此意如居憲宗解之是

新帥當兵朝廷不即命之却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懷

恩反致敗事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各情而不取自意却是本職

當然只是人君為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為處便來決

而之例

不知命章

○論語首云祭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朝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林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此語有意義者所以學爲君子者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死生自有定命若令死於水大須在水大裏死今死於刀斧須在刀斧裏死者如何逃不降此說雖是粗然所謂知命者不過如此若這裏信不及幾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五

知言卷之二十五



「這不忍之心，遂不得不『忍』行矣。此乃所謂『衡』也。」  
 「兄中未見『準』也。」未字有意味，且言其體則無限量，言其用則無終窮，兌換去，有甚盡時？要知量是有限量。方

齊人伐燕勝之章

○黃元之問物皆然心爲善則物之輕重長短之星易見心之輕重長短之星難見物之星與善心之益有害故回心爲善人同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之星了只是一事善心星了侍高星是所以心易善人同以本誠之權度度心人同以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將△問孟子齊齊王事考之天記後來無一不動則雖老如此已足見侍運了須看他一部書見得句句的確有必然之妙方爲

水相去

問次隣國有還津

○問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仁者之心。克己制慾便是小國不蕪。

11

亦犹他不勤学者未能以小事大。盖智者见得利害甚明。故能  
得事大曰。也不特见得利害甚明。道理自合恁地。小之事大。弱  
之事强。皆是道理合恁地。至问。乐天者。乐天者。乐天者。乐天者。  
曰。只是说此规模。气象如此。待来处作有。

其誰

○周樂天說天者曰樂天是聖人應天是賢人氣象孟子尺  
堯舜大聖聖賢氣象如此使智者當以大事小辨也必以大  
小使仁者當以小事大處也必以小事大不可得矣王文文  
立立說便大了聖賢氣象此自是兩章事孟子之說是前而一  
層又頭走者得後面一層所以貴乎不以大告解者正先此題  
人須見得言外意計 上條

解題

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底事。

此人界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新太山以原非非耳若魏他繼  
成決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當時湯與文王之興皆在空闊  
之地無人來顧他收日漸成大若勝則皆足難信也五之云若  
魏他能使國以聽孟子如何曰他若能用得孟子至二三十年  
使鄭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大同亦想不能動他但世間有直  
先聲符恰好耳齊楚之國甚強可以有為而孟子終其若言恰  
然不從滕文公卿有若意人以國小主張不起以此知機會真  
不易得也時來

魯平公待出書

魯平公怪走爾真弱底人不知孟子要去見他是如何孟子平  
生大機會只可惜齊宣一節這箇不相遇其他也應是無可成  
之理如見滕文公說許多升聞也是一場珠戲云有這有起必  
未取勝孟子也只是說得在位裏服也只是做不得實事

四書孟子精義卷二十六



孟子二

公孫丑篇

問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先生問趙孟不勤心章如何。曰：已見得分明。曰：公孫丑初問不動心，只道加卿相重任，怕孟子心下怯懦了，故有勤心之問。其意謂必有勇力，將當得此，方故不動心。故孟子下座言所以不動心之故，公孫丑那處是一軍緊要處，趙孟持其志無畏，其氣為對曰：不如此，趙孟集義所生，以為對曰：然則言欲集義，然之氣，則在孟子，要得直則在於集義，集義者，事事要得合義也。事合義，則仰不愧，俯不作，實深。

○孟施舍北宮黝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孟子惟恐勤養他心也。明。

○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趙曰：此不成題目。氣是實物，約是虛字。實字對不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此守約之守氣，不如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告子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告子就理上做工夫。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告子不動心之法。告子只就心上理會，堅持其心，言與氣皆不理會，不得謂失也。有大於其言，則固無害於心，但心不動，言雖失，不必問也。惟夫心於心，則就心上理會，不復更求於氣，然則。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稍曰失也。謂言有所不知，為則不可求之於心，心有所不得，其正者則不可求之於氣。孟子謂言有所不能，知正以心有所不明，故不得於言，勿

求於心，不可不其不得於心者，則而求之心，然氣不得所養，亦反能動其心，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以心明於定中，則簡心要如理告子，既不得於言，亦不務於氣，以心明於定中，則簡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古人能養氣，自然心不動。言本也。養氣助也。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慮則其心，恰如主帥，則其後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過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則前後無引助，只憑孤志，硬做去，所以終孟子不動心，其也不得於言，以下但作如此看，則此一筆血脈貫通，而於知言養氣，拔淫即道之解方為有下落也。至於事義工夫，乃在知言之後，不能知言，則亦不能集義。言如觀古聖賢之言行是。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心無言不相于，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

心與氣不相貫。此告子說也。告子只去守簡心，得定都不管外面事，外面是亦得不得，亦得孟子之意，是心有所失，則則言如肝，而見於目，相似於言，告子亦有好處，今人非但不達孟子，亦不識告子，只去言路上討，不著陸子靜却說告子只靠外面語言，更不著內面，而以是看告子，只是守著外面，更不著外面。

○卻人說問志，是馬氣，次馬曰志，最緊要氣，亦不可緩，故曰志至氣至，志至氣至，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志只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心，不足持志外別有箇養心，問志與氣如何分別，用且以事想之，有一件事，這便合當如此，當然是志，然若志也，須要若當志也，須要志，便持其志，若得過分一，向志，得過分一，向志，則氣便粗。

養了便是養其氣志却及為所動今夫強者復者是氣也他心  
本不曾動只是忽然一跌後打一暴則其心便動了有落  
○問得其志無養其氣處古人在車間動和行則有保玉元此皆  
所以無養其氣今人既無此不知如何而為無養司此人多動  
作多路笑致力所不及成事皆此其氣且如只行將五十里  
却硬要行百里只求得五十斤重却硬要舉百斤元此類皆能  
動其氣今學者要須事事節制其氣此便是養氣之道也  
時來

或說何以能動志曰志動氣是源頭湧者故下流亦湧也  
動志者却此下流源而不泄反湧了上面也蓋  
○氣若併在一處自然引動者古人所以動息有養也  
○強者趨者走氣也而反動其心今人奔走而來偶舞一跌其氣

必逆而心不定是氣之能動其心如人於忙急之中理會甚事  
亦是氣來也

○孟子說養氣先說知言元知得許多說話是非却正人雖知  
無礙後方能養此氣也

○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大學許多工夫  
全在格物致知

○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明則正知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類  
若知言便見得是非即正義昭然則浩然之氣自生以  
○致知夫子惡乎長曰哉知言哉善善吾浩然之氣公孫丑說  
告子之失而不知孟子之所以得然問焉而孟子告之或知言  
者能通非言之是非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至天地之氣而手  
之所得以充其體者也孟子能知人言之是非告子乃自以其

言為外而不復者其得夫孟子善養其氣而告子乃以為未而  
不求其得夫可見矣

○氣只是一箇氣但從義理中出來者即浩然之氣從血氣中  
出來者為血氣之氣耳

○或問孟子說浩然之氣却不分言誠清淵說曰文字須透頂者  
此章孟子之意不足說氣果只以心為不動心求到這處似今  
人說氣這相似有這氣說便使得這事與氣無礙而己

○文據說浩然之氣曰不須多言這只是箇有氣說無礙而已  
人若有氣此方做得漸成此世間禍福得喪利害方做得去不  
被他動若無氣說便做人家風儀快於世間禍福利害看得  
慙慙只是如此他本只是箇公孫丑不動心理未盡去說出許  
多養氣知言其氣實只是箇不動心人若能不動心何事不

可為然其所謂不動心不在他求只在自家知言其氣則此氣  
自然發生於中不是一行一而事今義便謂可以操盤於外而  
得之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

是剛強立得地位方能有所成此觀孔子晚年方得箇中子  
子以子思子思得孟子此諸聖皆得如此則未決烈方能傳  
得之簡道理若愚魯弱底終不濟事如告子之為人落在中  
路得可見子思亦是如此如云操盤者出諸大門之外人未以

然則子思底者也其可以與我友孟子亦是如此所以皆故得  
成聖聖人之道者須是有能志其心方能成也則禍福利害  
得喪不足以動其心方能立得地位若不如如此即靠不得死當  
世成道做之時尤用硬著緊無所不從方得成其工夫之在  
自反常五而不悅天而不懼人則自覺如此不在他求也

如今人多將顯子做簡章善人齊休不知顯子乃是大夷人是他剛果得來初家不發覺如簡有大益力成人都不使出只是無人懂得他孟子則懂得既配宜於外論其義則孟子蓋以顯子顯子雖小如孔子子則齊然無遠顯子顯子顯子其近宜見然學者則須自祖以入顯則明便有許多止然後漸漸如功如顯子聖人也

○問浩然之氣即是人所交於天地之正氣否而然又問無與如何曰只是正氣然人所養氣亦自不同有養得成者則為人強壯隨分亦有主作使之故事亦隨分做出若養得勝者則養居於儒都不解有所立作使是氣成浩然之氣則如與天地為一更無所養

○浩然之氣一章此傳好極大意只是要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養使浩然如彼以其害我以吾仁故以其義我如吾義吾何慢乎哉如在彼者吾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司家有道理對着他進道聖何畏之有解

△孟子養氣一章大綱是說滿而不溢於天俯不作於人上面說此字點出此全說將果只此兩字不惟二子不惟得種孟子不惟得種如或問合而有助助字之訓如何曰道義是虛處物事自無事得道氣貼起來便自無王出矣無所不是如今人非不義其有合於道義者若無此義便只是一箇義成人李先士曰配身德貼起來人曰道也此貼却是兩物義此道義只是一深義出來忘之一深義出來說得道理好極此字說配字極親切

○問浩然之氣如何養曰仁義禮智充溢於中脾然見面而廣體脾便自有一般浩然氣義因此說善則然非孟子本意此似須從頭看來方見得孟子本意孟子當初如何便當大而不動心如何便通至貴達矣如何便自天而歸千萬人善我我以此勇為不懼便是有浩然之氣此說似粗而實精以程子說細致之當初不足說不及此只門人記錯要處說一兩字便和金克夫了浩然之氣只此這血氣之氣不可分作兩氣人之路言動作所以充滿於一身之中者即是此氣不義積累到充處是仰不愧俯不作這氣便能浩然則此義之說何謂合而有助之意曰此語已解知有正勝又主簡則將以配地乃所以助他入下其強於理義當然此義總名是道以道義為主有此浩然之氣去助他方易致果決以進知這一事合當德地

是義也自家易致果決去故便是有這浩然之氣去助他有大分則知行合當德地做人惡錯不敢去便是德了無此浩然之氣如君有過臣諫之是義也有到冒死而不顧者便是浩然之氣去助此義如今說此語却縮不對便是義能便是浩然之氣只此一氣了便成義然之義不明和便成忠屬之義所以古人車則有和轡行則有佩玉貴於恭其義則氣一則動志這氣字是原義否亦不必把作厲氣但動志則已是不好成氣了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須以此志為主無其氣至十當切力制說此一句所以公孫丑說則果氣到此浩然之氣則氣無為一其及配助義道則人恐成二物而而義與身之二物只果義則充盛處則能強壯此義便句浩然所以又及未助道義無此義便弱而不充了問配者助也走氣

助道義而行。又曰。集義所生。是氣。又曰。集義而後生。是德。道義而相為用。吾曰。是兩相助成意。初下工夫時。使自集義。然復生邪。浩然之氣。已養成。又却助道義而行。得

同上蔡雲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擴取又曰浩然無虧欠時切實夜氣清明以養平旦此氣無虧欠而得其正即知勿忘勿助長之功以存養之如何曰夜氣者乃清明自然之氣

孟子亦人。要切處。則當存養浩然之氣。抑當說存字。則大要於夫子之語觀之。至其義與道無足餘也。於此得其正。而無虧。大則其氣充矣。天下之所謂不齊。又問浩然之氣。原本在

於至大至剛之用。所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蓋因勿忘勿助。而亦只是涵泳底意思。用功全在集義。佐

如此用。

Chlorophyll  $a$  and  $b$

14

— 2000 —

**1. Introduction**

10

○古往及程氏字將至大至剛以直做一句條所見欲將至大至剛為一句以直泰而無善為一句今人說泰無善謂在必有善焉而勿正句忘勿動後四句上養蒙未必在此條頭只在泰而無善及集義上道四句却是剛健艱難之義只是無絀曲集義只是事事皆直仰不掩於天俯不恃於人便是浩然之氣而今只自緊心體剛到那無絀曲處自然有此氣象文辭古所以以上恭說於心待其正時發取四是大舜問舜天地莫以是一篇無虧欠否問他本自無虧欠只為人有絀曲便欠却他底且如萬物皆降於我反身而誠樂舜大馬亦只是箇無虧欠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自無欠却他底使不快法及禽而誠樂舜大馬無欠關也以此見浩然之氣只是一箇仰不愧

○問塞乎天地之間而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達是地氣則  
徹金石也達過人便是氣得達簡氣無大間所以程子曰天  
一氣也又更不分割浩然而兼乎五氣之春而無害則塞乎天地  
為私意割截則惛然而兼却甚小也又曰浩然而兼乎五氣只是氣  
微微而今一樣人花過過情事事不敢做只是氣微亦有這樣  
未必該達理然事事敢做是他大如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

使是這樣，人須是有蓋世之氣，方能大新其德。蓋世之氣，又曰如古人昭之以死生禍福，而不學，故去萬端，去萬端，是也。養得這氣大了，不怕他人，也是他這道理，故能如此。

△問：配義與道，曰：道是這公共無形影底物，事教是這身上底物，道是無情，若自家無道，則道是這公共無形影底物，事教是這身上底物，得他人，曰：只有氣能使得出，因是這公共無形影底物，事教是這身上底物，若不養，則無此氣，無此氣，則無此道，不如此，則無此道，不如此，則無此道，不可知也。

○問：義之所配者，廣矣，何故只配義與道？曰：道是體，義是用，猶子白在物為理，成物為道，則定物教公共自然之理，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所以成此理者也。

△配義與道，如云人能弘道，可學也。

○配義與道，無是條也。得道義去，助道義，方能行得去。若平時不得義，此氣裏了，今當做底事，也是猶不敢去做，如朝廷教去這一小人，我道理直了，有甚怕他，不敢動着，知他是一小人不教去他，只是有這義自養了，其氣如此，便是令下無工夫，所謂是

集義所生者，須是平時有集義工夫，始得到行這道義時，氣自去助他，其義是平時積累工夫，配義與道，是平時集義工夫，配義與道，義行得如此，兩項各自有頃刻，但得相成，去者便分時，春故時，欲攻這數個頭，此道問罪之詞，我代罪了，你這箇去，推他幾他，雖有些小勢力，亦且消沮去了，漢高祖為我帝，特役用重，公言明其為賊，乃可勝，我這箇直了，行去自不怕得它。

○或問：集義，曰：只是無一事不求，而足而已矣。

○問：孟子養浩然之氣，如所謂集義勿忘勿助，得其志，養其氣，似乎皆是等類，曰：他既是集義，今當做底，便做去，自然養乎天地之間，今若謂我要養，便是正，便是助，在大哉，若聖文宗，須要會得他這意，若臨在言中，便做病來，道又

○問：浩然之氣，集義是用功夫，成否，曰：須是先知，知言，知言，則義精而理明，所以能養浩然之氣，知言，正是格物致知，窮至知言，則不能併天下許多淫邪，故道將以易行，不知其非仁，德以為善，不知其非義，則得何以集義，而止此浩然之氣，只是充乎體之氣，充乎天地相遠，通不覺，仰不愧，俯不怍，自然無愧，無懼，蓋乎天地，今人心中，才有歉，則此氣自然消解，作事更無勇，配義與道，有配是相合，而有助學，如與人開，使人得一人，在獲相助，自然愈覺，廣得，合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

於義，只是一朱，動然不順，義理如此，養義，則應事接物，皆亦不得，孟子是活底，不動心，告子是死底，不動心，如孟子自是沉潛，積養自反，而端只是理會得道理，義當加，齊卿相之意，便不得，此章正要反覆仔細，看公孫丑如何問，孟子如何答，孟子才說志至焉，義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公孫丑便以志為至，以氣為第二等事，故又問何故，又要無暴其氣，孟子方答之，以不持志，能動氣，而氣亦能動志，氣能動志，須是平章，體察，如飲酒，固能動志，然苟能持其志，則亦不能動志，得能者，有於此，便問，凡方大，如何曰：議論一事，未分明，如何隔向別處，下情此處，未明，故人不曉，一切茫然，無入頭處，讀書理會義理，須是勇猛，徑直，理會得去，正如開明，輪船，只知有此人，更不知有別，今直取其頭，而歸，若使既要研此人，又要研那人，求惟力不勝，而

其所待者不可待矣又如行路欲往一處所却在道邊則欲留  
滯則所礙到處何緣便看此一景便須反復讀讀逐句逐節  
互相發明如此三二十遍而口不說其義者亦不修也

○問集注云告子外義非外之而不求非欲求之於外也可告子  
是將義解作外之義心上說告子謂云吾心求義義  
理正是告子外外之義以爲不爲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

○此解甚淺告子似知子外義非外之義  
○必有其是須他做善做如求義也須是他做事去主如求放  
心此項是他做事去求如窮理也須是他做事去窮理

○內有有善焉而勿正之義曰正得字得之意題解云不可望  
其端而正得字其又義却不待此正如師出而不正反戰不正  
勝之正古人用字之密如此言但當從事於此而勿便等待其

功之意或問此便是助長否曰正未是助長待其功而不待則  
漸漸助之長矣學之義本初義即是空其長望之久而不加  
意則矩苗矣明道曰下言之漸進此言却是後同恰仁者先難

而後獲洽曰先難勿正字頗有後獲之意曰頗有此言同如此  
解則於用工處自有條理可聖賢之密條理猶客住往如此便  
看得不切得過了也文義則并與空而失之不足

○必有其是而勿正之義是天命而行義  
○或問必有其是而勿正曰正便是期於會長多則浩然之氣自  
充若第一箇意在這裏等待他生便爲妄今日集得多少義又

等他氣上明曰集得多少義又等也氣上這都是格致工夫成傳  
一箇助長德地則不惟終不會達所集之義已不得爲是

○勿忘勿助長本境上文義義正言故勿忘謂勿忘集義也一  
一動之間皆要全義故勿忘助長謂不待其然而強作之使  
也如今人未能無間斷強作之道我不懼本無成却強作之  
道我不感助長也有事有事於集義也勿忘勿助長待他  
聽其自充也

△必有其是而勿正之義勿助長也下句可非是盡解上句  
此自有淺深勿正之義勿助長也如此勿助長是不到那地位了  
不可硬要充大如未集義不可硬要充然助長在集義便有  
那助長之心此就未精而不勝任學如十鈞之力而負千鈞

故助長之害最大  
○祭祀一事在不助心不助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  
長又是那集義處解嚴若告子則更不便會言之得美事之是

非是之有平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打硬棒  
一服藥

△明道云勿忘勿助長之謂正當處也此等語是空其心人凡  
有從來須直落著兩頭兩頭落著此頭七穿八透皆是一理方  
是貫通古人所以貴一貫也

△必有其是而勿正之義此一句這事都了下面而勿正心勿助助長  
恰似制得成這三句這事都了下面而勿正心勿助助長  
在人却因此三句而少此是才學脫透物欲使在這裏點著便

動以此便是天命流行處便是天命之謂性性之謂道便是  
仁義之心便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則此所謂治於德也只  
是這些子更不待懸深每求分明在這裏禪著便應通書中元

亨誠之通利貞益之復一象便是這意思見得此箇物事了動

也如此靜也如此自其虛靜然。不待更去求虛靜不待造

只與清便在道裏或曰吾儒所以與佛比其者吾儒則有慾理

有準則佛天則無此兩而吾儒見於道理如此了又事事事

都如此佛天則便如此彼也不妨其大正在此也

△問焉無難與必有事焉之意而宜其相似又不甚相似以不

相似又却相似必有事焉是才來這事理便在此了如說話未

斷理便在此了要

○或問如言養氣一節以此一章所以如言為主若不如此則有

以為義而未必此義自以為宜而未必定是是非其辭其然

說和言又只說如欲達都道之則宜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無

不是而已若辨得那不足底則便得那充足了如人說十

句話有四句不足有六句是若辨得那四句不足則那六句便

是底了然非見得道理十分分明則不能辨得親切且如

義皆是見得道理分明則動靜出入處皆循道理無非義也而

今人多見理不明於動靜處反以為不當為於不當為者又以

為當為則如何能養義也惟先理明則義可集此亦則那

反而論便不必言自元在子人曰孟子先說如言後說養義而

公孫丑便問養義然則未只以為此他承上文方論無而問全

得得不然乃此公孫丑會問處得得知言在後面問者蓋知

是未復今夫上言如大學說正心修身只合說在致知在格

一句蓋是用功夫起頭處

△說解如其所發故是偏些只見得一邊此理未平正他只說得

一邊那一邊看不見便是如物蔽了字几從皮底是一邊意如

或走脚一表一短或是一山一邊針

△先之問故在都通而者胡用之說如何則故解則只是偏

所以偏者止舉他發了一邊如破物隔了只見一邊初問是如

此後來只管而入裏面去漸漸只管說得開了是更進才德

地隔入隔了於是一句皆都正落進此正落相離了既離了正

落他那物事不成物事非定用不待其此去是就露為此他

隔了人為一說以自為如佛家之說

○此章中問是法非說之辭夫行曰如亦問故說之言所謂是解

同如此分不待其心術不正便自除法止此者如楊墨自

有楊墨成其言非都者自有其定之說故法非都中解自有中

信是故法非都而世言功利者人自有一種欲達都道不特

是如此有一種巧此底人議論不正亦能使是非反覆張去道

按本朝風俗得原自范文正公一變遂為崖異則再後來安道

門人和其言者甚盛至今士大夫莫能辨明蓋不可不為文

○問孟子如言處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則楊墨是說

張外其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政曰先事而後政是自然而至

者先政而後事是自然大綱而至節目

○問告然之氣後面說伯夷伊尹孔子是則同處可便而自是散

說去去不須更問引前頭這裏地位極高然之氣又不足宜

不須更說氣了有首出之化則足以有天下然行一不義故一

不義則有所不為此是甚麼樣氣大段是極至處了雖使可

以得天下然定不待一毫之私未始了這全體方之聖人其

大根與同處皆在此如伊尹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

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祭為千鍾之足以天下希視希顧與此

論一微聖人同處大衆皆在此于此而不同則不足以言聖人

○伯豐問見其體而知其政關其樂而知其德此謂天子是謂他  
人曰只是大器如此說子貢之意蓋言見人之體便可知其政  
聞人之樂便可知其德所以由百世之幾等百世之王其有能  
達我之見者所以新故皆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此子貢以其  
所見而知天子之聖如此也一說天子見人之體而知其政關  
人之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幾等百世之王其有能達天子之  
見者此子貢所以知其為生民以來未有也然不如前說之順

以力假仁章

△問以力假仁以德行仁曰心加假仁仁與力是兩而以德行仁  
仁便是德德便是仁問霸字之義曰霸即伯也漢書引孟上  
作假生霸古者謂伯曰三子通用孟章

君子而無令名章

上

○問以德行仁者王曰且如湯不遇桀也不遇紂利德惡德官  
功惡惡實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允克允仁彰信此民是光有前  
而成功能彰信此民故民於水大之中若無前而為舉故故民  
於水大之中不丁時也武王聖聰明作元后是聖聰明方範作  
元后故民於水大之中若無聖聖聰明舉故故民其德何由垂

仁則樂章

○仁則樂不仁則辱此亦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他豈  
樂辱之故而復行仁哉伊川易傳此章解有云以聖人之心言  
之固主謙求天下之仁以安民也以後王之修言之不求下民  
之附則尼士至矣且止得也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附其民  
備勝於金不顧者政此謂也

尊賢使能章

○市廛而不征則此市在何處曰此市已之市人居國都如井田  
樣畫為九區而創貨市在極右柱中間一區則若之宮室宮室  
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馬後一區為市市四面  
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廬者指收其市地  
錢如今民間之舖面錢屋連木者多則賦其廬以稅之少則不  
賦而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問禮司市  
平物價治市官從容具服兵官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  
大夫有爵位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如國無過市則刑人  
故夫人改市則罰一舉世子過市則罰一率令今今婦過市則  
罰一蓋惟一頭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在則宗廟  
右則社稷在焉此四君都已規模之大槩也

○或問法而不原前治以市官之法如何是市官之法曰問禮自  
有知司市之屬平價治爭訟還權量等事其法也又問市官  
而不征法而不原曰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屋者各出廛賦  
若干如今人貨舖面租稅更不枉稅其所賣之物法而不應納  
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應應賦亦不取之也又問古之為市  
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乎此便是市官之法否  
曰然如漢之徵市軍市之稅皆是古之遺制蓋自有一箇所在  
以為市其中自有許多事

市廛而不征章

上

○問廛與大里之市同禮記不征者有司有司民民稅市出大里之  
征即民謂它不種桑麻者有之使出二五五家之稅不知  
一里二十五家之市此如何市亦不可方人問即民謂民無常  
業有司之使出一大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稅如何有司得此地  
重而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義民然供下錢加重而予下稅

○市廛而不征則此市在何處曰此市已之市人居國都如井田  
樣畫為九區而創貨市在極右柱中間一區則若之宮室宮室  
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馬後一區為市市四面  
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廬者指收其市地  
錢如今民間之舖面錢屋連木者多則賦其廬以稅之少則不  
賦而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問禮司市  
平物價治市官從容具服兵官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  
大夫有爵位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如國無過市則刑人  
故夫人改市則罰一舉世子過市則罰一率令今今婦過市則  
罰一蓋惟一頭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在則宗廟  
右則社稷在焉此四君都已規模之大槩也



之民泰然都不管他同然漸開農民丁錢之重民之困而不  
開眼耳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氣中生天地生人物須是氣  
方生要止於人使此氣和然能止人自和氣中生所以有不  
忍人之心

(二)問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則各得天地之心以為心  
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曰天地生物自是溫和不殺這箇便  
是仁所以人物得之無不有慈愛惻隱之心人同人皆得此  
理以發之而一箇母子如此所以生物無不肖他人之心如  
草木之而有一面白一面青者為東方仁也亦屬南方  
禮也白而南方義也也屬此方台也人如寅卯辰屬東方為

孟子卷之二十一

仁

己午未屬南方為夏申酉戌屬西方為秋亥子丑屬北方為冬  
寅卯辰屬東方為春是則生氣方發便是仁至己午未則  
萬物長茂以是則生氣發得未盛及至申酉戌則生氣到  
生得未充及至亥卯辰則生氣發得未盛及至申酉戌則生氣到  
須用收斂所以秋引筆筆收也筆收而萬物已生至此則  
都筆收耳若更生去則萬物已收矣及至亥子丑屬冬冬終也終  
藏也生氣到此都收斂了萬物已生而氣已收斂了可  
以見生氣之不息也所以說幾見天地之心也

(三)天地以生物為心譬如乾萬物蒙乾下而順上而人又在下只  
管在裏面讓便得與天地只是一氣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還  
一箇便生一箇物他則無自當只是生物不似人便有許多思  
慮所謂為心者豈是切切然去欲如云天命之謂性性之謂道

也但如磨子相似只磨磨出這物事人便使小磨天地是大磨  
人皆圖象天是方磨地中間虛包許多生氣自此磨磨不足為

見人被一理覆方有此側隱而今代教單講只有一箇人也自

有這側隱若謂見人一理而復有以便元兩人相失在這裏

方有側隱則是仁在外非由內也且如見孺子入井時有側

隱若見他人入井時也須自有側隱在井非由他人入井時

因楊氏說動處因楊氏而後側隱若由不知孟子意生尋得這

四箇字恁此打發

△說仁只有孺子將入井時先好體認李杞

○問如何是發之人心而不才已曰見孺子將入井側隱之心便

發出來如何已得此保說諸孟子說得極分明世間事若出於

人力安排底便已行若已不得底便是自然底也

孟子卷之二十二

仁

○問惡非善而其何為不可曰惡其聲已足有些計數乍見而側  
隱天理之所發見而無所計較也惡其聲之一念一動則出於人  
欲矣人欲隱於天理之中其美善微善者所宜體察  
又問非內交要惡其聲而休憐憫隱形馬是其中心不惡之  
聲也片為父要惡其聲之類一惡前馬則為私欲發其本心  
矣舉而折如此其累注却不如如此說曰這當作兩截看初止將  
大界限有這分別一箇義利了却細看初有側隱便是仁若恁  
地說時便是仁不仁是惡是善若無原恥便是仁不仁是善若  
恁地爭奪便是惡是善是惡若無原恥便是仁不仁是善若  
恁地看人入井於州縣處惡上面看有是出於至誠如此就有  
不是出於本心之心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如何是關腔子曰滿腔子是只在近裡

殺義膽子乃赤中條講入問惻隱之心固是人心之慈因物感而發凡處前算今以此極而存之而達之不如如何要常存得此心曰此心因物方感行出來如何要常存此心常存在此義只是因感時發得此義中時發以存之失失會熟善端發處蓋見得分曉則存養之功並有所說矣人問要惻隱之心常存其只是要得此心常有發生之意否曰此中蓋要解讀此非因事而發則此心不當是虛應之時而強要惻隱人便不可如惻隱亦固有感而始是然強要排故如此也不得如天之四時亦因感而發見行於外冬時要厚卦固春生果不知如何來到那陽氣發生萬物感分此得是春生學者但要懂得此心存主在彼四時而含藏充矣

四子書義卷下

三

差便使走不中節  
○四端未達宜所以只謂之端然四端八箇字每字是一意惻隱惻然有此念起便是惻然之後德隨此惻是隱蓋者羞己之非惡者惡人之憂解者辭己之物讓者讓他人是非自是而操分明仁是慈名若說仁義便是除陽若說四端便是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人曰天地只是一氣便自分陰陽陰有陰陽二成相感化生萬物故事物本皆要對天便對地土便對人語其動靜皆然以其理如此故也所以四端只與仁義言亦和陰陽故曰五天之道曰陰陽陽主之之道曰仁義陰主之之道曰禮義之端如水之動感是水平靜而動則不見其動風到灘石之地有以觸之則其勢必動動則有可見之端如仁之隱存之心若愛親敬兄皆此心本然初具可見及其發而達

物有所感動此心則感所起可見如林楊松栢子入井之類此也

△惻隱羞惡是仁義之端惻隱自是情仁自是性性即是道理仁本罪從中間却是愛之理發出來方有惻隱感却是羞惡之理發出來方有羞惡理却是辭讓之理發出來方有辭讓理却是是非之理發出來方有是非非仁義禮智是本然底道理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已發底理如如仁者仁心仁到將萌芽却是惻隱又曰分別得界限了須日用常行皆得仁義禮智意是是如行又以如今曰孟子所謂惻隱之端可以發得仁意是是如行又以如今曰孟子所謂羞惡之端可以發得禮意是是如行又以如今曰孟子所謂辭讓之端可以發得禮意是是如行又以如今曰孟子所謂是非之端可以發得智意是是如行又以如今曰孟子所謂

四子書義卷下

三

恰如有這般兒子便如得先達樣曹程子云以其惻隱去有仁此八字覺得親切分明也不通惻隱便是仁仁又不通粹了惻隱到取一箇物事在仁譬如草木之萌芽可以因萌芽而得他下面有根也不通萌芽便是根又不通粹了萌芽到取一箇根又曰孟子說性不覺說者性只是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者得情是則性之善可知人曰惻隱是惡多是即此是而見雖有所下傷這裏惻隱之端便動雖有所下傷這裏羞惡之端便動若其事是惡足見人是自然順處見之又曰人須然而見之之人雖無惻隱只是不能常如此能常如此便似君子然大之始慈衆之始達為能克之足以保而晦若不常如此恰是火相以自去打滅了水相相自去滅盡了如草木之萌芽相相自去折了便是了更無生意人曰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統性

情故說心亦得旨義

○問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別曰本然形迹可見但於已發時觀見猶如見君子入井而有狀陽則見之使觀見得有仁在裏面見穿窬之類而有羞惡之心使觀見自有義在裏面而羞惡之心爲仁必有羞惡在裏面故發出去不似惻隱之心羞惡之心爲義必有羞惡在裏面故發出去不似羞惡之心如曰爲肝平陽陰者說不勝於不勝於非皆有病必說之則聽之既云是肝腎之氣然則方能如此則而仁未有惻隱之心只是前安成心義未有羞惡之心只是前所知底心雖是光有這物事在裏面但問所感將便只是發出去故見君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見穿窬之類便有羞惡之心見尊長之爲便有恭敬之心見得是便是是之心見得非便是非之心從那處發裏

○論喜怒哀樂未發已發

三

這得去未恰似齊整裏面而面意是放出去人云孟子此一書其初只是這自問容易說去未其說得未這那未未內外體用將粗細已乃裏面無些欠則底如孔子許多門弟都不曾恁地說得分曉想是曾子子思復未講未詳去講得精所以孟子說得未恁地若子思亦只是得箇大概分曉而已

△問惻隱之心如何包得四端曰惻隱便是這初動時羞惡是繼然羞惡亦須是這箇初動一動了方介他底心於物成便此心如四時若不是有發生之氣夏未收箇甚麼秋時人犯惡於冬時又犯惡於春未

△惻隱是箇惻子羞惡是箇非惡是非須從這裏發去若非惻隱二者俱是死物了惻隱之心通貫此三者也

○問四端之根於心覺得一者變動三者亦自次第而是則這四

箇果服自分明然亦有隨事相連而見者如事親孝是愛之理才孝便能敬兄便是義則有得又便這禮知其所似敬便是有仁然則雖有未多是相連而至者如惻隱於所傷便惡於其所傷這是仁帶義惡惡於其所傷便須得其本來之未嘗傷這是義帶仁意惡於此知此等惡之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開場語之功殊不知他心上發明大功如此看來此等事皆行場語亦不致而自這開場語是行場語之功於明心處是行場語之功若常體得善所謂活潑潑此其間是活潑潑此也

○伊川常說如今人說力行是踐道事惟知爲上知戒爲要緊中庸是知仁勇知知微知初頭之可見知是善實則孟子四端何爲以知爲後曰孟子只循微說智本是義仁是禮惟是知他地了方他地是仁禮義都藏在智裏面如元亨利貞是智貞知義元亨利意恩在裏面如春夏秋冬是智冬知藏春生夏長秋成意恩在裏面凡知冬使藏都似不見到一陽初動這上意方從中出也木發於十二月亦木盡餘慶只管春在這裏到春方發生到夏一蔕都長候新成藏冬收藏都收藏了只是大則終始亦見得無終要得有所言言王五以旦日

○論喜怒哀樂未發已發

三

惻惻然欲不行后不着方實義

△知皆無而充之而新地知微重文勢未有此意知字只事廣充是知中微而充之此乃能充之句則上句是方知充下句是存能充地充字

○問知皆無而充之曰這處終於止知其所止語意略同上面在知字上下在能字上既知得則皆廣而充之如惻隱之心是



伯夷非其君不事

已聞伯夷臨柳下惠不慕其是後來之弊乎此亦伯夷自是而  
隨處柳下惠自足有不慕處正如程祖楊程林致側分明是  
不許人供人看

或問明道云此非以私愛其子也。語言其弊必至於此。今觀伯愛與惡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堂房。則伯愛果似惡者。卽下惠服。但楊祿程於下。則爾馬龍兒哉。我卽下惠。果似不恥者。豈得謂其弊必至於此哉。曰伯愛既清。必有餘慶。卽下惠既和。必有餘慶。處理自處。如此。孟子恐後人以假爲清。以不恭爲和。故

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孟子將朝王章

問孟子將朝王齊王把疾罵孟子孟子亦辭以病莫是以齊王不令把疾罵孟子而齊王把疾者孟子意只說他不令來朝蓋在他國時諸侯超越之禮以因以擊來聘故賢者受其辱而往見之所謂答壁行義是也如見梁惠王如是惠王先來聘之既至其國也為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王但召之則不可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見也答壁代如不待其相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前章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

孟子之平陸章

○王之為都左傳邑有先王之廟四都君得來古之王者嘗為都

城使自有廟何鍾云古如太王廟在岐文王廟在豐武王廟  
 太王則於岐祭文王則於豐何鍾云周王王廟步自周至于  
 豐是自錫至豐以告文王廟何鍾云如晉獻公使中生祭曲沃

武公雖自由沃入晉而其先唐之廟則仍在曲沃而不徙也又  
如魯祖文王魯祖厲王則特侯祖天子於三桓祖桓公則大夫  
祖諸侯失故程遂曰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  
之設藉祫祫也自三桓始也非三桓各三桓公廟於其邑也  
又同漢原廟如何回原亦如原露之原謂既有廟而再立一  
廟如本朝既有大廟又有景靈宮人既於此祫禮當否固非禮也  
行禮處有廟否原露曰然以洛邑有文武廟宮之則似同  
亦有而廟人則原廟之制如何回史記月出衣冠處之所謂衣  
衣冠之所衣冠者高帝之衣冠於其中月一取其衣冠士冠於

國中尤古之廟前廟後寢殿所以處亡者之衣冠故周禮亦  
稱字字先王先公之廟稱其遺衣藏焉至漢時却得受其稱  
所謂虞藏明帝帝祔原陵太后鏡藏中物而悲哀衣冠受其  
上陵亦古禮明帝捕有古之餘意然此等議論皆是化海學  
州之故他只是偏見明帝之事故爲是耳孰何不使人君仿此  
意於宗廟中耶又曰王之爲都又怒是同禮所謂却都之都同  
禮四縣爲都廣

燕人咏章

已安卿同公林嘗蔡自公義言之共云周正大直哉自私惡言  
之其情慘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宜乎而是  
但他立碑已幾莫測德地較好有周公當初做這一事也大敗  
衆賊他也看那兄弟不過本是自美矣故進管蔡復去監

他焉其更親可恃不知他反去與夫廣同作一黨不知如何封  
小得簡光子也德他殺猶想見他當時日夜去妙那管叔說道  
周公是你弟今却欲殺為天子汝是兄今却只德此管叔殺他  
妙得心熱他性又急所以便發出這件事來左傳問是時可謂  
是寡殺寡以他心服只得殺如何謂而行管叔殺性較慢罪  
較輕所以只囚於郭那降為庶人想見當時被管叔做出這事  
來慘傷許多百姓想見他怕人喝喝喝取幾子母毀敗室  
當時也是被他害得穩如索樣一時是也朱制律作樂時作違  
是也說他害所以當天官平定後更作此詩故其辭獨天切不  
似管叔和平義剛司周公也豈不知管叔殺他但管叔於義不  
得不封他曰看米不是殺槍只是致云義明

孟子去齊章

孟子去齊章

孟子去齊章

陳希真引孟子去齊章集註引李氏說謂則違之而荷簣所以  
為累如何曰孟子與齊皆皆是要則違之但荷簣而去若不若  
孟子是各各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通而去者聖人  
之不行也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心誠非  
若荷簣之累於去也明矣



○孔子罕言性孟子見滕文公使道性善必稱堯舜何以孟子告人須等相似然他亦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為善必力去惡必勇今義理須是見得了自然循理而行不待不然若說義要做好事所謂這些意能行於時子思

○劉棟問人未能便是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曰道性善然堯舜二字正相表裏道人之所以不足於堯舜者天也力也聖不至則無可奈何然人須當以克身為法如射者之於的焉箭皆欲其中而不中者其技藝未精也人則得堯舜此德方做得

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這便是止於至善

○問孟子道性善不曾說堯舜可是孟子不曾意重到這裏但說本性善夫知這一箇問處廣遠無窮然否曰是偶然相值者非是有意避事特問天生聰明人似不偶然而便是先來說至平處一教忽生自商人慈此便是要他出未作處作師言中多說聰明至一箇完白一箇完黑若不說聰明成如何道伏得他眾人所以中庸亦云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乎知足以有臨且其說聖賢只如漢馬祖光武唐宗武宗宋宗上自了性善說得通之可傳聖道也自知也以同佛言一事皆意未一年而憲宗元亦使休了盖只有憲宗會同得此也皆非憲宗意司用李韓亦如此回憲宗初年許多使便是李韓教他韓叔傳說韓叔然亦自有一言名海下說說得更好如李韓教教紫微之類要亦

○孟子初見滕世子想是見其賢好遂即其本原一切為他盡說了世子若夫負荷得時便只是如此了及其後見孟子孟子見其賢然亦不說只是徐也志但得此此之亦可以至彼若更說便滿足了當時終地之言想見甚好惜其不全說不得一觀也

△或問孟子初教滕文公如此好後來只思休了如何何曰滕國小民衆補版止五十里不過如今一鄉孟子於他之時也只說得可以為善國而已終不成以所去齊梁之君告之其又不多時便為宋所滅國亡民散堯舜孔子為宋則為宋司為宋夫則為宋吏為司理則為司理無不可者至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是他聖人而不能小處惟聖人則無不遍大小方圓無所不可又曰如孟子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

也此亦是講學之有間蓋他心量不及聖人之大故於天下事有包括不盡處天下道理儘無窮人要去做又做不盡故力做得一兩件又用了便是聖人便事事窮到窮處是格物至無有或道正得曰如或問之禮孔子能言之却是當時比來之禮文獻不足不足以取以修聖人之言耳至孟子則曰吾未之學也而已當問其意也而已

○今欲處世者欲效堯舜之德乃一箇字也然堯舜孟子於滕文公乃六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便說與齊梁之版師賜之食又說盡人制之正了字△古宗法如周公兄弟之為諸侯者則皆以魯國為宗是義國時滕諸侯亦為宗國也

△至于說貨物微亦有可疑者乃夏后氏既定五十而貢之制不成商則再分其土而相埒補苴不夏大擾聖人樂官恐不如此如王莽之封國割其地屬其民國亦不獲免況于治未歸京師此尤可笑王莽有割地與民爲天子受地德遠建師之毒猶○至于說割地與衆其則已如由之十一表之自天子達之類

○世祿之食公田之人問鄭長也長之有有祿委司營未必有問  
士者之學如何司亦從隨而學義與教之同鄭他經大夫有經  
行而後其仕者下教之義明

○或問侍衛凡一石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曰國中行鄉運之法如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州和五人

為伍伍伍兩兩兩為卒五年為歲五族為師五師為軍是  
五五相連也所以行不狃那九一之法故六得什一使自防如  
御邊却行井牧之法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六五和五家為此  
便有一苗長了井牧之法次第是三十家出得士十人使  
人井田之法至子既處五十而有服七十而助則百畝而歲  
都是孟子初處先是五十後是七十人是一百侯是一苗打  
一畝想聖人處事必不如是勞績人如先儒說封比少者公侯  
百里百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國公則井大疆畝始大封侯  
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百里如此則是將卿小處  
移動添目為大周豈有此理萬望山之會執玉帛者滿堂  
所謂國者如今溪澗之類如五六十家或百十家本五苗長  
為一處都來國王王想降降數大段底正後來到夏有農神

孟僖新滅了。至周時。只有千八百國。便是萬國及併為千八百國。不及五分之一矣。可見其又大了。周時。竟說同封之。豈有移去許多小國。却封為大國。聖人立法。亦自有低昂。不如北魏人情。如封五百里。隨遷一段四面人。如太行。却有六百。是不成。是又提出。那百里外。加封四百。是成一段。却有三百五十。是不成。又去封處。計一段于五十里外。餘都不如此。後定。孟子時去。周已七八百年。如今去得時。既無人。說得入。無載得可效。所以難見得端的。又因封齊魯之地。是據封成金。成國者五十。所以封齊魯之地。極廣。如魯。北方千里。如齊。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是多大。度則。

忠者愛之義

亞夫問安無恙等語由劉始與親視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相類

吾曰既足愛無差等何使人遠由親始近便是有差等矣人必  
由親始一句乃是美之臨時提出來朱子云却不如愛無差  
等一句已不愛了此所謂施由親始使父祀愛無差等之心  
然如愛人之心相未愛親是尙無理時

○商人只算一父母所生。如木只是一根枝葉子却視他人之根。猶己之親。如棄彼樹根。欲令此樹根回榮。無是理。便云二本是一。同命之與之字。要于名有方。句以法。秀作底字。看則不成句。法同哉。

陳代曰不見者侯幸

○ 昭虞人以旌不至。符殷之刀鋸在前而不避。非其羞不饒。如何。

△說還是做人不常做底行險是做人不敢做底方子



○財者御者齊今法及方中虛莫不能正財王良以說過計之故良不贊之師法而今虧下焉但是今人存財亦無用處故不贊侯景及時士大夫無人命此此時師法尚存今財亦有法一些時便要令其法及若只是別亂財將未入學其法不符若爾要禁止亂師謂待令了却依法元來不照其後還禁不得如樂問要了不說始說

數之何如天下之庶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而人樂  
只是無些子偏曲如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立與天地同量  
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  
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守禮也

孟子曰：「天下之居於正位而用天下之廣居者，莫如能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義。」

△居之則居居正位大道同歸居正無私大公無私功之若正  
是所至無私無差而大道是事事得合宜居于是就心上  
三字是生身上流行字是統攝為上說 曾直

△居者心之所存居居無私意則才有格意則一分為二二分

爲此官寄在此則在此行者事之所由大道者非偏身之獲與  
林之端人生只從此三寄齊

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著他。便能如此。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有彼所不能及者。皆我之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則

○至云有作孟子於辭受取合道進去就非事天理時中之妙無一毫人欲之私無一毫過不及之病如謂段干木齋居而避之池館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是斯可以見矣充仲子之操則刑而後可謂非其有而取之者蓋充顏孟義之監解則刑成德成可父則受之皆無一毫過不及無一毫私意可道理固是處此而今有此事則而前道道理人都那裏安頓

聖賢遺時之變各行其道先達報時節其所以正敎之者是也

教樣子。以見聖賢是甚麼樣大力。譬如天。地有開闢。豈待聖賢出來。補行教訓。全補得回全獲。遇得窮乏。又不光有明人。得聖賢出來補造。凡聖賢。盡力。豈真有個開乾坤之功。豈盡

之一治曰非其言當時伏一治以共存得爾治法使遠近光明  
燦爛有能衆而行之爲治不難當時史官字治大官愷人不符  
見及孔子取而革制之而其夜大明孔子亦何嘗有覺哉用焉  
乎使人知勸用焉乎使人知懼用焉乎有恩則河與義之人先

不降是以冀收管外人米。不過如今之火者宜書其事。尊者惡者。然在目觀之者。知所懲勸。故託以賊子有所畏懼而不犯。耳近世望春縣者太巧乎。夫出人之意。又立為仁例。如某子具

例為如何去其字其例為何如何是也胡氏曰孔子所書解嚴最  
簡若非三傳詳著事理也曉它筆削不待同想待孔子作而後  
事理皆在門人弟子皆曉得是入筆削之意三家體其久而不  
沒也始皆筆之於書而傳既久是以不無遺誤然孔子自正  
書在其中如云夫人季氏會齊侯於其公與夫人季氏會齊侯  
必其公也然齊公之進至自齊夫人孫公孫此等顯然在司雖  
無傳亦可曉止如楚子使中國待齊侯公與之微顯顯顯位  
他使之不待待齊侯公與人行齊公與之微顯顯顯位  
微顯顯顯不與中國為微顯顯顯此等微顯顯顯顯顯顯顯之法  
以無他法只是微顯顯顯之事微顯顯顯之以先王之道是果  
非其人定底猶有本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  
折衷便見其有史記泰之所以失如何誤之所以得如何建復

四書章句卷之二

又書楚何以亡漢何以興其所以為是非得失成敗盛衰者何  
故只將自家平日講明底道理去析其有便見者春秋亦如此  
只是聖人言必細要人子細思量考索耳胡明文定春秋解  
如何曰說得太深蘇子由教人看左傳不過只是看它事之本  
末而以義理析其底之耳  
○胡氏子行所一節曰當時如無機刺名之徒孟子却不管他  
他只據得箇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  
時人心不真機刺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而明是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所謂機刺之徒也本此則後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是知無機刺之徒也非此孟子有功於後世耳時時時時時時  
○胡氏之問楊墨曰楊墨只是差了些示其未達道呈終無父無君

蓋楊氏見世間人營營營營名利裡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陳其  
身以自高如荷蕢與之談是也然使人皆如此則身而自為  
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  
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之然不知或有一志難  
在君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則是行所行所行所行所行所行所行所行所行所行所行所  
下之勝只係是教人不待今人見佛老宗之說者及以爲其  
似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  
也不成故不能與之辯若真簡見得此等人心能存道豈不  
非之前所謂孟子好辯者非好辯也自是住不待也而非  
○胡氏曰墨氏何處是教無父而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有七  
手八脚受得許多罷否其父無則則已罷矣想待他之所以養

四書章句卷之二

父子者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  
陳其言也則其言非無父而何孟子尚倫惡無所以說其說  
教孟子曰其說行是簡便簡便簡便簡便簡便簡便簡便簡便  
問其說食人亦非其說而極言之非其有此事也則不然即  
之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食人而何如孟子之為清說此便是楊氏之樂楊氏即老莊之  
道少則百事和氣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人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  
其學問焉故去人終老佛之問其改事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所用者蓋是小人聚天下輕薄無賴小人作一歲以至道楊氏  
今他初問也何常有此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最說不明其終必至於此耳或云云論其終身行己人所不及  
而此亦是他一節作其他俱屬偏僻招合小人實其背實學既  
之義亦安得以一節之好而蓋其大節之惡也乎可畏可畏

四書朱子格類卷二十八

四書朱子格類卷二十八

子

○無道無則下無法守德上無道無則下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不能而用之矣則不信道不信德信如惡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致過地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齊吏分則則科條法只是此謂信以為善便是不信度也

○國政司者得道理為見世間事才足苟且底解有不忠不孝不義三小之事以苟且行之必亦有害而況大事乎只是信不及所以苟且此云且如此作止如此過去皆其弊也凡見人說某人做事好做事無病道便是循理若見人說某人做事有善其

力言其善者

中必有病如今人所以苟且者只為見理不明故苟且之心若若是見得道理自然有所分別而不肯為惡矣

○上無程下無藝此學問之度者有前而工是百官守法更定此學字是百官之事惟上無藝下無藝所以不好之人無起而居思仁執道思孝之類盡做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所以謂之缺典蓋則害民非誠而何然其要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留一正店而固定之

○問齊強之弊陳善則都之數何以則曰大略也一般只恐意忌較勝大勢意忌較勝然如以克非三伏望其終不敢謂其不能使是者難於居使是者難於居則都之數事上說是不使者之罪凡事有善則休之邪則閉之使其終不陷於惡便是數責罪之義是尊君之制也此篇大意以先王之道為可必信可必得

休者則罪處子如若工夫無營務引其終於常道陳善則都便其做那者難處工夫不特事為為善為學之道亦如此大立志向而制家若工夫如止志以古聖賢遠大自明便是實難然聖賢為法於天下在猶未先為師人其何以到頭選擇其善者而後之其非者而去之如日月開此一門須有簡定有箇非去其非便為是去其已私便為公如此雖未便到聖賢地位已進入聖賢之門

○齊雖不若周之恭以先王言之而不取以中才主望之非難之而何陳善則都之數此其原於中細察工夫則人臣固當宜若以克非若度其終不果以為善而不之謀或謂若為中才可以收小成而不求以於大治或謂之以功利而不補之以仁義此皆足收其若否曰然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終

力言其善者

齊他十分事臣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齊他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矣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之所以樂之者則不可問其才志之馬下優劣但當以克非之道望之如必必用衣必用若胖則非者非得未多若若得未少則不可不齊若做他人居資資與世平況不以克非為然不修才待吾不齊學得吾不明德得吾此時必必用做底到得理他資資做得出來自有馬下大小然不可不如此也孔子曰敬事而信信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昭昭也德成德成格法更改易不得如此做則成不如如此做則敗豈可謂若若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也

規矩方員之至章

△規矩方圓之至也而規矩是方圓之極聖人未入倫之極

規矩使盡得方圓人使盡得人倫使物之方圓者有未盡者以規矩為之使與人倫有未盡者以聖人繼之使見惟聖人盡無一毫之不盡故為人倫之至

受人不損

○聖人說話是禮上矣其理便未盡于說說人不親及其仁治人不治及其智權人不容及其義行有不行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遠邇咸歸向之矣其德下未如今人愛人不親更不及求諸己教人不親也休治人不治更不及求諸己教人不治也休體人不怨更不及求諸己教人不怨也休義也不解怨地體你不仁不義無禮無智大家做箇義理會成人范忠宣所說以恕己之心恕人正如自家不孝也教天下人不消得事矣觀自家不忠也教天下人不消得事其忠自家不弟也教天下人不消得事其弟自家不

君子之德

信也教天下不消得信其及德地得不待還有這道理否又曰教子如教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和能也列事父下然做一句教他至以聖人之所無是道正是聖人固齊人而踐於自家有未盡處如何他處而令人多受其句之教為德若見人多問中句看不得句却提了道理又曰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簡更除不得須是處方寸以行其德乃自家不窮便教他不窮窮少幾做他自家窮窮少幾做他人不窮德使不忠恕也自家窮也教人窮窮也教人不窮德使不忠恕也教人仁也教人所習以人治人改而教他止存得德而教也教小人革面然他且革面而待人不咸只德地也須有斷人曰先齊其德焉請聖人終是不足智

天下有道章

△鄉間小民大窮後鄰亦困又軒也則列如斯不得不然亦元氣當如此

自暴者章

○問自暴自棄之別曰孟子說得已分明看來自暴者便是剛惡之所為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為也時來○先生問諸自暴自棄何謂自暴先生曰自暴者非如非先王之說之非謂所言必非其理也其言非道是失之義處故雖言而彼亦不肯聽言不從是與有言也自棄者謂其意愈平弱我必不能居仁由義以為不能我雖言其仁義之義而欲以為用云自暴者能之以不信自棄者能之以不為德云平日又為自暴者自暴者能之以不信自棄者能之以不為德云平日又為

居下位章

△此是天道在人只此件思出來○敬之則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思誠莫須是明善而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致知思誠是致知此理簡明善所以思誠而思誠上而人自有工夫在敬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思誠者實也上而天之道又無不實處使是寒若便是寒更不待使它寒此聖人仁使寒而足仁使寒其前是寒我是不實處在吾人仁仁時恐有不仁處我寒時恐有不仁處使吾人仁仁之德除其來△問至誠而不動者本也有也不誠者有能動者也此是以前理見之於用收使有此通成道聖以不足以前理去見之於用只



二句上頭是知得二者沒自家全有底不可得時失了到轉機  
也實節文斯二者也知了又須有極然實節文于細節皆應指  
方始會不問節文始能方始生乎又云如背牆而光之若夫  
之始然與之始能方始生乎又云如背牆而光之若夫  
父母與知斯二者節文斯二者一以語勢有不同一則此得實  
意一則此得有許多節文父子孫人同樂則水如木之流極  
盡許多節文之始能方始生乎又云如背牆而光之若夫

天下大紀

父子間不得乎親以心言不順乎親以道言道謂喻父母教道  
如此有符不于為今不可為子而于出而人字只說大綱子  
字却行重不得乎親之心固有人永顏順色有父母敬若廢  
事不問其非一句不違其志道也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淺事惟

思齊錄卷之五

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為子所以又說  
垂簾又不格為替肢底據而天下化替肢底據而天下之為父  
子者定有慈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矣無一事不從成和親之心也順了下  
面所以說替肢底據

舜生於清焉章

△若合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  
則左右相合以為信先生曰古人符節多以玉為之如手印以  
起軍旅固禮中有以玉為符節人有符符人有符符節節小  
符今使者謂之符節也刻之為符節有銅虎符符使符銅虎以  
起兵行使即所用之此符節若留若所立以與其人有故則應  
以其右合其左以為信也曲禮曰地者龍右磐右者取物

也春也如養兵取物教習皆以右取之也

子產聽斷圖之政章

△鄭之虎牢即漢之虎牢也虎牢之下即洛涓之水復又名為肥  
水謂子產以乘與潞人之所也問人務德以為孟子之言非是  
其說以為洛涓之水其源不可以施渠柱其流不可以壅豈可  
以濟乘與蓋洛涓之水底皆泥沙故不可以施渠柱但可舟  
渡而已季先生以為洛涓或為洛涓故洛涓故子產用其車以渡  
人然此類亦何必深考孟子之意但言為政者當務民之宜而  
不使以小惠耳

中也養不中章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者非徒使之中使之才漸民以仁  
厚民以惠之謂也下以養養人同

思齊錄卷之五

仲尼不為己甚章

△仲尼不為己甚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如人合樂八  
舞只舞八舞不可說人可說聖人一舞舞人之善不可有心  
於過天稱人之惡不可道過善不為己甚之事也或上篇山書  
云徐行後長得堯舜之道不為己甚知仲尼之心龜山謂之甚  
善蓋龜山平日喜說此兩句也

○問仲尼不為己甚此言本分之外無所增加爾曰已謂大又問  
非其甚不任非其甚不使治亦世說亦通不盡行君不靜小官  
氣象可謂己甚矣而曰之曰聖人之節和以制離會頃之乃向  
雖定聖人有過當處又問伯夷不合其意又仁仲仁似足清中  
之和不惠不以三公易其命似亦是和中之清則然凡所謂聖  
者以其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若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居之者

能制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教一不孝而天下者皆不為也  
或使是道人同成便是無私意處但此是實有偏此之失故  
終有不中節處所以易中五伊川謂中重於正正不中中也  
言中則正已在其中正無正則微中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  
能中也我意猶子其正的人子以心而人子之中則無排子亦及  
也又問此忠皆言風而不以言伊尹何意曰忠者以伊尹為得  
行其道而忠忠不待其忠忠有此忠似不必忠亦無忠道  
夫曰以忠臨之而忠伊尹所以忠忠得些曰忠是伊尹僅用教  
命項之役曰忠忠高似伊尹伊尹大似忠忠

大人者章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大人者事聖會得只是無許多巧為動  
折便是赤子之心時能

孟子卷之二

○敬之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這須著兩頭看大人無不知無  
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夫夫夫無所知無所能之  
心若夫了此心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使成箇小底人不感  
箇大底人丁大人心中沒許多事時

○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而互相拘如  
何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都是夫夫夫無所知無所能做出差赤  
子之心他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就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覺  
底他一無偽大人是有知覺底他一無偽有孩

△厚之問赤子之心曰止取說一無偽未幾時雖與聖人同然亦  
無知但衆人既偷時多即群而赤子尚未然不可學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或問君子深造之以道一章曰深造之以道得似倒了以道字

在深造字上方是直道是進道之方於精此道進不已便是解  
進之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今日深造之以道是臨進之  
以其方法也以道是工夫深造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慎思明  
辨力行之次序即是進道之方法若人為學依次序便是以道  
不依次序便是以道如為仁而克己復禮便是以道若不克  
己復禮則做一般樣便是以道而不克己復禮之為之不已之愈  
深則自然而得之說自得之而為義有則居之安者之安則資  
之深資之深說一句又要人看是這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  
之者深取之無窮則之不竭又管取只學有根底地者未無  
窮自求資他他人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露上面源頭水未涸  
滿若源頭涸則源頭水不竭若淺一則易竭矣又如富人大資  
萬裏面只管取只管有取之左右達其原蓋這件事也禮著

孟子卷之三

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禮著這本來底道理事事物物頭頭件  
件皆禮著這道理如寶之深源頭水只是一源來到得在左  
邊源四方八面都來然這源只在自得工才自得則下面無水  
自是如此

△子思問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一節曰大要在深造  
之以道此是做工夫處實是地資助我資給我不定我資他地  
那兩都是資助我成物事頭禮著在邊也此右邊也是都發  
著他道理源頭處源頭便是那天之明命活潑洞洞底似那一  
池有源底水他源頭只管未得不變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來  
從自家用似那無源底水相似似都添著他源頭止如為人  
惡便有那仁從那邊來為人臣便有那箇敬從那邊來子之孝  
有那孝從那邊來父之慈有那慈從那邊來只是那道理源頭



處莊子世持原而後使更說這前自家家著他原底這道道理左右前後都是這道理莊子在谷谿谷在皖谿他鄉資給我的物事深遠自家這理頭著他原底

△居之安只是如人之居住得那裏安穩只是從初本原如此到熟處左右皆宜之理

○或問自得事又甚有節水否曰此章要處只在自得後其善自然顯下未才思此伏思此此自不無節水若是金無節水孟子何不說自得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曰先立却正如此說可看此說這自得孟子之意是欲以此曲折而得善之

○自得事又甚有節水否曰此章要處只在自得後其善自然顯下未才思此伏思此此自不無節水若是金無節水孟子何不說自得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曰先立却正如此說可看此說這自得孟子之意是欲以此曲折而得善之

○自得事又甚有節水否曰此章要處只在自得後其善自然顯下未才思此伏思此此自不無節水若是金無節水孟子何不說自得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曰先立却正如此說可看此說這自得孟子之意是欲以此曲折而得善之

○自得事又甚有節水否曰此章要處只在自得後其善自然顯下未才思此伏思此此自不無節水若是金無節水孟子何不說自得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曰先立却正如此說可看此說這自得孟子之意是欲以此曲折而得善之

○自得事又甚有節水否曰此章要處只在自得後其善自然顯下未才思此伏思此此自不無節水若是金無節水孟子何不說自得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曰先立却正如此說可看此說這自得孟子之意是欲以此曲折而得善之

所不遠處去講談衆人之所不知以考人不同義理如何只憑前人所未說今人所未道者則取之以為博如此如何望到約處又同某嘗不喜楊子需多則刻字之以約多見則字之以革多聞欲其約也多是欲其早也說多聞了又更要一前約去守他正如公說這篇說所守者約不是字之以約也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教之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而人與萬物卻一統有性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既無有不通雖間有氣質之偏亦可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便包得許多道理不通雖其間有深淺遠近亦止有一兩品明如禽獸中有父子相愛雖有別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心便虛明便推得去說大本論之義理則一幾

於氣便有不同質稟同幾希二字不是說善惡之別乃是指這些好處說以下云無民去之君子存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只是這些字

○明德無物不於人倫明是見得事物物之理無一毫之未盡所謂仁義者皆不待求之於外此身心渾然都是仁義

○守約則孟子何以只說齊明於無物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曰此句是詳然非却此字物上規歷一一旦會過

○問齊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必學若須是行仁義方得曰這便如龜來說三月不違農他是平日身常在仁義處即德地行出來者身在外了且須去求仁義說上行然人須以由仁義行而準的方得

為惡奇語



古之則下文易求其故之言如何可推得家自今日推昇而止  
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是得只是有此已然之理可以推測  
耳天與星辰開闢之時更無是得只是有此已然之理可以推測  
猶天與星辰開闢之時更無是得只是有此已然之理可以推測

○問天下之言性則然而已先生引程子之言曰此章意在訂字  
此章言性只是說所謂性者惟然不可言也惟順之則其道  
之則非天下之言性則然而已先生引程子之言曰此章意在訂字  
之理焉之行水亦只是順的見得順是知此順而行之而已然  
之不成正為不順耳力行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

○問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我本有此仁此禮只要常存而  
不忘否曰非也便是箇在存心上說下來古君子所以異於小

人者以其存心不同

○問為親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似天下之事重乎積聚也若  
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曰固是然事亦須重禮意問何謂禮意曰

為親當平世

○問為親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似天下之事重乎積聚也若  
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曰固是然事亦須重禮意問何謂禮意曰  
若此水之過不悲為害只是那九年及底水來便會傾覆  
却過家見父母亦不恰若洪水之患其意有頃爾爾却恐父兄  
亡之矣也又得止介君父之急難不遠見父母亦不妨也又問  
卿雖有儲者雖則戶可也此便此用權對卿之謂有親戚兄  
弟在其中豈可一倒不扶曰有兄弟固當救然事也須量大小  
若只是小小傾礙救之亦無妨若是其大救人之事也只將  
開門不管而已

公卿子問臣章

○孟子之於臣章蓋然也外非取諸孝也故楊氏以為臣章不孝  
孟子非取之也特取其忠而不孝之說耳據章之所為固實事  
於父母而不相得雖是父不慈已足然便至如此處實出章屏  
子終身不孝則章得為孝哉孟子言父之責甚感之者此  
便此章之不以不孝也似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他兩章當  
時人則遂以為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之不孝者五以曉人  
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乎哉世則曰不絕之則又欲其重  
臣子之不孝而以少其罪者公不謂終終一偏也必若孟子  
之所成其說可以見其賢矣公至仁之心矣必若得臣章想  
是箇中強之人其忠其孝何如仲子則可見其為人其生甚  
樂之曰而簡都此樣人故說得合外道云卒不告而舉之不  
欲盡人之大倫以慰父母乎如臣章則其難也甚矣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九

○黃先生說舜事親處兄得聖人所以本其親者全其都是天理  
 義無一毫人欲之私所以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解憂惟順於  
 父母可以解憂也聖人一身渾然天理故極天下之至樂不足  
 以動志亦制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一心  
 所慕惟順有親有是甚難的事皆克至親於兄弟亦然也如  
 是之必合當受其弟更不問如何其如父母使之充廢傳上  
 去人則時時廢廢則件件死元下果當如何父母教他去並井傳他  
 入井人從而得之到得死元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

此定是舜不違非獨以下人難平日極知孝悌者則父母  
 以此施於己此心亦非不滿足是動了義為事非以殺舜為事  
 若是別人如何也須與此理會也須非不違舜只如我是兄  
 知我受其罪那許多不舒柔義都自不見了這道理非獨舜有  
 之入皆有之非獨舜能為人皆可為所以大學只要窮理  
 明於無物察於人倫唯是於許多道理見得極盡無有子未  
 盡但舜先生知不待窮盡如今須窮盡教盡義道只防微  
 六七分那兩三分不消做也

○林子願說舜事親處兄自及今何故家人都不會他地獨有  
 舜他地是何故須就這義創法看出來始得然則之曰聖人  
 做出此道理更無些子隔礙定如今下評全都無欠闕氣人  
 却是已虧損了須加修飾之功如小學前許多恰似勉强使

人為之人須先修此德能到大學工夫方知箇天理當然之則  
 物世上固是無限事然大要也只是幾項大頭項如為人而止  
 林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人交  
 止於信須看見定是著如此不可不如此自家何故却不如此  
 意思如何便是天理意思如何便是天理然天理見處是如  
 却欲執持得着了

○舜問舜不能按父母之是知何是大孝曰公要如何其他機  
 他那箇順意已足天知地知了他何他檢公須與他忠盡得箇  
 道理始得如此便可以責於義則  
 ○舜信而事其公誠信而任事故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  
 一也

○仁與義相為體與智相為用云頭是仁之至義之盡方無一偏  
 之病曰雖然如此仁之至自是仁之至義之盡自是義之盡  
 之於義便能如此針之有厚薄貴之也便是仁之至便是義之  
 盡而此其貴欲便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毀之  
 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寵之甚愛義人夫之皆不足道唐明  
 皇於諸王為長他大食雖甚寵愛亦是無以限制之無及觀齊

○以意逆志此句最好逆是前古追逆之意蓋是定時自家意思  
 去前面等候時人之志來人同謂如等人來相會今日等不來  
 明日又等須是等待來方自然相會不來而今人便將意去  
 意也

○蓋仁叔問以意逆志同此意叔人問方之非自家心在這裏

看他書說知仰來自家便見道理來而今人讀書都是去取他不是這志學家

問人有章

○程子問其之說而居者命也。而今有兩般解之不行。曰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一箇命。大蘇問得之不得。曰有命。是所賦之分。天命之謂性。是所賦之理。曰因是天使如此。若命便如命令。性便如職事。若命令這個人去做這箇職事。其休戚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天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修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尚益相去天遠。足命之在外。若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內。若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化育。充之。子不肖。他便不得與子傳與。充之。子不好底。意却欲他。一轉轉行。斯文斯

問其之說而居者命也

○問其之說而居者命也。如此干之死。以理論之。亦不可謂之正命。若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曰如何。他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等處。當活者。如孟子說。經信而死者。非正命。須是有得孟子之意。如信且公治長。單在經。雖非其罪也。若當時公治長死於陳。雖不成說。他是不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以成仁。且身已死矣。又成箇善處。且元要看此處。孟子謂合生取義。又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學者須先就此處見得。足則到字時。便件自家新到了也。須盡立萬仞始得。而今人有小利害便生計較。說道這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問外而二年仲士四年二說。孰是。曰。今亦如何。然則外而仲士。必是主二年。四年不會。不主如今人却欲書序讀書序云。

成揭說。改美甲元年。做以爲外而仲士。不曾主殊。不知書序。幾人所作。豈可惑也。子案

問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問實從周云。如何。是伊尹樂先舜之道。實對以飢渴欲飲。升耕田。自有可樂。而龜山答。胡文定。皆是如此說。要之不然。須是有所指。先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先舜相傳之道。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湯和萬邦。教民稼穡。時雍。如致明大思。汲汲先王。之類。伊尹在草野時。須留一。一學來。不若每日只耕。要食飲過了。纔問問看伊尹升。而之事。亦是曾學兵法。曰古人皆如此。如東漢李膺。爲度邊將軍。必是曾親行陳。實問伊尹說。版築亦讀書否。曰不曾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大。於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便未

乃能作股肱元首之教

乃能作股肱元首之教。便如顏子亦大。從讀書。其問焉。邦大子告以什夏之時。乘殷之執。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顏子于時於四代禮樂。是小正之類。須一一。一。理會來。古人詳於禮樂之事。當時自有一種。當復世不得。而見如孟子說。舊伯事以爲有童子以泰肉餉。投而奪之。便是孟子時有此事。書中只有舊伯餉一句。上古無書。可證。今既有書。亦須說。此由傳以反約之義也。此則

○問伊尹樂先舜之道。案注。作論其詩。前集。其方。此指其實事而言。而後或謂耕田。樂非便是先舜之道。此亦不實。不然。何以有蓋若吾身。親見之。或一句。若是不若實。此是脫字。今人有一等杜撰。學問。皆是脫空。便是不濟一錢。實如天下歸仁。只管自說。天下歸仁。須是天下說。歸仁方是非禮。勿說水禮。勿轉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只當去說到合處去處於人非禮此皆是非  
子知之學正如此項是居處恭執事敬坐如尸立如齊方是禮  
不然便不是禮

○伊尹之二載人方其耕於莘野於時身馬是一載人及湯三

聘期然而後使以天下之土為己任是一載人

○伊尹之耕於莘也傳說之皆以作農也太公之釣於渭濱也其

於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明其在

己者而已矣及其得志行乎天下果而得之而已

○先覺後覺之覺是自悟之覺似大學說格物致知格致有通處

今人知得此中道理得箇道理皆知之之事及其自悟則人

自有箇明證處此知覺便知先覺後覺中於兩箇覺字皆到

無礙是我與他

○子子與卷二

△行久問覺曰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是如是知此

事覺是覺然自理會得人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

問明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

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

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

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

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

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

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

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

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

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

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

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

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問是

○或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含蓄惡邪下愚之和而不以三公為其  
介此其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成邪則有匪與不匪之  
夫可道也此其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成邪則有匪與不匪之

子則二子多有大則處才有大則處便有聖所以孟子五說他

聖與不聖其未混知此知而不含蓄惡邪不以三公為其介

固是清和處其心則只執行一分或不得則知清和之偏處

了如何還嫌只要向反不識得大非清聖之論多是如此先

之擇投湯武之效後分明有優劣不同却要都回還救一般少

間便說不得且如孔子謂知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

善也分明說武王不及舜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

王勝殷投紂分明是不及文王三善伯三以天下讓其可謂五德

也矣分明太上有前商之志是太王不及泰伯蓋天下有為世

不易之常理人有權一時之變者如君若臣臣父父子子此常

理也有不得已處即是變也然畢竟通即常理底是今却要

變來遷著那常底底少間尺規說不行不通了若是以帶人

去此聖賢則說是不是不不得而以聖賢比聖賢則自有先

不先處須與此分開偏者今若隱隱回互不直不可不示如

可與立可與權若能可與立可與權則有不作已處只作用

權是用權是聖人不作已處聖人是聖人要如此人問先聖

雖是聖德亦是不作已處

△問伊尹云伊尹終有任意處意忘在知他何有發當作為底意只

這些意思便非夫子氣象有可然此處極難看且被那裏大

之有道理無自見強說不作若謂伊尹有這些意思便是非聖

人之是則孔孟豈豈及及去齊去魯之操之執事無意者其所

人之是則孔孟豈豈及及去齊去魯之操之執事無意者其所

人之是則孔孟豈豈及及去齊去魯之操之執事無意者其所

人之是則孔孟豈豈及及去齊去魯之操之執事無意者其所

人之是則孔孟豈豈及及去齊去魯之操之執事無意者其所

則孔子時中所謂隨時而中者。固與前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  
本宜其一德之中。而固非也。然六病則不併謂之中矣。三子之  
德。但各至其一偏之偏。而不謂之中也。和衷。雖有善其辭令而  
至者。不受也。此便是偏處。不於其辭令而受之。亦不可妨。况觀  
孔子。便不此。固與元一偏。所以謂之中。聖人。則他則偏至五  
自然。安行。不待他。臨此。謂之聖。非中。之謂也。所謂智學則巧  
聖。則力。儲財於百步之外。其至。則力也。其中。非無力也。中。便  
是中。成如顏子之。聖則已知矣。中。成。但力未至。且若更加之。功  
則必中矣。蓋其所知已不足也。如人學射。發矢已直。而未中者。  
人謂之箭直。而其已。其休。箭雖未至的。而必能中的。若是。則幅  
則必能中。也。固云。顏子則已知中。中。而力未至。三子力有餘。而

不知中處否。曰然。

問孔子集大成曰孔子無所不該無所不備特集三子之所  
長而已但此三子比孟子晚說亦皆蓋其所矣則始終條理如所  
謂始作亂也微如也彈如也以及之類蓋言八音克諧不雜  
參倫各有條理然也而不然條理終始如一祀革度中時之  
上歲為始條理下歲為終條理此言上歲下歲亦少一豈謂下  
歲上歲不少則下歲亦不少則之謂也然條理又明始條理者  
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功大業要成全在智字上上子所以  
參極終一偏家也今下少却致知工夫有得道理有偏故其終  
之歲也亦各至於一偏之極孔子今下上皆致知工夫有得道  
理則偏終切其所不盡故其德之度也亦兼該乎條而無一偏  
一行之或偏故其法云所以偏者由其終始始是以闡終條終

以金者由和之至是所以行之蓋智學則巧聖學則力夫子割  
力有餘而巧不足何以凡之民親其清和之德祥之便則其德  
無所施哉所以謂之聖使令天下工人不得於一偏安知不如  
孔子也曰然史子如荷禮

△問金鑿玉振箴說三子之偏在其初不曾照合待許多歧義處  
下而達以玉振之今人即以金鑿玉振爲孔子事而三子無  
與如何可至子此一句只是指孔子而言若說三子身上說  
則三子自成其終始所以虧終其終所謂望之精只是說精  
上聖所謂聖之和只是說和上聖聖之任亦是蓋合下便說通  
上面但作許多更不同謂不自然其外偏之所以偏處亦只是  
有如此說却是一理義理上私意見得這精和恰是箇好處  
只緊主取這一邊重了亦是私意

**L'Espresso**

○又問始終條理章曰其義一段便要如此這一段未理會如此  
等如今樂之始作先按復是金聲之七與竹聲應是瓦振之七  
始與如此而中間乃大令六律五聲八音一齊莫不與衆五  
子以此導孔子如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卞下惠之和  
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聲底  
從頭到尾只是玉聲是絲竹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絲竹之聲  
○始終理足後知終條理是力行如中庸持敬窮理同謹思辨精  
與大事物格知至這是始終理如篤行與誠意正心修身以下  
這是終條理

○敬之同智學則巧聖學則力此一筆智都重而以意學則舍  
居先若把輕重論則聖的重且如今有一等資質好底人忠信  
實實却於道理上未甚通曉又有一樣資質淺得底人却自貪

使佛道世道須先通實智志厚底人欲重始得實惠

△黃子功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是達三子只有力每言否曰  
不非爾智知成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齊得中紅心三子則  
每人各中一邊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于功如此則  
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之聖之大哉畢竟齊清先聖之清  
和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清和亦不過如此顏子則巧處功夫已  
至然然皆可中但只是力不至乎使顏子力至便與孔子一樣  
○問集大成章以智比聖何則木才以言聖蓋蓋平以智學巧以  
聖學力力說不及技巧則達聖必由於智也明矣如尹和靖乃  
以始終理者攝下以用智終終理則智不容終其間矣則是以  
聖智深源而實與孟子之達似相成惟伊川引易知至聖之知  
終終之其意謂曰夫子所以能集三子而大成者由其始焉知

智多終理是也

上

之之然也蓋知之是行之必至三子之智始焉知之未盡故其  
後行之舉各極其是終未克各夫於一統非終終理者未到此  
其始終理者已足矣矣不知伊川之意如此否曰善好金鑒  
者與鐵萬下有許多節目玉振者其始末如一見見亦引金鑒  
玉振欲天子自致其知是時未有孟子之言此必古曲中有此  
語非孟子知德之與焉能始此其為  
△或問玉振金鑒伊川以前始終或者之意以此有矣有不變其  
說觀此曰二說相輔不偏偏金鑒固是前其始終始則有變  
玉振固是前其終至終則無變也

此皆對問而言

○問孟子所各周章齊得與周禮王制不同曰此也雖考然畢  
竟周禮底是是周禮是前金鑒聖人作禮必不舍孟子之

將與路已散亡想見漢理會何以言之太公所封東至於海西

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燕建穆陵今近徐州無條今徐州  
也道中頗多少潤宜止百里孟子說太公之封於齊也地非不  
凡也而魯於百里也然又問天子六卿諸侯大國三卿次  
國二卿小國孤卿一國之上地為卿大夫士分下國君皆得  
不多曰居十卿諸侯者備今之休德蓋君所時得為私用者至  
於貢賦有客訓親祭饗又聘往來人制有時時為公用非所  
祿也如今之太宰既有什錢至於貢賦公用人自別有祿也  
○問百畝之田可食凡八其夫八八八八其夫六八八八此等  
足別定地有肥瘠耶抑農產之不同耶曰皆人力之不同耳然  
亦大約如此緣有此五等之種故百畝所食有此五等同所食  
齊徒不知皆民為之抑別藏耕手為之曰不可曉然只是民為

曰言百畝中

之然府史胥徒各有其職以代耕則又似別藏耕手矣以別禮  
考之人數極多亦安得許多閑餘餘之甚常設閑禮一書亦足  
起草木曾得行孟氏所紀當時官職職位無詳而亦未嘗  
府史胥徒則其方出於周公草定之本而未經施行之使其  
有之人數極多何不略見於地書如至沒要緊職事亦使人甚  
多不知何故但學說自誤以未及前代題名碑所帶人從胥吏  
亦甚多人不知如何皆不可曉  
○孟子論三代制度多與周禮不合蓋孟子復出不及見王制之  
詳只是大約約度而說

萬章曰朕聞定歷章

○問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  
曰當時桓子既固而定公亦自欲主不越孔子之相齊由桓子





主于六

## 告子篇

性循杞柳葉

○孟子與告子論杞柳處大槩只是言杞柳樛捲不可比性與仁義杞柳必樛捲而為杯棬性非樛捲而為仁義孟子與告子數處皆是辨倒著告子使休不曾說盡道理

性價端水準

○人性無不善。雖情勢之為窮。而極惡也。知此事。是惡德。做不  
奈何。便是人欲奪了。休

主之謂性章

○問生又謂性曰：他令下僕錯了，他只是一切生靈，精神鬼鬼，凡動

○日本書紀卷之十一

用處是也正如探家說如何是佛時見性成佛如何是性的用

用是性美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捉執足之運奔皆性也

說去只說得圓形而下者故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如之

謂白與天同。曰。天之性猶乎之性。猶人之性。與

猶然只爲告子不知所答使休了竟亦不曾說得性之

本體是如河或問董仲舒言性者主之質也而其言

張卿問生之謂性其止是說知覺運動諸性否曰性者此正

食之性也。周子當時解得，不意地平錢就他處。

却一勾窮結止從那一角頭收持去所以古今邪聖無道

解然用諫言語大半人謂其得於天者亦常不同惟人得之者

至其物止得其偏令遊於大半象上金許仁義德不擇主

子止是不曾分曉道這子如多道某但不指他道天下是

多非性中自是性中性非是性之性大自是夫之性則又  
是人曰所以謂性即理然見稱龍人傳是理之全物性是理也  
偏告子止此生為性是不死及張子子却以理言性橫以見人  
物之弊云云

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美質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肢。却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其神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神亦昏。昏則同於蠢蠢之有。居位尊尊之有父子。此亦足據。則他只有這靈子。不以人具得全然。亦不知如何。只是這靈根物。其得靈子或同。或受元初受得。或如此。所以後來一貫道如此。曰是春之融結如此。方

○問大半之性與人己性不同天下如何却有許多性曰夫理有

© 1997 b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孝悌忠信大牛通能事親孝事君忠也無間康溪作大經圖自

大槩以至高物化生只是一箇圈子。何嘗有異。曰。人物本同。蓋

寵有異故不同人則或爲萬一一實萬分又如何哉曰只是二

簡只是氣質不同間中庸說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

之性刻能查物之性何故却將人物來作一片說曰他既能查

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可以至聖。聖則天爵也。其次則能盡物之性，初未

齊一虎說

或說告子生之所欲與吾所得也。是不須別更去討此死。是子  
細者子細說。分數各有隊伍。齊整不紊。始得令吾是意地。說道  
去。被人請。舉便說不得。和覺。這箇人。揚吾兵。其中。却。有。同。用。  
不義。體。都是。同。而。其中。却有。異。義。須。是。子。細。兵。看。說。理。教。有。法。  
既。人。口。稱。也。有。這。性。口。是。果。得。來。備。了。這。性。便。也。隨。處。轉。了。又

四書章句得真意處然則或謂得全小情義便有朋友之

是多是也  
○孟子告子生之謂性然孟子告子幾父子幾弟乎而既既然

食已性也章

△朱明庭說食已性也先生問告子以知覺為性如何與彼夫

仁哉曰何以異則是非者為義故曰外之則他其國不其說

○白馬之白也玉之玉也非其白人之白也非其玉也此諸答之

○平時下問仁內義外則告子此說固不是然近年有欲致其說

之類若問人志主得如今問有人意如彼父兄而不知如人

乃祖宗神靈之所傳不可不敬者乎不謂問商章神靈之

性無善無不善章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或曰

他情是情情是仁情是仁情是仁情是仁情是仁情是仁情是仁

△孟子論才亦善者是說本來善底才

○或問不能盡其才之意如何曰才是從去處地做底性本是

人介不以取諸人練之千載弗變馬乎如弟規矩是本來

便通新了。天便似天子。命便似神。命動付與自家性。便似自家所定之職事。如稷卨職事便在播安。主簿職事便在掌簿。有便似去親臨定職事才。便似去動作行移。做許多工夫。却稷卨擊壤。集序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

△問孟子言才與程子異。程子是孟子以性元才好。處說否。曰。孟子言才正。如性不善。說得極。故引出荀揚。朱劉程張說。必與字無從說。了。

○先生言孟子論才。是本然者。不知程子之論。蓋所謂則才非稷卨。天所與。而天所為。似理與氣分。為兩路。人問程子謂才稷卨。蓋如何。曰。氣亦天也。理亦天也。理然。而氣則雜。而然。理精一。故

○問孟子論才。同與。而才只一說。能為之。謂才。則集注說。至

稷卨。其出於性者。言之。程子蓋指其善。水是善。言之。人是如何。曰。固是善之才。只是一箇才。才之初。亦無不甚。他稷卨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與同者言之。故以爲出於性。程子自與異者言之。故以爲出於氣。大抵孟子才。是專以性言。故以爲性善。才亦無不善。則周子程子。方始說到氣上。善之類。是二者言之。方始以性。孟子不曾說到氣上。覺得此說。論結。終故有後來荀楊許多議論。出。韓文公亦見得人。有不問其然。亦不知是氣。然之。其不妨有百千般。樣不同。故不敢大風。說。則只說性有三品。不知稷卨不同。宜三品。所能宜。稷卨。○余問公都子問性。首以情對。如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其

如曰。則隱。隱思之。顯是也。其終又結之曰。或相倍。從而無其。不能盡其才者也。所謂者。性而所對者。曰才。曰情。曰心。更無一語及性。何也。明道曰。稷卨。天為性。感為情。動為心。伊川則入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動者。謂之情。如二先生之說。則情與心皆自大。一性之所發。彼引性而對。以情與心。則不可謂不切。所謂者。然明道以動為心。伊川以動為情。自不相傳。不知今以動為心。足取以動為情。足取。或曰。情對性。宜靜者為性。動者為情。足取。固然也。今若以動為情。足取。則道何得。却云。成爲情。動為心。或謂。然。云。性。性。情。情。之。是。心。性。性。情。情。何得。却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耶。如伊川所言。却是性。心。情。者。也。不知以心。性。性。情。為是。耶。心。性。情。為是。耶。此。性。情。心。三者。未有至當之論也。且若伊川論者。則

○孟子言才。此章言才。或有曰。非才之罪也。是物不

孟子之意。不同孟子此章言才。或有曰。非才之罪也。是物不盡其才者也。又曰。非天之降才。爾。也。又曰。以爲。未嘗有才。如孟子之意。未嘗以才為不善。而伊川却說。才。有善有不善。言曰。善。清。則才。善。濁。則才。惡。又曰。稷卨。清。則才。清。濁。則才。濁。意者。以稷卨。為才也。以稷卨。為才。則才。固有善不善之矣。孟子却止。以才為善者。何也。伊川又曰。孟子言。非才之罪。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取一辭之也。善。如說。則孟子云。非天之降才。清。濁。與。人。以。為。未。嘗。有。才。焉。蓋。聖。答。公。都。子。之。正。問。性。善。其。說。伊。川。又。引。焉。章。之。明。焉。謂。謂。善。者。問。稷。卨。路。實。孟子。且。答。他。正。意。未。取。與。他。辨。完。善。後。并。不。盡。夫。充。廣。後。并。自。是。焉。章。才。能。獨。理。程。信。如。此。孟子。且。答。正。問。本。與。與。他。言。此。備。可。言。也。如。此。稷。卨。才。為。盡。是。孟子。自。家。說。得。如

此即非公都子之言其曰未暇二辨之却是孟子自持了未暇  
辨也其然乎又說孟子既入魯也正意亦寥寥有一字之  
若曰錯了一字不惟非公都子之語雖傳之後世直不承認  
者此又才之一字未有益當之論也曰近思錄中一說有  
一也者指體而言有指用而言然不動是也指用而言有指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夫寂然不動之性感而遂通是情  
情指云心說性情者此說最為穩當如前二先生說情是  
說體者其非如明道說為情動為心感感動如何情指用  
云自性而可形者謂之心然其理會他不得以不知是門人  
記錄之語也若孟子與伊川論才則都是孟子所謂才止未指  
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有不善處如人之有才字亦做件由  
一性之中為善充份發科出來便是才也人云則應是惡是

也則應是惡者才也如伊川論才却是指氣質而言之氣質  
之性古人雖不曾說善字之經典却有此意如言性善人善始  
之重重顯明作元后與夫大乃歸王善智之說此意也孔子  
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辨告子立之謂性亦是說氣質  
性近世被濂溪非出未石擠渠二便始有氣質之性之說此  
伊川論才所以云有善不善者是主此而言也如程愈所引  
故學問者若不若氣質說後如何說性此之善也  
最好將性分三品此亦是論氣質之性但欠一箇氣質字耳  
楊尹我問伊川曰得才則有下居之不義與孟子才天之分  
才開時語意似不同曰孟子之說自是與程子之說小異孟子  
只見得是性善便把才都做善不知有所謂氣質者不同如后  
程說最超然知其必善者就是氣質如此善都說做善又有此

等處須說到氣質方得孟子已見得性善只說大本末理會  
不思量這下面善惡所由起處有所謂氣質者不同後人看  
出所以覺得許多善惡說說來相妙程子說得較處自來  
性不為氣不格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須如此性  
氣說本實此論是走濂溪大端言陰陽五行有不齊二程因  
其性惟出氣質之性來使程子生在周子之前未必能發明到  
此又曰才固是善若能盡其才可足是善足好所以不能盡其  
才或只是氣質性也問才與倫何分別倫之才之動善情  
是這氣質性也問才與倫何分別倫之才之動善情  
用做事底問這一事有一人會發揮得有不合發揮得同這一  
物有人會做得有人不會做得此可見其才又問氣出於天而  
同性與氣質出於天地只是理氣則已屬於形氣性之善則人

所謂氣便有不容處問情天氣而言如天氣清明舒發便是好  
成氣質得這般氣直不好到陰沉熾盛時候是不好成氣質得  
這般氣如何會好畢竟不好底氣質多好處氣常少以一善言  
之一概天氣晴和不寒不燥却是好能有幾時如此者太不足  
夏寒便是太暖不足陰陽便是使陰所以求陰出便人多多  
又司人之貧富貴賤壽夭不齊處都是使氣氣聚散了都從理會  
有清而得亦有濁而得亦順天而得亦非是故氣氣聚散而定了  
先難自累得清明純粹不為人所行性厚所以為聖人吾天子  
之位又做得許多事業又享許多福壽人有許多名譽如孔子  
之聖亦是盡得清明純粹然此是當氣之氣聚得來滿了但有  
許多名譽所以修身身極易為人入便得中要則顯子又自反  
其了





良知良能也。與應見合。以此知。觀者不可。苟。須。然。深。遠。理。自。見。大。義。

△問。夜。臥。一。覺。而。起。是。這。箇。氣。可。裏。也。去。夜。間。也。生。此。是。日。間。生。此。為。物。欲。格。之。感。乎。又。耗。散。了。夜。間。生。此。則。聚。得。在。那。裏。不。曾。耗。散。所。以。余。得。即。良。心。以。知。日。間。則。親。乎。聽。口。義。此。語。于。是。運動。若。不。曾。耗。散。存。得。所。非。受。耗。散。成。時。雖。夜。間。則。停。留。得。在。那。裏。如。水。之。為。夜。間。則。停。留。多。水。在。在。夜。間。也。水。便。滿。次。日。人。欲。起。了。則。夜。間。人。欲。睡。些。水。路。既。干。以。起。時。使。接。續。停。存。而。不。致。耗。散。此。箇。當。理。也。已。若。日。間。不。得。得。之。心。夜。間。雖。聚。得。些。小。人。不。及。以。耗。其。以。費。之。惜。公。少。間。還。氣。都。耗。了。便。不。足。以。存。其。仁。義。之。心。如。前。所。問。在。乾。燥。處。停。物。不。得。存。心。如。前。所。味。藏。如。水。若。水。清。則。寶。珠。在。那。裏。也。整。微。此。明。若。水。滿。則。和。那。

寶。珠。也。亦。滿。了。人。曰。夜。間。不。足。以。存。非。如。公。心。不。存。與。夜。不。存。此。此。夜。不。足。以。存。其。仁。義。之。心。伊。川。云。夜。間。所。存。良。知。良。能。也。這。存。字。是。箇。保。養。爾。底。意。又。曰。此。良。心。是。主。仁。義。之。心。就。所以。此。宜。山。之。性。也。故。下。便。接。云。聚。存。乎。人。若。至。無。仁。義。之。心。哉。又。曰。九。章。不。滿。其。此。緊。要。處。只。在。格。則。存。上。

○平。山。之。未。學。人。之。良。心。句。句。相。對。極。分。明。天。地。生。主。之。理。本。自。不。息。惟。旦。晝。之。所。為。有。所。格。亡。然。雖。有。所。格。亡。而。夜。間。之。所。息。平。旦。之。氣。自。然。有。所。生。長。自。此。漸。能。存。得。則。良。心。漸。復。惟。其。格。亡。之。餘。雖。各。生。其。格。亡。于。是。日。間。依。舊。的。於。物。欲。又。依。然。格。了。則。又。格。之。反。覆。難。免。閒。休。息。其。底。只。依。此。亦。不。足。以。存。此。良。心。故。下。面。又。說。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見。降。維。格。亡。之。餘。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格。亡。此。心。本。

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下。又。說。存。養。之。要。舉。孔。子。之。言。格。則。存。舍。則。亡。見。此。良。心。其。存。亡。只。在。於。物。之。間。才。操。便。在。這。裏。才。舍。便。失。去。若。能。如。得。常。操。之。而。勿。被。則。良。心。常。存。夜。之。所。息。這。有。所。養。夜。之。所。養。愈。暗。則。旦。之。所。為。無。非。良。心。之。接。見。去。又。云。氣。與。理。本。相。依。旦。晝。之。所。為。不。害。其。理。則。夜。間。之。所。養。是。夜。之。所。息。理。有。助。於。理。則。旦。晝。之。所。為。益。益。不。害。其。日。間。格。亡。者。害。則。夜。間。自。然。清。明。虛。靜。至。千。且。亦。然。矣。立。盡。處。事。格。物。時。亦。其。不。然。有。如。

△人。心。於。惡。事。時。只。如。那。些。事。時。方。好。人。來。至。于。夜。臥。一。覺。云。清。則。心。清。其。日。夜。之。所。息。是。格。存。心。滿。成。當。之。人。之。善。心。雖。已。被。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溫。養。人。得。夜。氣。澄。靜。以。存。養。之。故。平。旦。氣。清。時。其。好。惡。亦。得。其。同。然。之。理。旦。晝。之。所。為。有。格。

無。疾。出。尺。是。指。外。而。言。入。尺。是。指。內。而。言。皆。不。出。乎。二。卦。至。子。謂。出。入。無。時。心。宜。有。出。入。只。要。人。操。而。存。之。耳。明。道。云。聖。賢。千。古。萬。古。只。要。人。收。已。放。之。心。薛。氏。謂。一。大。篇。終。只。是。一。箇。注。解。所。謂。聖。賢。千。言。萬。語。亦。只。是。一。箇。注。解。而。已。也。

○問。格。則。存。心。不。是。格。物。須。把。格。活。物。看。不。爾。則。是。得。良。心。入。定。字。樣。格。存。者。只。是。以。應。事。格。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足。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空。兀。然。守。在。這。裏。裏。裏。有。事。至。其。格。前。格。八。便。散。了。却。又。今。則。亡。也。仲。思。問。格。未。應。格。之。時。如。何。同。未。應。格。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戒。謹。恐。懼。便。是。把。持。回。也。須。是。持。但。不。是。硬。提。提。在。這。裏。只。要。提。教。他。罷。便。是。提。不。是。提。然。自。守。也。

○人。心。操。則。存。舍。則。亡。須。是。常。存。得。處。次。順。理。必。然。是。不。可。有。一。



息則斷於未發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本體分曉及至應事接物時只以此處之自然有爾來應酬接應那天然恰好處

○子上問操則存念則亡曰若不先明得性善有與此必為之慮

○其所謂操存之時乃全亡之時也

○朱致遠在空齋動靜而言事理然守之謂道也

○操存全亡只在瞬息之間不可不常常著精水

○心之動靜若居處未執事致二端更無餘大賢集

○操則存念則亡出入無時其知其惟心之謂與焉仁由已而

○由人乎處是爾只在我非他人所能移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

○與不勿在我而已今一簡無狀底人忽然前覺而我欲得無欲

○便是心存處孟子言求其放心亦宜得便了人

○問注云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既云操則常存則操若有一

○之所矣曰此四句但言本心神明不測不存即亡不即入本

○無定所如今處成常操存安得有定所某常此操則存充已

○復體誠以充內等語不煩贅不煩出辨只去操存充復體誠

○以今服下便是用功處何待擬議思量辨是非講究道理

○不同若此乎處是下等語便是了不待問人

○道夫言言與子非論心無出入子非謂心大無外用無出入

○夫因思心之所以存亡者以故下與操之之故非其有出入也

○同言有出入也此一箇思字言無出入也此一箇思字但今以

○夫子之言求之他分明道出入無時且看自家今問因復復在

○這裏非出入而何惟其神明不測所以有出入惟其能出入所

○以神明不測也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如看一物心便在外看了即便在此隨物

○者足得念此是本心得念斷便在此其實不是出入但欲人知

○出入之故耳無出入是一種人有出入是一種人所以云得大

○士知此而不知孟子此士當是定實不勞操故云無出入而為

○知人有出入者多所無病者不知人之疾痛也

○義在終生則念死而取生義在死則念生而取死上蔡語義

○重終生則念生而取生重死則念死而取死既曰義在

○終生又豈可舍念義取生乎要皆同生人心義道心乎曰欲生

○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雖死而却入是義明道云義無

○野或曰義與利對道夫問若曰義者利之和則義依舊無對可

○正足德此道人

○面論夜氣存養之道曰某嘗見一種人汲汲營利未嘗職不知

○是身當甚事復來思孟子所說有甚終生者所應有甚終

○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謂之賢者能勿喪耳他兄來亦

○有此心只是他自大了今却到是一種心所以不見義理大

○云他雖是知此想惡之心亦須有動亦自見得不定但不

○能利欲之心生曰只是如此添些些今夜能明日便不

○是若他晚後人却依舊自做何事冰水

○或曰為難然我何如焉他日或為利害所當及惡其初則不

○為所動矣曰此是死之之念然所以死之者須是有本領後臨

○時方知克己不為然臨時比這人却只是擇利處去耳

○仁人心也章

○仁人心也是說心上言義人路也是說事上言伯引

○或問仁人心義人路曰此猶人之行路耳心即人之有知識者

路即賢惡之所共由者孟子恐人不識仁義故以此喻之然極  
論要歸只是心爾若於此心常得其正則仁在其中故曰自當正  
路而不由故其心而不知求以下一句就心上說去人推

○致之則仁人心也同仁是無形無底的事物孟子恐人理會不得  
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足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  
指示仁也所謂致其心而不知求蓋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  
失了人更理會甚仁今人之心能時存動時變亂便皆失教了

○孟子說仁人心也此語最親切心自是仁底物事若能存  
得此心不怠他不仁孔門學者問仁不一聖人答之亦不一而  
各因其人而不同然大要不過要人保養得這物事所以學者  
得一句去便能就這一句上用工夫今人只說仁是如何底仁是  
如何待他存得那道理出來却不知此心已自是仁底物事

○或問致其心愈求則愈愈愈何意即求者便是存心也如求  
則心在矣今以心在之心求求心即是存心也如求  
大難大却須存求乃得此心不待能轉尋求即覺其失覺處即  
心何更求為自心更求自然愈失此心用力者不多但只至常知  
便得爾爾則自然光明不致把捉今言存之則存人豈在用把  
捉亦只是說欲常常存此心不放便是此心用力者不多只  
是此心力爾然功成後即應事接物觀書集義理事事順此如權  
車之初推都用些力平既行後自家却順此以行大體  
○李咸謂為學當求致心而致心而求之則心不放矣知之  
則心已在此但求致心而致心而求之則心不放矣知之

○致其心已放而求如此是謂  
便其心已放而求如此是謂

○求致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放之心檢則存非以  
一心檢一心只檢底便是已存之心雖致千百里之遠只一  
致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

○李咸問致心曰如求其放心主一之謂致之期不待商量便令  
微若致至要時則大之如辨明是非經書有疑之類則當商  
量是所  
○致其心只是致物欲之心如理義之心即良心初不須致須  
這上看致是得入理人致分明致得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格致為學且須於此著切用  
夫且學問固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格致為學且須於此著切用  
如一家兵有此家兵其後能離門戶整頓事務若此解主則  
此屋不過一荒屋爾爾何用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辨四者其  
切然而致心不放則以何者而學問思辨是此事要諸公審  
自若有文字為學未達即可存若此亦甚無文字思愛即致  
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力也

格物正心誠意相表裏中事謂若不於窮理上做工夫通謂心

正乃是告子不動心如何守得固然又問箇有敬心一段第一

次有窮不通求故心而已第二次有窮故心既求信當窮理今

則此說乃知前日第二說已是而作兩段須是窮理而後求

故心不先求故心而後窮理則然了也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故心而已矣可然說得初子細

看來却反是說得寬了孔子只云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

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若能如此則此心自無虧缺有不

不在此孟子所以不及孔子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故心而已矣此教為學第一義如

故孟子云充實乎心為學只是欲人得已故之心約之使不廣

入身來自能存向上去某近因痛中元嘗得思慮有進步

大抵人心流注四轉何有定止自平日中常有幾許在

內與其四散則無所歸遂折不收恰全在孟子乎正今觀其

營營思慮既就未有所持譬如無家之商四方營求擇錢

若無處安頓則是使費心力耳大雅

○問則道云充實乎心言語只是收故心之所謂操持讀書則

然要知所以操持所以讀書所以致知所以力行以並習禮

樂事親敬長無非只是要收故心孟子之意亦未為學問者

他皆追求故心爾此致與思無邪一經所謂作三百一言之

之曰思無邪使人知思而動思而為家只是第一箇思思作

○大字極難說會孟子要在內說故心處又未是前便方思量

出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故心不是學問只是求故心一事也

生說得如此則教自看不由問實是曉得窮理如程子說

字義只此便是樂道也可以收故心非是孟子好也四然

通得應對博學問理思明辨皆所以求故心實

△福州陳烈少年讀書不上門見孟子求故心一段遂問門

半月未遂無言不語亦此有力愛人恤人之性其固

有養生之具一失之便如求之心知是與我同生者則甚失而

不來或云不知其失也曰今聖賢分別說的你教你求人不

何也孟子此段再三提說其理之重要前幾處今初教

須猛勇作力如煎藥初用猛火既沸之後方用慢火養之又之

項自熟也人雅

○子曰亦物也不能思而交於外物只管引誘去心之官周是

於思然須是思方得若不思却倒把不是做是是處却做不

心雖主於思又須著思方對其所思若不思則即思雖虛便

他做去却害實

△問不思而致於物致是進致否曰然又問如目之視色從他去

時便是為他所蔽若能思則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

不為他所蔽矣曰然若不思則耳目亦只是一物故曰物交

則引之而已矣

△心之官則思周是充有北思只恃其有此任他如何却不

是去思方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最要緊下云充其大者

此思也心充有焉須是人自主張起來實

△孟子說充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語最有力量

他下一箇立字蓋這胸中周然先生為學之道也只說一句曰

先立乎其大者以此觀之他之樂亦自有要事然聖人必使  
是立所謂欲以直內也故孟子子人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求放心此是心欲出吾人計一箇心求來他如人雖新  
覺未睡是他自睡覺是他自覺只是要常惺惺易又云學者  
只緣諸欲成多而只要樂一箇不漸遠文府  
△問孟子所說從心所欲不逾矩聖人自不違人但他自  
見得到此得此件物事如此好如此好自心所欲之問須取他  
話問然而他見此件物事取之而適意諸人也都說得則  
則正為少見有人能說得如此者此意是有在也廣  
有天爵者章

△黃先生問此章四節義處也自分曉但要自求體認則謂是  
二節是外自求是而即達去即達是解達是不義理要實是  
得七此實孫問古人為得天爵以要人爵今人皆廢說謂說  
人爵四便是如此旨義

致貴者人之同心章  
△看致貴人之同心說四大學亦是然如此說時人只以一箇  
字却說不曉如孟子此只云當思千三子便實知得功夫正  
在這裏

仁之勝不仁也章  
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  
欲善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若難以事言之則正之  
勝邪天理之勝人慾善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則難  
蓋總是難夫一兩件事便欲邪來勝於於以正勝邪則難  
故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故自勝勝他未盡在正如以身

正義精不足邪便得以平之矣

五穀種之義者章

○苟為不熟不如播種君子之志於道也不處事不達如創舉者  
要熟也成得一箇五穀熟了由治工夫却在人只是成得一箇  
五穀熟了則做到治工夫大都教順正近天理人欲相勝之地有數  
這要務得一分他則便退一分自家這裏退一分他則便  
退一分如落進利權成是氣勢陽間凡事都子實錄

章致便慎子為將軍章

○說然問孟子說齊魯皆封百里而先生句說齊魯皆封七百里  
方何解曰此等處官雖考如蘇朱至林海而至於河南至林務  
使北至於無懷魯齊許宋之楚皆不可謂非五七百里之闊澤  
問王制封孟子曰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

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卿氏以王制為最廣則諸  
商中國方三千百里周公斥而大之中國方七千里所以不同初  
傳氏只文字上說得好有歡喜不處事情且如百里魯國則大  
欲增到五百里須得四百里地方故得一國其所併四國  
人當列製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來遠而後改主宗廟社  
稷皆為之變動矣若如此趨去不數大國便無地可容了許多  
國何以處之恐不其然竊意其初只方百里後來吞併遂漸  
大如禹會諸侯於塗山執土布者萬國則周時只有十八百國  
自非吞併如何不此許多國或王諸侯地已大或王亦不棄  
何只得就而封之當時封許多功臣之國雖當初誠國者五十  
得許多空地可封不數則周公必公亦自無安插處若割取諸  
國之地則寧不讓及如齊魯諸國之時季康封于百里之說亦

只是大綱如此說不足實說得見古制度

舜發於畎畝章

△動心忍性者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居其聲色臭味之性

則始要識也須從這裏過人須從貧困艱苦中做來方堅牢

若不從這裏過也不識所以堅牢者正係不會親歷了不識似

一件事須每日做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識得許多險阻去處

若素不曾行過他日一遇難行將去少間定箇就落去也

周易朱子語類卷三十一

孟子卷三十一

盡心篇

盡其心者章

△問先生所解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正如云得民其者得其心也語意同先生曰固自分明此性于亦好復見信州教授林德久未甚信此說遂致因以其易就者思之如欲盡其為教者必知其職業乃能盡也先生云存其心恰如教人在此方理會得可以進業也

△盡心者見處謂見理無所不至如格物致知之意然心無限意如何格得物有少亦如何窮得盡但到那貫通處則樂格來便底皆盡其心也存心知是就持守處說

孟子卷三十二

○問東通盡心謂聖人此心盡見得盡則所行無有不盡故程子曰聖人無優劣力行則同是聖人有這般所在無所以為聖人也只此行則其心好善以未之即當說知了便了又曰盡心如明鏡無些子私翳只有鏡子若有些少私不見處便是本身有些處這如今人做事有些子漏空望破便是自家見不盡此心本來虛空萬理具諸事物物皆所當知今人多足氣質偏了又為物欲所蔽故亦不能盡知聖賢所以責外窮理又曰萬理雖具於心而欲使他知道始後今人有箇心在這裡只是不曾使他知道許多道理少間遇事做時一應又不知那一邊見時東邊即而少間只成私意皆不能盡道聖賢得此心者雖然光明事物皆無有不合道理又曰學問之所以傳不傳者亦能盡心然不能盡心問若君子易貴之事此時

若不能正也只是不盡得心而然曾子既見得道理自然便改了若不使改了這心下便則了些當時事據之賜曾子如何大無極去上進是不足了童子既說就須著改始得若不說不改也不妨才說便著改

○問先生解盡心知性處云心無體以性為體如何曰心是虛底物性此是實而體非端緒性之理也在心內到發時都是性底出來性不足有一箇物事在裏面而發性只是理所當然者便是性只是人合當如此故底便是性惟是孟子剛德之心仁之端也這四句也有性也有心有性與理皆心說性情一語好寄

○黃致之問盡心知性曰性是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即盡心盡人問如其性則知天矣曰既云知天是性以賦於我之分

孟子卷三十二

而云天以公共道理此性源公而云天使既極是一箇大底人便是二箇小底天吾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善性則自然知夫矣人問存心養性可與得父子之心否云善性之性口時集

△盡心知性以荷有得知字故程今義之却是知字盡字知性則心盡矣存養有行底意思可也

○問盡知存養四字如何分別曰盡知是知底工夫存養是樂底工夫

○黃卿問盡心存心盡其是極至地使存其是初得這心否曰盡心也未說極至只是凡事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少虧缺處方是盡存也非獨是初工夫初間是格守存存底裏則存得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殊始末在底理有推

○孟子說存其心是徹切却似落事蓋聖人只為學者主下見  
根中得親親定使心也自定如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人能  
如是存其心必有不存者乎今又說存其心則無尤為四美如  
此處要人理會升

△存之養之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故曰所事天也  
○敬之問天壽至命也曰既不以天壽為其心又須修身以俟分  
始立得這命自安有百年在世百年之中須事事敬是當自家  
有一日在世一日之內也須事事是當始得若說不敬天壽  
動其心一向胡亂做又不可如佛氏以絕滅為事亦不可謂之大  
壽不厭然修身以俟一段全不曾理會所以做風事皆無頭腦  
無君無父無人之大倫

○敬之問天壽不厭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每歲是天命修身  
此順天命安於義理無私無人欲齊無過無差無事無  
方始而行曰天壽不厭是謂敬也若此則天壽自然長矣  
年未死百年要天壽這便是立命天壽不厭便是齊如及  
力修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是用通下齊齊求  
則其非命也順受其正若定人力所政者如何是命曰前而事  
却見不得若由門古而禍福皆不可知但有正不正自蒙只顧  
受他正成自家身分無過也死了便是正命若正命處遇不  
與他格而死便不是正命或如比干剖心人不可不謂之正命  
五刑說先王向宗廟齊一似受天壽三年清規便是天命之正  
若歲月間以罪去也是命便不是正命命先王曰若自蒙無罪  
使歲月間去又不可不謂之正命子思問孟子謂知命者不立  
命端之下今人知知命者若未死便立命端之下也不到墮地

曰莫非命者是話然在這裏看他又如何來若先說這或有命  
雖立若端之下也不妨即是先指定一箇命便是說此我生不  
有命在天固來橫然行同報其無義過等語伊川却道此說  
成不誤又曰這一段大都是說精神神氣真箇起此不上  
如龍虎變化立定收攝他不住

○問由太虛云云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漸細分說得齊平且太  
虛便是這四者之總稱而不顯乎四者而直由氣化有道之  
氣化是那陰陽造化寒暑晝夜而應雷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  
皆是此這箇便是那大虛化他便是那細微化他便是那  
不顯乎太虛本說到人物各共其氣然之理處則太虛便是大  
則上面成間則說他顯其顯則說他微其微則說他顯其顯則說  
與微有性有氣有靈有覺有知有能便有在在無無處處無無

顯處如水中月顯是有光水方映得那月天主理無他處無  
光月也心之知覺又是那靈之靈靈是靈明顯理非顯理用  
是有這知覺方便用得這道理所以橫渠先生說弘道是心能  
盡性非道顯人是性不知檢心又即子思心者性之邪邪此等  
語皆未誤以下人道不列又問人與鳥獸固有知覺但知覺有  
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就活幾日  
若離却他便枯悴憐之無知覺可謂周茂叔說草木不降去  
無自察思一服便是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處事  
本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又如人英華著便會為附子齊著便  
會熟只是此知覺只就這一路去又問陽穀之物亦有知覺否  
有如大塊成底將來飽湯熟也然若因要曰頃信州諸公正說  
草木無性今夜又言草木無心矣

○問今處與有性之名曰惟五季發明得而勾好非性無物非

義無形也

△伊川云：蓋心微微知性，此不然而蓋字大知字，蓋若未和性，便

要盡心，則懸空無下手處。惟就知性上積養，待去自然盡心。

△問：蓋心知性，不與存養其性，聖人乎？併本不假存養，蓋顯

聖人之事乎？曰：蓋心知性，存養存性，理之相似而不同。只是他

所養所知，皆虛處道理，皆不是。如吾儒言心，只是盡君臣父子

等心，便見有以理性即是理也。如釋氏所謂盡心，只是修善歸

空虛，其所存養，都是閒事。合眼全不理會道理也。

安非令也章

○致之則非命也。向在永嘉之案，是五季臨風言也，便是正

本。今問有當然而或不然，不當然而或然者，如無病而無恙，

死不虞須臾，彼不五七，皆皆在孔孟言也。亦是五季臨風言

之命，却自有是義。自二程子出，無不以此為言。

○問：非命也，順受其正，固推易言。古從道而之，意也。若是意

古從道而自天觀之也，得其正，命自人得之也，得其正，命自

也而不吉，則自天觀之也。必先夫其正，命自人得之也，得其正，命自

川於世而聖賢亦其不順受其正，是於聖賢分上已得其正

命，若就天觀之，使以順受而此以逆應，則是天自失其正，命

△孟子說命，蓋心章方說得直

萬物皆備於我章

○及身而後孟子之意，主於誠字。言反身而實有此理也。又

實有德焉子而實有孝，豈不快哉？反身不誠，是無此理，說

此理，但有信而己，豈得樂哉？

△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曾虧大了此理也。

○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在學者也。如得此理，是備於我，只是未

反身而誠，若勉強行，愈拘絆道理，便是愈所虧。此理

從也。所謂愈者，也只是去得愈愈，愈了，道理愈便，其實

我無欠闕。

○子武問：萬物皆備於我，章曰：盡乎道，而後工夫反身而誠，

已至而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是知之未至，且德把

他，他處去少，則到德便便，仁未至。

○敬之，言能總其事，要無先放，是當從自家先求，無有

前，今止，若事事能從敬去，向來且終反身而誠，樂莫莫

事，要雅已及人，無幾心公理，得此，最好更子細看。

○強恕而行，求仁莫如強恕，字做看了，求仁莫如強恕，字

甚緊，蓋所

△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萬物不是萬物之理，只

是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如萬物莫不有君臣之義，自家這理也

有萬物莫不有父子之親，自家這理也。有萬物莫不有兄弟

之愛，自家這理也。有萬物莫不有夫婦之別，自家這理也。有是理

道這本，未嘗備於吾身，反之於吾身，於君臣必盡其忠，於父子

必盡其親，於兄弟必盡其弟，於夫婦必盡其夫，必盡其妻，當

然之實理，而無一毫之不盡，則神不悅，俯不悅，自然快活。若

是反之於身，有些子未盡，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

安。如何得會樂哉？惟曰：萬物皆備於我，其言萬物皆備於我

也，行有不愆，於心則安矣。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不實敬

工夫，到這理，如何見得他實哉？



行之而不著焉

○習矣不察行矣不著如今人又不如是不肯學習便要說發不  
曾去行便要說著了此其來未可與道通今人未嘗知命可與  
共學便要道道可與

待文王而後興

○待文王而後興此其來未可與道通今人未嘗知命可與  
共學便要道道可與  
○待文王而後興此其來未可與道通今人未嘗知命可與  
共學便要道道可與

自見者之民

○自見者之民此其來未可與道通今人未嘗知命可與  
共學便要道道可與

如此人

○如此人此其來未可與道通今人未嘗知命可與  
共學便要道道可與

此其來未可與道通

○此其來未可與道通今人未嘗知命可與  
共學便要道道可與

此其來未可與道通

○此其來未可與道通今人未嘗知命可與  
共學便要道道可與

師處便是神子功同如舞千羽然而階七旬有而機亦是此理  
同然文君

○君子所遇者他伊川本處解味易傳大人虎變卦說得詳前子  
亦有仁人通化存神之語此必古語如克己復禮亦是古語左  
傳中亦引克己復禮仁也如宋微修履解或亦是古語蓋是而  
次則了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此其來未可與道通今人未嘗知命可與  
共學便要道道可與

無為其所不為

○無為其所不為此其來未可與道通今人未嘗知命可與  
共學便要道道可與

為不當欲之

○為不當欲之此其來未可與道通今人未嘗知命可與  
共學便要道道可與

使要來

○使要來此其來未可與道通今人未嘗知命可與  
共學便要道道可與

人之有德

○人之有德此其來未可與道通今人未嘗知命可與  
共學便要道道可與

廣土求民章

○廣土求民章此其來未可與道通今人未嘗知命可與  
共學便要道道可與

敬之問

○敬之問此其來未可與道通今人未嘗知命可與  
共學便要道道可與

宜吾心

○宜吾心此其來未可與道通今人未嘗知命可與  
共學便要道道可與

此其來未可與道通

○此其來未可與道通今人未嘗知命可與  
共學便要道道可與

此其來未可與道通

○此其來未可與道通今人未嘗知命可與  
共學便要道道可與

此其來未可與道通

○此其來未可與道通今人未嘗知命可與  
共學便要道道可與

物則進而大行進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實得  
○致之問君子所性曰此是說生來承受之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初雖不待才有些子私意便割斷了那  
根便無生意譬如木根著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粹然都從那  
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便見得先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裏  
中

△問仁義禮智根於心上說君子是通聖人言孟子君子是通  
則無物欲之累故各下生時這箇根便著土所以色形見於  
外小人則今下生時便為萬物欲一實隔了這箇根便未著  
土在上有這惡感心便發了仁之根有這欲感心便發了義之  
根有這忿感心便發了禮之根有這害感心便發了智之根都  
各有一箇隔了而會未通達這萬物欲在焉則善之根  
著土而已如是舜便是便是根也著土是楊朱墨翟便是

未著著土而今方將將善士不勝其多矣且其所以  
○女問問仁義禮智根於心何謂根曰善得則見得明  
此是入功夫做來則

△看文字當看大意又有句法中何字是切要孟子謂仁義禮智  
根於心只根字亦有句法如此用心義理自出

○問四體不害而命之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如此謂子夏  
待自家教他然而自然恭及容重不待自家教他然而自然重  
不待教他如此而自如此也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至之問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一章此一章如詩之有此典比  
者此比之以他物而不說其事如何與則引物以表其意而

說此其事也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至遊於聖人之門者雖  
言此典也觀水有術必觀其源至客先必觀焉此比也此是  
為物也至不成章不見此又見此也此者如鴻鳴於九皋之類  
與者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工引竟無草木之類是也此水之  
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未達也不成章不達聖人之為  
樂須是落實乃能行進若這理工夫欠了些分毫定是差違  
那也不得

○致之問利與義之別也這箇利是存心發為利只是理不明  
才落些便入那邊去曰然才差而利邊去只是利之為義則  
○利字乃只是利字則湯武革命不斬為虐都是利只是義無  
道是義今人只是差些些只一絲天淵其差若此焉則義是

利與義之別若才有一毫差便入那邊去曰然才差而利邊去只是利之為義則  
利也這箇利多般利雖所為皆善但有一毫差便入那邊去曰然才差而利邊去只是利之為義則  
是利了如一塊潔白物著上面只著一點黑便不得為白矣  
如好底物事如個子之為上面只著一點差便不得為子  
為善矣若差些些上面只著一點黑便不得為白矣

○用之問舜舉皋陶善木提物時只主於敬便是為善以此觀之  
聖人之道不是然然無言聖人之心既亦不已雖無事時也常  
有箇主宰在焉其固不是故雖亦不是如楊木見風而運便如  
夜來風只是有條而已一風如今且須常存箇敬做主學問  
方有所持處如有履食之樂舉筆時方有相處不然却似無

舍人雖有千萬之寶亦無貴乎今日故在東邊軍探則在  
在西邊軍探則非已物實難

楊子取為文章

○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為己則子云伯成子思故一毛而利  
天下不為其言一毛安能利天下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  
下則天下自治矣問老子似不與楊朱同曰老子處凡天下之  
事却對便置身於安閑之地云清靜自治豈不是無事則不  
問伊川說老子謂此語大道後却涉些靈識如云如無事守  
雖如其向守其無之類曰孔孟亦知天下有許多事何故不  
此曰孔孟見實理他惟合做處着他不見實理他做無故不  
為問孔子曾見他實事動未見是厚民附孔子何為同理然  
則他本同家史實自如禮只是以為不天遂故一切掃除了

子問中自見孔子

子問中自見孔子則此處廣而亦有其益然此處則難  
何故有康節傳曰有坊間漸耳河海報出此上語以為  
問楊墨固是皆不得中孟子又云要辨辨簡中執之而  
見其意固在一處是就二者之中而執之正是安詳專心  
其意固同此見此行不分明依舊不是止如三過其門而  
不入在高代之時則子在顏子則不可居但卷在顏子之時則  
是在高代之時則非中矣居但卷則似楊氏三過其門而不  
入則似墨氏要之高便似兼愛而非兼愛顏子似為我而非為  
我道夫云常記先生云一居而兩二義這箇中要此善惡其  
集朱條之中與與時中之中同而然道

光齊性之文章

○黃仁卿問性善之善與光齊性之之性如何曰性善之性字實

性之之性字虛性之只是合下要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又曰及  
之是光齊了及之而後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

○問久假不歸為和某非有惡解多謂便其能久假而不歸為如  
終非真有曰諸家多如此說這引惹釋司馬溫公來故未明  
子問假之之善如費楚包茅不貢與夫初命三命之類皆曰  
既明都是無一事不若如解此尚自向直德此假得去王曾  
公做了千般說所以夫子有正論之論博議說論正處是  
但只得來連自家都不付了又曰假之非利之也此若果  
假利則只看見其與不其切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其利  
之事也道夫云安仁便是性之利仁便是及之假是又假  
自與此利曰不干涉他而而行利非此此安利他處皆是其  
切假有熱不熱等類又曰此事不在此也

子問中自見孔子

寫素為最帝俱與他所謂臣之是所當有者  
三定假此以為名而濟其欲則與夫子稱善辭其德是  
從假字上說來不曰他已足言其有仁之功來說到  
在且如孔子入井有一人取佛如來人且稱其仁亦未  
力以自足其德而然道夫則此此則如字如何解而此  
深許其有仁乎人多說其似仁而非仁以文公觀之亦  
德此只是許其仁耳道夫云假之之善其所謂此沉  
為當當時人止說善後世曰此孟子所以不道假文而平  
也且如無成德施後樂後德諸儒而問宜有假好者他  
做只是無惻隱之誠心他本欲也事之行又修德道  
故不得不舉行道夫云此君子所以有功之有假樂之  
他合下便是德也

王子墊問而率

人王子與胡士尚志一腹中問及覆說仁義二字却有意須思量

批應問四

○問整頓縣人在事則則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在典刑  
只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此只是望父之心也然正當當事  
一不要主枝節多以五子只是望望之心而望父之心如下  
是如此權制有本無歸然到國不得已處須通而通之蓋法  
者天下公義在事則誰以行執之而已若人心不齊者豈能  
而去則便又切要則亦安能達夫法豈便即是依樣照本  
須之乎今有如此成心乃竟希圖權制令外奉憲令下無如此  
成心其初便從權制亦制不可得

孟子荀况之學

○問夫子言居移氣移體德却只論居家論處並非居能移人之氣亦如養之能移人之體乎同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則自有公卿底本養居貧賤則自有貧賤底本養士居則養在

形天

○此形是天地所化生曰鼻之風色是如何曰一筆一氣  
○有至理一時一氣無非天理形字重也字輕故下面但字  
惟此人可以幾形立而云形是動容貌色是正順也曰圓是無  
○形是便有天性視便有視之理聽便有聽之理用此  
○幾形是有這箇物事實實屬着不關了他箇有是形便有是理  
直得這箇理便是幾得這箇形平日本有這箇理明若不立止

聰明時便是個了這面形不要發得

公孫丑問道州高兵美矣

店子引而不發。雖知得。豈引爾。吾處。吾生。地。不。候。天。  
是。甚。麼。物。事。理。在。面。前。頭。是。算。起。這。心。典。他。有。改。此。心。精。一。與。  
空。子。天。機。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又。明。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  
間。聖。賢。也。不。足。不。其。然。也。金。說。不。得。自。足。那。妙。處。不。多。然。無。  
不。其。以。才。能。助。那。頭。了。將。那。箇。物。事。自。天。落。在。面。前。如。衆。子。  
分。滿。而。不。發。吾。雖。不。發。然。然。已。知。得。真。箇。中。這。箇。物。事。了。須。是。  
精。一。其。心。無。些。干。他。成。天。機。方。有。得。出。頭。

終不可已也

○進食減也。其病止在陰寒方厥之時。亦有傷寒主熱不伸。蓋氣已衰之極。然猶見其未盡。

長才無不盡也

正得此意此病一洗而空。人人各有寶器。是爲善心。是爲  
力。學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此本有所患也。此以不特善  
己。是以以不得而集。而爲己憂。此聖人之所見也。上好信則民  
莫敢不實。上好義則民莫敢不廉。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學問學校。則足不足。今人讀書中亦自有合者。是處若走。稱  
成理。命。付。付。且。故。故。不。不。緊。要。處。須。著。理。念。又。問。忌。親。貧。也。  
急。是。也。也。治。天。下。其。道。先。親。賢。知。知。隨。時。同。事。爲。之。故。不。指。言。  
如。年。之。舉。則。去。去。走。奔。之。先。防。高。之。治。水。是。高。之。先。務。何。如。而。  
大。略。是。如。此。下。文。云。此。之。謂。不。知。務。須。是。凡。事。都。有。輕。重。緩。急。  
如。眼。下。修。鮮。禮。會。周。先。合。理。會。務。只。知。有。這。間。都。圓。了。也。不。得。  
又。須。如。前。有。要。緊。處。乃。是。需。務。人。如。孟。子。答。今。之。樂。猶。古。之。樂。

好名之人

好名之人只是偶然能如此。苟非其人苟非真能讓之人則第  
食豆羹反見於色想見孟子亦少了幾箇字。其人者猶真能讓  
底人。語下蒙

後者有謂者之曰：「此輩下乘之國以會得果成，遂能碎千金之具，今不大隊除破，豈有如此則能達下乘之國，只是好名，是惡食此美耳。」此輩乃是實情也。曰：「然則如此，當時好名又故，未是好事，在所以李守約之祖光祖則實有如此，並未嘗營把此一役，射向為身死而不受一段為義，豈前段走好名之心，勝大威打碎過小虎，滿堂也，勤於若，佳者是小虎，遂能得過大。」

成發堂

民為貴章

伊尹云勾龍爲食於社稷配食長饒始以其有功於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爲二神之功萬世所賴旱乾水溢一解之災以一時之功而遠忘萬世之功可乎伊尹夏社稷非是禹其人而祀之如伊尹之祀也豈宜遷社稷壇塋於他處乎爾

作者小傳

仁者人也。而富之也。此說流弊。此仁是人底道。要就人身上說。則仁是人底事。此合而富之便失道也。善仁者人也。此以人訓仁。正如君臣之義。臣便是人義。便是盡君臣之義。即是道。所謂合而富之者也。程孫

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親之所寓。言

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通是一塊血肉耳。孟子不言之。言見新道  
理出來。因言仁字。最難形容。是箇柔軟。有知。龍相酬酢之意。此  
須是自去體認。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問仁也者人也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處道理將這仁  
與人合便是這程子謂此循理性之謂道也如中庸仁者人也  
是對義者宜也念人不向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仁字有主意是  
吾人之生理也中庸說仁字人字上字終身以道修道以仁便  
說仁者人也此切己言之孟子是就而言之徐國體說無者  
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善也曰道無話理會作善字下無  
口之於味也章

○敬之問自命。君子不謂性。也有命焉。乃堯聖人。要人金溪三  
性。曰不。然。此分明。謂君子不謂性。此性字。便不全。是就難。此

—

大正

何自會他這團是失理也。說無然理則其爲說許多。說這氣脈上發出來。故君子不當以此爲主。而以天命這理爲主。都不把那箇常事。但看這理合。何有命焉。有性焉。此命字。性字。是說理上說。性也。君子不謂性也。命也。君子不謂命也。此性字與命字。又就義上說。實非

○ 八 冬

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此命字有兩意一以所稟之  
一以所值言之義法之其美以所稟言之清而厚則仁之於  
父子也異若林嫂之於舜則薄於仁矣義之於居臣也豈若  
紂之於逢干則薄於義矣禮薄而至於賓主之失其歡節薄而  
至於貧者之不能盡知其雖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有性之友之

之不同如光輝之盛德而格於天道者而入聖域而不變則亦  
其德之有未純處是所謂命也

△或問聖人之於天道文勢與上文一否曰與上文一義非性之  
則盡矣焉武身之則本也

○直解云所謂性命者兩性字兩命字都不同上面性字是人必  
下面性字是道之上面命字是義論實貴義下面命字是理

論有懸殊不片

○又問命字之義曰命謂天之付與所謂天命之謂中也然命有  
兩義有以氣言者厚薄清濁之不同也如所謂道之將行將  
廢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

○又問命字之義曰命謂天之付與所謂天命之謂中也然命有  
兩義有以氣言者厚薄清濁之不同也如所謂道之將行將  
廢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

○又問命字之義曰命謂天之付與所謂天命之謂中也然命有  
兩義有以氣言者厚薄清濁之不同也如所謂道之將行將  
廢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

○又問命字之義曰命謂天之付與所謂天命之謂中也然命有  
兩義有以氣言者厚薄清濁之不同也如所謂道之將行將  
廢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

○又問命字之義曰命謂天之付與所謂天命之謂中也然命有  
兩義有以氣言者厚薄清濁之不同也如所謂道之將行將  
廢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

境有淺深不守仁之於父子如屏之通替應義之於君臣如文  
王在是孟子孔子不得位權之於有主如子故以孟子為開智之

所遇有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人有性焉故當盡性人也孟子  
此語此各就其所重言之所以伸此而抑彼也

○又問命字之義曰命謂天之付與所謂天命之謂中也然命有  
兩義有以氣言者厚薄清濁之不同也如所謂道之將行將  
廢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

○又問命字之義曰命謂天之付與所謂天命之謂中也然命有  
兩義有以氣言者厚薄清濁之不同也如所謂道之將行將  
廢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

○又問命字之義曰命謂天之付與所謂天命之謂中也然命有  
兩義有以氣言者厚薄清濁之不同也如所謂道之將行將  
廢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

○又問命字之義曰命謂天之付與所謂天命之謂中也然命有  
兩義有以氣言者厚薄清濁之不同也如所謂道之將行將  
廢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

○又問命字之義曰命謂天之付與所謂天命之謂中也然命有  
兩義有以氣言者厚薄清濁之不同也如所謂道之將行將  
廢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

○又問命字之義曰命謂天之付與所謂天命之謂中也然命有  
兩義有以氣言者厚薄清濁之不同也如所謂道之將行將  
廢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

○又問命字之義曰命謂天之付與所謂天命之謂中也然命有  
兩義有以氣言者厚薄清濁之不同也如所謂道之將行將  
廢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

非命然此令字恐作兩觀看若作所棄之命則是棄實爲奇之淺者若作命分之命則要子爲然藏於此道不識大子此是作兩觀看

浩生不害問曰

問曰欲人善。司為君仁。為臣敬。為父慈。為子孝。是七者。天而察。則非。天也。

有諸己是說無正子身上事可妨却做人親屬來安由此便是  
他有不欲處人便欲他立不跪身身上事與下句非不調攝  
吾人能無惡於他未必能不失也必其善之當法而擇之  
然已無從能不失信者有善於己而不及其善者有  
已無正子二之中安知毋辱而來能於諸己故有從子致失

△問可惡一謂孝同糖漿毒人者悉然仁而居惡實得欲成  
是善可惡處便是惡若是好善人所忌如何得有善也此語  
脉亦不必深求只是錯人見只是說善人信人又問是天道之  
之皆是錯人否問字是又問只是善推去否問固是哉須是去  
箇善字方得譬如合一箇頭先有真藥料然後和合藥硬得去  
處藥石之功就不真推自根難解畢竟不是大凡諸人善義理  
只知向上去不肯肯放下去求收種子些得平實然年雖  
中老長自深遠如中庸中解動則變變則化只是就外面說其  
他人解得太高善義理本平實却被人來得深了只知明則誠  
矣誠則明矣極好皆現在表面若用解收入裏面裏面却沒善  
多解法空著不得若要用去誠便須下塊楔合卻反是虛著

進退必歸於楊雲

氏遠矣韓子解元孔墨必相為用如此墨人之崇比之楊朱人  
在可取曰曰魯之言有甚焉儒且如原道一篇舉則亦常行  
走矣若引大學只列致雲成使位了正如子由古史引孟子自  
在下位不獲乎上只列以諸身不說處使後人如溫公作通鑑  
引孟子主天下之正行行天下之大道却去了居天下之廣  
皆失其標一箇頭三事正和顏也

人皆有所不忍

○叔聖則曰無愛爾汝之謂仁。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仁矣。不使五霸  
加乎其身。惡不仁而不能使不仁者不加乎其身。便是不能  
無愛爾汝之實事。孟子。言失仁者之性。孟子曰。得仁而失  
○人能充無欲害善之心。無害至道之志。足以愛人而無功。不實

者。羞惡之氣也。頭腦自能

這些字中解得不少處記將過時無得將弄弄讀來讀去去不分曉了看來實字解名字還不要來與庸俗無事讀書是惡漏法之名也然反以本身而去其無字爾故之行是猶生也。漏法之實也於我自有本是處則難逐人以漏法初得自有所出矣又同病者採取之意猶字探拔之權發而始是狗致之意如木不必說自家探拔處句要去動人要去說入是以字始之也如今當與他說抑不說頭為應難要使他問我說以不說始之也又問政使當言而言苟有說人之意亦窄窄之類矣同病是窄窄之心便是那欠爾你之責又同此章背古仁義而復弄字義者何也曰仁只是此一處不通只是箇不居之心苟能克此心便是義解頭項事又問仁親父無家





去取未人而邊去問全人有人看頭眼凡周過格礙難為傷  
了人君子反經而已矣所謂反經去其不善為其善者而已  
教之問經正則庶民興違經正違當只是躬行亦及政事否  
曰違當不違分做兩件譬如克齊雖是端緒無為六政事便提  
起是使成非曾使使了有為湯之德便有為湯之業有伊尹  
之德便有伊尹之業終不如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凡事一切不  
理會有一氣便當理會一家之業有一國便當理會一國之業  
又曰孟子當楊墨塞道其害非細孟子若不躬行克齊只經會  
躬行他自他如何得克齊據問此即大學明德新民之至善  
曰其所以為本以明德而明德所以為新民也明德  
○問果善反經之說如何曰縱使是大惡君臣父子夫婦兄弟  
反五者若使集其美則

却然有曲折如大學道也  
○問龍正則其他

節日皆可若若不然此大綱則其他私群工夫如何教誨如逆  
屋先有柱脚然後有梁棟有安頓處

由克齊至於湯事  
○得此大綱則知見知所知者何事曰只是這道理事物各其

然又問此道理如何求謂反之於心或求之於事物曰不知所  
求者何物若不以心於何求之求之於事物亦是以心求

四書朱子語類卷三十二

既已對得如

△中庸一書，枝相對葉葉相實，不知怎生做得一箇文字，齊整方子。

○問中庸曰：而今都難得體會，其說箇讀書之序，須是立著力去，有大學入著力去，有論語入著力去，看孟子，有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過，不可掉了易經，却先去攻那離成中，庸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來，等類，得高，這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成義，則可矣。問中庸精粗，未熟不熟，終身日用，莫如此，然未熟者，雖未熟，不修處，精粗，請考先須看大綱，是箇。

修道之謂教，此是大綱。

類定問答，人看從先看他大綱，次為幾多問，則南又有教，然教方得貫通。

○中庸之中，本是無過不及之中，大旨在中，上若推其意，則自意，然未全，而為時中之中，未幾之中，義體時中之中，是用中于無中，和之，五仲云：如仁義二字，若義則仁，

體義是用，若獨其仁，則義體智皆在其中，自義體用言之，則

問明道以不易為庸，先生以常為庸，二說不同，曰：言常則不易，在其中矣，惟其常也，所以不易，但不易二字，則是事之已感者，

自後觀之，則此理之不可易，若庸則日用常行者，便是，

△或問中庸二字，伊川以庸為夷理，先生易以平常，庸中之

字，大段精微，若以平常釋庸字，則兩字大不相同，曰：若釋不

相粘，便是相粘了，如今說這物句，這物黑，便是相粘了，廣固

若不相粘，則自不須相對，言得而便是此理，雖說前日與李通

說話終日，惜乎不來聽，處之與面上之與下，以至於來者，豈

生，死皆足相反而相對也，天地間物，未嘗無相對者，故程先生

常曰：天地萬物之理，雖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無非有安排也，

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看將來，其固好矣，

○惟其平常，故不可易，若非常，則不持久矣，然如飲食，如衣服，

常自不可易，若是珍羞異味，不常得之物，則得一食之可也，

能久乎？庸則不易，定理，若以為定理，則即不見，非平常處，意

以平常言，則不易，定理自在其中，去廣則來，釋子倚有云：

問高下，不如常人，不常人，又及我，而便是它，那道理也有極

似處，只是說得未別教。

後出則謂道理而大龍生。

成始行庸云：程子自私二字，足得其主領，但人看得此二字，

近了，曰：便是，向曰：王順伯曾有言，與陸子靜，解此二字，

到截身體，猶自不順，如何？解之曰：自私得來，道同華明，道

果若云：大哉人患在自私，而用智曰：此却足說大凡人之任私，

意耳，因舉下文，豁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曰：此亦是對說，然

而大，公便是不自私，物來而順應，便是不用智，後面說，始然

回，然然時，遂忘其然，反觀理之是非，則於道愈過半矣，忘其

便是大，公，反觀理之是非，便是順應，都是對說，其理自如

此，廣固云：太極一列，便有陰陽相對，曰：然

△或問中與誠，意如何？曰：中是道理之極，誠是道理之實，成中

中，成矣，又問：智仁勇於誠如何？曰：智仁勇是成底事，誠是行此

三者都要實又問中庸曰中庸只是一事說那頭有是字說  
頭有是屬譬如山與麓只是一塊方其山即是謂之山行著猶  
然則謂之麓非二物也又曰子罕言河海中庸曰川谷與山  
中庸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偏不得故謂之中以其不差莫可  
常行故謂之庸本有中和不得者亦本有庸而中者惟中故  
平常免致舜舜堯堯都是當其時今如此做做待來恰好所  
中也就中乎事也不如此便非中時合不是平常以至湯武之事  
亦然又當虞夏樞若時須用微冷一點冷乃將作扇此便是  
中便是平常當隆冬寒時須用強湯此是室室裏火太微  
之中便是平常若燥暑時止是顯大風暑時反是得扇便應  
要便是夫其中矣

人似有功人似無功不分曉只是提其功處重之有人似有罪人似無罪不分曉只是提其罪處輕之若受功罪分明定先行賞罰不可毫髮輕重而今說衆而歸之於仁仁又無理會或來本蘇五經論先生司說得聖人都是用辭了明作

猶水之欲流也。欲流與濶。只爭大小。欲豈可帶於情。情既五。云。天理人欲同行而無偏。却說先生曰。是同。同行者。謂二人同行於天理中。一人自提天理。一人非拘人欲。是與情下。云。同體。而異用。則大錯。則來知言多有不足處。性無善惡。此乃欲尊性不。知却驚失了。胡氏猶性大。故如此。自文定以下。皆然。如何性善惡也。性情才相。得此乃說著。非才非性。乃曰。善初讀如言。以為只有二段。是其後却云。極妙。過於前。可。○周子。上言未問人心。道心。先生曰。此心之靈。其覺於外。理者。道心也。其覺於中。欲者。人心也。可學。可為。中庸序。以人心出於形。影。道心本於性命。是覺於理。謂性。性。覺於欲。謂形。影。云。云。又。觀中庸序。所謂道心。常為一心之主。而人心。常聽命焉。又。和。衛。曰。夫。向。未。得。以。人。可。以。有。道。心。而。不。可。以。有。人。心。今。方。知。其。

不然。人心。出於形。影。如何。去。程。先生。性。命。之。理。不。明。而。得。道。形。影。所。使。則。道。心。欲。其。如。其。達。性。命。之。理。則。雖。未。心。之。用。而。無。非。道。心。之。主。子。所。以。言。形。影。為。天。理。者。以。此。若。不。明。義。理。又。焉。則。與。子。子。論。之。何。以。義。理。之。則。存。性。之。則。亡。心。身。理。者。此。正。人。心。道。心。之。分。而。至。子。特。以。示。學。者。可。學。欲。其。必。有。道。心。而。後。可以。用。人。心。而。於。人。心。之。中。又。當。識。道。心。若。事。用。人。心。而。不。知。道。心。則。因。流。入。於。放。僻。邪。侈。之。域。若。只。守。道。心。而。欲。屏。去。人。心。則。是。別。性。命。為。二。物。而。所。謂。道。心。者。空。虛。無。有。將。謂。於。釋。老。之。學。而。非。虞。書。之。所。指。者。未。知。其。否。大。雅。云。前。車。多。云。道。心。是。天。性。之。心。人。心。是。人。欲。之。心。今。如。此。交。互。取。之。豈。可。說。是。人。心。如。此。不。好。則。須。絕。滅。此。心。而。後。道。心。始。明。且。身。何。不。先。就。道。心。復。說。人。心。大。雅。云。如。此。則。人。心。生。於。血。氣。道。心。

生於天理。人心。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而道心。則全。是天理。矣。曰。人心。是。此。身。有。知。覺。有。情。欲。者。如。所。謂。我。欲。仁。從。心。而。欲。性。之。欲。也。感。於。物。而。動。此。其。能。無。但。為。物。誘。而。至。於。陷。溺。則。為。害。不。可。勝。以。為。安。故。曰。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為。人。心。之。主。宰。而。人。心。雖。以。為。宰。者。也。且。以。欲。食。言。之。此。氣。薄。而。欲。得。飲。食。以。充。其。飽。正。是。人。心。也。然。必。有。義。理。存。焉。可。以。食。有。不。可。以。食。如。子。路。食。於。孔。性。之。類。此。不。可。食。者。又。如。父。之。慈。其。子。子。之。孝。其。父。常。人。亦。能。之。此。道。心。之。正。也。苟。父。一。虐。其。子。則。子。必。恨。然。以。恃。其。父。此。人。心。之。所以。危。也。惟。辨。則。不。然。雖。其。父。殺。之。而。子。之。孝。則。未。嘗。替。此。道。心。也。故。當。使。人。心。每。聽。道。心。之。臨。處。方。可。然。此。道。心。却。難。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故。必。須。精。

之一之而復中可然。此又非。不。為。心。也。此。是。義。理。之。欲。之。不。為。人。去。之。今。止。其。見。者。不。可。據。以。為。要。耳。言。精。者。欲。其。精。微。不。為。所。難。也。此。言。亦。自。是。今。鄒。子。上。之。言。都。是。但。於。道。心。下。却。一。向。說。是。箇。空。虛。無。有。之。物。將。道。心。為。釋。老。之。學。然。則。彼。釋。老。也。空。虛。之。態。既。不。欲。食。乎。米。能。不。飯。衣。乎。能。令。無。主。人。之。所。欲。者。乎。雖。欲。滅。之。終。不。可。得。而。滅。之。大。雅。○

中庸二

章句

△問中庸始合為一理天命之末復合為一理無始合而開其  
所也有漸末復開而復合其合也亦有漸

第一章

○天命之謂性是專言理氣亦已在其中然說理意最多若云  
原言氣使至率性之謂道不去如太極雖不離乎陰陽而亦不  
離乎陰陽道大

○問天命之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合而為物行只同這一個心  
頭聖人所以異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由其同不違  
故也若非同此一原則人自人之性物自物之性如何盡得性

已見前卷

問以健順五常言物之性如健順而不惡有微焉者如牛馬  
順馬之性使即健順之性養之七種是又義與五常之性

只與得來少不似人稟得全耳

△問天命之謂性章句云健順五常之德何故添却健順二字  
五行以五常也健順乃陰陽二字其義解來當有此便來意

既有陰陽則此二字始得

○問性之謂道字此箇字是就道上的說還是就行人上  
說曰諸家多作行人上說以率性使作善為非也率性者只

是就箇本然之性使自有許多道理性是箇理論成物道是  
箇性中分派條中順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即道也程子  
通人物而言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性子而備性  
者牛則為牛之性人不為馬底性馬則為馬底性人不為牛底

性物物各有道理只為氣稟過殺故所通有偏正不同然隨他  
性之所通道亦無所不在也

○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伊川謂通人物而言如此都與  
子所論人物之性同同據伊川之意人與物之本性同又至善

此則無善本性理也而善成之性則氣也性本自然及至生  
無氣則來氣不去故必順此性於氣上而後可以生及至已生  
則物自秉物之性人自秉人之氣氣稟雖有而其可通者如四

時之間來皆得以此成之正當然而者當者而然乃氣不特正  
氣正則為善氣不正則為惡善又如同是此人有至善惡者

其稟得此謂氣大深人問明道云論性不論善不論惡不論  
性不問可論性不論氣孟子也不論但少欠平論氣不論性而  
揚也不明則大害事可學問孟子前不若周子至于是教人

已見前卷

勇為善前文無阻從自學者言則不可不委然聖賢正  
將百篇之兵前有效焉兵鋒向為之不遇彼勇而進至它

須先去此後後可其宜之問學者治此真正如人之陷溺而不

不同須是明天理天理明明則前去過善則去一隊亦須磨洗  
易其惡既易其惡則致其中在人問惡要得謂之剛曰此本

剛由來語非先生人口中之謂性伊川以為生質之性然告子

此論亦未是再三講成而止此伊川此意理會亦自好可學

○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伊川謂通人物之所同得天命之性人  
受其全則其心其乎仁義禮智之全體物受其偏則隨其品類  
各有得焉而不能貫通乎全體率性之謂道若自人而言之則  
隨其仁義禮智之性而言之則莫非道自物而言之則飛動植  
之類各正其性則亦各循其性於天地之間莫非道也如中庸

或問所說馬首之可也牛鼻之不可也等數句恐說未盡  
 本蓋物之自循其性多有人物無干傍多有人所不當之  
 無不各循其性於天地之間此莫非道也如或問所說馬首  
 未盡而宜姑聽若說神則人得未人只知用之而已年之  
 德第之然則四時之於安佚等微性却不如此然父子義之  
 然則君臣之於眉主智之於昏者聖人之於不道處是性則宜  
 解解立言須要得宜如前集聖伊尹精於有莘之野而無  
 道之德金台之說以爲多事之通若如此則金台  
 已說在處非之而中何用此若若各各則之也如前集聖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以爲文武之道常昭然在日用之間一  
 當有一物昭然在目前不會斷下去一般此皆說得不齊  
 以未墜於地者只言則表之於文武之表不而得精粹  
 至論說先生既而又曰某說得公說底是焉有河海無源  
 皆是說人看物處聖人修道化得教皆說底樣底如道猶新  
 世却也見得一箇人底

○問集解中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修道之謂  
 教是專就人事上言否曰道強固是如此然修道之謂教則  
 上亦有箇品節先王所以成若草木鳥獸使無類齊庶如同  
 掌教掌山澤各有官如周公制虎豹牛象龍蛇如草木禽獸  
 俱入山林品類未變不以火曰之類各有箇品節使萬物各  
 其所安所謂教也

○劉戰謂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伊川曰存心無不在道之心便  
 是助長何也曰中庸所言是日用常行合做底道理如為人  
 止於仁爲人臣止於義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公

止於信皆是不可已者伊川此言是爲剛柔而益益輝氏  
 不聖會常行之道只要守著這一箇物事便然做道與中庸  
 自不同蓋華又曰關與端說話未要聖會止聖會取自家事  
 家事說則那箇自然見得無三

○楊通老問中庸或引楊氏所謂無違非道之云則甚矣然其  
 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是體體是親親之物其所以如此  
 之義理則則乃道也曰衣食動作是人物之理乃道也人物  
 使做道則不可止如處簡靜有四肢可以坐此行之體  
 也若除去一隻脚坐不得便失其將之理安形而上焉道形而  
 下焉爲道這形而下之理之不可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若便  
 而下之爲作形而上之道則不可止如處簡靜于此物之便  
 簡靜于底道理簡靜于此如此做合當如此用此便是形而上之

經天地中間上天下地中間有許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  
 人物禽獸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箇  
 有箇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謂格物便是格這形而下  
 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如何便得形而下之器作形  
 而上之道理得而合得而欲曰出而作曰入而息其所以然  
 全在箇道之所在也若便謂食飲作息皆是道則不可無  
 像上七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之類一般亦是此病如徐行後  
 與疾行也凡一一般道行只是徐行後長分道若徐行先  
 使不道道不可只說行爲是道神通妙用運水搬柴頭是  
 運持水搬得柴是方是神通妙用若運持不使搬持不是如  
 是神通妙用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聖會是知  
 非只說得那衣食作息是體體是親便使此道說我這箇會說話底



以下底說有因然賊聖人亦未嘗不戒謹恐懼惟聖人金作  
任惟狂克念作聖聖人所謂念者自欲之念狂者之念利  
強之念耳聞

○所謂不睹不聞者乃此說那處說來非謂於所睹所聞處不  
理也如曰道在瓦礫便不成不在金玉裏則

△用之則戒謹不睹不聞是起頭處至終見乎德莫顯乎微又用  
第一等曰不可如此說戒謹恐懼先乎說言道理偏重都是無  
時而不戒謹恐懼到時修做之間人所忽又更用理道爾却  
要起說戒謹無所睹無所聞只是普通都用如亭子有知新頭  
一棒用着工夫更無空缺處若說是起頭又遺了尾頭說尾  
頭人遺了起頭若說中間又遺了兩頭不用如此說只是要  
持而不戒謹恐懼只自做工夫便對見得曾子曰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不成到臨死之方如此戰戰兢兢他處也  
生戰戰兢兢到死時方了

○問舊者其見乎德莫顯乎微兩句只謂人有所德然於中則  
於顏色之間而不可抑非聞先生云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  
是自然見仁愛是自然知德是時別人未見得是自家先覺  
時是做件不足時別人未見得非自家先見得非如此說時先  
時人親切而事之是與非聖人皆未見得自家自是見得自  
明則微小而辭於物者端雖是方前只是昭昭靈靈地則此便  
是即不可捨處如是如此只是明一明了不能接續得這意恐  
人暗了

○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是使見聞處戒謹恐懼到那不睹  
不聞處這不睹不聞處是功夫蓋頭所以謹獨則是專精獨處

而實如莫見乎隱莫見乎微是謹獨緊切處

○則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與謹獨而後事廣思之便是惟精惟一  
底工夫戒謹恐懼持守而不失便是惟一底工夫謹獨則於善  
惡之微察之愈精愈密便是惟精底工夫但中庸論道不可離  
則此是戒謹而後其謹獨密論人心通心則此其惟精而後其  
惟一而而事亦不特爾精惟一底工夫不睹不聞時固當持  
守然不可不於謹獨時固當致密然不可不於謹獨時固當持  
守然不可不於謹獨時固當致密然不可不於謹獨時固當持  
守然不可不於謹獨時固當致密然不可不於謹獨時固當持

○則不睹不聞與謹獨何別曰上一節是存天理之本然下一節  
是遏人欲於作萌人間能存天理了則下面謹獨似多了一截  
曰聖人存心天理精微也須思約這便是他緊要處若只說存

天理了更不謹獨却是只用致中不用致和又問致中是未  
動之前然謂之戒謹即止動了曰公莫看持戒謹恐懼太重了  
此只是也省一省不必馬馬虎虎惟恐是前說嚴密如此然道  
教教字已先說了只略略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前致  
密也不大改用得力並子曰操則存操亦不是着力把持只是  
操心便在這裏如人之氣才乎便出或便入

○問謹獨是念慮初萌處否曰此是通說不止念慮初萌也自家  
自知處如小下文字要處只明那裏便是謹獨是已意處  
已有些小事已發物已成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  
不有事時在相在兩旁而不覺其居而不動而默不言而信之  
時謹獨便已有形要了謹獨伏矣亦孔之昭時人言猶只是大  
綱聖子息人就裏面制出這話來教人又較緊密大抵前聖所





△答徐君平問中和云喜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面而北木有

定向所謂中也以其既發如已出門未者不復能面南者不復

能北然各國其事無所事逆所謂和也并坤○以

○問喜怒哀樂之本發不偏不倚因其致然之本體及其顯雖為

洪範在是馬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則事得其宜不相

凌奪而和而道之和也然十中共九一不中則為不和彼

自有發不可謂之達道矣曰其人問於學者如何皆得中節而

學者安得使一一德此心此理此中節方得此所以貴

於博學問謹思明辨也一節之不發無一時而不發無一處

而不發各其其下節此所以為達道也○

○喜怒哀樂未發之本發與聖人共發同本發只收發未發

又都○形及曰恐人未發與聖人共發同本發只收發未發

不其是無大本道理得了及曰恐人未發與聖人共發同本發

未發與聖人共發同本發與聖人共發同本發與聖人共發同

物而動全是中節之和與人未發時只是他不善向轉者其

○問喜怒哀樂未發之本發與聖人共發同本發只收發未發

○問喜怒哀樂未發之本發與聖人共發同本發只收發未發

○問喜怒哀樂未發之本發與聖人共發同本發只收發未發

在中者本動時恰好為時中者已動恰好為才發時不偏於

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然只要就所偏得一事處之得

恰好則無過不及矣蓋無過不及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無偏

倚者是以能無過不及也○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不可謂之中發而無夫即所

以中也本說到義理深處此本發已發只是一項工夫未

發則要存心已發則要省察此中節時發收起不中自急生故

過此心無時不存存此心不存此心○

△問呂氏言中則性也或謂此與性即理也語意似同然性本然

先生曰公意如何性即理則有萬事萬物之道理性皆有之而無

不其考也故謂性即理則中者人所共言此理之不偏倚無

過不及者故伊川只說性之體既曰中是虛實理是實字故

中所以狀性之體故伊川然則謂性中可乎曰此處定有說誤

性中亦說得未盡然則言中此等處尚多略為說教不好

先生曰如何解一語便與人無礙

○照呂氏云本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兩軒辨

昭昭為已發然未發是否曰此辨得亦發意也故夫太聰明看道

理不仔細伊川所謂九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呂氏只是辨此

意周子謂靜無不動有靜不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之見性情之止湛然性矣。靜者主動心則動靜而言或指體或指用隨人所看。少也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間可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感得伊川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回動亦不盡天地之心只是見天地之心。如十月立得無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流行只自於元亨利貞是萌芽初出時亨是長枝葉時利是成遂時貞是結實時宿處下稍若無還轉宿處便也無還元了。惟有這轉宿處元又從此起元了又貞貞又元萬古只如此循環無窮所謂雖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已盡了。十月萬物收斂。故無親澤到一陽動處生物之心始可見。如十月之復在人言之只是此端所感萌所以喜言此是春端下期

咸以德言之。昏迷中有悔悟。而善惡復復。如雖到忽。然醒來。處亦是復。復。無窮。人如人之沉溺。道不停行。到極處。覺少。才達。雖未大行。已可有可行之兆。亦是復。達道理是十幾萬。反覆。新。無不渾渾。說。

○先生問曰伊川說善觀者居於已集之時觀之尋常看得此語如何錄曰此語有病若只於已發處觀之恐無未發時存養工夫先生曰此語諸公說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伊川又說於已發處觀如此則是全無未發時放下成今且四下看如此放下要得平穩然無一毫思慮及至事物來時隨心應手喜怒哀樂初起旁若無人則寂然樂喜怒哀樂過了此心過者善矣通與未發時一般方是而工夫若只於已發處觀則是已發了又去學已發時便多了一層却是反觀者未比無只說得聖

人之止如磨止於仁臣上於數是就事物上說理却不守己得  
本發時心復來伊川亦自以爲本當發則此須是動靜兩下用  
工而主靜爲本體而存養方拙動而精明則只爲諸公不曾見  
得靜中未發工夫如胡氏兄弟說得已發事太極了。殊曰先生  
中和舊文已發其善止是固宜當時所見次第云云錄  
余以所見溪南問答是先生先言已發未發不問便是通貫  
然而後人者以無時不滿意肯容得此理不問便是通貫  
而靜中已發便是工夫矣然計初人是或恐私意有萌處又如紫  
切容語已發了凡不問肯容則亦不可如曾子三省亦是已發  
後肯容今湖南諸其都來未發時安排如何滿意已發時安  
排如何肯容容

再論國有制度以分位然只是一件功夫無時不涵養此  
不省察耳謂如水土長地泥到高處人必起此則固如種樹  
這是長在地做到該獨處又提起一起如水然只是要不越地  
是之如騎馬自家常常提掇及至過險處便如水控勒不放  
人之發覺史都不管他任他自己去正淳曰未發時當以  
一養心不發時當以格物為要如有理有義便是已然當  
時有理義之原本介於義條件只一箇主宰嚴密便有涵養功  
夫誠曰句數而無失便是然不可謂之中位數而無失即所以  
中也正淳又以平日無主靜者臨事必不能死所省察曰有涵  
養者則更省察不省涵養者亦常省察不可道我無涵養功夫  
後終已於度吏不當也若於發處能極精亦可知得是與不是  
今言涵養則向不先知理成底涵養不待言省察則向無涵養  
省察不得二者相紐却成擔棚人曰如涵養熟者因是自熟中

淳使微聖賢於修成亦須審其是非而行區養不無成難不  
能中節亦須要中節可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補助不可交相  
行也。

○問中庸之何以右未修時統一無為人不足以名之此是無形  
影不可見而向本然時仍不偶時不可見不特乎于此大人  
亦如此淨可以及人有人主字亦于則未有主字曰然。

○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何喜怒哀樂未發而中而不行於一  
方只是在中何人問何以是合當喜怒哀樂未發而中不  
行於一自來喜上心便是喜此等三心之發便是不及其  
中。喜怒哀樂未發而中者有而今見得此方合共由意思曰之  
是成意思知喜怒哀樂不中而便行不特了而今喜天下以爲合當  
喜怒哀樂以下以爲合當然只是這箇道理便是通達意人本建

中庸章句卷下

而今不必說得張皇只將動靜發靜還簡便在這裏動靜便  
無不說那成在人工夫却在致中和上又問致乎而而今也  
此中和也與致中和致乎是要得十分中十分和又問看是工  
夫先須致中和而後致中致乎是不得若夫致中致乎是  
已發了子思說成德不將致中不期已自是多多了但不將不  
致中要人會得此致中地約在這裏人問致中節亦是  
倚於一偏致中固是固致中于云中也者中也天下之達道也  
別人也不致中地致中而時中便致中地致中而時中  
○存養是靜工夫靜時是以其無過不及無所偏倚也者豈是  
動工夫動時是以其有過不及是動然中節無所事處乃和  
也其靜時思慮未萌而覺不昧乃復所謂見天地之心靜中之  
物也其動時發皆中節止於其則乃民之不易其身不見其

動中之節如屬強情皆是動中工夫

△問中有二義不偏不倚在中之最也無過不及隨時取中也無  
所偏倚則無所用力矣如呂氏之所謂致楊氏之所謂誠所謂  
體是皆欲致力於不偏不倚之時故先生於致中中節之義  
無所經文所謂致中和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之一字盡全  
無所用其力耶而致者致至其極之謂此致致乎皆此意如大  
樂之致知論語以政其遠是之也中如射相何有十貼者  
有中環者有十紅心之邊者有十不致猶是到那中心方始  
為致致和而無其更無差錯然不若如何便不用力所謂致  
云自成法而約之以至於靜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  
天地可位所謂約者因其格呂楊所謂致所謂體也亦  
亦只是不放失之意否而固是不致美只是要存得中孟子所  
謂存其心養其性此意否而然則所謂又平日涵養底便  
是也

中庸章句卷下

○致問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與喜怒哀樂不切于德實然  
行處何公何故如此看文字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  
人君身一人而當之而千萬人動靜一人而動之而千萬人  
以至至於終極樂善有英才還是萬物育不非以至君臣父子天  
地之間朋友長幼相處相接無不是這箇中節這中節處便  
是致中和行是太那處存養然行字  
○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君臣臣臣父子子之分養  
便是天地位焉可有不得其平天不得其成時問如此則  
身則人主身上說方有此功用而規模自是如此然人各隨一  
箇地位去做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使不致中和

向見南軒上殿文字多是要求持人主心術而已要在下人心術是當方可扶持得同今日士風如此何時是太平同即應身

心亦未見有太平之時三才理備德是光

○天地位萬物有使受我成輔相以左右民底工夫若不能致中

和則山崩川竭者有矣天地安得而位胎天失所有矣萬物

安得而育哉

○天地中和天地位萬物有此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

如此曰合致得一身中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

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言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

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如何一日克己終家便

行天下以仁歸心言有此理故也

△致中和天地位萬物有使成形成則天地之和應今人不

有德地靈物豐人壽妙處不知道簡極萬妙如何做得到處

處諸儒定應句本未有得只為覺得迫切了他便做其事知

有此應反便致得人不信處位

○何處問所謂吾身之天地萬物如何曰算年上下之大分即吾

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即吾身之萬物也

○學者本乎此卷三十四



併合於末所以謂之大知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

○問德而揚善曰其言之善者揚揚之不若者隱而不宣則善者愈衆矣以善而不若者所無所愧而不復言也若其言不善者又揚之於人說他處不足則其人愧而不復敢以言來告矣此其未善之心廣大如此人安得不盡以其言來告而吾亦安有不宣聞之言乎蓋非來自知能合天下之知為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若愚者就愚矣又不能求人之知而自任其愚此其所以愈愚惟其知也所以能固其知以人之知而愈大惟其愚也故自用其愚而不復求人之知而愈愚也

○兩端如厚薄輕重說其兩端用其中者此非謂只於二者之間取中當厚而厚即厚中當薄而薄即薄上是中輕重亦然

附批

兩端未是不中且如貴一人家謂當重或謂當輕於此觀此兩端而求其恰道理而用之若以兩端為不中則是無商量可何用更說兩端是耶

○中庸問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止如象論有十分厚者有一分薄者以較厚極薄之二說而中折之則此為中矣曰不然此乃字義中也要得謂之中兩端只是前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自極大以至極小皆極重以是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恰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折謂中也若但以極厚極薄為兩端而中折其中間以為中則其中間如何見得便是中蓋或極厚者說得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之說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者說得是則用厚薄之中

者之說遂於輕重大小莫不皆然蓋惟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素其兩端不用而但取兩端之中者以用之也且如人有功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說合賞百金或又說合賞十金萬金者其至厚也千金其至薄也則視其兩端自至厚以至至薄而稍權其輕重之中若合賞萬金便賞萬金合賞十金也只得賞十金合賞千金便賞千金合賞百金便賞百金不是無窮至十金至厚至薄之說而折以其中以賞之也若但欲去其兩端而只取中間則或說頭重而頭輕頭偏多而頭偏少此所謂不中矣安濟謂之中中即云或問中即說箇處說不同之陰未知其孰為過與不及而為中也故必無極處可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中折之然後可以見夫上一端之過下一端之為不及而兩者之間之為中如先生今說則或隱

中庸章句卷之三

四

半折之說亦當改曰便是其之說未精以此思陳東子雖意謂見得了及至章句依舊不分則只是些子便盡都錯了改云故必無極處可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審度之無從頭識大中之所在而上一端之過下一端之不及及云云語方無病或曰孔子所謂我其兩端與此同否曰然端其兩端是自情上根自大至小自下而上都於它說無一毫之不盡之執而端或取之於人亦自情至粗自大至小概括包盡無一善之或便

○問舜從生知如何謂之擇善曰東人此須擇宜是金無所作焉他做得更甚生知安行者只是不以他人為難耳先哲于衆衆取諸人豈是信米行將去眾眾見朋友好論聖賢等語看來都不消得如此聖人依舊是這道理如千里馬也須使四脚行齊

略也是使四脚行不成說十里馬都不動脚使到千里只是  
它行得快又回聖人說話都只就學知利行止說

第九章

○中庸不可能章是賢者過之之事但只說其義理所長處有力  
做去而不知權字中庸也林  
○徐至曾問中庸如何是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也意些  
子便是過慢些子便不及且如天下國家雖難均得便得均得  
字字皆難雖難得便得得而力亦然只有中庸却便  
如此不得所以難也徐曰如此此無應心無一舉動則事事  
物物上各有箇自然道理便是中庸以此公心應之合道理順  
人情處便是然亦無難曰若如此時聖人却不必要致知格物  
格物者便是要窮至物理到箇是處此箇道理至難揚子雲說

待是窮之蓋此則之蓋此分明是各人的性氣強弱之說為廣  
本却將平日學問格義便是格物如此不縱然擴習有到處四  
面如何當得大來若使如此容易天下聖賢無多只公心不  
為不難此只做得箇稍稍替終人之人而已聖賢事業大焉事  
在頭是要得此公心之有歸宿之地事至物來應之不難方  
是格又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至如  
止於孝止於敬但只言此便處止於前之地此大皆是人當為  
之事人如何會錯曰此便是錯要知所以仁所以敬所以孝  
所以慈所以信仁孝慈信便是錯要知所以仁所以敬所以孝  
之夫張以千其如何不是錯大錯

第十章

○忍耐便是南方之強說

○風俗易變惟是通衢所在蓋有四方人聚往來中自易易得  
變遷若僻在一隅則只見得這一處風俗如此最難變如此  
之強勁正如此所謂南方之強

○問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惡是風俗變所致以此此方之強是  
所謂不及乎強者未得為理義之強何為君子居之曰雖未達  
理義之強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故  
為君子之事人問和而不流中三而不倚何有道不變未達之  
所守國無道至死不變更此四者勇之至也如此乃能得中庸而  
守之否則非也此乃能操後一大大知之人無休乎實又長安  
行賢者能操能守無休乎推要至此樣實實人則能操能守推  
演用如此而勝方能微煩微是不至人間以奔馳馳騁而由  
義行何待好問好察通古應應搖搖入頭就兩端而重風俗

○問此章之所以為大知也以此之聰明者知如此似不用著  
力乃能下問至察通古人必執兩端以用中非大知而何蓋雖  
理人亦合用如此也  
○和不流中三而不倚如和便有說若是中便自不倚何處更  
說不倚後患之中而不便便使非倚立解倒了若中而獨立不  
有所倚尤見硬硬處  
○或問中而不倚而當中之自決不倚然人多有所倚靠如  
倚於愛倚於利倚於名倚於利倚於利倚於利倚於利倚於利  
久後畢竟又靠來一偏去此所以要強端工夫硬在中立無所  
倚也  
○問中三而不倚四成人中立無所倚則必至於倚靠不東則  
西惟強壯有力者乃能中立不倚所倚而自無所倚如有病處



人羸弱不能自持也若中立必有一物憑依乃能不倚不然則  
顛倒而傾仆矣此正說強盛強之為言力有以勝人之謂也然  
○國固有道不憂事焉國無道至死不與國有道則有建之理  
故不變其未達之所守於國無道則有不平而死之理故不變  
其平生之所守不變其未達之所守易不變其平生之所守難  
第十一卷

○周素隱其注云不求德歸之理如漢儒災異之類是言曰漢儒  
災異猶自有說得是處也取國部新莊五德之事後漢書緯之  
言漢書緯之言  
夫行於不能得乎安而不不能依乎中庸能擇也不見知  
而不時能強也

有未于語類卷三十五

第十二章

○問或說形而下者為氣形而上者謂道如何曰形而下者甚廣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成不有故曰費言其用之廣也就其中其形而上者有非親聽所及故曰隱言其體微妙之使

○問以孔子不得位為聖人所不曰此言極位名義此在天者聖人如何能必行曰中庸明此言使必得其位孔子有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何不是不德人問孔子之道曰五未能一此是大倫大義所在何故亦求聖人不言先求其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也故不盡此此言要思漢氏所引

四書語類卷三十六

孔子之類方是止將孔子其影如影不必一一較量矣  
○問焉有盡之性豈有盡之性其盡其理天機自足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故子思始舉此一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

○此處理集注一段以爲最難理會也必有一箇什麼物使此理便流行在人則動靜語默無非此理只從這裏找出來便得

○此處理集注一段以爲最難理會也必有一箇什麼物使此理便流行在人則動靜語默無非此理只從這裏找出來便得  
○此處理集注一段以爲最難理會也必有一箇什麼物使此理便流行在人則動靜語默無非此理只從這裏找出來便得  
○此處理集注一段以爲最難理會也必有一箇什麼物使此理便流行在人則動靜語默無非此理只從這裏找出來便得

象不得時只是弄精神何也曰言實未會物而播磨自自為會也弄精神亦本是操持

○焉能盡理云云其義其理必是氣使之然曰所以能所以理者理之氣使哉得許多理出來然不說焉能盡理上看如何覺得此其間程子云若說爲上面更有天在說下面更有地在說如何此中自然微細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雷電無非教也以此神氣神氣風雨雷電造化萬物發生無非教也便覺其妙

○問士子當說程先生論子思集義為人處事必有事焉而如正心之說同活潑潑地只是程先生告孟子此兩句形容天理流行一以爲無是澤潤著之義今說却是將必有事焉作用功處說如何曰此是如此方能見得這理流行無礙之妙

○問必有事焉在孟子論養氣只是指集義也至程子以之說焉飛無礙之妙乃是言此心之存不問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者言必當常用工夫而所謂工夫則集義是也非使以此心爲集義之則也至程子則以言是心之存而天理流行之妙得此心一句已足又恐人太以爲事得理則天理反塞而不待行故又以敬正心言之然此等事易說得近理去廣云所謂易說得近理者莫是如程子所謂事則不無疑心則差之說否曰也是如此廣云若只以此一句說則易得近理若以全章觀之如費而德與造端乎夫婦兩句便自無嫌不同矣曰謂是事事物物上皆見得此道理方是他釋氏之說佛氏門下不遺一法然又却只如此說着他做事却全不如此廣云程來說多以空入天

地之所不知不能及焉蓋魚躍爲道之隱所以易入於操持

氏引夫子與燕之事以明之實為親切較程子謂燕派所成于  
燕寧味而歸言與而得其所也蓋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  
友信之少者懷之使使為物各得其性而無知之故孔子有燕  
款曰吾與燕也四會燕也於事事物物上其間見得此道理故  
隨所在而樂廣云若釋氏之說竟可以謂無可以度天則及  
更退理矣同是他項家把道理來做說方是合道理云到此已  
而月家先生教誨不一而足近來學士時收歛得此意稍覺讀  
書時亦覺頗有意味但廣老矣先生痛如教誨先生笑曰其  
亦不敢不盡如今作此道理也只得索地其然所以不如古  
人教以分商分人其見且如曾子說忠恕是他開眼見得  
真箇可以一貫也乃教起為用萬事皆可以一貫如今人須是  
對冊子上安排對別方始說得近如少間不說天都不見了所

曰子與燕卷二

三

以不濟事正辟云燕雖不曾理會得此番得來聖人之說皆是  
實理故居居臣臣父父子子缺夫婦皆是實理流行釋氏則  
所見偏只管向上去只是空理流行爾曰他雖是空理然其  
所以見得那空理流行自家難是說實理然却是說平初不曾  
見箇得那實理流行也釋氏空底却做得實自家實底却做  
得空緊要處只爭這些子如今學者雖領會得文義又却不  
曾真見實朴者又和文義都理會不得譬如撐船者渡者既已  
著淺了省如何撐無緣撐得動此須是去源頭放開放得那水  
來則船無大小無不浮矣釋道之說文章亦說到此故曰氣水  
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小大皆浮然則言之謂長與樂之  
而甲中宜廣云所謂源頭工夫莫只是存養修治工夫否曰  
存養與窮理工夫皆要列然存養中便有窮理工夫窮理中便

有存養工夫窮理便是窮那存得底存養便是養那窮得底  
○近大問中庸言造端乎夫婦何也曰夫婦者人倫中之至親且  
家者夫人所為豈有不可告其父何也曰夫婦者人倫中之至親且  
文泰道縣釋書曰吾平生所為豈有要于所不能知者公書如  
之然則男女居室豈非人之至親且家者婦所為豈有不能行  
道則而前如有物礙焉既不能見且不能行所以孔子有言  
人而不為則南宮萬其備止焉而一也此語止祖  
○公賁則曰子之遺書而隱士許多輩都是說費處却不說隱處  
莫所謂隱者只在費中費中隱是不說乃所以見得隱在費中  
費人多分直持聖人不知不能處處做德覺得下面都找不去且  
如鳥飛度天而雁飛亦何嘗德來人問此輩前覺得德地磨  
大米稍如說德揚乎夫婦乃是措其切實做去此吾道所以異

曰子與燕卷二

四

終極佛曰又曰存心體之有戒嚴三千聖人說許多費處都  
收拾做實處來佛氏之樂說向高處使無工夫聖人說箇本體  
如此待做處事事著實如禮樂刑政文為制度禮處都是緣  
本體充滿周足有工夫不是使躬了它底佛是說做去便是還  
無不存存處非道有一二事錯也不妨曾謂  
○問居敬而人治人改而止其人有過既改之後或為善不已或  
止而不善亦在其人非君子之所能預言也曰雖然也既改即是  
善矣更何待利未善也天下只是一箇善惡不善即惡不惡即  
善如何說既能改其惡更用利計爾善只改底便是善了這須  
看他上文它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有此道只是  
人自違其道非道遠人也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修

第十二卷

得這道理相做便不是這道理處去全盤治一不統制討箇道理  
治他只是將他原自有底道理還以治其人如人之孝他本有  
此孝它却不曾行得這孝却說行孝不孝處去若治之罪是  
別討箇本去治它只是與他改你這箇不是你本有此孝却如  
何錯行得不孝處去其人能改即是孝矣不是將他人底道理  
去治他入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此本有此道理我固因其自  
有者還以治之而去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它人底道理來  
治我亦只是將我自心裏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  
此何如何則則不是然何如何則則吏則去討賊則又知子  
中所說者便是則然決何以代何說而說之猶以爲處若此箇  
實則人人共有纔要做成便是初無彼此之別故去攻而只在  
這些子何用刑處討計此中庸一書初開便說天命之謂性性

之謂道此是如何以是說人人各共此簡道理無有不足故耳  
它從上頭下下來只是此意又乃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每  
常人責子必欲其孝於我將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果孝否以  
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所求乎臣以  
事君未能也常人責臣必欲其忠於我將不知我之事君者盡  
忠否以我責臣之心而反求之於我則其則在此矣又曰所求  
乎子以事父未能也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若有一  
毫不足便是道理有所欠嗣後非子之道矣所求乎臣以事君  
未能也須要如舜周公之事君若有一毫不盡便是臣之道矣  
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位不得

○語者而不領亦勿任於人此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般  
是自然所以達道不遠正是學者事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

亦欲無加諸人此是成德事

○鬼神者乎微而不可見其形而下者則得物而言則鬼神主乎氣  
爲物之體物主乎形得微而未盡鬼神並氣之附矣所謂誠之  
不可掩者誠實也○鬼神是實有者屈伸充實屈伸是實伸屈伸  
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然見昭昭不可掩如此

齊明夷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焉之是如何曰惟是齊明  
祀之時鬼神之理若若或他人亦是未曉得鬼神須通風雷山  
之鬼神是一般鬼神廟中是塑成又是一般鬼神只是有兩  
鬼神所以如此說起又偏向鬼切明若處去處處又知得不  
二事一漢卿問鬼神之神知何是良能功用處曰端未只是  
陽居仲之案只謂之靈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  
功用而言也今人所稱良能功用上求見鬼神之神也陽居仲  
問漢卿說簡將養人死時氣斷矣知得懸萬之意則切謂其  
養人知得極處之意分明漢孝文帝人祠云其風蕭蕭今卿神  
有東戶遲察孝時或有虛無如仲度俗乎如從愚者即此意  
也曰及於養其言甚弘既養其血氣也三年化爲聖此亦受養  
所至死處之類習陳云應人物之既其既降於地皆如此理

或散或聚不以比孝之精神所謂伯有用物精多則魂隨魂是也曰非是此物實料魄散入如今醫者定魄藥多用虎膽助魂藥多用龍骨鱉角金匱而方主肺與魄處是陰傷之散強者扶其魂魂感魂傷木束東方主肝與魂處是陽傷之散蓋金散其魂強魂感其肝能散便是與金合此散則風生便是與魂合此物之散強或然當道路一鳴雁人獨得其金便無遺歟今此言古時所宜知也

瘡皮膚之內而骨節已脫少

非脫也之言其失之漸漸漸腐而漸盡了乃江前說甚合洞實雖雖脫如今亦不見其言言鬼火皆是未散之物如馬血以戰而而散者此中有一人夜行淮甸間忽見明滅之火拂過來雷聲喧其入頗要直衝過去見其骨似人形勢解如

社況東來裝飾者亦未微之責不足過軍我問鬼神一章最精  
家包括行盡亦此當時弟子記錄得好實確

因洋洋在其上。如在其左。如在其右。亦是嚴格意思。是自然如此。因是定亦須自家有以感之。始得上下章自悟。說愈盛中。

此方用良能回以一箇一伸着。一伸去使生許多物。良能更無一物了。便是良能功用。使俱從陰陽去來。而回。而在天地為鬼神。在人為魂魄。氣。一伸則消。一魂。生財。消。而氣。地。公。成。謂之鬼神。又性。地。根。陰。又。同。體。物。而。不。可。還。曰。只是這一箇氣。入。靈。慧。絲。毫。不。差。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是。這。陰。陽。同。在。虛。無。之。間。否。曰。都。是。實。無。箇。虛。底。有。是。理。

便有英氣是有無便有是形無非實又云如夏月噴出因不見冬月空出則可見兵間何故如此曰春夏陽秋冬陰以陽氣散在陽氣之中如以熱湯入欲熱湯去却都不覺是秋冬則逆氣如以熱湯攪秋水更去便可見又問使天下之人齊明又服以承祭器若可以使之曰只是這商氣所謂昭明者齊明也便只是這氣昭明是齊明也商氣是有一般應人使人慘慄如所謂其風蕭蕭兮則其寒以天極國古是所謂妙合而凝也曰五天之道曰陰與陽並此之道曰柔與剛並人之道曰仁與義便是體物而不可遺德壽

至於洋洋乎如在其上。浸又有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燕養於下。為穆。猶今時惡氣中人。使人恐懼惶惶。此百物之精英也。

是神者二氣之良能要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布  
置故曰良能也 瑞雲

予懷所彌見。則斯言言鬼神自有二者而言之。言神只言其妙而不可測。言鬼





不是強禦苟息不食言最難得好而然計謀入去其別有全  
亂道或然走其使擇又如何出此而不曉事處見像便寫出  
亦不道是不好若在氏便巧使文飾曉了或云以蔡仲發  
為行蹤衛城拒父為尊祖都不是回是它不曉事處見像只  
約了有所謂衛城拒父之義便道孫可以代祖而不知子不可  
以代父其言謂事多其誤誤云誤謂則云公叔便走多  
事其言要誤也便道其言者何其事者何言

△問以家法及師史大受自天一人先來解股實有款  
其中以解之字為目以解於其共通處相承及於其  
者而止其誤謂解之字至誤者也故曰解則下為上所  
以建曉也

四書章句卷之六

下

△問解股也曰儀禮主人物賓曰為賓執主人又自酌而復飲  
賓曰解受之奠於席前而後來主人飲之也所謂解食  
者此也

△漢卿問舉飲是何先生歷舉儀禮解股之禮飲則下為上  
又而志一人如卿史之為升解或二人來解飲賓實不飲每以  
舉執事執事一人受之以敬於長以次飲至於後進所謂遂讓  
者此飲則後進作飲也且未舉前不飲故謂解酒有美不舉  
至求則亦不舉更自有一差在右為旅豈此受作者古者非子  
子孫字通受酢者猶神之酢已也周於中非席又作非昔之非  
謂初未投只說非後方設席周禮王羊先公亦如之又來尸  
飲非之禮其特祭每飲酢酢善擇不知分乎如何周禮解則  
尸古者男女皆有尸古尸不知祭於何代杜始乃謂古無女尸

女尸乃本典庸之儀獲來聖人筆之智孫周舉儀禮士虞禮云  
男男尸女女尸是古男女皆有尸也先生因舉陶侃南康每  
年祭祠堂上設神位而廟設主人位此為勸者至祭時共公  
服設馬棊儀仗專盛至於廟各就兩兩之位其奉祭者獻飲食  
一司神位之禮人其處一紳束收發告起作者為之至諸處  
各用諸典同享此人過各人各多時而每日大醉也儀祭走不  
用尸者古者必不為尸不用如祭廟於廣湯殿及之謂諸  
△問以家法及師史大受自天一人為上解不與衆賓盡餘者  
序序也

△問此六以何事以受神明報也以求神於燕並以天神無聲是  
無顯之可也此用之實表自家之設意人見有顯顯之可感故  
用易香之酒報報不與自家天神高而在上野也一領成之不  
可

四書章句卷之六

下

△祭儀云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大而南女士都無禮  
而作或問時未見此書只以意料後來始見乃知聖不可以不  
博也

第二十章

△問問道以仁繼之以仁者人也何為下面又說說義禮曰仁使  
有義如陽便有陰親親尊尊皆仁之事親之尊也其中自有箇  
差等這便是義與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族所謂敬也  
尊尊有富貴之者有富貴之者所謂尊也  
△問思修身不可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不和人思知人不可不知  
天曰此處却是側看根本在修身修身得力處却是知人知



天是知至物格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若不如天便記得此人論  
彼得其一其二本知天見事頭處多便知天了這裏便都定  
這事也定那事也定

△但事親不可不知人知人只知人則哲之知不足思欲事親  
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道人若不好感人也處豈不  
為道之基知天是知天

○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  
知與德性之知皆知也只是要知到箇得及知若之仁子之  
孝之親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也

○問仁勇之分曰大聖知底處知行底處仁勇是勇是知勇是  
知人勇是知安行以知為主學知利行以仁為主斷知地行以  
勇為主

○問力行近乎仁人似勇者不難盡知曰交互說都是三知都是  
知三行都是仁三行都是勇主知安行好學人是知學知利行  
力行人是仁知地行知知人是勇

○張先知也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豫者曰當當當力是於外也又曰備豫入神者豫而已皆一  
義也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曰有是不得空也今人竟有一言  
一語一動一靜不曾做得隨時自是傲不傲便至於困行  
困行則怨天尤人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曰有是不得空也今人竟有一言  
一語一動一靜不曾做得隨時自是傲不傲便至於困行  
困行則怨天尤人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曰有是不得空也今人竟有一言  
一語一動一靜不曾做得隨時自是傲不傲便至於困行  
困行則怨天尤人

置不得底事自家便處置得它人理會不得底事自家便理會  
得

○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做修為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  
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為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  
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己誠只是萬物具足無  
所憾欠落處

○問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做修為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  
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為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  
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己誠只是萬物具足無  
所憾欠落處

○問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做修為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  
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為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  
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己誠只是萬物具足無  
所憾欠落處

○問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做修為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  
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為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  
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己誠只是萬物具足無  
所憾欠落處

○問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做修為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  
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為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  
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己誠只是萬物具足無  
所憾欠落處

○問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做修為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  
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為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  
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己誠只是萬物具足無  
所憾欠落處

○問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做修為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  
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為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  
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己誠只是萬物具足無  
所憾欠落處

○聖賢所托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格致問辨論語則論學而

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其身只是隨它地頭所說不同。皆指其  
來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如其所以不同方知  
其所謂同也。

○博學而日進之。此爲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當參然亦各有其  
序。以其人而急。亦爲此不可離而無統也。

○先生傳說。謹思之一句。言思之不謹。使前經用上大處人無以

○中庸言謹思之。思之既復不久。固是不謹。則思之通達亦是不

謹。所以他聖人不說謹思。不說別樣思。却說謹思。謹思是入  
有弗同問之弗知弗時也。問而弗知。弗可豫下。須當研窮到底。  
使學者到窮理盡性始得。

○孟子子孫類卷三十六



一之不善蓋人之性如穀民時雖各得其宜而物之性如鳥獸草木成若如此則可以替天地之化育而足矣事非極心之微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只是德

此貫得去其却有箇則字在焉

○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有分人欲得底却有天賦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煖物而薪爨必用人裁成輔相

而後人非非外助而何程先生言象象之義非謂替助此說非

是也

○曲是氣稟之偏如稟行木意多便流厚感祥仁上去發使不

正了徐陰州說說上推是克矯推而至於極便是致氣稟屬於

私物人而性之曲與家說之所說者無殊

○問致曲是就曲而致致力否曰如程子說孝或弟或仁或義

所偏於處推致之本適其極也問如此恐將來只就所偏處成

就曰不然或仁或義或孝或弟更互而發便就此做致曲工夫

○問其致曲是就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應推致之如何曰隨其

善端發見於此便就此上推致以達其極發見於彼便就此上

推致以達其極非是止就此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孟子見

無狀害人之心而仁不可掩用先無宰齊之心而義不可勝用

此正致曲處也成文中有一處是得甚則如此則勝處發

便如此發見處中以其極處為善處發便就此發見處推致其

極孟子曰言其心者其心也言其意者其意也言其德者其德也

動安端而至於此心也言其德者其德也言其德者其德也

○問致曲曰伊川言行好則好則好則好則好則好則好則好

或弟說此等處推致其極人則好則好則好則好則好則好

以伊川之言為未盡不可專就偏厚處說者如何曰不知當時

何故如此說或曰所見自是偏厚處說者如何曰不知當時

義薄於仁謂是推致致於極好則好則好則好則好則好則好

曲孟子云知得端而克之則自可見若謂只有此一曲則是受  
惠之端如何得該端聖人共全體一蘇哉了然而用時亦只  
是發一端如用仁則義體皆如何上果待聖人則時雖發一  
端然其餘只平鋪在要用即不用不以下人而先後斷之無  
須待端而後克而然人問顧尊以下皆足故曲曰顧于體技也  
共尊于却是致曲一一推之是容一貫之時則渾合矣問所以  
必致曲者只是為氣稟而必待因事逐發發見而然又問致曲  
實致曲云終偏勝成份似未安如此則專主一偏矣曰此說要  
于致曲下上論云致曲人上論于事  
問其致曲則此曲上約約自勝之害非恰相顧顧曲自勝是固  
人之明而其之致曲是肉己之明而推之是如此否曰正是和  
此時也

△于武問曲能有誠若此句偏上句意則曲是能自誠若違傷下  
句意則曲若能自誠則云云尤有二意不知孰是而曲之是難  
有誠然若之不如屬下意為善矣

第二十四章

○問曲之通乎以明而存或無一焉致傷故常虛明自能見  
得如和祥致傷者聽所告而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  
不能以平即人多致無私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考聽所告之  
吉凶甚明似非至誠人却不能見也

第二十五章

○問誠者自成也下道自道也而誠者是簡自然成就成道理不  
是人去故作安排成物事道自道者道即是因無情感道理却  
須是人自去行持得這兩句只是一機而義各不同何以見之

下而便分說了又曰誠者自成如這箇草樹所以有許多根株  
枝葉條幹者便是它實有所以有許多根株枝葉條幹這實便  
是自成是猶自實有底如人便有耳目鼻口手足百骸都健然  
自實有底道理雖然是自然成道理然都須你自去做始得則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上句是孤立懸空這一句則實都  
無所倚靠立有是實則有是天有是實則有是地如無是  
實則則便沒這天也沒這地此物都是如此說不說者自是  
本來自成此物則得自自實便有是道在這裏人若不自己去  
行持此物則不能自成此物之所以自成下文人云誠以心  
意是心者物之所存至誠至公以心言者是說一物上說此  
物而自成一句不說無物已是說著自道一句下蓋添刻有不  
誠者自成一句不說無物已是說著自道一句下蓋添刻有不

誠而理則無不誠者然地看覺得前後大意相應

△誠者物之終始微而徹也

○問誠者物之終始看來此物之生必有其理而生成其終也  
亦此理合到那裏盡了則如人之生則其此理及死時此  
理便散了因問朝聞夕死程子云吾實理也又云吾理者合當  
決定是如此焉下必恭為甚必忠決定是如此了

○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說無物是實有是理而後有是物焉而直  
看此聖人說底正工夫語脈蓋誠者物之終始即是事物之實理  
始終無日間斷自開闢以來以至人物萌蘖沒是此理以之  
心苟誠自是則微萌微蘖無非此理一有間斷則此間斷處  
即非微萌微蘖人至誠便是自始生至後身首尾是誠顯于不  
違仁使自三月之初為誠之始至三月之末為誠之終三月以



得不明此兩句是善事句中雖用他意其意初只欲解嚴故  
反不似他說得分曉譬如為臺觀須是太極心處方始上面可  
以高大又如萬物精華蓄於下者深厚則其發越于外者自然  
光明廣

第二十七章

○又問聖人之道何為物安於天曰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  
便是聖人之道不偏不倚至人使物各歸其方是聖人之道然  
于天只是冬寒天此成意思學家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皆是天道流行發見為明德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事不可分國才關才事便是  
於全體處有虧此處行若有一二事無不存無非道  
○聖人存那廣大底收格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致精其德佛之

學則先向高處去故都無工夫聖人難其難如此故  
時須步步著實如禮樂刑政文為制及屬處都是應用動靜互  
無無端外無少非空闊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則便外本體亦  
虧欠處此洋洋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

廣大有用理 清微似所謂分殊 升則

○問到明是以理言中庸是以事言答曰不是理與事極高明是  
事心道中庸是言成事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為物所累  
是高明也行事則格於物而無不及是中庸厚

○問致廣大章句以爲不以一毫私意自蔽極高明是不以毫  
私欲自蔽以上面已說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  
大故於此略言之答曰也只得如此說此心本廣大若有一毫

私意蔽之便狹小了此心本高明若以一毫私欲蔽之便卑污  
了若能不以一毫私意自蔽則其心闊闊都無此纖微私欲  
自然能致廣大惟不以一毫私欲自蔽則其心收斂安無行  
下各其成意思自能極高明同舉張子言曰陽明勝則德性

用陰陽勝則物欲行

△問章句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蔽如  
意如何是私欲以私意是心中發出去要去做成今人說人有  
意智以私意自蔽便見得是小所以不居大私欲是耳目鼻口  
之欲今人有私欲則心溺於物中不高則其氣解此處至理  
落極實心處

○極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流入於佛老  
之學且如儒者遠近則佛老則好高之過遂至或殺食素儒者

中庸章句卷二

不通聲色不近貨利他是過於高相遂至變人倫及欲割已思  
人之德如陸子靜天資甚高高明却是不道中庸假其學便誤  
人其害甚於子靜說道理有窮至極于其初說得精細極是行  
時少間到那緊處時又都蓋了不說又別尋一箇頭緒漸漸  
本所以人都說他緊處不若我則

○學與業然則不可不察若小者分明大者越分明如中庸說  
致中和物成以於天大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細也尊德性致

廣大極高明以取原此是大者五事道問學蓋精微達中庸  
如行實得此是小事五事然不先立得大者不能盡得小者此  
中合會與窮字不可盡如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亦此理千珠  
萬翠所流不同各人一川消流知得然其理則一健則  
聖賢之學皆無大小道無精粗其不窮究無極至如事之切身

者固未嘗不加意而予之未為策要亦不致意焉所以予  
而居予尊德性而通乎學政廣大而主格微極高明而通中庸  
而人而知斯致學以崇禮達五句十件事無不盡于空明處下  
聖人所講皆實無所不備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則主格下  
之事物物其而一字半字之義無不在所當窮而未始有  
肯止會者雖心不能盡然亦不待心之明力之重理之精  
久以須有所至豈不亦全不與會者乎若其然不理會者雖  
通乎前不識其名義亦不與會者之理也  
○廣淵洋子餘育萬物之理於天此是格道體之形於人事  
之代也夫我體儀三百萬儀三千此是格道體之形於人事  
者言之聖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必將人其後何句如此說也  
得只說我自能如此也得須看那後發大發底意意蓋三千  
百之儀聖人之道無不充是其意格無些子空闊處此是格  
小天下莫能破也廣云此段中關說許多存心與致知工夫  
了本後却只說居上不驕為中不估間有道義言之以與周  
道其然足以容此所以為中庸之道問是史闡明中間五  
逐句兼小大言之與章肯而句相應工夫而下字要窮理也  
而道問學此句又是總起人問二十九章君子之道本諸身以  
下廣看將第一第二句是以人己對言第三第六句是以古今  
對言第四第五句是以應酬對言不知是是否同也如此講  
言也後而說知天知人處雖只舉便世無鬼神言其肯是聖  
四句之義也中庸自前章以下多是對說將來不知它古人  
何做得這樣大字直是德地整齊而當集舊理講中庸新心頭

者不得止是不知是誰做若以為子思做人和時後有箇子曰  
聖人天理會處是某時性讀書天理會得這樣分說方去  
涵泳它義理後來講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取人子之說  
有此意自是而落反廣逐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一篇其  
旨理天理會處如人知太極圖若不分出許多層次來便  
不可得讀也本初後來讀者知其用功如是之至否廣  
第二十八章  
○問中庸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注云大書名也何以  
之書名曰如大字應做大字上字應做止字下字應做下字  
之謂焉名是那字成名人問教處小字曰不必泥此字處  
不在這樣處便曉得有理字有幾何如看此兩段須先取  
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見模廣大處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  
文只看此數句是甚麼樣氣象若校有王者受命而得天下改  
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天下事十齊故他後換一鳴其切近處則  
自他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是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  
被他剪裁成德哉然而不可犯須先看取這樣大意思方有  
星而今道臣說於一二漢緊要字之間果有何益人司考史  
者古者人不患識字字易得差所以每歲一番使大行之義  
思行天子考選字是正典不正違誤事有十來件每歲如此  
考過都回丁則三歲天子又自巡行一番須看它違誤做作  
第二十九章  
△問近諸天地而不悖以上下文例之此天地似乎成形氣之  
此是近諸天地之間而其道不悖於我之此天地只是道不



謂吾建於此而與道不相悖也

第三十章

△問下農水上是固土地之宜否曰是所謂安土敦乎仁能盡  
無往而不安

○大德是後那化底小德是後出那故也底出未成如中便成如底成  
便是後那成底便是後出那未成如中便成如底成  
便和便是小德川底自古至今都只是一個道理天高地厚  
萬物散聚而體制行矣說而不思今因之而樂與焉聖人  
出許多文章制度禮樂刑未倒去都只是一個道理說出來  
以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之所以為賢人只是這一個道理  
人若是理會得那理只是這一個道理許多頭項都有許多  
如天下而一點一點都著在地上

△問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究竟聖人如天地之大否曰此是巧  
理聖人之理如此文章作此禮樂聖人文章上律天  
時下繫水土而小節雖未定是聖人功夫聖人如天地之無不  
持範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運行如日月之代明是言聖人  
德如天地萬物莫不自而不相同道正行而不相悖上德川流大  
德敦化是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

第三十一章

○問至誠至聖如何分曰至聖至誠是以表裏言至聖是道德  
之發見乎外者欲人見之但見其博博如天淵深如淵見而民  
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其見於外  
者如此至誠則見那裏而管子經論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此三  
句便是管子那箇聰明睿知却是這發見出去至誠誠非聖人

不自知至聖則外人只見得到道處自滿得如天至或曰至誠

至聖亦可以體用言若曰體用也不相似只是說得表裏  
△安樂則仁義禮智之智與聰明睿知想是兩樣體智表裏之  
性能解是非者睿知是聖人聰明之德無所不能睿知便是  
是這一箇物事體智是通上下而言睿知是充擴得欲入雖中  
民便是那物事如處知則是那照天照地照明睿知是有理  
也其初時那物事不行後思之大無是有過人處方脈得人且  
如聖人八面是強行那十八方得至于百人千人萬人皆然若  
臨天下使須強行天下分得所以道是聖明作元龜人曰天  
主聰明人曰聰明人曰聰明時睿知是大故地聖那聰明  
睿知

△睿知則通對知而言知是體睿知是理通處  
△問文理密察龜山解云理義也巧便是知如先說道理  
未得又添一句都不可曉此是聖人於至誠至愚處無不護  
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行人破作八片  
當詳察文說文章如物之文線理是條理每事詳審審察故曰  
足以有別德明

△問至聖章言如天如淵至誠至聖其淵不何也曰此意  
以表裏觀之至聖一章說於見處至誠一章說於存主處聖人  
言誠則所以為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  
淵誠所以為德也自家裏面却是真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  
淵故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之謂自  
其表而觀之則易也惟其天其淵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

天以知之謂命其義而觀之則雖也

第三十二章

△問經論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論者凡其類而合之如何曰備治絲者先消逐條理其頭緒而分之所謂經也此經比其類而合之如打絲者必取所分之緒比類而合為一絲所謂論也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暑三才之理此其類也其必無所謂和者言此五氣無有以然解之能化其仁論人倫之間若無些仁厚意則父子兄弟皆不相管涉矣此三句從下說上如天地化育之理皆統於天之下天統於地之下地統於人之下此其理也然經論皆治天下之大經也或問夫馬有所倚則自家都是實理無生大國經論句經論立本自是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他物不然復能如此所謂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這他理道更無些空闊無倫也

他日問問成鄉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理要緊得者只是從此心中流行於經論人倫處便是法則此身在道裏只是本知天地化育則我自能相似何用靠他物直講云便是不思不動之意思謂不思靠心力去為勉他這實理自然歸論大端是大本知化育更不用心力為大端○大馬有所倚聖人自是無所倚若是學者須是盡去二箇物做學子方得聖人自然如此它纔發出便便論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四書朱子語類卷三十七

性理大全

△問確案釋字甚難曰他門釋字制定尚明法謂釋衣是甚衣曰此確字訓軍古人朝服必加綢襪未能曉其制想只如今上馬著衫衫一服裏以皮為之抱如今夾襖裏

△問衣錦尚絅首段說走非初字入德之要然也只是說置存恭敬知不足人但到此說得來尤緊思量衣錦尚絅之意大段好如今學者不能進德修業不如此則進德而日中庸後面愈說得來愈入月計一步退他一步却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成其足說到無聲無臭則更其子武望衣錦還曰只這收斂 inward 工夫漸發便自見好處矣

遠處之自微之類君子之道同是不暴著於外然則其文益著亦不足為文也自有大在裏面則可服膺則不文雖則不益而今却不顧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若上面著衣裏面著布襪便是內外無牽牽地與道謂中庸若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未復合為一理雖曰合為一理然自然有萬事在如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是自有敬信在性而至於無聲無臭然則君子上天之氣在蓋是其中自有不是都無也

裏米大抵游氏說話全無氣力說得徒勝浪都說不無所聽其言也偶風氣

○不大聲以色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今人豈無了不得不用利私不用權樂道有此理古人亦嘗不用權樂利然他自有德

△中庸一處只是說一箇中即事事有未復都復得然此一

下說明處知說到得博淵泉是從內說向外惟天下至理經

人發明內外本末小大巨細無不同編學者當體

△公海問無聲無臭與老子所謂古之人玄莊子所謂空寥之意如何分別先生不答良久曰此自分外字子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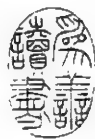
曰前日與公海論程子言飛魚躍活潑潑地公海問事竟

是如何廣云今言道無不在無邊而非道固是只是說得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如今只看天何言哉一句

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展風成雲流行於物

四書朱子語類卷三十八



右四書朱子語類摘鈔凡三  
十八卷計共六百二十二紙  
康熙辛巳南陽地  
蘇德汪來六德寫



思问初篇五卷

〔明〕陈元龄撰

明末刻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愚問篇序一

學問之道唯考究爲最難談天文則必知其躔度次舍之分談地理則必知其古今疆域而後欲就古人而拆衷則必窮經東之異同欲斷古人之是非則必按操履之前後蓋凡言之事可以一言卷而披而考究之功不啻百十卷可以一言而盡而考究之勞不啻百十目不則無以確斷古今之事理而得其不易之歸矣此道唯漢儒最精彼其

國

於名物制度之跡無不錄分毫較而宋儒以爲訓詁而末之若如宋儒之著述則籠統一道理盡之議論雖高於漢人其用功勞逸固有間矣古人無論如國朝則唯有楊升菴加意於此而王弼州次之然三公皆登科第之後而升菴謫棄遐荒尤爲閒寂是以能竭一生心方而求之若諸生而究心是業吾未之見也王弼謂蕭固有一先輩落第之後欲與狀元對試者考官試以

聖門七十三賢雲臺二十八將  
皆一一舉其名跡而曹文襄取  
大魁廷對之文深詳河洛象數  
之義已爲難矣而宗九此書事  
事而窮之物物而稽之自性命  
文章之精微及禮樂兵農天文  
律歷陰陽之繁碎講求定斷鑒  
鑒乎不可易也宗九於書無所  
不讀而尚留滯諸生間而世之  
取科第者多有不知平仄體裁  
爲何物豈非伊優此堂上駢儻  
倚門邊爲世道一慨哉彼有所

專此有所分專則捷分則遲亦  
其理也然吾未見有讀書如此  
致多尋繹如此致詳而但以諸  
生已者宗九勉之矣欲爲天下  
大經濟非天下之大學問其誰  
能之

鐘石山人何高遠謹序





較閱姓氏

師何穉孝先生講喬遠

友

蔡擎甫國鈺

蔣若椰德璟

池直夫顯方

鄭道圭之玄

何舅悌九雲

潘彥齊璿

林爲磐胤昌

劉不注華

黃泰穉景昉

蔡腔先猷烈

陳予黼大對

林調復徽初

曾大雲化龍

蔡師百邦俊

林奕卿日燦

魯若珪琦觀

傅子認元初

黃俞言虞龍

林繩五龍采

李光昱紹珪

周允宜奇炤

李審甫重烱

吳孟濬 澧

劉子葵 藿

劉子采 芳

江世峻松胤

江世端肇胤

弟 宗彭修齡

廣陵

冒伯慶愈昌

冒宗起起宗

新安

朱開之表陽

愚問齋記

余還自金陵時弟彭於南廬書一枝廳事不能旋  
馬軒僂僂客膝也徙而居焉日理舊業間有所得  
署其齋曰愚問於是客復過陳子者曰子何齋而  
愚問之也曰余於齋中日以我問古人又復以古  
人問我又復以古人問古人曰古人獨其言在耳  
糟粕之餘將何靈之乞又自相爲乞且復以靈而  
乞於子也曰子所謂恨古人不見我者也今夫上  
世而不能無疑於中世中世而不能無疑於近世  
愚問切齋記  
也前三代而後不能無疑於後三代後三代而不能  
無疑於今也故沿陟予之真經刪傳孰非以古問  
古又孰非以問於古者問於後且如漢人之爲箋  
爲註爲志爲通爲書爲語唐人之爲義爲疏宋人  
之爲語錄爲集傳問於今者十二三而問於古者  
千七八宋人欲盡翻舊案以續千古不傳之學而  
終不能不與古相問又何疑於余也余自志學以  
來凡性命文章禮樂兵農天文律曆陰陽道釋無  
人不叩無編不檢或平宿蓄疑而詢問之際言下

大悟是以我問古人也。或詩書所留若明若昧而掩卷而思足發未發是以古人問我也。又或以後三代而質前三代以上古而證中近古彼若啓此之機此若以發彼之奧是以古人問古人也。余方且應接之不暇而何云獨其言在也。曰若是則子可以無疑矣。曰子何言之陋也。君子疑以終身亦問以終身者也。夫書契以來代何人而不疑人何代而弗問。余方且以問之古而得者而并問之天下後世而無所不問無所不問是則余之所爲思問也。

愚問齋王太陳元齡記

思問初篇目錄

第一卷

經篇易問

九六

太衍

後天

觀象

數往知來

小畜履

師鹿鼎

謙謙以來

隨蠱

咸恒

學易

陰陽

上下經解

圖書

五行

卦爻辭

同人大有

屯蒙

蠱旅

損益

需訟

天小過

程傳

思問初篇卷二

溫陵 陳元齡宗九父著

經篇易問

九六

易一陰一陽之謂道其用九六何也曰天地之數也曰一三五七二四八十大獨非數乎曰是義也昔賢有謂以變者占取其過揲四分而得九謂之老陽過揲四分而得六謂之老陰此鄭康成之說韓康伯衍之而宋儒邵朱諸子主之者也有謂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故陽有九畫而陰只六畫此孔穎達之說而元蕭漢冲主之者也唐一行謂著之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與九爲多五與四爲少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象也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象也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得七而爲震坎艮得八而爲巽離兌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近時易註易會則



九右而五左此陰之偶出於陰而陽陽陽陽陽  
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而一合二爲三二合三爲五三合四爲七七一陰  
一陽合之無非陽數而如其以陽合陽以陰合陰  
則陰固陰陽亦化而爲陰始知天地之一陰一陽  
正是一團陽氣而專陽專陰則天地之陽氣或幾  
乎息此所以不生不成也曰此其呈於圖數者天  
地之間亦盡合而爲陽乎曰天地何莫不循是也  
陰陽莫大于天地地居天中而天包地外地氣不

思閣初篇

卷一

四

能上升而合於天而天氣且下降而貫入於地內  
故宇宙之間而總稱之曰天下即王者父天母地  
而亦名之曰天子以見其地無非天也天地之陰  
陽莫大於日月日陽精而光甚盛且能以其餘光  
映月之光月陰精而自無光不能不借日之光以  
爲光日爲地所隔而月遂至弗照故觀月於日而  
知日月之無非日也陰陽之在人莫大於夫婦夫  
兼婦而婦從夫故某后必稱曰某帝后某人妻必  
稱曰某門某氏觀婦人之三從而知婦之無非夫

也推之至微至細無非陰陽之合而陰陽故  
易一陰一陽之謂道正陰陽合而無非陽氣之克  
周而道家陰盡歸陽之說猶竊之而有漏義者也

上下經解

易之有上下經伊川詳言之矣陽居上而陰居下  
然或求之於卦或求之於爻或求之於卦爻而俱不  
得則牽合附會如五陰一陽者以一陽爲主至臨  
觀之四陰則又以爲陽方盛長夫臨之初二猶可  
言盛觀九五上九陽消欲盡而顯可盛言也變漸

思閣初篇

卷一

五

胡氏則謂過經三卦卦而不變者六乾坤坎離  
大過唯其不變是以自爲變六卦共變十二合變  
者二十四卦共三十有六吁經三十四卦不變者  
二中乎小過其目變爲四卦合變者三十二亦三  
十有六上下之數正自相宜安得有盈縮也不知  
五十六卦其正反各異其名故謂之變乾坤坎離  
顯中乎大小過正反異其名故謂之變乾坤坎離  
云不變而變而以正經數各三十六也至元篇  
漢冲氏以爲正經繫乾坤坎離正經繫震巽艮兌

子下乾用九經之十二體而不用在下之四體坤  
 用下之四體而不用上之十二體此亦未爲確論  
 也余謂上經列正四卦下經列偏四卦此亦經之  
 大綱也上經卦三十二下經卦三十四數若參差而  
 其中間之整齊未嘗偏輕重固自有至妙在也上  
 經以乾坤坎離爲主而卦之上下純王者四正合  
 需訟師比泰否同太大有共一十二下經以震艮  
 巽兌爲主而卦之上下純王者四隅合咸恒損益  
 漸歸妹中濟旅過亦十二卦三垂卦同也上經坎震  
 艮巽兌爲客而卦之三體純客者四隨蠱頤大過  
 中經以乾坤坎離爲客而卦之純客者亦四需明  
 夷既濟未濟客卦同也上經乾坤之交泰否在十  
 二下經卦經損益亦在十二卦交卦同也  
 上經除四正卦其合而不變者頤大過在終卦坎  
 離之上下經中亦不過亦以合而不變在既未濟  
 之上其不變卦亦同也上經陽卦多陰陰之多於  
 陽者三十卦共八爻下經陰卦多陽陽之多於陰

者五十四卦  
 無全合客卦兌巽下經震艮亦無全合客卦坤坎  
 不合又同也獨上經半主卦十四下經半客卦十  
 八似爲小異然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俱屬主卦  
 下經首咸恒爲四隅之合而終既未爲客之交不  
 交是下不自終而以上爲之終則既未濟固終全  
 經而非下經之所得而端是下未爲饒而上未爲  
 乏也又况上兼下而下不得兼上上四純客卦震  
 艮巽兌四體皆備下四純客卦晉明夷既未濟益  
 漸歸初篇  
 卷一  
 坤坎離三體漸不用乾又見乾爲君漸非君卦  
 之所可敵則主尤饒於下也聖人分經之妙此亦  
 足以觀矣  
 大衍  
 大衍之數從天地之數而來非別爲一數今人反  
 覆推求而不得其故或以中五爲衍母中十爲衍  
 子謂以五乘十十乘五俱得五十又或以中五爲  
 小衍五十爲大衍皆所謂頭土安頭也天地原有  
 五十之數而必俟十五相乘不其支乎至有以十

此似於大衍二字相合然外天地之數而別爲乘除皆非易之本旨也天地之數各五而五爲天中六爲地中生成之數各五而五爲生之極六爲成之始大衍虛其五而爲五十變生而爲成變陽而爲陰虛其六而爲四十有九變成而爲生變陰而爲陽所謂一陰一陽之爲道者此也所謂變化而成鬼神者此也曰變化而成鬼神以言乎天地之數耳於大衍何居曰變化五十有五而爲五十四

聖訓初篇

卷十

本

圖書

易之興也其起於圖書乎曰啓蒙曰漢孔安國劉向俱分言圖書謂羲之作易始於圖書而禹之演易則兼言象數也然圖書者河圖之數左蒼龍書

漢唐宋諸大儒皆爲此說爾何謂易起圖書也曰吾何知有漢宋諸儒吾知有經而已易曰成天之道者莫大乎蓍龜著言圖龜言書也而繼之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又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易之兼言若此書曰天延錫禹洪範九疇而未嘗一及雜書書之與易其經文原若是明白也漢人當以耳傳耳之際未嘗博考諸經于是安國倡之于駿和之宋人遂從而襲之而不知固不合於聖人也且朱子於安國書傳俱云出於叢書非西漢人何獨言河圖數語哉安國爲斷也曰天一章言十而不言九是章圖而不言書也曰圖可兼書九固在十中也曰或云言圖而并及書猶言堯而并及舜耳曰聖人贊易爲萬世經而如此贅語又以啓天下後世之惑亦何以爲聖人且易兼言之而書不及之何也曰蔡元定謂河圖雜書理實相通第其說起於劉長民長民謂九爲圖十爲書其論有未當者曰九圖十書之說誠爲未確然相



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雜書則而象之乃作八卦緯書出於漢世聖人不道然當漢而已合言圖書爲作易則安國于駿之說益不足憑而吾儒只當以經爲據也曰圖書何若曰圖者龍馬背上旋毛之數書者神龜背上圻文之數圖圓而書方與邵子之說相合邵其及見此圖乎按馬八尺曰龍伏羲時龍馬出滎河背上黑白旋毛相間五十五圈神龜背上圻文四十五畫伏羲見之其陰陽之象察其奇偶之形以畫八卦其相傳以爲國寶觀書河圖列乎東序真有個圖也至晉永平五年武庫火龍馬革爐馬河圖無傳矣石經纂爲古文猶藏秘府靖康辛未修孫存道爲郎纂藏于家金人入汴携以去蜀邵學于之才穆修故得之而爲是說後圖不存于易卦而存于六書本文鄭漁仲曰河圖之如星點者爲諸圖形象之祖雜書之如字畫者爲六書文字之宗正謂此也曰若是則圖書固自易曉何以歷代紛紛靡有一定之

卷一

十

卷一

卷一

正

訂定何也曰諸人參不見三圖見者又自爲案鑒耳然大都只有二端一謂十爲圖九爲書一謂九爲圖十爲書九圖而十書者劉牧朱子張文饒其說圖書非也然以謂河圖雜書俱所以作易則是也十圖而九書者孔安國劉歆闕子明邵亮夫朱元晦其說圖書是也然其言書作範而圖作易非也至王禪謂河圖卽八卦王克謂易卦卽河圖其說非而非也謝枋得所得於異人依倣八卦中坎離兩畫相交則坎填離之說靖山道士蔣得之謂河圖爲先天生成數謂雜書爲太乙下行九宮數則今太乙家占驗之說尤非之非也若宋文憲謂劉歆謂八卦爲河圖班固以法範和一至次九六十五字爲雜書本文庶幾近之者亦非之非也曰諸人不敢定予從何而一之也曰吾何知諸人吾知有經而已易兩言圖書是兩者俱所以作易也書未嘗言及雜龜是範非則於書也若必以其數之九而遂謂書爲範則圖十而卦何以止八

且國亦...  
嗚呼羣言亂折諸聖不折于聖而憑臆以逞則  
夷者水之使金簡王字之文謂禹之所以序疇亦  
何不可也

後天

陋哉諸儒之言易也義此易又此易孔亦此易也  
無異易而以爲有異八卦何也夫今之所傳者非  
周易耶易演于周若周自有八卦真如所云後天  
之說則經中列卦自當首震巽而高坎離而復以

惠開初篇

卷一

十二

王昭

題曰乾坤十例施議之舊與落夫晉繫詞反覆於  
天地者十篇而九至于天地定位與下章雷以動  
之其卦位與上下經毫無少異而何延後人之紛  
紛也夫其爲是說者不過以夫子有帝出乎震之  
一章不知出震一章承上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而  
言萬物生成之序其所云東南西北者春夏秋冬  
也故曰兌正秋也若必以此爲又一卦位則出乎  
震震東方也萬物皆當於東方而後出巽東南離  
南方將出於東者皆移於東南而後齊又復移於

惠開初篇

卷一

十三

南方而後盛也其亦不通之甚矣而或者曰先天  
卦之純氣中氣者居四正偏氣者居四隅也後天  
卦之交者居四正不交者居四隅也先天至乾而  
爲君後天主震而爲帝也先天乾坤用而後天乾  
坤不用也夫乾坤雖以六子爲之用然行健者何  
時不用何時不交苟一不交不用則乾坤或幾乎  
息而尚得謂其退居西北與居四隅且亦安有天  
地不交而水火能交也至於主乾主震之說抑復  
無謂乾爲君爲天爲父又曰乾以君之此謂之五  
可也若帝之出震言太極出動自震始故下云萬  
物出於東方也若必以爲後天震爲帝將帝亦一  
萬物而又何言至且其出爲何形狀也夫是後天  
之說出於邵子邵得之之才神放放得之陳圖南  
圖南得之方外此實道家抽坎填離之說故以坎  
離居南北而邵子因之牽合於出震之一章泥於  
乾西北之位遂以謂文王八卦從先天變出先天  
爲體後天爲用夫用之無體一而未始不二安有  
名目相同取其方位而移易而遂欲分體用乎况

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皆陰陽之用于天地而必爲之分體則太極又何物也嗟嗟邵子不信金易而信方外朱子又不信文王孔子而信邵子甚矣世之舍經而任傳也

### 五行

五行始於河圖圖一六居下五十居中而二七居八四九環列於上與東西天地之數始於水終於土而木金火包於其內何也水土能生木金處木金火還復爲水土木金火一散而不復收水土則

總開初篇

卷一

古

升降推移轉轉相生如環無端今夫水土之氣浮而爲雲散而爲雨滋而爲露雨露之澤凝而爲雪結而爲霜霜雪雨霰降而歸於水而已矣山淵平接谷變浮埃滿地烟塵漲天風恬浪息而歸於地而已矣木生於土火生於木木火合而燦金金木兼而生於土者亦歸於土而已矣縣是而觀天地雖有五行而合之只稱水玉故子思曰下襲水土而亦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以山河大地而金水火即在其內故圖水土相親而木金

火居於上東西宛然象形數始於水終於土以水土能自終始而三者俱終始於水土也人身腎居下脾胃居中心與肺肝亦懸子上原自爲一河圖五臟生尅亦與天地五行若合符節信乎一小天地也

### 觀象

易不可見而見之于象象者像此也無以象之而

易或幾乎晦故曰乾坤毀而無以見易以乾坤六十四卦正易之象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總開初篇

卷一

主

又曰聖人設卦觀象觀以觀其所設也象設於伏羲而爻象起於文王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動者也故曰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繇斯以觀言中之引伸觸類雖百物不廢亦不過言乎其象而可樂謂之象也俗學支離不知易之何以爲易又不知象之何如而象於是拘拘於連類之物而以爲象在于是者漢九家諸易遊志虛玄欲一掃而空之曰得意在忘象者晉王輔嗣易不能無惑志於乾馬坤牛而以乾之言龍爲不可解宜謂象

學不傳者宋朱子晦易反覆推勘於鑽絲之卦率  
強附會於牙變之體而直以爲象學獨明于今者  
來知德易知德謂輔嗣掃漢象之非而不知所擇  
者原非象謂朱子疑象學不傳之非而不知已之  
所傳者亦非象象者伏羲之所設而文王之所繫  
也設于伏羲不惟無物而且無言觀于文王方其  
無言安得有物至繫詞以明象又象之中欲人  
易曉始有所稱引連類然以言乎其象而原非象  
也若必指象以物將卦爻中之有物者有象無物

惠問初篇

卷一

六

者無象有物有象者有易無物無象者無易則六  
十四卦卦詞定不及物者居卦三之一而龜如乾  
泰隨剝之類三百八十四爻爻詞之未及物者亦  
居爻三之一而龜如訟元吉之類一卦六爻爻詞  
全未嘗言及于物如臨兌之類此等卦爻爲有象  
乎無象乎此無象之卦爻爲有可觀無可觀乎吾  
不知文王何以觀又何以言也其亦不通之甚矣  
宋鄭今之言易不知易自有易而止謂易盡于卦  
不知卦以象易而止謂物以象卦故言象者言此

龍馬坤牛掃象者亦掃此馬牛疑象者疑此言馬  
言龍破疑者亦破此龍馬今梁山自謂大明易象  
如有卦情有卦畫有中爻有錯卦有綜卦有爻變  
有占中諸象又有諸象所不能盡而以爲相因  
象有無此事此理而止立此象其牽強附會委實  
穿鑿所不必言然聖人固未嘗以此爲象也聖  
言象莫備於說卦三篇今上丁蒙今觀三篇東  
言象不一而足如設卦觀象象在其中八卦以  
告等語果以物爲象乎言言象亦不一而足如

惠問初篇

卷一

七

者言設象時品則觀其象而玩其詞等語果擬  
象爲物乎豫者豫此世知其所以象斯知所爲象  
知其所爲象斯知其所以言乎象苟不能曉易而  
徒陳之象不能認象而徒求之物而沾沾自以爲  
象學是猶有者不知月有相而示之後遂執指  
爲月其去月也遠矣嗚呼余之以牛馬諸物爲易  
象者皆認顯爲月之類也其亦不思之甚矣  
宋鄭今之言易不知易自有易而止謂易盡于卦  
不知卦以象易而止謂物以象卦故言象者言此

觀易文也泰與歸妹曰帝乙歸妹既濟曰高宗伐  
鬼方言帝乙高宗而不冠之殷此文王指當伐也  
文也商書至高宗彤日商文也周書云昔殷王中  
宗又云無若殷王受周文也周稱殷而商不稱殷  
若以爲周公則三卦所稱何不與周書無逸年  
律而乃與商書高宗彤日同語此亦足以見其出  
于文而非出于周矣或曰今之紛紛者以隨王  
亨于西山升王用亨于岐山耳曰吾正殷王  
不文而知其辭之非周也六經中有稱文而不  
王未有稱王而不繫趙文以表王王疾生前之  
王而追王之王也追王故王與諡而並稱生前故  
未有諡而止稱王觀夫子明夷與說卦之玉而兼  
泰而益知岐山西山之王其非指文可知不然文  
泰皆生而受命而易有王用亨帝之文將文周生  
而郊耶夫說卦詳之矣曰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  
周之盛德其文王與紂之事耶曰盛德曰殷末世  
雖文王足以當之周公與武王伐紂何云盛德當  
周之初興何云殷之末世且夫子明言之而尚云

亦耶曰是數者何虞至也曰傳金縢詳之矣王指  
紂而言岐山西山則文之自謂蓋當文里而望  
也斯言一出而易之更三聖也恍矣

數往知來

易凡數言往來如不佳大來夫往小來七日來復  
與夫懂懂往來等是也傳亦數言往來如知來  
往彰往察來與數往順而知來逆是也傳之往來  
即易之往來往者小往大往之往其遷謝之故明  
明而數數其遷往之故無事搖搖而大往小來  
猶故曰顯其來者亦泰矣來者亦泰矣故曰  
時當知知其來新之來提醒無方而益至加火  
故曰迷也知而逆之而不往大來有也即之來復  
無懂懂之往來斯之謂能知斯之謂能逆故曰易  
逆數也紛紛於圖之左右筭管什伯千萬

同本共有

與五多吉而少凶同人夫有一以得中得時而  
易乾曰利是也而應乎天然同人以于宗廟  
有在在易有易而無德如而後吉何也宗廟

同終有所弗同也厥乎交如終有所弗交也  
與羣陽同而羣陽終不盡同于二故三之伏養并  
高陵者此也四之乘其壘弗克攻者亦此也即五  
之先號而後笑而克相遇者亦此也類族辨物  
族固不可不類而物固不可不辨也五欲與諸  
而交乎而諸爻終不盡孚于五故初之無交害  
害此也三之小人害者害此也四之明辨哲者  
此也即二之積中不敗者亦不敗于此也過惡  
善者惡固不可不遏而善固不可不揚也通于

聖開初篇

卷一

二十

而於三卦思過半矣

小畜復

小畜以三陰和畜五陽然六四必血去惕出而後  
無咎是陰效為陽之所畜也履以二未而履五剛  
然眇視跛履武人為于大君是元賁為剛之所履  
也或曰履之卦曰履虎尾不咥人亨而爻曰履虎  
尾咥人凶畜之卦曰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爾來曰既雨既處凶柯也曰以一卦則陰終不能  
藏陽故為不咥人為不雨以一爻則陽終有疑於

隱故為既雨為咥為觀象之九三曰夫妻反目  
之九四曰履虎尾愬愬終吉陰陽之際亦大可畏  
矣非純粹精而剛健中正安能去凶而即吉也

屯蒙

屯者剛柔始交也惟始交故乘剛者或為乘馬  
為即鹿即匪寇皆嫌士而終不無屯遘泣血之象  
必建侯不寧如初九之志行正而大得民方可  
見經綸若九五之屯膏則且至於大貞之凶矣  
也動乎險中也動而無所以制動其屯未有出

聖開初篇

卷一

主

蒙者剛柔也接愬愬也接愬資蒙者或發或隨或  
還有猶即童蒙之巽順而謹不危於愬愬故必如  
剛中之吉亥為果行育德而可以出蒙然若上  
之進下順亦可以禦寇而擊蒙矣何也陰而止也  
止而不能以亨行其蒙未有已也故蒙必以果行  
為之師而屯必以建侯為之君

大比師比

師之象曰能似衆正而衆曰容民畜衆不以衆正  
固不能畜衆容民也屯之象曰建萬國觀諸侯而

曰師比俱凶。二陽陷於陰中，未幾降夫衆陰，而師之九二陽猶陷於陰中，未幾降夫衆陰，而師始交難生，如開瓶之君，未正夫位，猶當與衆逐雖終就交夷，而不能無事，手征討，故曰師也。之九五已盡伏衆陰，而據其土，如纘承之，重禦輕，而萬方無虞，來國難時有異，猶終和以梗王化，故曰比也。雖有師而後能用，唯此後可以不師。

豐旅

卷一

主

豐旅俱以陰居二五，而三陽寓於其間，惟豐以明而動，故豐亦惟以動，故雷電皆至，有幽窮不明之象，故爲見。見沐豐屋，旅家所以封詞勿愛，宜日。此言唯日中爲宜，不然終不能保其豐也。旅以明麗止，外有離其所止，故旅亦惟以陰爲主，而陽爲寓，故有以旅與下其義爲旅，以旅在上其義爲蒙，所以卦嗣小亨，貞吉者，所亨者小貞而後吉，不然亦不能保其吉也。釋氏曰：人心做主，不定正似翻。

車流轉動，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能具敘，奈何。旅比及象正，以發明此義。子雲曰：炎災者滅，陰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蟄，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豐之六爻無非妙合此義。君子觀於二者而處豐與旅，思過半矣。

謙豫

謙豫

卷一

主

文言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言謙也而實，并言謙也。豫之豫順以動，可不謂知微知彰乎？謙之光明下濟，可不謂知柔知剛乎？曰：謙豫與師比同，爲一陽同爲五陰，師曰師貞，豫何以曰利？建侯行師，比曰不寧，方謀謙何以曰勞謙？君子有終，曰陽不能得其陽，故九二者猶不能免於天下之毒，而九四之刑罰清而利行，師無疑也，陽得其陽，故九五且以建萬國，而親諸侯，而九三之勞謙而萬民服，亦其所也。曰大有得而朋合，替奚不可以服萬民而利侵伐，征國邑矣，不利於行，師曰二卦俱以陰而宗陽，亦俱以陽而主陰，故各有服民行師之象，特豫不能無疑，故既勿疑而後合，替謙不

能不勞故必勞謙而後有終勞者謙謙而無不祥  
即侵伐征國邑總以寫其中心之得而成其下濟  
之光故曰勞也勿疑者不爲呼冥亦不爲貞疾即  
介石不終日總順其吾心之動而行其剛應之志  
故曰勿疑也勿疑者豫之勞而勞者謙之勿疑也

### 損益

子曰損益盛衰之始也又曰自損者益自益者謙  
何謂也曰損之初九曰酌損之九二上九曰弗損  
益之六三曰三人行則損一人六四曰損其疾至  
益五而始曰或益或損剛而剛終不可損益柔而  
損無不在柔故曰自損者益也益之初九曰利用  
爲大作九五曰孚惠我德止九曰莫益或擊凶而  
至六二曰或益之六三曰益之用凶事損上而  
益其益凶益下而損其益之故曰自益者缺  
也象曰損以德怨室愆益以遷善改過柔曰損剛  
益柔者損天施地生者益其於損益深矣

### 損益

動而就謂之隨巽而止謂之蠱蠱者不能隨時更

華終而不復能始故君子以振民育德所謂先甲  
後甲隨時而動之義也隨者無所牽繫而能以天  
下隨時故君子以審晦安息所謂大亨無咎時行  
而時止之義也或曰隨之三三繫而有夫上拘繫  
而從維之亦何以爲隨蠱之初幹而厲四裕而啓  
又何有於蠱曰隨非剛不能隨蠱非剛亦與於蠱  
者也剛能自主而不繫於人如初之官涂貞吉四  
之有孚在道五之孚而于嘉方能有獲有功若三  
之志舍下亦止能隨求而未必其獲而三三契母

### 惠問初篇

### 卷十

### 主

論矣剛能自振而振安乎蠱如三三以剛行剛三  
之以柔行剛方能幹而無咎若初五之資柔志剛  
亦有志於幹而未免于厲而四又不待言矣

### 需訟

需與訟皆以三陰而麗四陽遇需之所以爲需者  
以陰居陰位而又處于將往之勢無俟玄黃之戰  
而剛健不陷故謂之需訟之所以爲訟者以陰居  
陽位而又舉其方象之機即有中正之健而窒惕  
未消故謂之訟訟非需然需之小有言致寇至未



始不訟也。蓋非訟訟之不克訟。渝安貞未始不  
需也。唯需而不安于需而常若有訟之慮。故利用  
恒與敬慎不敗者。有以一其心之敬而終吉。始能  
爲酒食之需。唯訟而不克以訟而常若有需之慮。  
故不求所事與食舊德以貞厲而終吉。而始爲元  
吉之訟。故訟與需異而均曰有孚。均曰貞吉。

咸恒

惠開初篇

卷一

五

動而說謂之隨止而說謂之咸。巽而止謂之蠱。巽  
而動謂之恒。易之所以妙於易者。一動一靜之間。  
若偏於動而偏於止。則無似易。易此咸恒之所從  
異於隨蠱也。咸惟直讓以虛受。而心無所繫。若  
動則有所繫而隨矣。故九三執其隨。九四憧憧往  
來。朋從爾思。皆不能止也。於何思何慮。同歸一致  
斯之謂能咸矣。恒惟動故能不已。而久於其道。若  
止則不能久。而蠱矣。故治蠱者。先甲後甲。終則有  
始。天行也。恒之利有攸亦終則有始。此所以爲恒。  
爾久道化成也。咸自易。艮首乾坤而下。經首咸。  
恒何也。曰。上首乾坤。天地定位也。下首咸。恒山澤

通氣。雷風相薄也。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既未濟。火  
不相射也。此所爲八卦相錯而成六十四卦也。  
若只以先天圖論。則於八卦相錯之旨。爲六合象。

大小過

惠開初篇

卷一

五

易象也。六十四卦皆取象也。其於二過也。何居  
易。諸卦皆兩兩相比。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陽  
變陰陰俱變而歸陽。如反否而泰。反剝而復。反  
而益。以至革鼎夬姤之類。皆邪反而歸正。所謂  
易之道。莫妙于此。獨至于二過而俱不變。則邪終  
於邪。而不能反而歸正。過而不改。斯謂之過。故聖  
人畫卦至此。而皆以過名。以其與易之旨相反。故  
謂之過也。他由吾夫子讀易而曰。自以無大過正  
謂無此過也。若弟以陰陽之位。過於剛柔。以此爲  
大過。過則六十四卦中。其過於剛柔何限。而獨以  
過此二卦。且夫子之大過。又何以獨也。

學易

夫子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又  
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而至於命。夫

子自云五十而知天命又自云五十以學易不學  
易不知天命不知天命亦未可謂學易也故韋編  
三絕錢摘三折作彖傳作象傳又作文言說卦等  
篇總以闡性命以開示後人故曰夫易聖人之所  
以崇德而廣業也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家  
夫子之爲易如此漢唐以來諸人言易之書其在  
反覆而觀有能以此洗心退藏乎有能成性存存  
乎有能順性命之理乎有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乎嗚呼奈何而侈口談易也夫易其備於彖象爻

忠開初篇

卷一

三八

彖卦象之註疏也說彖莫詳於十翼十翼又彖  
之註疏也冷之人不能識彖以會彖說彖象以  
窺卦象迺茫然於夫子之言而註彖疏彖說彖說  
卦刺刺不休是學有過於夫子而識且躋于周文  
也不知夫子贊易剖露於說卦三篇致詳於乾坤  
章卦謂乾坤則全易自無不明也今之學者亦  
慨然乾坤二卦與說卦三篇潛玩而有得庶不以  
性命之書爲著策之用不以洗心之學爲應事之  
跡卦象爻象一以貫之方可謂學易方可以理會

性命不然支離穿鑿愈說愈遠易將何時而可學  
也

程傳

程伯淳曰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只是  
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唯此語截得上下最全  
明元來止此是道要人默而識之也又曰乾坤毀  
而無以見易易不可見而乾坤或幾乎息矣聖人  
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此也密也易也果何物乎聖

忠開初篇

卷一

三八

人所以示人者深且明矣其說無妄曰動以天故  
無妄動以人則有妄矣其矣伯淳之善言易也伊  
川曰易者易也變易以從道者也體用一源顯微  
無間上蔡以謂太漏洩者此也然伊川易傳多言  
其顯用而少及其微體其自云只說得七分是也  
二先生之言易如此而今人未有爲二先生之言  
何也易者合理性命而一者也窮理者達性命談  
象數者至弄其理性命而俱遺又安肯爲二先生  
之言也夫錄夫子之言可以會彖象而人不得彖

家邇不求之夫子。繇二先生之言，可以窺吾夫子而人不得之。夫子邇，弁舍夫二先生，何怪乎終日言易而不自知其非易也。嗟嗟學者，誠能潛思於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語，以自得其所謂此與密而十翼若指諸掌六十四卦固卓爾目前也。

思問初篇目錄

第二卷

經篇 書問

書為德性學問

欽明

欽若昊天

允執厥中

象恭滔天

七政

宗彝

尚書古文駁驗

附梅學正尚書古文駁

有過無大刑故

聲依永律和聲

歷簡初篇

卷之三目錄

一

淨主濟深達于河

竺江既入

陪慰學王

文仲施之詰

于余五邦

唯有道曾孫

武成

洪範原商書

九疇即九經

滑陳共五行

洪範

大詰

酒誥

召詰

君奭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秦誓

思問初篇卷之三

溫陵陳元齡宗九父著

經篇 書問

書為德性學問之祖

克明峻德言德之始也欽明安安言敬之始也人心惟危道心唯微言心之始也允執厥中言中

始也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言天命之始也安止欽厥止言止之始也上天降衷于民厥有恒

言性言恒之始也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言禮言義

歷簡初篇 卷之三 一

之始也克寬克仁言修之始也唯學遜志務時敏

數學半念終始典學言學之始也思遵德性命

仁敬義禮危微恒報教學其不亡本于書書固萬

世尊德性道淵學之大經太法即易之盡性窮理

尤其後出世廼以書止道政事何異痴人說夢

欽明初學即學之正

書開卷便說欽明欽之一字堯舜湯文之心傳亦

虞夏商周書之真脈也放勳之聖德被四表而格

于前而唯以欽為心學即君臣文敬大都亦不外

欽哉之兩字至若欽西鄰欽樂天道欽厥王用  
不欽欽予時命其維有終唯臣欽若式克欽承四  
代君臣何其於欽之一脈諄諄不已繼商而周  
欽而言敬如五誥無違立政呂刑等篇開口便  
敬德敬典敬獄敬刑王敬作所每篇之中虔  
寧又如欽乃攸司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其君臣  
戒之間宛然唐虞家法也此非三代以上之君  
爲兢業唯欽乃明三代之所以克念作聖  
昨縱乃昏三代以下之所以罔念作狂也

恩閣初篇

卷二

欽若昊天

書經第一件事便是遇命義和欽若昊天曆象日  
月星辰見則奏之聖首事欽天眞上古聖祖繼天  
立極也今人因前人已成之法囁人子弟依樣推  
筭及其疎濶然後修改便視此爲無甚緊要不知  
渾沌初開太極未分無有一人爲之推天步日  
治曆明時則至堯今日其不爲草創者幾希他  
聖論如南極老人星下今南方所見尚有許多列  
星第不載於上青星經今人遂無復能名則日月

星辰之曆象安得不爲放勳第一事也分命四時  
精細微妙今人愈推愈測立法雖代爲精密然安  
能出其範圍以閏月定四時尤欽天第一要妙  
特申言之今天下有曆之處中國而外唯西域  
羅巴曆爲甚精其推步之法有可以佐中國之  
逮然置閏一節彼固不能知也彼知一年有三  
四氣以一節一中爲一月一月俱三十日或三  
一日一年十二月足三百六十五度四歲亦閏  
日以三百六十五度之外尚有四分度之也  
恩閣初篇 卷二 三

恩閣初篇 卷二 三

知閏日而不知閏月知立中節分至而不知立  
朔弦望則於歲月日時終爲少二箇月而月之在  
天爲無用之物矣其視中國之以閏月定四時成  
歲其聖神爲何如耶故欽天一段的爲放勳第  
一事亦的爲尚書開卷第一義  
二 允執厥中  
堯曰允執厥中舜復益之以三言此是二帝自道  
處亦是二帝分別處竟不見有人心道心只見有  
厥中便自允執之舜見有人心道心用其精一於

危微而後允執厥中。惟是實得俱是。有違非第。詞之繁簡也。湯詩簡主。既釋來于氏。厥有恒性。實子曰性相近也。孟子曰性善而言情言。故言曰。言生色。雖因賦主而發。然皆直言其所得聖賢之。位於此亦可見也。學者觀此而有所得。方可踐論古聖方可謂真讀書。

象恭滔天

象恭滔天。注未詳。史記作以恭慢天。近之史遷去伏生。未遠必有所受也。諸葛孔明曰。滔慢則不能

思問初篇

卷二

辨精滔與慢相連。古有湜湜可謂稱。象限不

七政

宋人之強作解事。未有如七政左旋之說者。七政之說。宋其有術。應漢都昭可考。而其著明于層。冠數千百年。未有異說。獨宋人應之。以爲能窮手。古未窮之理。理之不能。符數猶數之不能。外理且相。謙和之聖。能以無師之智。層象日月星辰。蓋其于理有師本。斯而晰之。獨宋人耶。余謂宋人不持於數。未分節。並理亦多。所未悟。宋人謂過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三左旋於地。一晝夜則行

週而又過一度。日月亦隨天左轉。第日不及天

度。月日不及天十三度。曆家憚於推算。故不計

百六十五度。只就二度與十三度約。而易推耳。

知天週三百六十五度。以赤道橫絡天腹。而言

赤道而或南或北。每離一度。即縮一度。離至二

四度處。當減去二十四度。此其大較也。日月若隨

天左旋。春秋二分。行當赤道中。日週三百六十五

度。其不及一度。循可言也。至冬夏二至。行當赤道

思問初篇

卷二

五

南北各二十四度。旋其週。乘只得三百四十一度。

竊過試。二月三度。而何以乘。俱不及天一度。今既

俱云不及一度。則日之右行二度。而非左旋不及

天之一度也。赤道之通南。通北。處處週天之度。以漸

而縮。至二十四度。天週只三百四十一度。則所謂

三百六十五度者。非當赤道中。與黃道之出入。赤

道內外。處安得有此數。而宋人謂日週天俱行三

百六十五度。將此所題者。爲赤道乎。爲黃道乎。以

黃道則半出赤道外。半入赤道內。于冬夏二至

之行得矣而于春秋二分無當也以爲赤道則春秋二分行當天腹得矣于冬夏之南至北至無當也黃道赤道半可行而半有悖乃今日之行度至當赤道內外二分當赤道之中而俱不悖于赤道則日之行一度而歲一過於黃道非過天而日行三百六十五度也日漏于百刻以宋人過天三百六十五度推之三度六十半宜一刻若冬夏至行當赤道內外減二十四度處既無過天之算而只有不及之一度則過天只有三百四十四度每百刻數當減去七刻弱而從古及今漏刻之百未聞有異則豈由是布行十度集歲過天而非左旋之由一過天也堯時冬至日在虛初度今冬至日在其四度其歲差之五十度俱旋而左所以然者以日右行起虛而歲遇于女故差繇女而左旋於其如入繇西來出東門環行三百六十五里至西門每過不及一里漸積漸差至五十里其差當在西門之外若繇東來出西門而廻環則所差里數當在東門之外今歲差繇女而漸過於箕其爲日之

卷二

七

本行數虛而歲過於女又一微也凡此四端皆無事算數而昭昭可以理測宋人名爲舍數而求理張子淳正蒙蔡西山解書名爲深知曆理俱謂之左旋吾不知其所窮者何物而所格者又何理也自宋有此解而後世人學遂墮其雲霧中而不能覺至我高皇一日問老政爲右旋爲左旋應奉傳藻典藉黃麟考功監丞郭傳俱引西山說爲左旋高皇曰不然朕在軍中時常測驗日月夜指一星以爲準初夜月在此星之西至暮則月且過此星之東非右行而何卓哉國高皇真天縱之聖而不惑於宋儒之說故其後來定我經傳注以酒曲書經解不可從而今其依朱子詩經十月之交注去朱子之說尚不能騎兩頭驢而踏兩脚船也高皇時以其有日月右行之說而取之耳故曰宋人之強作解事也

宗彙

宗彙揚綱曰武維也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罪第臆說耳註取其孝也亦未詳所謂按廣州思

南有山曰饌峯居大山中盤亘銅仁思州石阡數百里無人居人亦多不能到所產草木多異狀有獸曰宗彘狀類獼猴巢於樹老者居上子孫居下居下老者不多出于孫出得果實即傳遞至上老者食然後遞至下下者始食上者未食下者不敢食也所謂取其孝者取此耳

尚書古文駁駁

此梅學正所駁尚書古文而謂侯太史所修者也學正不知古文而妄爲駁何焦先生亦不爲

墨爾初篇

卷二

今

而載之筆乘耶音天康中歟爾竹簡亡存餘卷俱完好不壞太康前趙漢武進屠四百季而謂竹簡漆書不能支如是定久將梅驚不知有太康竹簡耶左氏出於宣元之際當安國傳尚書時左未出也左所引古文尚書語太爲謬如飛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鼻陶邁種德德乃降八地平天成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念茲在茲謀與其不辜寧失不經成允成功五子之歌如雅德陶

唐帥彼天常有此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六虜征聖有謨勳明微定保世遺人以木鐸徇于路二師相規工執事以諫辰不集于房聲奏鼓雷夫馳庶人走却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亂者取之推公罔存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太甲如欲敗度縱敗禮罔恭普云民之所欲天從之昭元旅焚民不易物惟德其物雖秦仲之王曰胡無若爾考之建王命也定皇天無親唯德是輔五侯始而終終以不困中多以虞書替夏

墨爾初篇

卷二

九

書然俱在祗所引大禹謨等語也左氏安國不及見而語無不詳古文亦將安國未見左氏而前引之乎又如益稷篇今古文俱有元首股肱等語梅以爲引孟子手足腹心語成文此謂知有古文乎抑卑陶益稷篇非伏生所授而特爲安國所傳乎所云四十二篇又何書耶呂覽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召神乃武乃文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德禹夫之長可以生謀此亦可爲古文一證

附梅學正尚書古文駁



國子學正梅騫曰尚書惟今文四十三篇傳自  
伏生口誦者爲真古文十六篇出孔壁中者  
漢儒僞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併竊其  
句而緣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竊易  
明詩中溫恭允塞等字成文其作大禹謨  
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爲  
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等句  
語允執厥中等語成文莊苗晉師贊  
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實三苗去  
思閣初稿

成書今藏余家異日當板行之  
有過無大刑故無小  
過誤雖大必宥故犯雖小必刑此定說也林氏  
呂伯恭明其不然謂宥過誤則無大者小者有  
者不宥刑故犯則無小者大者刑小者不刑謂如  
失火而延燒官庫馳馬而蹂躪小兒此誤也大  
所不可宥也如守果實而自食守舍而穴應此  
也小也所不必刑也何文簡則謂延燒官庫  
小兒此過之大者也微匪忘故燒殺者情有  
思閣初稿

聲者清濁高下之聲律者長短陰陽之律聲依永而清濁高下見馬律和聲而長短陰陽製焉漢曰命神瞽者明聲節依永和聲三皇五帝所錄外樂也後世和知和聲而製律而第因律以和聲律不得而求之天氏本等而求之器器不齊而求之素黍真黍不可求而徑圓方分豈然無準如王李照阮逸胡瑗范鎮數年聚訟迄無成功皆不依永和聲之說也蔡元定自謂知樂者律固其於三分益盈兩數相生僅費思索然有陽明

陰律呂未能並調鍾其於和聲之律終野然則聲身非地氣亦隨風者迭相為信豈謬哉蓋能樂者昔考中聲地聲故樂如何而再見其後世

浮手清源達于河注源水出東武陽至千乘入海

程氏以為漢河與漯縣異縣亦不明言所在未詳秦施帝置清河縣則水經所載世高唐至千乘為漯縣屬可矣且漢有漯陰縣漯陰漢水漢水固未傳創傳謂水雖唯遠為以源水或為源水太

一之謬妄然余又有疑焉禹貢河自碣石入海經河自千乘入海與漯大海處相通去南河五里河既北德魯安能如故乎可疑也禹貢明源達于河水經源自高唐注河下逕清河博平源陰鄭平千乘入海既入海源安得注河二可疑也詳考諸書齊有三漯一曰高唐與武水合俱在碣石出長白山入大清河至樂安入海今循通利一在清平縣西三里參夏相流不常高唐者即入海所至經河西律而合漯非自本河出也自相高唐之陳與魯無與唯清至侯高唐之西與德大

河相近其數里能入海所至達于河此水是個書此水與博雅君云

源經三江既合

源經三江既合黃震孝說三江之辨皆於下流求之恐非禹貢三江之說也郭璞山海經註岷山大江所出也岷江所出也岷山在江所出也三江既合源於岷山岷山在江所出也三江既合

東坡曰三江既俱獨吳不特其南水道然何不無言  
爲三三三既俱獨吳不特其南水道然何不無言  
禹貢禹貢之湖之湖止言三三三之山吳揚州之  
何與於梁山而及嶺岷岷山之三江且岷江初未嘗  
與震澤通今丹陽三港太業八年所鑿孟河之  
建武年間所開禹貢之時震澤自震澤岷江自  
江而三公俱爲此說不亦甚黃諸人據何據  
定定所對其地然然東北行老主據據云  
東北入海爲吳東東南入海爲東江事於

思開初篇

主

延黃氏之說其說見東震澤東海唯吳越江  
黃有改尋是蘇青龍鎮東海臨利者虛其走而稅  
最之又有自岷江延及通海龍鎮亦塞而耕稼之  
延黃氏之說其說見東震澤東海唯吳越江  
最爲有據余嘗觀姑蘇志及會典所載太湖入海  
水道俱有云云蓋太湖之江之述蓋即此也而通也  
會典自蘇州府志及吳淞南北岸要隘等項引太湖  
入海江之說然其府志家漢至南唐浦上橋大黃

湖以達太湖之水也泊土年開吳江長橋導太湖  
之水入海出陽城隍等湖及開吳淞江各處  
趙屯等浦瀾波而湖之水歸吳淞江以達于海開  
白茆港并白魚汛諸處魚口諸處浪昆承湖水以注  
于江又開七浦鹽鐵等塘浪陽城湖水以達于海  
此會典所記洩太湖水之三道也姑蘇志松江商  
貢三江之一即笠澤江也自太湖分派從吳淞長  
橋北合龍山湖轉東入長洲界經河漣施雲和  
塘北入常熟界東爲昆承湖五白茆港諸湖矣海

思開初篇

主

吳淞江卽舊吳東也其名既注俗呼劉家港又存  
浙江西達松江南入練湖北入鯉湖吐納東南  
諸水北入新洋江至太倉也洋浦受常昆諸水東  
入海松江東口亦名吳淞江古之東江也其南爲  
白鶴江與青龍水合過上海縣入練所塘合漳浦  
橫瀝南北互流並入于海此姑蘇志洩太湖水之  
三道也正書所記大同小異其地名有出入不同  
然總之歟王道洩湖水而古三江之述亦彷彿可  
見三江既入于海震澤之水方不至泛溢爲害惟

其在下流故云既太若在上流則於既入底定之義不可通矣東坡升庵不知東南水國地勢與西川山川不同而欲以梁州事體強解揚州又不知震澤與大江原不相通而欲以今之江湖附會之江湖總之所謂委贖而已

宋時田之並太湖者被水患欲分道諸浦注之今轉運趙子瀟萊祝遠言太湖當數州巨浸豈松江一川所能獨吸昔人於常熟北開二十四浦以達大江又潮溝浦然見山東輿以入海金華縣志謂太湖之水入海金華縣志謂太湖之水入海

今輿記

括尾諸註疏俱以安陸解太誤經中導山如北條則自沂岐邇也至於石言江漢之間則自嶧啄至於大別江南則自衡山至于襄陽原皆自發原至于盡處安得言中條而止于安陸也按兗州泗水縣有陪尾山在江右河正能耳外方桐柏之委簿西傾而直王年此正與北條嶺石嶺今地理

家謂中脈盡處生夫子爲萬世聖人亦其一徵也金氏曰陪尾徐山也說正與余同

仲虺之誥

仲虺之誥因湯之自慙而作誥以告民也首言天實生湯以正萬邦繼言民戴商之舊未制事制心欽崇天道永保天命言湯家能如此足以君民皆告民之詞非戒湯之語也認爲戒湯之詞不惟不知誥體其於書意終隔幾重

古今五邦

聖朝初編卷二

十七

五邦馬氏云謂商丘亳相魯耿也正義曰此言先王遷都不應遂數居亳之前止亳相魯耿并盤庚之遷爲五西山曰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考之盤庚之前當有五邦史記高祖之遷邢武祖之存國遷也余觀史記索隱曰邢音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則耿卽邢班固賦云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圯耿不常厥土詳文勢居相當在前八之數或云相卽商也兩都俱以音之訛遂岐而爲二耳唯首書紀年記商歷代所都頗爲詳明而諸書

俱不及引紀記湯至太戊九世居亳仲丁至河夏  
甲三世居囂祖乙遷耿又遷庇四世至南庚遷登  
三世至盤庚又遷毫前不援商丘後不數盤庚實  
有五邦與書文正相合特諸人未及考耳竹書至  
晉方出馬融鄭玄史遷安國董俱不及見蘇蔡諸  
公或以不足觀使知考證何事紛紛至今

唯有道曾孫

唯有道曾孫周王發無所解大全謂明周之世世  
修德有道非一世也皆未知曾孫之義也曾重也  
恩問初篇卷二  
繇祖而王皆曾祖也繇孫而王皆曾孫也雖  
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爲服喪三月故禮曾  
祖齊衰三月達曾總麻三月而無高祖達孫服以  
祖而王皆曾祖孫而王皆曾孫也故詩夫田甫田  
等篇皆祭近據田祖等神而俱稱曾孫祭禮祝文  
無遠近亦俱稱曾孫正謂此也朱子西山不達此  
義故朱子於詩而止云主祭之稱西山於書而終  
無所解惟沈存中於喪服後傳詳爲致辨真可以  
破前人之闕謬

武成

武成一篇其原文意旨未嘗不流暢脈絡未嘗不  
貫穿無事爲更定也四月哉生明至大告武成二  
段舉現在之事嗚呼羣后以下俱告羣后而追叙  
之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商郊甲子昧爽正  
一月壬辰之後四月丁未之前諸家推曆是年閏  
二月漢書所引載在大全者文雖不同而事與目  
無不合又何事宋人之紛紛也宋人更定其脈絡  
終覺斷續其意思終不渾融

恩問初篇

卷二

十九

洪範原商書

余讀左傳所引洪範書俱謂之貞書所引洪範如祁  
奚請老引無偏無黨王道湯湯等亦謂之尚書初  
以謂引者之誤已而思之以爲夏書以爲商書者  
夫子未刪之書也定爲虞書定爲周書者夫子刪  
後之書也大禹之謨名似屬夏事自屬虞洪範之  
篇叙于箕子原出武王之訪舊史第據名而編不  
無混淆一經夫子刪定而敘去位置自覺生色倍  
非聖人不能也今人於洪範之十三祀多以謂箕

子之不忘本朝如劉襲臘記晉號之類不知書自屬商安有政祀爲年之理且武王時纔革命未嘗以年代祀夫子卽正其篇次安敢改其經文也夫夫子商人也至德之論每致慨於商周之間則惟十有三祀謂箕子之不忘商也可謂吾夫子之不忘商也可

### 九疇卽九經

洪範九疇卽中庸九經箕子因武王之訪而述焉所叙治世之大法猶吾夫子國哀公之問而對以文武功業之政第經以修身居道而範以皇極居五經止言人事而範并及乎天道似爲少異何與於雜書而宋人誤於安國之說必欲牽合而附會之也據朱子所說以一位于其數則水之生數故爲五行是五行俱生于一俱位于于何以與河圖及天地自然之位位大相反悖五事何以位于坤八政何以位于卯俱爲無義之甚矣至若以前三德夫獨非本公章五紀夫獨非用耶或曰極何

以居五曰極者屋極屋之極居中範之極亦居五大學脩身後格致誠正而先脩齊治平亦此意也故範之數合於九經而範之叙通於大學

### 滑陳其五行

魏幾道曰禹治水始於冀旣爲帝都而地居北方實於五行爲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克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揚荆火生土又次之豫土生金故終於梁雍所謂彛倫攸叙者此也與鯨之汨陳五行者異矣鯨治水不知其始於何方若以東西南北表爲五行其於汨陳之旨何居玩經文鯨陳洪範油陳其五行王曰水曰潤土曰爰生土本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去陞洪水則土不以爰稼穡而以陞洪水土滑陳矣水爲土陞不得潤下水滑陳矣水土滑陳則民不得衣食火不炎上矣木無所生長金無所冶鑄木金火俱滑陳矣五行汨陳彛倫安得而攸叙也幾道之言似新奇可喜其子正宜終覺未合

### 洪範

或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  
反無側王道正且言其有極歸其有極此古帝王  
大訓非箕子語也曰皇極之敷言更端以曰字發  
之方是箕子之語余觀經文是彙是訓于帝其訓  
又曰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上八語  
真是古帝王敷衍皇極之言箕子引之以發明已  
語故一曰是訓于帝其訓又曰是訓是行以律動  
武王若是箕子之語何敢以訓行爲諄諄且九疇  
中俱無此意獨皇極有此語也

定南梁漢書紀傳卷之五

五

隨筆謂洪範四五紀曰歲三日月三日四日  
遲辰五日曆數便谷繼之以主省唯歲卿士唯月  
卿士唯日至於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節應接五皇  
極五皇極之中亦有維九五福之文如欽曉五福  
用敷錫厥庶民是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  
好吁而家時人斯其享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  
其鮮敗用咎及止文而康師也曰于攸好德汝則  
錫之福得保其福厥厥失其先後之次雖手甚爲

有據

大誥

大誥文甚難解緣讀者於句讀之間上下割裂未  
甚愛耳楊文獻何司徒點定三數語甚明白有義  
理覺前人爲未安也楊文獻曰今泰今翼爲句言  
武庚無知如鳥之蠢今有輔如鳥之翼所以日字  
屬于猶左傳許衛不睦也何司徒曰越茲蠢殷罪  
朕爲一句言無知之殷小厚道也越予小子考翼  
不可征爲一句言胥祭爲者之羽翼今雖與武  
同叛然余小子安能征也越予小子不與自恤義  
爲句言雖遭桀叛然我安能恤義也上下二  
二字之間義理決自明白視舊讀相去何啻霄壤  
楊文獻曰酒誥明太命于妹邦明字封字之誤不  
然則下接及穆者文王終不可通其爲有見  
召誥  
誥者上告下之詞未有臣告君而可曰誥召誥以  
爲召公告成王之書皆泥其文而不盡通其意也

篇首言以庶殷攻位于維納命庶殷侯甸邦伯厥既命庶殷庶殷不待詰言庶殷屢言而不隱是爲庶殷而發也篇甲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愍言天爲殷民而眷命我王也有王雖不荒予猷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周御事言王能愛殷民及殷御事民今得以安休也王勿以不民淫用非彝茲敢殄戮用乂其唯王位在德元亦民迺唯刑用于王言王能愛民而不虐用民前當儀刑王正于文王以王受天永命也未迺拜手曰予小臣敢以王憲誓民百君子勉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蓋殷厥至是亦能受告而休安矣通篇俱告庶殷以王能誠民而永命不可終爲王誓非徒言王能祈天永命如蔡氏所說也若如蔡說則何以首諄諄於庶殷將惟憐於民休刑用與誓民之保受德命也何司徒曰此篇周公因召公以告殷民篇首曰諄告庶邦庶幾乃自御事可見詳味之與太誥參士左方主律蔡氏曰召誥等八篇

雖所誥不云天暴殄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

### 君奭

是篇文字多有難通以句讀上下之間未能正定如在家不知或欲連上過佚前人光或謂當合下天命不易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丑又罔不秉德明恤或以商實爲句而以不信仁賢國空虛爲解或謂則商實合下秉德明恤作一句較文理爲順又如女昔王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先儒多疑則專問故有王接文王尚克修和意未相象全觀下有闕文以王接文王尚克修和意未相象全觀禮記引三語作在昔生帝周田觀文王之德注又云漢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博士讀與今所傳俱未妥且與下文不相連禮記所引獨田字或用字之漫滅耳周訓遍若云上帝通用觀文王之德適集大命于厥躬文理明順下接文王修和有夏脈絡亦聯貫何至有闕文之疑也禮記所引在泰未焚之先與伏生所授同今所傳迺古文出孔安國者安國譯古文以今文安能無亥豕之誤



孰若以今文公於禮記爲無舛也朱文公嘗謂孔  
壁中所出書何與於生所傳無一字之差以爲大  
可無此亦考之未詳即如此三語而今文古文相  
去大遠漢劉陶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七百餘  
事名曰中文尚書是書今弗傳使其猶在則今文  
古文其不同者不知幾何固不止于是而已也

呂刑

王享國百季老荒廢作刑以詰四方老荒五字正  
作刑以詰四方之源也老固仁慈之心出焉故  
律職焉然則天下知四方之憲無無辜枉法生  
致恤之念焉觀篇中諄諄於有邦有土而誅之  
以官反內貨來皆其遊歷所至觸目激衷一念仁  
慈之發勃勃不寧故於五刑五罰之楚而以二  
贖爲赦王心何其不忍也西山通謂唐虞無此贖注  
亦過矣虞書不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唯其恐  
殺不辜故有金作贖刑之文且下云大辟二百其  
贖下緩罪數少而贖數多疑赦何容易也大都刑  
罪輕轉至于戍獄之時者貴而富者亦資而寬

其多不能自存觀于長身爲太史而不能自贖官  
刑又無友朋以爲之贖况於大辟之千緩又能寧  
以辨此耶穆王一念仁心開後世赦緣之門雖天  
辟永盡用贖而內刑以大漸除未必非呂刑啓之  
也周之過曆此亦其一端矣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讀三書而不勝古今之感也文命以前君臣告誡  
之間非欽則敬蓋多有不敢怠遑之念至此而此  
意獨微用之所以遠東而世之所以竟下也夫于  
微書而觀于世雖幾世次而亦實以書意  
之微秦誓則其意更甚矣言其意之微也  
秦誓與諸誓各伺而文意自不同諸誓皆以警戒  
兵士如用命不用命最嚴與不最之俱有賞戮也  
費誓奴戮之文之重疊也斯亦警戒之詞也獨此  
篇兢兢於一介品與詞貴髮其爲悔不用秦叔之  
言亦可知矣尚書日記謂其作於取王官及郊晉  
人不出之後而非作於敗績之時較爲有見不然  
言而再與師吳王豈亦何取也

秦在春秋名不如齊宋勢不及吳楚夫子刪詩越  
吳楚而存秦風敘書起齊楚吳而登秦誓何與或  
曰秦周舊都也或曰夫子若前知其或繼周也其  
然豈其然乎



思問初篇錄

第二卷

詩問

序一

毛傳

詩傳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國風詩不入

變風變雅

詩傳

詩傳

詩傳

詩傳

詩傳

詩傳

詩傳

詩傳

詩傳

詩傳

小序二

詩說

詩通書易

去詩三千

詩傳王禮

詩傳王禮

詩傳王禮

詩傳王禮

詩傳王禮

詩傳王禮

詩傳王禮

詩傳王禮

詩傳王禮

詩傳王禮

詩傳王禮

閔宮

吊顧既伐昆吾

夏

臣問初篇卷之三

溫陵 陳元齡宗九父著

詩問

小序一

小序之作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或以爲漢衛宏又或以爲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至魏黃初而詩序始行此皆未嘗深考而徒意之也漢無論鄭馬諸人俱有箋傳卽伯喈獨斷引周頌序三十篇劉瓛言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錄非漢引詩序乎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卿大畧篇曰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豈可以不慎取友而引此詩證之謂君子推小人人多害君子如推大車車迭則塵冥也夫戰國引詩序乎射義曰去以采芣爲節言不失職也而序亦曰采芣夫人不失職也春秋傳穆叔賦采芣以荐越武亦以信不失職爲言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馬而表記曰國君禽荒國人以習於田

獵爲賢閑於馳逐爲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也都人士刺衣服無度也古者長民衣服不二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而編采所引亦與此同非戴記引序乎至於左氏所記列國卿大夫相會賦詩不可殫述其引詩序亦不下十餘條於耳后妃之志也又富勸君子求賢審官左傳楚莊王公子午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死慶惡無禮也子皮墮以規趙武欲其不以非禮相加焉王族刺平王也猶室道衰王棄其九族焉而與城

不親九族焉有終遠之刺四牡勞使臣之勤有功而見知則悅矣而傳曰四牡所以彰使臣之勤也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衛作碩人傳亦云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蒯伯刺厲王作桑柔又云蒯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良夫蒯伯字也凡此三書一爲夫子所定一與夫子相終始一後夫子不書遠而厥引詩序歷歷可據則序不特出於宏先且出於子夏之先矣而或曰都人士一詩朱子以爲誤引編采或數字俱引諸

書而作未可知也曰毛詩出大毛公太毛公授之  
荀卿而轉授於小毛公大毛公在秦漢之間當時  
挾書之律甚嚴毋論無書可證卽有亦安敢讀而  
云誤引緇衣也且如采芣以不失職爲言而射義  
與左傳所引序十數條無有不合將謂毛詩預知  
而前引之乎漢人治經最精而崇當時有一人不  
能盡治一經至或治風或治雅頌一人各守一師  
說至晉不能問齊齊不及問韓而謂能於一經人  
外旁及他經以爲之引證如後人連屋充棟以  
爲之引證如後人連屋充棟以爲之引證  
其證據則終其爲詩人所傳無疑也因何疑也  
一篇附於經後曰古者書俱如此古易彖象繫言  
文官說卦各言爲一篇其分配各卦俱起於漢故  
謂漢分置小序於諸詩之前則可謂意爲漢人所  
作則斷乎其不可也

朱子於小序其考證至精未敢的以爲漢人作而  
攻讦譏駁不遺餘力蓋其初特以呂成公草序大  
過不無矯枉過正而其後則成心勝心不能自克

遂苛於吹求耳故孟子引柏舟以證孔子是序合  
於孟子而弗信也夫子於木末而槩並置之禮行  
是序合於夫子而弗信也案樂爲子產對叔向之  
詩見於呂氏春秋與左傳而左傳固載弗信也青  
衿爲學校廢之作自引於白鹿洞記而自認亦不  
信也諸詩世次可證於他書者十之五其他書無  
可攷者十之三以其可攷較其無稽大抵不甚相  
遠而以謂詩無明文不足信乃平王之孫詩文風  
白可見其故乎王之詩則無一可證於平王無  
是謂之無稽矣  
四  
正考王而諸詩亦不難信者諸如思類不可  
蕪蕪始於蕪蕪起於成而終於存極諫意厥  
嗟諫而可以勝心解乎哉詩而所以成心解乎哉  
毛傳世之上下皆公之其也  
齊管韓毛四詩毛最後出今三詩俱忘獨毛孤行  
至今或曰毛有鄭馬等篇之箋疏故獨傳不知毛  
之傳非以箋丹其津液諸詩概爲有據耳如齊管  
韓三詩今雖忘之然其見於他書亦時有存闕  
三詩韓以爲鹿門朱子關雎刺世節以爲狐王是

鳴聞雅嘆之獨毛以爲后妃之德以謂后妃之德則與夫子不淫不傷之旨合以爲應門失守佩玉晏叫則與夫子哀樂之旨戾矣相舟毛以爲僂而不遇曾以爲衛宣夫志以爲夫太則與孟子憂心悄悄愠於羣小孔子也之說異以爲仁而不遇則與孟子證孔子之說合矣又如三家不居詩序不知六篇無解而謂詩以三百五篇獨毛謂南蒯至由儀六詩篇名俱在與儀禮室詩之說合觀康成初學韓而以後失在孔子前既改學毛而後知恩則初學毛也

今所傳中公詩說一卷不詳其出於何時以金所  
觀記者之大抵後人僞作也按申培始爲詩傳號  
智詩漢志智散二十五卷說三十八卷今說只二  
卷其非漢所傳一隋志云智詩悉於西齊書目魏  
一字石經有智詩六卷然亦殘廢不存王伯厚三  
有殘碑一百七十字止魏唐風詩文而今三百篇  
說俱完其非漢二智詩雖亡其散見於他書與詞  
雙語亦時有劉歆傳新序說苑等書其稱詩與  
毛氏異如蔡人之妻佐茅曹周南大夫妻作汝墳  
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姜夫人作柏舟定姜送婦作燕  
燕黎莊夫人及傳母作式微佚傳母作子乘舟  
莊姜傳母作碩人息君夫人作大車書圖其兄作  
黍離皆智詩也向爲楚元王之孫元王受詩於申  
公故向所稱皆智詩而今說無一篇合其非漢三  
北說之曰齊智韓三家之詩以閔雋葛覃鵲巢采  
芣采芣騶虞鹿鳴四牡皇華皆爲康王詩王風爲

原詩而今讀之其辭雖雅而意則不雅也  
爲文王等詩題至無義其非漢四楊賜傳康后其  
起關雎斯作其事見晉詩說苑曰吾於甘棠惠宗  
廟之敬也漢書注曰晉詩傳曰古有棠鄉者知子  
之田而今俱無此說其非漢五太抵此書嘉隆以  
前俱不經見其出近時厲撰無疑至于黃詩傳尤  
詩說之後乘也猶幸若書人不詳考晉詩之興廢  
與夫散見諸書之逸語故今得執以考訂若使  
列女傳諸書所引用者而損益之其不以爲詩  
恩閣初稿 卷三

學者幾希或謂曹氏斯造也豈氏有聲詩  
學想當然想當然云

三言詩傳

余讀詩傳而深慨世之敢於亂經也余讀詩傳  
而深喜經之不能亂也政闕宜思樂爲管風可以  
爲管風乎管風以木雅耳以風爲雅耳折昭自  
有所昭之詩見於左氏傳而折父爲所昭者  
自有麥秀之詩作於殷書王廟存其篇故闕其  
何名實公相持也玉難且有玉雅而麥難雅之

讀者以爲夫原詩雖雅而意則不雅也  
各稱者以爲夫原詩雖雅而意則不雅也  
不論其世何前後之相謬也夫古今引詩之多者  
無如左氏傳左傳引詩至二百餘條十五國風所  
引義遍獨無駟泮水閨宮有駟等篇目詩語足證  
管之無風其作爲頌作自禧公以後故春秋諸大  
夫賦引俱無及者傳何所憑而加之管風耶李元  
觀樂便有幽風自是而後漢唐宋所傳三百篇  
有去幽者而獨傳徑去而附於雅既以爲雅不復

存之幽風及幽風而存之幽風耶夫爲是  
特以聲不應有頌耳知聲固異乎商周也解頌  
語曰管頌之異乎商周者有四商周天下頌之管  
一國頌之六也商周以告神明而管用以燕樂二  
也商周詩頌其先賢臣而頌其君三也商周多  
事實管多頌禱四也有此四異而夫子必列之頌  
者以其體國頌也夫乎作春秋直書其事而得未  
自見其存管頌亦春秋之意也後人不悟而規攬  
於篇目之開創製疏疎移易而後以爲雅頌待所

於篇目之開創製疏疎移易而後以爲雅頌待所

詩通書易

上在於斯是所謂代天應運而不傷其手也夫  
詩之爲經興觀怨羣爲歌章不吾夫子第爲小子  
言之若其微辭變者精言與義與易書相表裏亦  
何第如斯而已雅天之命於穆不已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天生蒸民其命匪諶世德作求永言配命  
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則原天闡命之宗也天生蒸  
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予懷明德庶大  
聲以色不識不知順德之則無然畔援無然歆羨

詩通書易

卷五

十

宗廷登等撰  
辟其刑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穆穆賢侯侯敬明其  
德學有緝熙于光朋則尊德性道問學之說也惟  
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雍雍在宮肅肅在廟  
不顯亦臨無射斯併九百君好各敬德身胡有媚  
畏不畏于夫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  
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無曰高高在坐降降厥  
士日監在茲則存心養性事天之梯也他如鶴鳴  
魚在式訓學德德歸德是謂是降家皆理道之航

後而修正之的儀易書積興未之能誠先何可度  
出道性情而埋沒德命又何可以尚事涵咏而盡  
廢參證須別開理會自加尋求方無負先聖垂言  
立經至意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國風詩不入樂

程大昌詩議曰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非  
古也左氏季札觀樂歷序周召南大小雅頌其名  
與今無異至列國自邶至豳皆卑詎國生舞本  
國風品目又曰邶至豳十三國詩皆可采而聲不

恩開初篇

卷五

十

本樂春秋隱公八年魯大雩賦詩見志凡詩樂  
無擇至攷其大樂未有由南雅之外然後知南雅  
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大昌此論可謂  
騎驢覓驢矣札聘曾請觀於周樂而繼之曰使王  
爲之歌周南召南又爲之歌邶鄘以下諸國卽升  
歌清廟依永和聲比於琴瑟之歌皆樂也非詩也  
故於列國之樂歷歷如見其於秦則曰此之謂  
夏聲夫能夏則未於頌則曰五聲和八風平皆所  
謂因樂以知政也若如自說將南雅頌之歌爲樂



而諸國之歌爲徒詩所謂聲能夏則大又何說耶於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於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風之說卽見于此矣樂記曰正且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表記三引國風我師之闕是恤我後等語荀卿曰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又曰子貢曰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風之名遠在礼之前矣宋史

志開初篇

卷三

上

宋史志開初篇卷三音義是辨何故也史遷傳爲是說耶律說國鄭衛之音能世之音比於慢矣樂記所記者樂也鄭衛之音卽樂音也柔間卽詩桑中之被於樂而爲音誰謂諸國詩不入樂耶

### 二 變風變雅

詩之變風變雅者推鄭衛爲最而不得其說遂以爲變風變雅如李漢陽說金以爲皆指也詎曰

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又曰竅本知變樂之情也樂之不能不變故音言樂有六變八變九變如周禮大司樂之禮天神地示人鬼卽所謂九成也詩三百篇皆所以被之樂樂不能一成而不變故在風爲變風在雅爲變雅皆所以濟正風正雅之窮如律有變宮變徵以通律之變非指詩之時世而言以爲正變也陸文裕嘗見古器銘識有甕曰小雅甕有鍾曰頌鍾因知詩之篇名各以聲音爲類而所被之器亦有不同風雅之有正變亦其

聖開初篇

卷三

二

樂之所奏作止聲音有所不同始於正而繼之變故風自爲風雅自爲雅若必以詩而論則風與淇澳緇不何以別在變風而楚茨燕民何以列在變雅也後人太忘聲音而衡求之字義故求而不得其故夫有能窮本知變而通之六變八變九變則其於變風變雅幾失

### 古詩三千

太史公曰古詩三千夫子刪爲三百永叔曰詩有數君不存一篇未刪之詩不止三千然余以諸

書攷之刪餘之詩固當無多諸書引詩如荀卿等  
所引在已刪之後其少逸詩此可無論至如左氏  
傳戴記二書其引詩皆在不刪之前左氏列國卿  
大夫燕饌所賦與諸人議論引詩不下二百餘條  
戴記表記學庸等篇援引亦七十餘條皆三百篇  
所留其爲夫子所刪者左氏唯翹翅車乘周道挺  
挺侯河之清優哉游哉轡之采矣我無所監禮儀  
不愆雖有絲麻等七八則戴記唯昔吾有先王其  
言明且清曾氏侯氏四正具舉相彼盍旦尚猶患  
之二三則而已今古詩有三千之多列國諸人豈  
盡不習而所習者盡夫子之所有不然何以所賦  
所引俱在三百篇之內而此外至不能存十一於  
千百也孟子最善言詩與夫子所自引見於孝經  
論語者亦不爲少其逸者亦獨有棠棣一章而餘  
俱見於今詩雖其篇名亦或見於後來之書然亦  
無幾矣則謂古詩三千未可信而永叔之言尤無  
稽之論也

美刺

以詩爲不專美刺非也今人爲詩筆出風雲月露  
之形容則未有無事而發之歌咏其形之歌咏皆  
有所動於中非美則刺使不出於美刺王者何以  
觀太師亦何以采也又曰采菽方叔南征也而序  
以爲美宣王於高然民送申伯仲山甫也而序亦  
以爲建國親諸侯任賢使能歸美於宣王不知今  
之議序者皆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者也三詩  
皆所謂古人善則稱君之意也詳味詩語如方叔  
元老克壯其猶王命申伯仲山甫褒職有闕  
唯仲山甫補之等語其爲美宣王何疑而必以爲  
止美三臣不惟不知古人之爲詩并不知古人之  
用意矣

詩備王禮

蔡子木曰詩備王朝之禮是也然謂吉禮止于十  
二軍禮賓禮嘉禮止于二三則非也記曰詩之所  
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又曰不能詩於  
禮謬詩三百篇皆以協樂皆以行禮也雅頌俱朝  
會燕饗祭祀毋論已即列國如侯著以親迎同車

以不昏于禮爲德不禮者族新舊傳人以衣服奢侈汾沮如以儉不中禮于施以禮賢泉木竹竿以不敢歸寧綠衣終風俱以禮自閑則合全詩就非禮而執云備禮止于此也夫子他日教伯魚學詩而卽繼之以學禮以禮原合于詩卽其所雅言亦此意也

### 關雎

關雎后妃之德也樂不淫哀不傷夫子言之矣太史公曰周道缺而關雎作楊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于關雎雎子武揚賜國夫人不鳴雉宮門有擊折關雎之處見幾而作杜欽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亡諸人所說或出於齊魯韓其說與毛大異後人遂因諸家以疑毛謂關雎武揚事國後者詩余尋繹詩交廻知毛得其本而諸家得其末也關雎實道后妃之德故以爲風始以爲樂終以爲禮皆合於周盛時之詩蓋知關雎非刺嘆之文也建武皇帝于欲陳古以諷今因以關雎被骨絃爲房中之樂以刺嘆時

古人故云周道缺而關雎作其所謂作作樂極難佳詩也其所謂嘆世刺世以樂嘆以樂刺非以詩刺嘆也後人不知誤以作樂爲作詩使知其刺世嘆世出于樂則合齊魯韓毛爲一可也

### 兔置

傳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兔置之武夫而曰公侯于城言文王服事殷不用以征伐者定而唯用以捍衛內外也以武夫之才而止以捍衛內外是有牙不能患關初篇卷三

### 草蟲

殷其雷詩有情甚正而顧抑而私之者集傳之於草蟲也詩有義甚太而顧曲而小之者集傳之於殷雷也殷雷之莫敢或遑莫敢遑息真有勸以義之意草蟲之未見雷神解見則降亦有以禮防之心不取其勸義防禮恐正大而止被以思君子之私曲此

後世之婦人非上古之大夫妻也上古之人心未  
漓猶能不以私情廢公義不以小節踰大閑故其  
詩如此學者能因序以得古人之心而不爲舊說  
所蒙斯可以讀詩矣

楚宮

詩傳楚宮爲管詩謂信公城楚丘而史克頌之也  
楚丘之役齊桓爲伯信公時在會耳有何可頌而  
作是詩傳特以駭牝三千語與軻詩合而遂附會  
於信公耳按左傳襄公作楚宮楊叔曰秦晉云民

思問初篇

卷三

士

之所欲天必從之楚欲楚也夫故作其官若不復  
適楚必欲楚官也夫月公薨于楚留若然則作楚  
宮者襄公也必以是詩爲管則當在襄公之世而  
何與於信公又按楚丘地在城武縣與管棠邑相  
比或楚宮在楚丘楚丘當時爲管地未可知也困  
學紀聞曰定之坊中傳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官也  
仲梁子晉公嘗有仲梁懷與公山不佞同時去襄  
公不遠其云楚宮莊襄公之所作第未知此詩的  
爲管詩耳

考槃晨風

予詳小序而知廢序之不可以言詩也古人作詩  
意多不盡于詩中如考槃三章皆賢者隱處之畫  
然賢者之所以隱處以國君之不能用也不言其  
不能用而唯言其隱處而不能用意自見于言  
外故序曰刺莊公也晨風三章皆思君子之辭然  
君子之所以見思以國君之廢棄之也不言其廢  
棄而唯言其見思而中自含廢棄之情故曰刺棄  
其實臣也又如雞鳴序以爲刺不悅德也而篇中  
思問初篇 卷三 太  
俱言德之當悅言其當悅正以見其不悅還轉說  
也京公好獵國人化之而篇中只稱其善獵稱其  
善獵正以刺其禽荒是序若與詞相反而詞實與  
序相合正古人之善於爲詩所謂詩不盡言言不  
盡意也說詩者不能味之於言外而第局之於篇  
中遂以序爲不合而盡易之以一已之臆是所謂  
說詩是此詩便非知詩人此以解末世名家之詩  
且不可得而欲以之解三百篇安得不大謬其  
予故曰廢序不可以言詩也

叔子

叔于田二詩序刺莊公也集傳以爲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楊之水椒聊序刺晉昭公也集傳亦以爲愛桓叔之詞集傳自謂逆志而得不知其所得者淺而序原自深也其所改者憐而序原自正也序謂刺莊公者刺其不能教叔段恣其驕附田獵究且以不義終也刺昭公者刺其本不能制曲沃國人盡附於沃而且不及覺也言在此而意實在彼有委婉不露之致刺其君正以誅其臣有防閑

恩問初篇

卷三

七

亂賊之心正夫子無邪之旨也若如今所說則一覽而盡無復餘味且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而形之于詩沃盛強國大將叛而歸之至於闔命而不敢告人其爲奸邪孰大於此夫子不而存之於經不且助奸長邪耶馬端臨曰是四詩若不求之於序則非子虛美新之賦即袁宏九錫之文可得之矣

纂蒙

袁序曰思見正也在童恣行國入思太國之正

已也孔氏曰袁序云等國是也童恣行國入思太國之正之在童蓋指突也蘇批而觀扶蘇與狡童二章之所謂彼童皆指突而言不見子都子充而見彼童言不見忽而見突也彼狡童之不能餐不能息言突而我不能餐息皆忽之忠臣思欲以助忽也詩經所謂以彼童目其君爲非宜者亦不思之過矣或謂曰氏春秋以纂蒙爲子產之詩按晉欲攻鄭今叔向聘而觀之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云云叔向曰鄭有人子產在焉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

恩問初篇

卷三

千

也晉以趙盾殺孔于曰詩云無競難夫子產二辭而鄭國免子產爲之詩猶賦詩非作詩也夫子云子產一稱則非自作詩矣鄭六卿饒管韓宣子子太叔賦此章太叔與子產同時而賦此詩其非子產所作可知子產與太叔俱事簡公定公去昭公時且十數君信此詩之爲昭公作也

載駟

序曰刺襄公也刺襄公而言文姜不忍斥言君惡而斥其所與爲惡之人古人之用意忠厚古詩之

合昔不露地此則... 無咎著非風入之自... 今之不相... 也

華段

王伯厚曰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必而不肯從秦王化之大不深矣兼葭周士之隱而不仕秦而詩以思之也秦不能用周禮人賢空虛無以國其國故曰在水一方在水中央中微清薄通而不肯仕故終無遷世襄叔由余百里還約公孫茲映非離離秦斯輩

卷三

卷三

主

晉以唐公初國... 定以是廟... 不必然者國於燕詩者也

至于太原

太原集傳云大鹵在山西陽曲縣王太原曰大太二字音本蓋同... 原在雍州周都豐饒儼從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并自冀州太原而大地理志涇水出安定涇陽縣今原州百泉縣神廟是也... 王太原云

山川險阻黃河公其中安得飭戎車日行三千里還雍州冠繇冀州太原而出乎禹貢原隰底績唐

涇原節度使其地今賜固原州詩所謂至于太原

指此原州非冀州太原也予詳攷諸書春秋戰國

冀州無大原而雍州有大原竹書紀年史記穆王

西征大戎徙戎于大原夷王命虢公伐大原之戎

至于俞泉又宣王料民于大原曰料民當在畿內

而非侯國曰西征當在雍州而非冀州是雍州有

大原也春秋昭元年荀吳敗狄于大鹵時猶以大

卷三

主

國名國語趙盾晉居晉陽時則以晉陽名國策史

記諸國戰事俱稱晉陽而無太原至趙王五十六

年秦見趙壯覺始敗焉太原郡是冀州無太原也

冀無太原而雍有大原安得謂詩之薄伐為山西

陽曲乎又有說焉舊獲鎬方涇陽其地皆在雍州

與大原相近詩明言至于由征以巨王國若在冀

州安得云巨王國晉為方伯當自為拒却櫟及汾

王自山征乎觀此則晉溪之言為有據而集傳朱

約無誤也或曰昭元年經書大鹵何似三傳俱云

太原也曰穀梁云申國爲太原夷狄爲太原  
中國名從主人此不通之論夫子春秋正嚴夷夏  
之防顧有書地不從中國之稱而徇夷狄之名乎  
二氏俱周末秦初之人或因秦攻太原而爲附會  
之說左氏出於宣元爲春秋所校而誤從公穀未  
可知也夫經正書大天函而非太原奈何  
不信經而信傳耶

兩無正

式成不退饑戒不遂章即亞大夫離居莫知我勳  
恩開初篇卷三

也兵戎已熱而不對還饑饉遂成而不遂去饑  
勢御之臣而憐憐日瘁皆言已之不去以責當時  
之去者莫前朔詔莫肯以是相告諱也此方與本  
旨相合美殊爲王流遷無饑止之至乏飲食無  
饋餉之與傳之爲惡不退遷善不遂皆強而無味

啓明長庚

楊升庵曰鄭漁仲曰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  
西日將出則東星在日東日將沒則西星在日  
星也今注一星二星二字量多少之間誤耳漁仲

以金俱在日西而不東水俱在日東而不西耶漁  
仲作通志畧不知五星行度固欲志天文耶金星  
最疾約四日行五度有餘距日甚遠不過四十五  
度水星最疾約日行一度有餘距日甚遠不過二  
十四度其距日既不甚遠則所行遲速是漸與日  
近金星距日三十度有餘而初留距日二十四度  
有餘而初退水星距日二十一度半而初留距日  
一十九度半而初退退行之際與日相近如夕是  
之度伏而不著與日相遠如夕見之度晨見於東  
恩開初篇卷三  
天官書曰金星與管窰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管  
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出東方西各五爲八歲二  
百二十日辰星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  
三十日而反入于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  
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二星之行度東西  
時出紀志明白如此漁仲通東屬金西屬水豈曰  
未見天官書耶註又云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爲  
言以金星爲言非以大小也水星去日遠止三十  
四度日光循近而盛而星多未明故見之者少金

星去日遠者四十五度也。此詩而論，漸朗故見之者多，是以舊以金星爲言耳。韓詩什傳曰：太白晨見東方爲啓明，夕見西方爲長庚，庚者續也。啓者開也。助日之明，故一曰明星。此載於天官書者也。漁仲不考，而以一星爲二星，將亦以水星爲明星耶？升庵亦不考，而妄信漁仲，其宇宙一憾事。

賓延抑

衛武公詩見於經者三，一淇奧，衛人美武公也。二

思賢初稿 卷三

三

賓楚刺幽王流鏑春爲卿美而作也。三抑，刺厲王兼自警也。淇奧在衛風，今說詩者俱依序所說賓楚集傳以爲飲酒悔過而作抑，則從其自警而去。其刺王且諄爲之辨，而不知其有遺義也。二雅之詩非燕饗會朝則臣下誡規告誡，未有諸侯自咏者。豈武公可以悔過自警二篇而提入其不合者一也？以爲悔過則爲自警，皆武公學問內事，正可與淇奧而並陳。今雅而不風，則非專屬于公，其不合者二也。武公之學蓋在於切雅，其辭意固諒，即

獻諛而不爲虐，何至有僨僨僨僨荒淫乎？酒其不合者三也。三者俱無一合而必強爲之說，以破三雅之體，其亦未之思也。愚謂賓楚有似德不識之識，抑有荒湛湛樂之規，俱以刺時王之流淫特賓，遂以語太峭且而入小雅，抑以語體渾厚而入大雅，其俱爲幽王而作，或抑以上下傳厲王詩而誤同之，未可知也。詩疏謂武公卽位於宣王三十六年，與厲王不同時。嚴華谷曰：考年表，武公卽位，在宣王十六年。詩紀謂其年四十餘是也。疏謂益廿

思賢初稿 卷三

三

文王 明明

侯服于周，章王之蓋臣，非呼蓋臣而告之也。言殷士膚敏者，今皆裸將黼黻，而爲王之蓋臣也。變商爲周，皆爾祖之德，而得無念乎明明在下，章天位殷適，使不披四方，戒周也。非指商也。言天之難忱，王之不易，如此，奉天位自殷而適于周，豈可挾西



方爲一家之物而不思所以明明乎桐廬達嗣呼王之蓋臣而告之覺倍費辭說

靈臺

靈臺之詩非文王之詩也文王生未嘗稱王凡詩書中俱言王而兼文未有離文而獨王觀上章皇矣下章有聲稱不一而足俱兼言文王未有獨言王者而此獨曰王在靈園靈沼可謂文王乎曰孟子言之矣孟子去古未遠必有所傳也曰孟子引魯頌戎狄是膺而謂周公左傳引二典而謂夏書引洪範以謂商書其謂文王亦猶是也曰莊子謂辟雍爲文王之樂此章有於樂辟雍亦一徵也曰有聲之鐘京辟雍而下以爲武王丞哉則以此篇爲武王亦何不可何知其果爲文王也祇據集傳以爲咏歌文王之德序以爲文王能官人皆揣摩之詞未知文王之王爲追王也

抑

以抑只爲自警是一部王朝之詩獨存武公一諸侯之咏于詩體不合也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同敷

思閣初篇

卷三

三

三

思閣初篇

卷三

三

三

桑桑而

桑桑集傳桑桑而并求爲謀爲疑亂况斯削言今能謀且慎則亂之憂况當自戒削故下即敢以告謀正所謂謀必也民有肅心并云不逮言世亂已甚即敬肅欲以免禍亦未能及猶溫恭集木之意也聽言則對廟宇如醉指貪人言貪人聽正言則對之而已誦此言則如醉此正所謂悖也匪用其反而覆俾悖道之人皆有聽之不如此民之謂也原善背離離其心爲在四極其職前刻薄及國

民之不利也下三職俱如此解集傳之說不無牽強費說

汗頌

許曾齋李伯承俱謂僖公無克淮夷事書序成王元年征淮夷伯禽佐之故書存費誓曾頌泮宮大賂戲琛疑是伯禽時事也予觀費誓首言但茲淮夷徐戎並興而篇中止言我乃征徐戎張氏沂曰征者上伐下之名當時成王征淮夷曾佐成王止征徐戎故其言如此伯禽未嘗征淮夷也又詩序

祀閼初篇

卷三

三

宮有昭報則祖伯禽臨封魯魯作祖侯繼文王太王諸人則諸侯不數祖天子親闕宮祀姜源山云周公之孫則昭像而語其非伯禽明矣未章文云元龜象齒太昭南金益知非周初成時語也王親征討而敢言大路乎春秋時賄賂公行曾取部鼎納之大廟故進夷亦以是行之于魯而不覺形之詩歌其為僖公無疑矣公嘗會淮會鹹俱為淮夷而行大路南金正是時事也伯禽之說未見其確

閼宮

仁山金氏曰言本金閼宮第三節當說周公功而今但說封魯公似逸一節下公車千乘戎狄

是膺荆舒是德當在乃命魯公之前言周公四征不庭伐淮踐奄之功也周無徐州故淮夷為荊州之界而舒今在淮西也如此則孟子之時詩未錯簡而孟子所引在周公事也予謂周公之伐淮踐奄何能當其功之什一哉商之旅克咸厥功亦已言其功矣王曰叔父國語與下迺命魯公語意何等決治若間以公車千乘一節則文氣間斷矣五

祀閼初篇

卷三

三

章三壽作卿六章書齊典試應章令妻壽母俱是套祝頌之語以謀福公義說周公之功何為突出萬有千歲之語不亦雜而不倫乎古之引詩斷章取義非如公本等此詩儻如左傳引二典俱作夏書引洪範俱作商書孟子引曾頌而作周公方且膺亦夏書商書之意也以爲非周公者皆文害詞詞害意也甚矣其固於害詩也

章顧靡伐昆吾夏桀

章顧昆吾不是他書付書絕年云帝癸二十八年

昆吾氏伐商會諸侯于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  
遂征顧三十年商師征昆吾行師之序俱與詩合  
景亳卽景命有亳此正詩註也筆叢題云韋顧二  
邦僅見于紀年豈未憶及此耶又云或以三國與  
桓文爲五霸今考竹書昆吾大彭豳韋之先皆勤  
勞王室似有可言韋顧疑與昆吾似助桀爲虐豈  
桓文比哉助桀爲虐得之以爲五霸大非也昆吾  
與大彭豳韋昔人有言之韋顧既他無所見何從  
有五霸之說旣以爲五霸而又云二邦僅見于紀  
年何自相矛盾

第四卷

春秋

說春秋

春秋為魯而作

春秋不同綱目

周正二

周正一

隱不書即位桓書即位

會戎于潛

盟茂 盟宿 盟唐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人

思問初編

卷之四

天子執鄫祭仲

天人

宋人執鄫祭仲

突歸于鄭 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公會

鄭伯于曹

天王事多不書 伋壽

郊禘

六月初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溫陵 陳元齡宗九父著

春秋

說春秋

作春秋者有春秋之旨不得作者之旨縱穿鑿附

會于春秋無與也說春秋者當契春秋之心不契

作者之心即支辭莫語于說春秋無當也于曰天

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甚而自大夫出又甚而陪臣執國

命此夫子作春秋之旨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

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

孟子說春秋之旨也春秋會盟征伐文宣以上無

一不出于諸侯文宣以下無一不出于大夫定哀

二公則多執于陪臣出于諸侯則其不出于天子

可知出于大夫陪臣則其不出于天子諸侯又可

知不出于天子可謂有義戰乎可謂有義會盟乎

無義會盟無義征伐則凡所書于春秋皆奸王之

亂臣賊子懼以書于春秋皆亂臣賊子也又曰春秋孔氏之刑書以春秋所書皆所當罪所當誅也然則夫子何嘗有褒貶有進退不過因事直書而不自天子出之義自見亂臣賊子當罰當誅之罪自明孟氏所謂懼所謂詩也而後春秋作正謂此也秦漢以來解釋經傳不會夫子之旨又不契孟子之說俱謂夫子自爲褒誅自爲予奪行天子之事夫子方以書誅僭竊而自爲僭乎自爲竊乎蓋

春秋不同綱目

今之說春秋者大都謂夫子自爲褒誅自爲進退即紫陽作綱目亦以謂繼復麟而作噫何異誣吾夫子也夫子作春秋以當代之人書當代之事據

爲退雖因晉史而筆削不過正晉史之紕繆非若綱目立爲義例明以二人而進退十七代之君臣以一時而褒誅十七代之忠邪醜正也故綱目褒貶兼行而春秋所書皆天王所當褒者也綱目褒缺互用而春秋所書皆各缺所當錄者也故曰孔氏之刑書若以謂有褒誅進退何以謂之刑書何以止謂懼亂賊也紫陽誤認夫子之旨而繼復麟而作綱目後人亦不會夫子之心而以爲綱目

春秋爲晉而作

春秋因晉史而筆削而實爲晉而作也凡春秋無王命而會盟征伐皆始于晉僭王賾制壞法紀絕事始于晉盟蔑盟宿私盟之始也會潛私會及狄之始也盟唐私盟戎狄之始也無駭師入極天

夫專兵之始也。羣帥師大夫會伐之始也。秋公孫叔會晉侯于戚。大夫專會之始也。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大夫專盟之始也。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衛曹伐齊。四卿並將。作四軍之始也。我入訪假許田。私易田邑之始也。夏城中丘私城之始也。初稅畝。作丘甲。私壞井田之始也。取郕大鼎。私納賄之始也。僭王無王。隳黜壞法之事。皆魯先爲之。夫子有慨於中。故因管史書天子之事。以見魯之爲魯。然則謂春秋謂爲魯而作也可。

卷四

四

周正一

周正建子。六經闕如也。其紛紛藉藉以爲三正。施建者皆漢以後諸儒之記傳也。如尚書太傳如史記如獨斷如元命苞如孔叢子如後漢書皆穿鑿附會。以周十一月爲正。夜半爲朔。八寸爲律中黃鐘是也。若其他則承訛而襲舛者也。如晉董巴如宋邵堯夫朱元晦以十一月斗指於子至十斗雖指丑而日月五星適會於子。故商正周正皆

取於此是也。又其他則隨聲而附和者也。如程伊川春王正月孔子自行天子之事。胡文定夏時冠周月劉和夫三正迭建不止三代是也。皆於口授之餘以疑傳疑而未嘗千載籍之中以信考信。且懸遠而日支離。故竟千古而莫決也。吾以爲詳周之故者莫若六經。六經今卒然在也。當商周之際而未嘗一及改朔之事。卽細搜博攷而無從徵建子之實。其非建子可知也。且不特此也。六經之中其記時日月者亦不爲少。然徵之建子而無所可徵。至校之建寅則無一而非夏正。其非建子而爲建寅。亦可知也。是故六經莫先于書。書之陳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謂二至也。建子而春冬而秋。夏矣。三至其何以稱之。公勝曰秋大雩。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言夏令也。周之秋五六月未方出土安得大熱而盡偃之。此書證也。繼書莫若詩。詩之陳幽風也。七月終篇無一而非夏時。朱元晦以爲追述公劉后稷似也。然詩作於周亦周時之云耳。強而附于夏無論周公不出此其如

卷四

五

生今反古何也小雅采薇諸詩勞還率還役之詩也今年春暮行而其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又曰采薇采薇薇亦剛止其非建子之春暮矣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故其詩曰有杕之杜有皖其實日月陽止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故其詩曰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又曰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其非建子之秋春與十一月矣此詩證也六月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十月詩曰緯緯震電不寧不令皆以建

卷四

本

寅言也不然周之六月何以犯司馬法而曰當夏興師且八月雷未收聲何不寧而不令也又如四月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萋萋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飄風發發小明之五月初吉載離寒暑臣工之維暮之春亦又何求節節參看其爲建寅皆無容置一議者此詩證也而後春秋作春秋皆史官之曆周曆也隱三年左氏傳云夏四月鄭祭足率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明夏時之夏秋也以爲周而四月夏之三月秋十八

月夏之五六月麥禾其何從取之九年三月庚辰太雨雪傳云書失時也必夏之三月而後建辰必辰月而後雨雪以爲大異也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周之秋而麥未及下種可云無麥耶此春秋證也僖五年八月甲午晉圍上陽問於卜偃對曰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鴉之責責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午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鴉火中必是時也旦而鴉火中夏之九月十月交非建子之九月十月交也甲午至丙子四十七

卷四

七

三日正十月朔日也十五年秦伐晉下徒父筮曰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才實落才不敗何待九月秦敗晉秋而實落才不其爲夏之令也僖二十二年夏大旱焚巫尪杜當陽註云周之夏二三四月旱不爲災焚巫尪災極也周不災而夏災也成二年二月無冰傳云啓而無也建子卯之日鑿冰冲冲何以啓冰耶十六年正月雨傳云寒過節也以爲過節則夏之正而非周又明矣此又春秋證也大戴禮之夏小正夫子之

所謂吾得夏時者也戴記之月令所謂周時者也  
今觀月令之歲月日時與小正有以異乎月令之  
分至啓閉授時作事與小正有以異乎無以異而  
以爲夏寅而周子何也周禮五官俱以正月之吉  
始和布令於邦國都鄙非寅正而正月之吉其安  
能以始和迺若遂夫夫正歲而簡稼器修稼政也  
媒氏中春而令會男女也黨正四時孟月之吉而  
讀法也其何非夏令也又如旅師用粟而春頒而  
秋斂也山虞而狝冬斬陽水仲夏斬陰木也籥章  
孟春擊土鼓而迎春暑濕秋飭鋤麥而知之謂備  
春曲火季秋納柵也聖王盛於於參則火農蠶而  
之而沃之也又何時而爲夏令也此又禮證也會  
點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孟子曰春省耕而補不足  
秋省斂而助不給非夏正也而莫春何以春服既  
成而浴沂風舞雩嘗秋而斂可省而助不給也又  
曰七八月之閒旱則苗槁矣夏之七八月之閒  
其盡獲而無可槁而元陽必以爲周五月  
風云十月穫稻又云十月納禾稼稼以十月登場

云前七八月之閒始有兩月此時苗正望雨之時  
一不雨而槁甚矣而強而附之五六月何也歲  
十一月徒杜戒士農  
其梁成正於農隙之時  
平治道塗而必以爲農隙十一月十二月信姬所  
則桑場園納禾稼之時而勞之以修造橋梁不其  
病民而虐用之豈所謂先王之制耶凡此皆載在  
六經語孟當時朝廷之所以作事民間之所以興  
作與夫聖賢之所以刪定里巷之所以歌謠自  
及下自周初至戰國八經數千代書傳數百年  
思問初篇 卷四  
細按索無示不洽於夏正蓋知何故而  
說而後人遂疑其影壁乎夫春秋修春秋經春  
月伊川云國東阨而禾稼其熟而之以爲夏時  
周月一以爲夫子有行夫子之事文雖繁  
厚誣吾夫子其意則曰前文楚曰前乎周者改筆  
不政月如伊訓元龜卷十有二月三祀冬十有  
月此何以辨也曰商之正三月歷見此三年  
無所考也彼是事書年而偶及月若必以  
丑定案則周書前書皆當有丑更見三月丑



有三月至六月見其何不以周之建三三五六  
月爲歲首耶曰左氏傳五年正月日南至昭三十  
年二月日南至此又何說也曰此與襄二十一年  
九月十月至十一月八月日類食所謂同類  
過也失置閏之故也日月無連月頃食之理以失  
閏亂書夫子因而筆之而無從正定左氏正月南  
至之說正爲是也重三十年二月則益荒矣全用  
夏正未有年二月客孟者卽以爲建子而三月建  
南至此其爲失閏無疑然亦左氏傳之夫子未嘗  
筆之經也存氏出書與漢之末其爲魯魚附會不  
可知然以左氏左而爲夏正十之九獨二至以失  
閏而偶不合耳夫豈何知周正蓋知有六經語孟  
而已

周正

予偶憶經史中周用夏正九數十則始恍然於先  
儒二代俱建寅之說於是爲一辨以質千古之  
以明吾夫子夏時行天子事之誣已復過閏事  
有元陳定公據數言史伯堵三正說謂周之建

時月俱改而舊曆春秋夏未竟于北薄正月必得  
子郎春也符獲麟也證周之夏卽夏之春周之春  
正夏之秋周南皇扶出而折之以春秋證春秋以  
蒐狩厥蒐狩如春大蒐于昌間秋蒐于紀于北薄  
與冬及齊人狩于濊天王狩于河陽以破其說可  
謂無遺義矣亡復讀趙汭朋來周正考反覆數  
千言謂周之改時與月只改於朝廷官府而民間  
歲序里巷歌謠俱仍夏正之舊故六經所載只合  
於夏而不合於周此其舛錯不通通而且窮周南  
采芣復以合刈梁穀諸詩圖文同軌等說以證其  
謬明白暢豁罕啻發蒙起南華氏謂周不改時月  
而只改正朔則又與於諸人之甚者也正朔者千  
一月中正朔之朔也朔不出於正月則只謂之朔  
而不可謂之正朔謂正朔與正月有二可乎又謂  
正月者十二月之首層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朔者  
十二月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史官與層官分  
而不合此千古所無之事且史莫大於春秋春秋  
會史也夫子又曰甚矣則史史紀之所始莫先於

卽位春秋書卽位者八獨定公以昭公之喪五月方至于乾侯書六月卽位其餘俱繫之春王正月號謂十一月爲己卯朔之所始也南阜又云按周禮朝覲會同巡狩祭饗凡國之大事皆從夏正朔不始於正朔如此則史官之所記吾不知其何紀而紀年之所始吾又不知其何始而廼以爲史官與曆官有異也又云曆史紀年必始於十二月所以尊周正朔也春秋紀年必始於春王正月所以也法萬世也曆史之於春秋另有別本行世南阜

獨見之明也  
卷四  
二

之故子爲周監奇爲萬臣聖沐而自改周正朔之法萬世用是聖乎且前既云商不改夏之曆周不改商之曆數豈不改周之曆數春秋不改之曆數而懷云但其編年所始之月爲不同此又

謂說地展轉又吾適足以明周之建寅而非建子而必強而不改時月而改朔之說則以夫子有夏時之一言而改夏時承唐虞之舊不言曆

只言夏者以樂與韶故以時言夏各有所主而言

亦各舉所重而言耳若止以時之正與令之善則寅非初建於夏何以不云唐虞而獨云夏也舍彼而言此聖人錯綜立言之妙槩可知矣後人不得其槩而妄爲懸臆於是不博考之六經之古與而徒襲之記傳之膚淺甚至以春王正月爲夫子自行夏時其亦不思之甚也予故不憚覆說以共質之千古

### 周正三

予載攷諸書而益知周正也竹書紀年成王四年夏四月初實麥滋稼周書書麥解維四年孟夏

初祈禱于宗廟廼嘗麥于太祖時訓解俱出入用今謂非建寅乎惟周月解云改正異械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敬授民時巡狩祭享傳猶自夏固足以見其用夏正而必參之以改正之一語則釋書者之附會也此書以古文出於太康當時釋全文者習聞建子之說不無附會其間然何二書俱繫夏正而陡出異械之一語也

篇曰南至星鼎畢見又云日月俱起牽牛之初日

用起牽牛昏當奎妻見昏昂畢見日月當起千虛  
此天道之不易而是書鹵莽如此亦足見其附會  
而不可盡信然其言周正時時合于六經則周之  
用夏正此三書又其一微也

隱不書即位植書即位

惟隱之不書即位桓之所以書即位也惟桓之書  
即位隱之所以不書即位也說者曰隱之不書以  
從亂命也成惠之邪心也夫隱即成惠之心何以  
不書即位也說者又曰桓之書美惡不嫌於同辭

愚問初篇 卷四

四

也夫美惡不嫌同辭何以隱不書而桓書也夫是  
皆於手載之下欲圖古制度而揣摩之謂也  
若諸侯不再娶仲子非嫡桓非世子耳若然將成  
風徽遠不即謂成齊桓桓繼不當於正妻之外  
有別夫人傳以至春秋而德不偏風靡竟葬儼然  
小君歸仲子之期者仲子之當天王且以夫人榮  
之耶天下事於心有所不安必於事有所不當  
隱量之謀曰爲其少也吾將授之矣時立已  
而此心終不自憊量亦知隱之不憊而試之以異

愚問初篇

卷四

十五

卒而閔不書即位乎卒不以召而宣書即位夫子  
之書法原自明曰其立義亦自統一彼不會全經  
以一字一語爲例者真刻舟求劍解經絕忘者也  
一昭三年齊侯使晏子請繼室於晉曰君若不忘  
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則猶有先君之  
適及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  
振擇之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  
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  
若惠厥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兩至其自唐叔以

下完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此齊繼室于晉也諸侯雖禮無再娶而春秋諸侯實有繼室矣以仲子爲夫人則齊繼室之類也

### 會戎于渚

會戎于渚胡氏曰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縢之奉首固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羗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其禍不可長也胡氏當高宗時以春秋追議其爲此論有慨於紹興和議之非不得不如

盟問初篇

卷四

十六

此說然春秋之義與宋自不同宋遼金有內外之異春秋諸國雖居列國宋以天子之尊屈體異類春秋戎諸盟公猶能辭之而夫子書之者孫氏曰諸侯非有去晉之事不得出會諸侯而况戎乎楊氏曰至是而王綱可知已以謂無內外之防猶第二義也

### 盟蔑宿盟唐

周官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事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春

秋盟百有九有寧子司盟及北面詔明神乎諸侯恣而仇黨行故于戎以敵仇而盟誓以固黨皆不稟王命私行無忌晉宗國也二年之間而三犯之盟蔑盟宿盟唐始及附庸繼及與國而三遂及弔戎愈及愈遠將何所底去子書之以深明晉之無王罪浮於他國也胡氏以爲尋盟尋弔慢神犯政是猶問無齒齧也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人之

氏蔑 考仲子之官

盟問初篇

卷四

十七

夫人子氏薨公羊以爲隱之母穀梁以爲隱之妻皆非也卽仲子也前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氏曰豫凶事非禮也左氏記事之書夫有所受之也公穀議論之文其人又後於左氏未必不出於揣摩也春之五年考仲子之官則子氏之爲仲子卽疑曰子氏旣非元配夫子何以稱爲夫人曰春秋所書皆所以見其罪也天王來歸仲子之賵天王之失禮也夫人子氏薨非夫人而稱夫人隱公之失禮也成風敬嬴定姒齊歸之書亦

猶是也考仲子之宮隱公之失禮也不宜贈而贈  
不宜稱而稱不宜考而考三書而三罪自見又何  
後之驚焉也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罪宋也亦  
罪仲也仲正怨正也宋爲突之故誘仲而執之盟  
仲不能備不虞又不能堅牢其志爲宋所誘而與  
其立突均所謂無王無君也胡氏延謂祭仲昭公  
語其變唯可與權者知之以附於公羊此朱何說

也突不書鄭肅鄭承忽忽鄭當立卒見詩刺忽之篇不見于都乃是使童使童指突也言突入而忽出奔忽不可見而唯見突也胡氏題以爲刺忽不能與賢臣圖事何其妄解春秋而又妄解詩也

突歸公而會突胡氏于此俱無傳求之而不得其說以突不宜伯而夫子伯之不知夫子之伯之與以見其不宜伯公之會之正以見其不宜會也忽

出忽歸俱係之鄭忽當有鄭也突歸而不加之國  
出而伯而書名突不當有鄭也不當有鄭而伯于  
鄭非逆而何不當伯鄭而公以伯會非堂逆而何  
他日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志晉之盟逆也而書公  
會諸侯伐鄭志諸侯之助逆也合而觀之突之伯  
公之會益瞭然矣

春秋於天玉之事多闕不書桓五年祝聃射王中肩壯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僖十一年王于帶召

景

歲抵京師幸清江浦願叔臥狄伐周宣王六年王  
 室獲亂昭王十三年伐京畿其西南定六年鄭伐  
 馮滑胥靡負黍狐火闕外俱見于傳而不見于經  
 證之也惠王居櫟不書襄王入王城不書踐土之  
 召不書天壬居于始猶不書其書者出居于鄭狩  
 于河陽居於狄泉而皆婉爲之辭諱其無王正所  
 以書王也然以謂春秋之不書多出於不告不  
 書統王伐鄭而不書射王中肩書狄伐鄭而不書  
 以狄伐周之事而武書或不書其不顯者此賊之

事也。正所以深誅亂賊之罪也。

### 伋齊

衛伋齊，字伋左氏，史記各有記。陸文裕疑之曰：衛宣之立，因乎州吁之亂。晉隱公四年十二月也。歷至晉桓十二年十一月，而宣公終始終在位十九年。其伋夷姜也，而生伋在卽位二三年間，豈爲伋娶也在十六七年間？其淫宣姜而生壽及朔也，非三四年不可。則十九年已無餘日。又况兄弟爭，竊旌設祖斷非童穉可辨。又按註疏家謂夷姜爲

史記初篇

卷四

主

宣之庶母，則是莊姜妾，何難稱夫人耶？文裕蓋疑之深矣。馮元成，國史記。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則夷姜者宣公之正夫人也。急于之生當在未立之前，既卽位而始以爲太子，其生壽及朔也，亦在三四年間耳。有何可疑乎？蓋於夷姜左氏之訛也。其云宣公之庶母，則傳訛也。莊公娶齊女及陳女，有二夫人矣。鳥觀所謂夫人夷姜耶？桓公之夫人，猶在衛風，棘蕪之章可考也。元成之言，自以爲晰矣。然皆未核也。宣公愛夫人夷姜，愛之一字

所以加於正夫人。且史記之文，未嘗有正字。上云正夫人，與子朔諸惡，太子大史記之所謂愛，猶

左氏之所謂烝云耳。不以正加夷姜，而以正冠宣姜，亦而與公同諡名之曰宣，則夷姜之非正可知。元成何據以愛之一字，而目夷姜爲正夫人也？史記齊桓公有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春秋夫人風氏、巖氏，薨皆以衆妾爲妻。去宣公不三十年，何夷姜而不可？夫人桓公被弑之時，莊姜猶在。陳女厲嬀已前稱夫人，夫非莊姜，儼而莊公妾耶？迺若

史記初篇

卷四

主

文裕以夷姜歷桓公十六年，至宣卽位，色已衰矣。然而生子，當無人理。此亦大朴實，宣獨不可烝於莊公。方死之後，耶唐高宗之於武氏，隨廣之於陳麗華，獨非父妾色，因遂衰耶？左氏謂左公子傳壽朔夷姜，烝之，烝亦其合，不以正不勝其後來之辱。遂至於此，若爲宣之正妻，有于三人，長爲太子，無故而自縊，今宣姜得以共構急于亦不智之甚矣。夫文裕以姜非莊之妾，元成以夷爲宣之專，皆不深繹經傳之文，詳考當時之制，而徒以滋後人之

疑者也

郊禘

魯之郊禘以爲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命魯公世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禘周公於太廟者明堂位也以爲成王康王賜魯郊社禘嘗升歌清廟王管象舞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者祭統也以爲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夫子畧詩同於王者之後者詩譜也以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者董

卷四

卷四

主

江都與薛御淳也皆明白顯爲出於周而無容辯者也以爲惠公初使宰讓往請郊廟之禮天王使史角往止之者外紀也以爲使魯郊者必周而必非成王者劉原父也以爲惠公之請如荆人請大號周人不許荆人自稱之類者路史也以爲魯之有郊東遷之借禮如秦襄作西時者陳氏也陳氏引衛祝對齊人之言以周未嘗以此賜魯特魯自爲僭其言甚晰然細考之分實王于伯叔之國時周公猶在不應未然而先賜以天子之禮樂稍視

之言未可爲明據也且姑不論明堂等文卽如散在牠藉如魯頌等一一推勘亦何必魯僭也魯頌曰白牡駢剛公羊傳曰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用駢剛羣公不毛駢周色也白駢色也駢駢而曰以周公用重祭故示別於牲色之間此其不僭者一也明堂位曰祀周公於太廟是用橐俎有虞氏以梳夏后以楸周人以房魯頌云太房魯公俎也周公之梳楸亦猶云白牡云耳王伯厚曰專用四代之尊而爵無虞氏之爵也俎用四

卷四

卷四

主

載之類而罔無虞氏之豆進此其不僭者二也釋例曰周用太祫禮象魯用四代禮樂故不舞雲間臧池示有降殺也詩考曰魯有夷蠻而無戎狄也春秋不郊猶三望傳云天子四望魯三望周重禮視王室則殺也家語曰魯無冬至大郊之事只於祈穀祀上帝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傳云啓簠而郊是也此其非僭者三也升歌清廟比於先代頌聲肆作故夫子刪詩列於商周之間此其非僭者四也四者皆成王之厚情篤誼深恩遠意崇報

之中而默寓辨別之微故無異而特有異若必以爲僭於東遷而無異於前賜則宋于清絃其禮樂無所不用何獨斤斤於四代三望之間且周公周人何以獨用殷牲而踵亡國之色而郊不冬至而孟春六丁列詩不風而頌又何也曰宰讓之請何請曰請羣公之禮樂也春秋閔二年吉禘於莊公之廟三傳俱以未可禘而禘者此也夫子所謂周公其素者亦此也後世因夫于斯言與既灌之歎而旋轉不得其說遂以爲成王未嘗有賜特嘗自

思問初篇

卷四

一

用天子之禮樂以祀周公如路史陳氏之流紛紛肆駁何敢於其成而誣周公也夫周公即用天子之禮樂亦未爲不康夫子之歎蓋歎後人也夫

本又何以知之

贊疑曰昔者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留相王室故封其冢子伯禽于魯而別封其支子于凡蔣邢茅昨祭傳曰凡蔣邢茅昨祭周公之胤也此報功之得典非諸兄弟所敢望也卽此亦足以證郊禘之賜於成王

六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六月朔日食莊三十五年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鼓用牲于社者也宣十七年昭十五年不鼓用牲于社者也傳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示有等威古之道也當以諸侯而僭用天子之禮故春秋書之以明管之僭左氏云非常非常禮也今曆家通以爲周之六月爲夏之四月卽所謂正月也夫以是月爲正月則左氏何以日唯正月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昭十七

思問初篇

卷四

三

年季平何跡以是標昭乎也或曰昭謂過分而未至則似爲四月矣曰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全律曆考推當爲五月則當爲過至而未分曆誤之謂此何可憑夫春秋以嚴君臣之公於手未冰鼓用牲于社乎問注計年左方日食鼓用牲于社俱以曆管之僭苟以爲正月則九月非陽月何以亦用牲而歲十七年襄二十七年昭三十二年俱十二月日食正陽又何以不鼓用牲也故合數條而觀而夫子之書意自明矣



思問初篇目錄

第五卷

春秋問

會任世子子首止 虞不服

盟翟泉 秋公孫叔會晉侯于戚 冬秦

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潁石于宋五 僖公十六年

執鄭子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衛侯出奔楚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出奔齊于衛侯

冰平夷儀 衛侯衍復歸于衛

鄭伯克頑卒 楚子麋卒 陳侯溺卒

齊侯陽生卒

晉欒黶甲父趙盾弑君夷臯殺胥童弑君

州蒲工齊殺高厚崔杼弑君光國夏高

張來奔弑其君荼

初稅畝 作丘甲 趙武

戰于鞏 成二年 遂城虎牢 戊鄭 非虎

宋災 襄九年

秦龍氏

晉欒盈出奔楚 會商任 會沙隨

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晉人殺欒

盈

楚殺王將 進退諸侯

火出火陳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會黃父 昭公

孟氏不肯墮成 公遜于齊次于 陽

思問初篇 卷五 春秋

思問初編卷之五

溫陵 陳元齡宗九父著

春秋問

會王世子于首止

說春秋者曰首止之會以定世子也世子危不得立諸侯爲會以定之美之大者也汪氏曰或謂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會今世子不稟王命而出與諸侯會是外交霸國以脅制其君齊桓不請于王而率諸侯以會世子是爲世子私植黨以拒父也斯言雖近首止之會雖微無害居諸侯遠哉而覺世乎世雖微而至與諸侯會世子之罪亦甚焉也諸侯無王命而會世子卽爲世子定位亦諸侯之罪也故經書曰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甲世子罪諸侯也以爲殊會者皆求之而不得其說也汪氏至引西皐定漢太子朱子書于綱目以爲法春秋不知春秋非綱目之所能法也

虞不臘

左氏傳除秦以爲多後人附會如虞不臘矣之語

思問初編

卷五

二

謂周未有臘按秦惠文君十二年初臘汪云始效中國爲之則中國先有臘也始皇三十一年改臘爲嘉平索隱曰齊雅曰夏曰清祀殷當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秦更自嘉平蓋應歌謠之詞而改從殺號也左傳注臘者獵也周人臘與蜡各爲三祭漢止曰臘則不蜡矣列女傳管之母師者九子之母也臘日休家作歸父母家汜祭反而未夕止于閭外待夕而入習大夫從臺上見而使人問之自言其故穆公聞之賜號爲女師曾穆之時有臘安得謂晉獻公時無臘秦惠文當戰國時初臘而云效中國爲在中國之臘舊矣

盟翟泉春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盟翟泉公始與諸大夫盟也前此于齊之盟諸大夫名不見于傳猶在疑似之間也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大夫始專會也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大夫始專盟也凡與大夫盟大夫專會大夫專盟皆啓于晉晉之所以政逮於大夫也春秋書之見

會盟征伐自大夫出者實爲之始曾之罪猶浮于他國也其後二卿並會四卿三卿並將不見于他國而獨見于魯三家之專政亦甚矣春秋安得不作也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隕石于宋五 僖公十六年

隕石于宋五傳曰隕星也隕星何以爲石陽氣積而成天故其精爲星陰氣積而成地故其精爲石石擊則星出陰動生陽也星隕則化石陽變爲陰

恩問初篇 卷五

三

也余復爲寤說曰石擊則星飛形散而爲氣也星隕則化石氣結而爲形也明于陰陽形氣之說而至于隕石可以通矣

執節于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僖十九年鄭執節于用之昭十一年楚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公穀及胡傳皆以爲欲用爲外用大爲牲千古異常之事夫子欲以垂戒何不直筆之經而作此含糊語乎禮曰諸侯不臣寓公又曰寓公不繼世以寓公不可臣繼世則非寓公而用之

矣左邾文公用節于次雖之社欲以屬東夷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一以定次雖一以主岡山皆所謂寓公不可臣而二君強欲臣而用之故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用人乎申無宇曰五牲不相爲用而况用諸侯乎六畜五牲不相爲用以比諸侯不相爲用則處占其班不臣寓公之說也苟以爲用之爲牲則既用于次雖之社而下云欲以屬東夷又何以屬也二氏固儒未嘗讀禮諛解經文胡氏固若誤信

恩問初篇

卷五

四

三氏而還魯孟氏語遂令聖經疑誤至今

衛侯出奔楚而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侯鄭歸于衛而衛侯出奔齊衛侯入于

夷儀衛侯行復歸于衛

衛成獻二公之出一以晉不許盟爲國人逐以悅晉而出一以強臣林父造作亂而出其所以出不同而其出則同也一復於兩年之後一復於十二年之後中間俱爲晉所執一以歸京師而見于經一以不歸京師而不見于經一歸而殺其別立之

叔武一歸而晉執其王別君之害其所以入不  
則而入則同也故春秋同書曰衛侯出奔楚衛侯  
出奔齊亦同書曰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侯復  
歸于衛出而不名以見其不當出也復而名之  
以見其所當復也說春秋者不以衛而擬鄭延以  
鄭突衛嬖而比衍可謂擬人不於其倫矣突原平  
忽朔自爭伋其視衍何可同日語且朔出而即名  
突入而不鄭其視衛侯人于夷儀亦大自不倖迺  
以突之入有似於衍之入以擬而例論之是爭國

聖訓初篇 卷五

五

諸商與爲本所華而其罪逐豈者反與爲人所逐  
衛並棄何讓爲齊機也夫突正與鄭而一律衍實  
與鄭而同歸夫豈一書固自明白二比之而立見

鄭伯免頑卒 楚子麇卒 陳侯溺卒 齊侯陽生卒

鄭伯楚靈陳襄齊悼俱書弑經獨書卒何曰此  
四君實非弑也何以知之曰春秋最嚴莫如弑弑  
趙盾楚比許止身不爲弑而原心究罪書法不隱

安有實弑其君如圍如駢華而獨寬之他年書盜  
殺公子駢楚公子比弑楚子虔此二人之不爲弑  
亦其一微不然自弑君不書而顧其爲人之弑何  
實此兩人而曲筆至是也曰傳所載云何曰傳於  
靈而云殺其子暮夏於哀而先書殺其太子偃  
師是因殺而加之弑也鄭儀以遠起而云便照夜  
弑齊悼去國人弑以赴于師此皆疑弑之詞後世  
燭影斧聲之類也後世不敢以燭影斧聲定宋之  
罪案而謂夫子可以疑似定四君之罪案乎臨川

聖訓初篇 卷五

卷五

六

吳氏曰當時吳師在齊而悼卒人遂以爲弑李氏  
曰髡頑之卒趙子不取三傳之說真能得夫子之  
心者也交定中無實見而支吾其詞抑何不以盾  
比諸書法比類而台觀之耶

晉殺胥甲父趙盾弑君夷臯殺晉童弑君州蒲 齊殺高厚往杼弑君九國夏高張來

奔弑其君茶

春秋書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而先之以晉殺其大  
夫胥甲父書晉人弑其君州蒲而先之以齊其大

夫齊董明弒甲父董者弒夷臯州蒲之漸也書齊  
穀其大夫高厚而繼之以齊崔杼弒其君光書齊  
國夏高張來奔而繼之以齊陳乞弒其君荼明殺  
齊逐張夏者弒光荼之漸也自古奸亂之人不便  
於國之重臣往往陰謀以行其潛害而幽國闇君  
每海陸其術中以自壞其萬里長城而不自覺則  
齊晉之君是也邇漢梁冀弒質帝而後殺太尉李  
固董卓已廢少帝而後滅袁隗何與重臣之頑德  
重望久爲人所依托故奸雄之邪心有所憚而不  
敢發則必先法之而後得行其奸計者齊晉之大  
失也重臣之氣直節久爲人所敬服故奸雄之  
逆圖亦有所難施而見計則逆計既遂必去之而後  
去者漢鄭之三臣也詩曰佻佻公子維藩孟子曰所謂  
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嗚呼爲人君者尚其自愛  
喬木毋令人得壞其藩籬哉

初稅畝 作丘甲

初稅畝諸舊俱以爲公田之外又逐畝什稅其  
是爲什而取二作丘甲亦以爲昔者四丘爲甸甸

出三甲今任丘作甲則甸增一甲而爲四甲倣於  
民民不堪命春秋所以譏之是固然矣不知猶非  
春秋之旨也井田者周天子之制也天子得而制  
之亦唯天子得而更之通力合作計畝均分此周  
天子之制也四丘爲甸出甲士三此周天子之  
制也魯非天子安得制度公田之外又復復畝而  
稅二丘自出一甲視舊制三增其一變亂舊章廢  
棄周天子成法其爲無君亦已甚矣故書曰初明  
諸國原無敢變獨變自魯也書曰作明魯原無所  
變獨創法也魯也開天子以垂範王法之端啓列國  
限廢壞王制之始其後鄭因之而作丘賦商鞅因  
之而開府廩井田自此遂至大壞未必不自稅畝  
緣思啓之也天子書之所以深明魯之壞法胡氏  
原敘之說何足以知此

趙武

趙武之立詳于史記詎而畧于左氏史記謂屠岸賈  
脩祁于趙復治靈公之賊攻滅趙氏朔妻莊姬腹  
武走匿公官已免而朔客程嬰公孫杵臼計脫趙

墨間初篇

卷五

九

孤匿山中時會事昭因丁及韓厥言而武而  
孟氏俱不戰止於景十比年莊姬以嬰齊之放譖  
殺同括武嬖姬貶于公官而已二者孰微曰左  
氏一國之書他國之事赴告則書不赴告則不書  
劉子玄曰宋退六鶴小事也以赴告而書晉深三  
邦大事也以不赴而闕下官之事循之晉滅三邦  
故左氏不得而傳若司馬採諸書以成史記或得  
於他記載故叙其始末獨詳觀中壘新序引春秋  
雜事而嬰臼事與史記若出一手韓非有程嬰襄  
墨間初篇

墨間初篇

卷五

十

戰然左襄公三十二年穆叔自會歸語孟孝伯曰  
趙孟年不盈五十而諄諄若八九十自襄邇至景  
三年爲晉宣十二年共五十六年而穆叔爲是言  
則武若不生於景三年下官之事又安可徵曰左  
氏卿之戰莊子將下軍後遂不復見于傳史記朔  
以晉景三年將下軍勝楚于郟歸而下官之難作  
殺而滅宗是朔之滅三書同也史記朔妻以朔死  
之年免武于官申左氏國語記武冠遍拜晉六卿  
先樂書次荀庚次逢爽次卻錡次韓厥次荀瑩其  
敘敘與晉厲公年伐秦之役登過此則蘇燕不鬼  
乎傳而吐愛代荀庚矣武是時年二十甫及可冠  
之年若如穆叔之語武時止十二三歲又於禮爲  
不合則武實生於景三年國語之言與史記合而  
左傳自爲矛盾是武之生三書同也左景十七年  
國語厥言立武而及其田史記亦謂朔次武生後  
十五年韓厥以景公病下大業之後不遂爲祟及  
國而立趙後是武之立二書又同也朔次武生後  
立無一不合然則左雖不載下官之事而下官之

事固隱隱可會也故合數書而遷之非附會益可見矣

戰于鞏 成二年

鞏之戰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俱帥師何氏曰晉舉四大夫惡內虛國家悉出用兵也胡氏曰臧孫許特往來兩軍之間豫謀議耳是不然臧孫止與謀議經何以書帥師書帥師晉實四卿並將僖王踰制作四卿也夫國三軍晉雖大國是時猶以三軍從事未有四卿並將如晉之思剛初篇 卷五 上

子之作三軍欲以去臧氏耳嗟嗟晉爲禮義之國而懷法亂紀每自晉始夫子書之於經不一而止罪晉也亦傷晉也

遂城虎牢 戊鄭虎牢

虎牢者鄭虎牢也鄭虎牢諸侯何以遂得而城之據其險以逼鄭也城之於十年之前何以成之於十年之後此扼險令彼失險以要鄭服也以天子之賜邑無王命而會而城之又會而戍之則凡列侯之國邑皆可以城可以據也專亦甚而橫亦極

思剛初篇 卷五 三

矣故書曰遂城虎牢書專也曰戊鄭虎牢也說春秋者始責鄭而後適責諸侯何一案而前後異詞也或曰書遂伐蔡見諸侯之專也書遂城虎牢見大夫之專也書戊鄭虎牢著其據地利以害鄭也其於夫子之旨幾矣

宋災 襄九年

左傳宋災士弱對晉侯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爲鶡火心爲大火柱注謂建辰之月鶡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

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今民內火禁  
放火陸澄明云此獨於鶉火言見大火言伏於義  
未盡漢書五行志注曰季春昏心星出東方星鳥  
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大時  
救民疾是二火俱有出內也按季春心見東方七  
星見南方午位是矣七星以六月伏在日下若季  
秋止大火伏耳何與於味而以爲二火俱內也然  
此亦就周時而言耳如士弱所論古者其於出內  
之義何居周時大火以六月昏中七月西流九月

思問初篇

卷五

三

伏日下唐夏時大火以二月魁東方五月中於干  
位此載在覆亦正明蠅可養則當於八月伏鶉火  
亦當以二月見南亥吾不知將何以出內也余謂  
士弱所論只就宋正昴居之地而言心爲宋分野  
星爲周分野陶唐火正關伯居商丘宋地關伯居  
之卽所謂食于心也相土因之故商王大火商人  
聞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所謂以內出火也若必  
如當陽澄明之說則自爲抵牾毋論千載上下矣

秦龍氏

左龍見于絳郊秦墨對魏獻子曰昔有驪叔安有  
龍子能擾畜龍以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秦  
龍封之醴川醴夷其後也今人多誣其言然余縣  
入盧居安爲四川涪州知州州冊有秦龍戶盧見  
而問因召而試之初持一鉢養一物如鰕魚大於  
縣庭置一池弄之漸大至數尺因曰盧過此以往  
不可復制遂收而藏之王泉子載牛僧孺鎮襄陽  
日以久旱祈雨無應有處士衆云秦龍者公請致  
兩處士曰江漢中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果龍也  
思問初篇 卷五 四

卷五

四

強驅之必慮爲災因命之果有大雨漢水泛溢漂  
溺萬戶觀此則真秦龍氏也醴川未許何處四  
川多夷苗或其後未可知

晉樂盈由奔喪大會商任會沙隨晉樂

盈復次于晉次于曲沃晉人殺樂盈

凡出不書出之者而止書出者正所以罪出之也  
樂盈由奔喪然俱書晉外又書殺薄盈罪也罪不  
在盈在范句矣句與盈非有不共戴天之仇只因  
家門讒結遂使城著逐之又殺其遺黃淵加父等



囚伯華叔向等并執五夫矣虐其君爲商任以之會以銅鑒氏對之無君無生罪何可勝誅也臣氏不得其說謂廢逐已甚爲辭李氏死漢書不書大夫爲計亂均未得其旨也許氏曰秦武王出非其罪也從陳權四君相怨怒而卒公受則怒動動諸侯以建范秋之積恨可謂深切而昭明矣

楚殺王將

楚在春秋稍懿食諸國然秦能強大而且諸國皆思關初篇卷五

諸華御王齊盟其後華國難開地有里而述然關西奔命東海莊王之業遂衰平壤之讐不復此雖其運會使然亦繇其禦將之法嚴於春秋而弛於戰國也春秋晝敗績十有六齊晉諸國共皆有三未聞戮之王將楚巴書敗績城濮之役歸殺于玉邱陵之戰子側見法自裁柏舉之敗楚走刑奔鄭何不稍假借也戰國以後榆關陘山重丘楚九三敗於齊韓魏失其將唐昧丹陽之戰秦殺楚八萬庫大將屈句將逢侯丑等七十人已又殺

楚二萬殺其將景缺武關之敗秦斬楚軍五萬析十五城頃襄廿九至三十二年四戰於燕俱喪地失師燒先王之墓雖大將多被殺虐然不問自正其罪繇是而觀敗軍之將安可以不不法也漢氏而後逾陸斯樊君明而臣賢如重華關中之敗忠武邽亭之敗郭中令九節度之師曹武惠韓恩獻張德遠岐瀟好水川富平符離之喪皆君不盡行法而臣欲自見法法不蔽罪者也君不明而將或悍而庸如昆陽之尋邑枋頭之桓元子后周之宇文護魏陳等文建南昭趙他通李威燕山之媼相襄陽之戰身皆不解和法而至文不能持法法盡廢在師者也陵夷至于今日功多歸至師而罪盡委偏裨至于喪師數十萬失地且千里而舉朝不能正其罪甚且欲藉口於使過之條九京有知當不令王字側笑人

退退諸侯

胡文定謂夫子有進退諸侯以寄褒貶如吳楚俱稱爲子滕杞或侯或伯或子又或子或伯之類於

是爲之說曰四夷雖大不過于子又曰札即于夷  
滕首朝慕皆夫子之所貶也按吳楚本于魯春秋  
成七年吳始見手經而傳即稱之曰吳子閭伯吳  
本國之辭則謂楚王桓六年楚始見于傳因其僭  
號或謂之王因其本爵亦稱之曰楚子皆終春秋  
未之有異是子即吳楚之本爵夫子不許其僭王  
止因其本等而稱之耳若以爲原非子而特爲夫  
子之所貶則嚴子經未嘗嚴子傳傳且因其主而  
王之何二國俱無他稱而入春秋止稱子又與嚴  
惠間初篇 卷五

或謂時王所黜或以謂當時朝會征伐二國族於  
奔命故深自貶損如子產對晉人曰昔天子班貢  
輕重以列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貴懼弗給也  
又或謂如戰國衛自貶爲侯又貶爲君之說不知  
執此以律滕則自朝桓以後春秋俱稱子矣  
札之條侯而伯而子又條子而復伯其說不可通  
則不如時王黜陟之說較爲得也當時之王雖不  
能盡行黜陟之權然不能行於大國猶能行於小  
國故其所黜者止滕杞之類如邾小邾始俱爵庸  
惠間初篇 卷五

至春秋俱隕之爲諱亦其賤黜之一端然滕蔡  
朝桓以其黨逆而失之豈終春秋俱從逆耶何不  
復其本爵而爲侯杞僖公七年三十兩稱子襄  
王九年又稱子而前後俱以伯稱豈此三年即夷  
而前後俱用夏耶此之降伯而子爲即夷前此之  
降侯而伯又何卽邪其說亦不倫矣夫春秋天子  
之事謂天子所黜亦從而黜之耳若天子原無此  
事而春秋自爲此事則身自爲僭何所誅就賊且  
當時齊晉督衛之君其當黜者何限何春秋俱無

降爵之文秦與吳楚同爲夷狄其與晉爲難無戒  
無兵何以恕此而罪彼不亦憑臆而無忌耶文定  
解春秋大都抑經以就傳然至謂夫子自進退諸  
侯則夫子儼然真行天子事不亦重証從周不倍  
之聖又何怪元晦沙隨諸人之不然其說也

### 火出火陳

昭元年夏四月陳災傳曰火出而火陳十八年冬  
有星孛于大辰傳曰火出而章必火之而伏火出  
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按書曰永

思問初篇

卷五

去

星火以正仲夏夏正距五月與火中於五月期  
出於三月故云於夏爲三月也詩七月流火六月  
大火中於六月則出爲四月四月陳災故釋竈  
曰火出而火陳正周之天道去唐虞幾二千年而  
差一宮亦周用夏正故不云於六月而云於四月  
也若必如梓埴之說則四月夏正之二月去當時  
之火出尚差兩月又如周正建子則火出正周之  
六月而何以經書四月而傳云火出也夫不云於  
五月而云於四月是四月非建子之四月而建寅

之四月是火災不於商爲四月而於周爲四月  
之言爲據事直書之言慎之言爲牽強附會之言  
可知也吾故曰於四月火出而周之建寅又一微  
也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齊荼之弑胡氏深罪陳乞而寬陽生此未明春秋  
之旨也春秋若專罪乞當書曰齊陳乞召公子陽  
生于晉遂弑其君荼今先書入而後書弑其書法  
在楚比之弑虔矣比之書曰楚公子比自晉歸子

思問初篇

卷五

三

楚弑其君虔齊乾谿陽生之書亦曰齊陽生入于  
齊齊陳乞弑其君源情定罪陽生首惡比于楚比  
安得嚴彼寬此也胡氏于晉靈之案曰司馬昭之  
心不得以成濟而末減陽生之罪願得以陳乞而  
末減乎

會黃父 昭公

黃父之會左氏曰謀王室也而曰無美辭何也曰  
正所以見其罪也二十二年六月王室亂王猛與  
于朝爭立者兩年至王猛死而後敬王卽位畢

與尹氏互爭尹氏立于朝天王居于狄泉晉侯  
使士景伯蒞周問故而後辭王于朝時二十四年  
也復因鄭伯之言方欲圖之而以明年爲期二十  
五年夏爲黃父之會諸侯無一人至而合大夫以  
謀之不知方伯連率何事而謂爲弄罪乎又况斯  
會止以輸粟具戍二十六年十月而後天王入于  
成周今單子不告急晉師猶未出而尹氏再勝不  
知又何時勤王耶泄泄急急緩無君之罪上通于天  
矣以爲猶免於譏者甚矣未可與言春秋也

愚問初篇

卷五

王

公遜于齊次于陽州

昭公之出也季氏之罪猶有可原昭公之不入也  
季氏之罪始無所追公不入而在乾侯也季氏之  
惡猶未大檢公薨而入于晉也季氏之罪上通于  
天矣忽出而突入朝出而黜嬰立鄭在楚而叔武  
攝衍奔齊而殖立鄭君出固有君也公在外七年  
而未嘗有他志歲歸馬於乾侯而借昭子以政事  
君卽賂齊賂晉亦以息公之怒而公怒固未息也  
此其猶可原者也公之不入以齊侯困于猶之言

而中尼而諸國因范鞅之會而辭難而于適國人  
入幣范鞅原自取貨則不可追而亦未大稔也雖  
至蒧公之墓立煬之官欲離之以自旌妄立之而  
祈福斯其處心積慮爲何如邪語曰惡生莫惡於  
傳曰匡章不敢以生君而欺父父意如願以生臣  
而因於君邪叛常逆理出於人心之所不敢萌思  
慮之所不敢設至孔子爲司寇而後蒧而合焉其  
無君無王亦太甚矣夫子惡而不忍書定公忍而  
不能討嗟嗟亦可哀也夫

愚問初篇

卷五

王

孟氏弑蒧墮成也夫

三桓之強季樹其幟而孟實助其綱故原情定罪  
孟尤浮于季也臧孫之難季氏請囚請以弗得公  
使郈孫逆孟懿子懿子弗與與公共殄元凶迺登西  
北隅以望見季之告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以  
出季氏孟罪二也蒧國之役陽虎將享季氏而殺  
之孟氏先期爲備至陽虎却公與武叔以伐孟氏  
而公斂陽師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再戰勝之  
陽欲殺桓子孟氏懼而歸之孟罪二也三都之

叔孫季孫不辭邱轡之固而孟獨弗肯墮或迫其  
怙惡孟罪三也凡季之得以兩逃其死而愈恣其  
逆皆孟爲羽翼之聞引之以至於極而後三桓之  
禍與晉終始故吾以謂孟尤浮于季也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  
曰爲君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之不能居公  
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  
疑吾不以情居瘠乎我則食食季子之問猶有服  
綯之心昭子之答則甚矣其敢於無君孟之罪世  
所共知也